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清儒碑傳集二（卷七〇至卷一二五） 楊世文 郭齊校點 劉琳 刁忠民 審稿……一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

方苞 陳儀 沈德潛 李國碩 杜詔 沈近思

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雷鋐

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號望溪。先世桐城人。曾大父諱幟，避寇遷金
陵。父諱仲舒，號逸巢。母吳氏太夫人，逸巢公繼室。康熙戊申四月望日，
先生生。年四歲，逸巢公嘗以雞鳴時起，如廁，適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屬
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十歲，師兄百川先生，徧誦經書古文。家貧，冬無複襦，
履穿，行雪中，兩指恆見迹。益厲學，相勉爲孝弟。弱冠遊京師，安溪李文
貞公見其文，曰：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當是時，巨公貴人
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負聲望者聚京師，旬講月會，率數十百人。
獨先生不　公卿，非禮先焉，終不枉見。己卯，舉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
榜未發，聞太夫人病疾，遽馳歸。丁亥，逸巢公卒。辛卯，以南山集事牽連
逮赴
詔獄。獄辭上，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註疏終不輟。癸巳二月，
聖祖仁皇帝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並免罪，隷漢軍。旋
召入南書房，試湖南平苗碑文，越三日，試時和年豐慶祝賦，越五日，試黃
鐘爲萬事根本論。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嘉歎。冬，
聖祖仁皇帝修樂律厤算書，命誠親王監臨。先生由南書房移蒙養齋。
誠親王嚴察，承事者多獲譴訶，先生柴立其中，遇事斂爭執，不得當不
止。王心折，命爲王子師。先生南面坐，置王子座於亭西，東面，乃就講。王
子色不豫，先生抗顏無少屈。壬寅夏，
命充武英殿總裁。先生自爲諸生，名動京師，雖在難，自王公皆嚴憚之。
然性剛，好面折人過，交遊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
是諸公頗厭苦。雖舊識，亦患其迂遠於事情。康熙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嗣位，特恩赦先生並合族歸鄉土。莊親王、果親王傳
旨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全宗，方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交頤。先是乙未冬，太夫人卒於都，姻戚馭柩以歸，不克
葬。雍正二年，乞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抵京師，具劄恭謝
聖恩。
召見，先生弱足不能行，
特命內侍二人翼而趨至殿陛，氣喘急，不能任其聲。
上嗟歎者久之，命仍充武英殿總裁。雍正九年，特授詹事府左春坊左
中允。三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
年，
召入南書房，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兼文穎、經史、三禮館總裁。自
聖祖仁皇帝擢先生居侍從，
先帝拔自廢疾，列九卿，皆以文學受知，未嘗與國事。既任禮部，與廷議，
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五
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
逢陰雨，傴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
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命有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
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通逋。又
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所
見，得專達。凡數與廷議，多齟齬，隨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乾隆四年落
職，獨纂修三禮。辛酉，進周官義疏。
上留閱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春，先生寢病乞休，
恩賜翰林院侍講。以四月出都。始先生既落職，
上屢顧左右大臣言曰：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
也。嗚呼，身歷
三朝，齒臻耄耋，猶得以餘年從容嵒堅論次經史，非其忠誠直諒，爲
聖主所優禮而能如是乎。伏讀
聖諭，而先生生平亦可見其梗概矣。其家居，建宗祠，名曰教忠，置祭田，
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贍於族戚之貧者。耄期猶嗜學不倦，治儀禮十
易稾，讀書日有課程。己巳秋，仲寢疾，既望疾革，子孫在側，數舉右手以
示之。初，先生弟椒塗先生將卒，得異疾，不能視含斂，終身以爲憾，常戒
子弟曰：我死，斂必袒右臂。十八日甲午卒，子孫奉遺命以斂。時年八十
有二。先生既卒之三日，鋐以省親過金陵，哭於殯宮。先生質行介節，生
徒各紀所聞，散在四方，卒難收拾，乃粗舉其立身本末爲行狀云。所著
周官集註、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文集行於世。刪訂崑山經解、儀禮註，俱
有成書，未刻，藏於家。

又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某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卽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勸以孝弟。弱冠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

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旗籍。方爰書上時、同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

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麻算諸書、移蒙養齋、監修。爲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偘偘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乃置王子座東向、已南面坐、始就講。旋充武英殿總裁。

世宗卽位、放先生暨族人還里。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感泣、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

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嘆者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期月間三遷至內閣學士、敎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

三朝厚恩、起罪疾餘、洊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有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逋藏。又言

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已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

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讒落職、仍脩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卽以衰病乞休、

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若孫。蓋先生弟林早亡、時得異疾、弗獲視含斂、嘗戒子弟、我死、斂必袒右臂。洎是、子姓奉遺令以斂。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還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兄舟之不遇、得任子

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顏以敦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悉予婣族之窶者。耄年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組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抵牾、然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惡能得此哉。

又附方望溪先生傳書後　同上

雍正戊申冬、余因劉畊南徵士大櫆謁先生、請爲弟子。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某對曰、某雖不敏、謹受敎。先生手所著喪禮或問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于斯。某拜受、翼日贄先生、乘車曳杖顧某、坐良久、曰、昨生退、或言生查詹事外孫、文昌君子也、是皆吾故友。故來答某。感謝、出門扶先生升車、送出隘巷。先生曰、願生勤厥業。越四年、先生授中允、又逾年遷卿貳、恆直殿閒、無須臾間。某遂希展謁。癸丑、奉先君之諱、先生來唁、將奔喪、往謝先生、賜以賻慰曰、生毋過哀滅性、居苫次、正讀禮時也。乙卯、復遊太學、先生方爲一統志館總裁、某先爲館中官、爲書求補缺。先生曰、館中易荒業、生宜塙經著書、勿沾沾于是。乾隆丙辰、余登詞科、除庶吉士、族兄冠雲徵士彤訪先生于直廬。先生曰、君同宗某已官翰林、君其勉以學、某聞之、亟往謁、勵以忠孝。丁巳夏、某授職、有持武英殿牒趣某赴書局、則先生札也。某卽赴先生、曰、殿中需校輯才、生有學行、況詹事文昌舊直地、故以相屬、且可以砥礪問學。自是在直廬、日奉几杖、嘗徵某詩文、因以就正。先生曰、生詩雖師夏重、其格過之。卽爲作序、更評文後云、賢文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久不講。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家、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



傳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槩。因論今文士惟牀南、冠雲足語此。牀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深，肯究心于經，得吾賢而三矣。會以館課藝屬閱，襆被往。先生方設茶燹乾肉飯，命某同飯。居恆惟說經與程朱諸書，或溯往事，開示近文，曰：生視吾文于古文何似？某曰：先生文追韓、軼王，中當以原人、原過、楊文定查編修二誌、和風翔哀辭為不媿古作者。先生然之，即以授某。己未，先生罷職，見某，嘆曰：老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字用）數以此諫，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悅哉？及某改御史，謂曰：諫職難居，今處不諱之朝，當言則言，慎無緘默以竊祿。辛酉，先生歸老，某曰：先生此歸甚善。旁有門人某作依戀語，先生怫然曰：生何效時世態，況生言是也。追送出國門，猶拳拳勗以學行。癸亥，某以不職被黜，先生寄書曰：賢居臺中，所由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之術也。又寄詩曰：老生初謂賢溫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賢尊于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乙丑，某視漕山左，走僕求表查宮詹墓。初，先生為查編修誌實由某請。吾母責某曰：汝能為母之從祖言，獨不為母之父言？因述母命以請。先生報曰：宮詹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無暇。且愚為文，亦有數存，其間如夏重之誌，多年癡留，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即為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宮詹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即是表之足矣。二狀為賢討論附去。閱月而文至。丁卯，某復使山左，適先生子若孫赴公車，過邸，以望溪集畀某。悉先生尚健飯，日箋儀禮，因寓書並緘藥物。今年冬，同門陸大田編修（嘉穎）郵致先生手帖，告用闓之喪。方擬遣弔，而忽聞哀赴。胡天不慭遺一老，以為邦國典型，為後進師承耶？傷哉！某竊宦北海，行日以惰，學日以荒，念母老，將歸省，道金陵，敬問先生起居而請益焉，而今無及矣。爰述多年受教顛末，附傳後，以當哭諸寢。至先生之質行介節，門人自能紀所聞見，故不具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謹記。

《碑傳集》卷二五

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為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悕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共豫校讎。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欲薦公，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即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為司業，以老病力辭。

九年、竟以爲中允、　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卽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爲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衆矣。

今上卽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諮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爲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服之期。此說本之桴亭陸氏、最爲有見。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共格其議、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初、公嘗董崇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遂衆議開毛城鋪、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下獄。公言於徐公元夢、令爲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愎、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書、和碩履親王蒞部、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閒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雎州湯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以其議出於公、必阻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酺之制、以爲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於迂濶、益爲九列中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　許以原官致仕、仍涖書局。

衆以
上意未嘗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被削奪、
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至是
遂與公爲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
呼、溫公退居留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
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
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寧尹公踵門求見、
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
十有二。公諱苞、字靈皋、學者稱爲望谿先生。江南安慶
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
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
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
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
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
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
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
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
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爲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
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
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
又于故相爲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於故相之子、故累
上計車、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
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
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
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薙之、取其粹言而會
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
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
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
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
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
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爲春秋、皆有
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
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屨昕夕恒
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
葢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
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騖。故不特同

列惡公、卽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而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爲疚心。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慭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公之受知於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爲同年、且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爲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撼矣。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爲辭。其銘曰、

經說在簏、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賁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茲顚疐。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泰淮之涘。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卷一七



陳學士儀傳 符曾

公諱儀，姓陳氏，字子翽，一吾其別號也。先世自山西洪洞之小興州徙居順天文安縣。祖怙，以兄少司農協臚授官。父艮玦，襲臚為京職。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同里先輩交口稱之。中康熙庚午科鄉試，屢蹶公車，肆力於古文辭，益講求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而以畿輔河道尤關桑梓利害。凡桑乾、沽白、漳、衞、滹沱諸水之脈絡貫注，及遷徙壅決之由，疏瀹濬導之法，若燭照數計。乙未成進士，改庶常，相國高安朱文端公亟賞其文，嘗從容與論經濟，益奇之。授編修，預修

三朝國史。雍正三年，畿輔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無算。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艱，命怡賢親王偕朱文端公相度濬治。王欲得善治河者與俱，而難其人。文端公以公對，王延見於直廬，訪以治河所宜先。公對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之尾閭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牴牾洄漩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沽，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手畫口陳，洞中機宜，王稱善久之。四年春，隨王行視畿內水利。時文端公以憂南歸，致令牍奏皆出公手。王雅重公。

上念公治水勞，命以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陞庶子。五年，王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公領天津局。文安大城堤工皆隸焉。自河決後，文安大城形如釜底，積潦不消。是秋復大水，夾堤內外皆巨浸，波衝浪嚙，勢將不支。公購秫稭十餘萬束，立表下樁，以禦險要，堤固民工也。公言於王，奏請發帑金數萬，為民興修，用以代賑。隄遂完固，至今賴之。南運長屯堤地隸靜海，不過數武，吏舞法歲調發霸州、文安、大城民協修，百里裹糧，疲於奔命。公除其籍，民以為便。公既深悉河道源流，且急病任勞，畿輔七十餘河疏故浚新，公所勘定者十六七。論者謂燕趙諸水條分縷析，前有酈道元，後有郭守敬，公實兼之。時善來營西有水怪為患，積岸數十丈，隨築輒壞，壓於再四。公投牒河神，期以三日必徙。是夕雷電大作，怪徙去，堤乃成。八年，陞侍講學士。廷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

命公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觀察使。公營田於天津，倣明汪司農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通河，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負山帶水，涌地成泉，多沮洳之區。公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沒田廬萬計。公即草疏上聞，或以侵官為疑，公不顧。

詔制府賑之，命公董其事。凡賑三十四萬七千餘口，所全活甚眾。十二年，田園生蝻蛣億萬，閣閣作聲，禾苗大損。公為文禱方社田祖，一夕寂然，或曰死，或曰徙也。寶坻營田患蝗，忽飛鴉啄食之立盡，咸以為公精誠所感，與前驅水怪事若出一轍。轉侍讀學士，尋罷觀察使，領史職如故。公先後所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溝洫既修，歲以比登。公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以充

天庾。其隨事立效類如此。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三。平生無聲色博弈之好，性嗜書，手不釋卷，著述甚富，有集十八卷。季子玉友刻于閩中。其未刻者，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子夔友，舉人；鳳友，進士，韶州府知府；玉友，進士，臺灣府知府，有惠政，閩人稱之。

論曰：曾嘗受業於公，知公行事特詳。公天倫篤睦，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兄，而自教授生徒，所得束修羊以供二人甘旨，及為諸弟婚娶，不自私一錢。夫人亦紡績自給，諸子冬月衣單布，未嘗一問及妻子，皆化之無怨色。及貴，祿入悉分給諸昆季，歿而無餘財。前史孝友、獨行傳所載者，不是過也，豈徒文章政事之足稱哉。（碑傳集卷四七）

贈太子太師大宗伯沈文愨公德潛神道碑 錢陳羣

國家當隆盛之時，必有敦龐艾耇之臣，或以經術見優，或以文章取重。布在廊廟則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及得謝而歸，則掌其鄉之教法，以興其德行道藝。史稱推其有餘，足芘當世者，代有其人，顧未有一生勤學，敦行不苟求聞於時，晚受

聖主特達之知，壽近百歲，名動四裔，身膺顯秩，沒備飾終，天下宿學英彥莫不人人奮勵歆羨，如文愨沈公之遇之奇也。公諱德潛，字確士，自號歸愚。其先吳興人，明初處士壽四公始遷於吳，貫長洲，十傳至公。曾祖諱世烈，鄉飲介賓；祖諱圻，邑學生，有詩名；考諱鍾彥，課子有方，公既貴，貤

上前涕泣陳情。上憫之、特贈其三世如公官。公生五六歲、通曉四聲。逾冠、補諸生。歷歲科試凡三十餘次、鄉試十有七次。間經學使者洎主司批閱、可其文、則欣然有榮色。數被薦、不售、亦無悴容。弟子經講畫者多成名以去。公顧益刻苦自厲、形於詩歌、無幾微怨尤語。其安命類如此。上御極之元年、徵試詞科、公又不遇。越四年己未、始成進士、入翰林、則公已將七十矣。乾隆七年、授職編修。上見公年老、詢知爲江南老名士、敕和消夏詩十章、稱旨。自是、聖製出、輒命公賡和、多所激賞。不數年、由春坊累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直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典甲子湖北鄉試、充戊辰會試總裁、俱稱得士。予子汝誠亦出公門下。公素有噎疾、祭典自陳、上命解部務、食原品俸、仍在上書房行走。尋念其衰老、許歸享林泉之樂。初、公爲閣學時、給假省墓、上賜詩、褒其孝思、預讌涵元殿、上手賜大學士以下十一人酒、公與焉。至是、復賜詩寵行、詔朝臣祖餞。稽古之榮、古今罕覯。公歸、上眷注益優、有司以時存問、絲綸蓡餌之賜無虛歲。暇日、作天都、雁宕遊、名窮其勝。前中丞王公師撫吳、延主紫陽書院講席、造就後學多知名士。予子襄佐秋官、儤直禁籞、會公亦供奉內廷、見公承旨矢音、力追正始。上嘗召公與論詩學源流、諭曰、張鵬翀敏捷過汝、汝風格故自勝之。一時同直者咸心服上鑒裁之精。既與予先後懸車、舒水、鴛湖、過從伊邇。二十年中、遇國大慶、赴闕祝釐、同拜賜杖、入香山高會、圖形禁中。頻歲時巡江甸、扶杖屢遊、同拜渥恩、即家晉秩、昇以里稱宮銜。兩家幼子童孫、亦成年齒。上曾賜詩、榮稱二老。每降敕體恤、必聯名綴屬、領袖東南縉紳。客歲奉詔、以髙年、戒勿北上、乎嵩更迭勸止、尤爲昇平嘉話。公年長予十三歲、故予所兄事者也。辱公序予詩文集、稱許溢分。竊欲及身、倣司馬光、范鎮互爲銘傳、而公已不及待矣。公薨之明年、孤子穜松以狀來請予碑其神道。予惟上之知公特深、至敘其所著書、爲涑水後所僅見。公經進諸作、原本忠孝、而於求莫達情三致意焉。上用是益重公、天語褒嘉、一則曰學有本原、一則曰道存風雅。世徒艷公以詩受知、顧上所以裁成之者、亦復無所不至。嗚呼。公之生平、非窮困積久、則無以厚其植。非遭際文思天子、則無以發其蘊。後有作者、可以識所嚮往矣。予故署其行事、諸見彭大司馬志中者、不復贅、而大書公之窮不隕穫、達不充詘、足副我皇上眷遇之隆、俾揭於阡而系之詩曰、

帝紘延攬、天閶四闢。陋彼漢廷、蒲輪束帛。有斐沈公、神仙標格。七十登朝、紆青垂白。乞言者年、陳詩其職。會先九老、歌和八伯。帝曰懋潛、予受汝德。麟趾振振、咨汝輔翼。詔許歸田、青門餞席。黃山赤城、扶藜登陟。公教於吳、士脩允迪。繼志繼聲、咸稟繩尺。友善所資、多聞諒直。望以學崇、慶惟善積。惟帝眷公、驂壇耆碩。造化爲爐、鑄顏作則。用勸來許、過者必式。

（碑傳集）卷三三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國碩墓志銘　李紱

李君諱國碩、字簡臣。以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謂其官、修學宮、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齎至內邱。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蠲畿輔民糧。乃內邱令以比歲不登、多逋賦、催科加亟、日敲扑。民鼎沸、相率運坏木砌縣衙門、令倉皇无措。君聞、急往視、諭以上下大義。民乃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匄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衿生唆之、疏數名呈甲。甲呼君、讓以不能束士。君惻然正色曰、民塡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唆之。諸生何尤。且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劾。甲爲之霽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使人召君意、倩之爲邑令調停也。君揖使者曰、吾老矣、乞休矣、不長于奔走、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夏、旋里、將行之夕、忽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偵之、則成碑人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攜觴泣別、轟擁馬前、不得行。予嘗



謂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在上位、進退人才者也。縣師在下位、教育人才者也、而今最閒無事、亦惟此二職。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爲用次、縣師慨慨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文衡案臨、造冊齎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贊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嬗、洊歷仕途。君守身孝養、爲邑人捍災患、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積學。康熙癸巳科或謂曰、諸公子文張甚、而履蹟皆謄錄人潦草誤之也。近有賄謄錄者盡效之。君曰、不可、是以賄進也。既而是科謄錄賄發、而子用舍入。數君諭諸子曰、履正不亦獲耶。僥倖甯有濟耶、鑒之、率祖攸行、無忘於戚。君之守正素矣。配某。子五人、用晦、用弢、用含、用煦、用弘。女五人、孫七人。享年七十有二。將葬也、晦衰絰匍匐求銘。銘曰、

職之任、時之宜、不周而去矣、其悲。呼沱之旁、君子之藏。白楊風起、苟無戕兮。

（碑傳集）卷二一

杜吉士詔傳　華希閔

蓉湖詞隱者、故翰林杜君自號也。君初以詞受知

聖祖仁皇帝、召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方輿路程、詞譜。辛卯、舉京兆。壬辰、賜進士、選庶吉士。癸巳散館、改進士教習、以親老乞終養、遂絕意仕進。父芳有孝行、仁施鄉黨、羣稱杜善人。君繼之、汲汲行義、不顧產之耗、而尤篤於一本、及故舊。兄詩以豪傾其貲、君密請于父、悉已所贏者、以父命益之。前後所益埒於初授之產。兄歿、復劃田百五十畝畀諸姪。有姊適虞、貧而夭。姊之夫臨歿以繼室之女託君、君娶爲季子婦。師施晁失明、贍以田。歿無子、君召其宗人爲立後、仍以田贍之。鄉試出三原楊瑛森門。楊廉吏也、歿京邸、自含殮至還里、費咸出自君。又親哭拜其墓、樹之碑石乃去。有故人託君名納賄、衆爲不平、君曰、吾無其寔而居其名、何害。其厚德如此。碧山吟社者、明成弘時十老遺蹟也。集同人淸尊聯吟、嗣其逸響、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君飮是不能三升、招飮者雖矮簷曲牖、未嘗不赴、必盡歡、座客不計雅俗。家貧南郭門右小橋流水、田塍縱橫、君時策杖行吟其閒、與田夫野老相諧笑。童稚望見杜老驢、迎先後至、不可舉。武道士榮漣上人妙復俱能詩、君引與酬倡、寫九峯三逸圖、衆貌古妙道癯、君豐秀、傳之吳下、以爲盛事。胸中無城府、不飭邊幅、與人交無少長貴賤、一以天和、故狡獪者狠戾者遇君、輒自失。生平無驕言怠色、遇高年碩德、執後進禮維謹。少而才者、道揚以成其名。聞談人過、輒以他語亂之。喜以言贈人、見博塞葉子戲、必規之。送宦遊者、必曰當臣臨事、宜放寬一步。語甯人宜種德予孫。遇歉歲、嘗徒步徧乞其粟糜道殍、亦無忤者、以君眞意有以動之也。事關綱常得失、語或至面赭色變。親鄉有屈不伸、如疾痛在躬。大吏以利弊諮訪、未嘗不竭情告。嘗斥邑尉之貪劣者、弭冒荒之議之害民者、戢驛丐之害農船者、息兄弟之爭財者。林居二十年、而善民蒙庇特多。性嗜山水、服闋後北登終南、太華、南訪天台、武夷、西至廬阜、東督七十二泉、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丙辰夏、嵇文敏公總制兩浙、薦君博學鴻詞、君往辭不獲、猶留西湖泛月賦詩、五日夕而歸。歸二日病、病十日卒。卒前一日、余視之、君猶玩瓶荷、嗅稻花、謁以爲馨可愛、無他苦。君名詔、字紫綸、晚年坐臥半樓、學者或稱半樓先生。著雲川閣詩六卷、文六卷、詞二卷。雲川者、

聖祖親書程明道詩一章賜君、君取首尾字顏其讀書之閣也。世系子姓、生卒月日詳楊編修繩武墓誌。

贊曰、君才盛世、長侍從也。中年肥遯、無賢愚皆惜之。晩徵鴻博、

命下而君死矣、悲夫。君嘗自評詩勝文、詞勝詩、故號詞隱。其寔人更勝詞。從君遊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鄙吝之於何往也。笑語退而油然有餘味、如飮醇醪。古之人有黃叔度者、君其庶幾哉。抑溫柔敦厚、詩教也。君得之性、故其詩也、其詞也、其人也、傳則俱傳矣。

（碑傳集補）卷四七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沈端恪公近思墓誌銘　彭啟豐

性情正而後學術明、學術明而後事業著。處爲醇儒、出爲名臣、無異道也。朱子以來、五百餘年、聞而知之、克符名世之實者、在本朝則睢陽湯文正、當湖陸清獻、繼此者、其吾師端恪公乎。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閣齋、世爲仁和五杭村人、家本力農、世孝友醇謹、鄉黨稱之。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燦、嚴虞惇之門。既歸家、補諸生、讀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源孔顏曾孟之心、怡然煥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

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願以學未成、不出
也。頃之、仕為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嚴號令、禁科派。四
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
埋枯骨、捐俸葺潁城、築孔家口於鄉州、潁民自是鮮水患。建岳忠武、于
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在潁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
得行。擢廣西南寧府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今相國
高安朱公撫浙時、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公請諸朝、乃
命公往。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為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
易於稽查、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籍、以授田。
當時採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敝、胥吏多假手為姦、公夙夜勤慎、有
姦輒發、吏不敢欺。旋晉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
每奏對之日、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雍正五年、特
擢都御史。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
於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力爭以為不可、眾皆驚
愕、弗為動。
聖主鑒其誠、不之罪也。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
上聞震悼、賜帑金、遣平郡王、散秩大臣奠爵、官為治喪、予祭葬如禮、諡
端恪、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廕一子。公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
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為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所編夙
興錄、誦法稼書先生、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為師。晚年蒐輯當
湖遺書、為十四卷、其他所著書又數十卷。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為
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公生康熙十年正月十四日、距卒之
年、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學顏、祖諱時吉、父諱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
夫。妻項氏、繼妻徐氏、皆贈夫人、又繼宋氏、吳氏。子三、長玉麟、監生、早卒。
次選、戶部主事。三玉璉、廕生。女一、適舉人趙溶。雍正六年、葬公於湖州
歸安縣埭溪之陽。啟豐鄉會試兩出公門下、服公之教既久、哲人云亡、
不勝哀慟、謹按公年譜、誌之墓而為銘曰：
斯文未墜、天挺喆賢。斗杓所建、四氣回旋。有紛其學、異說晦蒙。闢邪衛
正、公探厥宗。有纂厥守、敬畏慎。公謹厥趨、道直砥矢。起自循吏、擢之
卿貳。篤棐靖共、臣道具備。為孔顏樂、為禹稷憂。清和與任、惟聖兼修。
天子曰咨、失我良弼。制詞褒榮、典禮優恤。峴山巍巍、苕水洋洋。有斐君
子、沒世弗忘。

（碑傳集）卷二三

附錄十一則

以直道忤其長、輒投劾歸。（朱軾天鑒堂集序）（甫守君性情行事、與廷臣案牘、有風馬牛不相及、其苟私苟容、不獨自負生平、且負師德、故不得已作告病乞休告。案：遠公名諱、字篇粵、潮州人、前河南巡撫。本集上與老夫子書）
端恪為選君、尚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
侃持正議。一日盡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
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僚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全祖望題神道碑後）
時山西巡撫諾敏上耗羨歸公之奏、下廷臣議、位山言耗羨為額征所
餘、本無定數、今歸公則與額征無異、日久滋弊、耗羨之外、必復加耗羨、
是重困民也。爭之甚力。
世宗以耗羨惟無定數、故不肖有司取民無制、遂著令以加一為率、提
解司庫、兼采位山言、凡民間公事、仍許用耗羨、不得與正供比。其有額
外加收及私派民間者、罪之。（測海集）
九卿議耗羨、公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
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為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
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為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為公懼、
上不怒也。（全祖望題碑後）
公疏請定屬員調補差遣之例、以為去不肖宜速、而任賢宜久。此如種
莠之生、必立時拔去、方不滋蔓、嘉禾之植、必深培長養、而後成熟。督撫
有以屬員為不肖而調簡者、應即行降調。有以屬員為賢能而請調繁
者、除初選時已奉
旨准調外、其餘必須任滿三年、果有善政可稱、并查實無虧空、令督撫
開明事實、咨送引
見、方准調繁、則地方收得人久任之效、而絕虛聲躁進之弊矣。又督撫
差遣、令多以州縣調入省會、經年累月、不得在任、雖如龔、黃、卓、魯、不能
常在地方、亦復何益。請嗣後一切差遣署理之事、俱用同知、通判、佐貳



等員不得輕調正印。若以佐貳爲不足差遣，則此等官員竟成虛設。應卽以不職參革，不宜令其竊位素餐。如有萬不得已之委署盤查，須正印州縣者，亦必地方貼鄰，可以朝發夕至，兼顧無悞。不得隔越百里之外。其有公務調入省城，亦必隨卽發回。除科場大典外，不得逾半月之限，以致廢職曠官。（本集）

疏論典史改用正途，謂典史職分甚微，而與民最親。臣考唐宋進士初第，縣尉與拾遺、史館、侍御史、中書舍人、知州縣事並除。往時賢者多爲此官，卽周程大儒，亦起家主簿。近因例由考職吏員出身，遂咸以卑賤目之。欣逢我
皇上洪慈，大小臣工，同仁一視。於雍正二年冬，舉行計典、
特恩澄敘，典史雜職，俱得與州縣官一體卓異。庶人人可以鼓舞而知所自新矣。但查此等官員，其應選班，只據外省總冊挨次選用。現今所選，僅至康熙二十四五等年。卽使其人盡屬壯歲，考職歷四十餘年，亦已年屆古稀，豈堪復充捕務。其吏員出身，又屬久慣衙門，易于作弊。本人亦自以出身卑微，不肯復修名節，甫一到任，書役皁快，本其同氣，舞奸弄法，本其故智，害人詐財，本其生業。人多以其官小而恕之，魚肉小民，若分所應然，卽至嚴加參革，彼視其官本同負販，曾無警懼。應請將典史仍古制，爲縣尉，改州目爲州尉，與教職平行，補用正途。凡有舉人揀選，期遠年力精壯，情願試仕者，許具呈本縣，通詳司撫，造冊咨部，挨次選授。照府廳之例，與正縣有正佐之分，不行屬下之禮。三年內，遇大計卓異，有實在潔己愛民、弭盜恤囚，治蹟表著者，行令該督撫據實薦舉卓異，優陞其餘，同正途論俸陞轉，不與雜職比例。如此，則佐貳微員亦可望以救弊補偏之事，風塵下吏，不致安於卑汙苟賤之爲。除民害一也；整飭官方二也；疏通人才三也；實於地方事務大有裨益。（同上）

二年，典試山東，回京奏：臣在東省，見百姓耆老言及原任糧道余甸、原任布政使佟吉圖二員清廉愛民，家家感念。查余甸等因河工被劾，其獲罪情由，臣未悉知，惟是輿情愛慕，解任後迎養輪供，起解時又爭出錢物攀留，迫切之情，出於誠心，若非實惠及民，何以得此。臣既經目擊，不敢隱諱，謹具摺直陳。又奏：查東省虧空繁多，據撫臣云，欠在藩庫者，一年以來，皆已全補，欠在各州縣者，尚有三四十萬，正在嚴催急補。臣愚以爲塡補庫項，固當上緊，然亦須量其力之可爲，而不累于民。若一味嚴急，各州縣只顧一邊，暗加火耗，有傷民力，非
聖天子愛養民生至意。要在大法小廉，清心節用，漸補而不覺其難。既補而不復再虧，斯爲善補之道。臣愚以爲宜將虧空之省，飭令撫藩通盤清算，其計若干，分別四等。一爲奉
旨事件公捐之項，一爲通省事件公用之項，一爲前任所遺代認之項，一爲本官自己侵挪之項。造具清冊，不得掩飾。其爲自己侵那者，固當著落本人賠還，置之重典矣。其爲奉
旨事件公用者，當遵
旨施恩，照例豁免矣。其爲通省事件公用及前任所遺代認者，此等官員概無以侵那治罪，似乎太過。若留之地方，甚爲有害。既經虧空，必不肯將己財補用，不過取之於耗羨，仍是地方之物。況肯受虧空之人，必不能有操守而善節省，久留於任，不特前虧無補，必致後虧復生，展轉滋累，徒使百姓日受重耗之害。臣愚以爲此時凡有虧空之員，應卽令其解任，另選賢能之員，開明數目，將加一耗羨，量留上下各官養廉外，酌算每年應補若干，限年補淸，報部酌量議敘。如有於加一之外，再行妄加火耗者，卽以貪黷參處。（同上）

公奏江浙塘工云：舊時所築老塘之石，長皆丈餘，厚可五尺，不橫鋪而直排之，又鎔鐵條以束之，故其塘堅久不壞。後人修築，爲省費計，石之長厚減半，又用蓋面中塡亂石，或拆舊爲新，一丈可化二丈。一遇潮水直射塘底，搜空根脚，不轉眼而卽壞。劉晏有言：使有贏餘，則官物堅牢。今宜照前人修築之法，以堅牢久遠爲貴，不宜過爲核減。（同上）

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端恪以吏部侍郎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聽。
上改容頷之曰：是。臨川李公閱而歎曰：君子哉，閒齋也。（全祖望題碑後）

端恪既爲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淩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

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復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同上

本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著。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于禪、既乃一返諸正。沈潛反復乎六經儒先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潁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公喜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雷鋐文集序

（碑傳集）卷二三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諡端恪沈公神道碑銘

雍正五年冬、都御史錢唐沈公以疾薨於位、上聞震悼、身後之典有加。命王大臣致奠、賜帑金、勅吏部官爲經紀喪事、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賜諡端恪、給祭葬如例、御製碑文、榮哀兼至。其仲子遷奉公喪歸、卜葬於歸安縣埭溪之新阡、徧乞墓銘誌傳於鉅人長者、以光顯先人之行業。駿於公爲鄉里後進、少嘗以文字見知於公、知公之行誼最悉、非其文足以致公不朽、公有其不朽者、文或藉以傳焉。謹按事狀、公諱近思、字闇齋、號位山、又號俟軒、世爲仁和之五杭村人。曾祖學顔、祖時吉、父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贈夫人。曾祖母尤矢節撫孤孫。避兵厤艱瘁彌厲、以故貽君終身無笑容。公少而夙成、年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贈君大奇之。九歲喪父、哀毁若成人。少長從虞山錢燦、嚴虞惇學、補錢唐學官弟子。公之以錢唐著望、自此也。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學、曰、人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註始。欲修行自敦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

知語自警。康熙巳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時座主孝感相國將致政歸、公上書論孔廟前此從祀於道統正傳有未當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後、與朱子岐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人徧滿、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沿、習焉不察、使千聖相傳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者、此大惑也。因極論當湖陸稼書侍御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孝感深韙其言、後侍御竟列從祀、其論自公發之。家故貧、惟一僮執役。謁選、授河南臨潁令、不改素操。單車蒞職、修倉建社、豐凶有備。役夫築孔家口堤、賴人至今無水患。立岳忠武、于忠肅雙忠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自爲碑記、以率勵廉恥、敦厚風俗爲本務。膺循卓薦。去潁之日、士吏攀車灑泣、道不得行。擢廣西南寧府同知、執法不避權貴、豪吏斂手。未幾以病乞歸、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兩書院來聘主講、皆辭不就。相國高安公撫浙時、以賢能薦、監督清河本裕倉。嚴立規條、搜剔奸蠹、積獘一清。未兩月、浙閩督臣來請以公攝臺灣府事。

聖祖仁皇帝可其奏、卽命公往。時臺灣逆亂初平、方資撫輯。因作遠慮四論、略云、臺灣爲沿海諸省保障、鹿耳天險、澎湖孤懸、非若內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員、止設三縣、聚一二百萬無家室妻子剽悍狠戾之徒、肆行其輕訬任俠之習、地方之敝、由此而起。莫若取臺灣析爲數縣、俾各治其地、每縣中各分都啚保甲統領約束、綠連繩貫、易於稽察。一道一鎭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把分防各縣、又取民壯之材勇過人者拔置行伍、嚴加操練。迨兵多之後、潛移內地、以充各標。其餘流雜之民、必審其籍貫、稽其家口、方許授田土、否則悉驅過洋、自可化頑暴爲淳良、變海島爲禮義矣。當時採其議行之。

憲皇帝初卽位、向聞公名、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骫、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密察與論、盡得其隱、吏不敢欺、由是宿獘頓絕。旋晉職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未竣事、超授吏部右侍郎。山西撫臣方上耗羨歸公之議、

上將從其請、公力爭殿陛間、同列皆爲失色。

上嘉其誠剴、不之責也。方是時、公直諫聲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試、　陛辭之日、　御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

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晉都察院左都御史，總裁禮闈，得士稱盛。公受聖主知遇至深，不五年間，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厲，殫竭思慮，凡　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封事十餘上，皆剴切明白，不爲苟應故事。每封疏將入，必先期宿戒，鍵戶沈思，繕稿竟，北嚮叩首而後行，雖家人莫知所陳何事。海內識與不識，朝夕顒望，希公枋用，卓然大有爲於天下，而天靳其年，不得竟其所用，是冬遘疾，卒於位，年五十有七。公慎交游，寡言笑，學以程朱爲準的，與儀封張清恪公講性命之學，清恪公所著學庸講義，皆與公往復辨論而後成。生平敬李梅崖之道義，蔡梁村之理學。晚歲篤好稼書文集，與閩人雷鋐、王道考訂其業，夜分不休。所著述數十卷，曰學易、學詩、讀論語注、偶見錄、小學詠、勵志雜錄、真味詩錄、天鑒堂詩文集，皆理道之言。銘曰：

元氣坱圠坤厚寧，曲江廻折濤瀾生。嶢峣大儒天挺英，樹立匪祇一世名。盍從小邑流惠聲，力振弊边扶孱儜。築堤捍患潁水澄，東人泣送西歡迎。旄頭夜墮赤嵌城，卓然遠慮推用兵，坐可危論起卽行。帝憂銓法俾掌衡，從事諮諏莫敢窺，逆鱗不憚徑寸攖。玆諍侃侃殷殿甍，帝原其戇嘉乃誠。南牀獨坐望匪輕，圓首蹐足跂治平。胡不憖遺末疾嬰，翩騎箕尾遨太清。若水嗚咽繞賜塋，羊馬躑躅樂石貞。維公孔思兼周情，氣奪喑啞驚聾盲。執朱之輿扶陸楨，繼宋五子張周程。儒術彪炳辭銅鉦，銘詩徵實不可更。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一

李紱　章前謨　謝晉　方世舉　吳焯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全謝山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敭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卻，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而累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飢餓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卽受

聖祖不次之擢，起五階爲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旣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對，參豫大機。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其事，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兵部侍郎，直講筵。視漕歸，稱

旨，旋令鎮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爲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尚書爲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汙公以贓，卒不得。不二年，

世宗思公，召爲直隸總督，盼睞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旣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至，公雖亙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己，顧獨傾心於公。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友，歷指其踪跡，公益絀。

召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旣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其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與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歎曰：眞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之，而復用之。乃

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卽正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冀侍讀黃谷在班中，最爲予詳言之。）尋奉

詔恩赦公，令纂修八旗志書。敝車羸馬，卽日赴局，杜門不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卽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卽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反不止。扶疾還朝，

詔在京師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褐時，新城王尚書稱其有萬夫之禀。及中年，百鍊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焦萃殆盡，而要其耿耿賁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謂公之生平，具蹇於遇，顧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彊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串，抵掌而談，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卽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

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宏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即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其事者曰年大將軍羹堯、曰隆太保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爲直督勤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尚遺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衆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鈎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刃而解、曾一出視濬、即爲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間謂予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進公此言以告之、則黍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懦立。今老成徂謝、後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滚滚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君、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溦、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友宋、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惓以予出處爲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苟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冶、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兗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荊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劵臺。

（《鮚埼亭集》卷一四）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二十七字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襆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郎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貲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尚書俱有國士之目。 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未二年、 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冒緊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作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語奏。而公于入覲時亦首劾田之負國殃民、凡三下、猶侃侃未退、退又連章糾之。 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珽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因以朋黨中之、 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摭公罪狀。二臣希 上意、互有奏聞。于是下刑部訊鞫、得應殺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錫也。 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崛強、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 命縛公與蔡珽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 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 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械、 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 世宗爲之霽威、 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 今上登極、 召見、諭曰、 先帝本欲用汝也。即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于古今事宜、朝章典故、口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曼詞、與人諸際、以故滿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碩遯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塡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于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于朝房中屬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尚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闈中得離騷之疾、神氣惝

恍、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傷者亦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 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 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壽躋七十八。公於國如家、勇于任事、不以攙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卽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叅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卽以泗城改流調土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黄河、卽以新衛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卽以運丁疾苦關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卽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上嘉納之。公博聞强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黄、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于押赴市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赭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貢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邀 寵進羨餘、不知返之于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 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携粵中兵役、人皆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人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眯者亦不陳之庖湢、而必登于明堂、此可知者也。乃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已意、屢起屢顛、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 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眞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七



儒林郎江南溧陽縣教諭韋君前謨墓誌銘 劉綸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上策天下貢士於廷、蕪湖韋子謙恆由南巡召試、賜舉人、官中書、至是、
傳
制一甲三人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時子以讀卷官再充教習庶吉士、韋子既旅晉卒業、則越席抱狀請曰、吾先君之歿垂二十年、生平學術官方流被人口、願乞一言納諸竁、而同館鄉先輩具言、韋子樸誠士、不敢以溢詞欺親、先生毋固辭。乃撫其行實之大者誌而系之以銘。誌曰、

君諱前謨、字儀哲、號鐵夫、先世當宋南渡時、有隱君諱許者、自江西卜居蕪湖、累傳至公高祖、贈文林郎、諱受鷹、曾祖封朝議大夫、諱一教、祖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諱弦佩、考授文林郎、知河南新鄭縣事、諱墨功、所至具有聲蹟。君以名家子、治經曉師法、年十七、補學官弟子員、五試不得解、乃以廩貢往泗州訓導、歷金壇訓導、遷溧陽教諭、尋移病以歸。君生平課諸生、必首告之曰、膚學飾經義、亡實用、其獘視荒經爲甚、爾諸生勿蹈此。諸生有內行不謹者、所聞得實、當庭詆其斥之。其人嘿感悔、無後言。溧陽王生某者、其弟卒官武城令、比喪歸、遺孤猝殤於疹、丹徒陳生故與王某郄、遂以圖產謀毀介府教授屬君納其贊申治之。君峻卻不撓、而訓導某獨牒上有司、窮治不得實、然王氏以延累家竟破。後兩學官次第暴疾、荒忽呼王武城而斃。君顧家人曰、我獨不受賕、義自應爾、孰謂冥讁不爽、其信且速如是。先是、泗州積被水、額賦以次報蠲、後水勢寖落、有司籍上涸出新淤二、則分年復業、並請增設淮安衛理其事。君奉調佐邑令勘實、條具奸胥舞文狀甚悉、大指請除一地兩科、已報淤復報涸與報涸而實未涸者、大吏采以入告、
詔報可、汰冗官、釐正課、歲減溢額租七千有奇、民以爲便。夫府州縣學宮儲材之藪也、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人師之范也、其秩輕、其守重、士大夫顧以早歲不獲躋通顯、往往需次至氣衰日暮、不得已俛首狎就之、詎冒者且目爲贍貧優老地、而上官亦僅憐其投閒戀棧、不復以課最闕之、卽不自菲薄、無以揚其職、觀君在官所自效、其有不澳顏浹背庶斯一雪斯言者哉。君至性過人、遭古太安人暨新鄭公之喪、皆盡哀盡禮。以弟病乏嗣、立遺三子成龍爲之後。殮葬悉以身肩之。晚繪授經圖、一垂髫負劍捧書其側、編修君也。其志行醇茂、爲學術官方之本蓋如此。君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甘安人、繼周安人、並有壼範。先君卒、生子七、長天棟、乾隆丁卯舉人、次天棟、縣學生。成龍出爲季父後、皆甘安人出。次卽編修君謙恆、次縣學生震家、次履泰、次鼎復、皆周安人出。女三。孫八。孫女六。曾孫二。曾孫女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阡。銘曰、

匪道奚蹈、匪教曷造。嗚呼君乎、神所勞、其甯弗攖、其貞用亨。嗚呼君乎、天所旌。

（碑傳集）卷一二

又教諭韋君傳 彭啟豐

韋君諱前謨、字儀喆、安徽蕪湖人。祖諱弦佩、順治閒中進士、官吏部郎中、祀名宦鄉賢。父諱聖功、以貢生知河南新鄭縣。韋氏世以治經爲業、至君益欲推所學大施于時。雍正元年、以歲貢生爲泗州訓導、師道自嚴、召諸生講藝、進其賢者能者而勸導其不率者、必使之悔悟自奮乃已。縣有楊生數忤其父、君爲開譬至再四、楊生大感慟、折節自改。及君去官、楊攀輿而泣、且曰、微師、吾終不可爲人矣。遇水旱賑卹、輒微服涸鄉人閒、問所疾苦、畢得其幽隱、從而酌劑益損之、衆皆服、無敢欺冒者。康熙閒、泗苦水、有
詔除其賦。至雍正五年、而報淤報涸者紛起、吏因緣爲姦、又添設淮安衛、追徵積逋、民苦之。已而
詔下有司清丈其地畝、君因公委、密爲條議、分析一地兩糧及無地存糧者其若干頃、陳之副使何君宗韓、並請裁衛以便民、何君竟据之以聞、遂得減歲賦七千兩有奇、而淮安衛亦罷。七年、以父憂免。十年服除、補金壇訓導、卻私饋、金壇學生畏慕之。遷溧陽教諭。又二年、以疾歸。年六十六終于家。子七人。天棟、舉人、早卒。謙恆、一甲進士、官編修。

贊曰、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于物必有所濟。信夫。若韋君者、唯其所存者深也、其有得于治經之功與。何君宗韓、可謂知韋君者矣。乃竟無薦達之言、何哉。

（碑傳集）卷一二

碭山縣教諭謝先生晉行狀 鄧齊賢

先生姓謝氏、諱晉、字日三、蘇州常熟人。祖爾綱、父錫蕃、贈文林郎。康熙十九年、大水、歲饑、先生祖爲粥食餓者。時先生年五歲、進曰、糜薄恐不飽、又不得懷去、不若易以餅。祖大奇之、從其言、全活甚衆。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及入成均、屢冠其曹。年四十九、中雍正甲辰科順天

第五名舉人。會試、取明通榜，歸教授於家。先生爲人和平樂易，篤於倫理。居家常以孝弟敦厚爲教，侍母病，衣不解帶者經歷年載。兄穀字心遠，邑庠生。弟發字叔起，丙辰舉人。推肥處瘠，發於中誠，友于式好，至老無閒。從弟子景運幼孤露，育於先生，提攜成立，視均己子。少受業同邑陳溥、陳汲，爲造塋家，與同學五十餘人執紼送葬，其篤於誼如此。在碭屋三十年，經史古文手自抄撰，研精探索，寒暑不輟。爲文章精詣充實，理法純密。既魁京兆，所試墨裁遠近傳誦。及歸，從學者日進，先生指示程準，剖析奧窔，誘掖不倦，多所成就。乙卯、丙辰之閒，舉場文體一變，其舊末學膚受，不循其本，競搆詭異，冀以達世。鄙忽先進，目爲常譚。先生教人，常隨時適變而不失其正，執經之士前後百數，二十餘年，登科第者相望，門牆之盛，同時罕及。乾隆五年，年六十五，由丁巳明通選徐州碭山縣教諭。碭之諸生積爲隸役之所魚肉，先生至，所以扶樹之甚力。時患蝗，縣令教諸生各出掩捕，一生病不出，隸輒迫辱之。先生謁令，令方憂蝗甚，先生曰：隸之害民，酷於蝗，蝗易除，未足憂也。令爲稍戢其隸。又于生者納租已畢，隸猶索錢不已，大見詬辱，反誣生以罪。令怒，將笞生。先生曰：徐之，且勿盛怒。令恚曰：師何意？罪我以怒。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人所當有，苟發而中節，則怒亦和耳。令意解，乃釋于生。方是時，隸役橫甚，士之富厚者必以計攫其資，貧者或恥爲之下，即立具罪名，恣意凌折之，薄物細故，皆成瘡疣，搆飾疑似，詞牒旁午。先生深不平之。後大司成崔公紀來督學，司成素方嚴，先生因上謁，極論其害，乃令諸生嘗見枉陷者悉以狀自列學政。學政下其事教諭，先生一一直之以上。司成大怒，飭郡守按驗，諸奸猾悉伏其罪，士氣爲之一振。於是諸生恃先生若慈父母矣。先生在碭山八年，訓課不倦，貧者恆賑給之。有汪鳳翥者，幼孤，黃圃文者本農家子，此兩人尤貧困，以童子來請益，先生招致官廨，衣食而教誨之，三年，皆補弟子員。先生嘗受郡記，與令分道捕蝗，當至南鄉，禱於猛將廟而往。於時羣飛蔽空，聲如殷雷，乃命召徒衆掘溝塹，設置綱具、竿梃，須黎明畢會。及旦視之，蝗盡墮地死，數十里無一飛者。士人陳鳳卜家有狐祟，巫祝禱祀莫能祛祓，先生至，揖而祭之，命處一室，處焉自爾寂然，家以獲甯。乾隆十二年，以老乞歸，牘屢上，郡守定公長以先生尚強，堪任職，疑有所齟齬，遣教授從容問所以欲去官意。先生慨然曰：吾年踰七十，幸筋力尚健，顧我兄弟三人，弟以計偕得數過此，兄耄矣，獨不能來，念相見無時，何能貪顧微祿，使白首抱完山分飛之恨乎。郡守爲感動，乃許焉。先生既得請，以是年六月束裝，諸生更留，行復居月餘。比發，生徒傾邑送於河干，服青衿而列拜者三十里不絕。初，先生出行城南，遭子母相毆者，傳肩輿問之，其子傲然曰：素非相屬，能難我耶？先生怒，執而撻之，令縛送縣，令治其罪。其人始懼而求免，先生爲開示大義，反覆訓諭而去。縣令聞之，晨造先生，自以化導無素，引咎愧謝。後其人感悟，更爲善良，娶妻成家，供養有加，聞先生歸，母子追送出郊，鄭重拜謝。縣令者三韓鄔君名承顯，嚴猛有吏幹，先生與爭諸生曲直，數相抗，初怏然，察先生所言公，後更見敬信，命其子受業於先生之子祖庚，遂相與結交。先生家故貧，居頃之，祖庚以舉人選授處州雲和令。雲和富人坐法當抵罪，走常熟，行錢先生，先生正色拒之，凡再至，卒不納。數敕祖庚宜務廉慎，勿骫法，亦終不言富人事。乾隆十六年，恭遇

皇太后萬壽，

推恩中外，先生以祖庚官，封文林郎。祖庚在雲和五年，以勞次調甯波奉化令，未數月，有獄囚病死，其家請而殮之，坐不檢驗，奪職。先生聞，未嘗戚戚。乾隆二十二年，

翠華南幸吳越，先生年八十餘，父子迎道側，進所著

聖諭十六條衍義，

詔賜先生緞一端，復祖庚官。初，先生年十五六，多疾患，母黃夫人誡曰：汝血氣寖長而羸瘠若此，一不慎，恐旦夕不自保。先生受誡，加意攝護，弱冠以後，體更充實，竟獲遐壽。既耄，飲啖日進，齒牙未嘗動搖。後進以文字請業者，手披口講無厭怠，如壯盛時。庚午、壬申，祖庚連充浙江同考官，迎先生至錢塘，既撤闈，祖庚率其門生謁見，奉觴上壽，侍遊六橋。先生鬚眉皓然，策杖登陟，彌日欣暢，曾無倦色。自先生去碭山，歸優游家園垂二十年，安分忘貧，以文自娛，壽考康強，儀型縉紳，四方士友相見必問勉廬無恙，爭欲知其起居服食，共相傳說，以爲稀有。勉廬者，先生所讀書室也。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九日無疾卒，年九十。先生娶姚氏，先先生卒，贈孺人。側室陳氏，以子貴，封孺人。子一，即祖庚，乾隆戊午舉人，浙江奉化縣知縣。孫二，曾孫四。先生以醇德宿齒，爲鄉黨之所尊，事文章行誼，皆可表見於後，宜請當代哲匠刻畫碑誌，垂燿泉壤，及載郡邑志乘，使來者有所考信觀法。齊燾幼以愚陋，忝侍函丈，敢就聞見所逮，參以先生所著年譜，撰次梗概，冀備采擇。謹狀。（《[illegible]集》卷一二）

方息翁先生傳　蕭穆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堂先生並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之門、多見古書秘本、博學篤行。康熙閒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世多有不合、乃鉤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遂嗜韓詩、長篇瑰譎、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鐙灺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言、不復斤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觀承撫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人方與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有五。所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言、蘭叢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盧公見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太史夢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芟繁揭要、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學行大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碑傳集補〉卷四五

吳繡谷先生行狀　張熷

繡谷先生以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其子城裒其行事、踵予請狀。予與先生交垂兩世、雖其言之無文、義不可以辭、乃屬次而爲之狀曰、先生諱焯、字尺鳧、別字繡谷。世居歙西豐堨、高祖倘龍、奉其考應嵩遷杭、遂爲杭人。曾祖大鋐、祖名澄、前明諸生、以學行著聲復社、晚歲構葯園于城東、與嚴子餐、柴虎臣、祁止祥、范文白諸先輩吟賞其中、有葯園盍簪集。考維楨、有當世才。康熙甲寅閩逆煽亂、嘗捐千金贖被掠子女、爲好義者倡首、制府李文襄公深奬異焉。以長子炳貴覃恩、勅封國子監學正、今以第五子之煊任江南常州府通判、勅贈如其官。贈公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少而敏慧、九歲能詩、十六補學官弟子。即耽意羣籍、多所該覽。尋貢成均、名益起、四方賓友咸造門上謁、所至雖老宿無不跕屣迎者。嘗與西河、竹垞兩太史暨一時主客講學沈昭嗣園。西河詢格物同異、衆未置對、時先生居下座、大言曰、本末物也、知本即物格矣。因舉黎立武、管東溟、羅近溪諸家指意相往返。西河遽起、執手太息、稱畏友云。康熙乙酉、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獻詩行在。方是時、俊髦輻輳、飾文辭自進者以百數、不稱者多報罷、先生獨奏對稱善、蒙賜御箭、命隨行、而以伯兄比部公下世、贈公年髦當侍養、遂力辭不就。丁亥、翠華再幸浙江、先生奏進歲華紀麗續編十卷、聖因寺志四卷、海潮集說三卷、復蒙溫旨、海潮集說經朕特留覽、餘並宜付內閣。其見恩遇如此。先生藏書不下數萬卷、元鈔宋槧、

驛常不貲。一書必兼數本相參比、有所舉正、輒疏其顛末而甄識之。海內證衆家推爲第一。性彊幹、居常應會酬答、率盡朝晡。稍隙、輒坐瓶花齋、籤帙縱橫、手自點勘、至夜分乃罷。讀書務精小學、謂漢世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史書令史、其重如此。今世儒擒筆爲時藝、所循用字不滿百、然且音訛義舛、而篆籀古文至終其身弗能辨。然則今之老生、毋乃有媿于漢之童子乎。故於六書至爲熟洽、如辨鹽豉之豉當從未、爲古尗字。茸藉之茸入麻韵者當讀如巴、引蜀本紀注爲證。栝非即栝、當從佩觿。分見出入之出、廣韵祇去入二聲、廖文英誤增入灰韵。其審覈多此類。又以許氏說文所引經傳多與經典釋文不相應、嘗與無錫朱贊皇析說文分編經傳、以補釋文之未備。又以吾杭爲吳越建國、南宋行都、前人摩崖刻石多在湖山、而歲久文字皴剝、遂以蕪沒、往往乘暇攜搨工徧歷幽阻、見輒摩抄剔蘚、拓其文以歸、久之成帙、因稽核史籍、綴以論述、作武林金石考。而惜其書皆未成、世莫得見也。先生口諧善論、稱說舊聞、亹亹可聽、故錢塘令南樂魏嶸延先生分纂縣志、同局裘庶常璉從問南宋麴院故跡、先生偶舉周少隱集中論事書、其造麴之法、入稅之數、覼縷如指視、庶常爲之竦顏歎服。自其羈丱稱詩、汎濫衆製、漢魏而下、皆能沿其流別、裁僞體、婞拏雅以合作者之意。中年以後、爲詞兢兢去上二字之別。友人厲君鶚稱其紆徐幽邃、惝恍綿麗、在周清眞、張玉田諸人閒、著爲論焉。生平伉爽重義、與人無纖芥、振乏之解紛、常傾身赴險阨、遠近歸往、慕恩之至今。先是、晦公用鹽筴起、先生紹其業。臺使者下車、咸屬以季事。季事者、辦一年引課之事也。先生神識通敏、詳閑時要、所指切處奏並中機宜、當事多嚮納之。雍正己酉、制府彭城李公以先生倜義急公、有裨鹺政、爲疏請于朝、議敘正八品用。辛亥、公又聘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時授簡者二十餘人、兩志古蹟皆先生屬草。先生考證詳確、多人所未發。如論宋太廟、謂欽宗未嘗缺祀、其升祔日月見于宋史、田志以無配享功臣而誤。又謂錢塘舊縣治唐宋皆在錢塘門內、其遷紀家橋自南渡始、萬歷府志不足據。東坡寄題東陽水樂亭詩自云爲東陽令王槩作、見梅溪輯注、咸淳志辨之爲非。他若西陵城即越王城、陸務觀誤分爲二。鳳渚在吳興金鵝山路、史誤入錢塘。諸所辨皆一正舊志之譌、語多不具述。歲癸丑、世宗憲皇帝倣康熙己未故事、開制科取士、浙江有司首擬上先生名。予友杭君世駿亦自京師貽書勸駕。先生畣以詩、有野人自信非毛遂、先達何緣薦陸機之句。蓋其時已嬰疾、入秋遂不起矣。先生所著葯園詩稿二卷、渚陸鴻飛集一卷、玲瓏簾詞一卷、南宋雜事詩一卷已行世、外有繡谷文集、蟬花集、荒谿稿、征棹稿、魚睨軒詩集、詞集、繡谷叢說、繡谷書跋、中和樂新章合二十餘卷、並藏於家。嗚呼、先生少壯發聞于東南、士論皆以宜光本朝、備著作、顧屑屑從舉場四十餘年、卒無所遇。方今朝廷闢大科、公卿交章論薦、此亦斑揚之選何異、而先生又遽已奄忽、不能以其身待。蓋其命也。然而流聲遺書、卓然在人。夫即無所得於生、而將有所傳於後、固可以無憾矣。謹狀。

（《碑傳集補》卷四五）

校記

①第五子：疑當作「第三子」。下文云「贈公生三子」。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二

范瑮　張庚　吴直　蔡世遠　王兆符
張廷玉　張朝晉　崔渭源　楊椿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瑮神道碑 陸燿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遊香山，製九老詩以寵之。時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岩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恩致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廁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聞，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木瀆之阡。公諱瑮，字電文，一字約軒，其曰松岩者，以上賜松岩樂志額，因以爲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簿公純佑之後。十一傳至從源，從源九曲里，是爲公始遷之祖。州同知能彥，公之考也。國子監生必才，公之祖也。府學生允龍，公之曾祖也。祖、考兩世皆贈資政大夫、河南布政使，妣皆夫人。公登康熙癸巳鄉薦，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以人才薦知大興縣，擢知鄧州，陞萊州、安慶、江甯等府，分巡廬鳳潁道，河南、直隸布政使，巡撫湖北、安徽，入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在大興日，部民阿青恣横，一日方理堂事，突入攫人。公曰：「鼠輩敢爾，縣令尚可爲哉！」即關署扉，捕之，鞫其奸狀，境内肅然。縣故有惡爆一案，公自京兆發之，舊司不悅，方以他事去公。在廷有白公冤者，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鄧旁邑巨盜張連，倚力絶人，吏不敢捕，公召營目退役，以計擒而致之。旁邑坐弛再脫，公復以計擒。副使廬鳳時，境有飛蝗，公禱於神，自率鄉農撲捕，忽有蟲似蝗而黑，雜處蝗中，三日嚙蝗爲盡，咸謂公誠感所致。嘗自爲捕盜、捕蝗二記，志其事。其自楚移皖，或挾千金追送江干，麾之不去，公慮傔從爲奸，自坐鷁首諭之，覗其舟去遠乃已。所轄鳳、廬、泗、滁，連歲災祲，公念新舊並徵，民力必困，分年帶完，民賴蘇息。又以江表重地，武備最急，日坐箭道，分番練習，一時營伍皆嫻於藝。方是時，皆以公敭歷有年，行駸駸大用矣，果入參臺憲，佐司空。公感激遭逢，益圖自效，如弛富戶囤積之禁，酌命盜處分之條，核下江收漕之制，有見輒陳，不敢緘隱。旋以兩親尚在淺土，特疏陳請，遂得蒙恩卜葬，並許歸田。自公解組之後，惟以經書督課諸孫，不問外事，中間詣闕祝報者再，恭迓鑾輅者三，天章宸翰、藤杖如意、文綺佩囊之賜，稠疊里門，不可勝紀。居平益以滿爲戒，潔清之操，晚節彌厲，茶蘗蔬食，不異貧寒。盡仕宦京外者二十餘年，退養林泉者亦二十餘年。公既貴，顯讓宅於從父兄弟，而自卜居於吳興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於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孫夫人。子二人：儀、驁，國子監生；炎，貢生，皆先公卒。孫三人：塤、城、壇，皆國子監生。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予於公爲鄉後學，塤又姻也，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敘其世次、歷官、行誼，而系以銘。銘曰：

范由宋啟，族爲吳望。監簿子孫，廝源再創。公繼厥踵，於宗有亢。進樹勳猷，退懷廉讓。始礪詞鋒，旋剸利器。屈服市魁，齮齕大吏。治不爲武，盜以奮致。歲不能災，蟲以類噬。建牙楚藩，弭節皖城。臣心如水，却餽遄行。誰迫饑餒，公寬其征。誰弛什伍，公練其兵。既長諫垣，洊司邦土。剔弊釐奸，即事條舉。業著鼎鐘，榮辭簪組。潯溪之濱，來歸啟宇。普天同歡，聖母萬壽。公再趨朝，龐眉皓首。帝詔耆成，陟遊殿阜。追姚唐賢，得公而九。自還初服，三迓鑾輿。便蕃寵錫，照耀衡閭。公戒驕溢，益慎德隅。閉門卻埽，樂此桑榆。溯公名德，累世相承。衣冠蕃衍，迨公後興。圖以義高，山以賜稱。幽堂對啟，銘示昆仍。

《碑傳集》卷三二

張徵君庚墓誌銘 盛百二

昔先府君言同里長友，必稱浦山張徵君，且曰：「今之淵明，允也。」君爲予前母朱太君之表姪，然長於府君一年，余以父執事之。府君殁，君爲傳，在集中。及徵君之歿，戚里同好如賀芋坡、光烈、金禾箱登諸前輩皆先卒，惟錢文端公存。君之子爲貧累，又旋卒，故葬緩。乾隆某年月日，孫是始得卜吉於某鄉某圩，而文端不及見矣。在後輩中，知君之生平者則數余，於是遂以銘石之詞來請。按狀：徵君諱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號彌伽居士。先世居嘉興縣之張堡村，高祖某遷於城，爲秀水人。家素貧，少孤，事祖母及母，甘旨之奉，未嘗不豐腆，每侍疾，衣不解帶。幼不樂爲科舉業，性嗜畫及詩，得句輒新穎異人。與錢氏爲鄰，封君廉江先生甚愛之，令與文端同學。錢太夫人亦君之表姑，固善畫，所謂南樓老人是也，與講明六法，大有晤益，喜之，遂爲納婦於南樓之下。君於經典初

不指意，年二十七，授徒吳江之盛澤，乃研窮注疏，又精熟文選，肆力於史記、漢書及唐宋大家之集。如是十年，而山水筆墨氣韻益過人。吳江周象益先生朱耒者，竹垞太史之外孫也，與君一見如故。越二年，同入江西志局，與諸名士相倡和。從此之魯之燕之梁，宋荊楚所在倒屣，而在睢陽蔣氏最久。乾隆元年，因湖北學使蔣公薦以布衣應博學鴻詞科。放還山。蔣氏延修家乘。旋丁母憂，奔喪晝夜號泣，茹蔬食淡，將葬前一日大雨，君泣禱於庭，厥明果霽。服闋後佐蔣公校士於蜀。君未嘗爲科舉文，而能因文決人之禍福，後皆不爽。二年而歸。當事下車必先問浦山先生安在，且爲刻其所著書。湖州守李公堂懸榻以待，名其軒曰浦來。君爲文簡老質實，有至性。學使雷公翠庭云有裨世教者也。詩稿不下萬餘首，痛自刪削，尚存數千首。秀水魯明府克恭敘之云：五古原於三謝，沈衍於曹、陸、左、鮑、三張；七古則遠宗浣花，近禰北地；五律多以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軌一家也。其著述已刻者曰強恕齋詩文集十卷、綱目地理糾繆、釋地補注共十二卷、畫徵錄及續錄共六卷、畫圖指意識二卷、十九首解一卷，行於世。周禮封建井田疆域諸考、五經臆二卷、太極一氣流行圖說一卷、罔極草六卷、瓜田詞一卷、題跋二卷、蜀南紀行略三卷、短策瑣記二卷，藏於家。山水入董巨倪黃之室，又自成一家，時罕及者。曾祖紛，明末諸生，高隱不出。祖濂、父棠，皆有儁才，早世。祖妣唐氏、妣金氏，並以節著。配蔡氏，善持家事，姑嫜以孝。前數年卒。方君之疾也，于在武昌，惟猶子時中侍。及爲治命，移榻正寢而沒，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六。子二：時雍，早卒；時敏，歲貢生。女三。陸祖錫、徐載、陳廷隆，其壻也。孫鶴齡，更名是文；鶴鳴。孫女三。銘曰：

幼則孤而壯始學，言則文而行乃確。大布衣以終身，晚肆志於煙雲。若堂者墳，以利其後昆。痛先友之無存，感余懷而悲辛。

儀吉案：先生原名蕉，字浦三，後更名、字。浦山字曰公之于①。見睢陽蔣泰畫徵錄序，晚又號白苧村桑者，而狀不詳，因附記之。

《碑傳集》卷一四〇

吳先生直傳　劉開

自望溪宗伯、海峯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當日有與方、劉頡頏而世不盡知者，則爲吳先生甫先生。先生於海峯爲師，於望溪爲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即能成誦。所爲文磅礴暢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僻，不合于世。雖以望溪之盛名碩學，先生視之猶以爲不可意也。而望溪先生極重先生之文。先生通音律，好遊覽，自爲諸生後即遍歷四方，北至關外，以洩胸中之奇。狹意不應制舉，強之，中乾隆丙辰鄉試，然終其身亦未嘗試禮部也。當乾隆中葉，劉海峯先生始以古文爲時文，賁東皋閣學應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及宋五子，尊之曰四書文，而不敢目爲時藝。厥後工此藝者，海內則陳伯思、昆季，吾鄉則姚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無意仕進，晚乃屏坐一室，沈潛義理，其于四子，實有心得，所以發明疑義者已有成書。其文自成一家之言，學不及望溪之醕厚，而才過之；才不如海峯之宏肆，而學勝之。蓋兼有方、劉之長，而但未各造其極也。其辭雖不免刻意求工，而思力之矯變，議論之卓犖，確乎其可傳而決不能湮滅者也。海峯先生于先生文後每篇各爲識跋，將欲表章以傳于世，惜身未通顯，不能遂其志。今先生沒五十年矣，望溪文集既爲天下宗法，海峯先生雖未達，文亦盛行于世，獨先生知之者鮮，余故爲論文，以見吾桐文章宗派之淵源，且不忍先生苦心孤詣之無傳也。先生名直，字景長，號井遷，一號生甫。所居在桐城之南，世爲高店吳氏。

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遊京師時，孫文定公、盧雅雨先生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爲謬。二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爲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所以資贈者甚厚。然先生既無志進取，又不事生理，故遂坎軻以終，而不能自振也。夫窮經將以有用也，先生之學行如彼，而所遭如此，惜哉。

《碑傳集》卷一四〇

禮部侍郎蔡公世遠墓誌銘　方苞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輩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正月朔後八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雍庠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憮然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屬公必銘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然曰：子年先於吾，吾亦自謂終當銘子，而子今銘予。其喪之歸，子弟生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秩以屬余曰：是吾閩所謂蔡世遠聞之者

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造余謀所處。余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間耳。遂固請於相國、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鰲峯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其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鰲峯屬公、公夙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爲、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今皇帝嗣位、特召入部、命侍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諸公背面多語余曰、閩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或過於閩疏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云。辛丑夏、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既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余每以公事至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竭忠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何似、而扼以無年、嗚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饑寒、敝衣粗食、視寠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而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噆膚、竟夕不安、而惟恐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愜乎海內之士君子與。雍正四年、公列爲九卿、以侍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一級調補、及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二。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鰲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若干卷、惟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其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眾心所悽。

（碑傳集補）卷二三

〔又〕蔡文勤公傳　賈代佁

蔡太傅諱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館選庶吉士、主講鰲峯書院。雍正元年、以編修特召、侍上書房、讀五轉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勤。乾隆六十年、晉贈太傅。尚風節、喜言經濟、敦行孝弟。自受業清恪、力正學、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尤懇懇興造人才、欲陶冶而成之、任道贊世焉。其教鰲峯也、以立志爲始、以孝弟爲基、以讀書體察克己躬行爲要。教五峯諸生曰、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教雷副憲鋐曰、精義集義、交勗不息。既離講席、猶致書晁山統軍曰、興教勸學、風聲以樹之、誠意以孚之、條約以正之、使博古通今、長善救失、必有一二爲世不可少之人出焉。蓋既以聖人爲必可學、堯舜君民爲必可期、故于人不忍漠且鄙、所謂與人爲善也。所著有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鰲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各一卷。所編有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古文雅正若干卷、文集、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歷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乾隆幾年、院建祠祀公。

〔又〕附蔡文勤公祠碑　沈廷芳

祠祀蔡文勤公、自乾隆甲申二月春祭始也。公少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已任。儀封張清恪公來撫七閩、設鰲峯書院、延公父爲師、公隨侍焉。後從清恪公遊、招入使院、其訂先儒遺書、博觀群籍、洞徹爲學眞源。既入翰林、歸主鰲峯、凡所講論、悉本白鹿洞規、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爲訓、而必本于誠。更立五賢暨閩儒二十三子祠、以崇正學、多士感悅。其學胥端、數十年來、猶閩風興起也。彝以座主李文貞公薦、召修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時稱其采擇精當。雍正間、洊列卿貳、以經筵講官入侍今天子講讀。凡進講經書性理、必齋肅詳明、務引于道。上敬禮之、每字而不名。朝士咸引周書謂惟其人、益公以深茂之學、純

正之誼，上承考亭、西山，不特爲當代之儒而已。海內士以是宗仰之。方佐春官，公寢疾，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鐫級。世宗憲皇帝特原之，俾奉故職。及薨，復爲震悼，特予祭葬，白鏹以歸其喪。今上嗣位，晉贈尚書，謚曰文勤，官其一子，且稱其經學閎深。嗚呼。觀兩朝聖主之于公恩禮若此，則公之忠忱篤棐，所以上契宸衷者可知矣。是不可爲人臣勸哉。公汲引後進，孜孜忘倦。士有學行，必禮下之。其在徹峯造就尤多。雷副憲鋐、鄭徵君文炳、林通政枝春，皆其高弟子也。廷芳以年家子，會謁邸第，辱公獎勵甚殷。乾隆癸未，忝居講席，企公教思，懷乎如聆謦欬。諸生謂公已祀學宮，而于書院宜立專祠，春秋典祀。余告于開府，卽二十三子祠比葺舍三楹，神衣先哲而竊後進模楷，亦公志也。于是諏吉告虔，謹奉栗主，以妥公靈。時公弟子嵩山山長吳編修嗣富實贊厥成，偕余率諸生百人拜于堂下。樂奏醴馨，罔不優肅愉快。禮成，作記以琹于石。公諱世遠，字聞之，世居漳浦縣梁山之麓，學者稱梁村先生。

（碑傳集補卷二三）

王兆符行狀　蔣衡

嗚呼。君胡溘然不得其死耶。君之文學不可死，立心制行不可死，才足以濟世不可死，老母幼子病妻無期功宗戚，無片瓦立錐，君之家事不可死。友朋中卓爾古處，爲一時領袖，尤不可死。而竟中年客死，且疾作不半月而遽死，天乎。何奪善人之算至此極乎。君伯父汲公先生，余外舅也。一女無子，君爲嗣。姊弟自幼相愛敬，不忍離，而姊頗能綜理家事。癸未，君奉母南還至金壇，與余同居。余視君長九年，自己卯相見于津門，凡二十有五年，相依若左右手。自丁酉中秋，君之姊先死，八年中，余家蕩然，隻身飄零，頹老頭白。愛君才，竊幸死于君前，可得一佳傳，詎意不獲君文，而君反先我死，余又不能傳君生平懿行，不亦大可悲乎。君世系有家譜，不復載。君祖中齋公，明世襲錦衣衛指揮。鼎革後，與梁解元以樟偕隱寶應，易堂三魏暨諸君子往來尤密。汲公先生年十二，卽棄諸生，尙志窮經史。君父或菴先生以繼母弟受學于兄，又從魏叔子爲古文。君承家學，才氣橫絕一時。行箭所載，悉三世著作，及手批諸舊，俱不得壽梓，每撫之而心痛焉。或菴公沒，君以降服子，仍喪三年，未嘗闕禮。太夫人性嚴厲，君能于艱難中順承厥志。去年冬，客楚中，聞太夫人恙，嚴寒冒風雪歸。抵家未終日，太夫人忽大怒，客詫之，君應曰，毋能如是氣尚壯，大可喜也。君受業于靈皐方先生及北固大山兩劉先生，幼端凝沈靜，坐一室，牕外雖喧呶雜戲，如不聞。以故貧非異敏，而胸中甚博。選詩宗三李，祖少陵。古文則入左史、莊騷之閒，與幽奇峭拔，其寓意處不與人易知，亦自謂知此道者頗不易也。讀周禮，以其層見迭出，後學不能得其津梁，爲分條以敘之。史記每篇發明太史公意旨，俱有特識。莊子解補或菴公所未竟。前漢書評惜未卒業。後漢書及戰國策，俱有批解。其史論多發前人所不及，至古今變異論九篇，上下千載，情形瞭如指掌。嗚呼。或菴先生以史才未得用而死，其子繼之，謂尚有可望也。而又使齎志以殁，天其有意使然乎。其果無知乎。初，君之遷也以辛巳秋。余旣挈君南歸，是冬，君亦就姻吳門。次年春北返，或菴公又西入秦。時太夫人所生四女，君二姊皆遠適江介，一病卒，小妹年始及笄。君念老母煢煢，身旣不敢暫離，而津門浮寄，無寸土計，惟遷金壇與余相依，則姪女可奉母，新婦得事姑，骨肉團聚，庶可驅馳四方，爲褒殮之謀。由是不憚千里流離播遷，乃中途而弱妹復死，葬諸高郵，遂偕買氏姊渡江。居歲餘，然後去，在余鄉三遷。或菴公歸，又一載，或菴公殁。凡八年，君非因疾逗留，無兩月寧居也。當或菴公病劇時，君奉命在吳下經理所刻左傳。余適至淮，視含殮，君至哀毀幾絕。遵遺命御柩至金壇葬焉。庚子，北應京兆試，遂聯捷成進士。例教習三年，雖時脫身省親，終不敢久留。是以二年來，入洛，遊晉、楚，奔走靡寧，精力日耗。今春過淮揚，明府千木悲孝思不克伸，勸其就官迎養，因資以三百金，諸公協力助之。計已定，得暴疾卒。嗚呼。君家老幼將何恃以生。豈天忌文人，俾無遺種。故不使苟延歲月以慰其仰事俯育之計耶。君爲人質直好義，一至京師，友朋如得所宗。士大夫之祖考求其文爲壽或誌其墓者，皆以爲榮。知名之士藉其齒芬得過合者，亦指不勝屈。尤厚于貧苦患難，及有喪者，同年吳申錫死，爲治喪斂金，遺其子。李含奇死，尤日夜竭力經營，俾發婦親孤有資以歸。是以君有疾，問者接踵至，雖赤貧亦致藥物。旣殁，哭之極哀，咸慘惻增慨，謂中流柱折，友朋氣盡喪也。君諱兆符，字龍筆，別字隆川，順天府大興縣人。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生于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二十八日口時，享年四十有三，卒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申時，葬于京師西便門外羊坊店之西廟井左轉灣王氏祖塋。君祖中齋公諱世德，父汲公公諱潔，俱有行述，載在崑繩公文集。本生父或菴

公諱源、字崑繩、康熙癸酉經魁、君集中有行述。母李太孺人、明武清侯
姪孫女。娶楊氏、山陰楊大瓢諱賓公養女、江西會昌蔡先生女。子一、名
匡、甫九歲。同年庶吉士宜興縣吳申錫諱端升公婿。女二、一字金壇縣
丞申紹安諱之熹公子口口、一字常州府武進縣刑部雲南司郎中管
靑邨公孫彤書諱復禺公子口口。君于癸卯十一月十八日申刻中寒
痰厥、至廿八日巳愈、六日復發、十二月初一日、執手謂余曰、我將與公
等永別矣。賴君在此、其爲檢先人文集及余所作詩古文、批錄諸書并
家中所藏、俱珍重固封、以貽幼子。葬我于祖塋。告方先生爲我作書致
千木諸公、生而助我、歿止一身、死而養我老母幼孤、則王氏血食一線
不絕、祖宗永賴矣。先是、君之庚子來京師、熱甚無居停、因湖川錢鳳文
先生主于今銀臺錢公家。鳳文客死于延平幕、臨終語所親、必以藐孤
託君也。君聞之大慟、曰、嗟呼、天使我早得一官、可以迎老母、館當往取
故人子撫養之。嗚呼。鳳文尚有兩子、家存恆產、君猶于數千里外爲之
惓惓。今君止藉九歲幼孤、承百世祀、誰爲君慨然任此責耶。余以窮老
餘生、浮沈吳越間、復二十有二年。今春忽至京師、即或鬼神特爲君使
我北來、而才短力薄、余之二孫子且不知何所寄、又安能爲君圖善後
哉。所望古道君子如君之憫錢氏子以憫君之子、天之報施、庶不爽乎。

《碑傳集》卷一四〇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致仕諡文和桐城張公廷
玉墓誌銘　汪由敦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三月十二日、致仕大學士桐城張公以疾考終
里第。疏聞、
皇上欽承
世宗憲皇帝遺詔、以公配享
太廟、賜卹典如制、予諡文和。公子編修若澄赴闕謝
恩、將歸舉葬事、以所撰行狀來請銘。由敦爲公甲辰主會試所取士、受
公知最深、誼不敢辭。而公歷事
三朝、本末具著、將載在
國史、亦非門下士所得私也。謹舉其大者誌之。公諱廷玉、字衡臣、號研
齋、爲太傅文端公英子。先世具詳遂甯相國所撰文端公墓誌。文端公
配姚夫人、舉男子六、公其仲也。公少有器識、凝重安和、濡染家學、具經
世實用。年二十九、成康熙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入直
內廷、受知
聖祖仁皇帝、洊加遷擢。戊子、丁文端公憂。服闋、由洗馬累擢爲刑部侍
郎、尋轉吏部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已歸然負
台輔望矣。甲寅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初、即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
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命應奉、精敏詳贍、悉當
聖意。自是御用益篤。十二月、擢禮部尚書。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奉
命爲諸皇子師。四月、加太子太保。八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
日講官起居注。九月、轉戶部尚書。甲辰七月、署大學士事。丙午二月、授
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十月、進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三月、進保和殿
大學士、兼管吏部。十月、加少保。癸丑九月、以文端公崇祀京師賢良祠、
復即家
賜祭一壇。公請假歸、行祀禮。甲寅正月還朝。時公子若靄成進士、
特授編修、而公弟少宗伯廷璐督江蘇學政、皆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
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前後十餘年、
賞賜至不可勝紀。又
賜第及園墅、
命紫禁城騎馬、皆朝列所希有者。乙卯八月、
龍馭上賓、
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公總理事務、且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本朝未有漢文臣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
今皇帝御極、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奉
命爲皇子師。二月、
上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留公總理以爲常。丁巳十一月、進爵三等伯。己未五月、加太保。九
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賜詩爲壽、復遣內臣齎酒筵以賜。癸亥十一月、
命乘肩輿入紫禁城。甲子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眞不愧古之房杜。戊辰正月、公以老力請致政、溫旨慰留。己巳正月、特命公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如宋文彥博故事。十一月、得旨予告、御製詩三章、命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行。公至是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奉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以形迹數。君子觀於雍正以來數十年之間、吏治肅清、人民熙皞、沐三聖涵濡之澤、而公從容坐論、享人世遭逢之極盛、養和平厚福、晚節賴聖主保全、以有終始、侑饗大烝、於戲盛矣。則公之愼密周詳、所以仰承聖明者、於此亦略可想見也已。公典領機要、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明史諸書、皆爲總裁。先後典試事、自康熙丙戌迄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廷試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愼將之。其佐司寇時、山東鹽販糾眾爲不軌、青州奸民倡邪教、徒黨甚眾。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公奉命往勘、戮七人、遣三十五人而讞定、天下服公平允。爲吏部、絕苞苴、杜請託、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苦茅以居、號棚民、千百爲羣、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戶籍、行保甲、消弭患、至今帖然。又令甲、婦人三十歲以內守節至五十歲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皆著爲令。翰林爲儲才地、務培養、有所薦舉、必深知其人之才品而後上聞。卽擢用、終不以語人。其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聞。請非宜示人、終莫得而知也。方公之致仕也、上特賜詩爲券、翊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特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齎摺奏謝、未親詣宮門。廷議以公大不敬、賴皇上始終禮遇、得以大學士致仕。及公薨、而仍得與侑享之典、仰見聖主優老成、全國體、有出於臣子所萬不敢冀者。公事親孝、居文端公、姚太夫人喪、哀毀盡禮。兄弟同官於朝、以時讌集、白首相對、老而彌篤。子姓戚鄙列仕籍者甚繁、無不約之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晏坐室中、寂如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桐城東門爲七省孔道、大溪當其衝、橋數毀。公爲建石橋濟渡者、里人名之曰良弼橋。又設義倉以貸貧乏、歲歉則又自出穀助賑以爲常。所刻詩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詩選、載賡集。其文集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生康熙壬子九月九日、薨於乾隆乙亥三月二十日、年八十有四。配姚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四、長若靄、雍正癸丑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公歿。若澄、乾隆乙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若淑、蔭員外郎。若渟、官刑部主事。女三人。孫十人、曾詒、曾穀、曾誼、曾談、曾諧、曾誠、曾讓、曾訓、曾討。曾孫一人、元弼。某年月日、諭葬於龍眠山之塋。銘曰、

國家全盛、篤生耆耇、光岳氣合、如星有斗。有偉文端、遺緒攸後、緊公濟美、爲章爲平。氣溫以厚、德粹而清、爰寄心膂、爰任股肱。歷事三朝、久履揆席、長贊中和、天壽平格。出雲作雨、不見其迹。聖主主之、公密贊之、度則謀之、協則斷之、夙夜匪懈、綸綍渙之。二十四載、元化鴻龐、燕國文章、風度曲江、其可見者、爍於家邦。翼翼寢廟、惟公侑思。皇釋明綸、眷爾舊思、考行易名、垂宇宙思。龍眠賜阡、如堂如斧。載纘世緒、克繼厥武、勒銘貞珉、用詒終古。

《碑傳集》卷二三

張先生朝晉事狀　錢泰吉

學使新城侍郎陳公承先世正學之傳、所至以表章潛儒爲首務。初莅吾浙、卽訪求海昌硯人齋先生遺書、旣得其詩文、授之梓。人齋有哭張北湖文、學使讀而慕之、欲考其言行、爲之立傳。泰吉乃從管生庭芳所得北湖之子京顥所次年譜、參以州志儒林傳、謹撰事狀以獻。

北湖名朝晉、字莘皋、晚自號北湖、學者稱北湖先生。先世系出唐陸宣公、明初有字均輔者、自嘉善縣贅於橫山張氏、承其姓。祖德孺遷海昌

之硤石鎮遂占籍焉。六歲喪祖姑徐賜以新衣卻不服父默菴喜曰此子立志不凡。十二歲補弟子員。十三歲居父喪讀儀禮經傳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參考異同造次必依于禮。三十八歲居母朱碩人喪勺飲不入口從母諭之曰若不勝喪獨不爲先人大事計乎。乃強起食粥以治喪迫營葬事歐血數升仆于地良久藥之而甦。服除遂不就試曰向者冀老母得祿養爾今博科名何爲者。於戲此北湖終事父母樂志肥遯之大略也。海昌有老儒范鯤局山者早歲棄科名潛究洛閩之學得楊鄉張楊園遺稿讀之曰紫陽後一人矣。因編次其集行世。北湖少從局山游即手鈔楊園全集讀之謂言行見聞錄乃古聖賢畜德之功。于朱子序小學而以嘉言善行終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擇善率由此道也。學者觀此編其于樞機倫物之際有以得持循用力之方矣。乃刊板藏于永思樓。永思樓者北湖奉先世神主之所四時之祭必先期齋宿忌日則素服致哀。凡祭器及儒先手跡經史諸書皆藏焉。暮年不戒於火急登樓從烈焰中抱神主以出言行見聞錄板及自著省克錄聞與雜錄六有齋劄記讀書記疑讀史記疑手稿多燬惟所輯楊園未刻稿存。北湖既服膺楊園之書由楊園而推之當湖知其同源而合流晚年猶手寫衛濱日鈔以教學者曰知之非艱躬行爲急君等事事以清獻公爲法方有據依也。自題臥榻右柱曰臨牀伏枕須思一日所言所行差謬否。左柱曰夜半眠中或起妄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友人褚惠公見之曰此山陰慎獨之功也不愧衾影華阜有焉。又言治病之法當理其心動靜以敬心火自定治怒之法克己爲先否則凝冰焦火未易消釋。其答友人書曰朱子爲學之方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知不以敬無以識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主一無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終日儼然討論典訓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就而爲學之功成矣。立家塾以課族子弟朔望必令倍誦小學近思錄合格者勞以紙筆嘗曰孝經小學自幼至長當日夕講誦今人往往忽視小學缺此一項工夫。先儒云小學一書當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此言豈欺我哉。清獻公教人讀書必以小學爲根本其遵行之毋怠於戲此北湖參匯桐鄉當湖以會歸于考亭之大略也。楊園嘗仿德清唐灝如葬親社約遍近多遵行之。北湖于三十年中三舉葬會貧士得葬者九十餘家。有佃客將貸金飯僧火其親北湖切責之閔陳惻惻佃客感泣因示儉葬法與金以成事。寺僧聞北湖言亦悟火葬之非乃教以窆生骨法用漆肆中舊漆桶貯骸骨以漆封蓋實築灰沙後頗有踵行之者創塋置祭田以祀始祖及二世墓地之失考者。立仁孝圖以收族之貧不得葬者。其措置規條大約本之楊園楊園後人五棺未葬乃約同人印行局山所刊全集得數十金屬姚希顏董其役又製棺以賻楊園側室陸氏。楊園嗣孫文相貧不能娶醵金以助家孫媳姚節婦卒卒錢祔葬楊園墓側。於戲北湖之於楊園未嘗親受業其門也既志其學而師法之又周恤之如此此非特可以式薄俗也亦足見正學感人之深而以儒林宗派而論北湖之于楊園不啻其適嗣矣。且夫楊園當明季異學充塞之時確守朱子之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之實與淩渝安沈石長我家商隱先生切劘究習于荒邨僻壤中毅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然未嘗號召生徒通聲氣於四方也苟聞而興起者無局山與北湖之深嗜篤好以廣其傳則雖任道力行如人齋者何自而得私淑耶。蓋人齋之生後於北湖已三十年其去楊園稍遠矣卒能蒐輯遺書闡發義蘊者北湖啟之也。北湖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壽八十三。（碑傳集）卷一二九

崔先生渭源墓誌銘　胡具慶

嗚呼自吾鄉孫鍾元先生倡道蘇門一時合志同方其講明正學者河南則湯潛菴先生河北則崔玉階先生也。洎鍾元先生歿而湯崔兩先生亦相繼即世學者無所師法遂置正學不講。其有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屑講學之名而克盡其實者以慶所見數十年來惟我肖玉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渭源號清夫玉階先生次子也。其先世居保定之新安祖九圍領順治辛卯鄉薦任白水縣令始自新安遷長垣故先生爲長垣人考玉階先生諱蔚林戊戌進士累官宮詹立朝有古名臣風而生平尤潛心聖學深入理奧當代稱儒宗焉。先生幼而穎異神清而質粹。年十五六時即致力聖賢之學白水公尤奇愛之因字之曰肖玉益深喜先生之克肖其父也。爲制舉業精深淵微渣滓淘洗淨盡而屢試不第僅登乙酉副榜士林爲搤掔。然先生雅不以科名得喪介懷惟篤志力行闇然自修爲務。憶戊子之歲與慶偕試都門寓報國寺偕舍嘗語慶曰爲學必向日用倫常中著力方是實際工夫庸言庸行其味無



窮彼務名而不務實者，必不知此中眞味也。嗚呼，至哉言也，即此足以槩先生之生平矣。方先生年六歲，母梁淑人卒，哀毀盡禮，一如成人，又恐父過傷，每忍慟從旁勸慰，此尤人所難者。宮詹公予告歸林下，嘗養疴蘇門，先生涕泣請從，每食畢，輒呼從者進肩輿，先生挾書一卷、茶一鐺隨其後。宮詹公嘯歌山巔，先生以書聲佐之，至暮而歸，日以爲常。及宮詹公疾篤，延醫侍藥左右，於病榻前不暇食、不安寢者七晝夜。宮詹公病竟不起，先生時年十四，執喪三年，寢處於土室半間，不爐不扇，布被委壓土中，嘗數日不展。後每至宮詹公遘疾之日，輒潸然內傷，越旬餘猶容色慘戚，一若初喪然。是時白水公猶在堂也，先生以孫代子，事之十餘年如一日。白水公性極嚴，見人稍有失，輒呵責之，惟先生委曲承順，能得其歡心焉。繼母張淑人素多病，先生竭力奉養，歷三十餘年，無一事一言咈其意者，侍疾於傍，常至夜分，不數命之退不敢退，雖嚴寒風雪中亦然。張淑人外家貧，嘗解囊周給之，不待張淑人言也。其善體親心，多此類事。伯兄以事父之禮敬而愛之，閱四十餘年，無幾微毫髮之間。張淑人嘗命先生與伯兄析居，於分產之外，張淑人自留養老地四百畝，又以三女在室，各除地百畝爲遣嫁貲。及張淑人卒，先生悉歸之伯兄，復加以地三頃、屋三區。伯兄辭之，先生乃著歸正說以堅求其受，曰：「此非讓產也，乃兄所應得而弟歸之耳。」性好義樂施，嘗彷范文正義田以周族黨，然又不欲以義田爲名，曰：「吾惟隨分自盡而已。」有堂兄以地求售，索價百金，先生即其價買之，既而復以地歸其家，曰：「我非買也，相助耳。」與人交，坦易和平，不立崖岸，故凡與先生游者，如飲醇醪而向冬日焉。有女奴買已逾年，後知其曾字人也，即詔其父母還之，不問原値，其人泣謝而去。有盜賣先生田者，置不問，曰：「此迫於飢餓故耳，何足較。」其厚德之及人類如此。嗚呼！先生一生，誠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父母兄弟推而至於宗黨內外，實無一欠缺罅漏使人可指摘而疵議之者矣。雖平時不居講學之名，而已克盡其實，故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而後，足任斯道之傳者，吾斷以歸之先生。先生元配胡孺人，吾姑也，先祖湖廣布政使諱戴仁公女，沈靜端莊，與先生相敬如賓，辭紈綺而甘淡素，若桓少君之於鮑子都焉，前先生三十一年卒。繼配成孺人，按察司參議諱某公女，柔順和易，貴而不驕，前先生二十六年卒。兩孺人之事張淑人也，必敬必謹，令無不從，妝奩巾帨之屬，窺張淑人心所喜者，即奉之，必求受而後已。其孝事繼姑，蓋得於先生刑于之化深矣。蓮室李氏。舉丈夫子二：長錀，領雍正己酉鄉薦，少承先生家訓，能身體而力行之，言動舉止酷肖先生，識者知爲遠到之器；次鈁，亦能以學行世其家。女子子二。孫男四，女孫二，聘字俱仕族。先生精癯善病，至晚年連遭繼母、伯兄之喪，哭泣自傷，而病增劇。然病中神志湛然，每舉存順歿寧之義爲家人曉諭之。及疾革，令取巾櫛自沐浴，子女家務一無所囑，惟命子錀纂述宮詹公遺事，續入家譜。言畢，正容而逝，時雍正庚戌六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於康熙甲寅八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七。越三年壬子之冬，錀卜以十二月八日奉先生柩與兩孺人合葬於垣邑鄧岡之原，而前期專使來雍邸，以先生墓門之石屬慶爲之銘。嗚呼！慶何足以銘先生？況先生生平爲學，惟務闇修，不惟不求名於當時，抑且不求名於後世。慶即心摹手追，舉先生嘉言懿行薈萃成編，以告來者，亦非先生所樂居。然按其事狀，追惟曩昔之言，益信先生非欺我，則取其所心悅誠服之實德實行，勒諸貞珉，以示天下後世，微錀之請，慶亦有所不能自已者，又豈容以不文辭哉！雖然，世之爲諛墓之文者，孰不曰事親孝也，事兄悌也，夫婦、朋友、宗族、鄉黨之間，無所處而不善也。今慶論次先生之行事，得毋疑其與此類等耶？不知先生於綱常倫物間，實有一段至誠惻怛之心貫徹於其中，極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其事親之孝、事兄之悌、夫婦、朋友、宗族、鄉黨之無所處而不善者，皆從一片眞性中流出，故慶之敘述先生無愧辭，而先生亦可當之而不愧。惟是慶才庸辭拙，於先生不可傳之眞意，未足以形容其萬一，此則慶之不能無愧於先生者耳。先生既中副車，例應授職，既子貴，亦例應得封，又於歿爲親屬之尊，今乃不以尊屬稱，亦不以官階稱，而獨稱之曰肖玉先生者，重道也，且以著崔氏家學之有傳也。睢州湯潛菴先生有季子曰穉平，亦能傳其家學，與慶素相友善，今慶既爲此誌，又將緘寄穉平，相與憑弔而哀輓之，九原如可作也，亦可以幸吾道之不孤矣。銘曰：

望佳城兮鬱蒼蒼，弔靈均兮召巫陽。先生之體兮於此爲藏，先生之神爲猶充塞於八荒。一片肫誠兮亙古而有常，想形容於彷彿兮常嚮益乎其洋洋。下則精金璞玉呈其象，上則景星慶雲耀其光。知心源之未死，如覩之於羹牆。嗚呼！先生可謂不亡。

《碑傳集》卷一二九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椿墓誌銘　齊召南

乾隆丁亥冬，故學士楊公仲子爔曾持其兄述曾、弟承曾所爲公行狀、

徒跣走浙、哭求銘。嗚呼、召南忍銘公墓乎。公學行高卓、晚折輩行、忘年相與講論。疾革時、猶作書寄文稿屬點定。嗚呼、召南敢以病不文辭。謹據狀、條其大者爲誌。公諱椿、字農先、世爲武進望族、今分隸陽湖。贈翰林修撰諱某、公曾祖也。祖諱廷鑑、明翰林院修撰。父諱大鶴、左春坊諭德。母莊恭人。有七子、皆以文著。公行第三。稟奇質、母自教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師、與二弟從同邑蔣弱六先生學。慈谿姜西溟、秀水朱竹垞見所作、家傳深歎賞之。姜曰、此太史公文也。年未二十、即以古文名天下。性耻干謁、游揚、益鍵戶博通載籍。康熙癸巳、舉順天鄉試。乙未、會試中式、以艱歸。戊戌、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勤職冠同列。雍正初、授文林郎、後兼明史及一統志、國史三館纂修、擢遷左中允。未三月、超授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修

三朝實錄。

皇上御極、授中憲大夫、以祭告使秦蜀。還奏途次見聞七事、議行者二、豁免河灘地浮糧及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也。纂修

憲皇帝實錄。丁巳夏、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

特召還修明鑑綱目。書成而公已老矣。以二子官京師、留就養、晉封中議大夫。癸酉十二月十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至性過人、行已朴誠剛正、守古矩度、一跬步語笑不苟、自奉清約、與朋友擇而後交、終始不變。德行疑然、最爲大學士高安西林兩文端、尚書江陰楊文定所重。生平無他嗜好、惟以經術史才爲文章自娛。臨川李公穆堂、桐城方公望溪于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惟其是似韓子、一云得太史公之神似歐陽、士林奉爲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後以從子稷、其稱得人。分校順天、所取趙君然、乙等皆知名士。前後因修書七進秩、衆謂公仕當大顯、特以著作高館局、未得展經濟才。而公起草率先同官、以持論過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串有明一代事、可匹鄞縣萬季野。所著曠稿長編與一統志、稽古錄、水經注、廣釋、古今類纂、毘陵科第譜牒諸書、並藏於家。晚坐一室、窮諸經、手披口誦、著古周易、尚書定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疑、多剏解。諸子勸少休、公曰、我年視衛武作懿戒時尚遠矣、敢自怠乎。自刪訂孟鄰堂集二十六卷、郵寄同里蔣東委先生商推、歲至再三易。簀時、見架有賜書曰、我不敢以委軀褻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呼、篤學力行、自幼至耄、寢食生死於經史古文中、不厭不倦、如公世有幾人。公書室必揭二語爲箴曰、從孝弟着力、以聖賢爲師。此可以見公之志矣。配沈淑人、闇德完粹、先二十五年卒。公不復娶。子男三人、皆賢而有文。長述曾、以一甲二名進士歷翰林侍讀、次燿曾、四川成都縣丞、次承曾、戶部廣西司郎中。女一人、適州同知勝植。孫五、曰仁元、曰仁譽、曰仁墅、曰仁均、皆太學生、曰仁基幼。曾孫二、曰辛、曰酉。今以十二月某日葬公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毘陵之楊、系本宏農。於前有光、聞望顯融。翰林四世、可比三公。立德立言、古稱不朽。惟公學行、守先待後。我銘幽宮、以垂永久。（碑傳集）卷四七

校記

①字曰公之于：此五字不可解，疑有誤。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三

江永　鄭江　王恕

江先生永事略狀　戴震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慎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于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稾而後定。値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聞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韻尤明。處里黨以孝弟仁讓躬先。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見歧未定也，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謂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於《管子》書五音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歷志》之謬。其說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遂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大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離謌其詞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以降二千年莫知關究者如此。爲書以論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眞諄，而眞已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晝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晝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已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眞已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蓋欲彌縫其書。《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譏，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槩，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



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韵標準六卷、四聲切韵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儀禮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間也。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値

上方崇奬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强起。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尙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尙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其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飢。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是先生善於爲鄉之人謀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休甯戴震次先生治經要略著書卷數。先生生于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秩、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逸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碑傳集）卷一三三

又江愼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余友休甯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嘗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愼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誌先生者、卒卒不果。又十餘年、余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

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余銘之。先生名永、字愼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之江灣。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註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韵、輿地、無不探賾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五歲、偕鄉人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考十卷。七十七歲、成律呂闡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韵標準六卷、四聲切韵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汪氏、子二、逢聖早卒、次逢辰。孫三人、朝陽、朝伸、錦波。曾孫二人、廷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考定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未成、黃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爲次、廣摭博考、使三代禮儀之盛、犂然可覩。其著七政諸書、謂歲實爲歷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歷見歧未定也。其撰律呂闡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別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歷律志之謬。撰古韵標準三書、謂古韵之論、刱于吳棫、而精於顧氏絳。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韵之準。謂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行、皆具密法、而奧義難明、爲採立法之意、詳步算之方、并附推步鈐一卷於其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交解十幅之譌、據玉藻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註以正疏誤、因爲深衣圖考。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自反、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起於秦漢、證以管子、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經術自命、舉冠禮、昏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

紱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首肯也。乾隆二十八年、
命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韵述微、公奏先生精韵學、
詔取古韵標準、四聲切韵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
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
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秘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眾、而
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澔之輩、咸以
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詮伏、不見知於世、而
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奧。
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
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
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中貫六經、聖言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推發
斂、圜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闔人、用啟來學。弗耀弗施、山頹
木隕。羌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者、睇此崇岡。

（碑傳集）卷一三三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
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
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楗
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
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
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
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
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荊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
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
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
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
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
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
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讀書隨
筆十二卷、古韵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
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
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辯、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
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
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

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朓行。朓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朓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

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揄騶婁等字、蕭豪部之蕭翏包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咍、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

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囿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匯裳交解十二幅之說、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衽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尚書秦文恭公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

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九

江先生傳

先生始就外傳、見印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即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尚多闕遺、乃廣摎前載、為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為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册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為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 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為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 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闡、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頹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焉。此士之迍邅憔悴、為舉世之所不為者、聞先生之卒、不能不衋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

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修。

慎修先生窮經續學，而一世不遇，與德清胡先生朏明正同，此文足為吐氣。遞相推測隱度，有直至今日而始明者，至公至當，可百世以俟聖人。

劉大櫆撰《海峰文集》卷六

侍讀鄭公江行狀　杭世駿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為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趙，遂家焉。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歲時即知以海參屬對山藥。九歲學為詩。未弱冠，為諸生，試輒高等。家遭回祿，勢中落，藉教授以奉堂上之養，得其歡心。癸巳，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留京師，學時文於長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華亭王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戊戌，成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回籍，旋居父憂，未嘗一飾竿牘干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文端公以此見賞。遠公服闋，方補即薦校順天鄉試。徐尚書元夢教習庶常館，試輒列公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修官。是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弊，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即連掇科第以去。錢唐龔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其學行，果以選拔出宰甘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恪公奏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公總裁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修者雖眾，獨公與常熟王侍御峻屬筆為多。壬子，復分校京闈。甲寅，晉右春坊右贊善。桐城相國薦公能為古文，
憲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乙卯，為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公在選。同
引
見者皆歷詢履歷，至公獨不復問，唯詢諸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左對，即
命公往，蓋受知有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閱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悉靡有遺憾。闈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歎。試竣，
恩命復使視學安徽，躬親校閱，標清眞雅正之文為正鵠，險詭者概從斥落，風習為之一變。嘗謂入泮為士子進身之始，前茅廩餼所關，敢不盡心乎。徽州縣以廩餼對抵錢糧，無糧者為任親友抵納，免出入耗折



之患遇有案牘尤留心究切青陽有娶未婚族嬸之武生已廉其實縣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婚盱眙袁生以祖任縣令時後官擔代銀兩與制府有私親徽州牧覬其衿公捐俸率錢代償而袁生不果黜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產誣其弟婦單氏及已婚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賕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所執詩扇爲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蓋趙生與單氏子兆賓同學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駁之督撫檄無爲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瀆公因私憾欲妄褫一生公不答而下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誘公受兆賓賄逮公役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冤猶未白也公按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氏之舅諸生陳寀因欲出樊氏公檄至面諭之得以完聚使節所涖凡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古學者尤引進不倦附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吏學皆特疏薦於

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闕下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屢蒙

溫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地苦卑濕一雨則堂室皆水苔憎憎生榻上公久坐蒸濕中迨反

命冒暑載馳熱雨蒸爍居一年足遂不良於行乞告回籍調理掌院固留公且欲借修書爲公養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尤邃於經謂春秋爲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大儒則聖經或幾乎晦武夷胡氏頗以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殫述晚集諸家之說爲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穴根據不苐爲胡氏諍臣也又爲詩經集詁四卷禮記集注二十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稿六卷明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三卷少學詩於同里洪稗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破碎寃瑣之習已刻筠谷詩鈔七卷余嘗承公命爲之序未刻者有書帶草堂詩鈔三十三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其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酲錄三卷粵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佟冢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公入纂不就或嗤其迂已而佟敗友人獲交于年太保爲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獎而不應方侍郎薦公於果邸公力辭西林相國曾薦公學高雷廉學政終未嘗私謁通名仍用後輩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後進有儁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時方踰冠而公已爲巨人長德歡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又爲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之疑虛已下詢執禮如末學小生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子之翀特令執經余門公既彌留而之翀會試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爲荒廢頹落之人公獨略去勢分而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直而不肯阿所好乎公疽發於頸血氣漸耗屢下不止疾既亟尚索紙作買棺寫眞二詩比至屬纊神明不亂蓋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敕授文林郎再授儒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封孺人例晉安人男子子三長卽之翀乾隆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開繼弟明彥爲後女子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己出亦嫁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翀將葬公於桃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伐石有待匐匍稽顙件繫行事匄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碑傳集）卷四八

太原王先生恕傳略　沈大成

公諱恕字中安又字瑟齋重慶安居人曾王父吉士明崇禎丙子舉人累官南甯知府大父瓚邑諸生父邦甯歲貢生生三子公其季也年十四卽遭母夫人喪諱日之戚持之終身讀書勤苦家貧不能繼燭夜然竹自照赴省試重趼行千里康熙壬午登賢書數上公車不第奔走四方辛丑始成進士入翰林又明年癸卯

世廟董正治官首蒙眷知改吏部文選司員外歷驗封司郎中甲辰典試黔中道拜廣西道御史旣復

命分校禮闈其冬從相國朱文端公視江浙海塘明年丁父憂歸衰苴不去體者三載戊申起補兵科給事中旋出視湖北漕逾年絓誤失官復來京師會高文良公移節金陵奏薦起用辛亥署江安督糧參議

今皇帝御極擢廣東按察使己未就拜布政使明年巡撫閩中壬戌四月罷鎭還朝其秋改藩於浙到官僅一月出送過客疾作座上輿歸而薨十月十六日也距生時康熙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一公居內職所歷皆清要聲望翕然推爲君子及出使外尤習吏事在江南

爬梳漕弊，後以爲法。賑鳳陽災，活饑民無算。在粵東，數平反大獄，極論冬至後決囚非宜。既至閩中，緝貪獄，擊豪強，講積貯，修水利，肅軍伍，扶奸蠹，端風俗，興學校。其尤大者，奏免崇安無田浮賦，及閩侯諸縣災民貸穀，請禁南洋市船，借運潮州倉以救臺饑，皆人所不能言，公獨言之。而

聖主聽之，可謂得行其志者矣。公爲人器量閎遠，無奮倨之容。御下尤寬，不輕撻一卒，而材識明敏，人亦不敢欺之。與朋友交，有終始，急難濟人，惟囊橐不恤。仕宦二十餘年，家無長物，皋復之久，敝裘登屋，嗚呼，僅矣。自曾大父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妣皆封淑人。夫人周氏，父之彝，陝西永壽令，公受經師也。有婦道，先公卒。男六人，長汝舟，甲辰舉人；次汝楫，諸生，周夫人出，俱先卒。次汝彰、汝諧，側室解符關氏出。汝㸃、汝璧，常熟陸氏出。孤孫桐初。公得詩法於商文毅公，聞正學於朱文端公。公退埽地焚香，手一編自課，宦轍所至，輒闢精舍，儔賓佐觴詠其中。秣陵曰塤影樓，羊城曰莫亭，三山曰瞻鑾，宏長風流，獎拔士類，汲汲至忘寢食。常與長洲許君廷鑅及成論詩聽事，衆筆研不及，即推許上坐，而公西向旁坐。溯察上丹筆擬對，吟賞。在閩訪永福黃君任於陋巷中，屏騶從步入。黃君開至，留飲月上，攜手送之。卒酉，監臨所貢士張君甄陶文高彼黜歸，爲賓佐言之，發憤流涕，其篤舊愛才出於性生如此。尤愛少陵、昌黎、義山三家詩，手自箋註，業凡數易，丹朝斑然，暇即展翫。其他世俗聲色之好，泊如也。所著文章詞賦及奏議甚多，海內學者尊之曰樓山先生。蓋樓山即公少時讀書地，因以自名其集云。

《碑傳集》卷七〇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四

陳祖范 李鍾僑 朱元文 王蘭生 王士毅 韓騏
李澄中 陳鋐 沈之亮 徐本 李世貴 沈彤

陳先生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務苦奚爲者。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廛華滙之濱、楗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天子崇尚經術、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褎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即家拜受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爲已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處、亦即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

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兇其迂闊牽强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豈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竊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緦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義旣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荅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予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

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鎭、孫主事夢逵、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癈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各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姻，及泉漳閩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旣受職，長官相慶，而涖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癈而瘖，卒於君寓，余旣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長子淸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蒙養齋及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

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業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皆有説，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羇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黄氏，
勅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疇，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朱秋圃先生行狀

先生名元文，初名允文，字開武，號秋圃，系出山陰史氏。五世祖愛洲公來遷於杭，遂爲仁和人。曾祖恒度公，掌外家姓，乃以朱爲氏。氏朱者訖先生凡四世。先生生有異稟，垂髫爲文，操管立就，淩紙怪發，雖大師耆儒往往爲所驚懾。天性悦學，功苦非人所能。明而動，燭入不肯休，倦劇不支，繫髮於枕，轉側即覺，十年以爲常。　國家既定舟山，改舊昌國州爲定海，時學校初立，青衿錦帶皆樸邀不任俎豆，招徠他邑士任開墾者，得隸籍焉。黄張侍講希良故出固陵毛檢討門，號稱知人能得士。先生航海應名，褎爲選首。嗣後四方文士輻湊，其邑高才生多出其中。定雖新邑，文學乃與勾甬諸大縣甲乙爭長。而先生屆試必往，往輒傾其曹偶，一郡士皆側目。夫士久黌舍，挾徑尺之書，守一先生之學，餘廣庠之米廩，則莪冠濶步，矜號名碩，此柳子厚所以致誚於黔驢，而太史公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廣大者也。先生深用爲耻，厚自抑損，精學家巷，杜門簡交游，教授諸生，咸有程法。其致力也深以果，蓋有異於世之號爲經儒者。南陽彭侍講始摶、禹峰先生冢嗣也，博贍爲詞館所推挹，視學浙河，意欲得淹洽閎麗之文，樹之正鵠，以振時習之空

陋手先生文、循諷以號于衆、亟曰、國士國士。庭中人熟覼屏氣、無敢譁者。刊其文以爲矜式、朝傳夕徧、不脛而走、大江南北、莫不以能文者名朱先生。吳中何翰林焯持文律甚嚴、所掎摭不避權力、制舉士所謂龍門也。還淳方先生棻如、遂於經術、以名進士令豐潤、罷、留京師、昕夕過何數士。及浙省、何舉金虞、方稱先生、當之。何曰、奚似。曰、似西安方孟旋。雖然、以沈實則孟旋不似也。既而臨川李侍郎來主秋試、先生名在薦中、不及錄、歸而翰林往訊、曰、君其得金虞而失朱某、則是役也、功與過譽。歲辛丑、充貢詣京師、橫翔提出、譽滿太學。劉司成師恕、沈司業翼機交相推重、謂六堂課第、不宜以第二流處是生。歲丙午、晉江陳詹事萬策典浙省試事、先生兩試京兆、皆不遇、困而歸。歸益鏃厲爲學、行文高壯廣厚、益醇以肆。嘉興令程君屏山見其文、驚詫絕異、亟以第一人薦。榜既定、名在第八。詹事曰、余非抑置是生也、蓋者余嘗以是魁閩省、使衣鉢可傳、吾且竊之矣。大凡先生之文、知者或愛之入骨髓、掉之以輕心、或望洋而不得其涯。試于庠序學校、必求其位置之地、環覽維誦、味乃如炙。車轂而愈出、鎖闈而易訾、目眩唇燥、煩昏鬱悶之餘、或且觀面而失之。以故提筆入鄉闈、失十而得一。

來禮部試、三薦三不見收、此果時命主之耶。今年春、上海朱翰林良裘得先生卷、嘆以爲今士寡雙、而主司不見省、先生無幾微尤憾、假裝亟歸、歸八日即病、病八日以歿。嗚呼、昌其文而晦其過、天之待先生者薄歟、抑其厚之也。先生之教人也、巽而善入、一節之長、擊賞不置口。或怠于學、至流涕相告誡、經其指授、莫不得氣以去、掇科第者如拾地芥。其他爲學官弟子者尚數十人。余年弱冠、猶隨諸童子試有司、遊先生之門、得盡讀兩京以上之書。每一文出、先生恒詡于人曰、浙固才士淵藪。後生英絕領褎之者、乃出我門下。余固知先生蓋過爲獎借之辭、乃其所以不敢暴棄者、亦以此。先生之論文也、與俗師異、曰、人亦有言曰、絢爛歸于平淡。此殆爲才餒學儉者解慙也。古有絢爛之文、無平淡之文。今人不知、乃取其所絕不經意者、而以爲絢爛之所歸、是直爲自便之計、而實不見古人。左氏負浮誇之目、莊周有荒唐之鳴、賦家以沈博絕麗見稱、史才以文贍事詳爲貴。唐之論文者有三、曰韓、曰白、曰權、類皆磅礴鬱積、怪奇偉麗、以恢廓其議論、未有柔聲弱骨而卒能名世者。宋儒可與說理、難與持變、聞者驚怖其言、而卒無以難之。爲文不妄下筆、每獲一義、欽而不舍、必曲折詳達、以盡

其隱。立言斬爲可傳，能傳之者在其後人，而先生未嘗自表襮也。先生事親孝，與人信，不爲譎詭之行，介而有守。方大母在堂，偕人客遊京師，曲致甘脆之奉，補衣惡食，卑居徒步，自待未嘗踰儉。親串以急告，藥石之資，棺櫬之費，傾囊橐與之無難色。其篤于古處類如此。生于某年月日，殁于某年月日，年五十有八。娶某氏。有子曰庭芝，能世其學。以余從先生有年，能悉先生行事，千里緘書走使來告曰：昔宋濂能傳吳立夫，而黄楚望之行狀出自趙汸。先君子學成而業未竟，微子辭則恐其勿有耀也，是不可以已。訃既告，門下士留京師者戴章甫、陸嘉穎、陸秩、陸宗楷、孫廷槐、周贊爲位于僧寺，設奠望祭，行哭失聲。退而駿乃序次先生所爲可傳者，以慰其孤，以告世之不盡知先生者。謹述。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刑部右侍郎王公行狀

曾祖某，副榜貢生，山西汾州府同知。

祖某，庠生，贈通議大夫、内閣學士。

考某，贈通議大夫、内閣學士。妣賈氏、傅氏，贈淑人。繼妣戴氏，封淑人。

本貫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年五十八歲。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本義，不遺一字。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爲諸生，遂稟學焉。益自刻厲，研極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書，冥心編校，教學相長，泊然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

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　名直　內廷，晝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旋以父病乞假歸，丁憂。方持重服，　召赴熱河　行在，復以母病請急。有

旨命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日侍　講殿，祗承　顧問，辰入酉歸，不問寒暑。歲辛丑試禮部，不利，

賜一體殿試，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纂修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以內廷近臣例，邀　錫賚，嗣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雍正三年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俱著會同修纂，旋

命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出典廣東鄉試，爲正考官，未報，實授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　命，而乞便道省

親。五年、擢翰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侍讀學士、調安徽學政。九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以安徽學政復晉、卽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以學使典鄉闈、前此未有、有之自公始。復調陝西學政。公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遠。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公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歷術者、必提掇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滯、青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十三年、以事掛吏議、左遷少詹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蒙擢用、卽補原官、充乾隆元年殿試讀卷官。旋充三禮館副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隨　駕奉安山陵、行次良鄉、謁履親王於幄次、爲具食飲、談論如平時。夜酉宿幄中、明早肩輿卽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伏不能應。履親王卽以上　聞。遽　命太醫診視、而公已不可復藥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　賜帑金五百兩、　命直隸督臣監護喪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性畏慎、周容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深爲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

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蘭生朕深知其學問。

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

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不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操守廉潔、俸祿之入半以給周親、窮友、薄田數畝、纔給饘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歿。繼母在堂、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廕。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譌謬、公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公用以進　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恒得

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綫與綫、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　勑編纂

短取長用、國書五字類爲單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世宗賜名音韻闡微、非大臣未嘗叨　賜。爲他如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是、莫知唯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生參其間而承　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賀儒學彭年女、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館、悉公之蘊畜、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胤之無續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大昕弱冠後即從當代賢士大夫游、竊取其緒論、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嘗扁舟往訪、升堂拜母、修子姓禮。大理嘗語予曰、吾先子志希古人、不求聞著于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在德行之次。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群弟子莫能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在三公之上。蓋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大理又言、某就傅後、每夕先子輒授以通鑑事十數條、次夕令覆講、必精熟乃已。又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屈子而下訖于明季凡百有二十人、手錄其本傳俾誦習之、題曰百世師錄。某謹藏篋中、月讀一過、手澤尚如新也。大昕既重大理之賢、因是知其淵源有自。大理以進士　召試入官、典司樞要、出參滇蜀軍事、飛書草檄、出入矢石間者十載。及愷①施敘功、進登九列、以文臣　賜戴孔雀翎。恭遇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恩誥贈其考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今春從駕有事

泰東陵，還朝乃上書陳情，請假歸治先人窀穸事。天子嘉許。即於二月奉太夫人還里門，卜以七月壬辰葬贊政公于崑山縣之雪葭灣，以元配陸夫人祔，從先人之兆也。先期具書狀請大昕為文表於神道。昔歐陽子瀧岡之表，自為之文。大理，今之歐陽子也，乃不自為而求之友者，謙也。中朝鉅公之能文者多矣，獨求之家居退閒之故交，欲其可信也。大昕雖不文，其何可辭？謹按贊政公諱士毅，字鴻遠，曾祖懋忠，自浙江之蘭溪遷於青浦城西十八里珠家角，塋在泖水之陽。祖之輔，考瑛，皆以大理貴，累贈至贊政大夫。公九歲而孤，奉母沈太夫人日必具酒肉，自奉則取其最觳者。伯兄出為人後，而貧不自給，常分錢米遺之。仲兄歿無後，公歲時設主祭，必泫然流涕。其治家有法，婢子年十四五以上不令侍左右。既長，貧不克贖者，還其券而遣之。里中無賴子挾小嫌過門戟手厲詈，人謝之，弗與校。好行善，或授以功過格，守之數年，忽曰：此道家言也，儒者自有法。乃擇六經語類而列之，以為謹身寡過之方，其目十有二。自是動中規矩，行無瑕尤，幾于古之不言而躬行者。公卒於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四。初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再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加一級。三贈至今官。娶陸夫人，後公　年卒，春秋十有　。初贈孺人，再贈安人，三贈夫人。側室錢氏，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三封太夫人。有子一人，即大理公也。孫女一，適吳縣監生嚴榮。銘曰：

圓泖之水，黝而深清，沖然善下，渦物無形，允矣君子，如水不溷，潔匪近名，虛能容物，以古為師，與天為徒，環堵蕭然，樂亦在吾，德修于身，克昌厥後。綸誥密章，褒及祖考，井椁既卜，樂哉斯邱，鄉里聚觀，車前八騶，富貴匪榮，文行是尚，飲水知源，百世是仰。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褚瓢韓先生墓志銘

吳中文獻之家，首推雲東韓氏。二百年來，文采風流，照映藝林，振振公姓，人各有集，非徒以膏粱華腴炫世俗也。褚瓢先生諱騏，字其武，實文懿公之從子。被服儒素，學有師法。五歲能辨四聲，始入塾，聰伯姊誦唐人詩，默記不失一字。師大驚曰：騏，日風雅材也。長而記誦閎博，為文下筆立成。顧俠君太史一見奇之，呼為小友。巡撫儀封張清恪公課士紫陽書院，擢寘第一，在庠序名稱藉甚。然淡于榮利，恥為俗學，好吟詠，恬澹寡交，一以陶

謝爲師。春秋佳日、招朋舊賦詩飲酒、戶外之屨恒滿。既歲學益純邃、嘗製補瓢歌云、志士勤補拙、學人善補過。老夫志短學亦荒、但補山瓢惜瓢破。亦近于有道之言矣。其事親有禮、居父憂、年已五十一矣、三年處外、過時而哀。從子暘蚕失怙恃、親撫育之、以至成立。治家嚴肅、博奕之具不陳於側。乾隆十九年九月下旬捐館、春秋六十有一。初娶王安人、再娶顧安人、皆早卒。三娶陳安人、後二十七年乃卒。教子孫必登于禮法、鄉黨稱賢母焉。子二人、鏜、歲貢生、議敘通判。是升、附監生、敕封儒林郎。女三人、壻程遵義、畢楚玉、蔣曾熾。孫男濤、附監生。崧、廪膳生。對、丁酉選拔貢生、特授刑部雲南司七品官。鍌、嚴俱幼。先生殁之二年、卜葬吳縣香山祖塋之右。又二十四年、以孫對貴、　貤贈儒林郎。又三年、將奉陳安人之匶、啟先生窆而祔焉。先期、是升屬其子崧乞予銘。予少從先生游、得與忘年交之列。先生儀觀豐偉、多識掌故、與談鄉先哲軼事、娓娓不勌。羣從多以科第得官、獨蹭蹬無所遇。肰身殁而名益彰、詩文流播人口、且有文孫登朝、　綸章寵錫、貢及重泉。古人云、第五之名何減驃騎。由今觀之、益有過之無不及也。銘曰、

吳之巨族雲和韓、濟生種德啟後人。後先宗伯名大振、公之王父廚俊倫。舐排馬阮幾遭屯、鄉人表德稱貞文。厥考樂志大耋臻、鄉飲五豆領泉賓。先生早充博士員、晚乃循例貢成均。孝乎惟孝溫凊勤、頤神典索栖衡門。詩詞脫手無垢氛、石田磬室堪比肩。舜世卅載名未湮、江湖有集萬口傳。有子若孫才軼羣、贈階六品官白雲。松楸鬱鬱香山原、如防如屋四尺墳。文苑耆舊其人存。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四

侍讀李公傳

公姓李氏，諱澄中，字渭清，別字漁邨。世爲青州諸城人。先世多達者，至公尤穎異，弱冠工爲文，試必冠諸生。尤好爲詩，日與青齊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等相唱和。今體學盛唐，古體學漢魏。時方趨宋元詩，鮮知公者。既久始翕然以服，相與師宗之。歲己未，

天子加意文治，設博學宏詞科，徵天下學古士，公用薦應

詔試璿璣玉衡賦、省耕詩，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奮筆侃侃，無所避。嘗

召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

旨，賜予稠疊。相國眞定梁公奇公才，屬爲文，操紙千言立就。梁公歎曰：「眞青蓮也。」庚午典雲南鄉試，或以多金遮馬首，公勃然曰：「敢以此汙我耶。」疾斥之去。有李約山者，自雲南學使者幕中歸，與檢討朱竹垞先生彝尊論滇中人材，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間，占公取舍。既試錄至，其不與者纔三人耳。竹垞臨風釃酒，南向爲公得人賀。比歸，行篋蕭然，孝竹、松子石而外，滇行日記、詩數册而已。公橐筆侍

禁中十有三載，由贊善歷陞中允、侍講，尋轉侍讀。年六十有六，謝告旋里。初，公孀嫂胡氏殉節時，曾乞公爲立後，至是以長子沂繼，割田三百畝予之。又公外曾祖邱儆齋公不祀幾七十年，公擇其族之近而賢者姓善爲其後，予田一百二十畝。公衣食粗自給，坐是中落。退居濰上，茅屋數椽，僅蔽風雨，亦終無戚戚意。歲庚辰夏六月某日卒，越月葬歸化鄉。從遊士並來會，私諡文確先生。

文學古稱鄒魯，北史序文苑，溯自曲阜闕里，洎七十義乖，淹中稷中猶不失爲賢達，今豈不古若耶。公積學纂文，奮起東齊間，與天下發雄馳驟，其垂名史册無疑矣。輒先詮次梗概，傳之家乘，以寵族屬，且使子弟好學者知所取則焉。

李紱撰《穆堂別稿》卷二九

布衣陳君墓碣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它師、眞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膚輭敷衍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髡緇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衆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衆、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邃徼、寧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異于身心歟、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稱爲小朱文公、君以爲誠然、欿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寧化雷公鋐視學江蘇、君攜所著四書臆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留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自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于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其言平易、非儒先之說不道也。間出一二新意、或疑與注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註、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講學名、或言君爲確庵之後、君愀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鋐、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惡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于譽、爲世所輕誚。然聖賢之書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飫之、終身不息、而未嘗志于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詎加于人一等哉。予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既沒、門弟子王濬持其遺書、請予文表其碣。予非能知君者、嘉濬之不忘其師、重違濬意而爲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九

誥贈中議大夫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沈府君墓碑

沈於六朝、吳興望族。宋元之間，著籍高郵。明初以戍籍遠徙普安、甲科仕宦、終三百年、代有聞人。其復著高郵、自副使公。若上承遺緒、下啟後昆、愷悌孝友、樹基不拔、則自贈中議公云。公諱之亮、字吝采。河南按察副使諱奕琛、公曾大父也。廣東高州知府諱弼、公大父也。國學生諱文對、公考也。副使丁明厄運、全家殉難、一身僅存、馳驅屯難之中、卒以功名顯於　清時。有子八人、高州爲長。高州有子八人、國學爲長。國學又有子六人。於是南族始繁、而六人之中、中議公之後最顯。人謂公實有陰植。副使高州、兩世膴仕、不名一錢、其去官也、子姓散處、各以藝業爲生。其後承儒守經、家世禮法、蔚然爲諸宗光。人謂公實能賢。配朱淑人實有懿德。當國學居江寧、家無長物、散遺諸子、惟一束書。公則就婚儀徵、依從父文僖居、朝夕汲汲、不遑自謀。然聞人急難、推施無倦。弟之奇貧不能婚、即傾朱淑人奩資以濟。又弟之康客死於外、婦俞守節自誓、飲食於公、朱淑人撫愛尤甚。公雖窮約、而任卹之誼、矯矯自任、不屑爲身家旦夕謀也。公性耿介、不詭隨。初應童子試、學使奇其文、拔第一。既庭謁、學使怪公衣冠樸陋、詰責公、同列肘公謝、公拂衣徑去。因絕意科名、力學於古、遍通醫卜家言、試術輒效、由是藉以治生。嘗遊京華、慨慕燕趙豪俠、往還齊魯故都、則思洙泗遺風、作爲詩歌、沈鬱頓挫、能自道所見。晚尤力於經史、丹鉛點勘、或忘寢食。一日讀范氏後漢書、愀然罷餐。朱淑人怪問之、公曰、適讀黨錮之篇、胸中鬱結、如有物悉、不得下也。其深情懷古如此。著雪月生涯詩集若干卷。又約經史大義、取其切於日用、爲考古節要一十二卷、以訓後昆。公病彌留、預自知期、命二子濡筆侍書、口占五言絕句、勉以及時力學、語不及他。公卒、人多思慕之、雖受公面折過者、亦唏噓流涕曰、古之遺直也。朱淑人儀徵望族、系出宋儒朱子。考諱唐有、歲貢生。淑人幼嫻內則、侍祖母疾、三年衣不解帶。父嘗遠出不歸、母終於家、家無次丁、淑人侍醫藥、治殯殮、俱有禮法。及歸於公、終始相莊。公晚病肝怯、終夕需人、淑人竟夕危坐、涉五六年不變。久顇簷月景陰、時節變易、逆數巡檐度階、不爽銖分。自謂略如送往迎來、新故可念。淑人之歸公也、自以去舅姑遠、不得躬親盥饋、則傷其貧。公依從父文僖、淑人事文僖夫婦、色揣氣聽、惟恐或失其意、以謂庶不貽舅姑憂。其後舅卒江寧、姑王就養叔氏於山東官舍、道出儀徵、爲留一夕。淑人始見君姑、悲喜交至、罄橐以潤姑行。會天暴暑、姑寢苦蚊嚙、淑人揮翣驅蚊達曙。君姑始覺、執手欷噓、不忍別去。因出國學遺像付淑人曰、余今諸子散處、未知所託、新婦賢孝、必能永我祀也。淑人課子嚴而有法、夜一燈熒、二子洛誦、

躬操刀尺其旁、追維先業、淚涔涔下。長君卒以文名、次君通籍貴顯。蓋公有宏規淑人寶能勤攀以赴、溯家風者以爲典型。公生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乾隆十三年戊辰、春秋五十有七。淑人生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卒乾隆五十年乙巳、春秋九十有一。丈夫子二人、業進國學生。業富、乾隆十九年進士、由翰林編修歷太平知府、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加勅兼管鹽法道、三遇　覃恩、贈公如業富官、晉階中議大夫。淑人亦累封如制。女子子一人、適儀徵國學生鄭本崇。孫男子四人、在遴、在廷、在選、在朝。在廷乾隆四十八年舉於鄉矣。孫女子二人、曾孫三人、曾孫女二人。學誠、運使君同考順天所薦士也。初進謁於京邸、既又從遊太平、辱知最深、獲拜淑人堂下、備聞懿訓、每恨不得見公言語風采、以爲持循。然運使君典試分校、人無枉材、官太平府、治化清靜、轉運河東、經畫有章。淑人每誦公遺訓、勗勵不怠。運使君官方面、偶製一衣近時尚、淑人即正色曰、盍思若考當年。運使君蹙然謝過、以是敭歷中外三十年、終始一節、論者謂公教嚴於幼學、淑人又能本公之教而達於官箴、方於古人先賢耆舊之傳、列女仁智之篇、兼而備之、實可爲將來之法式。是用具書大節、勒於墓阡、其瑣細者、詳於家傳、覽者可互質焉。銘曰、

發軔江寧、公蹟著、保聚儀徵有令譽。晚憩甘泉淑人豫、連江上下無常據、所止人稱無閒語。長君童試急知遇、易名兩地爭先鶩。主者憐才欲曲恕、令實其一罪虛附。公毅然曰此非度、損人成己詎訓孺。次君初試憚遠阻、謂從父父族則助。淑人岸然叱曰去、高郵貫我副使注。謂他人父非所覩、儒不知命斯詭御。卓哉善後闢先路、後嗣昌大人爭慕。張山之陽蔚佳樹、奕世清風式茲墓。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一六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
贈少傅文穆徐公墓誌銘 代

乾隆九年、太子太傅、相國徐公以疾在告。越四年、薨於
錢唐里第。遺疏上聞、
聖心震悼、賻贈有加、　諭祭葬如典禮。二祥載周、公子
以烜等筮葬協吉、走使乞銘。余與公同朝久、又同入
內直、同贊軍機、晨夕繼見、情好殷摯、誼不可以辭也。按
狀、公諱本、字立人、別字是齋。徐氏系出河南、徙錢唐者
自公十世祖克敬公始。四傳至龍山公諱灝、中正德辛
巳進士、歷禮部儀制司郎中、以抗節忤時宰、出知江西
臨江府。高祖諱守桂、曾祖諱曰隆、祖考諱欽安、皆以公
考文敬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
高祖妣屠氏、曾祖妣章氏、費氏、祖妣王氏皆累贈一品
夫人。考諱潮、號浩軒、康熙癸丑進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
士事、　賜謚文敬。妣殳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妣殳氏、
誥封一品夫人。自曾祖考以下、復以公貴加贈如公
官。公爲文敬公長子、與今宗人府府丞杞同出自繼妣
殳太夫人。公生有異稟、言笑不苟。成童即爲諸生、弱冠
中副榜、充國子貢生。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聖祖仁皇帝萬壽、特開恩科、公以是年舉於鄉。越六年
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　武英殿、分
纂子史精華、駢字類編、充政治典訓纂修官。
世宗憲皇帝踐阼、與修
聖祖實錄。旋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分校順天鄉
闈。奉　命視貴州學政、未就道、晉左春坊左贊善、尋轉
翰林院侍讀、化行荒徼、風氣丕變。
世宗廉公可大任、即其地轉公爲廉使。明年調江蘇、不
數月晉湖北布政使、又明年、即有塡撫安慶之　命。安
省瀕河環山、宿亳之閒向號萑苻。公至、廣設偵邏、嚴別
緝比。沿江塘汛一百七十有七、至是增備塘船至二百
有奇、探丸無所容跡。壽州積盜有孫平、焦鄧數姓、假捕
魚爲業、濱河聚族而居、莫能窮其出沒。公密檄廬鳳道
李如蘭以計誘之、悉擒以獻、坐其渠魁。河濱漁舟編列
甲乙、使互相舉發、立族正以糾之、盜藪爲之一清。公爲
政有體要、不事苛嬈、與民休息、而民安之、以是深愜
聖心。越一年、　內召爲左都御史。未及還朝、即　命
莅浙讞江山獄。江山王益華者、素無賴、妄覬揭竿號衆、
事發、牽逮及兩省、人心悚惑、不知所届。公至、詳核情罪、
僅爲首者十餘人於法、餘悉輕重當其罪、一切勿引蔓、

計所全活凡千餘人。乃會督臣奏請衢州一府南聯福
建、北接江南、東通金嚴、西達江西、跳浙上游、爲三省門
戶。其間崇山密箐、深源曠土、最易藏姦。請將衢協副將
改爲總兵官、以資彈壓。又金、衢、嚴三府幅幀甚廣、棚民
雜處、姦良不一、請復設分巡金衢嚴道一員、駐劄衢州
府城。又江山縣之青湖鎭南界閩省浦城縣、崇山峻嶺、
爲兩省行旅必經之道、其適中之地則爲峽口、再東則
爲念七都路徑更窄、樹木叢茂、復有小路可以直達仙
霞嶺之後、請添設同知一員、分防青湖峽口、仙霞等處、
駐劄峽口。凡此皆所以消伏莽之蹤、清奸宄之源、處置
周密、悉荷　俞允。旋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晉工部尚
書、協辦大學士事務、充校對　三朝實錄、　皇清文穎
兩館總裁官、兼理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攝刑部尚書。
今上御極、奉　命辦理
世宗喪儀。刑部卽眞、協辦總理事務。旋充律例館總裁
官。大學士員缺、
上念
先皇帝簡畀心膂大臣詳愼恭厚、無有在公右者、遂以
公正揆席、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兼管刑部尚書
事務如故。計公自安撫　內召以迄今位、首尾四年、廷

臣遭遇　恩渥、起擢至速者、以公爲最。俄奉　命入直
南書房、以總理事務議敍、蒙　恩賞給雲騎尉世襲。
駕謁
兩陵暨　幸海子、　幸木蘭、　幸盛京、公皆扈蹕、參帷
幄之謀、先後　賜馬六匹。又　敕每年於三庫飯銀內
賞銀二千兩、又於　圓明園　賜第爲公休沐之地。故
事、大臣年逾七十、得許紫禁城騎馬。公年未六十、猴疾
初可、
聖心軫恤、特賜騎馬入紫禁城、蓋異數也。四年、加太子
太保。五年、　賜清德鎭俗扁一幅、　賜詩一章。六年、管
理戶部尚書事務、又　命每年於三庫飯銀內加賞銀
二千兩、　賜御衣烏雲豹裘一領、　內廷供奉諸臣不
得與也。八年、扈蹕自盛京謁
祖陵歸、舊疾舉發、
聖心垂注、賜醫調理、尚方珍藥、絡繹於道、　特遣侍衛
看視。明年、公奏請解退、
溫旨慰留。公求退益力、始蒙　俞允、加太子太傅。適公
子以烜晉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公方命詣　闕謝　恩、
卽　賜召見、垂詢公病狀甚悉。
上親賦詩寵行、幷　賜御用冠帽、內府文綺貂皮、令御

前侍衞、賚
吉郎家宣諭。
上幸南苑、
車駕將親臨慰問、公具疏懇辭、始獲遂請瀕行。
上復命內廷諸臣賡和御製詩賦贈、裝潢成軸、命侍
衞賚至邸。賜茶果克食盤如意一枝、傾朝祖送、皆歎
以爲千載一時之榮遇。予告大臣例給半俸、解任回籍
者、不得倖邀也。
上特命給公全俸、以資頤養。公家居四載、
上時加存問。賜手敕一道、賜詩三首、日夕跂公還
朝、而公每遣人賫摺請安、賜福字荷包手帕食物
與在廷公卿同。公雖身在江湖、而瞻雲望闕之心無
日不縈寤寐。未疾忽嬰、遂以不起。
上聞、嗟悼彌日、
特沛身後之恩、給銀千兩經紀喪事、命浙省撫臣即
其家加祭一次、恩賜一品祭葬、晉贈少傅、予謚文
穆。恩綸稠疊、光賁泉壤、哀榮禮備、海宇傳爲盛事。嗚
呼、公亦可以無憾矣。公德性寬厚、風度端凝、動循禮則、
溫溫不事表襮、及發爲事業、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有
目共睹、急功近名、一切羞道。少承文敬公嚴訓、門庭之

內藹若朝典。友愛同氣、白首無閒言。與人交、謙退如恐
不及。後門與峻、咸被寵禮、扶植善類、提獎才俊、出自性
生。自開藩以至台鼎、踐歷華膴、家無半椽尺土之益。節
衣縮食、壹以敦宗睦族、周恤窮隱爲計。以急告、或至影
質以濟之。最公生平文教被於荒陬、膏澤及於天下、謀
謨之績炳于廟堂、潔白之操協於輿誦。反覆推論、求其
一間而不得、其亦可謂一代之完人也已。公少好學、爲
文淳經孕史、典質華重、龍翔虎躍、識者早覘爲國家瑞
慶。詩篇音暢律諧、絕去破碎險怪之習。禁苑宸遊、
屬車後乘、公未嘗不與。每奏一篇、輒爲
聖心激賞。有奏議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薨以乾隆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距生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
三日、享年六十有五。以今官積階至光祿大夫、前後領
三館總裁事、凡五充文武殿試讀卷官、三奉 旨閱會
試迴避卷、獲賜奎章宸翰以及尚方珍異、爲子孫世
寶者不可殫紀。娶嘉善曹氏、吏部左侍郎曹公鑑倫第
四女、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口不言有無、而夫人
治內政、督諸子、使專力於學。子七人。以烜、雍正庚戌科
進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之燁、正二品蔭
生、先卒。與燕、乾隆丙辰科舉人、光祿寺署正。川、後公弟

杞。荀龍、河南永城縣知縣、殷恩順天府治中、先卒。應衡、
襲雲騎尉。履端、國子監生。女二人、適霍邱縣教諭張卯
發、經筵講官兵部尚書梁詩正。孫十三人、紹堂、乾隆
甲子科舉人。紹墉、庠生。紹基、國子監生。紹垾、紹城、紹均、
紹墳、紹堅、紹垣、紹坡、紹墮、紹增、紹域。孫女三人。乾隆十
有五年二月之望、葬公於茶坊嶺之原。銘曰、
鳳山奕奕、浙江滔滔。怒流穿脇、激為瀾濤。震作天聲、力
斡洪化。四游坱圠、萬派東射。誕鍾偉器、為國甫申。吐符
崇嶽、孕靈大辰。國紀鴻伐、世延令緒。不肅性成、玉規珠
矩。珥筆金鐄、横經石渠。爰灑化雨、擁傳荒隅。
帝哀遠甿、屬公欽恤。畫移三吳、有耻且格。湯湯南紀、來
旬來宣。俄把旄鉞、駐皖公山。或肆虓掠、取人於澤。連舷
截流、盤踞窟穴。公以計誘、悉縛以來。估帆商柁、打鼓夜
開。
帝懸南牀、倚公蹇蹇。浙有大獄、
命公往讞。廷牙坐鬨、人謂衣錦。公秉淑問、究濫必審。孰
為鴟張、干逆天常。捽曳株繫、徧于南疆。渠魁既殲、辭絕
延蔓。拔千衆囚、出之陛岸。逆公陰德、匪以市惠。為
天子使、廣
天子意。春生而溫、秋殺而肅。蚤蚤庶頑、義正仁育。惟
帝曰咨、汝作司空。兼執邦憲、時惟汝庸。惟
帝曰咨、汝作司寇。敬法恤刑、佐朕三叉。宏開丹地、餉昇
股肱。貽
今皇帝、授冊延登。經綸　聖化、亭毒萬物。拾臻皞熙、澤
逮窮髮。綸扉優游、方期共濟。六沴開作、二豎為厲。嘉庸
既疇、　堯文屢賁。望　闕神勞、覬公再出。天不憖遺、卿
月西實。飾終禮備、
皇衷嗟閔。班劍有加、便房早桀。鏤鬧魚膏、風號宰木。公
其無憂、公已有子。厚德鴻猷、焜煌　國史。我慚後死、圖
徽貞石。更千百年、撰考猶觱。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四〇

李世蕡墓誌銘

雍正七年秋閏七月二十一日，余暮歸，聞安溪李世蕡過余。越日往視之，則故疾作，不能聲。再往視之，則幠以衾將斃矣。乃啟其面，執其手而三號焉。始吾見君於相國文貞公所，李氏子弟在側者多，不知其誰何。其後與君二昆友善，乃少辨君之名字。丁未春，君復至京師，就春官試，時仲兄世邠視學江西，君與伯兄世來居無何，詔選翰林教諸王子，世來與焉，君獨居曲巷。入其室，圖書秩然，所手錄儒先語及周秦以來古文凡數百帙，叩之應如響。余欲別擇唐宋雜家古文，屬君先焉，所去取同余者十九。見余周官之說，篤信之，時有辨正，必當於余心。其自為說，去離舊解，而於經義有所開通者，以十數。余病且衰，平生執友凋喪殆盡，得君恨相知晚，常悔曩者交臂失之，而君用此益傾心於余，旬日中必一再見。君之年長矣，家世貴盛，有子五人，其長者已露頭角，而每接余，貌肅而言恭，如見其所嚴事者。他日世邠曰：吾弟性簡傲，於時聞人相視恆漠如，然後知君於余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君以仲春遘末疾，甚劇，及夏世邠至自江西，始能強步循階除，不出門庭者數月矣。前卒之三月，疾若蘇，駕而詣余，詰旦氣動語閉，遂不起。其喪之歸也，余欲為誌銘以付其孤，每執筆則心惻焉，如有所失而止。既踰歲，乃克舉其辭。君諱鍾旺，康熙戊子舉人，卒年四十有六。所著周官說、詩古文雜錄藏於家。曾祖諱先春，不仕，以好施能急人難聞鄉里。祖諱兆慶，歲貢生，遭亂，曾入賊壘以口辨活千人，並以文貞公貽光祿大夫。考諱鼎徵，康熙丙午舉人，戶部主事。妣莊氏，妻陳氏。子濟泰，雍正丙午舉人；道濟，己酉舉人；清翔，始受書；清翎、清栩，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進之頤而學乃通，志之宏而業不終。嗟所命之自天，匪於君而獨然。

方苞撰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卷一

沈果堂墓版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年來俱已寳喪，而吳江沈君果堂爲之後勁。果堂爲人醇篤，盡洗中吳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爲事，要穿古人之與同，而求其至是。其爲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顧闇淡自修，世無知之者，而果堂亦不甚求知于世。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始入京，方侍郎望谿、李侍郎穆堂皆稱之，予亦由二公以識君。君生平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幾幾有含毫腐穎之風，予以爲非揚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遂南歸，兀兀著書。其論文足與二陳稱敵手，其窮經則二陳有所不逮也。予往來江淮之上，道出中吳，必訪君，君亦必出所著，傾倒就予互相證明。

天子求明經之士，予以爲果堂足副其選，而竟未有薦之待詔公車門下者，寒氈一席，消如也。辛未之冬，君著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沿耕石爭留予，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推。予迫于歲暮，恩諸公詩酒留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遠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牀之語，并讀其所新著之書。不料及春而予有嶺外之行，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穉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

君諱彤，字冠雲，蘇之吳江縣人。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君以吳江學諸生應徵。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得年六十有四。葬于吳江之某原。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之分邑也。君于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脩志者之式。嗚呼，交游凋謝，歲歲作哀挽，撰志銘，老泪爲之枯竭，而予亦衰病日深，今年幾死嶺外，歲晏歸來，一哭樊榭，再哭果堂，何以爲情。乃重之以些詞曰：

君於官禮，湛思精詣，待我論定，始以問世。昔我有言，幸防輸攻，墨守倘發，恐難抗鋒。感君之意，媿我爽約，序君之書，以懺前諾。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卷二〇

沈君彤墓誌銘 惠棟

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吳江沈君果堂以疾卒。越兩月，孤子培本將葬君于邑之朱村先壟，乞余銘其墓。君行誼卓絕，經傳洽孰，推爲純儒。余與君交雖晚，而契獨深。數年來，以道義相勖，學業相證，知余者莫君若，知君者亦莫余若也。其忍以不文辭哉。君諱彤，字冠雲，別字果堂，係出吳興，自元季遷吳江。七世祖漢，明正德庚辰進士，刑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廷杖，繫詔獄，隆慶初贈太常少卿。六世祖嘉謨、五世祖倬，俱以孫若子貴，贈通奉大夫。高祖諱珫，萬歷乙未進士，山東兗東道。曾祖諱自南，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山東蓬萊縣知縣，以清惠稱。祖諱永智。考諱始樹，生三子，君其長也。君少方古，舉止若成人。弱冠從學士何公焯遊，始遂于理學，繼而嘖意五業，著羣經小疏若干卷。凡所發正，咸有義據。侍郎方公苞絕重之。晚節尤精三禮，以周官分田制祿之法向多疑滯，因爲列法數以明之，成祿田考三卷。二千年聚訟，一朝而決。其爲文神似昌黎，有果堂集十二卷。生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拮据。親喪居廬，稱服稱情。與人交，以至性相感，不侵然諾。嗚呼，自古理學之儒，滯于稟而文不昌，經術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篤。君能去兩短，集兩長，非純儒之行歟。

余行不逮君，而才亦詘，然好古所得，往往與君同。如尚書後出古今通人皆知其僞，獨無以鄭氏二十四篇爲眞古文者。余撰尚書攷，力排梅賾，而扶鄭氏。君見之，稱爲卓識。又易爲王韓所亂，漢法已亡。余學易二十年，集荀、鄭、虞諸家之說，作周易述，先以數卷就正于君。君曰：此書成，易道明矣。惜吾不及見也。纍以君言戲耳，孰謂竟成讖耶。悲哉悲哉。君之成祿田攷也，讀者疑信分焉。余爲序而辨之。君笑謂余曰：子，吾之桓譚也。君先舉宏詞科，報罷，最後余亦膺經術之薦，謁舉主丹崖黃公，公詢余天下通經之人孰爲最，余首舉君。黃公欲薦君而未果。此事余未語君，君亦弗及知。然余與君相契之深，不忍終默也。君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顧孺人，無子，立從弟子培英以後君。女二，長適丁日曜，次適顧後澂。君之卒也，門人述其體行，諡曰文孝先生。銘曰：

君敦善行，學不爲人。羣公休之，羔雁成羣。既舉大科，又預誌局。君有遠志，不肯錄錄。飄然歸隱，辯章六經。鉤稽官秩，識過康成。唯余與君，如獲與石。何期辰巳，一旦易簀。告諡于柩，以徵大名。吾誰與歸，爰誌九京。

（碑傳集）卷一三三

又 徵士文孝沈先生墓志銘 沈廷芳

吾宗有醇儒名彤，字冠雲，吳江人也。少補諸生，從何義門學士遊且久。後登張清恪、楊文定兩公之門，講學不倦。故經義宏深，而于程朱之傳尤身體而力行之。嘗言經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而彝倫之則也。人不窮經則悖，文不根經則駁。蓋其行循于家，文重于藝林，江南之人羣宗之。雍正間至京師，望溪方公見其所疏三經，謂得聖人精奧，讀其文，又謂氣格直似韓子。乾隆初元，輯三禮義疏，遂薦入館，名動輦下。其爲人，接之凝然以靜，久與處，溫然以和。叩其學，淵然以深。嗚呼，可稱粹美君子矣。客京師數載，惟與一二耆儒商訂往籍，而不肯登貴人之門。

召試博學宏詞，棲遲書局，終以不遇。其介節如此。後以親老歸，適父先數日亡，居廬哀泣，三年羣歎，喪禮久廢，未有克盡古制如先生者。洵足爲鄉邦矜式。嘗登岱宗觀日出，探桐柏之淮源，爲文以紀之，過望諸之鄉，上黃金之臺，攬古徘徊，不忍去。晚居邱園，生徒日衆，益以禮法自持，而竱志于著述，爲文務造其極。有三經小疏九卷、周禮祿田考三卷、果堂集十卷、雜著若干卷。年六十五，終于乾隆壬申十月二十五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里中之朱村。士友門人追稱文孝先生。娶顧氏，無子，以從弟子諸生英爲後。余與先生同族同舉，用學行相切劘者垂二十載，視予無異羣季。又嘗表先大夫墓，未幾聞其喪，益絕筆云。予既刊其經疏而序之，英復來請銘，曰：此先志也。予烏足以重先生，英克家子，請再三，予其敢辭。銘曰：

君之先自吳興遷，楓江著望歷有年。七世祖漢直諫傳，高曾珫自南俱賢，給事副使遂萊仙。三進士胥能其官，永智始樹清修綿。乃祖乃父學有源，毓茲巨碩踰孝先。羣經紛綸義以宣，大文發耀敷瀛壖。有韞無施造化權，克自樹德人非天。儒林他日留史編，朱邨松柏先人阡。祔有道孫何巋然，深藏密固永不刊。

（碑傳集）卷一三三

又 沈徵君傳 陳黃中

沈彤，字冠雲，吳江人。七世祖漢，明正德中官刑科給事中，以直諫顯。高祖珫，萬歷中官山東按察副使。曾祖自南，

國朝順治中知蓬萊縣，並以進士起家。祖、父皆潛德不仕。彤少自樹立，家貧力學，從良師友游，久益汎濫百家，沈潛六藝，早歲籍遠游，養親中

年兩抵京師、一預禮館編纂、一舉博學鴻詞科、以親老南歸、抵家而父巳沒。三年中、衰麻哭泣、纖悉中禮。識者謂喪禮久廢、數十年來未之見也。既投老里門、授徒自給、釜炊朝夕不繼、而著述益勤。有羣經小疏若干卷、果堂集若干卷、祿田攷及雜著若干卷。貧而好施①、壯歲東脩所入、盡以給親族之尤乏者。生平坦直和易、人不忍欺、然中有畛域、其可否斷如也。爲文潔靜有體、分寸合度。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雅好佳山水、嘗客南陔、經泰安、遍攬桐栢、岱宗之勝。在京師、未嘗闖貴人門。時跨蹇驢、恣游西山、炎暑中輒數日一賃雞棲車觀荷西苑、人莫不笑之。晚歲每入郡城、訪其友陳黃中、主人出脫粟菜根、踧踖辭以饌、輒笑曰、余有水田三畝、不足供公家稅、近恃賣文、日計以十三錢自給、巳得飽腹著書、君又何謝爲。黃中以是益服其度。形與黃中先後皆吳氏尙書房自出、又與文道先生偕遊何學士焯之門、故黃中少以丈人行事之。乾隆初爲同舉生、朝夕京邸、以文行相砥礪、親厚無閒。不復以執友自居、每有論撰、必通懷推論。沒之前數日、爲宗人表墓文、寄令論定、黃中爲易數語、且舉歐陽修許尹洙者、稱其簡而有法。緘詞在几、而凶問及門、惜其不及見、因哭之以詩、有曰、論高疑近拙、志大本非迂。知形者謂頗得其實云。

論曰、孔子稱善人吾不得而見之、況三代以下乎。方形在禮館、中朝大官欲貴其該洽多辨、要眗嫗之形、性消駑、輒爲之盡、而實莫能推挽者、以故詑不得少施、然於形何所輕重。惟是形窮老无悶、經明行尊、德薰鄉國、即輕陂儇薄者遇之、莫不勉爲善言、陽爲浮慕。中孚之吉、信及豚魚、形庶幾近之矣。

附錄四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而沈君果堂爲之後勁。其論文與二陳敵、其窮經則二陳有不逮也。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君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

君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

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分邑也、君于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修志者之式。（以上見全祖望沈果堂墓版文）

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光祿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爲建言名臣。巳而攷東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之詳。沈君即太常裔孫、

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杭世駿送沈徵士甫序引）

校記

①施：當作「旋」。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五

任蘭枝　孫嘉淦

予告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任公蘭枝神道碑　任兆麟

乾隆十一年、予告禮部尚書任公年七十卜以正月十八日卒於京邸。越三年、葬於桂林山先塋之次。迄今二十六年、碑表之石未立、又所爲家傳載宗譜者多略。兆麟於公爲從孫、恐公之生平大節久而湮沒也、謹以夙昔所聞諸先人者撰碑紀實、揭之墓原、以示後焉。文曰、我任姓始祖先賢任子諱不齊、班七十二賢之列、從祀聖廟。傳八世諱敖、又五世諱光、並以漢功臣、終漢世襲侯爵。又二十世諱昉、仕梁、官御史中丞、歷義興新安太守、謚敬子、實爲江南始遷祖。又卅世諱顯、登咸淳戊辰進士、始著籍溧陽。迄今五百年、子孫蕃衍、稱衣冠鉅族。自先賢至公凡七十四世。公諱蘭枝、字香谷、一字隨齋。曾祖諱應宿、祖諱一紳、皆有隱德。父諱文煒、中康熙二年舉人、官無錫教諭、以文行道諸生、沒祀於學。三世並以覃恩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公生而岐嶷、天資絕人。九歲誦諸經、左氏傳。十歲能文章。年十七、爲縣學生、餼焉。父老病失明、歸田後寢食動止須人。公備盡孝養、頃刻不離側。父亦樂而安焉。康熙五十二年、恩科魁鄉薦、聯捷魁會試。殿試對策尤偉麗典則。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武英殿、襄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雍正元年、充起居注日講官、入直南書房、遷左春坊左中允。奉命提督四川學政、賜西清南董御書。二年、遷右庶子兼侍講、轉左庶子兼侍讀、時並在蜀。蜀以僻遠、少工文者、試院多積弊。公立科條、悉革之。每試所屬、閱文過夜半、猶覆檢恐有遺才。常召諸生、訓以學古、不宜自安固陋。竣事來謁、則戒以爲善貽父母令名、反覆申訓、至有感之泣下者。蜀人咸謂自蜀有學使來、未有如任公者。及還朝、世宗有天下學政第一之褒。五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再遷少詹事。未幾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九月、奉旨宣諭安南。初、滇之開化與安南接壤、有鉛廠山地四十里淪入彝中。督臣以中國舊境、奏請復之。安南抗不服、督臣請討之。世宗特許以地予之、而恐安南昧順逆理、詔公宣諭、猶以安南不測戒勿遽入、須先至滇、與總督商度機宜、俟可乃往。使未至、而安南上表悔罪。世宗賜敕諭旨、卽命使者齎以往。時雍正六年四月也。天方就暑、南中瘴癘蒸毒、安南以炎酷爲辭、請秋時迓使者。公曰、王事也、誰敢稽且。馳馬穿箐峒、以道粵西。五月丁卯至鎮南、前驅款關曰、天使至、安南使彝官范謙來迎、望見詔書、皆拜謁如中國禮。遂出關、守土者欲以兵千人爲衞、公曰、何益。適滋疑耳。惟以執事及從者行。既至、使示國王跪拜儀注。安南有鄭國公者、世掌兵柄、無大小皆決於鄭、王坐擁虛名而已。至是以書來、則鄭衞與王並列。公怒而叱之曰、此陪隸也、而僭侈若是、安南且不國矣。趣使更之。鄭聞之慚憤、爲言於王、以書來言、從前拜詔從五拜三叩、是禮也。安南所以事天、以事天者事帝命、度無所失。三跪九叩禮、安南不習也。彼此互持、反覆移詰、至七日。王意稍、始盛服出迎、欲使者由左門入。公曰、吾詔使也、何左門爲。王不能答。旣而上殿、率彝官跪拜如故俗、請讀詔。公正色大言曰、使者宜讀詔書、以王能遵中國禮儀故也。今若是、當奉敕還京師耳、安得爲王讀乎。語未畢、殿門忽闢、番目酋長彝隸數千人佩刀睢盱環戶外、從官皆失色。虞有變、公屹不爲動。從容曉之、王悚然感悟、麾衆退、卒行三跪九叩禮。乃更諭王以聖天子綏柔遠人至意、王宜益效恭謹、毋負天朝恩。於其還也、王贐千金、餽方物、並卻之。歸奏、世宗嘉賜紅絨頂冠、曰、吾爲汝加冠、蓋異數也。九年、擢兵部侍郎、署刑部。還吏部右侍郎。十年、辦理刑部、轉吏部左侍郎。世宗以安南之役、謂公忠厚誠實、可大用。於時被旨按獄、自辛亥至甲寅、數奉使。若江南河道康宏勳、毛俊、總管巴什等、凡所告劾、情辭嚴險、公悉燭其隱而持之以平。有袁崧者、昆鄉縣丞也、告諸河官李墺貢、琰等侵漁狀、坐訟者至數千人。詔公鞫之、被累者皆釋其實。十一年、充經筵講官、協理禮部事務。十三年、世宗升遐、恪襄喪禮、恭擬世宗憲皇帝廟上、上尊謚冊文、時稱大手筆。公本以文儒、雖歷任卿貳、司國政、然

朝廷大著作,必使兼領焉。雍正中,立賢良祠,至是,
詔王大臣宜各立傳,公與尚書吳文恪公共成之。又
命輯執中成憲,復充八旗書館副總裁,充一統志總裁官,奏增故相蔣
文肅公所定凡例爲二十一類。
今上御極,授禮部尚書,旋充
五朝國史副總裁官。奉
詔修禮書。乾隆三年,調戶部尚書。四年,仍轉禮部。五年夏,因太常卿某
事吏議鐫秩。七年,復調兵部尚書。未幾,仍爲禮部。時年六十六矣。公自
登六卿,在禮部且十年。凡縟儀鉅典、吉凶賓嘉之事,皆所總治,非淹洽
掌故者多不克勝。故人謂公爲大宗伯,尤宜。其接僚友及諸司郎官藹
如也。至大端所在,侃侃執持無少假。有山東人自稱孔子毋施氏後,列
於官,侍郎方苞爲請於朝。
上令廷臣議。有謂事屬先師母,即疑似,猶當予封。公獨據韓敕史晨碑、
水經注駁之。又請褒韓文公後裔爲五經博士,報可。他如祀先蠶、建雩
壇,議歷代名臣配享帝王廟,皆公所奏定。十年,公以疾乞告歸。
上允所請,俾以原官致仕。公篤於天倫,厚於故舊。先世有田宅,悉推與
其弟。寬以待人,未嘗揚人過。見有片善,必爲稱道之。尤精於衡鑒,歷充
庚戌、癸丑會試總裁官,癸卯江西、己酉浙江、壬子順天鄉試正考官,戊
戌、癸卯、丁未會試、丁酉順天鄉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考試中書、拔貢,
所得皆知名士。凡臺閣鉅公,數歷中外者,半出公門。當世有任太宗、活
文昌之讖云。公少喜爲詩,並工古文辭。及典試江西,視學蜀中,覽匡廬、
彭蠡、長江之勝,行劍棧,觀峩嵋,篇咏尤多。有見南樓文集二卷、詩集二
卷行世。配費夫人。子二:端書,乾隆二年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聚書,六品廕生,早卒。女二,長適費傑,次適
豐縣教諭嵇城。孫四。銘曰:
維任之先,教承東魯。公世載德,克光前緒。黼黻三朝,化洽隆古。皇華載
使,懷柔南土。
帝用嘉美,女長禮部。媲夷軼夔,人文咸敘。經緯攸宜,和衷殿陛。卿雲景
星,和風祥雨。榮遇始終,明農引去。公有令名,千秋表著。桂林之岡,先人
原樹。史臣載考,我銘其墓。

《碑傳集》卷二五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嘉淦墓表

陳世倌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薨於位。
上震悼,賞白金千兩治喪務,賜諡,諭祭,諭葬。
御擬碑文,卹典有加。子孝愉等馳驛扶柩歸里,葬有日矣,以狀來乞余
言以表於墓。余與公先後同館,訂交四十餘年,今復同列綸扉,參機務
者一載。公嘗以朱子窮理主敬之言相勗,謂克己乃聖學主腦功夫。凡
所動念,即據理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即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即是主
敬。余心儀其言,蓋爲學必明誠並進,以主敬要其始終,聖賢修己治人
之道具在是矣。是知公之深者莫若余,則表公墓者,余又敢以不文辭
乎。按狀,公諱嘉淦,(儀吉案:家狀字錫公,號懿齋,別號靜軒。)其先自代遷興,曾祖諱守意,祖
諱世蓋,江西崇仁縣知縣,著循聲。(儀吉案:陳兆崙作別傳云:世蓋知崇仁,有劇盜羅漢七聚眾數千人於境之西山,吏不敢捕,因匿不以聞。世蓋至,以計會殺之,境賴以安。又云:天纊生四子,公行三,九歲能屬文,數長補縣學弟子員,家貧,躬自耕作,嘗入山取薪,大風雪,斧落雪中,失所在,公乃循行跡,手探之,自黎至曛,十指幾墮,必得斧乃已。其天性能忍苦如此。又云:聞母病篤,假不待報,徑去。曰:爲母病篤,職固所安也。)父諱天纊,以義烈聞,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年十八,
父以事爲文吏所持,急,奔走呼籲得釋。十九補弟子員,家貧甚,讀書不
輟。癸巳,連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聞母病,乞假抵家,侍奉湯藥,衣不
解帶者五月。丁內艱,惟潛心程朱二子之書,於主一之謂敬、居敬而後
存誠之旨,信之益篤,行之愈堅。服闋,補原官。恭遇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臣工皆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二年,陞國
子監司業。時承
召對,
憲皇帝有直言極諫之諭。三年,視學安徽,時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
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四年,遷國子監祭
酒,調直隸學政,差竣,涖祭酒任。先是,公爲司業時,嘗以人才出於學校,
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
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
用。至是,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
旨,戶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公於是分堂撥住,月給
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
講。諸生奮興,蒸蒸向學。而公居敬存誠之學,修諸己者,有以推諸人矣。
六年,署順天府尹。(家狀:時米價騰踴, 上令八旗設官局減糶,而價仍未平。府君奏:官局之價所減去市無幾,又奸儈多市官米居奇,致小民不得實惠。 上命順天府日以市價販糶,諸米販依數遞減。買米者人無得過二斗。令下月餘而米價平。)丁外艱。

旋里守制，從遊日眾，讀書之暇，講明聖學，如丁內艱時。七年，召至京，以府尹署工部侍郎，酌定物價以核銷工程，吏胥無緣上下為奸。家狀：府君與同部鄭公奏工程所以驟增者，以物料價值多寡貴賤不同，按價值生於物料，物料定於工程，工程宜令工部將各工價值酌定法式，頒示天下。至此物料各有出數，遠近必加運費，其令工部將各省督撫飭州縣中定價報部，此後工程定以工部之法式，物料定以直省督撫價值則例折算，外省皆有成憲，而積案可奏上奉旨允行。九年，建修養濟育嬰普濟等堂，俾鰥寡孤獨之有養。十年，遷刑部侍郎。冬，帶領國子監教習引見不稱旨，逮獄擬罪。憲皇帝特恩寬宥，奉旨孫嘉淦性氣不好，但不要錢，著在銀庫上行走。公自念由小臣擢任卿貳，又蒙恩格外宥其過愆，感悚交至，愛抱持彈兒，傴僂行走，與吏卒同勞苦，是皆其誠敬之功，隨事可驗者。訓傳云：會引薦國子監學官堪外用者，上意第善也，而公持之堅，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賄敗乎？公不遽對，[illegible]上、[illegible]十二年，署河東鹽政，辭養廉，除積弊。十三年，世宗憲皇帝升遐，今皇帝即位，授公吏部侍郎，晉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之書，特蒙嘉納。乾隆元年，遷刑部尚書。二年，總理國子監事。時承楊文定公後，執經者數千人。公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劘磨砥礪，咸知實學，論者謂自元大儒許文定公、吳草廬先生後，明惟南陳北李有之，於今為再見。奉命審河南疑獄，盡開釋前犯無辜者以報。家狀：河南郟州有盜[illegible]三年，轉吏部尚書，授直隸總督。直隸旗民錯處，事務繁劇，素號難治。公以大儒治任，察吏以嚴，撫民以寬，待士以禮，斷獄以平。凡賑饑、通運、開河、捕蝗諸政，次第興舉。家狀：是歲直隸被水，賑饑，而庫藏不充，奏請撥山東豫三十萬石由海運[illegible]其尤著者，晉州小兒被殺，村民紀懷讓誣服，[illegible]獄既具，朝審已入勾決，公奏請緩決，覆審冤得以白。環京皆旗圈地，漢人佃之，田稍熟，奸民益租奪佃，以故佃戶治田多鹵莽，而旗人亦不得厚實。公酌定租值，奪佃之風遂息。家狀：[illegible]

禁酒為利民生也。今民未得利，而犯禁已如是之多，計每案正犯及村鄰保株連不下五六人，五百餘案犯已三千餘人，此特報院未結者[illegible]與于清端公媲美，而李敏達公讓其寬厚者也。嗚呼！儒者出任封疆重任，如睢陽湯文正公治蘇，三載幾於移風易俗。今觀公之政績，卓卓若此，誰謂存誠居敬之學，僻於迂疏而寡效哉！五年，調制湖廣，平鹽價，靖苗疆。八年，調撫福建，以湖撫劾鹽道案罷官。家傳云：[illegible]九年，以宗人府府丞召。十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乞休歸里，閉戶講學如初。十四年，復授副都御史，命在上書房行走。十五年，遷兵部侍郎。七月，晉工部尚書，署翰林掌院學士。十六年，命教習庶吉士。十七年，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經筵講官。十八年秋，典順天鄉試。蓋公充鄉試同考者一，會試同考者三，會試總裁者二，至是則鄉試主考，凡五，桃李盡出公門。吾師熊文端公後一人而已。適有逆徒假公名作偽稿，播遠近，直省窮治，罪人斯得，而公頗[illegible]皇上聖明，灼知於老臣無與，委任益專，寵遇益厚。此我皇上之聖明同於日月，而內外臣工莫不為之感激而歎歔也。[illegible]公生於康熙癸亥，薨於乾隆癸酉，享年七十有一。原配原氏，贈一品夫人，繼配張氏，封一品夫人。男二：孝愉，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嫡出；孝則，業儒，庶出。余聞元成先生以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者問溫公，公曰：其誠乎。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自昔聖賢為學，未有不本於誠敬者。昔蘇文忠公之表司馬文正公也，以二言蔽之，曰誠、曰一。余於公亦請以二言蔽之，曰誠、曰敬。公之生平以誠居心，以敬力學，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終身持之，未嘗須臾離。以是上結主知，一德一心，終始無間，雖頻遭顛蹶，而旋即進用，生享高位，歿

臚美謚植行與司馬公同而遭遇有司馬公所不及者若其覃精理學
研究六經所著有春秋義已成書矣旋自削毀晚年乃著詩經補註別傳云公在書房嘗從容言上以諸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通遵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為淫奔微有可議臣不揣冒昧欲有所更定請裁于聖意補前賢之缺憾上許之遂著詩經補註若干卷每進一篇
皇上輒霽顏稱善既成復命公著易傳補義象爻甫畢而公疾革
命翰林學士梁君等續成之此公之原本經術發為文章而有功後學者
也陳先嘗贊曰吾聞文定公於乾隆十四年自家起用所過萬人聚觀至傾都邑以出擁道馬首不得行不知公何以得此于鄉人也及襯發京師諸門下設奠西門集僧寺以待有客館在座徐然嘆曰講責人為座主執紼來耶雖然孫公固未嘗死也疑乎先生官積固末書及于其姓至于二氏之欲則又書辭而闕之乃吾所得于闕見者如此豈不異哉余自愧迂疎舛陋於立身行已
事上接下之道不能逮公萬一而數十年來與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
以邀
列聖之知遇與
列聖之所以眷顧公者皆公生平誠敬之學有以致之也以故公之立
朝大業彪炳天壤人人共知者余不具述而特舉公之立心為學之要
揭之於阡以告來者俾知聖學宗傳於茲勿墜云

又孫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曾
祖諱守憲未仕祖諱世蘊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有劇盜羅漢七匪
西山聚眾數千人設方略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績生
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會崖間緣跡手
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即位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
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為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
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之處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為考校京邑生童之處
歲滿受代蒞祭酒任公先為司業時即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但
取文藝無裨于用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
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
也至是與同官郭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
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級用以示勸

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謂南學也公
殿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
米價贈公卒於京邸
恩賜銀一千兩為喪葬費公欲長留
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
賜建宗祠置祭田儀吉案陳作則傳云賜金封貯緘護竭家資以營宅兆告其族曰賜金卿先人也不孝安得有之葬宗祠置祀田以成父志表君恩斯為宜旁準朱子家禮設四龕祭高曾以下立宗子主祭著為祠室儀藏之家廟服未闋以順天
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
價與稅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
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
旨逮獄
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
貴重驟遭貴降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兌邀譽者公
先以所兌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
政有積弊
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
今上即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部事公上
三習一弊疏其畧曰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
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于
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
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
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于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
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
多則民生遂而頌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
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
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為耳習于所聞則喜
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
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

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斥矣。是謂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為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于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而太平可覯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于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于至微而勢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于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于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謀而亂之階也。然則治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此矣。疏上，

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

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密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尚書。乾隆三年，出為直隸總督，鉏治豪強，穿濬溝洫，豁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疏服者。時酒禁甚嚴，犯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

上即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既熟，姦民即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為酌定租額，官為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佃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平衍，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即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家狀、上命富公德往勘，以其地苦寒難居爲言，乃改管令井田等處，案具農部。至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苦昂。公至，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價遂平。橫嶺三峒為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里，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公度若棄之，則聚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攝連鎮筸，而寶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數千守之。家狀：奏設參將一員，益兵數千守之。時各營安其故處，顏悍徙鎮府，君乃合現駐之兵募部代招募賊殺附近鄉勇，充易谷楚路，但移備就之，不一年兵無移動而額已足。尋以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九年冬，起為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

召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充經筵講官。因

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官，惟在上書房効力。

上優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秉受
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間進說
上嘉納焉、令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彖爻甫畢、
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
聖情冀其速痊、中使侍醫駱驛於道。又特命
三阿哥臨視。及遺本奏入、
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奠茶酒、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賜謚文定。居恒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于無名、五曰事止于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洵、原宗濟、李念祖、陳箴其壻也。孫六人、鎮、令、庠生。鑾、銓、殤。鑄、鏞、銘。葬于邑之東鄉喬家溝。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既論抵、繫獄矣、夤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死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間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遺貨瓿甎者、仆焉、盡碎其器、于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遠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弨以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于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弨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教人哉。

故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事狀

公諱嘉淦、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守意、祖諱世盡、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繡。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伯兄楨金、爲同縣趙氏子所殺、既論抵繫獄矣、夤緣且脫。舉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趙氏子、脫身逃、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遺貨瓿甎者、仆焉、盡毀其器、相與訟于縣、須繫待決。已而興縣人喧傳孫家兄弟殺人、逮捕至陽曲、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讀書。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游于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然、達于上下、一以仁義爲本。聞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即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生。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
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即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歲滿、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

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攷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並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房屋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彬盛焉。六年、權順天府尹、丁父憂歸、

賜金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八年、充會試總裁官。十年、轉刑部侍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酒如故。引

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逮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權河東鹽政。

上即位、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幾。其幾藏于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說服、出一言盈廷偁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廷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孰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諾、所在而皆然、免冠叩頭、應聲而即是。廷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孰于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爲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逾、令之所發、槩期于必行矣。是謂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決也。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

皇上之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唯爲人所不知、故願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覩矣。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試主考官、尋遷刑部尚

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年三月
詔公總理監事。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分條教授、于
是人知實學、興起者眾矣。三年、轉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主
考官。冬十月、出爲直隸總督。是歲直隸被水、奏撥山東穀三
十萬石、由海運達畿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遇夏
雨、瀦水成澤、水落、魚子化蝻、故災無虚歲。公念言弭災之本
其必濬水使通乎、乃擇吏分行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
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
終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饑人屯田、官與房舍牛
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衍、可駐數萬家、具規畫請聽旂人田
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罹法者眾、公言
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卽令弛其禁。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寧奏言、
各省賑荒、不免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敕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大吏。七年四月、公上言、往時督撫
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閒辦理或不無過厚、然所
以繫民心、培國本、實在于此。今安寧乃略其大而言其細、臣
恐自茲以往、督撫之辦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
窮矣。
皇上仁心爲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舜之政、天下
喁喁、謳思至治、乃內外臣工、不思贊襄
聖德、輩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眾口所咻、
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
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事較輕
而可緩者省之、非所施于災賑。民驕之故、由有司政教不明、
此在平時整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惡
其驕而欲嗇其賑、則不揣其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于致富、
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曰吾
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
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優旨荅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險遠、欲
棄之。公親自履勘、越嶺數十重、豁然開平、彌望皆沃野、公度
若不守、且爲盜窟、乃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
容劾驛鹽道謝濟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削官。九年冬、
起爲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其冬閱秋審冊、閩人蔣太
齡與其族屬阬死族人之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
其它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不法偷
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死者、將爲首者照應得罪
減一等、免其抵擬。今新例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
擬。夫謀殺者、必夙有私怨、洩仇、逞以陰謀詭計、所殺者又係

平人、乃用謀殺科斷。今合族同憤、致殺族匪、是乃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又係有罪、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命、揆之情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
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預定比擬之律、或別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而民命不致胥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舊例已刪、不宜改增、以長擅殺之漸、寢其奏。十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于城東石埭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板行于世。久之瞿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時默坐澂思、以斷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已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已從生、究已終極、即此便是窮理。已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合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于此。晚歲直經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條
上裁定、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于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于道。以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賚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謚曰文定。公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姦人僞爲公奏稾、傳播遠近、事發、株連甚眾、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然、故晚節益務斂晉。其朝夕獻替、莫得而聞焉。公平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既入仕、往往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產、有餘即與兄弟共之。既貴、徒步出入、以儉德爲鄉里先。喜聞諍言、不擇童豎、聞有拂逆、處之泰然、敬慎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紹升自童時即知敬慕公、比長、從鄉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遺事。陳君嘗爲公主奏草、相得甚歡、爲道公本末頗具。已而盧先生紹弓自太原南歸、出公家述及所爲公傳、益詳覈、因刪取其要、合以先後所錄公疏及所聞于陳君者、比而書之。近世言直節者、必以公偁首。及考其言論施設、翏翏然古儒也、其真知治體者與。有經世志者、可以取鑑焉。孫孝愉所撰行述、孫文定奏稾、小倉山文集、抱經堂集。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七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爵，以俠聞，殺人，吏拷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爲姦，公須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按籍而已，吏相弔于家。十年，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薦教習某、 世宗不用，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方悟，捧筆叩頭。 世宗怒反，繫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果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嗛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讒訴，詗公沽名收銀，有贏無縮，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抱持衡，僂傴稱量，與吏卒襍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擧權良久，無絲毫贏縮，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爲轉奏， 上亦愈重公，命辭河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于微，而勢成于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三年，轉吏部尚書，總督直隸。直隸旗民襍處，多豪猾，聞公往，先期讋服。引水溉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滹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迤邐，無所滯留。滄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以爲血，刑訊誣伏。最後真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縲縶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此地於國家原無所可惜，但諸苗供入版圖，而獨留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震驚貽擁城殺矣。奏設參將，募兵鎮撫，群嶠肅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九年冬，補宗人府丞。公請老，許之。十四年， 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煦煦，時在顏間，而業已將人置青雲上，雖有下界雜談語，不特不敢出于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兩朝 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命再督學，兩典鄉試，兩總裁會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

再任翰林掌院、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　命註易傳。豪爻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餘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如雲、朝爲之空。彰益門內外車馬塡塞數十里、皆舉首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謚文定。公既負直辭、屢蹶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將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詆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賜慰遣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拖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恭密勿者、彌口不宜、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二。子孝愉、蕃刑部主事。葬某某。

銘曰、緊皇爛宵、卿月孤明。幾冠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日營四海、心醉六經。推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叅在廷。咸有欽式、閒手仰成。北鎮爾燕、南臨荆楚。如泰山雲、膚寸而雨。　皇帝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心、交朕與汝。汝其發明、朕爲汝主。公晝夜領領、精思採取。易極淵藏、詩窮齊魯。宵夢孔周、旦質熙禹。每奏一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貴若蒙閒。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名尸、走索其門。構語襲言、直達九閽。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淵愈瑩、絲濯愈純。保一个臣、終始于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聞者稀、所書者少。嗚呼、恐大行山高、不如華表。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六

呂法曾　童能靈　陳維崧　喬世臣　蔡璉
徐士林　李鍇

祥符教諭呂君濬曾墓誌銘 陳浩

君姓呂氏，諱濬曾，字宗則，號力園，余同年友松坪方伯之從兄也。戊寅、余遊大梁，松坪歿已十有八年，其子公溥偕其世父靖州刺史伊蔚之子公滋從余學，因持刺史所述力園行狀而乞銘於余。呂氏自北宋時即爲中州文獻，至明太傅忠節公，實爲新安呂氏大宗。忠節公生侍御公，侍御公生四子，仲爲司農公，諱履恆，伊蔚、松坪皆司農公子，而君則拔貢生、儀封教諭諱復恆之長子也。前母傳孺人無出，母爲蕭孺人，生君及兩弟循會、仰曾。君性質鈍而勤於學，其於力行，必蹈其實，而未嘗麗於私。某年，司農公以分補戶部公項萬五千兩，計罄其產不能支，君即先鬻己之田以助之，并爲其弟經理生計。舅氏蕭叔佩有詩名，以窮寓江左，君使人迎以養之。舅歿，又字其子焉。君以康熙癸巳科舉於鄉，將選縣令，以母老不欲遠仕，請改選，得祥符教諭，遂迎太夫人於開封。居數年，太孺人歸，君以長官委辦捕蝗，不得隨侍，旋以母憂去，哀毀成疾而卒。方君之未仕也，家居治小圃，植蔬果花木，以娛其親，因教子弟及其鄉人數十餘年，伊蔚與松坪皆從君學者。余既與松坪爲同年友，聞君之學行於三十年之前，而今公溥、公滋復朝夕爲余述之。刺史伊蔚篤行君子也，今據其文，著君之生平，獨存其大略如此。君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十五年月日，年六十有七。娶郭氏，無子，以從兄章範之子公詒爲之後。公詒中乾隆辛酉科舉人，後公三年歿，有子中。君所著有韻可百六卷、詩賦若干卷、制藝若干篇。以乾隆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有以待物，外無所施。名不耀世，而家是宜。邙山之側，澗水之湄，既固且安，君其妥而。

（碑傳集）卷一二

童先生能靈墓誌銘 雷鋐

吾閩自有宋諸大儒後，代有傳人。明中葉如陳剩夫、蔡虛齋、確守朱子，以津梁後學。近吾汀之連城有張誓菴、童寒泉兩先生。誓菴余未得見，寒泉余託交二十餘載。乙丑在京師，聞其訃，爲斯道痛失人。憶甲辰余至郡城，寒泉一見如舊交，讀其理學疑問一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厥後伍君文運示以朱子爲學攷，益知寒泉之學得所指歸矣。寒泉更寄示周易剩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如入洞壑，所造日深。以逮甲寅，余自漳浦返，過連城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因歎寒泉貧中有樂趣如此。先是，當事薦博學鴻辭、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躋九旬，兄弟白髮同居，怡怡然。居喪以禮，化及鄉人。甲子冬，學使者又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赴。觀察雅公聘主漳州芝山書院，寒泉特爲一往，閱七月，以微疾端坐瞑目而逝。門弟子環聚而哭之。卒之前，多與學博鄒君紹周共飯，手出一書，皆身後事云。時乾隆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爲諸生者四十一年，年近五十不應舉。其學本於其父留村公，自著家學述云。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冠豸山，貽余書，備言山居之勝。余方冀再相過從，益聞所未聞，今竟不可得矣。卒後一年，與誓菴先生同祀鄉賢。先生姓童，諱能靈，字龍儔，晚號寒泉。先娶余氏，繼娶江氏，無子，以兄子祖創嗣，兄命也。祖創卜葬地於某里之原，具狀介伍君文運來請銘。銘曰：

含經味道，泉石徜徉。遺教在人，沒世有光。

（碑傳集）卷一二九

陳檢討誌銘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　朝廷下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
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
羽儀　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
春、
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廷。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
院檢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
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
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腆脯之贄、溢於堂、四方之
屨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
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庳陋纔容膝、蒲簾土銼、攤
書其中、而觀之歔欷、啖飯沉思、經籍有餘、無問所
從來、時時匱乏、困臥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
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
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舊
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
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僦舟歸柩
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啓儲夫人攢、合葬焉。嗚呼、余
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哭君。然

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
年諱維崧、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
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曆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
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
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
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
重搢紳間。中罹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遁、著書自娛、
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遺臣遺老、蔚然典型。
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擩目染、已不屑俗下儇薄氣。先
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員。後隨特贈公、棲
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
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
爲定交。在中州則偏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臯
主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倜儻、所作
歌詩、隨處散落人間、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憤唐
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間、席上、尤喜塡詞、興
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多
至累千餘闋、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
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間摹擬之爲文、然卒不如
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頓挫、

愴有餘情。欣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清素。爲人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飈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母湯氏。御史某女。贈孺人。儲孺人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

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鉄於駢詞。子山清新。義山爭奇。超軼絕羣。米髯而誰。五十仕官。車無耳。困翅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徐乾學撰　《憺園文集》卷二九

又陳檢討迦陵先生傳　蔣永修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也。年十七爲諸生。蹭蹬至五十四。大司馬今冢宰宋公薦諸朝。召試博學鴻詞。稱天子意。由諸生擢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斷其官。年五十八。疾作卒於京師。乘驛反葬。爲檢討凡四年。檢討雖晚達。然三十年來海內推其詩古文詞。隆然首稱無與頡頏者。大父少保公于廷。立朝有大節。爲名卿。父貞慧。字定生。折節讀書。所交盡一時名士。其年髫齔受經。過目成誦。稍長。定生引之徧見諸名士。咸器之。稍稍與其年定交。不敢以父行故自傳大。吾邑中訂秋水社。羅諸文士。擇其尤。吳其鼒清聞、盧象觀幼哲、黃羲時宏公與焉。是時獨其年齒最少。余始與爲同社。交甚歡。其年少清臒。冠而于思。髯浸淫及顴準。天下學士大夫號爲陳髯。與字並行。由是陳髯之名滿天下。辛卯、壬辰間。吳門、雲間、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畢集。觴酌未引。髯素華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俳體。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諸名士驚歎以爲神。三十不遇。門戶中落。因束裝汗漫游。所至戶外屨滿。車馬填巷。諸公貴人爭客髯。合肥大宗伯愛重髯尤甚。唱酬日夜相繼。與爲忘形交。髯落拓。視錢帛如土。每出游。餽遺隨手盡。空橐而歸。歸無資。亟命質衣物供食用。及無可質。輒復游。率以爲常。日手一卷書。所歷南舟北轂。檣危馬駭。髯咿吟自如。未嘗釋卷。其於書若嗜慾。無不漁獵。酒不任一合。引杯油然。頗解音律。嘗嬖歌童雲郎。雲亡。覩物輒悲。若不自勝者。然髯爲人內行修。覩諸弟甚友愛。篤親戚朋友。遇人溫溫若訥。生平無疾辭遽色。其游諸公間。謹愼不泄。持已以正。時有所匡。諸公以故樂近之。而莫敢狎也。戊午。余督楚學政。邀與俱。值有他事不果。未幾有宋公之薦。髯貧無子。先是游商邱。買妾。妾父母聞其世家。游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周。載與俱歸。妾父母望妾。始知髯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竟夭。髯尋遣妾去。去二年。髯拔起觴伴。官檢討云。然髯自得官後。貧益奇。儲孺人卒于家。生死不相見。益悼痛不自聊賴。壬戌。患頭癰。遂不起。諸大老斂財殮髯。反葬亳村先人墓側。髯疾時。余子昺祁適在京師。問疾拜牀下。髯悉出所著古文詞。手授祁。命其校刊。髯文有散有俳。其俳體自喜特甚。新詩馳驟。異前所爲。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寫至千八百首。前此作者未之有也。髯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推重。遲暮得官。不數年。孑然邸舍死。天下哀



之。始聓未疾，屢以湖山魚鳥爲念，欲告歸。會史局未竣，不敢請。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其可悲也。聓反葬，多出朱公力。曰：生吾薦諸朝，歿吾歸諸原。聓無子，以亡弟維嶒之子履端爲子，在聓亡後。

《碑傳集》卷四五

又迦陵先生外傳　陳景鍾

迦陵先生爲吾鄉名宿，景鍾獲侍先生於里中，十有餘載。及客燕臺，往還尤密。文酒過從之暇，先生輒從容爲道平生，謹次軼事數條，別爲外傳。深恐失傳，都忘固陋云爾。

先生生而穎異，十歲時，即代祖少保公作楊忠烈像贊，從學者爲貫池吳次尾、吳門錢吉士兩先生，一時名公碩望，如婁東、雲間、皖江等，皆折輩行與交，爭爲延譽。嗣與程村、文友、西樵、阮亭、既庭、甫草、豹人、孝威諸君子倡和，而學益進。師友之功，信不可少哉。吳梅村先生有江左三鳳凰之目，先生其一也。時未弱冠，其二謂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先生客如皋者十年，主人冒君辟疆也。明末，迦陵父定生公與如皋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桐城方密之，並以名卿子讀書砥行，頃家財交天下名士，天下稱四公子。四公子深相結宏光時，定生公罹黨禍，朝宗捐數千金力爲營脫。侯無德色，陳亦不屑屑顧謝，相與爲古道交如此。定生歿，辟疆招迦陵讀書於家，愛其才，倘爲進聲伎以適其意。歌者楊枝度曲，紫雲吹簫。十年閒，迦陵詩文益復淋漓頓挫。所著有射雉、小三吾倡和諸集。其後紫雲從迦陵歸，冒弗問也。先生寓水繪園，欲得紫雲侍硯。冒毋馬太夫人靳之，必得梅花百詠乃可。雪窗一夕，走筆遂成之，文不加點。衆驚爲神助。先生嘗自中州入都，同秀水朱竹垞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後流傳入禁中，蒙
賜問。文人榮遇，自古罕有。橫波夫人讀先生虞美人詠鏡詞，曰：我亦受人憐惜爲人磨。向合肥尚書嗚咽者久之。其足以感人若此。先生年四十餘，尚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故梅村司贈詩有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之句。後其言果信。故老相傳，先生爲善權山中誦經猿再世，故其性情蕭淡，不耐拘檢，疾革時，吟山鳥山花是故人句而逝。凡大智慧人類有夙根，未可盡斥爲不經之論也。

《碑傳集》卷四五

工部右侍郎喬公世臣神道碑銘　杭世駿

雍正十有三年正月三日，少司空喬公以疾薨于位，年僅五十。越六月，其孤大元等將返葬于其鄉，撰次行狀，千里走使，來求麗牲之碑。謹按：公諱世臣，字丹葵，號蓼圃。自曾大父南泉公始從泗水遷濟甯。王考景進、考發，皆爲儒，不仕。公以康熙五十九年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今天子御極之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三年，改吏部郎中。是年八月，奉
旨閱保定城工。自九月以迄明年四月，凡再賑武清饑。一刷侵牟冒給之習，會縣令輸米偶不繼，餓者洶籍，公以便宜借貯穀給之。
天子以爲能，晉階二級，即令出知嘉興府事。尋丁父憂，服闋，補杭州知府。復遭祖母朱太夫人喪，承重持服。假四月，復起視事，遂護理浙江按察使事。旋
命署理江蘇按察使。未半歲，即真。公所至有惠政，而聰辨强毅，發奸摘伏，不可褰蔓，舉民以爲神。九年，晉通政使司右通政，署理江蘇巡撫事務。江蘇備儲倉糧，較各省獨少，乃奏請依雍正五年定例，大小中縣皆令積貯米穀，出陳易新，民食既足，緩急可恃。京口駐防兵丁向無存貯銀兩，惟恃蘇州藩庫調發，相距稍遠，動淹時日。乃請撥入旗倉米折價銀二萬兩，豫存鎮江府庫，以待不時。又以各省提鎮駐劄之地多有與會城隔遠者，并請計鎮兵多寡，量撥藩司存庫之銀，近寄守牧，并得
俞允。是年冬，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實授江蘇巡撫。松江海塘自金山至華山角凡四十里，最爲險要。自雍正二年，今相國高安公奉
旨修勘，別築塘基，易土爲石，而華家角至黃灣二百一十餘里土塘，少薄，颶風發作，其地每先受患。又黃家灣以北至寶山土塘頹廢，既入潮，患尤甚。公親相度形勢，鳩工興築，高下廣狹，因地制宜，捍海之塘，迄今無患。他若謹斥堠，飭營壘，開鎮江支河，濬無錫城河，起事興衆，動爲民利，皆有刻石，茲不備書。十一年七月，
特召還京，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工部侍郎事。逾月，晉刑部左侍郎，仍兼工部。十二年七月，以疾請假。
上遣御醫二人診視，稍痊，復力疾省事。十月，調工部右侍郎。疾復作，遂不起。公內行純至，仕臻牧守，兩遭大故，哀毀骨立，淚如灌甯。上有一兄，不幸蚤世，葬斂盡禮，撫其孤逾己出。自少嗜學，經根史柢，追探元本。與修明史時，嘗爲叢目若千卷，旋移曹郎中輟。爲文援筆立就，雄深渾灝

兼同父華父之勝遇事廉勁峭厲不以利害回疚其孤棐稱不沽名不市恩門無私謁家無餘貲蓋實錄也公娶於程處士美公女子二大元大愷皆太學生女二長適阮次字張今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郰婁舊城碻磝古津川盤山鬱氣鍾偉人官從遂山纖剖符竹執憲慎罰不教而肅行厲既立銀印紫綬王之喉舌句吳建牙爲士轉餉爲民足食捍海築塘恩比淇澳

帝嘉汝臣汝貳司空兼折庶獄作朕股肱并走二職瘁於王事醫師實來藥對罔治毓毓我公道冠百卿通儒良吏大猷是經梁摽七序劉迅六說鴻筆陶冶世秉科律騎箕蹑尾將歸故都清白而終不遺其孤文無媿嬰狀公最賢石墨鐫華庶免慚色

《碑傳集》卷三三

含山縣訓導蔡先生璣墓志銘　王昶

先生蔡氏名璣字文舟世爲江南崇明縣人遷于崑山先生自弱冠則已補蘇州府學廪生從何義門焯張岳未景崧游以是益有聲庠序閒先生居崑山茜墩茜墩東距嘉定之安亭四十里稍北與亭林相接安亭故歸震川太僕所居而亭林者顧處士炎武生于此兩公流風遺行茜墩人往往能傳之故先生之學私淑于兩公爲多先生爲人質慤寡嗜慾敎人以盡理數誠樸躬行實踐讀書好古爲宗其輕儇巧黠者雖敏悟必以夏楚收其威望之色粹然聽其言訥然爲文古澹質實如其人自茜墩遷于青浦之珠街里從游日益衆學官弟子稍知名者皆經其指畫講授然屢試不遇卒以歲貢生任含山縣學訓導先生在含山益以師道爲己任又聚諸生而講學焉其諄懇深至聞而讋服警悟痛自刮磨灡濯者不可勝數嘗與諸生讀後漢書范式傳迴翔循誦聲哀厲至于泣下有諸生魏某在坐忽起而揖曰某與某生夙相好也以田故將訟諸縣官今聞古人行誼如此自媿且悔遽出訟牒于懷壞之其至誠感發人多此類也先生曾祖某祖鈴皆不仕父廷傑某縣學生配孺人張氏子一照新陽縣學生女一適崑山縣學生郁郁文先生在含山五年敎大行以年老告歸歸六年乾隆丙戌三月初九日未時病卒于珠街里距生于康熙乙丑某月某日年八十有一葢自先生歿而東南敦龐耆碩之士盡矣是年十一月照奉其柩窆于長洲縣之觀音山祖塋南若干步以予受業于先生久知先生行事爲詳使銘以刻諸幽銘曰

伊古勸學必以道俱肇帨其文儒術乃渝維此歸顧百世之模述其微言遏頑訂愚弗耀而窮云何其吁先生之教在誠中孚我頌銘詞敢失以誣

故巡撫江蘇都御史文登徐公士林奏稿書後　沈大成

文登徐公由名進士以中書轉刑部郎出守皖超授江蘇臬司左遷汀漳道丁贈公憂去職先後奉

朝命署江蘇之撫藩俱上疏辭服除即補江蘇藩司就拜巡撫以疾乞歸省母薨於淮安舟中其爲守爲藩臬爲巡撫於吾吳獨久其在閩在豫又吾客遊之所至故公之治行德澤被之深知之素且得之謳吟謠頌最詳而覈也今年春公子朝亮來廣陵始讀公之奏稿蓋自乾隆已未至辛酉三年之續胥在焉觀公之所以入告而

聖主之所以批答者都俞吁咈何減唐虞迨夫思親而病病而陳情而

上之溫諭往復遣醫臨視許之歸而仍俟其還鎭君臣之閒恩誼殷渥至於如此所爲曠世而一遇者也何其盛與然公之疾由勞於官而不得見其親而又恐有孤

上之倚任是以未及至里而遽薨也嗚嘑此江南之人至今有餘悲也公之奏稿總五冊其在籍乞終喪三疏及任豫藩所上劄子則別爲一冊云公之子曾舉於鄉爲人剛正有父風公俟之後必復其始安知不來宦於此乎亦吳人之志也乾隆二十有七年歲次壬午夏四月合朔部民華亭沈大成跋

《碑傳集》卷七〇

李眉山生壙志　陳梓

鬳青山人李鍇字鐵君、號眉生、奉天鐵嶺人、司寇蒲陽公季子也。髫齡通四聲、辨小篆、長更倜儻。初筮仕、輒罷去。山人勤讀書、不事生產、好遊覽山水。嘗歷楚、蜀、晉、魏、齊、吳、越、南薄海、北絕大漠、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佇、或窮險極幽、摭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晚遊盤山、愛其幽邃、買田徙居、築斗室曰睫巢、著焦明賦以見志。癖嗜茶、所至奚負鐺以從、每茶煙起、樵者咸識之、曰、山人在是也。山氓窶甚、畀以田、不課租、果蓏熟、恣取不設禁、兼周其乏。乾隆丙辰、愼郡王暨少司馬德公沛舉山人應博學鴻詞試、不合、又罷去。山人謹持躬、然慷慨尙氣節、鄉里不平事、得一言輒冰釋。孝子朱暾貧、不能舉二親喪、輿粥濟之、與長洲劉震、吳縣陳淇友善。其歿也、各經紀其喪、歸劉櫬於吳。嗟夫、山人其古處者乎。山人方頤修髯、莊凝如畫。工詩、古文、草書、旁及術數、著尙書、春秋解及尙史、共數十卷、藏於家。自傳年近六十未有子、預爲生壙、因余友祝君游龍走書數千里、屬余爲志。祝君非妄許人者、遂本山人家傳志其略、且爲之銘。

銘曰、

盤山之谷雲霧翳、山人不來谷虛待。谷音豈然山人臥、嵐光擊電虹夜墮。蒼蒼碑蘚宿星斗、石可泐兮名不朽。

李眉山先生傳　互見逸民　陳棨元

李眉山名鍇、字鐵君。其先居琅邪、後遷遼、世傳爲遼東李氏。父輝祖以操行敦厚、且積功歷官楚制軍、晉司寇。嘗爲蜀方伯、生眉山、遂以爲號云。眉山故貴介、然家無餘貲、以先人之廉也。好讀書、務窮源本。爲古詩有漢、魏、陶、謝風。其它得少陵神采、而屏絕庬雜、以故以詩傳。若其有良史材、則人莫之識。積二十年著尙史凡八十餘萬言、貫左、國之離析、補龍門之遺失、訖秦嬴、始于黃帝、班掾以下莫能及也。素貧、不得刊布、惜哉、惜哉。眉山既肆于文、不樂仕宦門、功凡八職、輒病不就、襲居于盤、與田父野老相周旋。築室廌峰、又自號曰鬳青山人。歲丙寅、年六十有一矣。

（《碑傳集補》卷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七

邱象升　滕綱　吴廷華　沈起元　茅星來

山陽邱公曙戒傳

公姓邱、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父俊孫、崇禎癸未進士、歷仕參政廉公有威、於諸子中最愛公、而教甚嚴。公爲人內直外和、風度凝遠、通經術、有應變才。天性孝友重然諾、其推轂士不遺餘力、由公顯名者甚衆。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拔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出判瓊州道。過徐聞縣、縣有防兵久缺餉、遂爲亂、城門晝閉。公適至城下、大聲論之曰、吾昨自省城來、見藩司給餉者就道、且暮且至、胡爲逆紀弄兵、受赤族之誅乎。苟不吾信、吾宿此三日、須餉至乃行。趣解甲、皆愕相顧。其魁應曰、諾。已而餉果至。公判瓊、職在撫黎、而黎酋數叛、公謂吏民曰、此積弱之漸也、不可徒以文諭、我當振旅以出、然後以恩懷之。請於上官、報可、遂簡兵設伏、擒其倡亂者、黎酋讋服。初、瓊之賦越海解省、而兵餉又待省給、公建議即以瓊賦餉瓊兵、兩利之道也。從之。攝廣防廳事、多惠政。尚氏藩下人倚勢虐民者、寘之法、民賴以安。瓊判裁、補武昌時、有通城民變之事、知縣張起徵康熙四年積欠賦錢、嚴刑以逞、民不堪命、攘臂揭竿、欲得張起而甘心焉。巡撫林天擎聞變、集吏議之、皆曰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敲扑耳、今誠遣一文吏往撫之、變可弭。天擎曰、善。即遣公、副以千總李甲百兵爲衛。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公冒雪兼程、五日而至去通城三十里、公謂李甲曰、君其止此、民見兵來、益驚、治絲而棼之、惡乎靖。乃乘與張蓋、至城下、曉諭通城士民以洗滌自新之意。民猶首鼠狐疑、公爲文誓城隍神、略曰、通城三里、一時蠢蠢、覺蔑王章、法嚴令著、蕩蕩中丞、宥其既往、刷令自新、披心開朗。命舟前來、以察逆順、順則宥之、逆剿爾命。猶恐愚民、畏罪自疑、勿畏勿疑、明神鑒之。升言既出、有如皦日。首鼠兩端、悔不可及。民見此誓也、而後不貳。以母喪去官。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公在大理、持法平。吳三桂反、有逃人伍什等悔悟來歸、吏以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時御史單璧與公同覆審、公從容執律而前、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示璧曰、此聖人制律、仁至義盡、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也。方賊跳梁時、脅從不少、可概誅乎。璧是公言、明日敺正上制曰、可。自是從賊之黨聞風來歸者不絕。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夜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

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豈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孔季彥昔有此議。）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讎，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也乎。遂以兩議上。

詔從末減。大學士商陽李文勤公賢之，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蔣哉。河南讞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律斬者，公秉筆閱卷，太息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爲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曰：支家科未獲，諸囚無死法。三法司不能難也，遂緩死。當是時，公聲名藉甚，九卿閒、長安爲之語曰：邱公爲理，民無冤死。居亾何，公念參政公春秋高，請告歸養，父以壽終，哀毀骨立。友愛諸弟，終身無閒言。與同邑靳茶坡應昇、張虞山養重友善，二人者沒，爲刻其遺稿，而撫卹其孤。公所著有南齋詩集，行於世，溫厚和直，如其人云。疾革時，命其子迥三言，曰立品，曰讀書，曰積德。山陽知縣崔靖至榻前問視，公張目曰：老父母愛百姓。言不及私而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三：迥、迣、迪。其同母弟洗馬季貞爲公行狀，以公素敬景，故來徵景傳。

論曰：昔人謂飢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棄其身於盜賊。仁哉是言。士大夫服官執法，每案盜賊，必根株痛斷，無俾更生之路。秉是忍心，何渠不若甯成、義縱輩哉。嘗聞邱公在楚粵決疑獄，及陰訟鈎考，得其情，老吏皆服其明察。景聞之，公弗肯言，曰：非忠厚事也。嗚呼，是其仁心爲質，過張季矣。

馮景撰　《解舂集文鈔》卷一二

侍講邱公象升傳　李澄中

公諱象升、字曙戒、别號南齋、淮安山陽人。父俊孫、歷仕山西參政、所至有廉直聲。公十五歲爲諸生、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内翰林宏文院庶吉士。

世祖屢召試、賜賚優渥。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稱得人。已亥、陞侍講。庚子、外調瓊州府通判。道出徐聞縣、防兵以餉缺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揮之曰、我瓊州别駕也、昨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奈何不三日待而逆行干紀乎。若不信、吾勉爲若留。乃趨進使者署、解裝臥。已而餉果至、兵民羅拜泣下。瓊州通判職撫黎、黎酋數叛、梗化。公謂吏民曰、黎酋不率、此不可以恩結也、當斬戎首以徇、然後悳懷之、則珠崖無事。於是簡精鋭自將、設三覆待之、禽斬其渠、黎震懾不敢動。先是、瓊租越海輸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困。公建議以瓊賦餉瓊軍、至今便之。平南王駐粤東、藩人倚勢張甚、郡縣吏耆縮莫誰何。會公攝廣州海防事、有金某者、以王婿爲藩翼總兵官、願交懽公、公亦與之深相結、旬日輒張樂設飲、飲必盡醉。久益狎、因説之曰、公爲名藩上將軍、又貴爲王婿、民望公如父母、稱見藩下人橐暴爲民害、皆冒名以魚肉良民、利歸若輩、而王與公受惡名、何不聞於王、誅首惡、解散其黨、收粤人之心、德歸王與將軍乎。金感悟、俯諾惟謹。因啓王、下令民間有被藩下人横虐者以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奪還民田産畜牧無算、廣人大悦。尋以裁缺歸。丙午、補武昌府通判、值通城民變。通城爲武昌屬邑、自明末數罹寇亂、縣令張起晉遍賦急、酷虐過當。崇仙、梓木、修竹三里之民揭竿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聞變、集屬吏議、僉謂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令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已不堪命、況重以四年之積逋耶。三里又積逋之最多者、令無狀、繫累敲扑、窮民往往斃杖下、疾首無告、鋌而走險、豈其情哉。今遣一文吏開示誠信、許其自新、可不崇朝而定也。巡撫曰、善。然誰可使者。員久曰、無以踰公。即遣軍官李某將兵五百人副公往。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冒雪兼程、未至通城三十里、公謂李曰、彼見兵來、恐愈驚擾。君姑止此、吾單騎先往諭之。乃乘輿張蓋、從者十許人。既至、諭父老曰、汝曹抗賦干紀、罪無赦。第念汝迫於酷吏、姑貰汝死弗治。吾來、奉中丞公命活汝、亟宜洗濯、以稱中丞公意。其赴南門署、面陳疾苦。我以百口保通城無恙。如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民猶豫未決、公爲文誓城隍神、辭意慷慨、通民聞之、皆流涕稽首曰、天幸賜公活吾屬。因恐陳令苛暴及民艱苦狀。公立請巡撫緩其徵、民大喜過望、乃徐招李將軍解甲入城、與之燕於南門公署、通城三里之民始定。庚戌、丁内艱去任。戊午、補大理寺左寺副。當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爲所煽、或逃人五十、率衆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爭之曰、方賊跳梁時、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絶其歸命之誠、祇益堅其爲賊耳。衆韙公言、遂駁正上。

報可。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隣人通其後母者、父憤不能制、語其子曰、兒爲我殺之。其子受命、至夜果殺後母及隣人於室、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部院擬如所論。公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夫絶不爲親、即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讐、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兩議上。

部特從末減。大學士李文勤公聞而賢之。爲大理五年、引經義平反大獄多此類。壬戌、念參政公春秋高、以病假歸養。侍子舍者五年、參政公卒、甫終制、病遂不起、年六十有一。公身長而癯、口不言人過、至事關利害、輒侃侃無所撓。平生孝友、質至性、少與弟象隨以詩文名於時、道德相資、白首無違言、近世所希有也。篤友誼、不以死生易心。錢塘胡介有孀女、不遠千里、歲周卹之。病中猶刻靳應昇、張養重遺稿、所著有嶺海轂音、七入燕、白雲草堂諸集行世。子三人、迥、述、迪、篤行能文、有父風。

論曰、侍講公倅武昌時、以轉漕便道過里門、值母病、徘徊久之。母諭以王事不可久留、公嘗藥痛哭而去。行二十里復返、嘗藥畢、仍痛哭去。明日行五十里、又馳歸、至遠不及反乃已。抑何孝思肫篤也。遺令三言曰、立品、讀書、積德、非學問有本末者能然歟。或以位不配望、用未竟其才爲恨。嗚呼。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昔人蓋常嘆之矣。

（碑傳集）卷四四

滕先生綱墓誌銘　莊埠宏

青州古營邱之域、有隱君子曰滕先生、言爲世範、行爲世表、雖匹夫獨子皆能名滕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家居、以教授生徒爲業。同里庶常閻公名德、先達、繼世接文武學科名、冠東國。先生少遊庶常之門、盡傳其家學、以故閻氏子弟之秀、今侍御君循琦、孝廉君循厚、循寬、循觀、皆受學於先生。四方來學者、經先生指畫爲文章、靡不掇巍科、擅名譽於當



時。而先生遭榮樂退、中年絕意仕進、杜門窮經、以歲貢生終老。乾隆戊寅正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門人閻循觀訃遠近諸生韓夢周等十餘人會哭於庭、私議曰、古者位必稱德、故榮名懿號、惟施於君公卿大夫、而不及下士。自中世以降、門生義故得申清議、以私其所事、則士而易名、賢者有故事矣。先生敦善行不怠、樂誨不倦、德修於己而信於眾、逃名而名隨、我不上人而人皆下之、可不謂安乎。性狷介、嚴於義利之辨、家貧晚益困、生徒之者必卻其脩脯、可不謂節乎。宜謚曰安節。將葬、循觀撰先生遺行、來請曰、先生不見知於世、而嘗稱廷齋法子之文、引為知己、請銘其墓、以卒先生志。余案行狀、先生性至孝、母疾往返一日夜行五百里、求得異藥以愈。親服弟三人之喪、踰期猶有戚容。生平口無擇言、身無惰行、對家人必矜嚴。竟日凡先生所俛焉孜孜、惟日有不逮、大抵皆庸德庸言、不斬人之知之。至於道德之華、彪炳於身、而有耀於其徒、世之人宜無不知者。二三子而外、又未必能盡知之。余讀後漢書黃叔度晦迹里巷、初無所表見、自林宗一言推許、書之國史、傳之天下後世、迄於今無異稱。然則知德者未必終鮮、吾惡可無言以發之也。先生諱綱、青州昌樂人、以某年月日葬營邱故城東南三里之原。銘曰、

嗚呼、古隱君子、建三滕先生之墓、廷齋銘之、永久無斁。

（碑傳集）卷二九

朝議大夫吳先生廷華行狀　沈廷芳

先生姓吳氏、諱廷華、字中林、號東壁。初名蘭芳、鄉貢後始改焉。祖居休甯、明初遷錢塘湖墅里。曾祖文、祖谷、考昌齡、贈如其官。妣許氏、張氏、俱贈恭人。先生資稟過人、少即嗜經術、于古今注疏箋義盡讀之、而喜援古以證今。康熙甲午、以五經中鄉試、五上春官不第。雍正二年、試授中書舍人官。三年、以侍讀缺引見、

世宗憲皇帝方遴選外任、因出為福建海防同知、復以原銜通判興化。十年冬計典、有疾、

詔以原品致仕。

今天子嗣位、用大臣薦修三禮。書成、錄敘加一級、例授朝議大夫。乾隆十五年、舉經學、以老病辭。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卒、年七十四。先生家嬗儒術、自其先環初公發解、至叔平公績學工文、聲望蔚起、嗣以連遭火災、考又厄于病、先生篤纘前緒、益自奮發、為文日數千言、皆博奧可觀。在內閣時、相國朱文端公敬禮如執友。及為外吏、公正而不阿、精敏而有體、遇事以平心處之、而善以經學飾吏治。暹羅國初入貢、

上以遣人向化、賜陪臣三品服、令督撫禮而歸之。督撫循故事議請

聖安。先生曰、督撫出守封疆、佐天子安援邦國、懷柔遠人、猶內臣也。無向外臣請

聖安禮。事遂寢。使者以晉秩倨傲、接郡守以屬禮。先生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使者即膺

特命、終屬陪臣、卒與抗禮。諸屬國貢道、咸隸海防、琉球歲進硫磺、歸必擕中原土物、關使請封權。先生曰、周禮環人掌送迎賓客、凡門關無幾。野廬氏掌道禁、亦第禁其不時不物者而已。此柔遠之道、權之非宜。福州諸生某、以母命出妻、生歿、妻猶不嫁、乞養于夫家、其姑不允、訟至制府。高文良公下先生議。先生引漢書朱買臣養棄妻事為斷、眾論翕然。檄查臺灣倉庫、抵諸羅、有奸民倉卒揭竿起、令弁皆束手。先生為按形勢、集軍旅、糾義民、分督防守、誅其魁、卒以安集。或曰、公奉檄而來、無守土責、奚為辦此。先生曰、周官冢宰官聯、有軍旅之聯事、安論主客、況予為郡司馬哉。及罷官、留閩、有以桑文康公禮經會元乞先生訂定者、即發其沿襲注疏之誤。陳京兆兆嵩時在閩、見之曰、射人、射馬、批駁當舍業而就鄭。先生然之、且告以欲著疑義十種。十種者、易、詩、書、三禮、三傳及史記也。陳曰、君年垂老、恐不能徧、所記疑義、三禮為多、請自禮始。閱三年歸里、周禮、儀禮已具稟矣。蓋先生幼讀注疏、見家宰九賦注口率出泉說、疑而質諸師、師曰鄭氏以漢法注周禮、非經本義、因悟注疏未盡合經、遂精研其奧、纂而存之。其考訂已數十年、多發先儒所未發。時相國鄂文端爾泰、朱文端軾、張文和廷玉、侍郎方先生苞、李公紱方為三禮總裁、延訪通經士、有以先生周禮疑義達書局者、朱公曰、吳君昔在閣中、吾稔知其經學湛深、欲先生奏請獨任之。公薨、方先生為具奏報可、乃赴館。諸公詢纂修事宜、先生曰、讀三代以上書、當別眞偽、讀三代以下書、當別是非。就三禮論、周禮、儀禮多後人參雜之說、此眞偽之當辨者。禮記本漢人作、與古多不合、此是非之當辨者。纂修之要、在先舉注疏中舛謬處、合編纂諸君而論列之、別其眞偽而斷其是非、經有可據、據以經、無可據則斷以理、明公集眾說而折中之、大綱既舉、則彼此無混淆而成不刊之典矣。諸公韙之。顧開館逾二載、稟得什之三四、先生僅司考訂而已。及方先生去、侍郎李公清植繼為總裁、以三禮二

節四圖屬爲編纂。先生欲取全書校對、俾圖說與經本合、乃檢秘府中諸儒禮圖得七十餘種、爲增刪補輯、改正敖氏儀禮居多。三禮書既成、即歸。當在館時、張履事鵬翀、李先生重華、杭堇浦兩編修、齊侍郎召南、家侍郎叔德潛暨余每舉文酒之會、先生必預、至則飲酣落筆、作爲詩歌、渾灝淵博、有劉中山蘇玉局之風。晚寓天津查氏水西莊、四方詞人輦集、奉先生爲指歸。歸主崇文書院講席、弟子從遊日衆。凡經提獎、輒成佳士。暇復與戚好結社湖山、青鞋笻杖、相羊于六橋三竺間、而所作彌高。久之、以目眚遂致不起。惜哉。所著有三禮疑義、儀禮章句、曲臺小錄、東璧書莊集各若干卷。娶沈氏、州同滄浮女、繼娶金氏、贈朝議大夫之琳女、俱封恭人。子可馴、乾隆甲子科副榜貢生、有才、先卒、壽祺、壬申科舉人、壽平、癸酉科舉人、直隸保安州學正。女適國學生陳啟珠。孫嘉穀、崇儀、縣學生、嘉會、嘉言、崇典、嘉師、崇禮。孫女二。先生長余二紀、既爲姻婭、壽祺贅余京邸、且學于余先生。每過從則出經義詩文相質、吾女亡、撫崇典如孫、吾子世煒復從先生遊。壬戌秋、余患咯血、先生爲視藥餌。病劇、乞先生爲狀。迄今已十五年、方思還山、與先生相周旋、乃余歸而先生病。余侍母不能離、聞先生訃、未得憑棺一哭。嗚呼。吾質亡矣。昔之乞先生狀者、今乃爲先生狀、爲之長號不能禁。先生詩文名海內、而經術尤當列儒林傳中。故因壽祺之請、謹序次以備史氏之採擇。

（《碑傳集》卷一〇二）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漊先生、與相國王公掞爲布衣交、高隱不仕、嘗述千萬言。生先生、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穀、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世宗初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衙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　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　命內大臣伊拉齊等密遣州縣六十餘員按覈之、諸員爭得缺、盤斛苛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撟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貨曉示矣、有　旨禁內地商聽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狀、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既得此好消息、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難、是明誘之而陷君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倘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擬起元意、

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同籍、即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興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樑頭大小。民憚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啓督撫、公攝道篆後到、曰、此啓誤矣。水手定額、工部所須、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俄而衆商具牒願自押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即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憚不得行、故爲此請。若再固執、必生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衆已集無賴袖瓦石、將搗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聞張牒、方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大詫、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訌爲祝懽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國初以鄭氏稅額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摃法行、民多棄産逃。公請于高公曰、人謂欺隱滿、可歲增漕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勻于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嫁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具獄上。總督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　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鹽巡道、移巡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顙、白鬚偉然。待後進謙謙如不及、而于權貴處屹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屬討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俯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賦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閩、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尚書海望奏將理直隸旗地、有司遵限奏　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　駕幸東魯、高公以迎　鑾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賑、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慍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慨然出、苦言于淸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懇、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蔬之外、無他過菜。口不言生産事、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于官府燕陛觀若浮寄。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責也。爭關失察議名、大府嘉其有識、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八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沈公事狀

公諱起元、字子大、世居江南太倉州。高祖諱文明、封儒林郎。曾祖諱衍應。父諱受宏、鄉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歿祀鄉賢祠。兩世皆贈奉政大夫。公童時能文章。年十八、慨然有自立之志。為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母吳孺人喪、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其後父喪亦如之。康熙五十九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補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歿、服除入京。雍正四年、改授驗封司員外郎、尋兼考功司。明年、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委署福州府、移興化。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謁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十居五、餘悉解任聽勘。受事者較計升合、爭為煩苛、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僊游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邪。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鋐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寧、興化為光天化日矣。建寧守姜君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得全者也。莆田有黃、陳兩家連歲訟不決、乃結黨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其釀亂、將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釁由主者、懲之畢矣、餘不足問也。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士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為之師、集諸生以四聲教正經書、俾轉相教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往官禁屬官饋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常安委攝海關、司關向無養廉、責諸關口差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于巡撫革之、並革洋船規例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欲浮收糖稅、不得、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而白其事于巡撫。巡撫召家奴切數之、由是人莫敢不奉法。及常去、代者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彊之、曰、起元但知常公任內革除浮稅四千金、它非所知也。初高文良奏開南洋、

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留外國。文良下令、出洋者必國里具結狀、立往還期限、逾者連坐。公進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文良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國里所能逆料、而為之具狀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無算、忽以結狀撓之、是明利之而陰奪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令商具狀如式。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苦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啟督撫、議增水手。公方奉檄放船、商環集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俟督撫令下、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定額、工部所須、督撫不能增、文移往復、轉展駁詰、商船且不得行。南風將起、彼情急、必生

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則衆已洶洶集同知門矣。初、兩院得同知敀方楞貽不能爲計、及聞船已放、則大喜。守興化三載、史文靖公奉使至閩、以牧守優等第一薦、擢臺灣知府。臺田一甲準十一畝有奇、賦有上中下則、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視內地加數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公將赴臺、文良語之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此事籌之素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要減舊額重者均于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及至臺、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率漂溺。公單騎案視賑給、流民多所全活。時有山豬毛社生番之擾、議設棄山口、斷其出入、南路遂寧。新守至、還興化。先是、國安縣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坐是銜之、中以它事、部議降四級用。遂如京師、尋告歸。高文良總督兩江、聘主鍾山書院。今上卽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莅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贓卻之。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夏大雨、災被四十六縣、飢民四走、布政使欲闌之。公曰、民飢且死、柰何禁其它徙。昔田文鏡以此獲咎、可鑒也。今鄰境州縣有未被水者、宜安插流民、給口糧、俾毋出境。其可從之。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已而獲者過半、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飢民、請于巡撫雅爾圖、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敎士當先實行、頒鄉先輩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嚴其程而加差等焉。巡撫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登其名。公采訪事實、著章善錄、頒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明年大旱、七月、總督高斌自江南視河工還、公迎謁固城、議賑事。高欲遲至仲冬。公曰、飢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慍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在此淩矣。子其圖之。方入言于總督、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移檄州縣、有犯此者舉之。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旂地、有司違限、奉旨飭責。高恐、命公劾數州縣以應命。公不可、曰、旂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尋奉命稽察宗學。居閒讀易、折中古訓、著周易孔義。十三年、移疾歸、歷主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晚而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其友曰、平生學力無佳手處、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卒年七十九。所著書、自易義外、有敬亭詩文集十餘卷、刻行于世。（敬亭文藁、沈祖望所撰行述。）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八

沈起元傳

沈起元字子大、太倉州人。父受宏、能詩、有白漊集傳世。起元年十二能詩、古文。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庶吉士、乞養歸。旋丁艱、服闋入京、値澄汰部屬、遴庶吉士補之、遂授吏部驗封司主事。由員外郎出爲福建知府。初試福州、隨授興化、署臺灣。所至除積弊、革陋規、捕宿盜、懲訟師。以閩人言語不正、立正音書院。在閩三載、政聲日著。俄以平反忤按察使、被劾鎸級。乾隆元年、起授江西鹽驛道、旋擢河南按察使、晉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卿。十三年、因公降級。明年乞假歸。起元性端慤、廉潔自好、刻意爲民興事、一本至誠、而才識足以行之。莆田縣有陳、王二姓、訐訟累年、械鬭互毆、巡撫、按察使將各滋重典、起元廉其實、獨坐首事者。尚書史貽直奉　旨至閩、甄別府縣、以起元爲第一。臺灣猪毛社生番擾境、衆議立界、起元謂彼非爭地、特如猛獸出山則噬人耳、界何益。請於山口設寨、禁其出入、境遂寧。河南雨潦、四十六縣災、起元議於本省不成災處招集拯恤、民以得生。開封歸德旱蝗、禱于社神、蝗盡死。八年、直隸旱、總督議以十一月開賑、起元力爭、得速賑。所屬有冒賑戶不賑口者、嚴斥之、災民俱得實惠。又絕鹽梟之例餽、郡庫封之羨餘、省州縣解項之苛、駁寬盜案三月之牽結、辭名盜擬。自少攻心理學、謂學問須知行合一、以躬行實踐爲驗。時張伯行主朱子而斥陸王、李紱主陸王而詆朱子。起元不肯稍有附會、謂孔門弟子自顏、曾外、入門各異、歸於聞道、今宜恪守經書、實實爲人、不必高言作聖。晚年窮易理、撰周易孔義、以十翼爲宗。歷主鍾山、濼源、安定、婁東四書院、藉以自給、晏如也。病亟、謂醫曰、吾自念平生學力、惟檢點身心、使明淨純潔、以還天地父母耳。言訖而逝、年七十九。著有敬亭文稿。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六五

茅叟星來傳　沈彤

鈍叟姓茅氏，名星來，字豈宿，浙江歸安人。七世祖坤，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即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父耿，字倫舒，通史傳，工文及詩，以諸生終。叟少聰慧，嗜讀書，爲文才氣勃發，而有義據。年近三十，爲諸生，屢絀於有司。後遂專攻經史及程朱之書，數年，乃欲以著述自見。念朱子近思錄舊解未詳，然遂爲之集註，行止坐臥皆不輟，歷二十餘年，書成。叟之才識亦因之而甚高。叟嘗依族叔祖某於山東滋陽時，黃公叔琳爲布政使，數致候問，或勸之往謁。叟曰：族叔祖爲黃公屬下，某可出入其門而不避嫌乎。卒不往。親知爲州縣，必懇懇爲言安民之法，措置纖悉，皆可施行。或刻於催科，則深痛其負國而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汗流不顧。所著古文，亦往往於國維民瘼反覆致意，足爲後世勸懲者。初，叟以文高知，希致困尼，年五十餘，不復進取，攜其稾謁金壇王耘渠汝驤，詞方學士於京師。耘渠以爲卓然大雅，學士以爲勝宜興儲禮執，叟由此名聞遠近，而其近思錄集註及古文稾，亦遂爲士大夫所推重。卒，年七十。無子。今其桐鄉友人程嵩圍、尙質方麟爲次第刊行云。

贊曰：余與鈍叟交垂四十年，叟嘗以不遇自傷，圖所以不朽者。余謂曰：諸生而可以不朽，其在爲有用之言乎。後又示所書劉峻傳後，敘已與孝標有五同三異，慨然流涕，而庶幾知我者之論定。余讀其文而深悲之。今鈍叟雖不遇以終，而著述之有用過孝標遠甚，顧獨不可名在青史哉。亦何至復有同秋草之歎也。

《碑傳集》卷一四〇

茅鈍叟先生別傳

先生茅氏，名星來，字豈宿，自號具茨山人，晚號鈍叟。歸安貢生。敦行力學，善屬文。家貧，授徒餬口，饔餐不給，泊如也。學一本朱子，嘗采集有宋以來諸家義說，增以訓詁，爲近思錄集註。又參校諸本，訂其異同。書成，時偁善本。性方直，覩故爲守宰，必諄諄勸勉，或不舉職，則責以負國負民，雖頳發赤不顧。屢困場屋，鬱鬱不自得，走京師，以所作謁方望溪先生。望溪見其近思錄集註，甚重之，以爲近時所僅見也，大爲延譽，遂知名。當是時，

天子方向文學，督學使者出京，必聘一二知名之士爲佐。先生名既噪，聘者踵相接，往來青豫之間者垂二十年，而先生老矣，遂南歸。家貧甚，寓居南潯之豐草菴。乾隆十三年卒，年七十一。著有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古文存稿十卷。

陸子曰：余始讀近思錄集註序，重其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後得讀先生全稾，始知先生學術之正，人品之醕。顧其門人陸薮所撰行略，挂漏俚鄙，不足傳先生，因重爲論次如左云。

陸心源撰　《儀顧堂集》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八

尹會一　盧見曾　程廷祚
汪紱　任瑗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塨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肎自混於俗者、博野
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
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
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
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
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
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
之言不可違悖。既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
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
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
司、竊忝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
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涖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
既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
尙未起、直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
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
駭詫。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業授喪
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飮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
豈有既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
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
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陪奉廷議、非忘
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
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
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掃
墓蠡吾、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忝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瘧異疾、卒
於官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
襄陽、漢水暴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
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遷荊州都統西征、取道
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
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
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
晉中丞、積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
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稟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白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少時授經祁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之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衆人絜度，則行既成，名既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覲初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災捍患，日不暇給，尚於其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衺爲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俗烝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即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閒前後頓殊，恐陛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舉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尚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扶翊入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鋟版。居喪讀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

一錢今以此賄。堅拒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毋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貤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承銓早殤。次啟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尚無恨於幽埏。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一

吏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博陵尹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三年秋七月十五日。江蘇學臣少宰尹公會一以勤事卒於官。

上聞深悼。

諭須䘏典。於其葬也。遣參政陶正中賫

詔書以一品秩致祭。

聖天子之優禮大臣。及公之所以靖獻厥職者。可謂交至矣。子嘉銓以余嘗知公。丐余銘神道碑石。爰按公之學行。而志節事功亦因以悉焉。公生三歲孤。賴太夫人苦節。以長以教。自幼時安詳恭敬。知公者謂公植志行身。胚胎於此矣。甲辰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丙午典試粤西。遷員外郎。分校丁未會試。得人胥極盛。

天子知其賢。欲試以事。尋外遷。公性純孝。奉太夫人以行。初任襄陽郡。勸農興學。表前賢舊蹟。創蜡祠。修復郊外老龍隄。延袤十里。至今民賴焉。攝荆州。所屬石首縣飢民聚衆萬餘。聲言刼倉穀。公單騎行縣。飢民擁集。公和顏諭以吾爲救汝民來。汝民毋自絕。繫

其强悍者於石、開倉次第給之、衆皆悦服。公之為政恩威並濟、動之以誠類如是。移守揚州、一如所以治襄者。已遷運司、晉巡鹽御史、治所胥在揚境、公以此地浮華、商俗靡靡尤甚、一切規爲服物、導以節儉、而身先之、恤商裕課、積弊一清。乾隆八年入覲、超遷廣東巡撫。公以母老不能遠行辭。

天子鑒其誠、改河南。公益感奮、夙夜兢兢、仿周官體國經野及古封疆大臣教養斯民之道、推誠竭力、作監司郡縣先。逾年、開歸諸郡大水、遂上章自劾、列賑卹十六條、悉報可。舉凡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悉次第施行、而災民求食者、令有司隨所至安輯。改歲東作、資送還鄉、民皆得所。公既奉太夫人行、自出守荆襄至汴梁開府、凡所設施、每夕必以告、得則喜、偶有不合、太夫人對案輟食、公輒長跪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其善政為過往大臣所推重、公必告以稟太夫人教、以故四方傳誦、慈孝赦徹

內廷。四年、

召補副都御史。公送太夫人還博野、遄入臺。

上方甄別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知府張鐘俄以年老改補京員、公上書以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今旬日間前後違反、恐無以昭法守。

上嘉納之。未數月、聞太夫人病、乞終養。

天子閔其孝、許之歸。逾年、

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章聯額。公家居五年、侍養之暇、益讀書稽古、於聖賢義理精微、道學源流派別息心探討、以折其中。所嘗體驗於身心日用者、往往見諸讀書劄記。師友往復及生徒講習、單詞隻義、悉中要領。蓋公之志致遠、蘊積深矣。其誠心養志、則自太夫人就養、所至

御俸錢、賜高年布帛、賙恤窮民、接濟兵食、所費不貲。比歸故里、設義倉義田、興義學、由近及遠。惟太夫人命。諸凡默體無言、相時軫恤、謂老人非此不樂也。九年七月、太夫人卒。公性純孝、當五十不致毁之年、毁瘠特甚、幾不勝喪。十一年三月、服未大祥、而

上注念公、虛少司空以待。十月、乃之官、不歇日、有督學江蘇之

命。欽承
聖訓、以教士求賢為務。公念此邦文勝、不可不風以
質行。士子入聖之功始基端在小學、嘗講求服習、敦
厲學者。至是適
功令考試特嚴、奉行益力。本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以
天下為已任、須示秀才樣子、先以立志、歸於立身、中
間條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胥以文正事實之。每
接諸生、誠勉切至。嘗言小學書是做人樣子、文正是
做秀才樣子。由斯二者相觀而善、不十年、世教與人
才出矣。初下車、謁東林書院、講學於依庸堂、舉舊典、
咨諸生再拜、訪故潛德碩學、從祀道南。陽湖處士是
鏡品端學邃、廬墓隱舜山、公至即親訪、薦於
朝。江寧前少宗伯方公苞經學湛深、治三禮尤嚴喪
葬、嘗授公所著喪禮或問、公居喪深所心佩、至是造
門請益、事以師禮。蓋皆足以風世。十三年四月、
特旨遷少宰、仍留學政。
上故嚮用公論道經邦、將計日以待、顧所望於培植
人才之意、蓋尤亟矣。溽暑按蘇而痁作、猶力疾閱卷、
至松益劇、自知不起、草遺疏勸
上任賢納諫、意甚懇切。蓋公平生矢忠報國之誠所
未盡達諸
當宁者、大端略見於是。卒之日、距始生康熙辛未年
五十有八、以明年二月庚子葬東章新阡。公字元孚、
號健餘。其先自山西洪洞遷博野。曾祖諱先知、祖諱
澤升、皆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以公貴、俱贈資政大夫、
河南巡撫。曾祖妣李氏、繼趙氏、祖妣王氏、俱贈夫人。
母李氏、旌節孝、累封太夫人。娶蘇氏、封夫人。子三、長
嘉銓、雍正乙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求銓、殤。次啟銓、承
蔭。女三、孫八。所述綱目、君臣、士女四鑑、呂語集粹、續
洛學編、續北學編。居憂讀禮、輯喪葬從宜錄。督學江
蘇、頒學約十條、最合古賢造士法。皆已刊。纂道南編、
讀書劄記、與師友論學語暨詩古文集、藏於家。公學
宗洛閩、行在孝經、焯焯在人耳目、事功所至有成績、
書其尤切民生、有關世教者。至志節、故不待言。掌鹾
數載、洗手奉職。既歿、商士思公培恤息、以五千金賻、
嘉銓泣辭曰、此何可以累。公當年節操、概可知矣。惟

是平生大志受
兩朝知遇之恩、所蓄積於心、不負吾
君、以不負所學。蓋嘗與余深論之。然竟施焉其未究、
此余於公之卒所爲惻心流涕欷歔長太息也。嗚呼、
是曷可以無銘。銘曰、
聖學如綫、是生賢喆。仔肩斯教、爲士表的。世途險巇、
宵小蠅營。公自披誠、天開日明。
帝心簡在、正直是與。煌煌
諭祭、觀者如堵。於惟純孝、邦家之光。有子廬墓、哀動
彼蒼。嗚呼、是亦足以徵諸天道、而信我公之死而不
亡。

王步青撰《已山先生文集》卷九

尹先生會一傳　顧棟高

先生姓尹氏、諱會一、先世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凡十三傳而迄先生。先生之父諱元弼、以先生貴、三世俱贈河南巡撫。先生生三歲而贈公卒。五歲、太夫人授以論語、諸詩。太夫人姓李氏、有婦德。凡先生親師取友、立身制行、與居官倉卒應變、拯飢捄患、稟太夫人之教。
天子賜以五言詩、海內大吏靡不迂道請見、其婦德實古今罕有之。先生登雍正甲辰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出守襄陽。五年、移治揚州。二年、擢兩淮鹽運使。
今上即位、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踰年、超遷河南巡撫、入補副都御史。以太夫人老病乞歸養。侍養五年而太夫人卒。乾隆十一年三月、先生服未闋而
天子即授爲工部侍郎。是年冬到任、前督理江蘇學政。戊辰夏、陟少宰、以勞瘁卒、年五十有八。前後居官二十年、大都廉以褆身、勤以供職、寬以接下。其所歷運使及鹽政諸缺、皆世人所視爲膏地、而先生洗手奉公、子歸不得取分毫、大半盡歸於官中、爲軍民資本、救災卹貧之用。餘則以周宗族鄉黨、博野設義倉三、城中設輔平倉一、城西白河村設義倉一、皆出於誠心質行、非有所矯飾而爲之也。在襄陽日、漢水暴溢、老龍隄石盡傾。先生出帑修治、至今爲民賴。明年、旱蝗大起、先生命建八蜡廟於城南、是年蝗不入境。又明年、荊州都統將兵萬人征西、過漢江、飭造浮橋。縣令嚴棄民舟、舟人妻子皆號。先生饋馬於都統、勸令以舟渡軍。都統許諾、民慶更生。在揚州、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揚俗奢侈、衣服飲食多不節、先生嚴禁之。至同年子饋鮮魚、亦不受。揚俗大變。其理鹽政也、竈多賣餘鹽、故私販不可禁止。先生請出官錢買貯之、配商紓以禁止、私販賴以少息。河南四十七州縣大水、先生規畫十六事、爲民籌居食之計甚備、所全獲無算。在御史臺甫及半載、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能言。即
上所施行者、多駮正、往往
霽容嘉納、方有意欲大用公、而先生念太夫人、遂乞假歸矣。最後視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無錫有宿儒高紫超愈輯註小學、先生爲板行之、一時紙貴、有售至一金者。方侍郎苞以老家居、先生屏車騎、徒步造其廬、操几杖、北面執弟子禮。陽湖是鏡時講學于舜山、先生枉駕過訪、歸即草疏薦之。其好賢禮士多類此。先生爲學刊落浮華、直明本性、性

至孝、自始仕至河南巡撫、多奉母以行。其所設施、一本太夫人之教、天子亦知之。至今士大夫傳以爲美談。博野舊有顏習齋先生、以禮爲教、其徒李剛主先生有續北學編。在河南、輯續學編。在江蘇、方謀著道南編、而先生卒矣。余與先生同登庚子賢書、後放廢三十年、使節屢臨、未嘗通謁。乾隆壬申、郡人士將祀先生於道南、嗣子嘉銓請余作傳、謹据狀敘之如右。

（碑傳集）卷二九

故兩淮都轉鹽運使雅雨盧公墓誌銘

盧文弨

嗚呼、公與先君子篤兄弟之好、寔以文章行誼相契合。文弨始拜公於淮南、公獎借備至、有加禮焉。嗣以憂歸、又嘗一再見。於後以使事竣過公里門、見於寢室、情話溫款、至夜漏下數刻而別。噫、孰知遂爲永訣耶。聖上以八枋馭羣臣、奉三無私臨照天下。公既歿之三年、返公之子中憲君謙於戍所、今見任廣平府同知、將葬公、以銘幽之文來謁。公之仕績綽有可紀、重以知己之感、其曷敢辭。案狀、公諱見曾、字抱孫、號澹園。先世在明初由淶水徙德州左衛、代有顯者。曾祖諱世滋、太學生、與御史世淮爲同產兄弟。祖諱裕、庠生。考諱道悅、康熙九年進士、知陝西隴西、河南偃師兩縣、崇祀鄉賢。妣程氏、生母王氏。公任長蘆鹽運使時、三世皆膺貽典。公生而穎異、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年、舉於鄉、逾十年中禮部試、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是科聖祖仁皇帝詔進士未入館選者咸一體命儒臣教習三年。公遂留覺羅學。雍正元年試於廷、名列一等。時世宗憲皇帝新御極、整飭吏治、重親民之任、凡進士在高等者以知縣即用。公念貽公年高、欲陳情歸養、貽公不許、謁選得四川之洪雅。縣民困供億久、公至悉除之。邑多地訟、前政以山徑險憚履行、公一一親履剖決、各還主者。山中人數十年不見長官、始聞之駭、繼乃大服。初邑民受採木之累、甫甦、姦人又以開礦呈大府、公亟論其害、得已。貽公卒於家、公聞訃奔喪。邑人感其德、上司惜其才、交相留公。謝曰、若使某貪榮忘哀、何顏過毛君里門。毛君者、邑孝子也。未幾、兩母亦皆下世。服既除、始克營葬。葬畢、復補江南亳州之蒙城縣。制府以公協理州務、旋授六安州知州。時方行墾田

之令、有監生龔乙妄指官塘八十三口爲可墾、前政已爲之上報可矣。公至、亟言於上司曰、夫水爲田之母、無水則亦無田。以數千百家之世業、數千萬畝之上田、豈可因姦人一言而廢。事竟已。又調亳州、開龍鳳等溝、使由渦以達於淮、州遂無水患。報最、蒙皇帝親擢廬州府知府、又奉檄攝鳳陽府事。未半載、復奉諭調守江寧。時潁州新升爲府、以亳州並所屬之縣隸焉、仍命大吏爲擇賢守、制府遂以公名上。恭遇今上登極、允行、潁屬半舊治、聞公來、翕然向化。時西湖湮塞已久、復開濬以還舊觀、水有所洩、且資以灌田、大爲民利。時官於豫者欲開賈魯河以通漕、事成、潁且受其患、公抗議屈之、乃寢。擢江西廣饒九南道、未久、授兩淮鹽運使、復護理兩淮鹽政、又承中丞檄督理揚州關務。公與中丞邵公基同年、素友善、制府鹽政皆劾公以爲黨、讞上、上薄其罪、命往軍臺效力。乾隆九年召還、以直隸州知州用、往保定制府治所待缺。值灤州歲荒、有衆衆借糶事、官爲逮千餘人、復不即訊、託他故離治所。制府高公斌慮其有不虞、素知公能辦大事、使馳往代之。時久旱乏食、又因株連者衆、民情洶洶。公至、即引逮者詢所借多寡、令各自實、一切放歸、使得耕。雨亦隨足、歲因以稔。各持糧還借者。公量懲數人以示儆、境內帖然。州人爲建喜雨亭志公德。又革地稅之病民者。期年、遷永平府知府、轉長蘆鹽運使。以商應完之正課及雜征明注於引、而胥吏無所容姦、至今遵行之。再閱歲、復調兩淮。公前時嘗取劉晏遺法、覘所在鹽價之貴賤而權其緩急、江楚官民俱稱便。獨商以不得居奇、大不悅。又往往以峻厲病公。及公再至、乃不敢有他言、公亦濟以平和。地方有災、倡率商人協力捄之、全活者衆。揚地窪下、乃爲相水道而開通之、民始免昏墊之患。有碑紀其事。在兩淮任十年、以老得請還家、修墳墓、置祭田、卹宗族、教後學。董離家三十年、至是始得庀其私也。謙由刑部郎中授湖北武漢黃德道、歸省。公時適聞湖北有水災、即趣謙亟往。既而任兩淮鹽政者以相沿充公之提引餘銀入告、於是歷任鹽政皆得罪。公爲運使、不詳請、遂逮公對簿。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歿於蘇、年七十有九。惟一孫在旁。前一日、猶從人借書云。方伯胡公文伯爲殯斂、且經紀其喪以歸。公之才長於鉏強治劇、而尤以興學造士爲先。在洪雅、建雅江書院、在六安、建賡颺書院、在永平、建敬勝書院、在長蘆、建問津書院。揚州舊有安定書院、更因而廓其規制、嚴其教條、前後所成就者不可枚數。於前漢古蹟缺者補、壞者修、罔不興舉。公之曾叔祖御史君負海內文名、世所稱德水先生者也。公繼起、又嘗親炙王漁洋、田山薑兩先生、而得其指授、以故詩名早著、風雅之士宗焉。公嘗自號雅雨山人、談藝者無不知有雅雨先生也。公最篤師友之誼、珍其遺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齋應銓、桐城馬相如樸臣、懷寧李嘯村茲、全椒郭韻清肇鐄、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補刻朱竹垞經義考成完書、又刻倘書大傳、大戴禮等書十四種、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漁洋感舊集、亦皆梓行。其山左詩鈔若干卷、則公所選輯也。獨已之詩文、唯塞外集有版本、餘無暇自遴擇、家居漸次編定、被籍時爲有司所毀。今公子所掇拾唯古文七十篇、詩二百七十首而已。公好汲引後進、孜孜如不及、其獎拔後皆有名於時。夫人蕭氏、翰林院侍讀惟豫女、性安樸素、外若無所能、而甚得兩姑歡。及兩姑相繼卒、於細大

事又治之罔不中綮、以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四十有四。今以乾隆四十一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夫人祔焉。子四人、長即中憲君、諱。次龖、候選主事、卒。次韻、監生、次闓。女子一人、適臨川縣知縣高質敬。孫十一人、蔭仁、監生、卒。蔭澤、增廣生。蔭琨、庠生。蔭文、監生。蔭慈、蔭惠、庠生。蔭溥、庠生。蔭長、蔭復、蔭元、蔭甲。孫女七人。曾孫三人、松齡、柏齡、椿齡。曾孫女二人。銘曰、斂於政、惠於民、篤於交親、以衆文人學人。不賤賤、不貧貧。長逝永畢、而轉相述者、猶齒頰之回津。子孫繩繩、以事其延。歸魄吉土、千春萬春。

《碑傳集補》卷一七

程先生廷祚墓誌銘　程晉芳

余自壬午入都、與族祖綿莊先生別。嗣是一歲中、必書問五六至、雖間隔數千里、不啻執手覿面之勤也。丙戌夏致書去、秋冬又連致書、竟無所答。既乃聞其病甚。今年四月、忽得正月八日手書、字跡端好如平時、書中無別語、第勸余作歸計耳。閱四日、族兄德著書來、並以先生訃至、蓋前書先生絕筆也。嗚呼、真儒徂謝、世所共悲、匪余一人族好之深、知己之痛也。乃不待其孤之請、垂涕爲銘、以貽先生之弟南耕、俾勒諸石。

曰、程氏系出廣平郡、在周爲大司馬伯喬休父、封于程、以國爲氏。西晉末元譚公爲新安太守、以事罷官、卒葬新安、是爲新安一世祖。其後子孫蕃昌、新安遂爲程氏望。先生爲宋咸淳宰相謚文清元鳳公十五世孫。祖某自新安之槐塘遷金陵。父京蕚、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娶口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冢嗣也。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啟生、別號綿莊。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背誦。髫齔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恒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兩兒、俾習洒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十三經、二十二史、騷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先生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乃大驚歎、謂韋華公有子也。弟南耕、長于史、而先生游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喪、偕弟一試而補博士弟子。恒自謂文所以輔道、自漢唐以來、儒生泥典故爲訓詁學、而不能變化以隨時、其高談性命者、又或蹈襲空疏、罕裨實用。于是以博文約禮爲進德修業之功、以克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靡不窮委探源。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辨之。蓋自

國初黃梨洲、顧亭林兩先生殁後、百有餘年、大儒統緒幾絕、繼之者惟先生。然久試場屋、輒不利。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公鋐以先生應

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甯。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書史自娛。南耕有經世才、佐大僚幕數十年、所得脯脩與先生共之、無少別異。先生乃得專其力、益肆志于經書。自王輔嗣註易、掃圖緯之霾塵、迨宋元諸儒尊希夷河洛圖書、互卦、變卦、卦氣之說、雜焉交陳。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著書愈多、易學愈晦。先生乃著易通、後又成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



爻求是說六卷、易學于是乎大備。始先生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尚書冤詞以攻之。又書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晉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其于古今箋疏家鉤貫融會、如素所畜物、取而別其精粗良楛、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前人未發之覆、徐而按之于理窾無纖悉違也。同時方少宗伯望溪、鍾員外勵暇、皆研究經學、于先生折服特深、有疑義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時年六十有一矣。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遊、食指益繁、用是竭蹷、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淸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瓛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云。余之識先生也、當乾隆元年北上、過淮、執余手、孜孜勉以問學。自是三十餘年、先生遊淮揚、必主余家。余應試江寧、必與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有識知、竊附于文人學士之末者、皆先生敎也。嘗恨絕學無傳、每成一書、必翻覆示余、俾定其可否。洎衰且病、則悉鈔所著書付余護藏之。嗚呼、余之顚頓寡植、尚能傳先生傳耶。然天既畀先生以絕世之姿、又阨以遭逢、引伸其歲月、使殫思磨精、羽經翼傳、則所以假手于斯人者、非無故也。余之力固不足以傳先生、先生固自有其可傳者、知必不泯沒也。所著自羣經而外、有詩二十卷、文二十卷、藏于家。生于康熙三十年辛未三月二日、卒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陶氏、無子、弟南耕以次孫光晉爲先生主後。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据義摭文、與古際也。雅揚詁宣、弗泯跡也。粹乎大醇、玉金節也。阨厥遇以侈其傳、窮則彌達也。

（碑傳集）卷一三三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淸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歿乎足于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輿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甫于某某而後可。噫、其惑矣。吾友綿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爵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雖守宋學已非、有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啓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困于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謹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

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部、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雖雖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傘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

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道蒼頭索歧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遜邁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殷于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頹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舉，又未嘗不欷歔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悉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盧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涙涔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處卿遷江寧。其翁誠齋、　國初遺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爲壎篪之儀。人以比南朝劉璡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壻子，嗣章爲之立孫。以 某年 月 日葬于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割愛，抱經見聖升堂拜。閩呼參乎唯而退，羣儒覆稷立門外。兩薦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礙。商文典冊垂金薤，黄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廓志所在。冢旁艸生豬皆帶。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汪紱傳

汪烜、又名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窶、母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鎭畫盌傭、且傭且讀。旋敎讀於楓嶺、浦城。聞父卒、慟幾絕、扶匶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焚燬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積累既多、自能洞徹。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既多、自能洞徹。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可以會通、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又中庸言學問思辨、皆非得非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所言並非不同。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謂心覺其難、不妨含難而治易、易者既解、則難者亦因彼說印證參會。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寘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又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以養之、則樂在其中。若急迫監押、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又曰人閒百事、須是人爲。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淸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亦非邪與誠不兩立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爲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尙者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下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撕此心。然整齊嚴肅、悉由于靜、使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

天淸地寧矣。及其動也、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愼也。又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爲私欲、以流入於惡。有以節之、是之謂寡、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又曰、己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貫通、而昔之所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敬著時勉强去思、則反恐有牽强意見助長之病矣。且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又窮之也。如既識此字、復細玩此字之筆畫、細辨此字之聲音、又求解此字之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一字數用、而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又古人言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尋求。先生又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爲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極推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所格之物、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又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然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然疑念既生、終被神怪牽惑、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人貴窮理。窮理者、非窮此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眞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其論漢學曰、漢儒說經、于義之本淺者鑿之使深、最爲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是。其論詩經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欄字句外別尋事迹以穿鑿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若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又詩自有韻、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既得聲韻調治、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雖稍難解、然且反身切己視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毀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强求合、致生誕妄。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知其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或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或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欲、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或又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

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唯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即克己之事。張子言人氣欲剛、言須剛以自勝也。又言人心欲柔、言須柔以受人也。先生之立說如此。蓋先生之學、體勘精密、貫澈內外、毫釐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誠。偶設一喩、能使盲者察、愚者明、說者以爲朱子後第一人。先生沒後、門人余元遴刊其書、而其學稍稍行于世。然尊先生之學者、至今未一睹也。

劉光漢曰、昔朱子有言、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語最精。蓋宋儒多尚空談、唯朱子則多務實。格物者、實驗之學也。致知者、窮理之學也。唯能實驗、然後乃能窮理。中儒往往以格物致知之學皆歸之窮理、而實驗之派亡、此陽明所以訓格物爲捍格外物也。若朱子之學、則與倍根、笛卡兒相近。格物之義既與倍根實驗之義同、而窮理之義亦與笛卡兒懷疑之說相似也。朱子又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案、此即實驗之說。蓋誠字之精義在於眞實無妄。妄之生也、由於虛。虛之生也、由於誕。此妄誕不經之說所由屢見於史冊也。觀於史誌、五行傳詳變異妄誕之說、即此可窺。若西國格致之精、爲世界冠、無非不誠無物之說有以開之耳。大學言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誠。蓋以實驗之學明、則一切虛妄之念不生耳。特考之名學家言、以物之所具者爲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所以與吾心相接者爲覺。蓋物者形也、德者象也。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誤象爲形、不知象也者、只物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象耳。譬如於鏡觀花、於水觀日、豈花與日之眞形哉、不過月之象由水而見、花之象由鏡而見耳。德儒汗德之言曰、自吾人有生之後、常爲氣質所拘、於物之本體斷無有接而知之之理。英儒罕木勒登之言曰、人心一切之知、主於所發見之形表。由是而觀、則吾人之所見者唯物之色相、而非物之本體明矣。佛書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此之謂乎。雙池先生明于心物二元之說、故物理、心理均窺其深、殆能守朱子之學者、故即先生之說申論之。

劉師培撰　《左盦外集》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紱墓表　朱筠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詔、即具以聞。旋檄府建主、祔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既癸巳八月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紱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歿嗣斯焉、善人將懼。元遴敢奔告待命于下執事。余發書卒讀其書與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于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莅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傚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尚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歙閔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尚書、謚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生能言、母江即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歿、斂畢、聞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亦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窰、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畫碗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逾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閒、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藁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中、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讀書、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因藝得官以去者有之。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薰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于江甯、即日奔喪、一慟幾殆、迎樽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貧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所不究、暢卓然傳于後。所著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先儒晤語二卷、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先生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遴謹收錄而藏之于家、至是來獻。嗚乎、先生非元遴則書亦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于故禮部侍郎筠座師滿洲嵩壽公、持其卷曰、是當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于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于摹印。閒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慊我、我可受邪。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臧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于江、客閩、久不相聞之、江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謹答曰先生。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駴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鄉人傳以爲話。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三日毀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刲肱肉以療舅、不起。思謙又卒、歎曰、天道如此邪。其臘覓自經以殉。元遴乃與同門詹大山先生從孫文藻、壻余熊照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遜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于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闢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然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春秋祀



賞。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誨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碑傳集》卷一二九

任先生瑗墓表　韓夢周

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菴、號東澗、學者稱為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科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學之要。其為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為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州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奮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頹俗、返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為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己。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為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辨、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衛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既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

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為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覯、吾其可一試。於是應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嘗為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官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贈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栻、附監生。朴、束、模、附學生。楷、早卒。槭。女四人、麐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壻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為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遘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為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與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為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鈔二卷、囈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既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為己任、所為書皆潛而未出、余為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乾隆乙未季夏、濰縣韓夢周拜手表。

《碑傳集》卷一二九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九

崔紀　汪楷　王安國　陳宏謀　方天游　夏力恕　許遂
車騰芳　韓海　曹憤　鍾獅　勞孝輿　蘇珥

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兵部右侍郎巡撫陝西湖北崔公紀墓誌銘　王善橚

崔公諱紀，字南有，號廣村，一號定軒。曾祖諱志齊，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祖諱翼武，贈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諱執禮，封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居蒲州之潘侯村，雍正四年，蒲升為府，附郭縣曰永濟，遂為永濟人。余與公同鄉，素以志相厲，知公最稔。公生五歲，而母常太夫人卒，公哀毀若成人，事父及繼母劉太夫人，克以志養。康熙戊戌成進士，以庶吉士官編修。雍正間官至右庶子。

今天子御極，公歷中外，其恤民瘼，布皇仁，卓然有為者，尤在兩任巡撫。歲丙辰，公以倉場侍郎轉事蘭州，

天子嘉其盡心，即以公撫陝西。公聞命，肅然曰：巡撫之職，其本有三，利農功，整文教，儲軍糈是也。區區檢點案牘，求無錯誤，至大者亦不過代藩臬轉題錢穀刑名，皆末而已矣。自蘭赴陝，於路齋戒，昭告神明，念秦川八百里，苦澇少，苦旱多，其河渠沙壅滲漏，歲久沖坍者，應修應開外，必倣山右鑿井灌田法，乃足備旱。車中熟籌十數日，鬚白數莖。鄠縣高士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者，力學通世務，屢徵不起，公素重之，途次涇陽，聞豐川著有井利說，抵任後，即遣使敦訪，得其書，又手畢再三，詰究顛末。若渭南九州縣，地勢卑，一二丈、二三丈即可得水；渭北二十餘州縣，地勢高，四五丈或五六丈亦可得水。其井需磚甃者幾何，其土堅不潰不需磚者幾何，大井用水車，小井用桔槔，厥費幾何，徧諭司道府員確查詳酌，皆以於民無不便報，然後具草，一一奏陳。

天子許借給鑿井資本，井成後不以水田起科。公乃下其法於官吏，又慮惰夫淺人粉飾乖張，每鄉擇士民品優知土俗者一人總理，數月，開標弁報新開井七萬餘，就中善辦理者莫如鄠縣王令，於署中拮据大小井二千餘，臨井之穀若別有天，蓋經豐川親指畫也。龍洞渠者，鄭渠白渠也（儀吉案：龍洞渠非鄭白故跋，鄭渠白渠亦不同，此語誤）。公大修其湮廢，又開新舊渠七十餘道。會有言公辦理鑿井不善者，陝督查郎阿又言公庇桑梓，不問私販穀。

天子曰：崔紀本意為百姓起見，且其才尚屬可用，調任湖北巡撫，以觀後效。公復以日夜所圖，請豁提墾地畝、河沖地畝，更名折徵及旗標積財其六條，請交後撫張楷。

天子報可。後撫稱查民寔被利之井三萬二千九百餘。迨辛酉歲小旱，惟有井者所收如故，民益私鑿井，歲歲增廣矣。公撫湖北，歲餘，謂湖北非陝比也，農田水利，小民自能經理盡善，士多聰慧，胥籍亦廣，魚米之鄉，軍儲易備。惟是大湖南北歲食淮鹽七八十萬引，又帶銷十萬引。雍正元年，

欽定鹽價每引不得過五兩，迨後日漸增加，雖屢經議平飭減，而該商總集漢口，獨行居奇，巧為稽緩，刁難多端，驛鹽道朱倫瀚又詳查成本，陽為核實之舉，陰為虛開之地，每引竟增至八兩，統計每歲剝削湖廣民財直至二百七十餘萬兩。欲甦民困，不得不請定鹽價；欲定鹽價，不得不先分地分用，是於乾隆五年正月續續陳奏，而鹽政亦摺奏公以鹽政具奏不寔，歷年場鹽從無缺少之時，亦無太貴之價，又具揭內閣、戶部，稱核成本，每引不過三兩。

上特召公入議，湖北人送公如蟻，沿江岸頂香如雲。先是陝民數萬哭送公，有爭願一屬與者，兩地至今尸祝之。公既行，湖督班第以被劾道員有挪移事，波及公，又以議鹽參公，於是部議革職。

上謂處分太重，僅降六級調用，雖分地行鹽之請不行，而聖明特允廷議，每引減去二兩，俾湖廣人民歲省一百七十餘萬之脂膏。

天恩浩蕩，與江漢同其廣袤矣。辛酉秋，

上特起公為祭酒。初，公兩任司業，兩任祭酒，諸生尊行服教，而研經析疑，皆爭記錄。至是五涖成均，人人慶宗師復來也。公以身教人，尚寔學，於成均，於順天學政，兩任江蘇學政，於陝西湖北書院及歸教里人，不倦者如一日。方巡撫湖北，充監臨，將揭曉，撤司道整齊落卷，公親校閱，取入書院，謂觀風寬假，不若風簷三場底蘊盡見也，以故楚才書院獨盛，其遴才得真類如此。甲子夏，

上面詢公近作何事，公時讀宋五子書，以寔對。

上命公作太極圖說，公援筆立成以奏。是秋，典順天鄉試，與雍正丙午典福建試暨丁未、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俱稱得人。丙寅夏，公任江蘇學政，方視學淮安，卒。

旨飭盜於浙江，盜者寧波營兵也，為縣令所得，營弁以術緩其報文，則



預除盜之尺籍、而以自行緝獲先報制府、縣令反以疎防免官。
上知其失寔、命公覆讞。公至浙會城、閱案牘、牽連弁兵猥多。公擇其當
訊者以次鞫、至杭、從容研問、不四十日而讞案明白。
上遂解制府任、悉報從公奏焉。公丁外艱歸里、深以不得視含斂為慟、
喪葬盡禮。服闋、除山東布政使。東省頻年災、貧民借官穀累數十百萬
石。秋成後應以本色還官。公奏請以部定六錢之價、改收折色、以紓小
民運送之費、得
旨如所請。庚午、復以左副都御史任江蘇學政。四月抵任、刻期按試、不
遑寢食、而公遘疾矣。復力疾畢試事、病益篤、呼家人口授遺疏、無一語
及家事。於八月十日亥時卒於江甯官署、距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
二日戌時、得年五十有八。配荊夫人、先公一年卒。子一、雙蘭。女三、長許
字己酉舉人張君由仁子庠生燕、未嫁卒。次適鴻臚寺少卿宋君在詩
子戊辰進士今任常山縣知縣鑒。三未字。公為人嚴氣正性、遇事持大
體、揆情理、歸於和平寬大。
聖朝博採眾議、公屢疏奏以保護士氣、矜重廉恥為先。如職官諸生事
有違犯、應論者必使廉問有寔、然後除名、自公發之也。當鑿井被物議、
或忿議者之忌譖、公則謂奉行者寔未盡善、非盡萋菲成錦也。自湖北
起行、商人知公之不為利疚也、購人為調停之說、微動公以勢、公毅然
曰、吾不忍以民膏供模稜也。友愛兩弟、敦睦族黨、生平無私財、祿入悉
上高堂、用必稟命。性好施予、秦中學舍、公捐養廉數千金以廣之。為鄉
人修故土渠、改甃以石、鄉人賴之。公書法遒勁有體、為詩尤嗜少陵。自
少入翰林、至詹事、品凝望重、人謂真端尹。所著有周易講義十二卷、學
庸講義二卷、論語溫知錄二卷、讀孟子劄記一卷、讀周子劄記一卷、詩
書講義未刊者共十四卷。公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公之仲弟乙卯
舉人繹以狀請銘。余晦言夙好、慨念老成、銘曰、
博陵之裔兮、蒲坂鍾奇。民生是任兮、文教是持。強禦不畏兮、挫折不移。
大用未就兮、遽騎箕。浩氣常伸兮、史冊輝。

《碑傳集》卷七〇

又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公墓誌銘　沈廷芳

公諱紀、字南有、姓崔氏、世家博陵、遷蒲州。州今升府、縣永濟、故為永濟
人。蒲俗本敦厚、而崔氏尤以謹愿傳家。公曾祖某、贈資政大夫。祖某、考
某、貽封光祿大夫。妣常氏、繼妣劉氏、俱贈一品太夫人。公生五歲失恃、
哀禮已如成人。稍長、折節讀書、有匡濟天下之志。登康熙戊戌甲科、選
庶吉士。本名珺。
聖祖命改今名。既授編修、升司業、洗馬、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拜祭酒、
詹事、視學畿輔、擢總督倉場侍郎、轉吏部、皆能其官。而巡撫西安、湖北、
績尤著。秦地頻苦旱、公請開渠七十餘道、龍洞、古鄭白渠也。工費更鉅、
民子來趨事、不日渠成、溉田數萬頃。不能渠者、則鑿井以灌田、民利賴
焉。秦人多尚武、文風未振。
世宗命設關中書院、士始知學。公捐俸增舍、又為臨潼、扶風兩書院、置
田以資膏火。於是士尤切感奮、游多明達之材。西安、同州、鳳翔三郡旱、
請以河南協濟米十萬石撥運分貯、用備振糶、民乃足食。乾隆二年、潼
關滿洲兵移駐西甯、刻期當發、行糧鎧仗俱闕、兵赴轅環籲。公恐稽時
日、乃先發藩庫預備軍糈金以給、奏方上、所司以擅發帑藏議鐫級。
上命調撫湖北。公經理楚關中事宜、有未盡、復陳數條、得
旨交繼任舉行。既抵楚、楚民獷賦繁、較秦難治、而地瀕江漢、遙控湖湘、
水溢每多橫決、旱乾則戽抹為勞。乃攬山川、按土俗、軫疾苦、請貸民粟
以修堤堰、復令民自鑿池塘、民戮力如撫秦時。俗貴男賤女、生女輒溺
之、舊有育嬰堂已廢、公申厲禁、為修葺、置田以籌久遠、勒碑誌之。全楚
食鹽待給淮運、鹽艘胥集漢口、鹺商牟利居奇、值任增長、遠地民多淡
食。公請分地以售、并定其值。
召入、與政府大農廷議之、有議以值稍減而所行地弗分者、公曰、民困
淡食、且脂膏已竭、安有吏斯土而坐視者耶、吾官可棄、志不可奪也。持
其說益堅、遂為忌者所中、部議當落職。
詔鐫六級調用。公知戇直不為時所容、念封公篤老、家居竟乞終養歸。
上尋思之、特起家、復為祭酒、成均多舊時諸生、延頸望公至。至則著讀
易劄記、詩書講義、四書課講、周子劄記諸書、與諸生講論彌切。每當梨
影日斜、猶勤勤不休、咸以為退之亢宗復出。公先後主試、分校、視學、均
稱得士。洎是典甲子京兆試、以司成承是命、
國朝所罕。尋視學江蘇、奏以現居戶冊為定、以杜冒籍之弊、寬歲試遊
學之限、踰三次乃斥。既稟早給、以佐寒畯、貢斧士皆戴德。外艱服闋、授
山東布政使。山東積歉後、民貸穀當償、公慮穀貴傷民、請以銀代、且定
其價、
詔著為令。未幾、升右副都御史、再任江蘇學政、因積勞成疾、薨於江甯

使院，年五十有八。國家愼重封疆，凡命大吏，必選賢能有德望者，故百餘年間，名卿鉅儒恆榰其任。公以幾庶體貳之才，出撫秦楚，方將發攄所學，以教養斯民爲朝廷培植元氣，故所居民戴，所去民思，而屢用屢躓，卒不能大展其設施。天子一慭用，公亦既其忠誠，不憚勞瘁以報，天下爭以此望公，而公乃遽亡矣，悲夫。娶荆氏，封夫人，先公卒。子雙蘭，尚幼，既葬之二年，雙蘭葬公於某鄉某原，以狀來請銘。公與先大夫丁酉同年友也。余在館職時，拜牀下。比觀察左海，適公來爲邦伯，立身奉職，提命實多，毋有應舉必相佐佑。嘗告人同官沈君賢者也。又嘗見公遇事有不可，輒艴然曰：士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奈何若是。嗚呼，今之人有此哉。銘曰：

於赫崔公，翼翼嚴嚴，垂紳秉節，朝野具瞻，勤艱一心，思宏勳德。恩寶交孚，名留鯁直，碩學敷政，奚媿古人，史徵芳躅，視此貞珉。

（碑傳集）卷七○

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崔公祠碑　彭啓豐

蒲州崔公既歿十餘年，其鄉人思之，卽所居里度隙地爲祠以祀公，於是公子雙蘭致書於予，屬予文其麗牲之石。公嘗再督學江蘇，江蘇士大夫服公之教，往往能道公之爲人。公平生服習聖人之教，於易、詩、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書，沈潛其義訓，心有所得，輒著之於書，積十餘卷。其居官行事，毅然有法守，不爲苟同之行。有可利民者，排衆議行之。巡撫陝西時，關中渠道堙沒，頻苦旱。公惻然不甯，興工鑿井九萬餘，民以爲利。又按古鄭白渠故蹟，開七十餘渠，溉田無算。繼巡撫湖北，湖北歲食淮鹽，大賈牟利，價日益，爲民厲。公奏請核定鹽價，分地行鹽，以便民。天子召公面陳利害，時有異議者，公爭之力，會以事挂吏議，不果行。旣家居，嘗於旱歲糴穀以賑，有餘穀，擇鄉之賢者主之，春秋散斂，爲經久計，鄉人賴焉。公之不負所學，於數大端見之矣。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仁之爲道，非盡性者不能至，然求仁之方，可得而勉也。推吾不忍人之心，行吾不忍人之事，朏然其各足也，沛然其莫禦也，達之天下無難也。然而一私敵心，人我成敵，衽席之間，門戶之內，猶有異心焉，而況乎其疏逖者。自三代以還，禮讓之化微，囂競之風熾，其不以此哉。公之行無他文字可徵，缺然不備，與而其獲施於世者，至今人猶思之，而鄉人之思公也尤深，不徒思也，而必爲祠以祀，是卽斯民好是懿德之心之同然者，而亦卽聖門求仁之方也。系以詩曰：

猗美人兮，亦吾所思，學於聖人兮，能自得師，唯自得師兮，善推所爲，爲不盡遠兮，予心不欺，井渠活活兮，秦民之懷，退用之鄉兮，鄉人無飢，鄉之飽兮，公之貽，雲旗閃閃兮，公不可追，食公之德兮，涕泣漣而以祠，伸思兮，春秋薦衆，鄉人此心兮，鄭然匪私，人人自反兮，公爲汝師。

（碑傳集）卷七○

蕭山故淇縣典史汪君楷家傳　鄭虎文

故河南淇縣典史蕭山汪君卒後三十有六年，其孤輝祖成進士，始以狀來，涕泣再拜，乞傳於余，曰：某幸當代大君子哀其孤而錫之銘誄矣，某辱先生門下，顧獨不得先生文垂不朽，必某不肖，棄某及親，某且無以視息於世，惟先生閔恤之。余感其誠，諾之，病未有以應也，復固以請，乃力疾而爲之傳曰：

君名楷，字皆木，又字南有，系出唐越國公華，居婺源，凡一再遷而至浙之蕭山，遂世爲蕭山太義村人。考之翰，生二子，長卽君也。少師蔣太史栻之，通經義，以貧不能養，棄去，法刑名，學成，念非仁術，復棄而服賈，久之，致田可百畝，乃入貲爲淇縣典史。君曰：是亦學者求仁之地也。且向以不忍廢所學，今可以不忍行所學矣。於是愛囚如慈母之乳子，謹伺其飲食疾病寒暑，便旋燥溼，日入獄視，必辯不以聞，以故獄卒侵剋榜掠，非法刑禁，不得施用。當君時，囚無瘐死者，遇獄有冤，若豪猾之爲民病者，隱若在己，必達其志乃已。有薄某者，鄰人私其乳媼，匿媼而使其夫誣薄掠死媼，薄歷不能自明，顧以不得尸未決。君察其冤，白令復廉知鄰匿媼密室中，乃名其人，窩他縣盜贓，直入其舍，取媼出而脫薄於獄。又有陳生某以財雄，豪橫無狀，怨家莫敢訟，訟亦不直。一日使酒撲平人，受撲者恃君廉強，乃赴愬，君立捕縶之，陳以白金啖君，君怒，麾之。盡發其稔惡狀，上之令，論如法。君之在事，都類此。然未嘗爲家人道，說故不祥。後子輝祖得諸淇人之口，傳以熟者，僅此一二事云。淇之人又曰：故事，尉歲必祝生，尉之父母若妻皆祝，歲可得錢百千，其他富室之死喪昏嫁，則有慶弔，縣符下，若鞫訊勘丈，搜捕鉤稽，一切事則有高下出入，是皆名錢，而歲入無有常數者。吾公惟兩親生辰受士民燭，然於庭以錢壽者，則曰：是污吾親。還之。餘皆禁斷毫釐，無所染，每飯佐止瓜菜，屬廨東隙地，課種自給，賓至，席左右民輒知之，以非是未嘗市酒肉

也。去之日，吾公乘寒縣一老僕從夫人公子乘獨輪席帷車，蕭然就道。送者擁路，未嘗不歎息泣下也。君又嘗自言曰：吾在官，不輕杖人，不得已而用之，爲不懌終日。人孰無廉恥，或受杖而愧悔以死，其可贖乎。蓋君雖卑官，一於廉仁，倘所謂古之遺愛歟。在淇八年，念親老，家有產足供菽水，遂引疾歸。歸則田盡逋積，旋遭父喪，益困無以養其母，遊廣州，無所遇，竟卒，春秋四十有六。元配方孺人，繼配王孺人，後君三十六年卒。副室徐孺人，後君二十三年卒。乾隆二十三年，有司以雙節聞於朝，詔旌其門。子輝祖，乾隆乙未進士。孫四：繼坊、繼墉、繼埒、繼培。

論曰：君仁人也，宜富貴壽考，而竟不然，且以客死。哀君者咸以破產咎其弟。弟誠爲世大僇矣，顧君生而安之，歿其銜之乎。余讀雙節事實，則又歎仁人之澤如是遠且大也。詩曰：自求多福。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余於此竊有悟聖人無怨尤之學焉。

（[illegible]）卷七

又淇縣典史汪君家傳　羅有高

君諱楷，字皆木，又字南有。其族別自徽州婺源。先世凡再遷而著籍紹興之蕭山。君始慕儒術，學于翰林蔣栻之家，貧，奮于養，因而治刑名，鶩發辨隤上下比服輕重條理，委嵩綜會熟貫矣。念折獄之難，思疏粗錯繆虧仁，輒不肯以試，更廢居而事賈。已而爲典史，衛輝淇縣，覩獄囚胃曰：是亦學者求仁之地也。畢吾職而已。既居其位，復慨然存不屑之心，標置高雅，頗放以立異，與覬隨闒茸等耳。君子素位之道，果若是乎哉。于是嚴囚米，嚴禁獄卒私掠，囚械器刑具不載于令者，斷棄之。病囚醫藥，必選擇技驗乃進用。拊循開覺，若母若師，日有常，不以歲沓，眈怠。視囚外，手書鐺戰，泊如也。不妄受辭訴，無𢧐調縣符下，有所鞫訊，從容究覈，未嘗輕杖人。嘗曰：倘受杖者緣此愧恨，戕其生，吾能不疚于志乎。在淇凡八年，以親老引疾歸，未幾，客廣州，卒于廣州。

論曰：有高與君之子輝祖友善，得徧觀雙節堂贈言，至君處驕弟，咨嗟忖度，歎爲難能。君在官，君之弟在家，常嗜酒縱博，破君所置產，負責不償。君歸，默不問，且爲償所負。曰：吾父母之少子也。獨竭力辦養葬，以旅于劬。劬二十餘年矣，淇之人尚有述君仁恕之施流涕者。君之論素位卒常德屬官，箴宜其能感人至是。然而如是焉止矣，惜哉。

（[illegible]）卷一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諡文肅王公安國墓誌銘　汪由敦

乾隆二十一年夏，吏部尚書臣安國言：臣父卜葬於天長縣西有年矣，墨食不協，過有後艱，願得歸還兆域，以展臣私。皇帝曰：明歲春將南巡江淮，汝其從是兩盡也。盍待之。公拜稽首。公素羸病，咯血越數月，疾大作，疏請解職。上知不能視事，命從容就道，於是朝之卿士咸惜公之去，而願公之遄有喜也。二十二年春正月，病革，訃聞。上爲之震悼，賻內庫白金，庀喪具，孤子念孫奉遺疏進，得旨賜祭葬如制，閣臣考諡典以聞，應法予諡曰文肅。於是念孫件繫公事狀，以幽堂之石爲請，由敦與公同年舉進士，同館同朝三十有四年，熟知公行己立朝志節事業之素，其敢例辭。按狀，公諱安國，字書城，號春圃，先世蘇州人，明初遷高郵，歷世載德，潛而未耀。有諱開運者，洽尚書，有聲州學，是爲公曾王父。子諱式，韞通五經，康熙戊午副榜貢生，遯於仕進，教弟子爲人師，是爲公王父。公之考諱曾祿，守家學，爲諸生，研精理學，教授後進，雍正癸卯選拔貢，成均。母車太夫人，生公時，夢得古鼎之瑞，三世皆以公貴，考□誥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妣贈一品夫人。公復推考妣意，以身所得封典，貤贈外父母，如其官，蓋異數云。公生而端重，不與羣兒戲，七歲就家塾，從贈公受書，即求訓詁大義，十歲屬文，能自樹立，恥爲剿說雷同，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第一。康熙丁酉舉鄉試，雍正二年會試第一名，憲皇帝親策于廷，讀卷大臣有端人正士之目，拔置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編修。此公受知憲皇帝之始也。旋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又兼修八旗志書。壬子，典福建試。十一年，遷國子監司業。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遷翰林院侍講。奉命提督廣東肇高等處學政，在道陞侍講學士，抵任，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當是時，公受知寖深，駸駸嚮用矣。公之入詞館也，嘗語人曰：初謁座主高安朱先生，先生教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爲難。退而自省，面誓發赤，由是立志堅定，數舉以勵學徒。其教國子也，嚴月課，抑營競，進諸生講濂洛關閩之學，不沾沾講義，嘗曰：學當識之于心，見之行事，講習討論求其是耳。著書垂訓，當出之老師宿儒，非學者所急也。其任廣東學政也，粵東山海遼遠，初分兩學使，以寬考校之期。公所部自肇慶以西達

於瓊儋、皆濱海地、文風視南海諸郡縣為劣。公首飭教官、以敦品立操
為多士先。接諸生嚴毅、有不可犯之色。而手一編、往復辨論、不啻父兄
之於子弟。闢學舍為西齋、拔士之秀者如干人、館其中、親為授業。有司
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為執持不少屈。其有敗群而害于鄉者、即繩以
重法無所貸。由是人知學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為大、地方有
司咸知所嚴憚云。
皇上御宇元年、澄鑒臣工、
特命留任四年。報滿
召對、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擢刑部右侍郎、轉刑部左侍郎。五年九
月、陞左都御史。公總率臺綱、以激揚為己任。會粵撫以某教官登薦劾、
公故吏也、知其人昏耄不可用、以實聞。
上嘉公不避嫌怨、命以原銜管廣東巡撫事。公曰、吾劾其人而得其位、
是古人所譏蹊田奪牛也。具摺力辭。
上不許、乃即任。昔包孝肅劾三司使而代其任、歐陽文忠非之、孝肅不
避。今公事與孝肅類、而退然自謝、無待文忠之議、其後其識蓋賢於古
人矣。
聖主為官擇人、則豈斤斤小節哉。陛辭日、
御製五言詩以寵其行。
聞有老親、復拜豐貂文綺之賜。粵東文武僚吏皆公所稔悉、聞公至、飲
貪泉者不自安、望風引去。公與約、宥往咎、許自新、解弦更張、治其骫骳
無狀者、他皆不問。嶺南物產素豐、海船往來、貨賄瑰麗、風俗侈靡、政治
疲玩不飭、習為固然。公極意整肅、墜廢畢舉。倉儲溢羨、自制府以下、月
給白粲若干。吏以故事白、公曰、非制也、叱勿受。比數年、有發其事者、監
司皆坐重辟、人益服公操。積案塵委、公為之決疑、廣省留獄、歲久不雨、
公禱於神、不應。有盜案、心疑其誣、一訊得實、乃大雨。計典察吏、不事苛
刻。嘗曰、人才實難、且官屢易、吏益滋僞、易者安知必優于去者乎。莫若
勸戒使知自厲、故不以糾劾求赫赫名。凡三年、而嶺以南十郡三州咸
治。會丁贈公艱、貧不能辦裝、制府請於
朝、致賻二千金、乃得歸。舟至南昌、
內召為兵部尚書、又遷禮部尚書、皆未拜。居廬營葬、既訖事、十一年服
闋、乃入朝視事。公故湛深經術、嫻習掌故、容臺典三禮、公所議必斟酌
古今、折衷聖籍、期於正人心、明典制、以翊贊

休明之運。雖違俗侃侃、弗顧也。五禮自朝廷達於鄉遂、載在會典、卷帙
繁重、自學士大夫莫能徧觀熟講、民間吉凶婚姻、各以其俗、尚未遵一
是。爰取臣工士民所當循用者為通禮、頒諸郡邑。公長禮部、為制正繁
曲、一斷以
國朝制度。
命充大清會典總裁官。會典與通禮相表裏、公因得一手編集、每會典
進呈、附以通禮、悉稟
皇上睿裁、硃筆改定。凡十年而告成。十五年、充經筵講官。二十年、晉吏
部尚書、明年、兼管工部尚書事。銓衡具有成憲、稱密無可出入、而蠹吏
舉疑似者、因緣上下其手、或瞰人所不知、輒以牟利、躁競者為所愚弄。
公釐剔眾弊、杜絕請謁、雖親愛不敢干以私、而部事繁委、心力俱瘁、病
有由來矣。公起家寒素、由巡撫入為尚書、衣食器用不改於舊。晏居退
食、砣砣如老諸生、搦禿管、點竄丹黃、循行書簏、參伍鉤索、不雜世事、門
館闃然。中年喪偶、不畜侍妾、一子甫齔、相依同寢起、其境為人所難堪、
而公處之自如、十餘年如一日。與人言謙和若不勝、及臨事持論商搉
文義、意所不可、張目抵几、不少避事過、了無芥蒂于胸中。以是人皆知
公心平、為
國、而非好為崖岸、與眾異趣也。公清羸骨立、疏朗灑然、望之嚴氣正性。
贈公以公年望五未舉子、語公曰、秋斂春生、當養生氣。公因自號春圃、
以志庭訓。其篤於踐履如此。公所著書自奉
勅修通禮、會典外、嘗欲兼綜朱子師弟問答之語、裒其粹精、以附章句。
更取眾說之衷于朱子者、嚴為去取、勒成一書、而未竟其業。公所重固
不在是、亦以見公志所存耳。公生于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薨
於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得年六十有四。元配車氏、繼配徐氏、又
繼配徐氏、俱先公卒、皆誥贈一品夫人。子男一、念孫、女子一、字朱元定、
即公女弟之子也。念孫將於某年某月某日卜葬公于某阡、以三夫人
祔。嗚呼、典型凋謝、感愴何已。然卓然為一代完人、終始蒙
恩、哀榮兼備、班行倚重、嚼無瑕尤、在同譜所當致羡而無遺憾者也。爰
系以銘、銘曰、
北斗喉舌天官尊、三槐世澤貽後昆。珠浮甓社川獻珍、唱第曾見五色
雲。峩峩千尺松蟠囷、峭壁獨立無攀援。嶺南開府廉石存、秩宗三禮和
神人。十年鉛槧資討論、雲臺博士舌可捫。上佐

天子下臣民、周官法度由睢巇。山公啟事得二年、介不戾物、勇本仁。不
茹不吐。樊仲山、拜疏請急宣
溫綸。騎箕蠶軫悲朝紳、楚山鬱鬱淮水淪、中有大鳥翔塞門。君子有穀
貽子孫、擣詞無愧鐫貞珉。
（碑傳集）卷二九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陳文恭公宏
謀墓志銘　彭啟豐

稽古三代、忠貞篤棐之臣罔不終始典學、懋明厥德、用能左右宣力、允
孚於萬民。自秦以降、法令滋章、當塗之士、苟合時變、詩書所陳、勤謂迂
闊、本末橫分、內外決裂、學失其統而人才壞、毒流於民、非一日之故也。
聖皇御世、大道重光。二三大臣往往能古訓是式、以忠實心達於政事、
贊太平之功。茲非所謂咸有一德者與。臨桂陳文恭公當
今皇帝時任節鉞最久、已而入相、當世士大夫益莫不推公之學以爲
有古大臣風。公固未嘗以學自名、而人之推公者、覘於其政、而知之也。
公以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授檢討、遷吏部驗
封司郎中、攝文選、考功兩司、公正有聲。七年、遷浙江道監察御史、在臺
中、所陳奏務持大體。監生舊有考職之例、試者多屬人爲代。
世宗知其弊、勑令自首、而州縣吏胥藉是爲擾害。公請止禁其將來而
免其自首。
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退。尋
允公奏。
上以是知公。命以御史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已而丁父憂、上官留之、
辭不許、旋授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又丁母憂、奉
命留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乾隆元年、以吏議降三級、
授直隸天津河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遷
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調江蘇、尋調湖北。入覲時、
川陝總督慶福征瞻對、陳奏軍事多隱蔽、懼公發之、乃劾公十二罪、部
議落職。
上原公、命留任。明年、再調陝西、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留
巡撫任。其冬入覲、會河決陽武、
上命公權河南巡撫、往來河堤、塞決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
西。明年、調甘肅、再調湖南。二十一年、又改西安。明年、調江蘇、已而還兩
廣總督、疏辭不許。二十三年、以總督銜還江蘇巡撫任、加太子太傅。明
年、以捕蝗案削總督銜。二十七年、以失察滸墅關奸胥、部議落職。
上命留任、尋復調湖南、權兩湖總督。明年、還兵部尙書、入京改吏部。公
在外三十餘年、歷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至之處、無間久暫、必究
悉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籌其先後、以次圖之。每有
興作、人多以爲難、成既而輒就理、或當更代、卽以聞於
朝、責成受事者。其察吏甚嚴、然所舉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
率懍懍就法、惟恐及已。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
爲仕卽學也、盡吾心焉而已。故其所施於家國上下之際者、務各得其
理、人咸安之。在揚州以廉惠爲治、淮揚被水、民多流移、公奏請民所過
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可。遣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
是鹽使者令淮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
注冊報部、然實不以時納。及奉部檄移取、始行追徵。公言新舊相仍、虧
欠日積、請自今停輸助之款、以恤商人、頃之
詔如公請。在雲南時、方用師猓夷、運糧者苦道遠。公改爲短運遞運法、
民便之。山有銅廠、向召民開礦、以資鼓鑄、後民苦廠官煩苛、工費薄、遂
相戒不前。公請量加工費、除抽課外、聽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已而更
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買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
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頒行各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
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初、公之葬親歸也、奏廣
西墾荒之弊。時外吏多以勸墾爲功、廣西報墾者、少巡撫金鉷請令罷
廢職官及外省官生墾田、報部以額稅抵銀得官。于是貪利者多與有
司相結、按額荒冊、責民報墾、給之工本、卽以爲已功。又訪民開田浮於
稅者、冒爲新墾、起科報部、多得官去、報者至十餘萬畝、然田不增而賦
日益、民甚病之。公目覩其弊、奏請罷前例。
世宗命言之督臣尹公繼善分條定議、會撫臣勘驗虛實。
今上初元、公恐撫臣尙護前失、再上奏、言有司勸民報墾、百無一實。又
粵地磽薄、一年曉、必以兩年息地力、計田三四畝、始抵腴一畝之利。
若驟其冒墾、勢不能支、民必流散。請將報墾抵捐之田盡數豁除、不煩
再勘。惟民之願自墾者聽之。
勑部密議、而撫臣申辨至再、公復極論其非是。

上以公粵人，累陳粵事，恐啟挾持有司之漸，因有天津之命。既廣奮揚公超會與新撫楊公錫紱會奏豁除抵捐之田，一如公請。公在天津，訪求水利，時乘小舟沿河上下，嘗曰：「老河兵是吾師也。」河閒、滄、景諸州最窪下，恃隄防爲衞。公相其夷險，築遙堤、月堤、縷堤，又行放淤之法。汛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由左口入，堤停水沈沙，復放水從右口出，如是者數四，窪地悉平滿成膏壤。又計北河全勢，議濬黃河故道，多開溝渠，俾水歸於河，河歸於海，庶久遠無患害，司河者以費煩寢其議。爲江蘇按察，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親喪不葬及火焚親柩者。在江西歲饑，糴常平倉粟，令富人毋遏糴，遣官告糴於楚，且招川湖之商，商人各載米至，更設廠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埭，令民就食於工。其他在陝、廣諸省，遇荒歲，酌盈劑虛，以濟民食，多此類也。南昌城南羅絲港爲贛水所趨，善衝突，建石隄以禦之。左蠡朱磯當眾水之衝，往往泛濫爲災，亦築堤百丈，水患稍平。江西居人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以通有無，然好訟，費皆出於公田。公仿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爲族正，平其鬬爭，導以禮法。治陝西，尤以農桑爲先務。陝西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弃市帛皆資東南諸省。公立蠶局，募江浙閒善蠶織者導之，令民種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頃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縑充歲貢，又勸民養山蠶，種山蠶，儉歲以充食。又修治渠泉，製水車，教民戽水之法，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旱歲得以溉田。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隣，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在河南，疏巴溝，歸德賴之。既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俱仰食臺灣，商人自臺來者，例一舟不得過六十石，關吏因而厲之。公請弛禁以便民，從之。在湖南，歲大熟，適江南饑，公請發濱水倉穀二十萬石以濟之，買民閒穀還之倉。又招民墾雲龍山下荒地，禁洞庭居人壅水爲田，以寬湖流，水不爲患。初撫江蘇時，吏治刓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興其廉者、能者，懲其貪墨者，而人知奮。患蘇俗好華，爲具條約，宴會服御不得過度，止婦女毋遊觀，禁俗道爲靡曼之音，而痛懲其淫者。州縣官故以收漕爲利窟，乾沒無已，自尹文端公爲巡撫時，極意梳剔，所部翕然，至公申明舊章，民用不擾。自公去後，有司稍稍得自便，而民乃益思公不置也。前公撫江蘇者，在我

朝推湯文正、張清恪爲最賢，然二公俱遭讒搆，賴

聖祖曲全之，亦既不安其位矣。公遭逢勝于二公，爲

天子勤求民瘼，彌縫補救，矻矻不怠，未嘗與人立崖異，要自不爲苟同，而人莫不稱公，以爲二公之亞也。公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幹河、支河互相貫輸，俾毋阻塞。在淮揚所請疏濬諸河甚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弃地，異時河流未通，遇雨輒淫溢，河既濬，水有所洩，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成腴田，中通涵洞，爲旱潦備。其窪下不能避水，令民改種蘆草，裁其糧賦。其他築堤岸，修閘壩，多因地勢爲先時之謀，奏上輒

命與河臣議行之。其在蘇州，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諸州縣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公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所司持案牘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旋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

上特設漢協辦大學士以命公。（儀吉案：漢協辦前此已有之，如十七年孫文定即是也。）三十二年，遷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公在上前所陳奏，雖子弟不盡聞。其他修舉職事，非有關民生休戚者，茲弗著。三十四年，公有疾，屢乞歸，

上慰留再三。三十六年春，病甚，始聽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

賜詩及冠服，命公孫蘭森送公歸。會

上東巡，公由潞河南下，送

駕武清，賚稠疊。

上慰問良久，乃行。六月三日，薨于兗州之韓莊。

上聞憫悼，詔入祀賢良祠，賜祭葬，謚曰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門有古榕，因號曰榕門。先世湖廣人，明末避亂遷廣西，家臨桂西鄉橫山下。曾祖諱道威，祖諱世耀，父諱奇玉，俱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曾祖妣周氏，祖妣駱氏，妣劉氏，皆贈夫人。公早歲刻苦自勵，能文章，內行修飭。爲諸生，即以澤物爲已任，常曰：「吾生平恥作自了漢。」及入仕，益講求經世策。所與交多當世偉人，恭古以人事君之義，奏薦陳法、屠嘉正、李元直、王喬林、任宏業、儲哲治，俱可大用。京察自陳，舉雷鋐、潘思榘自代。

上詔求明經之士，公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爲知人。所至尤加意書院，厚諸生餼，聘賢者爲之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患諸生文不衷於理，每試士，必爲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爲歸。他如社倉、育嬰、養濟諸堂，必爲之計畫有無，慎擇主者，俾無以虛文塞責。益公之惠於士民者如此，此可以觀其學矣。公著書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家，有《訓俗遺規》《學仕遺規》以砭世之仕而不學者。其奏疏文檄，具載《培遠堂存稿》中。公薨之年，七十有六。妻楊夫人，先卒。一子殤，以兄子鍾珂爲後，乾隆六年舉於鄉。孫三人：蘭森，官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次蘭𣕚、



爾枝。曾孫二人、兆熙、定熙。女六人、太常寺卿謝浴生、太學生蔣本廉、縣學生曹云璐、秦之疑、陸之燦、劉某其壻也。曾孫女二人、長適韋治中。啟豐繼公入翰林、與公先後同朝、知公審。又以養母歸、得親被公之化、不忘於心。公之喪、過吳門、既爲詩以弔之、鍾珂將以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葬公于其鄉東畔嶺之原、而先以墓志請、義弗敢辭。銘曰、

太平元老、克承天休。日嚴祇敬、以告嘉猷。公自文學、遂隸天官。羣吏之治、既詳且殫。
帝選明德、靖其正直。公始親民、獨擢諫職。上德下情、公處其間。功雖方隅、補天下患。公勞於外、之翰之屏。入爲平章、老成典型。
恩命洊至、退若無憑。乃心報稱、夕惕晨興。豈無盤錯、公忠不避。豈無細故、
帝信不忌。昔有先正、如湯如張。公繼厥成、行業彌光。世澤之長、沐浴高厚。易名司勳、千秋永久。

《碑傳集》卷二七

又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袁枚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鐵學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
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甯驛鹽道。故事、淮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暢達、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覩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覩。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鉤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洲、上爲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爲旱潦備。其過淫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
上皆嘉納之。尤喜教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豳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縑。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爲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還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賜御用冠服、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賑。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護鄉里、交部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當忤雲貴總督慶福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爲明覺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閒。然最相得、在
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床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嚴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

常乘小舟，咨詢于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沈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嘗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眞吾師也。嘗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鋐、荆南道屠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爲後。

《碑傳集》卷二七

又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張洲

臨桂相國勳德多在巡撫時，節鉞所臨，幾徧海內。凡四至秦，秦人人頌說而尸祝之。利澤所布，大端在人口者，難可殫述。獨其二事，有爲人所未知者：方用兵西陲，所過將吏士卒須車馬孔急，有京使赴軍，於道路因便簡閱實數，恐缺乏羸瘠，遲悞軍興，顧日馳數百里，無暇赴所在徧稽，徼當途郡邑，令役夫牽馬控車，立道左以待，經行一顧。公念如此，費不貲，且多勤擾，卽詣京使，謂諸所須已具，無庸閱視，缺乏羸瘠，吾任其咎，君無慮也。不然者，吾于奏事時附奏，何如？其人素信公，允諾以去。公奏焉故雖細事，而卹乎下者至矣。雒南人觀察尺菴薛公家居，以前所泄倉儲事被逮，星流電激，厥勢迅疾，人人謂獄且不測。公素知薛公儒者，爲人醇謹，無他也，力護持之。至被詰責，久之事亦少解，廷臣訊鞫具獄上。薛公編管山東爲庶民，卒亦不罪，公也。而公生平實未一識薛公，此其庇惠保愛，隱德在人，人所不能及，亦人所不及知。故爲狀其大略，以告吾秦暨海內思公者。

《碑傳集》卷二七

方天游傳　朱仕琇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騤，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

今上卽位，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詔。主舉主任尙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坐，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震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于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如王士正、朱彝尊詩文，遍摭其疵病，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召見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召耶？卒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如是。湖北蕭御史年茂目爲江浙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偉，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兄騏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可爲傳，因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侯高其才，似蕭穎士，嘗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窮死，悲夫！天游篤交遊，重意氣，其行雖過中道，要其人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騏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騏友愛無閒，騏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尙者也。

《碑傳集》卷一四〇

夏先生力恕傳　程大中

先生姓夏氏，名力恕，字觀川，孝感人。生三歲，能以意推字偏旁，得其音義。稍長，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酒闌席散，引杯刻燭爲之，愈捷愈工，然殊不屑意。弱冠，讀宋五子書，窮日夜不倦，洒然遂有所得。康熙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其兄力忠同選庶常，時號二夏。旋以館課詩受知於掌院徐公。未散館，薦授編修。雍正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山西正考官，加日講官、起居注。忽心動，曰：母念我也。卽日告歸。逾年，轉病，假制。撫彊起，修湖廣通志。母卒，侍父鈍最公於蘄水學署，請終養，許之。先生自通籍以來，至於屬纊，屏跡林下垂三十年，未嘗一日廢學。先生之學，務在窮理，隨事體驗，以求自得，而未嘗有所標目，故其爲敎也，平易和樂，不立異同，衆人易從，而賢智者終身由之無復流弊。主江漢書院，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循循皆由禮法。或問爲學之指，第致之立志，而歸於因文以見道。蓋是時場屋之文務爲浮靡，人皆揣摩習



熱不復嚮學。先生以爲制義正則人心正、而學術有所從出、自爲課藝輙題解、引伸推廣、而究極其本。學者於是翕然皆知返而求之六經。二三年、開楚中風氣爲之一變。先生曰、可以休矣。辭歸、益引疾不出。著四書劄記二十卷、證疑備覽八卷、杜詩筆記十二卷、菜根精舍詩十卷、古文四卷、易論二卷。四書文已行世者、更定改本、藏於家。先生聞道最早、沈潛義理、久而彌篤。劄記一書、剖析微言、貫穿洞達。自謂生平精力盡積於此。已脫稿、猶手寫至再、往復訂正、意趣油然。乾隆丙辰、舉鴻博、丁卯舉經學、皆固辭。居母憂、哀毀骨立。鈍叟公年益高、事之益謹、飲膳非親嘗不進。族人貧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家。晚年名所居村爲上農、布袍竹杖、往來閭里、望若神仙。或與田父野老煮茗道故、欣然忘倦。因自比於農、學者遂稱還農先生云。鈍叟公年九十二、無疾而終。先生六十五卒、亦無疾。晨起、整衣端坐、書得其意義、沛乎蒼旻數字、擲筆遂逝。蓋先生之學深造自得、悉由心悟。其爲文章、縱橫出沒、神明變化於古人之法、而主於得其意義之所歸。故自言如此。力忠字映川、先生少師事之、見菜根精舍家傳。

（《碑傳集》卷四八）吳應逵

七先生傳

雍正十一年、詔復開博學宏詞科、命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刑部左侍郎楊超曾舉曹憤、蘇珥、廣東巡撫楊永斌舉許遂、車騰芳、鍾獅、勞孝輿、將舉韓海、海病。乾隆元年、合內外所舉、咸集京師、御試保和殿。而粵東七人者或不就、或後期、或以故不得與試、與試唯憤、獅、孝輿三人、皆放歸。而七人之名因是益顯。作七先生傳。

許遂

許遂、字揚雲、番禺人。康熙丙子舉人、謁選得清河令。力請上官、蠲逋賦、凡興作便民者輒爲之。坐承追不力免、民怨大吏、留之不能得也。以鴻博徵至京、格於部議、不得試。歸至清河、清河人聞遂至、歡迎數十里。遂賦詩紀事、留連久之然後去。江南巡撫將以能治河薦、會內遷不果。與同徵長洲沈文慤公最善、序其氣吾閣前後集、謂古詩規模漢京、近體不肯落大歷、元和以下、取道既正、復以雄麗浩衍之學濟之、卓然成一家之言云。

車騰芳

車騰芳、字圖南、一字麥洲、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督撫交薦、以親老辭。縣令親爲勸駕、乃逡巡就道。至京後期、即告養歸。騰芳少失恃、事父至孝。雖出授徒、間日必歸省。四方從學者甚眾、莊廠撰有恭兄弟皆其門下士也。性狷介。新會何褒以詩交騰芳、築室南門外、值千金。及歸江門、以宅券授騰芳。騰芳不受、曰、芳苟無宅、受之不爲傷廉。今既有宅、復受君宅、於君不傷惠乎。後出爲海豐教諭、督學吳公鴻雅重之、從容問兒孫應試者幾人。騰芳以失學對、吳益歎異。賦詩有眼青敢謂因吾輩、頭白何期識此翁之語。其爲名流心折如此。著螢照閣詩文集十六卷。

韓海

韓海、字橋村、番禺人。居郡城之東、繩扉兩板、僅蔽風雨、而誦讀不輟。是時嶺南盛風雅、文壇詩社、會者常數百人。梁太史佩蘭執牛耳、海以後進居末座、佩蘭顧獨與海言詩、成輒稱善。年五十、始舉雍正癸卯鄉試。又十年、乃成進士。會舉鴻博、督撫將以海名列薦牘。海賦夏遊詩云、欲待移根歸太液、須尋十丈藕如船。如船蓋寓言也。遂不復强。同里車騰芳稱其性情介特、不苟取予。爲文浸淫史漢、尤工駢體。詩出入李杜、旁及於西崑。論者謂非阿好語。著東臯詩文集。

曹憤

曹憤、字萬爲、保昌人。幼稟庭訓、讀孟子至仲子廉士章、父詔之曰、辟兄離母、能廉、豈廉、鄉乃無母無兄之國哉。即恍然悟之。既爲諸生、督學惠公士奇延入幕、命分校士、並授以經學、遂大進。雍正癸卯鄉試、與謝仲坑俱擬解元、不得、抑置副車。薦試鴻博、放歸教授、及門從遊者甚眾。著四書詳說行於世。自言所學得讀陸清獻公之書而益進、擇焉欲其精、語焉欲其詳、主之以集註者十年、暢之以諸儒者十年、貫之以經傳者又十年、乃返之已心、驗之人事、而後成書云。

鍾獅

鍾獅、字作韶、番禺人。雍正壬子舉人、薦試鴻博不遇。丁巳成進士、授靈壽知縣。旋乞病歸。父璵、別字雞山、爲諸生有名。所居曰獻玉堂、周遭植緋桃、花時灼灼出牆外。名流數十輩時相過從、集先後題詠詩數百篇、合梓之曰獻玉堂雅集詩。獅歸、日棲息舊廬、重興壇坫、越三十年乃卒。

勞孝輿

勞孝輿、以字行、一字阮齋、南海人。神峯倜儻、受知於督學惠公士奇、名日起。就試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廷試第五人、得爲黔中令。是時苗亂初

靖、民士、安居、孝輿初至、即奉檄委治古州屯務、有效。歷錦屏、清鎮、龍泉、清溪、畢節諸邑。龍泉人思之、建勞公書院。畢節故有鑄局、在任者率滿載去、孝輿則兩袖清風如故也。最後調鎮遠、卒於官。著春秋詩話、阮齋詩文集。

蘇珥

蘇珥字瑞一、順德人。乾隆戊午舉人、與孝輿同爲惠督學所知、所謂惠門八君子者也。而兩人者尤相得、性簡易、不慕浮名、詩文皆不苟作。既脫稿、亦不自珍惜。工書法、求其詩文而並得其書者、稱爲二絕。會大吏以鴻博薦、孝輿謂珥曰、我輩毋墮處士虛聲、盍偕往。珥曰、吾母年八十、願遊膝下、馳驅萬里、不畏碧玉老人見哂乎。遂不與試。

《碑傳補》卷一四〇

校記

①闘：當爲「鬪」之誤。

①宫：疑當作「官」。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

任應烈　王爾達　王峻　鍾晼　沈執中
杭世駿　李學裕　方澤　湯自銘　錢桂發

南陽府知府前翰林院編修任君墓志銘

君姓任氏、諱應烈、字武承、一字處泉。家世山陰、自王父大賓爲杭贅壻、遂籍錢唐。考諱相、潛德不耀。生三子、君其次也、以後其伯兄。君生而穎異、爲文奧衍深曲、善體物情。既冠試於有司、冠其儕偶、學使錄入郡庠、旋食其米廩。歲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充 一統志纂修官。書成、晉一級、南掌院以人才薦、出守河南之懷慶。君精於心計、民畏而吏不敢欺。尤以振興人文爲己任、於懷仁書院中拔其尤者數人、親經指授、莫不得氣以去、風氣日上。懷屬七邑、幅員不廣、而文章爲豫省之冠。孟縣爲韓昌黎故里、其子孫向無博士、君創議上大吏、請於朝、得蒙 俞允。昌黎之後有五經博士、實自君發之。歲己未、以本生父憂歸里、服闋、補南陽守。南陽地廣民悍、號稱難治。未入境、聞鄧州唐縣民偶乘糧貴糾匪搶奪、即於途次遣總歷齊授方畧、擒其渠魁、餘釋不問、一郡帖然。北來巨盜李會來宛勾黨劫奪頻聞、甚至有闔室被燬者、懸重賞購之、立置於法。南陽之盜自此頓息。上官廉其賢能、諉以全省捕務、雖隔屬聽其節制、前此未有也。宛偶被水災、單騎省視、廬舍有衝汨者、概予修葺、秋禾可補種者、概給種粒。向例賑務必先請而後行、君念宛距省六百餘里、往返稽時、則倒懸者無救、先發而後聞、災黎得霑實惠。大吏不以爲專也。豫藩趙城密奏、請於河南南陽、懷慶等郡開礦、飭下該撫查議、中丞轉檄各屬、皆礙藩伯、而持論唯阿。君獨斷斷直抒所見、畧云、煤炭爲日用所必需、而計利究不甚大、趨之者諒不甚衆。又脚價即關成本、採取入山必不甚深、稽查嚴密、自無聚衆藏奸之患。若銀鉛等礦、其爲物也本不脛而走、其聚人也自不疾而速、禁之且不能止、況招之使來乎。且豫省沃野千里、非若滇粵等省山多地少、本業不足謀生者可比。即如南陽一郡、現在務農之家、大率人耕百畝、此即盡驅斯民而農之、尚覺地廣人稀、田功鹵莽、更分之使爲礦徒、趨利逐末、其爲本業之拋荒必多矣。前明萬歷中、河南巡按姚思仁條奏開採之獘有八。現今形勢不必盡如所云、而農桑失業一條、其流獘古今則一也。條議內開滇省邊地可開、何以腹地轉多顧慮。不思邊地僻處一隅、遠方人諒

難涉險而至。若服內郎屬四通八達之衢、其聚衆也較易、而河南居天下之中、又逼近畿輔、似更不宜輕爲嘗試。且銀鉛有無衰旺、都不可知、貪不可知之利、役本業之民、而或至釀成意外之勢、此固事之不得不爲鰓鰓過慮者也。中丞郎據此議覆奏、事得寢。計典膺卓異之薦、奉

旨回任候陞、例晉按察使副使。旋奉本生母諱、居廬。買宅山陰道上宋陸務觀快閣遺跡在焉、搆傑閣三楹、以復舊觀、課耕教子、便有終焉之志。越中後進、皆從受業。合鄉先生之仕而已者、仿香山洛社故事、爲娛老之會、飲酒賦詩、歌咏太平、聞者艷之。同年孫宮允顧齋掌教蕺山、移家至越、旋捐館舍、遺孤才十一齡耳。君首創買田之議、與娛老會諸公先後佽助、延師課讀、歲議給修、月議給米。遺孤未冠、即列膠庠、忘其羈旅之苦也。君精神矍鑠、每來湖上、健於登陟。近得痰飲之症、兩月中處分未了之事、手書寄余、願以一言傳其身後。飾巾待期、神明湛定。竟以九月十六日不起、時乾隆太歲在戊子也。生於康熙癸酉九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六。例授中憲大夫。配杜氏、例贈恭人、先卒。子男子五、長伊、太學生、先卒。次仁、太學生、皆恭人出。繼室以胡生傑、會稽諸生、次倕、次備。子女子三、乾隆戊午科舉人孫泗、紹興府廩生聞人焱、太學生汪塤、其壻也。孫七、法祖、衍祖、毀祖、縉祖、詠祖、秉祖、慰祖、壽祖。藏在會稽之儲墅、君所自卜也。臘月六日庚申、諸孤將穿杜恭人墓合葬、復理遺命、前來乞銘。銘曰、

君之生也、與吾爲文章道義之友。及其沒也、鄭重而申久要之言。平生風義、宜哭寢門。病跰躃而鑑井、幸吾舌之尚存。件繫君之行事、巫咸許我訣盪叫九閽。木葉下兮空山昏、吹簫嗚咽開幽窀。灼楚焞兮筮襲吉、胖體合兮安且敦。完吾責於後死、俟士友之討論。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四〇

虛亭先生墓誌銘

外舅虛亭先生之葬、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期、西莊、鶴溪使來告曰、先文毅公墓志、其女夫周益公實爲之文。今先君子幷槨既卜、援吾家故事、屬銘於子。大昕曰、以益公之文猶不自名、而託張眞甫名、況庸下如大昕者、夫何敢。頓首固辭、不獲已、乃泫然出涕敘之曰、先生諱爾達、字通侯、號虛亭、姓王氏。先世與宋太尉魏國文正公旦同出。文正從子元始居崑山縣之新漕里、數傳至左朝請大夫崇政殿說書葆、即文毅公。文毅九傳至明監察御史遜、遜子復亦官監察御史。小御史之曾孫國子監司業同祖、司業生處士逢年、並知名前代。先生曾祖在畿縣學生、是惟處士之孫。祖鎮圭、

皇贈修職郎。考焜、康熙丙子舉人、丹徒縣儒學教諭、

贈通議大夫。通議始卜居嘉定、而先生猶以新陽籍應試。新陽本崑山析置、示不忘本也。先生同產四人、齒最居少。事通議孝謹無違。通議官丹徒、獨攜先生自隨、依倚如左右手。伯兄丞殉、與邱嫂同居、終身無閒言。叔兄素失愛於通議、銜慽數加陵侮、先生受之無忤色、鄉黨稱道焉。性疏直、易怒亦易解。嘗面斥人過、頰項皆赤、少選、復與呴呴好語、忘其人之嘗怨也。平生不善治產、往往盎無斗儲。然吟詠未嘗輟。遇極作惡事、姑置之、或隱几坐、須臾熟睡、醒後便不復記矣。讀書好瀏覽、不爲章句學。弱冠後補博士員、試輒冠其等。食廩餼、爲諸生祭酒、屢試行省、不見雔。中歲以後、乃專意於教子、以爲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科舉之學非可以傳後也、故導之以詩、古文。又以爲詞章之學可以潤身、未可以言道、故進之以經學。近三十年來、東南士大夫言古學、多推嘉定、而嘉定之好古學、自王氏始。西莊既貴、先生優游林園、日手一編不置。或招朋舊爲眞率會、斗酒脫粟、無異老儒。好作詩、以放翁、後山爲師、寓意目前、多自得之趣。書法險勁、不肎作圓軟態。春秋七十有六、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捐館。　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夫人朱氏、江寧府儒學訓導金銓之女、　誥封淑人、先五年卒。事尊章甚孝、處約而好施、先生之家事治、緊淑人是賴。先生有賢子二人、長鳴盛、甲戌進士第二人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學者稱西莊先生。次鳴韶、新陽縣學生、號鶴溪。子女子二人、長適縣學生顧我湖、季即大昕妻。孫男女若干人。大昕年十五、應童子試、先生亟賞其文、西莊亦謂予可與共學、因許以愛女、招爲館甥。嘗言李彥平、范致能、周

子尭皆吾先世門壻，所以期許甚厚。先生好學，兒又兼譽子。人或笑之，則曰：久當信我言。今荏苒四十年，文稍有名，而德不加修。九原可作，媿其曷勝。銘曰：

學不必用，蘊而益純。古訓是式，以遺後人。豈惟後人，邑中之彥。問其風者，古學大闡。夏駕之西，車塘之原。辛木鬱然，四尺新阡。太邱壇耶，老翁泉耶。君子之澤，終勿諼耶。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峻，字次山，號艮齋，蘇州常熟縣人。大父應薦，父志學，俱以先生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生少敏慧，讀書數行俱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才名籍甚。同里宋君玉才與先生最相善，並受業於陳見復先生，一時稱爲王宋。既而入都，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　恩科舉人。明年，試授內閣中書，尋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一統志纂修官。五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典浙江鄉試。十年，典貴州鄉試。乾隆元年，典雲南鄉試。先後甄拔，號稱得人。明年，詔開言路，選朝官有清望者俾居臺諫之職，而先生以名史官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拜　命三日，即抗章劾臺長官素行不叶人望，罷之。當是時，先生直聲震都下。先生感上知遇，能用言，方具疏，草累數千言，未及上，而太夫人之訃至，遂戴星而歸。杜門養痾者十餘年，學益富，品益高，弟子著錄者日益衆。當事爭延先生爲士子師，於揚主安定書院，於徐主雲龍書院，而於蘇之紫陽書院尤久。以古學提唱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性剛褊，視時俗依阿齷齪畏葸者流，不欲姑與爲伍，而人有一事一節之長，則稱賞不置，有三代直道之遺焉。尤精地理之學，談九州山川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咸瞭如指掌。嘗謂水經正文與注混淆，欲一一釐正之，而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酈注所未及者，則據正史及傳記、小說、近代志乘以補之，名曰水經廣注，手自屬藁，未暇成也。詩、古文直抒性靈，不加雕琢。書法初宗北海，後師東坡，晚年自謂窺古人用筆之意。所書碑碣盛行吳下，片楮隻字，人知珍之。先生壯年崇尚氣節，慨然欲有爲于世，既以病廢，不欲出山，則思見之著述，而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既歿之後，有與先生善者刻其所著艮齋詩文集若干卷行于世，雖未足以盡先生，亦略見先生之概已。先生久登清要，不名一錢，歸田後猶以教授

自給、清風特操當於古人中求之。春秋五十有八、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終於里第。家貧子弱、久未克葬。頃歲季子淮安府桃源河務同知本智乞歸養母、乃卜辛亥歲臘月十四日葬先生於某鄉之原、距先考塋若干步、遵遺命也。配馮宜人、教子有法、今壽躋百齡、康強逢吉、大吏入告、行有旌門之榮。子二人、禮、縣學生、先卒。本智、由盱眙知縣遷今官。女一人、壻朱磬。孫口人、口某官。大昕少而鈍拙、無鄉曲譽。先生聞其可與道古也、薦之使學於紫陽書院。先生於諸生中最賞者屢三數人、顧獨稱大昕不去口。先生歿垂四十年、而大昕來主紫陽、遵守先生教規、罔敢有懈。先生之葬、與執紼焉。東漢墓銘多由門生刊述、俾仰今昔、音容如存、而衰老無成、孤負知己、援筆泫然、情見乎詞。銘曰、

尚湖之水、清且直兮、誰其似之、夫子之德兮。少可于俗、多師于古、有所不爲、合乎狷者。孔翠以文、鷹隼以威、位未副德、沒而名垂。退之諛墓、古人所譏、先生之銘、斯無媿詞。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宛平鍾先生事狀

芑孫所及見先生長者、其質行可書而學有聞乎古、無過宛平鍾先生。先生與先大父交善、晚就其子光豫養、來江南、延大父課其孫。光豫知松江府時、芑孫年十四、從大父讀書其廨、以是得見於先生。迨大父補官宣城以別、則芑孫年十六矣。後二年、先生卒、其子孫不能歸、遂葬先生於蘇州。于今二十餘年、子孫繼逝、獨曾孫華泗尙居嘉興、以嘉慶二年來過芑孫於官所、因從求先生遺書、弗得也。又一年、檢理家中故籍、得舊所爲藏先生文字及光豫當時行述。念芑孫之年又且四十有四、及是無傳、誰當爲先生傳之者。迺刪取光豫所述、又略載先生之文、而爲之狀曰、先生姓鍾、諱晼、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縣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賦、一過成誦。十八補學生、有聲、與故王吏部澍、徐編修葆光爲忘年交。舉于鄉、與桐城方望溪先生相友善。益治經、殫心三禮、而兼及於詩、書、春秋。以雍正六年彭啓豐榜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往省其親於兄嚅宿遷官所、望溪爲文以贈、言君子之學始于愼獨、而終于獨立不懼。先生終身服之、故其功尤嚴于人所不見。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及望溪先生薦、充纂修。先生主周官、望溪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

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未幾、與河南孫用果、河間王之銳偕薦、以國子監助教用。先是、有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先生用其例。先生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不可。及周官書成、聞父病、即日戒行、不待奏、以是不得敘上考。又逾年、還京。孫用果嘗以補助教、而先生名在其先、遂不以名自列于吏部。迨父母考終、始起就職。在監六載、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于經學、上以內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寧陳文簡公到門索見、先生疑於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詢孰可者、先生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先生名。其在部、遇祭衆胥若辭。二十二年冬、遂致仕。先生性剛介、其於義利之防、雖小必謹。在國子監、却諸生贄見。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先生曰、不然、吾忝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乏于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先生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而公耶。居恒服御非甚敝不輒易。光豫自知縣累擢江蘇松太兵備道、祿入豐、家人怙侈、獨先生無異少時。常曰、吾一日所作事與所享用不相稱、則愁然負疚于吾心。光豫嘗私爲先生置妾、已入門、不納、令歸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疏食三年、盛寒不衣裘、人以爲難。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爲祭禮纂三卷、以示子孫。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先生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自存、先生至是彌留、慮光豫之以憂去、而或弗克兼顧也。烏虖、亦可以見先生生平孝友之誠、雖至危劇、而猶鬱結不忘于其心、有如是矣。先生中年編有春秋比事、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未及竟、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年七十九。嘗邑孫見先生時、年已七十餘、篤老讀書、猶立課程、所撰春秋義疏、亦已繕校得數十卷、垂成。光豫述先生所著、別有經說數十篇、邑孫未前見、欲以問之華泗、而華泗僅取先生晚年爲光豫官中應事代手之作、以至無足存、其可存者二三篇、皆先大父當時寫得、即今所蒐之故籍中者是也。然篇少、難以專行、故爲具錄著于篇。其與尹亨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遽罹大故、竊附道義之末、爲輟食不寧者浹日。在太夫人秉德淵懿、又及受教于先姑氏、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

孝得于天者、獨優永違色養、知鮮民之疚、求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衷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身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于衆人、豈僕所望哉。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强勉、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斯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官中無未清事、此時當御柩以還。山河縣異、不克馳奠、附將薄少、望爲市蔬果致告殯宮。臨書愴結。又答章中書曰、得告、知已隳盡窆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于戴記喪敬爲上、哀爲次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如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于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縞、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疏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即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儆、或一念之肆、鮮不悖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躑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雨露濡、而悽愴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

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卽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卽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祔祭既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祔祭祔禰于廟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于几筵，以墨衰祀于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僕衰損日甚，既學殖荒落，又中心煩然瞀亂，卒復吾子，是否，望有以開我。不宣。其與劉包之書曰，南行辱吾子贈言，稱引過當，豈韓子所謂誘之而欲其至于是與。今雖日暮途遠，而一日視息人世，尚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如吾子所期。不然，是僕貽吾子以愆言也。又嘗念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于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表見于沒世已耳，求其篤志于內行之修者，無有也。吾子不求名達，志在學禮，雖未知所造于古人何似，而其不出于爲人也，斷斷然矣。望溪先生答蔣廬賢尊書曰，人一事或遠于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于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于愼獨。書曰以禮制心，愼獨之謂也。不然，卽日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亦所謂薄于德于禮虛者也。惟常自謹凜于幽獨之中，而後禮之質始固結于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于其質而非僞。蔣廬善承父學，吾子又事蔣廬，則所以堅定其德性，而深之于人道者，當日進而不自知矣。如僕者又何足以益吾子。晚再拜。鳥虖，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斷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卽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故爲之狀如此。

王芑孫撰《惕甫未定稿》卷一五

杭太史別傳

宗彥先君子嘗游邗上，盧雅雨先生爲鹺使，有世舊，延居安定書院。杭太史堇浦方主講，因從問故。後來往武林，多主太史家。宗彥趨庭暇日，每聞話太史遺事。乾隆辛亥、壬子間，先君子藩粵東，太史子賓仁攜道古堂詩文集至，爲刊之，因得悉見太史它所撰箸。距今二十餘年矣，太史歿後，傳狀表墓之文闕如也。比讀道古堂集，追憶舊聞，次爲太史別傳。

太史名世駿，字大宗，又字堇浦。家貧力學，假書於人，窮晝夜讀之，父母禁止，輒篝燈帳中默誦。與孫銀臺灝、陳太僕兆崙、梁編修啟心、相國文莊、嚴進士在昌、翰林璣昆仲等爲友，五日一相聚，互爲主客問難，以多聞見者勝。太史尤強記，同輩推服。雍正癸卯舉孝廉，受聘爲福建同考官。

高廟初元，　召試博學鴻辭，列一等第五，授翰林院編修，校勘　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國子監嘗有公事，羣官皆會，方侍郎苞以經學自負，諸人多所諮決，侍郎每下己意。太史至，徵引經史大義，蠭發泉湧，侍郎無以對，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僕爲。遽登車去。太史大笑而罷。其盛氣不肯下人如此。歸田後，主講粵東粵秀書院，刻嶺南集，詩風骨遒上，最爲當時所稱，以比騰笑、慎旃兩集。其後主講揚州最久，愈負海內重望，馳書幣求文之使日至。請益者恒滿坐。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事見某書，某說見某集，拾唾何爲乎。學子有欲奉教者，太史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詁之；復以一史對，又以史詁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復詰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愁沮。太史生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生平勤力著述，所撰石經攷異、榕城詩話、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詞科掌錄、文選課虛、漢書蒙拾、續方言、道古堂詩文集已行世。鴻詞所業補晉書傳贊、經史質疑、史記攷異、漢書疏證、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經籍志、續經籍攷，皆具草稾。惟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亭，其書未嘗見也。太史於詩用功深，嘗曰：吾過杜、韓，當北面，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於同時人獨心折厲孝廉鶚，然太史體醇氣健，造句雄放，孝廉不逮也。與丁隱士沉爲親家，每論議古今，必推案交訴乃已。太史之歸也，聞諸前輩云，是時亢旱，　詔舉直言極諫，徐文穆公以太史應詔。太史遂上疏言：部臣自尚書至主事，皆滿漢

並列、請外省自督撫至州縣亦如此。所言紕繆不中理、帝震怒、欲置之法、文穆悉力營救、叩首額盡腫、乃得斥歸。後迎駕湖上、　賜復原官。太史既無傳狀、弗能詳也。

高廟巡幸塞外、晝天雨新霽、馬上吟迎風葦露淸于染、過雨山痕澹入詩二句、顧謂從臣曰、此杭世駿詩、惜其沒福耳。後有御史祝德麟疑太史不得意、或有誹訕、訐①奏之。九重披覽、以並無違礙、聽其流傳。朝廷愛才之盛心大矣、遠矣。丙辰鴻博諸公才皆出太史下、諸公多至顯仕、太史獨淪落以終、而箸撰之富、卒亦無逾太史者。太史遺書未刻者尚夥、賓仁既歿、往往散落人閒云。

許宗彥撰　《鑑止水齋集》卷十七

記杭堇浦

鎮海夏君佩香讀道古堂集、至鮚埼亭集序、而疑之曰、聞堇浦與謝山爲執友、今其文乃抑揚吞吐、若有甚不滿於謝山者、何也。一日以質諸余、余歎曰、甚矣、君讀書之精也、則請爲君詳言之。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既而謝山先生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溪書院。堇浦同時在粵東、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以時物相餉、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細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强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爲者、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堇浦。馬氏鉅富、爲堇浦所嚴事、聞言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門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公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者、乞之銘墓。堇浦乃使來索遺集。諸公與之。久之無報章、疑之、屢索還遺集、終不報。又既而堇浦所爲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公視其目有此序、忻然檢讀之、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又細繹之、則幾似謝山有敗行也者、皆大驚怪。又取閱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己作者六

七篇、於是乃知堇浦之賣死友、而不能知其所以賣之之故。又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嗚呼、己則非人、而怨直道之友、不聽已耳、而又修怨於其身後、至以筆墨昌言攻擊之。而又逆料鮚埼集之必無副本、即有之、而謝山無後、諸弟子皆貧困、必不能付剞劂、而遂公然勦竊之爲己有。嗚呼、可謂有文無行之小人也已。其後樗庵館慈谿鄭氏、其弟子書常抄鮚埼集、既完、取堇浦所爲序冠之集首。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其序後。此本後歸吾家、故得詳述之如此。余嘗見堇浦粵游集、每有以潮筆餽某官詩、知樗庵之言不虛。且樗庵固不作妄語者、余讀鮚埼文不熟、不能知堇浦所竊爲何篇。董覺軒於鮚埼雖未能成誦、亦約略通之、顧未見道古。道古余家有之、嘗屬覺軒繙閱指示我、而未暇也。雖然、樗庵但知堇浦竊謝山文、而復詆之、而不知竊其水經注校本、而復詆之者之尚有戴東原也。樗庵與丁小雅論東原文集、謂其論性之過而許其學。若見其所校水經注、則又將唾棄之矣。東原之勦竊、平定張石舟已詳言之、余採其言入鄞志藝文謝山著作之下、而堇浦之事但見樗庵手藁、其文集中未之有也、故因夏君之問而縷述之。

徐時棟撰 《煙嶼樓文集》卷一六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 旨交刑部、部議擬死。 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 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

一、乙酉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 鑾、 召見、問汝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 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 上大笑、 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 鑾、名 上、 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麽。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偁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鑒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紀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肆，詩平澹而屈强。　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熷南漪、王曾祥麐徵，皆爲杭大宗狀。此弟三狀，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龔自珍《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即虛館，必啟鑰參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尚無負於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而不自知。今荷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遘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曰，子無他，昨視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通問，復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即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勢傷氣，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即敬以問。未十日，則其子以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蒙恩遇，而政迹無敍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卻也。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勖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道，能如

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討。九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冊封安南、賜正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爲深。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稟稟、雖大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鑪至西藏、民獠威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會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同任候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弊絶民甦。會淮揚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留獄。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司大府三關無道可通、柰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不謂公之不數月而奄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溫、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懲革、衆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姁舉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喪耦、卽以弟子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勖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峰。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卽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不易稱。卽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
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甯黃訓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尙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隆元年、
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尙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尙氏、以貤封未受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洛陽城東十里鋪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某岡某原。銘曰、

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不究。
俛焉日有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之自天。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 有序

方先生桐城人、諱澤、字苧川、侍廬其自號也。祖某、父某。先生少有異才高識、遊江寧、與諸名士遊、一時才儁之士言行多險怪、先生默默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先生弗與。然頗經紀其喪、有終始之誼。退爲諸生、久困場屋。長白觀尙書保以學士督學安徽、最知先生賢、乃舉優貢入都、時先生年五十矣。再入北闈不售、爲八旗生教習。歲滿、　詔以知縣用、先生不樂就、歷遊湖南、河南、山西學政幕內、備覩山水之勝、作爲詩歌以自娛。最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歸未幾卒、年七十一。

先生與鼐伯父編修府君少爲交友。編修府君仕京師時、先生館於鼐家、鼐兄弟皆受業。先生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闈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先生爲文高言潔辭、遠出塵壒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然先生弟子以其說獲儁於鄉會試者十餘人矣、得失要自有數、不繫乎其文、士自從所好耳。如先生乃眞信道篤而知所守者也。編修府君嘗謂先生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祕監云。子二、　今皆亾。有孫續、曾孫東樹、能世其家學。先生弟子今僅存三人、皆年七十矣、與續謀葬先生、而鼐猥爲之誌曰、

其守頤頤、以古爲則、不爲俗戕。英英高雲、以壯其文、絕於獲纇。生名弗耀、沒延蕆兆。弟子所悼、營是幽宮、遺言既從、以安厥終。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湯西箴小傳

先生諱自銘、字西箴、號崑河。先世自吳門遷武進。曾祖琴川先生邃于易、著易象圖說四卷。祖元衡、父譈、母李。先生幼端慤、有至性。母病關隔、醫者束手、聞誦白衣咒及太上感應篇可獲神祐、早晚長跪虔誦、流涕交頤、期以身代、寒暑無間。母病雖篤、而綿延者二數年、人皆以爲誠孝之感。家貧、弟不能娶、爲之娶、讓屋以居之。兄窘于積逋、無以償、賣屋爲之償。有以貧鬻妻者、傾囊爲之贖、不足、徧告同志佽之。受業潘振聲聘君、研精理學、以實踐爲務、著書課徒、不爲進取計。乾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學庸示掌一卷、崑河集若干卷。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六

先考　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桂發、字方五、號小山、　贈奉政大夫陳人公之子。少承庭訓、以讀書立品爲務。性耿介、不妄與人交、友朋有過失、規箴必盡所欲言、或以爲太過、則曰、吾知有直諒而已、豈可以謟佞待良友乎。好讀先正舉業文、恥染俗應靡之習。年近四十、始補學官弟子、歲科試文益有名、而秋試屢躓。及子大昕通籍登朝、遂絕意進取、以詩酒自娛。是時王光祿鳴盛之父處亭公、曹學士仁虎之父樞濱公年齒與府君相上下、親串款洽、文酒唱和無虛月、當時稱三封翁。乙亥歲大祲、邑令廖公選芳設粥施飯者、外岡一廠距城稍遠、特延府君董其事。府君晨入夜歸、檢覈必周、經畫井井、胥役無中飽者。性疏散、好游山水。三吳、兩浙名勝之區、足跡靡不到、芒鞵竹杖、旬日忘返、登陟嶮巖、如履坦途、雖少年不能及。嘗謂子弟曰、家貧不能爲園、名山水近在數百里、扁舟可達者、皆吾園也、但若履齒不盡到耳。平生衣服飲食皆儉朴、尤厭新奇玩好之飾。嘗言士大夫居鄉不能轉移風氣、已可愧矣、況可爲風氣轉移邪。當事重府君名、往往造廬削與居、府君自報謁外、或終年不更至、人以爲簡傲。府君曰、古人非公事不見邑宰、今人非私事不見邑宰。吾無私事、故不見、非簡也。乙酉歲、大昕奉命典試浙江、奏請試畢乞假十日、便道歸省。時府君與沈太恭人皆年近七旬、斑衣稱壽、鄉黨以爲榮。然府君雅不喜矜衒、門第庳陋、僅蔽風雨。晚歲始於城中買數椽屋、後有小池、池上有亭、周遭植花竹、四時紅紫粲然、殊有淞野之趣。徒步出入、不携僕從。遇人家有好花石、即門覛賞、興盡便返。城隍廟後園有林壑之勝、距所居僅一里許、非風雨寒暑日必一至、與郊翁相爾汝、觀者不知爲四品封君也。授徒二十年、遇少年質美者、必教以兼通古學、勿蹈科舉空疎之陋。獨稱族孫塘可與道古、後果以經術知名。又竊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每歲春秋合族薦享、儀節略依朱子家禮。年已及耄、猶率子弟行禮無倦容。愛游山、而未嘗拜佛、尤不喜巫覡禱禳。易簀之日、遺誡勿作佛事。卒年七十有九。以子官
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晉
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有小山吟稿三卷。元和陳鶴撰誌。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遽舍（不孝）等而長逝耶。府君天禀素厚、

中年以後無大疾病、或體中小不快、勿藥亦自愈。比歲
踰七望八、精力益矍鑠、出行未嘗扶杖、亦不携蒼頭自
隨、輕衫芒屩、散步看花村郭間、往返日數里許。邂逅田
父村叟、則與話桑麻、勗以孝弟任恤、殷勤如家人語。去
秋不孝大昕
奉
命督學廣東、將迎府君就養。府君夙聞嶺南山水奇秀、
又學使廨中有九曜石遺蹟、欣然規往。乃命不孝大昭
偕諸幕友、先于今春赴粵、而自率諸孫以仲夏啓行。旻
天不惠、四月中旬、偶感熱疾、荏苒旬有餘日、遽至大故、
嗚呼痛哉。不孝大昕在韶州試畢、與不孝大昭私計、府
君南行有日、方遣人詣前途迓侍起居、乃舟行未一舍、
急足至、得凶問。兄弟搥心飲血、昏眩靡措、即日委教授
盧君文起齎勅印至省城、交巡撫德公、而戴星北行、雖
斯徒跣踰嶺涉江、歷三旬始抵廬次。痛哉痛哉。不孝等
靦息偷存、含斂失奉、終天之恨、悔其可追。惟是府君居
心行事、光明坦白、夙爲輿論所推、若不及今詮次、以示
其傳、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和淚泚筆、疏記梗槩焉。府
君諱桂發、字芳五、一字方壺、號小山、姓錢氏。先世諱鏐
公自常熟雙鳳里徙居嘉定之盛涇、生北郊公諱浦。北
郊公生順郊公諱炳、移居望仙橋、府君高祖也。曾祖侍
郊公諱珠、祖公贍公諱岐、俱隱德弗曜。父青文公諱王
炯、博學篤行、有聲庠序、享壽九十餘、州縣敦請爲鄉飲
大賓、
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府君少讀書、不屑
屑記問章句、習舉子業、滌煩去濫、登以先正爲師。與同
里王丈鯨栢論文、尤有水乳之合。顧屢困童子試、年幾
强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璐、歲科試、
屢占優等。三上秋闈、不遇、杜門課徒自給。初館族父元
禮齋、後館族兄彥輝齋、皆攜不孝大昕自隨、晨夕督課。
當是時、舉業家多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韻語、則父師相
訶病、以爲妨于制義也。府君獨喜教不孝爲詩、示以唐
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謂詩文非空疏無學者所能爲、貸
錢爲不孝購書、恣其繙閱。其後
車駕南巡、不孝大昕以獻賦
召試、通籍、海內傳爲殊
遇、不數年有
詔鄉會闈歲科試皆兼試詩、衆乃服府君先識、且善教
子也。家故無負郭田、大父以授徒餬口、不足則脫大母
奩中物付質庫償之。歲時伏臘、四顧壁立、恒相對愀然。
洎府君弱冠後、亦出授徒束脩所入、悉以奉菽水、而吾
母沈恭人躬紡織佐之。大父母顧子婦皆賢、雖寠貧、忘

其憂焉。大父母並享高年、府君與吾母侍奉六七十載、未嘗有提絜訶語。府君寡兄弟、有幼弟甫十齡、以痘殤、府君以大母所鍾愛也、每時祭及忌日設位奠之、終身。府君於族人致睦無間、倡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春秋偕宗人設祭。年已耆耋、猶拜跪盡禮。又增修族譜、前有表、後有小傳、義例謹嚴、無傅會失實之病。性伉直、戚友有過失、面規之無所隱。及其有患難爭競、則委曲周全、惟恐不及。自為諸生、足跡不涉縣寺。晚年不孝大昕列官於朝、府君益避事遠勢、遇鄉人益恭謹。邑大夫或造廬訪利病、則以年老重聽謝之。惟乙亥歲大祲、議勸富民捐穀、於次年春分四鄉煮粥、以食餓者。縣令廖公還芳敦請主外岡粥廠、府君晨夕赴廠察視、必周、灾民得無失所、而姦徒亦無敢冒飽者。府君久困文場、備嘗諸生艱苦。及不孝大昕承乏詞垣、當預校試、先期寓書、諭以士子三年勤苦、主文者勿以粗心致失佳士。不孝大昕累忝司衡、幸不得罪於士大夫者、遵府君之訓也。聞不孝大昕將使粵、即馳書諭之曰、吾家累世寒士、諸生無大過而摧辱之、於心安乎。大昕承命懍然、按試半載、未嘗笞一人、諸生亦鮮犯法者。不孝大昭應南北闈鄉試、屢薦僥得輒落、府君亦不以介意、曰、科名得失有命、無其實而暴得名者、不祥。汝但務實學、何亟於科第為。府君於世俗嗜好罕所留意、獨喜登臨山水、自謂有濟勝之具。中歲衣食奔走、足跡不能及遠。比婚嫁畢、乃賦近遊、常以春秋佳日扁舟遨遊蘇杭間、訪尋名勝、率旬日或涉月乃返。龐眉皓髮、登頓巖磴間、身輕如飛、童冠偕行者或喘汗不能從、咸嘖嘖稱羨。道書所傳地行仙、府君殆近之矣。今春二月、表弟沈宿昭謁選得貴陽經歷、將赴任、府君送之吳門、徧遊支硎、楞伽、鄧尉諸山。探梅過東西崦、至石壁、望太湖、徒步行山中、竟日不疲、僉以為期頤可卜。乃未兩月、以微疾竟至不起、痛哉痛哉。易簣前二日、問家僮侍疾者曰、汝聞鼓吹聲否。明日午後、忽自言速具舟船旗幟、若有騶從迎導者。豈所謂歿而為神者耶。嗚呼痛哉。不孝大昕久宦京師、屢請兩大人就養、輒不允。惟癸未歲攜不孝大昭北來、留一歲、稍修潔白之養。乙酉、以典試浙闈、請於
朝、得給假十日、省覲。還、
召見勤政殿、蒙
聖恩垂問父母年歲甚悉。丁亥秋、不孝大昕念兩親年高、乞假歸里。故居褊隘、幾無容膝之所、乃別于城中買屋數椽。屋後有隙地百弓、府君日課僮豎迆蒔花竹、其

旁，意欣然樂之。居二載，府君察不孝大昕不欲離膝下，正色諭之曰：吾夫婦精力尚健，且有汝弟在家侍養，明歲
國家大慶，汝叨列侍從，可不隨班行禮乎。不孝大昕再補官，承
命入直內廷，侍
皇子講讀。府君屢作書諭以勤勉慎密，毋貽老人憂。及粵東
命下，府君以書諭之曰：吾欲來觀汝聲名何若，且爲羅浮之游。不孝等私幸得於官舍綵衣稱觴也，而竟不可得，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四十年乙未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九。
恭遇
覃恩，誥封奉政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加一級。配吾母沈恭人，處士諱聘俊公女，誥封宜人。子二：長不孝大昕，乾隆甲戌進士，由編修累遷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書房行走，提督廣東全省學政，紀錄四次。娶王氏，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諱爾達公女，前卒。次不孝大昭，國學生。娶周氏，候選州同名銘公女。女一，適邑庠生陳名濂公子，附貢生，考充四庫館謄錄，候選州同名曜，例贈安人，前卒。孫男四：東壁，不孝大昕出，聘汪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名廷璵公女。東垣，不孝大昭出。東塾，不孝大昕出。東[illegible]，不孝大昭出。孫女二，俱幼。不孝等樸僿無文，重以荒迷忘失，罣一漏萬，然不敢以無實之言誣我先人。伏惟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誄，以光窀穸，不孝等死且不朽。益都李文藻填諱。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校記

①誹訕訐：疑脱一字。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一

邱仰文　惠棟　陳倓

保安縣知縣邱君仰文墓誌銘　陸燿

滋陽邱君襄周罷官著書，不入城市。一日，謁余于運河道署，曰：文老矣，身後之名，將以屬公。余笑而不應。又二年，君卒，其孤愛堂不遠數百里來，述父命，謂公雖不應，知固已心許之。死則必求公誌我墓。余不能辭。按狀：君先世浙東人，後家於兗，以事謫編籍，子孫因隸任城衛。祖時開、考隨，皆滋陽學生。贈文林郎。君諱仰文，襄周其字，又自號省齋。雍正壬子舉於鄉，癸丑成進士，知四川定遠縣。昭雪羅九飛冤獄，稱神明。又條上治嚁嚕法，通行於貴州、湖廣。其詞載在文鈔，可久行無弊。調知南充縣。丁父艱，服闋，補知陝西保安縣。巡撫桂林陳文恭公以言學投契，深加敬禮。未幾，移疾去。著碩松堂讀易記。其學專以伊川為師，謂程傳不明，不知卦爻為何物。邵子止給其所自得，非易本有此。圖與三原劉繼貢紹攽郵書數千里往復論辨。余每從中兩解之，因復輯易舉義別記四卷，大指右程而左邵，為言易者所不可不知，別有楚辭韻解、省齋古文自存草，皆行世。其卒之年，以著春秋集義成，命史鈔錄，日夜讐校，不少休。一日晨興，理丹藥方，進甌茗，整衣而逝。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二。配張孺人，先卒。子念祖，亦高才，早世。次即愛堂。又次肯堂，殤。皆側室何出。孫玉麟，愛堂出，出後念祖。先是，形家言去君舍三十里濟寧城北有吉地，君曰：我先世墳隴皆不越十里外，我死必近祖墓而葬。愛堂因是節靡費，謹求柏栘，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如治命。嗚呼，君於是為有子矣。銘曰：

家臨泗水，學則伊川。唯伊與泗，同一源。松檟相望，先壟親。君安斯室，利後人。

（碑傳集卷一〇五）

惠徵君棟墓誌銘　陳黃中

本朝中吳世族，以經義名家，取科第者無慮十數家。其繼世科之後，獨抱遺經，遠承絕學，則有吾友松崖惠君。蓋其學醇行粹，所傳者遠，所積者厚，其實大聲宏，非苟也。君諱棟，字定宇，松崖其自號也。先世扶風人，後從建炎南渡，居湖州。明嘉靖中，又遷於吳。曾祖有聲，始以經學教授，與同里徐枋以節義相尚。祖周惕，父士奇，仍世入詞館，有大名，世所謂老少紅豆先生者也。君世家學，弱冠補弟子員，即遍通諸經，於漢唐說經諸家，然洽貫弗。而易學尤邃，所著周易述一書，專宗漢說，歷三十年，四五易稿，猶未卒業。其專心孤詣類如此。少紅豆前以修城毀家，君遷居城南，閉門讀易，聲徹戶外。其世交多躋膴仕，義不一通書問，惟以授徒自給而已。兩淮盧運使館之官舍，居三年，後以疾辭歸。丁丑除夕，病中以書抵余，拳拳論學術人才之升降，其識趣高邁，又雅不欲僅以經術明師自命也。夏侯勝有云：經術明，取青紫如拾芥。今觀於君，其于經術明耶否耶？乃所遇若是，使易其窮經之力，習場屋臭腐語數千言，固宜早取上第去，乃舍彼取此，為舉世不為之學。晚歲一應公車徵，且以為幾得售矣，又未及抵都輒報罷，終身學漢人之學，曾不得一遭漢儒之遇，而處之固然，耿耿自信，不為窮達所移，斯可謂篤信善道之君子已。然君晚歲遇雖益蹇，名益高，四方士大夫過吳門者咸以不識君為恥。人亦以小紅豆稱之，其所以紹門風者，蓋不以爵而以德也。君為人通不隨，彼介不絕俗，為學廣博無涯涘，於經史多所論著，有九經古義二十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易漢學七卷、古文尚書考二卷、左傳補注四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後漢書補注十五卷、續漢制考一卷，其他如王尚書精華錄訓纂、汪鈍翁說鈴注，乃小時所著也。君以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二。娶張氏，有婦行。子五人：承學、承德，先卒；承蹟，後君半歲卒；承緒、承萼。孫一，廷鳳。君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其孤將葬君於某所，以余知君深，涕泣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華經賴漢，僅得存。陋儒訓詁，增紛紜。經義經術，殊途分。太清點綴，翳浮雲。拾瀋剽竊，夫已村。談易理障，尤棼昏。輔嗣以降，一律論。惟小紅豆，漢學尊。九師廢易，唯河汾。卓爾大雅，信不群。貫通象數，追三墳。嚼然不為俗學醲，獨尋墜緒，韋編溫。刜榛鹵莽，勤芟耘。下帷著述，經元纁。江公狗曲，徒狺狺。遺書傳後名彌芬。有求芳躅，視斯文。

（又）惠先生墓誌銘　王昶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宇，號松崖。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祖有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諸書。考士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東學政，以通經訓士，粵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食舉隅、琴笛理數考、紅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為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



旨、罰修鎮江城、用籍其家。先生退居封門之泮、環巷樵蘇不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讖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經取註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之註。諸子若莊、列、荀、楊、呂覽、淮南古註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

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桂、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賈氏、服氏之學、附以羣經、作補註四卷。于尙書採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註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爲眞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作古文尙書考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僞之由來、皆郝氏敬、閻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冤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略、遺誤、而東觀漢記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註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爻辰、虞翻之納甲、荀爽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暨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爲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代易學燦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發聖人饗帝饗親之至意、謂古之明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閒考之堯典、春秋、月令、王制、無不合也。少嗜王新城尙書精華錄、爲訓纂二十四卷、搜採博洽、貫串掌故、亦爲世所傳。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初聘朱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緒、承附、承蕚。以某年月日葬於吳縣西渚村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爲大儒、同里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游諸公閒、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予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嘗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底、莫余爲詳。嗚呼、自孔、賈奉敕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眈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湻、施士匄、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且爲銘曰、

端門有命標藝經、西河退老相師承。硎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棘下蕪榛芳。山東大師當炎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衆宋義漸盲、醱嘲閧笑嚾其徵。先生晚出研道精、九經六緯蟠胸臆。日月爲易窺璣衡、或薦於朝困未亨。歸而抱犢棲紫荆、愁遺一老莫兩楹。秋山蒼蒼鄰洞庭、斑然狸首千秋扃。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眡此銘。

（碑傳集）卷一三三

惠先生棟傳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于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于寠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尙可補也。孔氏正義据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謂其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于亥、孳萌于子。該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盩涉彖傳而謬。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疑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

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鄙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没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

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逮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于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于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尚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掩、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薦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

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稱受經于子夏。蔡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

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議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孔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盐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

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愼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荊公焉。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證其爲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予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倘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九

陳殿撰愛川先生傳　[illegible]撰

陳君諱倓、字定先、號愛川、江南儀徵籍、江都人。天性純篤、器識宏遠。甫九歲、已能文。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在璠先生、母王太宜人。在璠先生少好學、不遇、訓子極嚴。君體親志、晝夜苦讀、學益進、搖筆文就、驚倒宿儒。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庚子舉於鄉、聞譽傳播一時。益銳意古學、不妄交游、直諒多聞者館餐久不倦。親老、君鮮兄弟、飲食動定、豪末皆在視。康熙壬寅春夜、室中火作、君適臥書齋、驚覺、破關出、即奔火中、家人力挽不回、號曰、我父母何在。急背父拉母、衝烈燄走避、且慰且泣。時一愛女寢對房、遂不及救矣。未幾、兩親相繼逝、君哀毀幾捐生。數年神貌常慘默。元配王宜人亦卒、僅一子耀祖、形影相摩、浹、久之繼娶喬宜人。雍正丁未試禮部、薦不售、引見簡用、得睢寧教諭。睢僻陋、君於課士外一無事、且日躬洒掃殿廡、展拜畢、即端坐深研經義、尤邃於易。素好朱子書、合其生平著述、熟復深思、本末融貫、臨文說理、滔滔乎若引江河赴溪壑、自然流注充滿。耀祖早慧、忽病夭、君泣曰、我父母已無孫。獨居愴懷、念先人墳墓、擬辭官歸、不復上公車矣。而君訓諸生誠懇洞達、多所成就。處己儉、好賓客、人人樂親之。邑大水、城不浸者尺、舉家憂惶、君處之怡然。水退、奉上官檄賑粥、躬詣釜鑊、命飢民次第前、左手按名籍、右點籌給粥、永日無倦色、終局無濫無缺、民咸悅。邑人既愛戴君、欲解其憂、因縱臾北上、應春官試、遂以易經冠南宮。司文衡者稱其文雅健醇茂、爲本朝名元。殿試臚唱、復第一、都下盛傳。前癸丑會狀爲長洲慕廬韓公、六十年君繼起、而名字適相類、信傳薪不爽云。及第日、賀客喧闐、君念父母不及見、悽然泣下。既授翰林院修撰、詩賦典則可程式、書法益遒。掌院知其才識敏練、命綜理館事、積勞漸多病。乙卯分校北闈、盡心殫精、

甄拔悉寒畯。承命編纂文獻通考、充文穎館提調、國史館纂修、復爲實錄館纂修。乾隆二年六月、册封安南、特簡副使輕裝減從、所過郡縣戒夫無纖毫擾。抵安南、色莊氣和、宣諭周而示之以禮、國王羣臣皆悅發畝仰聖朝德教。然君之往也、已遘病、無醫藥幾殆、稍愈卽行。外國叢箐多霧瘴、又其穀性寒、不與中國同、使者強發、慰其意、病已匿膏肓、殊不覺。戊午夏歸復命、旋主順天武試、榜發、翕然稱公明、而君至是發病不能支矣。自冬徂春竟不治、卒於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易簀前一夕、端坐對其友人馬樸臣曰、某以謭陋謬膺兩元、爲館閣侍從之臣、屢奉簡入閩、更銜天命出使外國、叨承遠分、死復何歉。惟是國恩高厚、涓埃未報、久離先人墳墓、思一歸省、未果、兒子甫周歲、恐不克紹累世讀書遺緒、是所耿耿耳。君同懷一姊一妹、病中夢語常念之。平生好義、惠及三黨、遇同堂兄弟暨諸姪、情好尤篤、遺命中猶諄諄及此、足徵其秉心矣。君長身魁岸、美鬚眉、接人以和、沈毅善任事、人爭以公輔期許。卒年裁四十五、朝野共惜之。所著詩古文辭若干卷、待刻行於世。

馬樸臣曰、余游踪半天下、所交賢豪不少、若虛懷下人、韜晦一致、未有如吾友愛川者也。愛川早歲登科、復兩掇大魁、名振海內。先儒謂處富貴矜持不驕、是其心猶有富貴者存。自癸丑與愛川客京師、六七年尊酒燕笑、說平生甘苦、余默窺其意念絕弗以榮遇挂懷抱、蓋澹然忘之矣。每語國計民瘼、則往復嚮晝、歷歷可施行、此其器量遠大、何渠不若王沂公、呂文穆。惜乎中年遽逝、未獲大用、而僅以文名顯也。余迂拙久不振、愛川常歎息流涕、悲其志而憐其老且憊。凡余所爲文、未嘗不深契而熟誦之。愛川有作、亦必相質相賞。嗟乎、自今而後、知余之深者誰哉、余將無意於文章矣。

《碑傳集補》卷八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二

雷鋐

故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事狀

公諱鋐、字貫一。先世由豫章遷汀州之寧化。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縣學生。三世俱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時漳浦蔡文勤公講學鼇峯、公讀其學約、悅之、從文勤游、慨然以聖學自任。慕陸清獻公之爲人也、旣通籍、勤學不懈、肆其所蓄、施于有政。氣淳而守固、遇義所不可、必達其意。初舉鄉試、至京時、蔡公在朝、大學士朱文端公欲見公、公不往。文端乃就蔡公館與公論易器之。雍正八年、以合河孫文定公薦、授國子監學正。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

上卽位、召至京、授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屢轉至左諭德兼修撰。每進經史講義、必明辨安危治亂之幾、歸本于人主之一心、以推極于民生國計、反覆詳盡、無隱情。會同官余棟以喪歸未葬入臨

皇子喪、

上欲留之。公奏曰、侍學之臣、所貴明大義、篤倫理、非徒取記誦詞章而已。今余棟父喪未葬、遽直內廷、設講書至宰我問三年喪章、何以出口乎。聞輔臣以其辭爲好名、使人人避好名之嫌、不求盡人子之道、非細故也。事遂寢。繼以太公憂去官。服除、召還。旋擢通政使。乾隆十一年三月、日食求言、公上書曰、伏讀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塗。此

皇上裁成激勵、望此諸臣盡以古純臣爲法也。夫就臣子而論、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計利者卑瑣不待言、稍存好名之念、必不能勉竭忠藎、曲盡事情。而在

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果其言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皇上采而納之、天下後世傳而誦之、正足見

聖朝之有人。藎諫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而揚善。當舜之時、進言者亦不皆有善而無惡、唯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成執兩用中之至治。

皇上誠切求言、臣不自揣量、縷縷過計者如此。若夫信任忠良練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游幸以增煩費、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此我

皇上日夕乾惕、時存警戒、無待臣下之敷陳者也。疏入、

上訓勉宣示焉。十二年冬、

詔以明年春巡山東、將次及江淮吳越、公因備述

聖祖皇帝巡方故事、勸

上飭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

上亦已有

旨諭諸臣矣、以公言忠弗過也。十四年夏、以太夫人疾、乞假

歸。遂年入朝、
命提督浙江學政、俾迎養太夫人于官。十六年秋、移任江蘇。
明年、以左副都御史復任浙江。公之教士也、提倡正學、以程
朱爲的。其所至必訪求高行卓識之士、以禮先之、並徵先哲
遺書、擇其善者而表著之、由是人知向方、奮發者衆。時有司
有勒屬誣報劣生者、公疏糾之、因言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
官、定以處分。又言貢士太學、宜先老成通經學者。二十年秋、
浙西被蟲災、巡撫周人驥謂已屆秋穫、不以聞。公致書規之、
不聽、遂具章入告、得
旨賑卹、而治巡撫辠。明年夏、以太夫人年八十、預請復命時
乞
恩歸養、
上命卽自浙江侍母歸。二十二年、
南巡、
御書四言額爲太夫人壽。又二年、太夫人卒。未終喪、而公亦
卒、年六十四、時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公嘗學文于望谿方
先生、所著經笥堂集具有家法。平生多布衣交、在京善李鍇、
朱燉、在蘇善陳黄中、晚而在家與建寧朱仕琇論文尤密。遇
後生晚學、一材一藝、有過人者、必委曲成就之。瑞金羅有高
嘗游學公門、服公之教、未嘗去口。紹升與有高交、慕公之德
望久矣、因詮次其略爲之狀。（齋定浮所撰行述、朱梅崖集虎報。）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八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雷公鋐墓志銘　彭啟豐

公諱鋐、字貫一、一字翠庭、雷氏世系出馮翊、自唐遷閩之寧化。曾祖某、
祖某、父某、諸生、三世俱以公貴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
雍正元年、舉於鄉、以合河孫文定公薦、官國子監學正。十一年、登進士
第、改庶吉士、請急歸。
今上卽位、旋召直上書房。元年、授編修。三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遷
左論德、以父憂去。九年、被
召、仍直上書房。十年、累遷至通政使。十四年、以母疾乞假歸。踰年入朝、
特命督學浙江、尋改江南。十七年、遷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學。其冬、復任
浙江。二十一年、任滿、以母老乞終養、得
旨、卽自浙侍母歸。二十四年、丁母憂、勞毀得疾。其明年冬十月某日、終
於家。公之卒也、予既爲文以哭之、越一年夏、其子定浯寓書并狀來乞
銘。予與公同官翰林、素知公。公既督學浙江、又與公先後相代、以是益悉
公爲人、而歎公之志蓋未竟也。公之學之醇、守之固、其立朝抗直、遇事
一無所撓屈、其遭際亦甚隆、而卒未竟其志者、豈非命哉。方
上御極之初、銳意至理、在朝諸臣爭自奮、思所以稱盛意。公時官論德、
每進經史講義、必詳晰義利、開設端委、以推極於治要。
上嘉納焉。有同官以喪歸、未葬、入臨
皇太子喪、
上意欲留之。公力疏爭、事遂寢。當是時也、朝野無事、
天子方虛己側席、有一善無不膺若谷之應響。公駸駸方向用、而適以
憂去。既服闋入朝、會日食求言、上書論臺諫、以爲朝廷樂聞讜言、不必
疑其好名。臺諫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收者實也。其言可謂通達識治
體。督學浙江、浙西饑、無入告者、公輒以聞、遂得
旨賑貸。公既感
上知、不欲以虛文答
詔旨、亦不肯以職分自諉謝。惟
上鑒其誠而信之、既用其言、復顯其身、且使得就官迎養、所以曲成之
者無不至、夫亦將有待矣。而公復以乞養去。蓋嘗論人、其器大、其意必
遠。以公之精誠磊落、抗節不回、且無有遏塞之者、宜不獨此三數事見
諸言論、蓋已舉其大者矣。然則使公敭歷至今、其位益顯、其任益重、而
亦無有遏塞之者、將必更舉其大者以斠切一世、而惜乎其志卒未竟

也。公少學於蔡文勤公、其學一宗朱子、不搖於他說。臨卒、無一語及私。其遺疏云、爲子之事粗具、爲臣之志未伸。蓋公亦自以未竟其用、而天奪之年爲可憾也。公配巫夫人、子男子三、長定渲、舉人、次定澍、國子監生、先卒。次定源。子女子一、適國子監生巫國維。孫男子二、女子二。以某年月日葬公某所。銘曰、

器之大小隨所儲、瓶甕甌石殊盈虛。峩峩雷公志不渝、英辨挺特精誠孚。守以醇固浩氣俱、落落數事昭寰區。蘊負更與常人殊、厄之歲月未盡舒。銘茲景烈垂史書、子孫達者其嗣諸。

《碑傳集》卷三〇

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琇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甯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
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鮮復有如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因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歿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鋐、字貫一、號翠庭、先世陝西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學生。三世皆以公貴恩贈如公官。公爲諸生、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講學。文勤稱公爲人類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既成進士、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
今上卽位、詔起公于家、侍讀
皇子、
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事余某以
皇太子薨、入京奉
旨留侍
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丁縣學公艱、服闋、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便利、下旨訓飭。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肯、然亦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因言宜任老成、遠諓佞、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獎。是冬、乞假省母、滿假、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敎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清眞、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勤屬捏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得
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旣葬、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慍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于禮、而弘毅簡重、安舒自得、見者知爲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
上知、在羣臣中恩意特異。二十二年南巡、
御書扁額、爲太夫人壽、兼賜貂緞。蓋公性純孝、
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表亦曰、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受
恩深重、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
上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爲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一不合于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爲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笥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
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錯、朱燉送別舟次。錯號鷹青山人、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覗驚訝、不

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蓋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滇，壬申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定澍出；又女二人，一定澍出，一定湞出。定湞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某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湞爲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之病未甚也，實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删狀語，掇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

當世潛德，始顯于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明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公不俟自來，侍經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毋蔀溫清。南巡賜詩，又以爲言。教及都人，彌荷皇恩。惟公督學，雍雍翼翼。起秀茀蕪，幽側無匿。公貳都憲，大江之南。仍改浙學，文教其覃。惟公立朝，無側無倚。體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閩，色養無妨。融融洩洩，和樂且康。諧于帝心，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虧。古有成人，庶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慕。喪期未徹，俄驚大故。公年六十，公位豈卑？未厭衆望，士林齎咨。城口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之墓，過者咸肅。（碑傳集）卷三〇

〔文〕雷副憲傳（福建續志立傳故書名）　沈廷芳

雷鋐，字貫一，甯化人。父鳴高，諸生，有潛德。鋐幼承家學，篤志深思，所點定經書，宿儒莫能易。蔡侍郎世遠主講鼇峰，鋐從之遊，甚見器重。世遠將歸，錄性理存養省察之要授之。嘗讀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書，日有徹悟，所造漸深。雍正癸卯，領鄉薦，公車惟手性理一編，人謂其迂，不顧也。以工部侍郎孫先生嘉淦薦，授國子學正。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內閣學士方先生苞以經學古文重天下，天下士鮮心契者，獨謂鋐當作第一流人。乾隆元年，授編修，尋晉左諭德，入傳皇子。時同館某亦預教，而父喪未除。鋐上疏曰：侍學皇子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於學術性道方資贊助。今某隱忍父喪，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出口？某由是得歸終制。累遷通政使，上言曰：明詔戒臺諫虛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冀以古純臣爲法也。然人臣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好利。昔孔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揚善，則知舜之時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伏，遂成執兩用中之治。上嘉納之。視學浙江，浙故多佳士，鋐令月試于學，擇經義尤粹者，學官舉焉，由是更相激勵。又各授以小學及陸氏年譜，俾爲力行之準。聞有名儒宿德，輒就訪之。旋調江蘇學政，改右副都御史，復調浙江。值杭嘉二郡歲歉，民食匱甚，有司弗以告。鋐貽書開府，遂以上聞，蒙詔加賑緩徵，民賴全活。因母老乞歸，方終喪，以勞毀卒，年六十四。鋐天性孝友，律己嚴而待人恕。其學以躬行爲本，而篤信謹守朱子、敬軒、當湖。嘗曰：象山、姚江人品事功卓然千古，學術則恐貽誤後人。作學術辨及禪學考二篇，以示學者。又著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及詩文集。

御史沈廷芳曰：吾聞雷之先本秦人，唐季自豫章遷甯化，有進士詳者，生子伯泰等八人，相友愛，死則同葬焉。五代之際，無出而仕者，至性卓行，洵不愧三代之民。雷氏之流澤遠矣。鋐能奉先訓，親師擇友，學篤而詣醇，宜其見重於朝野哉。廷芳爲鋐詞館後進，復同學於子方子之門，嘗欽其論議閎深。既欽其仁賢，而又感其遭逢而未竟厥施也，惜夫。

〔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行狀　陰承方

公諱鋐，字貫一，號翠庭。先世系出馮翊，自唐時由豫章遷閩之甯化，今爲甯化人。曾祖某、祖某，俱隱居未仕。父某，縣學生。三代俱以公官贈通奉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俱贈夫人。妣李氏，贈太夫人。太夫人生三子，公爲長。自幼研窮經義，年十七，補縣學生，肄業鼇峰書院。時漳浦蔡文勤公掌教，公讀其學約，爽然知造道入德之方。雍正癸卯，舉於鄉。至都，寓文勤公邸，不投公卿一刺。時相國高安朱文端公與文勤公居比鄰，文勤公謂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公以陸平湖在京不敢見魏蔚州爲比，公領之。下第後，文端公禮先焉，乃往見，遂以所著易解屬校訂。庚戌，會試報罷。時合河孫文定公以工部侍郎兼祭酒，過文勤公邸，公曰：孫公賢，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公對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毋乃近於自媒乎？文定公竟薦之，補國子監學正。癸丑，會試中式，朝考第一名。朱文端公以踐履篤實、才識明通薦，改庶吉士。館師桐城方望溪先生負天下重望，於世士鮮當意者，獨心契公，以第一

流人相期許。已而假歸。
今上纘承大統、
召入侍阿哥書房講讀、
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
特授編修。遷諭德。其在書房、自持嚴正而和婉善入、恪勤不懈。於中貴
辭色不稍假。編修余君棟丁憂以
皇太子薨入京、留侍高公奏。
皇子侍學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
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
是余君得終制。丁父憂去官、服闋、仍入
上書房、再遷至少詹事、充日講官、起居注、旋擢通政使。丙寅二月、應
詔陳言略云、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總不外名利二途。此我
皇上戡成數飭、望其警惕猛省、以古之純臣爲法也。然似因一二臣之
言行不符、遂概疑及臺諫諸臣。恐志欲建白者形迹之間近於博取虛
譽、冀望陞遷、輾轉懷疑、徘徊中止。夫就臣子而言、不惟不可計利、并不
可好名。而在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計利。又云孔
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亦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
所以嘉言罔伏、明目達聰、用成執兩用中之至治。又云、信任忠良練
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遊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
玩好、以妨幾務。奉
硃批、雷鋐此奏、朕嘉納之。前謂臺諫不外名利、是圖亦謂彼一時有此
氣習耳。今則漸知省改矣。若夫大舜之隱惡揚善、固朕所日勉焉而未
逮者也。三月、稽察覺羅右翼官學、
賜宴瀛臺。八月、
命督浙江學政、賜詩有爲汝便因養老母之句。旋調任江蘇、條奏學政
事宜、選拔宜兼老成、重經學、貢生肄業成均、經義治事宜核實舉行。改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政如故。癸酉冬、又調任浙江。凡居江浙六年、
公慎自矢、所舉拔多知名士。浙人謂不動聲色而弊絕風清、百年來所
僅見。有知府勒教官捏報劣生、已別擢去、公核實劾之。乙亥秋、浙西災、
公寓書督撫、勸其入告。弗聽、乃自奏。即衔
恩賑濟、民困以甦。丙子、陳情得請歸里。丁丑春、迎
駕江南、凡三蒙
召見、詢母年老狀、
御書萱榮綏祉四字賜焉。命亟歸爲母壽。先是、供職京師、前後蒙
賜福字及尚方珍物不勝計。公天懷純至、無一事不曲體親心。朝夕有視
膳問寢、藹然孺慕、根心生色。友愛兩弟、待族黨由親及疏、恩誼周篤。有
匱乏、量力佽之。常若歉然。律己嚴而待人恕。從不逆詐億不信。人亦卒
無能欺者。倡修大宗祠、復建三代祠、置產以豐祀事。己卯春、丁母憂、執
喪毀瘠成疾。及葬、冒風露陟原隰、病遂劇。彌留時、惟誨子孫孝友讀書、
不及家事。十月廿五日遂卒、壽六十有四。公始學、從蔡文勤公遊、即手
錄性理精義中總論爲學之方、及立志存養省察致知力行數篇、以爲
繩準、口誦心惟、身踐晚夜、汲汲無時或懈。稍有疎忽、即痛自刻責、若無
所措其身者。文勤公稱其爲人如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平日
讀書窮理、研精覃思、識見周徹洞悉、自古聖賢君子、學術之純疵、一以
程朱爲宗。而凡流於異端似是之非者、不能惑也。嘗謂陸王人品事功
卓然千古、學術則恐貽誤後人、因作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以示學
者。其在書房進呈講義、力辨于危微之界、反復于克念罔念之幾、以推
極于天下治否、生民休戚、與非聖帝純王之要道。于中朝名臣宿望有
淡於進取、自立崖岸者、必折節定交。士有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
奇士。在江浙、發學政條約、頒行小學書、刊布陸清獻公年譜、以勖多士。
每府試竣、輒召其學品優者、究明經史疑義、辨析學術源流、告以立志
居敬窮理反躬之切務。一時觀感興起、爭自濯磨者所在有人焉。有所
遺訪、或鄉里未知姓名、相顧不知何以得之。其侘傺終身者、每見於文、
寓惋惜之意。若集中五布衣詩、兩王生傳是也。所著有經笥堂詩文集、
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甯朱君梅崖序其
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
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
邪正之界、流漸之濆、析之尤精、防之尤預。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
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爲文
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
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君子觀於斯言、亦可以知其大略矣。配
巫夫人。子男三人、定濱、壬申
恩科舉人、直隸東安縣知縣。定澍、監生。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巫國維。孫

四、光楠、諸生。光槐、監生。光棨、諸生。光炁。曾孫男三、國棟、諸生。餘幼。葬城東魚潭鄉之原。①巫夫人祔焉。謹撰次行狀、上之史館、如右。謹狀。

附錄三則

與周撫軍書云、還杭城、即局門考試、未得聆誨。茲願獻微忱者、浙中偏災地廣、務圖明年春夏接濟。今折漕既不及請、非多糴外省米粟、難救然眉。紹興、湖州二府固不待言、嘉興一郡、前日承面示、嘉興本不成災、祗因蟲傷之後、八九月之交霜隕風暴、以致有穀之形、無穀之實、則民無蓋藏可知。杭州各縣近教官送考在省、咸云雖無水災之處、皆被蟲霜大傷。與仁和無異。今僅仁和一縣報災、則小民含怨觖望、則民無蓋藏又可知。幸荷

皇恩浩蕩、截漕十五萬石、以資賑恤。又應行起運漕糧、不論紅白秈粳、俱准一體收兌。其應蠲免及緩征者、皆有

旨諭令體察情形、分別辦理。執事自必仰體

聖心、公忠報國、培養元氣、聞執事諭屬員云、愛民生亦當爲國計。竊謂愛民生即所以爲國計、不可分爲兩途。今亦嚴飭各屬被災之地、向前批駁未准者、准其補報、據實再奏。至散賑之際、必不致小民報名有費、有司報銷有費、則浙民咸慶更生矣。又自記書後云、撫軍名人驥、復札云、秋災不出九月、現屆隆冬、無補報之例。災黎固當撫恤、而奸民得隴望蜀、妄冀非分、刁詐之徒每造言生事。知各教官者流其言、亦不足信。云云。夫已得賑之民、更思求賑、則可謂得隴望蜀。今嘉興一府、杭州八縣均不報災、嗷嗷待哺、詆爲妄冀非分、可乎。教官之言或不足信、嘉興七邑縣令赴省懇求折漕、何以皆不見聽、且加訶斥乎。見既齟齬、只得入告。有

旨密飭、毋得諱災。而制軍獨能實心查勘、宣揚

德意、遍賑災民、民乃復蘇。先是、予移書制軍、答極委婉。有此後有所聞見、仍望頻頻示教、使知黎庶情形之語。迨撫軍罷、予校士嘉興、制軍貽書云、武林距禾稍遠、仍恐有司欲護前非、有心粉飾。惟祈密示安輯。予試湖州、又詒書云、放棹禾中、一路情形均與台指相符云云。制軍喀爾吉善號淡園、其居心行政、庶幾得古人風。（經笥堂集　此乾隆乙亥年事　儀吉案）

公爲鵝湖詩說曰、乾隆八年七月、余返自江南、取道鉛山、將遊武夷、鉛山令鄭君之僑振興鵝湖書院、躬課諸生。余與俱至鵝湖、諸生環侍、鄭君請一言以示訓。余曰、講學之書、先儒備矣。惟在心體而身驗之、雍容自得。雖然、朱陸異同、聚訟至今、始於鵝湖之詩。試與諸生言之。當日朱子送呂東萊先生至鵝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來會。子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孟子指出人之本心、所固有、使知察識而擴充、即如築室之有基、成岑之有址。子壽此詩、夫何間然。但所以築室成岑、正有結構積累之功、非即以基爲室、以址爲岑也。聖經賢傳辨別是非邪正、以開牖人心胸、正恐鹵莽涉獵、不得其精微之意、顧謂傳註可不留情、精微可不著意乎。當云溺情章句翻榛塞、著意空虛更陸沈、則得之。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子靜此詩首二句即子壽引孟子之意、子壽末說及功夫、子靜幹旋之故曰涓流卷石、積至滄溟泰華、滄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如謂自有易簡功夫則孔子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爲多事矣。人不盡生安之質、不致知力行、日積月累、如何能踐形盡性。若奮然立志返求爲己、則眞僞之辨明。自下升高、非一蹴可至也。朱子三年後乃和詩以寄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時事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此探問別後功夫也。因子壽脫離傳註、子靜自矜易簡、恐開蹈空之弊、故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厥後朱子答項平甫書云、近世學者務返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台。此學者之大病。又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朱子之心虛公廣大、所以爲百世儒宗。子靜白鹿洞講義、朱子深取之、謂其足以發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陸先生兄弟之學、固不可因鵝湖二詩定其生平。朱子答呂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見之誤。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鵝湖所見爲非。又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壽文、尤深痛惜、謂其降

心以從善、豈有一毫驕吝之私。子靜與曹挺之書云、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世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厲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此段每讀之、令人通身汗下。陸先生未嘗教人廢書冊、亦卽此可見。今之主張陸學者、尙曰據依在心、豈靠書冊爲有無。其弊不至不立語言文字、不入禪學不止、豈陸先生之教哉。卽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夫、並非頓悟、其不至師心自用、臆見自遂者幾希。我輩惟在脫去俗學。如朱子所謂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而已矣。（蛾術堂文鈔）遠祖詳生八子、兄弟有成立、歿必合葬。其後子孫無一敢違先志者。（同上）

《碑傳集》卷三〇

（又）廊志雜錄

太極、西銘、正蒙、遺書、先儒許多言語、只形容得這箇充塞遍滿、無些子罅漏。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學而時習、學字兼知、行、敬。思繹浹洽、知之精也。所學在我、行之實也。坐如尸、立如齊、居敬之密也。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始成終。聖賢之學、其有出於此者乎。妖壽不貳、聖賢看破死生、與釋氏同。但修身以俟之、功夫卻自別。以蕩蕩之天懷、而守乾乾之惕厲。

隨處體認天理。

安順之時、當戰競惕厲。憂危之際、當寧靜寬舒。

人心之正處、卽天心也。

陰陽鬼神之說、聖人於易言之、他書未之及也。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迨周、張二子、始切切指以示人。然要人知得卽氣卽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與離卻工夫、乃是教人切近處、非是教人高遠也。

天下古今義理精微、無過於四書集註。不知讀此、雖說得極高妙、終是膚淺。

程朱之學、敬而已矣。

理不雜於氣、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理不離於氣、故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惟其不雜、故孟子道性善。惟其不離、故孟子言踐形。惟其不雜、故曰無聲無臭。惟其不離、故曰有物有則。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克己復禮工夫做到全是一團春生之氣、得天地生物之心也。故克己功夫以治怒爲先、怒便失卻溫和沖粹之氣、與仁相去遠矣。

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也、亦只是靜。吾人見些小利害到來、便心動、不得寧帖。

人唯是洗卻私欲之心、與天相對、便廣大淸明。所謂君子終日對越在天也。一部詩經、吾取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容矣。

默識默成、默字最好、靜與天通也。

講習討論是知一邊事、省察克治是行一邊事、戰懼畏象是敬一邊事。知、行、敬三者、是聖學之主腦。敬兼內外、故曰表裏。戰懼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可畏可象、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整齊嚴莊、不可輕者也。其云德容表裏之盛、舉成功而言。敬者成始成終之功、貫乎知行之中而統乎知行之全者也。然則文王之敬止、聖人自然之至善、而此章之恂慄威儀、學者勉然之至善乎。

誠意便有德、致知便有才。然人必意誠而後有才。世人所以流於無用者、以其虛而不實也。故聽其議論則有餘、按之實事則全疎。必以實心辨實事、不肯一毫放過、處處實落、便處處見其力量、不謂之有才而何。

讀書全在涵揉玩味、便是以義理養其心。養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看來古今莫大事業、皆從性情上做來。故聖賢之學、只是理會性情。

朱子言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此言持敬之功嚴密剛毅、無懈可擊。凡人心纔敬、必抖起精神、異樣威武、所謂常如烈火在身也。一不敬、便冰消雪冷、怠惰委靡、而放僻邪侈之心入之矣。

人不能處大事、只是疑懼二字。窮得理明、則無疑。養得氣足、則不懼。文人讀書、只要記誦典故、以矜淵博、不求分別是非、講明義理、故臨事便鶻突狐疑、漫無可否決斷。專學作文、鏤心刻骨、心氣虛耗、膽志薄弱。一

當大事、便張皇驚恐、畏葸無措。所以古來文人都無事業、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李梅崖有言、養先於教、除害先於興利、此爲政之序也。又謂州縣以積穀爲要、身經歷者知之。

須從舊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事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爲政不先整飭得胥役、使他革面以從事、便一事不可爲。凡有舉動、皆成弊政害民。

接物以和、所以平人情之險阻。

誠僞之分、人鬼之關也。今所謂才智者、盡是些鬼家活計、講得趨避法、豈所謂才。才須從一片至誠做出。

周濂溪先生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言其心體也。又曰遇事剛果、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剛則不屈、果則有斷、精則不粗、密則不漏、嚴則不弛、恕則不刻。合而觀之、聖賢之體用見矣。

不學使老而衰、志氣衰也。能學則志以帥氣、血氣雖有時而衰、而志氣日見其剛大。③

爲政要便民、知吾好惡所在、而信其非僞、則治之亦易、而風俗漸趨于正。

緊要處移脚一步便差、到不可救藥。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有友人譏一前輩、謂潔已而不求人弊。子曰、爲小官則可、若居大位、須以激揚爲先。養惡容奸、正是已之不潔。

歷觀前史、凡忠實任事者有成、苟且偷避者必敗。

潛菴先生謂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妖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眞金、經不得烈火一煅。此言極好。

心氣太耗、便不能應事。

潛菴先生曰、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此程朱之眞脈也。

文章只有明道、紀事二者、舍此更有何文。

爲大臣者、以激揚爲要務。使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而徒殫精疲神於簿書出入之際、禁令文告之間、則何益矣。

默與天遊。

聖人力量大、亦只是收拾人多。觀於孔門可見。孔門人才最盛、五臣十亂而後、未之及也。當時一用孔子、便舉諸弟子、分布衆職、更何事不可成。卽朱子救荒諸政、做得好、亦全賴及門之力。故爲治以得賢才爲先。

爲政地方、只要無事。除盜賊、鋤豪強、淸詞訟、革苛斂、處衙蠹、禁打降、洗冤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晏安怠惰、一切不管、爲無事、則民間遂紛紜多事。

要做伊尹事業、須先礪伯夷風節。

文正公與朱秀才帖云、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言當與先憂後樂並觀。又與中舍云、今旣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卽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旣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外、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此言可以遣病。又朱子論文正云、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他、且得個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觀此數則、可以想見前賢胸襟氣象矣。

范文正公嘗言、史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嘗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眞相之言也。

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須是稽古、方能愛民。

惟看得做官是爲百姓之事、故斷不肯求人。有求人之心、便已自喪其所守、俯仰懷慚、志氣餒敗、如何更能做得事業。

《碑傳集》卷三〇

校記

①源：當作「原」。

②折：當作「浙」。

③便：當作「使」。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三

王廷詔 劉大櫆 陳履平 黃永年
吳玉搢 法坤宏 閻循觀 韓夢周

石門縣主簿韓城王君廷詔墓誌銘 孫景烈

余再學關中書院時，同郡之來學者不乏才，而其文俊逸不羣、爲諸生所交推者，韓城王杰也。余因其有進取之志，導以正學，杰卽信而從之，曰杰父教杰兄弟親師取友者，意實在此。時杰父謙濱君方爲浙江石門縣主簿，而杰與從兄煩、胞兄徹自浙歸，同學於關中。余遂得悉君之所以教家與所以勗于官者。越數年，君罷職。又數年，杰以選貢授藍田教諭。余方謂君志未竟者，冀觀其子之克繼也，未幾，杰偁訃來武功，以君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廿六日，卜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葬先塋之次，而乞余銘君之墓矣。嗚呼惜哉！君諱廷詔，字鳳銜，謙濱其號也。先世自晉洪洞遷韓，爲農家。父象舉公居鄉有盛德，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就外傳，貧不能卒業，而所誦四子書終身實得力焉。嘗釋耒而歎曰：吾不能以文學起家，奈何令子姪仍爲農夫乎？遂由嘗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務稅課司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卽延師教授，而君於公務之餘，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迄今子姓八人皆彬彬然，功名方盛，不可量，君之教家已有成效矣。其爲大使也，每夜分巡城中，同官詭與上司遇，君獨否，上司皆廉知其誠，器重之，委署無虛日。制府坦齋程公、方伯楊阿張公尤倚任焉，而其勞績卓卓可紀者，督運黔餉、招撫平陽災黎二事爲最。方黔之苗民騷動，王師芻粟不繼，
上命浙省運餉二十萬。程公慮修阻，督者難其人，有言於制府嵇相國者，曰：非王大使不可。制府遂遣之，同行者灑淚別家人，君毅然前往，無懼色，且曰：蠢茲不恭，弄兵潢池中，鬬軍餉至，當鼠竄耳。爰飭護兵如期至，歷十月乃歸。制府薦於朝，引
見，准回原任候陞。君之未回任也，溫郡大饑，平陽民尤多散者。制府曰：此又非王大使莫濟。君歸杭，行李未至署，卽受檄兼程赴平陽，攝縣事，宣布
皇恩，分廠施粥，招逃亡，撫之，平爭訟，祈甘霖，禁鬻男女，皆肫肫懇懇，如古循吏之用心。故平陽人有十政歌。君返，而平陽人不遠千餘里爭載斗持觴以送。吁（嗟之俗官有德于民者民攜斗 嗟之壺酒書其歌頌之刻于集）尊推陞石門縣主簿。主簿九年，去之日，民醵錢以餽，君弗受，曰：吾居官已不受而賄矣。民乃以錢置酒，日享君于途，錢盡，羣泣而別。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其君之謂乎。君生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廿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娶吳氏，例封孺人，生子三：長濬，癸酉武舉，娶郭氏；次徹，縣學生，娶文氏；次杰，娶程氏。孫男三：邁時，業儒，娶梁氏，濬出；乘時，聘解氏；得時，幼，俱杰出。孫女二，長濬出，次徹出。其後蕃衍矣。銘曰：

君弗遂于學也，而家學之源，匪君其誰開？君弗顯于仕也，而仕獨殫厥才。存順也，沒寧也，朽棲幽宅，任古往而今來。

（碑傳集補）卷二三

劉先生大櫆墓誌銘 吳定

先生姓劉氏，諱大櫆，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也。曾祖曰爛，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姓，父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
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重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判山閣學，以爲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開府、余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爲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洎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爲教諭於黟，黟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息。
國家用經學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
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爲之引延，而卒之淪溺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筲之功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畀先生以曠世不數畀之才，而特假嚴堅窮閉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卽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無聞，而先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憾焉？所著有詩文集已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年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世，以兄之孫符琛爲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于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爲之銘。銘曰：

文雄千古，迺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談霆飛，百千灰滅，公尚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祝來茲。

（碑傳集補）卷二二

又劉海峯先生傳 姚鼐

劉海峯先生名大櫆，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嗜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耆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宏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某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薑隖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鼐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碑傳集》卷一二

通政司右通政陳公履平墓誌銘　張庚　節錄

通政陳公履平，字勉夫，號坦齋，宜興人，定生先生孫也。父贊，商邱侯氏郎，家焉。勉夫弱冠隨兄任來京師，高安朱文端器異之。會開營田水利于畿輔，遂奏名，以國子監生往任使。勉夫履地相度，知北地多不宜營田，間有可爲者，必詳勘地形水勢土性，期于官民兩益，不可者力止之，天津一帶是已。且密陳其弊於高安，高安亦韙之。乾隆初，高安竟奏止其役云。勉夫任水利五載，怡賢親王保薦者三，授吏部驗封司郎中。時桐城張文和薦調文選司，後遷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改工科給事，晉刑科掌印，皆兼選事。十三年，擢太常少卿。其在部曹推授知府者再，在臺推授川東觀察使，皆不拜。

憲廟諭曰：重慶五方雜處，爲重鎮，煩汝，汝憚遠耶？汝辭母老，不有汝兄在耶？

上方震怒，勉夫免冠頓首，以慈母戀幼子實情對，

上許之。乾隆三年，遷通政司右通政，明年內艱歸。勉夫方巡城時，力劾滿御史之不法者，廷議削籍，有

旨覆讞，得留任。後掌納言，有御史言兩廣督臣浚利，下廷議，多右督臣者。勉夫偕同官六人抗爭，請御史言是，遂兩議以上，時有七賢之目。歸時年僅四十有一，竟不復出。

《碑傳集》卷四二

黃先生永年行狀　陳道

黃先生諱永年，字靜山，別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其先均祥由石城始遷，傳十一世至諱麟瑞者，爲先生曾祖。祖蕃，父紱，歲貢生，並用先生初試刑曹時進階得贈封奉直大夫，祖妣劉、母劉俱封宜人。先生少穎敏，善學，經史子集諸書具能掇其精蘊。家貧，獨學白田山中，躬自爨給，時或坐古松下，叢苦茗，俯仰吟哦，意氣自若，見者咸異之。輯先儒語爲希賢錄，謂此學人本源，循是有得，則行誼、政事、文章一以貫之矣。爲諸生十八年，困頓舉場，藉授徒以奉甘旨，非其所有不取也。涇陽王遜功先生以名儒總藩江右，聞先生學行，招見，不可得。時吾廬陶先生主豫章講席，傳語曲致之，始一見。雍正六年，

詔舉孝廉方正，執政以先生應，固辭不就。雍正十三年，中江西鄉試，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越六年，乃授實。二年，晉員外郎，又二年，轉郎中，皆在刑曹。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常中丞首薦先生。

今上登極，引試殿廷，多拔擢改官詞垣。先生既授職，則謝病不與試，曰：吾業試于事，豈敢復希館職清華。日坐曹理案牘，諸疑獄多所平反。嘗謂古人引經斷獄，持其平而已，今法令具著，虛心求之，庶無失輕重耳。長官以爲能，保督京倉，又令總稽秋審，規畫皆中條理。公卿交章薦爲御史，少司寇秦公蕙田官閣學時，舉以自代，先生始未嘗知，及知，亦弗謝。爲人端廉簡重，與人言，常吶吶不竟其意，出入敝車蹇驢，隨從一愿僕，退直則掩關兀坐，尋繹經訓，無異居山時。所嘗與遊者，雷翠庭、劉蘭谷、蔡葛山、王穀齋、陳元若、傳謹齋諸君子，聚或竟日移時，相與責善糾瑕不少貸。乾隆十年，安徽撫臣劾宣城令段雲翩溺職，將去，縣民戴德呼籲攀留，擁衆塞府署，復劾雲翩指使罪，當逮問。先生奉

詔往讞，廉得實情，事乃雪，民人並減死，還奏稱旨。

上溫語慰勞，詢在部歲年、出身階級，先生敬謹奏對，並及歷試名次。

上笑曰：若是當居詞館，今官刑曹，得毋廢書耶？對曰：臣性拙，惟知讀書、職事暇，未敢忘舊業。翌日，



命知平涼府。先生官京師十年、頻請假省親、爲上官留阻。使事竣、方即入告、遂有平涼之命。先生流涕曰、平涼去家七千餘里、舟楫不通、老親勢難迎養。君恩誠重、然安有十餘年不見父母之子。即具疏乞移鄰近地、改知鎮江。歲餘、復遷常州。先生爲政寬重有大體、開誠馭僚屬、虛中集益、人人得盡其長、而無敢以私干屬。人士亦無有狎至其庭者。行部則必咨訪人才、測其土田高下、溝渠堤圩所宜、與令熟計之。而于人心風俗尤三致意。丹陽奸胥某爲令所黜、乃偵他事謠詠之。制府尹公將劾令、先生曰、令固當去、然以猾胥敗、則長奸風、非儆官邪也。尹公深領其言。民有兄弟爭訟、蔓引連歲不決。先生導以天民、使悔悟、然後平其曲直、俾無相仇害、旁觀並感泣。武進地高苦旱、爲穿渠引水、並開德勝、澡港諸溪之淤塞者、溉連江橋以下田二十餘萬畝、歲穫遂倍他邑。瀕河低窪者、趣民築堤堰、咸鼓舞爭先。乾隆十三年夏、米麥踊貴、鄰境騷然、而毘陵獨得晏然無事。先生嘗言、吾戇鈍百不如人、惟此拙誠爲民之心、早夜矻矻、則鎮、常人士皆可與知。方思規畫社倉、興復東林書院、而去職矣。其官鎮江時、奉大府檄審常州董守徇張紳爭田獄。先生訊知張田實人已久鬻之、未嘗而誣買者用賄行求事、左驗無實、所引證行求吏人反言其意皆出自董守。覆上、董既罷黜、制府將以先生改調常州。先生既面辭、復爲書陳請、其略曰、毘陵領邑八、屬較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京口。此一轉移、皆外吏求之不可得者。況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於人情既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顧名思義、通屬知府獨某爲萬不可膺此調者。日前常州之衆兩院會疏曰、商之撫臣、交與鎮江知府黃某查審。是常州府之參劾事由鎮江府審訊。夫糾人之奸而即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御僚屬、對百姓。知愛如公、惟恐某在官少有疵玷、不獲成全、豈令某居此嫌疑之地也。語甚懇至、卒不聽。且令申理前案。已而張紳坐籍沒、先生時行部江陰、聞之愕然、莫識其由。而董、張兩家騰布蜚語、歸謗先生。先生亦不與辨。其在官也、日閉閣理民事、于大吏同僚往來及縉紳就見儀文疎闊。至是無爲分解者。雅公初撫蘇、以江陰署令不謹事牽連劾議、鐫二級、復守常州。先生固辭引退、雅公遣僚屬稱引古義相責、謂初有嫌隙、後爲莫逆、如蕭、曹、郭、李、范文正、呂許公皆是也。前惑已解、不宜更存芥蒂。陳請再三、不聽。去在官一月、而制府黃公又奏罷矣。其奏罷也、以巡部冒支夫役、屬縣代買食米爲言。先生坦然聽鞫、羈吳二載、未及成讞、而先生死矣。先生家故貧、內外官十三載、無分寸積。落職後、薪米將不繼、先生不爲念、日杜門著書自得。毘陵士民咸怪黃公去官而貌加豐云。然體素羸、事無大小、必竭思慮、坐是益勞瘁、年未五十、鬢白齒脫、可痛也已。先生爲學、探原六經、下及宋元明儒先書、尤愛念菴語要、意在兼集衆長、歸於自得、而蘊蓄淵涵不露。雖素所知交及從遊之士、非久與處、莫能知也。平生友無妄交、語無妄發、律己嚴而待人恕、獎誘後進、惟恐不及。常念人才衰耗、皆由師友道失。英俊之士往往斲其根株、苗已壞而冀其秀實、難已。與人言學、以適用爲貴、定其志、恢其識、鍊其才、斂其英銳而固持之、庶幾其有立乎。又論讀書之要曰、聖賢備言之矣、闕疑逆志、論世知人、三者失一、不得謂之通儒。而研心經訓、尤爲儆切。諸子文集浩汗、如取金于砂礫、功多益少耳。先生爲文不炫奇示博、而意理妙遠、古質醇龐、使人味而彌旨。所著有春秋四傳異同辨、靜子日錄、南莊類稿若干卷、居吳時所自集也。輯成後數月、卒于邸舍、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三。娶羅氏、子二、光理、光琮、女二。先生少從梁質人先生遊、而友高守村、彭祖硯、涂贊皇于岸兄弟、于古今制治典法、損益廢置得失之由、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要在宜於今而不失古之意。故觀其外、退然若無所能、及與之擘畫事理、動中窾會。乃連蹇一郡、杈枒挫折、不得展其猷爲、其所表見者、特其小焉而已。且橫被口語、抑鬱以終、豈非其命也。先生既死、越二月、雅公奏覆、徘徊嗟惜、且令屬吏善歸其喪云。

（《碑傳集》卷一〇三）

常州知府黄君墓表

常州知府黄君既殁二十三年，其子光理、光琮始克葬君于其鄉小港之原。又逾年，以書告于紹升，屬爲文以表于其墓。紹升年二十餘，初自奮于學，誦黄君之言，因以識黄君之志。黄君之言曰：善人君子不可絶于世，如嘉種焉，生人之命所恃以立也。烏呼，豈不然哉！黄君不幸早即世，而其時所謂善人君子者，迄于今亦零落殆盡矣，可悲也夫！黄君諱永年，字静山，自號崧甫，世爲江西廣昌人。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至郎中。君故好學，以文章自名，平居未嘗廢書；及官刑曹，則矻矻治案牘，于諸疑獄多所平反。一日，有廣東客謁私第，闇者以名聞，弗識也；及見，遽伏地叩頭謝，仰而言曰：某頃以某事陷死獄，非公則久入鬼録矣。徐出一盒珠獻之，曰：謝公大德。君變色曰：噫，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爾，何比于汝，而乃汙我爲？客大慚，内珠袖中，逡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時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它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民閧亂，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閧于府堂。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辠。上以御史言，命君往鞫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囚並減死。十年，拜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又改常州。君爲政寬重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深港，溉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總督黄文襄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跽，君獨長揖而已。後黄以閱兵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黄弗善也，尋以它事奏罷君。待讞于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六月，遇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欲令屬官各致賻，或以告光理，光理曰：此豈先人志耶？辭之。喪之歸也，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君在京師，與同朝賢士大夫砥厲志節。一日，大學士鄂文端與寧化雷貫一燕語，論當世人才，貫一因道君之爲人，文端以是知君。君爲曹官，得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薨，君竟以黜死，而諸公亦相繼謝世，晚進之士，其風氣稍殊矣。予不獲生君之時，與諸公一發其中之所藏也，予能無感乎？君舉鄉試出　大人之門，平生書疏往還頗密，商確問學，氣誼浹至。紹升嘗竊聞之，又嘗與光琮相處久，得備聞君遺事，因　揭其大者著于篇，使後之論世者徵焉。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〇

吳山夫先生傳 韓夢周

先生姓吳氏、名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淮之山陽人。父定讞、康熙甲子舉人、官廣德州學正。母某氏。先生八九歲卽喜辨識古字、積數十年、久且專、遂成一家學。淮安爲江南名區、地大而多材、國朝以來、風尙屢變、初競爲詩歌古文詞、旣又究切於制義。南北方學者各以聲氣相應、或客其地、相與講劘以成業。以故淮多知名士。先生稍後出、獨究心於六書、合異同之迹、析傳流之變。形聲旣明、訓詁斯定、因以考辨經義、糾謬正訛、遂大得其指歸。當是時、淮安諸老輩相繼凋謝、先生巋然獨重於時。平生著述不下十餘種、而說文引經考、金石存、別雅、六書述部敘考爲功尤偉。先生孤懷獨寄、人莫測其所存。嘗南浮大江、衍流所極、訪求逸士、歷險探幽、冀出往古祕奧。又以窮冬匹馬走塞上、登居庸關、考山川阻夷、就戍卒野老詢古戰爭勝敗處、徘徊榛莽落日中、至竟日不得食、搜其碑刻而還。先生抱所學、旣無用於世、晚乃以明經訓導鳳陽。時士人多汩於俗學、與語不卽解、不能廣其傳。故嘗顧予慨然太息、恐其學之久且湮也。家貧甚、父歿、母年暮、先生日率諸弟就榻前笑語以爲樂。後爲鮮民、雖篤老、睹先人手口澤、未嘗不流涕。所著詩古文詞不爲鋟刻、而自中理、有集三十卷藏於家。年七十有六以卒。子初枚、次枚。

論曰、韓退之有言、爲文須識字。故嘗賞諧蝌蚪書、又嘗登岣嶁山禹碑、表彰石鼓、欲儕之二雅。乃知古通人學士、未有不究心於此者。吳先生之書、更達於六藝、其爲用益溥矣。然則窮經稽古之士、烏可不鄭重而愛惜之哉。

《碑傳集》卷四五

法先生坤宏墓誌銘 韓夢周

法先生姓法氏、名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膠州人。膠去濰僅二百里、余與迂齋相知三十年、書問時至。去年冬、以近文示余、余讀之、歎其老而彌工。中有議禮文質以所疑、久之無報書。余私憂曰、迂齋其有恙乎。未踰時而凶問至。嗚呼、弱年師友至是盡矣。始余應童子試、方幼齡、而迂齋聲振齊魯間、於衆中望見之。乾隆十七年秋恩科會試、將公車北上、有款門至者、則迂齋也。曰、我來與君偕。余與迂齋同郡、而年不相及、聞於友人閻懷庭、道其經明言立、可追古人、至此乃得與訂交。懷庭、迂齋同年友、合志術者也。迂齋博通羣經、尤邃於春秋、所著春秋取義測、去例明義、解傳注之曲繆、九易稿而後成。以綱目提要、後人傳述、或失其初、非朱子手訂、著綱目要刪。爲文喜人彈議、每一字屢更不厭。余爲序學古編、謂其得太史公深處、吾鄉宋玉叔、王文簡未之或先也。迂齋報書云、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序他日出之可也。遂易而用之。其善下不自足如此。法氏原籍濟南、始祖文質、爲膠州學正、遂隸膠籍。九傳至怡雲公、諱以舉人仕至懷慶府同知。國初死逆鎮海時行之難。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入昭忠祠、是爲迂齋高祖。曾祖若眞、特薦五經異才、授中書舍人、順治丙戌成進士、入翰林國史院、仕至安徽布政使。祖樸、康熙乙未進士、任大理寺評事。考光祖、太學生。母焦氏。迂齋初爲學、卽厭講師說、多特見、人咸詫之。所爲文閉目不敢道、以故爲諸生三十年無遇合。惟督學徐公鐸奇賞之。辛酉、以第二名舉於鄉。徐公語主考萬公年茂曰、法君老學鉅文、君可謂能得士矣。七上公車不第、以年老舉人授大理寺評事、而歸、遂不出。先是、詔旨年八十者授翰林銜、或謂迂齋曷益年、迂齋正色曰、事君不可欺。迂齋喜談論、淋漓動人。余嘗過所居海上廬、偕駕柴車、觀少海。是日大風寒、語輒舌澀。迂齋於車中歷述平生、至可喜輒撫掌大笑。抵暮、買魚市酒歸、曰、與君爲竟夜談。是後不復相見、而迂齋卒矣。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五十年二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七。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妻冷氏。子二人、嵩齡、丙子科舉人、九齡、州庠生、出嗣弟斷野。孫七人、參徵、庠生。曾孫六人。嵩齡以狀來請銘、遂愴然序而銘之。銘曰、

漢儒治經、矻矻以專。唐氏祖漢、博以纖焉。於惟宋儒、旣精且閎。非精之爲、惟身是儼。旣閎且儼、爲後世師。迂齋之學、殫究聖志。筆削旣彰、典禮

用植烈烈、怡雲揖軀海氛。
聖朝褒節、忠著
恩綸。迂齋稽典、涕泣建祠。維
皇之仁、維祖之徽。以率族姓、爰訓子孫。俾式於則、罔有不欽。海水澹淡、
勞峯巉巖。我作斯銘、以垂永極。

（碑傳集）卷一三三

又　特授大理寺評事職銜法君墓表　張瀾

歲在辛酉、膠州法君以春秋舉山東鄉試第二人、制義傳海內。出入三
傳、淵懿博奧、一見知爲經術之士。後予抵都門、於同年進士韓公復所
睹君表傳諸作、以爲不愧古人。來膠晤嗣君孝廉、讀君說春秋書、乃益
悉君所學。君遣其孫諸生夢徵從予受業、方計旬日詣海上廬晤君、得
接高譚爲快、而訃音忽至。於是悵然歎息、咫尺未遂請謁之願、非可憾
哉、非可憾哉。君謂春秋以書不書見義、信經詘傳、諸穿鑿細碎之說、芟
除略盡。予反復循誦、以爲解經精詣至此、乃知心理所同、不失銖黍、爲
欣暢移時。蓋昔著論亦微及此、故云春秋之學、自西漢以來、株守三傳、
別戶分門、黨同伐異。至唐天水啖叔佐、河東趙伯循、吳郡陸元冲三人、
以春秋相授、棄傳從經、稍爲有見、而憑虛臆說、多所乖隔、識者譏之。沿
及兩宋、言春秋者且數十百家、要莫著於泰山孫明復、新喻劉原父、河
南程子伊川、崇安胡康侯、胡和仲父子、清江張元德、眉州家則堂、研精
覃思、各抒心得。顧有純者、駁者、純駁互出者、有所長者、有所偏者、得失
疊見、是非叢集。而紫陽論說未有成書。嘗謂讀諸家傳註、當先審知是
非得失、取其純、去其駁、用其所長、舍其所偏。久持此議、安所得起君九
原而質之。君諱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其先濟南人、曰文質者、
爲膠州學正、因家於膠。九傳至宸、爲明懷慶同知、致仕。
國朝順治間、死逆鎮海時行難、祀昭忠祠。生若眞、由翰林至安徽布政
使、有文名、世所稱爲黃石先生者。生樸、大理寺評事。生光祖、太學生、配
焦氏、爲君考妣。君讀書有特識、超其羣輩。丙戌會試、得評事職銜以歸。
卒時年八十有七。所著有春秋取義測、學古編、綱目要略諸書。取義測
即予祭君文所謂春秋測義者也。娶冷氏、州同知允決女。子二、嵩齡、舉
人、九齡、諸生、出嗣。孫七人、曾孫六人。夢徵奉嵩齡命、求表君墓、故爲稱
所述作有功於聖經者如此。其他言論行事、生卒歲月、具載州人王幼
藻孝廉所爲行狀、濰縣韓公復所爲志銘、弗及也。

（碑傳集）卷一三三

法閻韓三先生傳

亭林顧氏有言、非史官不得爲人立傳。然自漢季魏晉以來、諸家別傳不必皆出於史官。嘉慶十六年、兄子昌齡以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先是有
詔修儒林、文苑諸傳、於是廣求
國朝諸儒之撰箸、攷論其行事、而屬予私爲之助。乃得讀三先生之遺書、謹次其要略、以備削槀。

法先生坤宏、字鏡野、膠州人。康熙十七年、若眞以博學宏辭薦、後官安徽布政使、先生曾祖也。先生性恬靜、不諧俗。與人言、陳義至高、人以爲迂、遂自號迂齋。嘗讀諸儒論學書、未厭也。既得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已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同時閻先生循觀、韓先生夢周論學、皆譏切陽明。韓先生嘗歷舉其不合程朱者以質先生。先生曰、此無事口談也。君子之學、譬之飲食、得其甘者果其腹、飫其精者澤其體、徒諜諜然爲他人辨是非、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先生博通

諸經、尤邃於春秋、著取義測十二卷。自序曰、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敎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敎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寔效、比義類、明是非、折衷以立敎。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冊府、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乘、楚檮杌竝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大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敎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筆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爲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爲法戒者、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敎主於徵信達道、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弒、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於河陽。又謂例當書爵、或黜而稱人、例當書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章聖敎、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如趙盾與州吁、宋督之弒同書、許止與商臣、蔡般之弒同書、孔子竝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翬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僭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敎也。法非天子不敢明、敎雖庶人亦可

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即蓄此疑、不揣謭陋、爲取義測、以爲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舊、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子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又以春秋之義論通鑑綱目、箸綱目要略、自序曰、或謂朱子修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發凡起例、以正褒貶。三者備、而後大義明、爲能得孔子作春秋之意。此不知綱目、併不知春秋者也。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大書特書、義取見事。三傳言煩義支、至執日月、名爵、曲爲傅會、傳例與春秋亂矣。司馬溫公憂史事之失實、奉敕修通鑑、正史外博採百氏之書、參互攷訂。晚年輯舉要歷、詞簡義該、朱子因之作提要、以箸明其事、事具而善惡昭、勸懲立、孔子春秋家法也。門人纂分注、效傳體而爲之。朱子不欲僭作經之名、兼收并錄、以成綱目凡例。後出書之眞僞、在當時即有異議。綱目本以擬春秋、春秋不可以傳例求、綱目詎可以凡例定乎。是故得孔子修春秋之意者、斯可與知綱目矣。閒嘗竊取朱子提要原本、略加刪訂、於其中事關勸懲與春秋義法相應者、揭而錄之。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迄五代之季、名曰綱目要略。櫽括凡例、用其義不用其詞、參以愚見、分注於各條之下。至其他爲凡例所亂、如攷異、攷證之類、則槩從削、俾學者勿泥褒貶舊說、蔽晦大義、乃春秋之法、而朱子修綱目之本意也。先生之言如此。而韓先生作綱目凡例辨、據朱子自序云與同志別爲義例、增損櫽括、以就此編。趙訥齋亦云凡例一冊、已鈔在此。朱子又有於例中見意之說。是凡例實出於朱子、謂先生若以本書未盡善、更加筆削、則凡例當別論。若以朱子之書還之朱子、則凡例不可不信云。先生舉乾隆六年鄉試、七上公車、以年老舉人授大理評事。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七。

閻先生循觀、字伊蒿、又字懷庭。青州昌樂人。與法先生同舉於鄉、登張書勳榜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在官

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又規畫多遠略、時以爲迂闊、不得行其意。踰年遂歸。七歲喪父、葬墓地卑下、爲水嚙、長以爲大戚。陰雨輒號慟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歸一年卒、年四十有五。私謚孝簡。著有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私記、西淵草堂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凡若干卷。先生嘗自言其爲學大旨曰、觀二十後有意於克己之學、始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辟之說、於是取聖賢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尚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狠羊同牧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念必勿欺、事必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每念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困極橫甚、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

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云。又嘗自言、讀書程符山中、杪秋薄暮、行飯偶出、落木有聲、微雨霑袂、意淒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憂思無窮、累欲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已天宇漸晶、日明左扉、瀁然見古人素位之意。其造次弗違、密於內省如此。程符山者、在濰之西南、先生攷山下洪福寺、金大定年碑有云、寺北望浮煙山、以爲程符者、浮煙也。曰吾夜居山中、見東麓有白氣自南而北、長數十里、非雲非霧、儻所謂浮煙非與。先生與韓先生俱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數至濰、偕韓先生居山中、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兩先生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而先生之論爲持平、曰王氏之書、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閒、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

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譜、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先生說經明白簡易、先儒疑有誤者、多依經本文釋之、不欲改字。顧於儀禮喪服謂母妻同服、婦人爲舅期、而爲長子三年、妾爲其子期、而庶子之後父者爲母緦、大夫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妾、義皆可疑。又謂繼父同居者期、夫人無二本、母有繼也、父不可繼也。宗殊而氏別、何得以父名而爲之期。蓋漢初諸儒所竄入爾。而法先生辨其非、詳所箸迂齋學古編。滕先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所甚親暱、不能強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良已。乾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私謚安節。閻先生云。

韓先生夢周、字見復、一字理堂。其先滇人、明初始遷於濰。先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言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十七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三十一年任來安知縣。始至、斥蠹役、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之以僞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捐募有餘財、立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樹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敎其民、民用以饒、皆前所未有也。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圩田者、四圍築隄、隄外有夾河、有散水、隄內有月塘、有溝、有渠、隄半有斗門、有銛、時其旱澇而爲之備。田最宜稻、穫視他田三倍。然多居河濱、河數決、輒敗圩。來安圩田夾列沙河東西岸、沙河出盱眙之爐山、過水口入烏衣河、會於滁。來安之南、滁州、和州、全椒東南、江浦東、六合皆有圩田。河在和州、全椒者後河、在滁州者清流河、與沙河皆會於滁、曰三汊。自三汊東南滙、折行三百餘里、乃至瓜步入江、勢湍急、而瓜步沙壅、又兩岸多葦蘆、上游不得洩、故數決也。黑水河者在江浦之浦口西北、至滁東至江長二十里、舊有河迹、中隔土岡四里、俗謂朱家山者也。開朱家山可以導滁入江、止決而圩災弭。明嘉靖閒、嘗議之、或中輟、或功不成。國朝乾隆四年、滁州衛守備李之崑相地勢、計功力爲

書、規畫甚備。十九年、總漕鄂容安舉其議大興工、顧任事者不盡如法、未幾復塞。至先生時、請於總督大學士高公持必行、高公許之。會鄉試、先生奉檄調爲同考官、而縣有蝗、司道勘驗、以捕蝗不力罷歸。講學程符山中者二十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嘗與寧都羅有高書、論道一而不二曰、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蔽、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天道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可行、而以其私而虛寄者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攷之春秋治五伯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者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夫苟且隨俗、以就功名已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媿於五伯、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已、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於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

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至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先生少誦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任先生者、字東澗、乾隆元年舉制科、嘗爲反經說、傳習錄辨、盛排陽明者也。先生防己甚嚴、諸可欲者決不使之入於心。敎士以恥求利達、常謂君子之學、能求其得於己、不能必其用於世。有安某者、謁選於吏部、致書先生、謂以家累不得不仕。先生規之略曰：出處大節、不可不謹。枉己徇人、道之所非。故義而得仕、無富、義而不得仕、無貧。足下自幼讀書、應科舉、爲秀才、舉於鄉、成進士、得官以去、可謂通矣。方爲秀才時、不能必其舉於鄉、舉於鄉、不能必其成進士、得官以去也。凡事未至者皆不可必、及已至、乃欲長據以救貧、不亦誤乎。足下之貧、自爲秀才時已然。當其應科舉時、爲貧乎、爲道乎。爲貧、則足下亦得舉、通於時、宜不貧矣、而猶貧。爲道、則窮通一也、又何家累之足云乎。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得失不能無畏。顧失其剛斷、其爲害也大矣。其譏砭流俗、言至痛切。著有書、序、記、傳、銘、誄一二百餘篇、惜無有能刊行之者。又詩集若干卷。

錢儀吉撰《衎石齋記事稿》卷六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四

沈昌宇　沈大成　周振采　李觀瀛　蔣元
任思謙　吳元音　鄧元昌　吳穎芳

族兄沈昌宇傳　沈廷芳

君諱昌宇、字泰叔、號定巖、秀水人也。沈氏其先河南人、從宋南渡、遂爲浙西名族、七世祖思孝、明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以直諫爲當時名臣。曾祖世正、歲貢生。祖德亮、拔貢生、候選知縣。父承隆、縣學生、贈文林郎。母陳氏、封太孺人。自少保以下、代嬗文學、敦厚好施、鄉黨咸重之。君髫齔讀書、過目輒成誦。同里賀先生光烈方以經術授學者、君與兄昌寅往質經義、數年、學業大成、一時有鴛湖雙沈之目。雍正二年、君舉于鄉。八年、中會試第一、
殿試第二。秀水自明萬歷丁丑以來、無冠南宮者、人以君比馮祭酒夢禎。而是科一甲俱浙江知名士、第一人爲周前輩澍、第三人爲梁前輩詩正。臚唱日、
世宗大悅、諭輔臣曰、浙江人文甲于天下。又曰、今年一甲三人悉登浙士、多士遇登進之榮、當凜盛滿之戒。君聞訓、悚惕益自刻厲。既除編修、分纂一統志。會丁外艱歸。服闋、補原官。十三年、奉
命主廣西試。乾隆元年、主河南試。三年、主山西試、俱稱得士、所收文世多傳誦者。方使廣西時、衝暑冒寒、歷數千里、在鎖院校閱過勞、怔心悸、遂至咯血。既復
命、則赴
國史館、盡心撰次、兼察咸安宮暨宗人府官學教習、與諸生講論不輟、甄陶實多。其戊午冬自山右還朝也、
上以君校士有聲、申命督學廣東、肇高諸府。其地爲山海區、士處孤僻、見聞儉陋。自惠學使士奇以經史提倡諸生、士習始變、尸而祝之者稱惠夫子。君下車、即列讀書規則、就其切實而易循者、諄諄訓示。諸生中有經明行修者、亟加獎賞、以爲表率。每閱文、齋處小閣、分別甲乙、不爽累黍。士人悅服、謂惠夫子後又得吾公。然心力亦于斯竭矣。閱三載、使旋、遘瘖疾。八年冬十月、復咯血、入春轉劇、遂卒、實乾隆九年二月壬申、年四十有五。娶錢氏、雲南同知煌女、封孺人。無子、立季弟子廣熙爲後。

君性孝悌、父歿、慟哭幾絕、居喪盡禮。母家居、奉甘旨、務得其懽心。視學後歸省、依依不忍去側。母督責之、乃行。兄昌寅同登進士第、卒于盛京工部主事任。訃至廣南、悲泣竟夕、即走僕經紀其喪、更立嗣、教育如已子。生平端和簡重、慎交遊、而事師誠篤。賀先生官中書舍人、亡于邸、偕兄昌寅歸其柩、心喪三年、復存卹其家。至其爲文、下筆沛然、制義既爲士人所則。乾隆三年、
天子舉行耤田禮、禮成、群臣應制稱
上功德、君作二頌、深醇古雅、僉云有漢京之風。八年、
御試詞臣于勤政殿、擢名高等、拜
賜上方筆硯、惜使事頻仍、舟車倥傯、不遑著作也。予與君爲道族昆弟、夙同研席、同居京邸、及在詞館、爲後進、年來又同疾病、君視予總若羣季。則知君之學行者莫予若也。爰訪司馬溫公爲范蜀公作家傳例、謹撫實而書、以爲
國史家乘之底本焉。

贊曰、韓子誌裴少尹墓、謂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貲以爲葬。今
國家于衡文使、例給道途貲斧。君頻年奉使、身處儉約、所入悉以遺其母及置墓田、其貧有甚于裴者。古所稱清白傳家者、非歟。君嘗欲以文章報
國、而未竟厥施、悲哉、悲哉。

《碑傳集》卷一四〇

沈先生大成行狀　汪大經

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爲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吳淞之青龍江、諱肇鼐者、是爲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爲時名臣。六世祖諱鸞、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爲儆漁先生。五傳至邗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爲文才思橫發、耀遠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鄉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

田五頃、藉給饘粥。雍正戊申三月，邗城公以暴疾卒於官，先生奔赴。爲交代某公所窘，迫頌繫在官。而是年八月，章太孺人又以疾卒於家。先生待理不得歸，益哀痛毀瘠。知州蒲圻程公廉知邗城公清介，且感先生之孝，援之，得奉喪歸里。而家已中落，服闋，遂入都。會同郡王公丕烈督學廣東，聘先生往。自是屢應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前後四十年，或數年歸，或三四年歸，輒苦困之，不能一二月留。然性勤敏，未嘗一日廢丹鉛，舟車往來，以四部書自隨。遇先儒夙遺之義，辨析毫芒，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不以遇蹇自沮也。晚遊維揚，客運使盧公見曾官解旋，館江氏。生平遊歷於揚爲久。東偁所入，不洽生產。弟仲安蚤世，撫其遺孤，視如己出。戚友有貧者，必周恤之。與西蜀王公恕、陽湖潘公思榘交最。後貧益甚，然未嘗干以私。王公之薨也，公子三皆幼，賓佐散去。先生經紀其喪，送其孤扶櫬西還。其篤行如此。先生幼承家訓，長師黃宮允唐堂先生，而交吳中惠徵君松崖、天都戴孝廉東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廷尉蘭泉，故其爲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書萬卷，手自校讐，鏽本譌闕，字體從俗，必標識而補正之。蠅頭叢子，件繫條屬，非目力心細者不能辨其點畫也。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顧氏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尤爲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八卷，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先生生於康熙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歿於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娶李氏，早卒，詳先生自爲傳。繼娶張氏，先明知府祁蔚孫諸生諱澤椿之子，有婦道，輔成先生志。子一人，一夔，府學生，才而夭，張孺人出。女子子三，長適汪德溥，次適李錫疇，李孺人出；次適張孝力，張孺人出。嗣孫一，藩。大經與先生爲世好，從學五年，稍窺其學行。去歲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揚歸，病亟，呼大經手授詩文藁稿并東原先生與先生書、學福齋集序，且曰：「學未有不自六經入者，幸勉旃。」越二日而呼易簀矣。嗚呼！以先生之湛深經術，生不獲與稽古之榮，衣食奔走，沒未一年，而手校諸書散佚殆盡，爲可哀也已。先生自築壽藏，祔邗城公墓，在通波門外。今藩將啟窆而葬，俾大經詮次世系事跡，以俟表墓者采焉。謹狀。

（《碑傳集》卷一四一）

周振采小傳　齊召南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菘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即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必冠其曹。困躓棘闈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詩聽讒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與之。後弟產屢破，時賙贈之，撫猶子如己子。先世有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贖遺址，建家廟，奉孝子祔，族黨義之。生平朴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爲飲醕。至於節行之大，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清醕，一格於前明章、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白民經學不必盡遠古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啻觀大意，而心解處出人意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白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宏詞及經學三舉，應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已刻文存數十篇。卒年七十。

（《碑傳集》卷一四一）



卒年七十有二。嗣子一，材、一培。

（碑傳集）卷一二三

李先生觀灝傳 韓夢周

李先生名觀灝，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尚，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家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居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去以歸。先生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爲忤也。海陽鞠翰林謙牧善清談，與先生會於京邸，推闡陽明氏說，亹亹不可與。先生抗聲與辨，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爲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儒先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蔚鼎、蔚國，俱學生，詩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閧，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

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廬，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漢，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爲余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略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爲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即此，殆與炫詞華以邀名者異矣。

（碑傳集）卷一二三

又萊蕪縣教諭十洲李君佚事 法坤宏

李君十洲罷萊蕪而歸，過余海上廬，歡飲十日，爲余具道其生平及去官本末，曰：吾推子之知，異日當爲吾記之。初，奉天宋公文錦來知州事，延君主珠山書院。宋陞泰安府知府，而君得萊蕪，爲屬縣教諭。當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尚，待士無體，諸生有訟事，輒廷見，脫冠崩角，稽首甚至，鋃鐺搏頰，桎梏之，如處囚法，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人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鹽，沒入之。楊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司，不勝，發學戒飭。富人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訓導朱預託疾。縣使三反，君不往，具稟本府，求退，且陳其弊，言事居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所關非小。未幾，果有膠人城築之變，學使者按萊郡七邑，士大閧，當事官解綬去，人以是服君之先見。君爲人樸質，執意孤行，不求諒於人，人亦信其無他。乾隆戊午，三韓法公撫東國，君與州人法孝廉重輝俱膺聘入幕府，君主教讀，孝廉主幕事。撫軍好學，每過君詢問經史，而吾膠協鎮張原屬河東總制田堂官寄耳目。時田已去任，張仍踵故事，侵奪有司權。君嘗論唐藩鎮禍，推言及之。值其年軍政，撫軍列款入奏，罷張官。孝廉持牘諫撫軍曰：李先生酒古君子，言不妄，吾終不易矣。同年友汶上軒轅君詁以明通赴教職例送撫院考，到君閱其文，考下下。明年，軒轅會試第一人，晤君京邸，靳曰：何無香火情？君笑謝而已。君歿後，其門人王克掞撫君佚事，將作誌狀行世，乃爲述余所知于君者付之，以卒君志。同學姻弟法坤宏拜手書。

（碑傳集）卷一二三

蔣先生元傳 丁子復 見上篇

君姓蔣氏，名元，字大始，平湖乍浦人。幼業賈，補邑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濂洛以來諸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于朱子，遂棄舉子業，奮然以講明絕學爲己任，業蕩廢，移居委巷中，走卒負販雜沓戶外，君整衣冠危坐，讀先儒書，牛毛繭絲，細入無閒，外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後益困，課鄉里童子六七人。余過海上，同鄉丈瑚造其居，書壁漏斗室，客至，兩人坐一椅。初甚訥，及論朱陸異同，如疏流泉，無壅不決，如克大敵，無堅不摧。然以平心出之，無主張門戶習氣，爲講學家所難也。生平篤信張楊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羣陰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清[illegible][illegible]之顯于世。楊園人鮮知者，乃取姚夏、陳梓兩家所爲年譜，合楊園文集、海鹽徐根年譜附錄、海甯錢馥年譜考正，參訂成一編，蓋姚失之飾，陳失之繁。精心抉擇，君能獨得其要領云。所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救荒書、補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糾謬、叢桂堂詩文集及楊園先生年譜，共若干卷。卒年六十九。貧幾無以斂，鄉丈厚賻之，且恤其孤，訂所著書將次第刊行，是不愧爲古人交者。

丁子曰：君聞楊園、清獻而興起者也。使時有其人與之上下議論，昌明學術，以大其傳可也，何至委頓于叢雜荒穢之區，遺書獨抱，飢以當食，寒以當衣，老死而聲名不出里巷，是其不幸也。然讀其所著書，明正學，闢異端，整風俗，厚民生，粹然儒者之言。使朱子之學中絕，楊園、清獻其

人不再見于世，則已耳。苟有繼起，其所論著，吾知必有取焉。然則君之幸不幸，未可定也。嗚呼，君之幸，斯道之幸也，豈獨爲君幸也哉。

（碑傳集）卷一二九

任先生思謙墓表　魯仕驥

國朝大儒當湖陸清獻公，有再傳弟子任復生先生者，江南吳江人也。先生既歿，其出繼子兆麟具先生事狀，走書來江右，求余爲表墓之文。兆麟爲吾友彭君尺木弟子，聞古人不以虛美誣其親之義，其所撰事狀當可信，謹綜其要而表之於墓上。曰：先生諱思謙，字純仁，父諱德成，亦名儒也。尺木曾爲志其墓，云先生生而穎異，甫入塾誦讀，經書輒通貫大義。讀周易及宋儒書，尤多心悟。既得邵子皇極經世書，愛之，讀其外篇有省，焚香默坐，徹夜者三月，恍然曰：吾得之矣。先天學主乎誠，誠豈自外求耶。既而奉父命，受業張漢瞻先生。漢瞻先生，清獻公高第弟子也。一見先生，器之，曰：師門一緒，今得吾子，斯道有屬矣。授以松陽遺書，曰：此程朱正傳也。先生自是益篤志儒先之學。漢瞻先生沒，衣麻帶經，執心喪禮。聞者善之。甫冠，補震澤諸生，屢薦鄉闈，不遇。年四十餘，即不復應舉，閉戶研經，惟恐以近名爲累。然德望日隆，四方名士交相引重，當道公卿聞其名，亦加敬禮。乾隆十四年，

詔舉經學，有欲以先生應者，先生以侍養力辭。桂林陳文恭公撫吳時，得其所著易要一書，歎爲理精詞約，與太極圖說、定性書相表裏。其他所著，皆原本儒先，考訂經義，非苟作者。既饋滿貢入太學，年八十四，得微疾，正襟危坐，曰：存順沒寧，其理一也。遂瞑目而逝。子三人，長廷璋，季璥，次即兆麟，出爲族父後者也。能讀遺書，先生之業將於是乎在。江西新城魯九臯述。

（碑傳集）卷一三九

吳先生元音傳　汪子復錄

先生名元音，字立安，又字遜牧，海鹽人。父化龍，前貢生。先生早失怙，事兄如父。性嗜學，足不出戶，坐一齋曰求放，研求先儒書，剖析不遺餘力。年二十，補弟子員，鄉薦九次不售。人爲惋惜，先生曰：遇不遇，命也；業不可不成，學不可不正，是在于我。乃益發憤，經史百家、天文律歷之學，靡不貫徹，尤以攘斥異端、尊崇聖學爲己任。近師陸清獻，遠紹子朱子，辯異同，別儒釋，矻矻無閒寒暑。著四書宗朱明辨大全四十卷，甯化雷公鋐督學浙江，一見歎賞，序而傳之。先生境益困，學益醇。同里馬公維翰、繆公天章奉爲畏友，皆成進士去。先生卒以歲貢終身。少從盛孝廉遵學詩，後一意講實學，不多作詩。所著大全外，有音學條辨、天旋圖說、延陵家訓、吳氏祭款、求放齋詩文集等書。先生行誼悉法先儒，遇親族盡恩義，教人娓娓不倦，門人有貧乏不給者，輒周恤以爲常。居喪不延僧道。邑無書院，育嬰堂，與里人請于當事創建，又捐修大成殿及學宮。巡撫某任請行借佃法，文五千餘言，未及行而巡撫去。丁祭率簡略，請遵典禮加敬焉。先生之于學，非第知之，亦克行之。雖不能見用于世，已得自效于一鄉。彼夫名列朝版，身膺民社，無勵俗之行，而有殷民之心者，其能無愧于先生乎。卒年八十有五。子二，長秉鈞，字自成，邑庠生，弱冠著書成帙，老師宿儒歎爲不如。不屑科舉業，嘗一入鄉闈，房考得卷急呈薦，已冠尚書房。搜二三場不獲，則以微疾歸家矣。遂鍵關力學，絕意進取，著拙存等稿。歲種秫釀酒數石，招田父劇飲爲樂，足不入城市，學者稱爲貞隱先生。

（碑傳集）卷一二九

鄧先生墓表　羅有高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襄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气，思以文章自名，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學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鴑門，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嚴視聽，以劘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以崇其知，端本亏閨門，敦行孝弟，勤睦婣任恤之行，以求仁。确然沛然，不沮亏俗，不疑亏心，愔怡解乎，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贛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聞從遊之士有贛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軍門，而雩始有何黃袁管四先生出，至蒼愚李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爲宗。其後易堂九子以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蓉至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嚮答，近百季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奮發亏陳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佐之以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嗚呼，李、彭諸先生如可作也，能無慨然喬吾道之有人哉。初，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亏家，昕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校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泪下而拜，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



切日見其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同至之也。身即未能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後也。故其友教人也，擧無智愚賢否，幼耄苟近之，膈之，即惟恐不力。有田在城南，先生嘗以秋親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累累拾秉穗甚衆，先生招之曰：來，女無然，吾教女讀書，吾自量穀與女歸。羣兒讙爭昵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成以俚語曉譬之。卒穫，羣兒嘷以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以意氣，孳孳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私，自甘樸學，而恥爲空文以衒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與。先生以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四日卒，昌圖以有高夙嘗被先生之教，以墓道之文屬，有高聞命悚懼，不知所以爲辭，屏气定息，思先生爲學大指，粗有明于心者，謹詮次之，以表于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與感于斯文者乎。

（《碑傳集》卷一二九）

鄧先生元昌傳　彭紹升

鄧慕濂名元昌，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往竟不自知何哉。遂屏棄制舉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徧，乃起靜坐。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慕濂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攻。一日，昌圖誦朱子或問首章，慕濂過廊廡下，聞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翼焉。慕濂過與昌圖相持而唏，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願子勉卒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慕濂有長兒，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慕濂必長跪請罪，必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于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于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孰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慕濂招之曰：來，女無然，近吾，吾教女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自量穀與女。羣兒爭昵趨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既卒穫，羣兒嘷曰：穫卒，先生且歸，柰何？有泣者。自是秋穫，羣兒則就學焉，以爲常。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邪？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閒見慕濂，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餘。

（《碑傳集》卷一二九）

吳先生穎芳小傳　王昶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甯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衆器，成吹豳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鶡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閒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韻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觀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鍾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假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鶚交，惎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爲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尚平易，詩餘倚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貲雄鄉里，及先生，費甚，疏食飲水，怡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歷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塈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鋐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即吹豳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人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解各一卷。東城餘庵僧遊印、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衆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爲丸，名曰絲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

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即已聞先生名、益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碑傳集）卷一四一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五

梁詩正 張大受 沈濤 張鵬翀 馬翩飛 李文淵
黃樹穀 周澧 葛德潤 盧明楷 秦蕙田 沈廷芳

大學士贈太保文莊梁公墓誌銘 代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八載、相國錢唐梁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悼、
命皇五子詣靈奠醊、晉贈太保、謚文莊、予入賢良
祠、賜內庫白金千兩治喪。公有子遠守遵義、乞內侍
養、已調戶部郎中、道遠尚羈職守。
上念旅邸無人、命內務府派員經理其事、部察䘏典
具奏、諭祭葬如例、入祠加祭一壇、令翰林院立傳。
啓殯之日、復奉恩旨、所過沿途二十里內官弁並赴
舟次弔奠、遣人護送。哀榮禮備、冠絕寮寀。公起自田間、
受
兩朝不世之知遇、回翔館閣、出入禁闥、洊歷卿宰、以
至延登愛策、隆恩渥澤、古罕倫比。而筋力且就衰、年
運不我與、高厚之恩待酬於萬一、報國之心積縈于膺
寐、公雖死、而目猶未瞑也。葬有日矣、隧道之銘、孤子排
纘行事、先期來請。余與公同備顧問、參贊勿、朝夕繼
見、垂三十載、知公特深、其忍不銘。按狀、公諱詩正、字養
仲、號薌林。梁氏系出新里、所考者普菴公積、從宋室南
渡、爲遷杭始祖、著籍錢唐。曾祖萬鍾、祖國儀、隱德不曜、
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協辦
大學士、吏部尚書。曾祖母汪、祖母施、並贈一品夫人。考
谿父公諱文濂、歲貢生、選授諸暨縣學訓導、不就、以公
貴累封如前。母凌、累贈至一品夫人。公生有異稟、五歲
始能言、授以四五言詩、略上口、即能誦。長擅文譽、與兄
啓心有二難之目。年三十、始舉鄉試。又五年、成進士、時
雍正八年庚戌也。殿試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職編
修。旋充一統志纂修官。未散館、出典山東鄉試、爲正考
官。明年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又明年、選入上書房、得
侍
今上皇帝暨諴和兩親王講讀。九月、充日講官、起居
注。十月、晉侍讀。明年、晉侍講學士。凌太夫人病亟、乞假
遄歸、驚聞
世宗憲皇帝賓天、已擬束裝疾赴梓宮哭臨、先一日
而凌太夫人卒、督撫上聞、賞給庫銀五百兩治喪。未
朞年、詔起入直南書房、垂問途次病瘠狀、賜御
醫并參藥、諭令以素服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俸、兼
懋勤殿行走、賜外城第宅一區。甫釋服、補授侍讀學

士。充　日講官、起居注、仍兼阿哥書房行走。是冬、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即日充經筵講官。乾隆四年正月、補授刑部右侍郎。五月、調戶部、兼理錢法。五年、條奏旗丁事宜、蒙　俞允。十一月、轉左、謝錢法事。六年、豁父公年屆七十、　恩給二品封典、御製五言律詩、　御書傳經介祉四字以賜。四月、奉命仍兼錢法事務。七月、扈從木蘭。十一月、兼吏部右侍郎事。是年、充　皇清文穎館總裁官。七年二月、扈從恭謁泰陵。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旋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是年、兼　御書處行走。八年七月、皇上親謁祖陵、駐蹕盛京、公與扈從。上升殿大宴、蒙　恩召赴榻前、手賜一巵、時與者不過數人。九年六月、　賜書清勤堂三字扁額。是冬、扈從盤山、　宮門去內殿稍遠、每遇宣喚、　恩許乘騎而行。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　錫宴賦詩、賞賚有差。公以侍郎　特恩照尚書品級優賜。十年二月、扈從謁東陵。五月、補授戶部尚書。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七月、扈　駕幸多倫諾爾。十有一年九月、扈從謁泰陵、詣五臺。十有二年六月、充續文獻通考館總裁官。七月、扈從木蘭。十有三年正月、扈　駕東巡、謁　孔林、次祭嶽廟、登泰岱。上以山徑險仄、　諭公不必隨上、沿嶺派侍衛分駐、有交辦事、遞傳上下。三月、奉　命閱會試迴避卷。四月、調補兵部尚書。又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九月、扈從謁泰陵。金酋梗化、大學士傅公奉　命經畧、羽書旁午、一切臺站事宜、資公調撥。十有四年、金川報捷、　特加太子少師。十一月、奉　旨暫管吏部尚書事、　賜御書宣贊樞衡四字扁額。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　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協辦大學士事。十五年正月、補授吏部尚書、協辦閣務如故、兼敎習庶吉士。八月、扈　駕時巡中洛、謁東西二陵。以朱荃事奏對未協、罷掌院學士職。公經歷四部、遞長六官、夙夜在公、殫竭心力、期盡職而後已。其佐司寇也、盡心庶獄、研精律例、曹司有通曉刑法者、虛懷諮問、獄無疑義、奇請他比、情罪允協。鑒衡中樞、上以經畧與大將軍向無區別、　命公釐定章程。公博考前典、參酌今制、自禡祭啓行、以至凱旋告廟、條上儀注、載入會典。及掌銓衡、振淹滯、抑躁進、不徇請託、不避

嫌謗、官方澄叙、胥吏斂手。在農部最久、清釐錢法、稽核
經費、懲各司奏銷之延閣、綜直省正耗之盈虛、精於心
計者不能及也。
聖主倚畀既深、任寄尤篤、明良一德、朝野矚望。揆席之
端、兆於此矣。十有六年、六飛南幸、谿父公年臻大耋、
公預請扈 蹕歸省、恩給一品封典。聖駕駐蹕杭
州、越三月、奉 命閱召試諸生卷、御製七言律詩以
賜、並給假一月侍養。御書湖山養福四大字賜谿父
公、台階愛日四大字賜公。天章下賁、焜耀里閭。假滿
還 朝、從 幸木蘭。恭逢
皇太后六十萬壽、覃恩頒詔、封本身一品。明年、以谿
父公失明、陳情乞養、御製五言律詩寵行、有翻祝歸
朝晚、卿家慶倍深之句。
聖情肫篤、不異家人父子。家居二年、奉 命與長洲沈
少宗伯德潛同修西湖志纂。二十有二年、六飛重幸
江浙、星赴淮陰接 駕、恩賜在家食俸。時尚書汪由
敦假歸省墓、命公隨往江寧、代攝其事、賜御製七
言律詩。又 賜御書萊衣晝永四字扁額。奉 命閱兩
江士子詩賦卷。扈 蹕至金山行在、
聖恩體恤、命歸省侍。無何、遭谿父公之變、伯兄亦以

毀卒、煢煢在疚、獨營幽竁、特詔以工部尚書起用、陳
情乞假數月畢葬事。明年春、就道、復調署兵部尚書、又
奉 旨於紫禁城內騎馬。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又
明年、奉 命磨勘會試卷。五月、閱庶吉士散館卷、卽奉
命教習庶吉士。服闋、實授兵部尚書。十二月、命署掌
院事務、兼續文獻通考館總裁官。二十有六年二月、扈
駕巡幸五臺。四月、命磨勘會試中式卷。旋充殿試讀
卷官。復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五月、補授吏部尚書、協
辦大學士、仍兼掌院學士事、又補充 經筵日講官起
居注。是冬、恭遇
皇太后七旬大慶、敬接
徽號册寶、于 慈寧門奉襄典禮、先後奉
懿旨并
上賞賚、較廷臣有加。二十有七年、順天鄉試、仍爲正考
官。二十有八年六月、拜東閣大學士之 命、仍兼吏部
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九月、 賜內城第宅一區。十
月、晉加太子太傅。十一月、以微疾遽薨、遺疏不及上。公
天性孝友、太夫人前逝、諱辰及歲時禴祀、輒嗚嗚作孺
子泣。侍谿父公色養倍至、事伯兄飲食必偕、弗敢先也。
弱弟爲谿父公晚年所舉子、愛念尤篤、俸餘賙給之外、

分財産與之。子姪並三族、待以舉火者不能悉數也。自入仕以至受立、不倚門戶、不矜巧捷、朴誠自矢、獨結主知、識公者莫能入、愛公者亦莫能助也。薦剡人才、封章慎密、倖進之徒、末由關說、左右親近、無從窺伺焉。總裁各館、鉅細皆謹、手定、去取精當、詳要適職、巨製鴻裁、折服羣彥。文章訓詞深厚、辨香南豐、詩骨蒼秀、賡和明廷、韶英繼響、玉石均調。遠播　皇風、仰合　聖製、爲宋元以來侍從之臣所不及。臨池初學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格凡三變。奉　命編校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二書、益得縱觀　天府收儲、詣力精專、天情流美。經進時獨蒙　睿賞、屢勒堅珉、同列推爲第一。公生康熙丁丑二月四日、薨于乾隆癸未十一月十有四日、壽六十有七。初娶于孫、繼以包、累贈一品夫人。再繼以徐、以子官得贈如前。公子二、長同書、乾隆十七年　恩賜進士、官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以後伯兄。次敦書、乾隆十二年舉人、　恩賜一品蔭生、貴州遵義府知府。女子子二、長適舉人廣東清遠縣知縣范同治、次適太學生吳琰。兩子一女皆包夫人出、一女徐夫人出。孫男三、長玉繩、仁和縣學附生。次履繩、次應繩。孫女一。今以三十二年二月癸卯葬於邑南之象山、三夫人祔焉。銘曰、

梁祖伯益、以國爲氏。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顯允梁公、早宅
帝衷。甘盤舊學、四輔道隆。登閎詞垣、遍歷華省。四長六官、文柄屢秉。
天子幾暇、典學不懈。公爲益稷、賡歌颺拜。　萬乘巡游、雅雅魚魚。公爲皋朔、常在屬車。南浮江淮、東登嵩泰。瞻洛觀河、經覽九塞。公和其辭、金聲玉應。每奏一篇、輒動清聽。筆跡淵妙、鳳泊鸞停。琬琰深刻、照耀　闕庭。公佐唐虞、以道自許。爲世舟梁、爲國風雨。出入綸扉、從容丹地。朝夕論思、不我遐棄。公乘白雲、仿偟九關。景短心長、恐孤　國恩。丹忱縷縷、沒而猶視。我知公深、銘告惇史。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四一

張蔚園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大受、字若谷、一字可之、蔚園其自號也。先世自無錫遷居常熟。曾祖雯昌、明中書舍人。祖廷華、鄉飲賓。父文揚、倜儻好義、交游皆賢士大夫、陶稱修貞一書爲作家傳、稱九如處士者也。君所居即瞿文懿公故第。始生之夕、處士夢文懿授以筆曰、以畀爾子。六歲就傳、穎悟絕倫。十二即能詩。十三丁母陳孺人憂、日跪木主前誦金剛經、三年無閒。五經博士言先生德堅教授

里中、君與閩太常正蒲、嚴觀察有禧俱稱入室弟子。益都趙贊善執信來吳中，君以詩文請質，許爲國士，并賦詩書箑贈之。十九補太倉州學生，明年，試高等，食餼於庠，與沈編修淑約入山讀書。學成乃出，未幾，丁處士君憂。沈亦聯登鄉會榜，不果斯約。以貢入成均，與香禺莊相公有莩同邑。孫主事夢遠襆被蕭寺，以道義相期勗，未嘗持一刺走貴人門也。鄉先達蔣文恪公欲延爲師，乘小車往訪，屏跡不見。累試京兆無所遇，復歸里門，從學者日益衆。乾隆十六年，天子首舉　南巡之典，君獻頌　行在，文采博贍，以籍貫誤注不得預　召試之列，自是無仕進之志，而造福益聯。鄉邦有大利病，輒倡議究其可否。先是大吏建議築南匯沿海石塘，君言築隄捍潮，本以衛民，今所定塘基乃在濱海三五里以內，綿亘百廿餘里，所占皆膏腴之產，徙人廬舍，毀人墳墓，不知凡幾。且築塘之土，必取諸近地，計塘身及起土之所，占田殆將萬畝。　國家會計久定，雖灘沙懇課，往往以漲補坍，未得遽議豁免。此所占田既無漲可補，勢必加派於通邑，百姓未得護田之益，先有加賦之累矣。因貽書蔣文恪公，縷縷千餘言，指陳尤切。其見義敢言，通曉治體如此。惜乎未得尺寸之柄，而以明經終老也。以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一。配黃氏，國子監生朝珍女，未嫁時刲臂肉愈母疾，汪孝廉元亮爲之傳。子二人，曰應麟，曰應祥，戊子舉人。孫夔，有學行，能世其家。君所譔述甚富，中年毀於火，今遺文四卷，夔所捜輯也。其葬在錦峯山麓，祔處士穴之左。銘曰：

士不榮世，宜昌其文，文無難易，有本則傳。剽賊偏駁，外强中乾，剪綵之花，雖多弗鮮。猗歟蔚固，本本原原，檻書零落，拾遺抱殘，志存開濟，非苟而言。鄉人尸祝，久而勿諼。匪直也文，其行允敦，我摭其實，式表墓門。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沈次山先生傳

君諱濟，字洪呂，號次山，姓沈氏。其先本隱侯之系，世居浙江。元末有名義者，爲東陽太守，棄官家居，避張士誠辟，遯於江陰之青暘鄉，遂爲江陰人。君幼聰穎，九歲讀書，過目即能得其大意。命之爲文，頃刻而就。比長，以文學鳴於鄉里，里中之士無不從游，而文學彬彬，爲一邑冠。然屢困於鄉舉，四十九才舉于鄉，六十方成進士。爲高安朱文貞公軾、同邑楊文定公名時所知。文定欲以館職薦，君以親老辭歸養焉。時澄江書院久廢，桐城張公督學江蘇，有意修復，而縣令蔡公澍佐之，督率倡導，煥然興起，聘君主講席。君孜孜不倦，訓廸有方，於是執經請業者多至二三百人，科名代興，迄今數書院山長，以君爲首也。既而父母相繼没世，服除，謁選得江西長寧知縣。縣舊爲山寇巢穴，俗好勇善鬭，自前明萬歷時，開治爲縣，其俗未革，歲正月，爲石戰戲，南北各引隊五，以石相擲，勝者逐負者，毁其居，毆人至死不問。君設法化其頑獷，俗遂易。又採輯舊聞、物土宜、徵方俗，創爲縣志。在官凡七年，以履勘山澤觸瘴得疾歸，三年乃卒，年七十五。子大中，乾隆辛酉舉人，壬戌明通榜進士。

論曰：予自道光三年來主講暨陽書院，得讀吾師盧抱經學士所爲山長題名碑記，而知君之大有造於士林也。乃余承乏其間，雖日孳孳，不敢懈怠，未知有當於君之教否也。先生之孫屬爲君撰傳，遂書之以爲斯席掌故云。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張鵬翀傳

張鵬翀字天飛、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檢討、充
皇清文穎館纂修。十三年、充雲南副主考。乾隆元年冬、充
八旗志書館纂修。六年、陞翰林院侍講。七月、充河南正主考。
九月、陞右庶子。十月、充　日講起居注官。七年、擢少詹事。九
年、晉詹事。鵬翀宿慧、詩才敏捷、文手擊鉢、頃刻即成。每有
敕和、先成以進者必鵬翀、故
上愛其才、不次拔擢侍講。日進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寓規於
頌、
上嘉納焉。又陳十愼箴、稱　旨。兼工於畫、嘗自繪春林澹靄
圖、題絕句六首進呈、
上和其韻以賜。鵬翀即於宮門前疊韻謝　恩。嗣後屢　敕
和詩、屢　命作畫、　賜御詩、書畫、筆硯、紗、緞、裘、貂之類無
算。每　召見、溫語移時、詔訊纖悉。十年、乞假省墓、抵德州病
卒。
上久而不忘、對羣臣輒曰、張鵬翀可惜云。性好山水、所至必
以五七字寫之、故詩編最富、有南華山房集三十卷。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六五

馬一齋先生家傳

馬一齋先生諱翮飛、字震卿。弱冠喜宋儒學、途專
志勤、弗懈於中途、弗回於旁趨。署其齋曰翊翊、署
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爲人。既屢絀於
鄉試、泊如也。乾隆初年開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
舉、謝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
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
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
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某欲見之而不能
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録
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
若干歲。先生先世爲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
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爲桐城人。萬歷中進士、歷官
至太僕卿、諱孟楨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
孝子諱懋襄者、其七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
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官所歷、廿餘年間、人多
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

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爲學之本矣，況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爲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詈其師，母邢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視流輩鮮當其意者。補縣學生，有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于外。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已身，覺以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强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靜叔委頓苫凷，聞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誌其墓。又月餘死。既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絰斂，年止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朱儒始，何也。呂東萊疑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又何

也。又言、唐詩于本朝事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靜叔既沒、同學私謚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既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于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于後云。

贈奉政大夫黄松石先生墓誌銘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〇

予少時即聞錢唐黄松石先生名、又見所作篆隸淳厚有古法、益欣慕之。既乃得交其子小松郡丞、始知淵源所自。今夏小松奉梁太宜人之諱、扶櫬將歸里、先遣其兄子元鼎踵門來告曰、先君及陳太宜人以乾隆廿二年葬本縣上泥橋之阡、某方僮稚、誌石未備。今吾母不幸棄養、蓋卜日啟先兆而合葬焉、敢匄文納諸穿中。予受其事狀讀之、喟然曰、此孝義獨行傳人物也。按狀、先生諱樹穀、松石其字、晚歲游孔林、得楷木之癭、攜歸名其齋、亦以自號。世居杭州之錢唐。六世祖汝亨、明江西提學參議、學者稱寓林先生。大父佑銓、縣學生。父兆泰、贈徵仕郎。先生性敏慧、童時賦綠牡丹詩、即爲士林傳誦。家貧、隨北游侍起居惟謹。比壯、以筆耕自給、奔波南北、爲甘旨之計。父歿於保定旅邸、先生自里門衰絰涉江、渡河至棗林、遇大水泛溢、行旅斷絕、跣足行泥淖中、沙石所觸、血常淋漓。至河間、覓舟不可得、附筏舟行、遭大風幾覆溺者再、始達保定。茆檐棺所在、水嚙露前和、起之已朽、乃號泣函骨以歸。冒雨、買三尺竹自扶、跣行七晝夜、抵德州、始得附舟南返、繪涉水負骸圖以志痛。王虛舟吏部題其卷、比於古之虞趙焉。參議公寓林講堂久圮、即其地葺爲廣仁義學、聚書數萬卷、以資學者。先世手澤散落、遇片紙隻字、必質衣購之。少耽經史、於六書尤有神悟、篆隸用筆渾古、要然張文敏公推爲第一手、詩文詞翰名重公卿。有欲以經明行修薦者、辭不應。其於友誼尤篤、以緩急告者傾囊無吝色、視其家無擔石儲也。母喪過時、猶哭、竟以得病、春秋五十有一、以乾隆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卒、以子貴累 贈奉政大夫。所著有格物考、河防私議、百稱琴、清華錄、楷瘦齋集。

初娶陳宜人、諱蘇、字若蘭、國學生某之女、幼事母以孝聞。合巹之夕、雙燭忽爐其一、心知不祥、未及四月而卒、年一十有八、時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日也。繼娶梁氏、諱瑛、字梅君、處士師燧之女。賢而有文、事兩世姑能得其歡、課諸子爲舉業、一燈熒熒、輒至達旦。好吟咏、而集句詩尤工、曾刻入大雅集。先生之捐館也、宜人手撰行狀數千言、要删眞摯、門生故友見者咸閣筆。晚歲就養山左官舍、年逾八秩、神明不衰、異時所誦習者默記不失一字。仁恕好施予、冬月常製衣以待凍者。恭遇覃恩、　誥封太宜人。嘗語郡丞曰、吾家自少參公後、歷仕者唯汝一人、此汝父積善所致、愼無忘清白家風也。乾隆六十年閏二月五日卒、年八十有九。長子庭、國學生、坐累謫塞外卒。次經、早卒。次易、今官兗州府運河同知、即小松也。女適童國學生。孫男三人、元鼎、元長、元禮。孫女五人。銘曰、

蓼莪之思兮、銜恤靡至。萬里負骸兮、瀕險而濟。匪文繡而官兮、匪軒冕而榮。端孝之詣兮、孚於鄉評。有子亢宗兮、唯慈訓是遵。薔秩醇醇兮、日惟祟公之訓。贈秩五品兮、實重泉、祔合亘兮吉且安。千秋萬歲兮、比於瀧岡之阡。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翰林院編修周府君墓誌銘

學誠就外傅時、見乾隆十六年禮部進士題名、始識東阜先生姓氏。塾師謂學誠、孺子何羨、三年數百人姓名、更僕不能悉、獨今茲舉首、都人推爲物望、夫豈以科第重哉。時蒙昧未達其旨、顧心識之。乾隆四十一年、旅遊畿輔、見先生子震榮於曲陽官舍、聳然異之。明年、震榮移治永清、屬學誠經紀縣志、於是相知爲深。震榮政事於儒、詩書於至性、蓋先生家法也。官而寶笙仕十六年、始得營窀穸。又遷而官、不能解去職事。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乃命其子以壽歸葬先生暨配戴安人於嘉善胥五匯璨黍橋之新阡、手疏顛末、俾學誠爲之誌銘。誌曰、先生諱澧、字邑東、東阜其自號也。嘉善周氏、故爲望族。曾祖諱志伊、祖諱隆、俱生員、以先生貴封儒林郎。父諱全錫、廩膳生、先以先生貴封儒林郎、繼以孫升桓貴贈中憲大夫。中憲公宿儒碩望、以經術行誼贊濟子弟、有子三人、先生其仲也。與兄翼洙、弟既濟、並以文學起家。自乾隆十五年庚午、先生與伯兄同舉於鄉。明年辛未、先生舉禮部第一、　廷試一甲第三人及第。明年壬申、震榮舉於鄉、又明年癸酉、先生季弟及兄子鼎樞、升桓同舉於鄉。又明年甲戌、伯兄與升桓同榜成進士。升桓入翰林。前後四五年間、父子兄弟攀援巍科、一時推爲人文之盛。而震榮、鼎樞、升桓又皆先生甄冶而成、讀書

有本末、不爲幸獲苟得、學者以是想見先生家風。先生天性冲穆、體羸如不勝衣。健於屬辭、飈發泉湧、不可方物。當是時、浙右前輩若孫秋水炌、先生外大父也、受古文詞法於長洲汪琬、於時流鮮所許可、顧獨器重先生。先生與陳惺齋兆崙、諸草廬錦、汪厚石孟鋗、桐石仲鈖、王穀原又曾、錢籜石載、詩文贈答、推究終始、學者翕然宗之。其成就後學、或教爲制舉文字、比於斲輪、甘苦遲疾、皆使有以自得、渙然冰釋、多以科第知名。先生爲諸生久、以謂科名非學者不朽事、故嘗沉潛於伏、鄭、賈、孔諸書、旁通天文輿地、兵農、經世之務、晚尤究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二書、拾遺糾謬、不下萬條。自言五十後、當謝世事、萃眾說成一家言。卒以天限之年、美志不就。先生孝友溫克、與人交、久而益信。辛未登第、出四川蔡御史時田門下。後蔡坐事見法、家遠無親屬、先生經紀其喪、遣人賫貲斧、間關走七千餘里歸其櫬。先生之卒也、在乾隆十八年冬、是時會弟既濟與兄子鼎樞、升桓同舉於鄉、當赴禮部期集。先生念二親老、朝夕須人、即請急歸省。凌晨渡江、登金山僧舍、歸舟嗒坐、奄然而逝。舟馳七日夜抵家、顏色如生、二親撫之慟。先生目淚溢出如瀋、聞者哀之。初先生方幼學、有術者欵門、言得失多奇中、謂中憲公公三子皆科第、仲尤俊偉、然終身不可過金山。因手授一冊、刻誌諸子歷試歲月、先後名次、其後悉驗無爽。中憲公初未深信、至是乃大詫焉。先生卒季冬十月、春秋四十有五。越九年而戴安人卒、仲冬旬有一日也、春秋五十有三。乾隆四十年、震榮官永清知縣、以　覃恩贈先生儒林郎、戴贈安人。先生故官編修、加秩得階六品云。安人出同縣世族、沈箸有高識。戴故豐於貲、有大盜夜入、縛戴翁柱上、環刃脅之、安人方十歲、潛出警家人、且呼鄰求援、盜覺被縛。年十九歸先生、資裝甚盛、先生色若不豫。安人從容請斥華飾、購圖籍、先生由是富藏書。他日歸寧、女兄弟並冠帔炫燿、安人服麤疏、相對各自得也。事君姑能誠以孝。君姑嘗病喉瘡、安人侍、日夕無少閒、或痰閼喉閉、咯咯不得出、安人假口合氣、吸而吐之、以爲常。轉側扶持、未嘗假手嫗婢、竟九十日乃瘥。安人且卒、語震榮婦孫、若夫婦食貧久、毋窮而濫、家世忠厚、傳二百餘年、詩書之澤未嘗或替。而夫他日得一官、爲循良吏、弗爲能吏、是能用余治命者矣。由安人言行觀先生本末、得道義之風、澤及奕禩、雖僅得中壽、要其不朽於天壤間者、益無窮云。先生男子子三人、長卽震榮、娶孫氏、次咸榮、國子監生、先葬日卒、娶李氏、次攀龍、早殤。女子子一人、適同縣生員孫用炤。孫男子五人、以鼐、以勳、以炳、以卓、以燕。孫女子三人。

銘曰、

先生被服矩中規、擺落流俗成瑰奇。常秉扁舟子弟隨、

疾雷破山海水飛。毒龍挐舟探首嬉、舟傾如足二分垂。先生挾策坐不欹、笑謂子弟命在茲。觀於倉猝他可知、豈泥絃誦求書詩。前生疑是浮屠師、金山舊話毋乃癡。折中儒修無所訛、衛者億中誠何爲。家學世德樹務滋、命雖云促勝期頤。瑑黎虹亘水之湄、先生家塋永固斯。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一六

故寧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墓誌銘 代

君諱德潤、字滂躬、別字迹齋、姓葛氏、河南某縣人。性嗜儒書、習詞章、刻礪鑽仰。雍正癸丑登進士第、官禮部主事。大宗伯任公蘭枝數其材、遷員外郎。又遷刑部廣西司郎中、秉火聚炱書、夜以繼日。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歲連疏、條列施能事宜以振民、畿輔完復。轉福建道、奏釋配所遁犯妻孥、積案豁清。是時直省大吏封章、頗暗相攻訐、君以爲人心不可不正、力請塞之。最後轉掌陝西道。乾隆戊午、甲子、兩主雲南鄉試考官。滇故去京師萬里、士依君如歸、多膺賂去。督福建學政、釐駁雜以法度、文章一軌於正。而天下州縣童子試、閩中最夥、因緣混徵、浮奇登射。君初沿俗不革、洞之以明、既則裁之以法。奏入、著爲令。既三年、君所獎許士俱貢名禮部。調湖北學政、選拔十二年一舉、君得人爲天下最。是時君年始五十、由進士累官臺諫、凡三遷再轉、四秉人文衡鑑、簡用方殷、而君一自湖北解官、卽壹意二十年堅不出、竟老死於家。蓋君以母恭人訃歸自湖北、痛不欲生、因念中憲公老、杜門承志、歷十有三年。婉婉愉愉、事世父如父、與從弟同居共財、無間語。作廟祀其先、室有正有祧、祭有器有田、營畫完整、與鄉

人行鄉飲酒禮、鄉人隆推大賓、莫不加敬愛。初、學使乘軺軒出、務苛供張以自潤。君在閩、不肯豪髮侵有司。湖北倦價合數千兩、舊與學使私橐、君獨嚴貯在公、惟恐浼及。君家居推予人、又人人得其所請、歎出意外。葛氏世遠不可譜、自登禹公生君高大父諱天錫、曾大父諱忠孝、贈儒林郎。大父諱鳳翔、邑增廣生員、工文翰、宜達而滯、誥授奉直大夫。父諱儁、性喜推解、行載邑志、誥授中憲大夫。母某氏、封恭人。世父某、亦以君貴、貤封如其官。妻馬氏、邑庠生諱謙巽女、封恭人、先君卒。孫文定公嘉淦銘其墓。子二、朝陽、丙辰舉人、任忻州學正、浙江常山縣知縣。元陽、邑庠生、先君歿。女一、適崔龍光、貴州貴筑縣縣丞。孫男三、孫女七。君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一。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岡。朝陽使來請銘、予與君同年進士、廼按狀次之。銘曰、

儉於取進、豐於篤倫。厥用未竟、而出處完明。最迹鐫石、以留其嗣人。

余廷燦撰《存吾文稿》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誌銘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寧都盧公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終于京邸、春秋六十有五。子立瀛、立潢扶櫬歸里。越十有七年、兩公子亦先後下世矣、諸孫等始卜十月二十六日葬公於州城南第一橋之新阡。公嘗買彭氏故園爲讀書之館、至是撤其館而爲兆域焉、以公之樂斯邱也。先期、次孫達蔚踵門來求文志公墓。大昕公門下士、知公最深、其何忍辭。乃泣而序之曰、昔錢文僖公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歐陽文忠公嘗亟稱之。公以閎覽博物起家翰林待詔、由館職登學士、陟宫尹、立朝二十餘年、無一日離文字之職。入侍講幄、出司文衡、朝廷大著作輒預撰述、非老于文學、安能上結主知若此哉。公初以諸生選拔入成均、選充 武英殿校對。會詔刊正十三經廿二史、請總裁言公學問屑洽、書勤精審、遂得與纂修之列。纂修官皆詞臣爲之、公以貢生預焉、蓋異數也。和碩莊親王、尚書張文敏公受詔編次律呂正義、又薦公爲纂修官。張公嘗語人曰、盧君妙解律呂、當今之蔡中郎、阮仲容也。尋舉順天鄉試、

試授翰林院侍詔。辛未歲成進士、改庶吉士、郎充　武
英殿纂修官。明年、散館授編修。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又
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分教庶吉士、轉　武英殿提調官、
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明年、遷侍讀。又明年、擢侍講學
士。又明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務、充武會試副總裁
官、遂爲　武英殿總裁官。又明年、左遷侍讀。又明年、典
河南鄉試。時同受　命者侍讀學士朱公珪、階資皆在
公前、而轉爲公副。其冬、和碩莊親王等奏公兼樂部行
走、撰擬樂章。樂部皆部院大臣兼之、公以五品詞臣廁
其間、尤異數也。又明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典順天武鄉
試。又明年、復爲侍講學士。又明年、提督河南學政。閱三
載、任滿還朝。其明年三月、擢詹事。公年五十始登第、登
第後無歲不霑　恩遲、位躋三品、駸駸柄用、而遽以積
勞致不起、悲夫。詹事古稱宮相、今則職務清簡、而特爲
詞臣最高之班、由侍從擢卿貳者往往踐歷此職、不久
即遷去。其文學尤異、
上意方鄉用、而旋終于此者、三十年間、惟嘉定張公鵬
翀及公兩人、此海內所深惜也。公博涉羣書、不名一家、
詩文春容和雅、無粗厲抑塞之習。屢主文柄、抑奔競、崇
實學、所甄拔多知名之士。於樂律易卜尤極敏悟、嘗依
焦氏易林言人休咎、多奇中、雖專門弗逮。公接物甚和、
而持身嚴正、輕財尚義、不爲家人生計。初入都、張文敏
公、蔣文恪公皆器重公、引爲上客、終未嘗少干以私。同
邑宋嗣南公受業師也、既歿、數分金遺其孤。及視學河
南、廨內猶爲宋設位、朝夕拜之。王進士龍豪客歿都下、
葬西便門外、公爲立享堂祭産、每寒食輒往拜其墓。其
篤于故舊多此類。公諱明楷、字端臣、號鈍齋、世居江西
寧都州。大父不瑕公贈奉直大夫。父式夏公贈中憲大
夫。夫人曾氏、榮祿大夫左都督廣東三江協副將凱伯
公之女、生于貴家而能屏華綺、事親相夫皆中禮法、先
公八年卒、　誥贈恭人。子立瀛、壬午舉人。立淇、丙子舉
人、江蘇布政司庫大使。立沅、有至行、母歿慟哭、九十五
日不食而歿、州人所稱盧孝子也。女二人。孫男五人、逵
荀、州學生。逵蔚、今更名嗣智、國子監生。逵蓮、逵燕、逵□。
孫女若干人。曾孫若干人。銘曰、
德可以潤身、文足以經世。其鼓篋橋門也、祭酒詫爲異
人。其簪筆內殿也、
至尊許爲才子。登記言之內史、兼批勅之學士。詹事之
長、視古承旨。方誚陟八座而贊黃扉兮、胡爲蔓陰堂之
講、而遽止此也。日涉之園、先生藏焉、千秋而後、想見其

軼鄒枚而追庾揭也。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詹事盧公之葬也、其孤孫達蔚不遠三千里、踵予門求文志其墓、又請爲文刻諸墓道之石。某舉禮部試、謬爲公所薦、及登館職、公又爲教習、既而同直講筵、同列學士。公嘗舉歐公與王禹玉事作詩見贈、又嘗置酒召門下士從容言、身後之文、當屬之錢生。荏苒二十年、公久歸道山、而某亦衰病、脫朝籍者數年矣。言猶在耳、其敢忘諸。謹按、公諱明楷、字端臣、晚年以鈍齋自號。世居贛州之寧都縣、今縣升爲州、直隸江西行省、故公爲州人。由選拔貢生中順天鄉試、授翰林院待詔、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又遷侍講學士、復左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復爲侍講學士。此公之資歷也。初入武英殿充校對、後由纂修提調而至總裁官。初入詞館協修記注、尋爲　日講起居注官、由署而充、在講幄十有四年。嘗預刊修經史及律呂正義、續文獻通攷、昭忠列傳、皆爲纂修官。主陝西、河南兩省鄉試、及順天武鄉試、及同考會試、總裁武會試、教習庶吉士、稽察右翼覺羅官學、提督河南學政。此公之差遣也。諸館纂修官皆詞臣久次者爲之、公以貢生校刊經史、特與纂修諸公一體列名。公爲庶常日、遇慶典、推封祖父、同輩屢得從六品階、公獨以前修書議敘加級、得五品誥。樂部向以諸王部院大臣兼領、公在侍讀奉　旨撰擬樂章、特兼樂部行走。其爲學士也、適閣學多奉使在外、即命公直內閣、代閣學批本。此公之榮遇也。公少而孤露、苦志植學、以成其名。博習經史、蘊釀爲文詞、法度必準先民。相國蔣文恪公慕其名、延致之。凡經進賡和之作、多屬公點定。在詞館、遇大典禮、進賦頌、輒爲諸公傳誦。尤精於律呂、清濁高下、審辨不失絫黍。所撰樂章、播之管絃、列於法部。此公之文藝也。公於制義、鑒裁精審、每入棘闈、焚膏校閱、惟恐不及、故所甄拔、號稱得人。在中州視學、抑浮競、崇實學、所選拔士皆擇其名實相副者。此公之鑒識也。公和平樂易、善戲不虐、雖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然審于義利之辨、苞苴之餽、不至其門、梯媒之語、不入于耳。家無長物、而口不言貧、尊師重友、久要不忘。既沒、而故交知舊多行哭失聲者。此公之厚德也。公生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八日、終于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其葬以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夫人曾氏祔焉。其世系子姓之詳、則於墓志見

之、故不復書。銘曰、

金精翠微、峨峨百丈。是生偉人、儀觀偶瑚。囊括百氏、擷其菁華。大放厥詞、而法而葩。有司拔尤、升之太學。遂直內殿、經史分校。律呂之編、公與考稽。荀阮房范、宿悟與齊。適畢京兆、侍詔禁苑。擢第南宮、載登三館。螭頭侍直、職在記言。曲江風度、中朝聳觀。再踐學士、論思清切。出持冰鑑、入趨瑣闥。天子有命、汝長宮僚。文學侍從、班資最高。公今已逝、公名不沒。茶山之詩、容齋之筆。賜都城南、鬱然新阡。達者有後、相爾嗣孫。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文恭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苑、官登極品。歲甲申四月、以疾請解任、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已時薨于滄州。訃聞、天子軫惻、賜白金千兩庀喪具、令有司議卹典、祭葬如制、謚曰文恭。明年春、車駕南巡至無錫、幸寄暢園、御製詩有養痾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上追念舊臣、形于翰墨如此、公可以不朽矣。其九月、孤子編修泰鈞等將葬公于某原、先期遣一介走京師、述公遺言、請大昕爲文誌其墓。大昕于公爲年家子、又嘗主公邸第、日月不居、知已云逝、文雖不工、其何敢辭。謹按、公諱蕙田、字樹峯、號味經、宋龍圖閣直學士觀之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爲右族。雍正初、析無錫置金匱縣、故公爲金匱人。曾祖考德澄。祖考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考易然、常州府學生。妣顧氏。本生考道然、康熙己丑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改禮科給事中。妣徐氏、胡氏。生母浦氏。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一品太夫人。公以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丁浦太夫人憂、服闋、補原官、教讀上書房。遷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改通政使司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丁給諫公憂、服闋、補禮部左侍郎、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擢工部尚書、兼理樂部、調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給諫公以藩邸事牽連頻繫、十餘年間、檻車南北、炎雨悲風、吏卒雜前。公隨侍膝下、百

方營護、夜分就寢、流涕交頤、然不令給諫公知之。及通籍之始、朝廷赦嘗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以新進詞臣、輒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内侵染暑濕、癰瘍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瘦斃羈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内慙名教。伏惟　皇上矜慎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朝、更逢溥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　鴻慈、格外豐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奔走、以贖父罪。奏入、　天諭嘉歎、遂有寬釋之　詔、而未完之銀亦併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公受　詔感泣、誓以身許國、而　上亦鑒公忠孝、有大用公之志矣。公在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事。在禮部、祿習掌故、夙夜匪懈。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　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如所擬乃已。遇司屬頗笑不苟、其以才能見者、則薦引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懽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之後、部中讞獄偶不當、　上輒舉公名歎惜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于職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　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削、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屺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秦宸錫、吳大年、尊彝、龔繩中爲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　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直內廷、課　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爲文、號味經窩類稿者、凡若干卷、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攷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廑存一。朱子生于南宋、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黃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迺援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爲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先經後史、各以類別。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脉絡、破其癥結、上採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遺

當代之法。碑思二十餘年，凡易三四而後定，自言生平精力盡于是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弦，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與同志講求，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以近代聲韻之書，未有善本，奏請刊正。上命公與武進劉公任其事。公建議言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攷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于等韻。時公已遘疾，而往復辨論，猶齗齗不置也。公之者述，其大者如此。若夫律呂、算數以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得其要領，雖專門名家者亦歎以爲莫及。嗚呼，可謂有體有用者已。公生于康熙壬午十月十九日，歿時年六十有三。夫人侯氏，太學生某之女，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泰鈞，乾隆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次復鈞，長鶍；次鼎鈞，太學生；次上鈞。女二人，長適雲南劍川州知州嵇承豫。孫男二人，沐日、沐恩；孫女六人。

銘曰：

西神峩峩，二泉粼粼，造物鍾英，生偉人。雙孝之澤流十世，啟佑祖考清華繼。惟公至行爲士宗，歷艱而亨純孝通。明刑十載邦憲司，三刺三宥公無私。斯人一去難再得，同朝盡傷　至尊惜。政事文學一身兼，沒而言立公何慭。城西新阡卜云吉，千秋識之字不滅。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　恩加一級沈
公行狀

曾祖懷英、明仁和縣學生員。
祖兆乾、　皇國子監生、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考元滄、　皇勅授文林郎、文昌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
使。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狀。

公字椒園、本徐姓、世爲仁和人。自公考出嗣于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
族、明歲貢生首暘始遷仁和、於公爲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寧之
園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爲忠爲孝。又嘗讀明楊忠愍公
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爲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
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大殖。弱冠游　京師、聲譽籍
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清植、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詹事
鵬翀、桐城方侍郎苞、於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
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
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
于是、不圖今世乃見古人。既服闋、再至　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既晚、蟄居卻軌、未嘗謁人求舉。乾隆元年、
故左都御史楊恪勤公汝穀時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
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　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
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　武英殿、同修　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
充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明年、　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嘗集前世君臣
啓敗之蹟、爲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　賜段四匹。書
文　懋勤殿。六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絶人、諳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
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出於忠厚。
上承
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慨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選。
於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寧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
定公後先繼長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早官後進、與相應和。凡所
陳奏、尤在於奉宣　德意、底樂物生。七年、以淮安、鳳陽、徐泗諸府州連遭水祲、
請于常振之外盡發常平諸倉存穀、徧爲接卹、並加振直隸、山東、浙江、甘肅之
被災者。又以　國家設關徵税、蓋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于
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
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關税宜在可免。奉　旨允行。戶部議以
米豆既免正税、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税船料。公復奏言、米豆之税免、而載米豆
之船料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　朝廷如天之仁、所爭豈在此、請並米豆之
船料除之。奉　旨交九卿議行焉。其後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税米豆如故時。蓋
自滸墅關監督始。其年秋、
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地風氣早寒、七八月間已如冬令、且山川紆阻、跋涉疲勞、
乘輿遠駐塞垣、寬閒置實、惟異于閱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慎起居、以迓
蕃釐。又因直省米價加昂、有　旨傳鄰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貯、既楚弓楚
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洋物產富饒、珠犀羽象之美、寧撻蘇金、而洲嶼沙石盤
互、斥鹵磽确、穀生不蕃、不得不資之內地。商人沒於重利、往往冒禁興販近口
之地、民間倉廩爲之空。珍異日至、民食日少、是棄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無賴
之潛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爲患方大。事下部議申禁。又言、自古建立都邑、就
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關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已事也。茲開三
驛獨石諸邊、盜風少熾、　特遣大臣督緝、分察壁理。伏攷老哈河、峰喇河、屯興
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爲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禮部、太
僕寺孳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偪獨石口、此皆宣行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
屯牧務一所、遣大臣爲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　京滿洲閒散之丁不
下數萬、誠從以屯田塞下、予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
繕完城堡、修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鎮、捍長城外險、爲　京師後蔽、兼可

西諼山西、東援遠、剩、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　旨交議政王大臣議奏、卒格不行。時東南連歲米貴、公以采買既停、倉儲尚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廒多寡匀貯、以次抵補、爲平糶振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奉　特旨施行。

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汎溢、公言、　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人木蘭治道、乞以謁

陵禮成、加賚所過地。被　旨申飭、部議革職、

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　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　命巡視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憫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濘、行旅苦之、請　勅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允。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　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屢截漕加振、恐民氣未舒、奏於南漕抵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　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查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不親履、條理精密、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於九月始復　命云。公爲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封章、輒閉閤齋戒、如對明神、憂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裁及中人。與人言、煦煦然若不能盡。及當事執持、廉直自將、雖賁育無以過。故尚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爲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使司參議。舊時爲吏者飲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賈恒十之五、謂之官價、賓客僕役或因爲奸利。公至、勒石爲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人士流離、公率其屬醵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孰。置漏澤園、葬人收掩四境遺骼。小淸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靑州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山水暴發、高苑、博興、樂平諸縣田廬累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瀆口以上某千某百丈、相地勢增築堤堰、水屬理孫、民以無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並晦名樂道、不涉世流、公徵造其廬、待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考訂學業、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苦、即田間集父老子弟而教語之、或以村酒果餌進、欣然食之。至盡、既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策白馬度陌者、則喜相告曰、使君至矣。故老言先時陳恪勤公鵬年在江寧、陸淸獻公隴其在嘉定、固皆如是。　國朝百餘年來得公凡三人而已。遷河南按察使。祥符民有淫人之婦而殺其夫者、既乃以語嫉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奸致死本夫、婦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獄由婦首、是無死法。巡撫及幕客皆執不可、公披舊牘、歷三夜、得成案據以定讞、婦竟減等。鹿邑民甲殺人而賄乙證服、公察而直其罪。其它平反閱實類此。十九年十二月入覲、

上以查太淑人年九十、　特賜御書曰壽萱延齡。明年春、乞終養歸。其秋太淑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居喪、遂屏浮屠法不用、並廢七七之奠。服闋、補山東按察使。公謂愚民畏法、其犯罪或出於不知、乃摘律文之日習而易犯者、條列罪名、以爲條教。它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行。時巡撫方採勦吏職、公確容儒者、見爲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故寢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尚書湯文正公斌於孔子廟廡、又論孟子廟祀樂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　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誠行普懇、膏澤下於民、於公不可爲不遇、然綠公體　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蓋嘗抱無窮之蘊、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耆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幽山驛不去、皆曰、使君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耶。使君壽考無極、它時幸得相見。公下與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歸善教訓子弟、力田孝弟、爲良民、奉

上法度、何必使者長在此耶。使者亦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共食此福。皆列拜流涕、日甚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十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爲業、累爲蕺山、端溪、樂儀、敬敷四書院山長。嘗謂其門人汪中曰、吾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區、漿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於外、汝以吾爲得已耶。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教于其鄉、蓋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爲用、血氣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以爲師。然

則師者，所以息老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於人者，不僅其身一日無用於天下。公頷之。公爲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之以其業，故多所成就。篤念故交，於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後尤加重。自初官迄於老卒如是。三十年，

上南巡，賜公紵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

皇上壽，賜段四匹。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

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

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

皇太后壽，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京師之椿樹三條衚衕公子禮部主事世煒之邸。公兩兄俱有學行，與公少共艱苦，後並偃蹇不遇。公奉事之無不至。從子世燕，官武陟典史，公生死顧恤之如子。有孫蚤殤，爲立嗣守純。伯兄無子，先以仲子世炯爲之後。世炯死無子，復以孫守誠嗣之。治辦方定，而公遽沒。公學詩於海寧查編修慎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瑮，學文于方侍郎，並沖融醇懿，稱其德量。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豐家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則嘉善浦鏜同校。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爲山東登萊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娶汪氏，誥封淑人，令德莊儉，白首無違。子世煒，庶吉士，改禮部主客司主事，明達負氣，得公之節。世炯、世炆並先卒。孫守正、守誠、守純、守端。公官在三品，不得請謚於考功，謹具歷官事蹟，上翰林院國史館論譔，伏惟鑒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狀。

汪中撰《述學·別錄》

校記

①甘：當作「廿」。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六

齊召南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召南墓誌銘　袁枚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
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
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
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
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
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
沈禍福、非予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
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
子員、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
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朴之氣、
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於甯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
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候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
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堠某驛、應宿何所、所需若干、檄數萬里外、
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
漢書地理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尚書德潛常在
上前誇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土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躡蹬懷闋、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漿洴流、昏憒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顙、
左右擠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遣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
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鑾、皆
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
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揭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埃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
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卒、還家甫月、竟
以不起、年六十六。嘗言酈道元水經註開於西北、闇於東南、特撰水道
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
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之仲、祖仁
龍、父蒴、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遐、國學生。女二
人。葬台州花坑之原。銘曰、
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
人視山、幾與齊肩。雖梟獍噬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
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峰綿綿、磅礴鬱積、
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碑傳集）卷三二

○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

乾隆元年丙辰、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屢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頌繫京師、蒙恩放還。還甫匝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諱召南、字次風、號息園、世為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諡忠節諱汪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之伸、祖諱仁龍、父諱[illegible]、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既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由選拔貢生中式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閩浙總督程公元章、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召試二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時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脩之役、如大清一統志、明史綱目、武英殿校勘經史、諸總裁悉以委公。蓋公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其經進之書、皆蒙上嘉賞、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劄子、以為尤似眞西山大學衍義文字、非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為翰林也、充日講起居注官、在上書房行走。既由檢討遷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授禮部右侍郎。以一諸生、不數年驟躋卿貳、人皆謂公特以文詞被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朝耿介伉直、有不媿古大臣者、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位望雖顯、總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盡其用、此又天下所共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正月自上書房歸澄懷園、墮馬觸石幾殆、上遣蒙古醫療治少瘳。是冬遂以毋張太夫人年老陳情解職歸。歸後累主蕺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衆。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僅削職。蓋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榮
上始終保全如此也。公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子式遝，葬公天台花坑之原。仁和杭堇浦先生世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舊第。於是式遝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爲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公具異稟，目炯炯能矚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鳳凰山，覩隔江西興渡人，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銘之。公故精術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遯，知後事，以語其子，既而皆驗。公娶張氏，
封夫人。式遝，國學生。孫一。

秦瀛撰《小峴山人文集》卷五

資政大夫禮部右侍郎齊公墓誌銘

天台齊氏有圮族之逆子曰周華，少溺於呂留良之邪說，仲論黨護，應寘重典。邀
恩寬宥，跳身遠走，閱三十餘年，然後歸。歸而出妻屏子，通族擯而不齒。益復斥賣田宅，蠱刊其非聖無法之言。迎撫熊中丞學鵬方閱視台州城工，遮道獻其書，并列其宗人前禮部侍郎名南十罪。中丞上其書於　朝，以其人磔死，其近族弟姪并子孫論大辟者凡十人。
聖慈止戮其子孫，餘皆釋弗論，而逮禮部至京，法司當公徇隱之罪，而盡籍其產。
皇上鑒公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三四，爲其饘粥之地。旋
命歸里。恩膏汪濊，旁觀皆爲感泣，況其身受者乎。公易直子良，朴誠自矢，爲
主上所深知，橫遭宵小之玷，縈紆趨闕，無由自白於
聖人之前，舟車刺促，內鬱外勞，抵家甫匝月，疾作，遂不可爲。時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也。貧無以殮，孤子鬻其餘田以給喪事。某年月日，葬於先人之阡。苴杖麻絰，遠走千里，踵余門而乞銘。余與公同試詞科，同官翰苑，性情嗜好，無一不合，不獨文章學問之益也。其忍

不銘。齊之出有二、太公之後、子孫以國爲氏、衛大夫齊子之後、子孫以字爲氏、此夾漈鄭氏之言也。世遠不可考信。公自撰年譜、矜慎不敢妄定、據其近代之可徵者曰、先世汴之祥符人、隨宋南渡、僑寓杭州、有諱盛者由進士官宣義郎、始占籍天台、是爲天台之始祖。四世祖莊卿、洪武初以人材薦、授湖廣房縣知縣。七世祖汪、正統丙辰進士、官兵部車駕司郎中、扈蹕殉土木難。曾祖父諱之仲、早卒、曾祖母許氏守節撫孤、事載郡邑志、從祀節孝祠。祖諱化龍、以潛德孝義聞於鄉。祖母徐氏。父諱燾、字省齋、邑文學。母張氏。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皆贈二品夫人。公名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省齋公生五子、公其次也。幼而穎敏、六歲解屬對、九歲五經成誦、鄉里稱神童。十二歲應郡試、省齋公攜至郡、登巾子山、吟五言云、江水連天白、人烟滿地浮。巾山山上眺、一覽小東甌。識者卽以公輔器相品目。與兄周南出就外傅、青燈布被、攻苦連日夕。弟闓南、世南、道南、皆從公學、友愛彌篤。年十六、充博士弟子。二十三、督學新城何端簡公世璂選拔入成均。十一郡貢生咸集、端簡指公稱於衆曰、此我　朝奇士、甯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巳酉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　詔復詞科之制。明年、督臣上蔡程公元章、學臣奉新帥公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丙辰、

皇帝紀號之元載、　召試之士羣萃　闕下、凡百八十四人、試於　保和殿、　欽取一十五人、君名在二等第八、改翰林院庶吉士、卽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明年、散館授檢討。三年四月、京察一等、加一級。四年六月、充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十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六年三月、以一統志館議叙列一等、加一級。八年四月、

御試翰詹官於　圓明園、列優等。六月、晉右春坊右中允。十一月、轉左、以原銜署　日講、起居注官。　召對於養心殿西煖閣、旋晉翰林院侍讀、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九年、丁省齋公艱、戴星而奔、哀毀骨立。前曾承辦禮記漢讀考證、十年

論旨、仍令在籍編輯、陸續交　武英殿經進。十一年三月、綱目告成、議叙、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奉

上諭、仍著在　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二月、補原官。三月、經史館告成、議叙加一級、旋充　大清會典纂脩官。四月、京察一等、署　日講、起居注官。五月、　召對於

勤政殿。校勘通志、通考。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館
纂修官。主順天武鄉試。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
三年戊辰、會試、充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官於　乾清宮、榜未發、奉
上諭在阿哥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右侍郎。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莫有對者、公
具悉原委并其欵識以對、
上大悅、諭左右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八月、　召對於
勤政殿。越日、復於養心殿西煖閣　召對。九月初五日、
禮部於西苑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駐蹕　圓明園、顧尚書蔣溥與公曰、不可無詩。公於
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卽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公、知遇之隆、罕有倫比。旋
充續文獻通考館副總裁官、侍班暢春苑大西門樓、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正月、　召對於西煖閣。四月、充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　圓明園直　上書房、
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石、負重傷幾不藥。程學
士景伊亦自　上書房歸、驚馳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　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
療治、病少定。
上見　阿哥・果親王、頻問汝師傅病勢如何、須時差
人探問。又見奏事大臣、
天語垂問病狀。後於木蘭圍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尚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雖慈父母之於子無以加也。十月、病稍間、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弘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閔、曰、汝病尚未愈、須加意安養。公因口陳懇解
職任、回籍省侍老母。
上慰留再三、堅請益力。
上言、冬間風寒、如何行路。慰諭欵曲。十一月、具摺哀懇、
俟春和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鐸、邵正文診脈處方。公單
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
聖主特達之知、論有根柢、辭無枝葉、肫誠朴茂、溢於眉
宇、望而知爲端人碩士。晝日三接、一歲九遷、受　寵若驚、
奉身若不及。
天鑒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自通
籍以來、

聖恩優渥、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其同詞科諸臣拜 賜
者、則日知薈說、
御製喜雪石刻、紗葛筆墨端硯。其同翰苑諸臣拜 賜
者、則日講春秋、樂善堂文集、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 欽定四書文、
世宗憲皇帝上諭。其同綱目館諸臣拜 賜者、則明史。
其同翰詹諸臣優等拜 賜者、則
御製元宵聯句石刻、紗葛筆墨。其因考試而拜 賜者
御製石刻、硯墨筆等物。其 賜詞林典故、則 召對於
勤政殿也。其同 上書房行走諸臣拜 賜者、則
御書敬勝齋法帖、貂褂、龍箋、對聯、筆墨以及鹿肉、大魚、
山雞、鹿尾、掛麵、藕粉、葛粉、荔枝、蓮子、青菓、嘉慶子、豐貂、
文綺、挂包、手帕、福字、凡三 賜焉。起程、又 賜紗葛各
二。抵家、太夫人適患痰喘、臥牀第、聞公至、起謝
天恩、執公手曰、汝果來乎。勿藥而愈。十六年、 翠華南
幸、公恭迎於吳江八測河岸、
上遙顧曰、汝已好耶。隨向 行在請
聖安、即 召見、詢問病體及老母健飯否、
諭以汝能奉母讀書、自然復健。汝弟安養、不必步步相
隨。 賜克食并內緞二、紫貂四。十一月、太夫人棄養。明

年十月、合葬考妣於三十一都菀坑之原。十九年二月、
服闋、制府喀公請爲紹興蕺山書院山長。冬、喀公復請
主福建道山書院、以道遠辭。巡撫周公聘主杭州敷文
書院。二十二年、
上復幸浙、公於無錫北之迎龍橋迎 駕、尚未奏名、
上望見、即問汝今已好耶。隨詣 大營繼請
聖安、即 召見、垂問病勢加減及書院人文、奏對良久。
遊
諭先至杭。
上駐蹕蘇州、 命軍機處賜墨刻一卷、內緞四疋。二十
八日、於西湖 行宮恭進頌冊、蒙 賜大緞六疋。二十
六年十月、叩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即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與尚書長洲沈
德潛來
旨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詩文質正、辰入未出、
有扶掖者不拘常儀。十一月二十五日、朝賀
皇太后萬壽、 賞內緞三疋、挂包、鼻煙。又奉
旨加一級、加賞彩緞三疋、紫貂六個、 皇清文穎一部。
二十七年、

皇上三幸浙江、恭迎於吳江汪家溪亭上。三十年、
皇上四幸浙江、恭迎於蘇州城內　行宮前、俱蒙
溫旨慰問、傳
諭先回靜俟。
皇上駐蹕西湖行宮、叠受頒賞內緞。越日　幸敷文書
院、
御製詩叠韻、
命公與學臣并諸生和詩進呈、　賞筆墨硯。公主敷文
凡十一年、獎勵後進、因材而篤、生徒雲集、巾卷盈坐。至
是以風痰時發、懇辭歸里、杜門不出。方幸棲遲化日、保
卒餘年、不意逆人近出族屬、橫遭波累、壽命不長。彌留
陛言、自云我生不辰、瀕於死者有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方馬驚墮地時、首觸巨石、腦髓迸流、目
睛眩轉、神魂飛越、自分必死、非夫萬金良藥、孰能使元
神固而不離、非夫生牛冒首、孰能使眞氣聚而不洩、非
夫蒙古神醫、徧體椎朴、孰能使十二經脈漸復其本初、
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其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
飢、不三月而即能起立、收既散之魄體、與陰陽爭瞬息
之去留、而奪之鬼伯之手。生我者父母、之死而致生之
者

皇上也。逆書上聞、部議以狗隱擬流、
聖意不測、遠則新疆、近則烏剌、至近則寧古塔也。朔風
砭骨、黃沙蔽天、朝狎駝馬、夜鄰鬼魅、羸軀殘喘、塡溝壑
而飽烏鳶、其常也。則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
孫生生世世、宜如何其銜結以報也。言不及家事、泊然
而逝。公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弱不好弄、而於詩書若麯
蘖。著作等身、石渠金鐀、藏在廣內者、一統志河南、山東、
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六省皆其編輯。外藩屬國徐韓向
無底本、則公創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齋
三朝、則公所輯也。又與楊學士椿兼總校之任、　武英
殿分撰經史考證、而公獨多。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
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
卷、隋書律歷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歷天文二卷。嘗言酈
氏之注水經、明於西北而闇於東南、且域外之水道未
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
委、如指上螺紋、一鑒可悉。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
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其
藏于家者也。詩文操筆立就、鋪陳終始、爛若雲錦。晚喜
集句、李杜韓蘇、若出一手。在蕺山聽雨樓臨摹蘭亭法
帖、即於原序中去其複字二百四字、倣千文體成三言

詩十七章。客有以淳化閣帖三百字求䟦者、即因其字
數縱橫集之、頃刻成五言律十二首。讀余嶺南集、即集
七十餘首。讀錢司寇香樹續集、即集十首贈之。敏捷如
此。公生於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年不踰中壽、止
六十有六云。配張氏、 誥封二品夫人。子一、式遷、國子
監生。女二、長適張緝禮、次適文學潘嵩甲。孫女二人。銘
曰、
赤城霞起、翠屏雲蒸。鍾毓神秀、哲人以興。繄公方聞、詞
科發迹。筵典珠璸、紛綸旁魄。蹈道執禮、儒林職志。三館
補亡、百題並試。劉仲蓬丈、心所退甚。七經釋疑、兩漢刊
誤。珠林玉府、恣公遊處。鴻筆馳驟、爲 國風兩。愼簡
宮僚、爲諸王友。諫寓邪嵩、敬徵醴酒。吁嗟逢屯、日昃退
直。馬驚而隕、命在漏刻。巫咸叫閽、
聖心閔惻、賜藥遣醫。奪之鬼伯、移疾歸臥。優游林泉、咏
歌德化。若將終焉、族子猰貐。不可化訓、蒼蠅點璧。幾隕
厥問。
帝念微勤、弗寘於理。白衣還山、祝宗祈死。
鴻慈未酬、沒而不瞑。魂聠 帝鄉、長在華頂。松貞柏悅、
幽扃孔臧。毋忘在莒、一眚何傷。碑材輪囷、徐侯慭綸。痤
銘前和、視此刻文。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四一

齊召南傳

齊召南、浙江天台人。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年十
六補縣學生。二十二、學使何世璂舉選拔貢。成均
嘗稱於衆曰、此我
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
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
詔復詞科之制、總督陳元章、學使帥念祖以博學
鴻詞薦。乾隆元年、
召試於
保和殿、
欽取二等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授檢討。四年、充
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八
年四月、
御試翰詹於
圓明園、列優等、擢右春坊右中允、旋轉左、以原銜
署

日講、起居注官、晉翰林院侍讀。丁父憂歸、以前曾
承辦禮記漢書考證、
諭令在籍編輯。陞續交
武英殿經進。先是京察及
一統志館議敘屢列一等。及十一年綱目告成議
敘、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
命仍在
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補原官、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旋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
館纂修官、主順天鄉試、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於
乾清宮、榜未發、奉
上諭在阿哥上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右侍郎。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莫有對
者。召南具悉原委、並其款識以對、
上大悅、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九月、禮部於西苑
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騎還圓明園、顧尚書蔣溥與召南曰、不可無詩。
召南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卽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公。其知遇之隆如此。旋充續文獻
通考館副總裁、侍班暢春苑大西門、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四月、充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
圓明園直上書房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
石負重傷幾殆。程學士景伊亦自上書房歸、驚馳
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
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爾師傅病如何、須時差人
探問。後於木蘭圍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尚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如此。十月、病稍閒、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
宏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憫、曰、爾病尙未愈、須加意安養。召南因口
陳懇解職任、回籍省視老母。
上慰留再三、請益力。
上言、冬寒如何可行。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時
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鐸、邵正文診脈處方。
召南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而召南受寵若驚、奉身若
不及、
天鑑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
召南自通籍以來、同詞科及翰苑諸臣拜文集、石
刻、紗葛、筆墨之
賜者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十六年、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南再迎
鑾、數蒙
恩召對。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即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
命與尙書沈德潛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
詩文質正。辰入未出、有扶掖者、不拘常儀。旋乞歸。
二十七年、三十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再迎
鑾、俱蒙
恩慰問。三十年、
幸敷文書院、
御製詩疊頒
命召南與學臣及諸生和詩進呈、
賜筆、墨、硯。時召南主敷文書院、爲山長也。三十
年、召南之族子周華小時黨呂留良獲罪、邀

恩寬免、僅予遠戍。及戍歸、刻其書呈於巡撫熊學鵬、並列召南十罪。學鵬上其書於
朝、讞定磔周華、其近族弟姪子孫論大辟者凡十人。召南逮至京、法司當召南徇隱之罪、而盡籍其產。
高宗純皇帝鑒召南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三。召南歸、旋卒、年六十有六。卒時言不及家事、惟云、瀕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馬驚觸石、而得萬金良藥以生。族子之獄、而荷從寬典。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孫、生生世世宜如何銜結以報也。召南所著述、其在史局則一統志中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其所編輯。其外藩屬國向無底本、召南剏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召南所輯也。其分撰經史攷證、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歷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歷天文二卷。嘗言酈氏之注水經、明于西北、而闇于東南、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一覽可悉。又有史漢功侯第攷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藏於家。

陳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三

校記

①開：據後文所録《墓誌銘》，當作「明」。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七

徐以烜　彭啓豐

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公墓誌銘

國家開物成務、喬木與世臣相經緯。羣臣五人、皋益
父子居其二。粵若殷宗、巫咸乂王家、周宣中興、鄭桓公
武公相繼入爲卿士。三代令辟、敷心腹腎腸於寮寀、則
有公忠體國不貳心之臣、咸有一德、保世滋大、由斯道
也。我
朝嗣無疆大歷服、重熙累洽、雲龍風虎、依　日月之光
者、恒有象賢之胄、光昭朝列。近而徵之鄉國、錢唐徐氏
其較著者也。
聖祖仁皇帝時、冢宰文敬公寅清亮直、著聞清時。太傅
文穆公繼之。
世宗憲皇帝時、頻撫安徽、入掌邦憲、未及枋用、以詒
今上皇帝、延登受冊、備位槐鼎、霖雨天下。龐鴻純嘏之
氣、旁礴鬱積、篤生今侍郎潤亭宗伯、胚胎前光、介於兩
輔、非偶然也。公諱以烜、字養貧、號潤亭。世家錢塘、自曾
祖以上贈如文敬、文穆官、詳二公碑誌中。公生而穎異、
不苟言笑。年十一、即列學官、爲弟子。學使者手其文以
示多士曰、此徐冢宰孫也。年雖稚而文境老成、非私冢
宰也。肄業成均、舉康熙庚子京兆鄉試。雍正庚戌成進
士、改庶常、習國書。散館授編修、旋充　武英殿纂修官、
入直　南薰殿。
世宗升遐、
今上皇帝御阼、時文穆總裁實錄、而公爲纂修。父子同
在史局、詞館以爲榮。乾隆戊午、同考順天鄉試。明年、會
試、復爲同考、充　殿試收掌官、晉國子監司業。
實錄告成、　恩賜筵宴、表裏銀兩如例。旋晉翰林院侍
講。文穆公在政府、以痰疾舉發請解職。是日、公晉學士、
詣　宮門謝、蒙
恩名入、垂問文穆公病狀、慰諭再三、公叩首謝、奉　命
隨侍回籍。甫一月、文穆公促命赴　闕、待職都門、久未
得補、
特恩超授詹事府少詹事、蓋異數也。旋晉詹事。與瀛臺
宴、分韻賦柏梁體詩、得水雲之榭臨榮潛句。又　命聯
句、而公亦與焉。奉文穆公諱、居廬三歲、大事克舉。服闋
入都、奉　命賫送
三朝實錄至　盛京珍貯。旋補原官、奉
旨進香北嶽恒山、歸、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視學畿

輔、晉授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充　經筵講官。丙子、主順天武闈鄉試。丁丑、知禮闈貢舉、以任學政時失察監生邱允頂替錄科、鐫一級　特恩補授太常寺少卿。而曹太夫人訃至、戴星而奔、結廬墓側、親監畚揭、寢食交廢。嗚呼、哀樂禮備、公之事親終矣。禮云、終其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報　國恩、綿世澤、公以此終、無忒道也。

聖天子念文敬、文穆勤在王室、以公輔期公、　丹地深嚴、俾與二三元老出內絲綸、試展其舟楫鹽梅之用。服甫闋、即有署理內閣學士之　命、復兼攝禮部事。公以重聽、復患脾洩、懇辭禮部。雖得請、而閣務殷繁、冰淵時惕。隨　幸木蘭歸、即疏乞休。或惜其去、或榮其歸、皆非公意也。歸田後、杜門却掃、門無雜賓、口不道錢刀、足不涉公府、清風亮節、爲鄉閭所矜式。成周之制、鄉先生仕而已者、例入右塾教其子弟。當事欽公行誼、以禮請爲諸生之師。青衿紈帶之彥、橫經問業、非聖之書不敢觀、非法之言不敢道。以居仁由義端其趨、以研經味道坳其學、崇其德、而德成材達者、更僕不能數。公居官、以導揚　皋化爲職業、居鄉、又以扶樹士類爲事功。趨庭退學、諸子皆能文章、得氣以去者、必使爲親民之官。耕桑禮樂、化民而成俗、紓　九重宵旰之憂於萬一。世篤忠貞、豈以一官一邑自弛情哉。此公每飯不忘之初心、亦即文敬、文穆翼子詒孫之家法也。歲在辛卯正月二十八日、薨於里第、春秋七十、距其生辰甫半月、而不及待。娶王氏、戶部侍郎璣女、贈二品夫人。繼以俞、編修元祺女、封二品夫人。子七人、紹堂、乾隆甲子舉人、江南涇縣知縣、降補湖北興國州州判。紹墉、四川雅州府經歷、出嗣公弟之煒。紹基、乾隆丙子舉人、廣西東蘭州知州、俸滿推陞安慶府同知。紹墀、縣學生、出嗣公弟應衡。紹域、紹埧、紹班、皆國子監生。孫七、堂、麟、鑑、蘭、慶、驥、禧。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世德、世求。公蘊寬中篤厚之德、擅承明著作之才、起家詞苑、繼武玉堂、敬敷五教以教國子、惇庸典禮以佐春卿。持節畿輔、雲漢天章、布

壽考作人之雅化。入爲太常、揚顯帝禋宗之大典。馨香俎豆、孚格人天。敭歷清華、無殊寒暖。崇尚清靜似曹參、孝謹似石慶、惟肅惟栗似韋元成。和於天倪、不戕於物役、不汩於勢利。迴翔館閣、遭際　熙時。以爲太平之幸人、則誠幸人也、以爲皋古之天民、則誠天民也、以爲鄉邦之碩宿、則誠碩宿也。某年月日、孤紹堂等將於東山衙之原穿王、俞二夫人之竁而合葬焉、撰次行狀、先來

乞銘。銘曰、

公稟精於淳曜兮、濟蘊靈於川嶽。託纖體於二勳兮、紹庭闈而先覺。騁皇衢而攬轡兮、之帝所而聽樂。遨玉府以婆娑兮、議石渠而揚摧。歷三監之清華兮、集鳳池而飲啄。叶聖瑞以歸昌兮、嬿鳴岐之鸑鷟。典三禮於秩宗兮、揚奉常之韶箾。敷 醲化於邦畿兮、緯經天而有倬。陳堯舜以賡颺兮、誦墳典於 講幄。陪論思於丹地兮、掌 綸綍於黄閣。睎垂平之世美兮、匹前修之卓犖。耳司聰而不順兮、牌有神而被掾。匪避賢以引身兮、豈韜光而守樸。匪泉石以心儀兮、豈田園而志樂。丹衷攀而未扜兮、凜 聖恩之優渥。矢孤忠以詒穀兮、意硜硜而堅確。卒飾巾以待期兮、登鬃爪而洒濯。灼荆樵以命龜兮、樂石壘而未斲。撰銘詩以攷行兮、遡流風而緬邈。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四二

皇清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致仕先考彭府君事狀

曾祖瓏、任廣東長寧知縣、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施氏、袁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定求、任翰林院侍講、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李氏、贈一品夫人。

考正乾、需次州同知、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周氏、封一品太夫人。

府君諱啓豐、字翰文。方舉于鄉之歲、芝生庭中、故自號曰芝庭。先世自明洪武初由江西清江遷蘇州、世居長洲縣十泉街、今分隸元和。 長寧公初以文學名、晚而篤信程朱、講學鄉閭、興起者衆至。 侍講公稟承遺教、以道淑身、所著書善發明儒先學脈、歿祀鄉賢祠。 同知公韜光不試、修長者行、晚舉鄉飲大賓。蓋彭氏自明中葉而降、以儒學傳家者百數十年、入

本朝而益著、故江以東言門望者多推彭氏。 府君生十歲、左右 侍講公、和詩屬對輒工敏。 侍講公早器之、每戒府君曰、大器晚成、汝當斂華就實、毋輕泄也。年十六、補諸生。十九、 侍講公即世。二十一、娶 宋夫人、治舉業。暇好爲詩、從城南詩社沈碻士、徐龍友、陸學起諸耆宿切劘講習。作述懷詩、慨然以復古爲己任。雍正四年、舉鄉試。明年、會試第一、府年二十七矣。殿試卷列第三、

世宗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旋

命直南書房。七年秋、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入闈病作、移徧于
外、氣垂絕、恍惚見二童子自雲中持采旂導還鄉、至文星閣、
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侍講公畀時講學地也。反
至京、
命遣醫診視、
賜人薓服之、病良已。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春、方侍
直、
世宗手書聯語以
賜。其年三月、試進士出身官、卽
命內廷翰林閱卷、　府君與焉。其一府君等三人卷、有
旨俱列一等。明年秋、充雲南鄉試主考官。十一年春、充會試
同考官。十月、聞　周太夫人疾、請假、
詔許馳驛歸。明年正月還朝。十三年二月、遷左春坊左中允。
其年秋、充江西鄉試主考官。時江西官生止二十九卷、例中
十卷而文多淺拙、因裁去四卷、以民卷足之。是歲得人偁盛。
南出闈聞
世宗晏駕、疾馳至京。既反
命、朱文端公遇于朝、揚言曰、江西佳士、被主司一網收盡矣。
十月、充順天武場鄉試副考官。乾隆元年秋、充山東鄉試副
考官。　府君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簡
交游、日以文章自娛、泊如也。至三年六月、
上以甘霖溥降、

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泛舟圓明園、給筆札賦詩。　府君立
成七言律詩四首以進、
上褒賞甚至。七月、遷翰林院侍講、賞賚有加。八月、充順天鄉
試同考官。五年六月、轉翰林院侍讀。十一月、遷右春坊右庶
子。時
詔許近臣得奏進經史講義、　府君前後所上、多切于治體。
嘗論月令言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夫所以使之當位者有三
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卹羣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
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君不疑其臣、臣自不欺其君。其左右
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上、汲引善類、扶植忠良、所
當布以腹心、隆其禮貌。故曰任賢勿貳。至小臣者大臣所自
出、宜優卹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者、尤在作其敢言之氣、不獨
臺諫官當責以盡言、卽翰林曹郎亦宜分班條奏、講明經術、
敷陳庶事、則耳目廣而人才益厲。若夫人之才器不能相假、
故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儻甫
履其地、旋改而之它、卬以政務、必茫然莫辨。況民社之官、責
成非細、宜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俾人與官相習、庶明作有
功之效可得而幾也。又嘗論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蓋人主一言一動、卽安危治忽之幾所由判。唐臣杜
正倫云、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于道
理、卽千載累于聖德。觀于此者、雖欲不日愼一日、其得已乎。
臣濫膺斯任、密邇德音、常願

聖心始終如一、凡一言一動、務求閑邪存誠、法天行之健、接
執中之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焉。又嘗因論通鑑宋雍熙二
年求遺書事、請廣搜宋元以來迄
本朝諸儒遺書切于理道者、進
御傳刊、以惠四方之士。有
詔頒示內外、如　府君言。六年秋、充江西鄉試副考官、遷翰
林院侍讀學士。十月、遷右通政、再遷左僉都御史。路過宿州、
時方被水、知州許朝棟報災延緩、及遣冊發賑、老弱多不得
與、飢民號訴者日數千人。鳳陽知府楊毓健督賑無術、　府
君還朝具奏其事、章下督臣察治之。江西前任學臣諂事大
吏、以屬官門生自居、　府君復奏言、學臣職在表率士子、宜
得端方清正之人、以厲廉隅、興教化。若乃逢迎媚悅、曲意徇
人、長鑽營之習、開請託之門、相師成風、所關非細、宜加禁飭、
俾各遵守儀制。下部議行。十二月、
命提督浙江學政。明年三月至官、四月遷通政使。其年秋、陳
學政事宜六條、一、論生童考試、既有經義條對、宜將講義刪
除。一、請裁武童入學之額。一、請嚴甲商濫保商童之律。一、請
復歲貢隨場考試之例。一、卷面不得塡廣增附字樣。一、請以
四等武生充鄉場對讀。下部議、多見施行。十二月、遷左副都
御史。八年春、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領學政如故。十一月
遷刑部右侍郎。　府君之督學也、以潔誠自矢、日四鼓莅堂
皇呼唱畢、閤門嚴試之、畢有繼燭者、晝夜校閱、未嘗稍怠忽。

其論文必經經緯史、蔚發雲涌、而以寒儉爲大戒、故所錄士
不數年間、登鄉會榜者不可枚數也。九年任滿、明年四月還
朝、奏言浙江士子文藻有餘、罕知實學、伏讀
欽頒太學訓士文、昭示聖賢爲己之功至剴切、請刊碑天下
學宮、朔望宣講。
報可。又論浙江利病四事、一、餘杭南湖之水發原天目、注苕
谿、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沙土淤塞、侵占者多。西湖之水灌田
萬頃、今湖水淺狹、葑茭蔓蔽。其它會稽、上虞、餘姚、慈谿諸縣
之湖、僅存其名、難按其實。夫水利不修、則農田不治。請
敕下督撫酌議次弟開濬之法、剗除侵占、疏瀹壅塞、務使畜
洩咸宜、旱潦有備。一、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至一二斗
不等、宜設法嚴禁。一、浙省官水陸往來、其奉使馳驛者、所用
夫役、有兵部勘合可稽、而本省官向無定額、多者役及千夫、
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加限制。一、溫台諸府濱
產鹽、多有營兵以援鹽爲名、按戶追索、或將數家食鹽幷少
報多、指爲私販、送官邀賞、亦宜嚴禁。章下所司議、令責成督
撫、凡諸湖蕩俱飭屬詳勘、量加濬治。其漕鹽驛路諸弊、分別
禁治、如所請。在刑部八月、閱讞牘敬慎詳審、有疑輒商諸僚
屬。其秋審擧囚、衆論情實者、以　府君核別改緩決者十數
人。十二月、聞　同知公赴、疾馳歸、日行百二十里。明年正月
抵家。十三年春服闋、葬　同知公于虎邱新唐橋。時　同太
夫人痞疾間作、因具摺陳情、請展赴闕之期、

報可。明年八月、爲　太夫人祝七袠壽、張樂三日。十五年四
月、始赴京、補吏部右侍郎、直南書房如故。其年秋、扈
駕至河南。明年五月、進見時
上諭知　周太夫人年高、
賜以題曰慈竹春暉。八月、再
命提督浙江學政。十月、抵杭州。　府君以異時所錄文、雖炳
霞如綺、而文過其質、要非先進禮樂之遺也。遂隸以淸眞爲
導、奪寶之士不相拚爲。案試湖州、有諸生挾卷以獻者、巡捕
經歷雷開碁、脅取其金、試山陰、副貢汪倫英、屢代人入試、俱
絫出、論奏如律。十七年、
恩科鄉試、　府君奏言浙江舉額數不過八千三百有奇、其
中額不過九十四名、與江西等、而同考官則用十八房、比江
西獨逾其四、宜量爲裁減。下部議減二房。又請淸釐商籍官
生、嚴杜混冒、亦下部議行。其明年、遴諸生充貢、多一時耆宿。
象山姜炳璋、嘉興李集、才最優、而貌俱侵、已而鄉試俱中式。
裘公日修爲主司、見之、笑謂　府君曰、子可謂略元黃而取
神駿者矣。十月、調兵部左侍郎。十九年正月、還朝。是歲扈
駕、由盛京至吉林。明年二月、乞
恩終養、
報可。三月抵家。二十二年、
上南巡、　府君渡河迎
駕、尋送至河干、

召見者再。先是、　府君直內廷、及扈從甸北、
敕和詩動以十百數、至是復發詩一百六十餘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明年秋、　宋夫人卒。　夫人事舅姑篤
謹、持家事、纖悉有無、一不以關　府君慮。及是　府君始自
督家政、析田八百畝、分授四子、俾分爨而釐焉。又明年八月、
爲　太夫人祝八袠壽、張樂三日。十二月、　太夫人舊疾復
發、病數日而卒。　府君先後居喪、旦夕不離殯側、斷吟咏、絕
游宴、終喪始復寢。于時日晚幕前、誦金剛般若經、茹蔬至小
祥。不孝紹升檢禮經六十不毀之文以進、始少嚐肉味。二十
五年十月、葬　太夫人于　同知公墓。明年冬、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召見、以服制將闋、
命仍直南書房、署吏部右侍郎。二十七年四月、補吏部左侍
郎。秋、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十二月、遷左都御史、入見、
諭曰、汝資格淺、人又誠實、故特擢汝、但愼毋舊事。　府君頓
首謝。明年六月、遷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又明年七月、扈
駕至木蘭。三十年七月、奏部中候補參將都司等官不無壅
滯、請量予疏通。又言奉使官向有馬無夫、所用之夫每從驛
遞借雇、恐啟額外濫應之漸。查定例、赴任官夫馬並給者、不
支領給口糧、請嗣今奉使官亦遵此例、其借雇者通行禁止。
章下所司議、候補參將至五名以上、即予分發、其奉使官需
用夫者、每馬一匹、折夫三名。時大學士陳文恭公請裁官生

卷升入民卷、議未定、
上召問　府君、府君對曰、官卷中額、屢加汰損、卽今定制、
不爲過優。若裁歸民卷、轉無限制、亦非所以爲坊也。事遂寢。
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府君在朝、和平正直、表裏一如、
不爲激切之言、亦不肯詭隨衆好。經筵進講、數僢述堯舜孔
孟心法、以翊贊
聖德。其論事必度時勢所宜、不苟爲高論、故先後所上奏、施
行者十居八九。當再起吏部時、遇京察、奉
旨密弟屬官高下。有郎官阿敦爾圖者方向用、它長官以一
等上、　府君獨弟以二等。
上以爲有心示異、下
旨訓飭。及掌兵部時、與同官奏免滿州世職積逋銀萬餘兩。
事旣行、已而
上以世職中有不應免者、責諸臣不分別奏請、令代償所免、
府君與焉。
上嘗詔示中外、謂彭啟豐學問尚優、而短于辦事、唯　府君
亦自以爲不足也。三十一年冬、部中蔣、史兩侍郎有隙、蔣訐
史于
上前、且謂史于衆中詆　府君、
上召問　府君、府君以弗聞對、復奉
旨飭責、罷史職、而降　府君右侍郎。三十三年、京察、以原品
致仕。九月抵家。三十四年四月、別建祠堂于家之東偏、爲四
龕祀　同知公以下。其年冬、總督高公晉攝巡撫事、延　府
君主紫陽書院。明年秋、入京祝
萬壽。又明年冬、再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詔與香山九老會、繪圖
賜杖、禮成而歸。三十八年、
詔訪求遺書。大吏開局紫陽書院、請　府君總之、歲周而畢、
得書千八百部、奏進
御覽。四十一年春、
駕巡山東、　府君迎至泰安、
召見、慰問良久。
詔復尚書銜、
賜宴、閱
召試諸生卷。明年正月、聞
皇太后升遐、赴京旋反。四十五年春、
上南巡、　府君迎至龍泉莊。其年秋、赴京祝
萬壽、至濟寧、得疾歸。　府君家居無博弈之娛、無聲色之好、
以儉約率先鄉里。遇生辰、戒子孫不得張樂、客至者薄酒蔌
巡而已。是年屆八袠、亦如之。四十九年春、
上復南巡、　府君再至龍泉莊。
上慰問畢、
諭曰、汝精力尚彊、當以今冬至京、與來年千叟之宴。　府君

識受
命既歸家忽得頭暈病逃問者再至六月中旬患隔日瘧及
望稍瘥十六日晨起至外寢倚榻臥不孝紹升侍扶起坐忽
氣逆上倒身就枕遂逝遺疏達熱河
行在時尚書曹公秀先亦卒于位
上謂廷臣曰彭啟豐曹秀先俱不得與千叟宴也惜哉 府
君平生天眞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坦懷接物徹去畦町
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然過已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
夫多樂與 府君親在翰林時鄂文端公掌院事知 府君
尤深每偁之
上前它掌院或相排擠文端每曲解之其在同列諸城劉文
正公與今大學士嵇公與 府君交久益篤相對無隱情
府君會試出尹文端公之房文端總督兩江從 府君咨訪
時事每見采納明光祿卿徐公如珂賜塋爲土豪程氏所侵
奪訐訟累年不決文端以 府君言下所屬反徐侵地而治
程之辠里人陳君黃中高才有節操以蜚語陷下縣獄亦以
府君言得釋然 府君素不樂與人事至晚益務簡靜其太
吏雖門生姻戚歲時酬酢外未嘗有私謁也初從侍講公受
讀先儒書中年以還流覽諷誦向往彌切晚更旁參竺乘日
有程課嘗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夫門時其及第方立斗
數之及吾宦成歸再過之而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
之視徐也如此得不誦金剛經乎爲詩文操紙筆立就

既成必使人盡意挍勘俾無憾乃已少壯時爲詩頗尚聲采
後漸造平澹然元氣渾然到老不竭所刻古文既出邵武朱
君仕琇類首歎服曰規矩天成不煩繩削當今公卿間未見
其比建昌魯君仕驥尤盛偁 府君碑版文以爲虞伯生後
一人而已課諸生令各奏所長不名一體零章斷句間遇愜
心欣賞彌日雖其子弟也亦然此可以見 府君之量矣
府君生于康熙四十年卒年八十四先授承德郎左春坊左
中允累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娶 宋夫人累封
一品夫人子男子六人紹謙舉人官曹州府同知先卒紹觀
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紹咸增貢生先卒紹升進士需次
知縣紹節殤紹濟孫男子十二人希韓舉人議敘知縣希范
舉人廣東合浦知縣希濂進士刑部額外主事希洛舉人祝
蕚監生希涑廩生呼嵩監生夭希鄭附生希曾希彥希萊希
仲曾孫六人蘊琨廩生蘊琪蘊芬蘊采蘊輝蘊瑑嗚呼不孝
紹升生較晚當 府君壯歲服官時不孝蒙稚未有知識自
成童之歲侍 府君于家 府君親授以朱子近思錄爲講
說其文私心悚然發進取之志其後 府君在
朝不孝省覲者三因以得交四方豪俊相與淬厲行業治古
文 府君願而樂之自歸田以還承命校刊文集讀 府君
往時奏進文字始具曉 府君立朝本末其于身心切近之
地咨稟得失益加詳焉上天降割遘此閔凶創痛方深何心
記撰雖然傳亦有之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爰薈萃見聞、纂成章段。會仲兄紹觀自京奔歸、別擇 府君行述甚具、但文句緐富、恐閱者不能徧周、謹刪取大略、亦頗有增加、以備史志采錄、要不敢緣飾美談、誣 府君謙牧之素、冀知言君子有以諒其志焉。不孝孤紹升謹狀。

門下士王芑孫填諱。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八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尚書彭公薨于里第。遺疏上聞、 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泣、且嘆曰、 先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而彭公科尤先、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瓊林、豈非 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榮壽考、于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採、不可靡也。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按其狀而銘之、曰、公諱啟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癯、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鸞飛鵠翔、夌風欲去。雍正三年舉于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 世宗喜、即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 今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 兩聖人知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 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卷 殿上及閱回避、拔貢、教習、朝考、召試諸卷、皆登次

任丞、迎緜不斷。公亦飭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從江
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賑災不實、又奏請勅各省學臣
見督撫毋卑詞、應遵會典儀適。　上是之。在浙時、奏官
河宜開濬、漕費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額限
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
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官奉使者有廩
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應開多索濫應之漸、宜
傍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
時、　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蜚語聞
上、引公爲證。　上問公、公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爲
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于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
夫人、故貲山濬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
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强不衰。
或春秋佳晨、出遊石湖、槃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
塞路。初、公侍　內廷時、　世宗賞大臣福字、偶未及公、
特手書以賜。侍今　上泛舟、賞花釣魚、　命和詩至
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祝　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
圖形中禁。金川蕩平、公迎　駕山東、進凱歌、　恩復尚
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　鑾、皆召見　溫諭。四十九
年、公迎　駕跪龍泉莊、　上遙望見、即　命侍衛扶起、
命秋冬北上與千叟宴。公方感　上恩、修安車欲行、
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于意、即形
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
禮與鈞。枚弱冠入都、即奇賞之、聞其入彀、特呼車往賀
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密。常語人曰、
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督公講、徹透紙背。其
見知如此。娶朱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
紹謙、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咸、增
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尚幼。女三人、其一適常
州學士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
曾孫六人。

銘曰、庭賓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皇。天生彭
公、爲世休祥。履星辰上、立日月傍。　帝畀玉尺、東度西
量。公洗心眼、淸儷冰雪。萬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
升珠使跳。爛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蓄、施于爲政。衙
豸夾鳩、屢拜　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鎭之、四
海宴如。　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屆、可以歸歟。公
拜稽首、　聖恩優老。臣願歸田、咏歌天保。都人羨公、祖
餞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　主安、　帝問卿好。
以其餘閒、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
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齋門之外、淅塘之東。百尺
雄表、萬古淸風。

袁枚撰《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五

清故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致仕彭公

神道碑銘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既望、致仕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
公卒于家、諸孤紹觀、紹升等以其年十二月既望葬公
吳縣穹窿山冠子嶺下。公諱啓豐、字翰文。其始出江西
之清江、自明洪武中始遷蘇州、爲長洲縣人。世有休問、
公祖侍講公諱定求、以爲行大儒顯名康熙中、蘇州之
彭、遂稱天下。公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繼侍講公中
會試第一、廷對復第一、朝野矜榮、公怡然若未始有者。
憲皇帝以公入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左中允、
恩數常與大臣等。乾隆三年、今
上嘉公有文、擢公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
政、積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遭丁父憂。服除、補
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官、滿還、乞終母養。母終
踰年、起公署吏部右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
史。二十八年、以公爲兵部尚書、充　經筵講官。越三年、
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仕歸里。九年、
上東巡、公朝　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以國
家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文學之任、當時莫比。其卒
也、年八十四。公少及事侍講公、受儒家言、孝友祥順。既
貴、謙謙有子弟之容。其在官、大抵以謹慎見稱、不好激
詭崎行、而亦介然時有所不可。爲僉都御史、典試江西、
還過江南之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饑民號訴
滿道上、公立奏入。時學臣有諂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
居者、公又疏言之、皆見施行。督學浙江還、言利病四事、
其一曰、餘杭南湖之水發源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
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溉田萬頃、今淺
狹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不修復、旱潦無
備、非宜。其一曰、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斗
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往來、非奉使馳驛者、皆
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
擾實甚、宜與限制。其一曰、溫、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
兵、兵利賞賄、案戶搜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誣民
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議、頗施行如所請。其後二十餘
年、浙中督撫相繼得罪死、州縣漕弊亦雜發、益熾爛不
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事幾者歟。某侍郎
者習於公、因戲詆公衆中、已而事聞於
上、召問公、公曰無之、坐爲同官隱過不實奏、失尚書。其
生平坦潤、得過失不自知、多類此。在翰林久、所奏進文
字多切於治體、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詩古文集二

十餘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於世。公既老壽、家居十餘年、掌紫陽書院、興起後進、如其爲學政、主考官時不懈。所居十泉街、仍世通華、子孫皆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閒、簾閣據几一燈、諷卷如老諸生。歲時伏臘、婚嫁、徭役、權稅如平人家。芑孫及公門最晚、以文字辱公知愛、又從公子紹升遊、得悉公服官制行始末。及公葬、紹升爲書援古義屬銘公墓道之碑、固辭不獲。謹按公生平遭際之盛、載於里巷婦孺之口、其清望著於士大夫之列、獨其忠言亮節或有不得而聞者矣、爲刪取行狀、藝其事言之有效於世者序而銘之。銘曰、

於休我公、儒行是崇。有蔚其華、益大其家。

憲皇膺之、芝出告時。躋公顯地、惟今

皇帝。清步如鶴、翔我廟堂。綽然進退、心亨用光。權路爭趨、公不欲居。不欲而居、處以虛徐。人所碌碌、公獨嶽嶽。當其嶽嶽、疾雷在腹。

帝實右公、公不自榮。天實篤公、公不自盈。吉爭乃惠、納約於誠。惟惠惟誠、以有休祐。神之聽之、則茂爾後。嗟爾役人、尚服厥舊。穹窿之側、卜公安宅。螭首龜趺、有穹斯石。刻我銘辭、風霜不蝕。

王芑孫撰 《惕甫未定稿》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八

姚範　李繩　沈淑　宋弼　嚴璲

全祖望　陸秉笏

清故翰林院編脩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疆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勘覆、以爲名實相副、得報可。時君之曾孫瑩宦遊江蘇、以君遺集援鶉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愼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篹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譌、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强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恆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羨脫、隨手料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前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慨世變、而託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于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遭覓累、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膺察典。當外權方面、謙引疾去、夫豈恝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郵鄉黨、可爲學者入樹里族、出拊闆閭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諷論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靑、薑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

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尚書、諡端恪。雍正中
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瑛、早世、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
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閒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纂教思、籲請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
國家俎豆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既者耶。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卷四

桐城姚氏薑塢惜抱兩先生傳

薑塢先生諱範、字南青、
國初名臣刑部尚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於問津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嚴於慎獨、宴處無惰容、出門無妄交、任鄉里黨、視人猶己、接物和易、誘進後學、如恐不及。家流之學、無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遍焉。有所論正、輒書之簡端、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歿六十年、曾孫瑩編輯遺論、爲援鶉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卷。
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薑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庶常散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尋乞病歸、主講席于鍾山、敬敷、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餘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桐城當康熙、雍正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尚歸氏、熙

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劉上舍大櫆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涘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爲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迪之品詣、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二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

李兆洛曰、君子所尚、躬行而已。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謐、其氣潛以溫、其識宏以淳、而其言自不得不訒。凡爲言者、皆宜如是也。而況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言程朱之言、而并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爲名、一旁馳以求勝、大抵不足於内焉耳。薑塢先生淵詣極理、而欿然不肯著書以自襮。惜抱先生清明在躬、蓄雲漢雨、文章爲光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破惑、單義樹鵠、有若蓍蔡。其發而爲文、則明晰黑白、流示孚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概、時觀省焉。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李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穠、字勉百。先世自元明閒居長洲之莊渠、後移居府治、以詩禮傳世。曾祖諱魁春、明季諸生、績學厲行、以遺民老。祖諱汝霖、吳學生。考諱恕、有孝行、晚舉鄉飲賓。先生年十九補長洲諸生、三十舉鄉試、五試禮部不第。選雲南恩樂知縣、甫一載、以病乞休。大吏留主五華書院、又二年而歸。歸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一。先生早慧、年十二、即好爲詩。沈文慤公見而異之、令受業于門。既長、遂以詩名吳中。平生篤于倫紀、其見于詩、往往忠厚悱惻、得風人遺意。居父憂、著倚廬吟、感念劬勞、反復盡意、讀者無不淚淋淋下也。居常畏遠聲利、每以奉先追遠爲急務。時述高曾懿行以勖勉後生、其素所畜積然矣。與 先尚書公相友善、 公督學浙江、招入使院、校試文。已而延至家中、授紹升科舉業。閱二年、而紹升幸遂得入學宮、儁春秋二榜、先生之敎也。嘗歷主新昌南明、嘉善魏唐、亳州柳湖諸講席。及自滇歸、復主桐鄉分水書院。還家病作、垂絶、與門生論說不倦。其卒以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明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吳縣西跨唐橋之新阡。妻湯孺人、先卒。生子五人、曾詒、夭。曾賚、曾祐、俱太學生。曾祜爲從父後。曾芬、曾蓺、夭。女二人、一適吳學生沈球、一適候選州吏目蔣瑤。孫六人、長榮、長洲學生、夭。孫女五人。其葬也、諸孤以遺命來乞銘。銘曰、

先生晚而好易、爲易解甚具、蓋已灼知夫進退之幾、亦生之故矣。其出也泊然、其處也藹然、庶乎能安厥止而不遷也。其來也適然、其去也坦然、庶乎能順所受而不忒也。我銘以名之、知先生亦有取乎斯言也。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一

沈編修墓誌銘

常熟沈立夫與余同給事武英殿書館。雍正四年秋，揖余曰：「吾告歸行有日矣。吾母安吾鄉。古之人耕且養，三年而窮一經，四十而仕。吾齒與學皆未也。吾少好柳文，自先生別其瑕瑜，然後粗見古人之義法。及聞周官之說，而又知此其可後者也。故奉吾母以歸，將畢其餘力於斯。」立夫歸自南方，來者爭傳其務學之勤。八年三月，有來告者曰：「立夫死矣。」余自童稚從先君子後，具見百年中魁壘士，其志趨尤上者，誦經書、講學、治古文而止耳。而察其隱私，猶或以震耀愚俗而私便其身圖，故其所得終未有若古人之可久者。其誠心欲有立於後，惟吾友崑繩之子兆符，而既夭死，又其後則立夫。豈區區之文學亦天心所重，而靳其成邪？而古之人有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求在我者可稱其大小遠近而必有得，而與竭心於文學者異道邪？立夫諱淑，雍正癸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卒年二十有九。父某，太學生。母某氏。妻蔣氏。有子始三歲，未能訃，乃誌而銘之，以郵致於其家。立夫之祖育以孝聞，其歸也，請誌其墓，余因舉立夫之志行，決其終有立以爲孝德徵，而今乃銘立夫。嗚呼，悲矣！銘曰：

始謂斯人若爲天所屬，而善爲承。豈惟無成，速殞其生。何數之難測，而理亦未可憑。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公諱弼，字仲良，別字蒙泉，山東德州人。先世有諱性者，仕明至刑部右侍郎，佐夏原吉治浙西水利有功。曾祖炳，肅州兵備按察司僉事。祖兆李，郯城縣教諭，贈儒林郎。父來會，贈奉政大夫。公少而英特，補博士弟子，歲科試，恆屈其儕。故事，學使者間歲拔諸生之秀者，州縣學各一人，貢成均。自郯城至公，三世皆登斯選，士林榮之。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未逾月，御試乾清宮，入高等，方擬擢用，以父憂去職。服闋還朝，充武英殿提調、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以省母請假，家居數年，事生送死以禮。還朝，署日講起居注官，扈從南巡，宣示御製詩，輒與賡和。再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數人，皆公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爲歸。性勁直，不隨人俛仰，酒酣縱談古今，意氣豪邁，然非先哲法言不道也。錢塘梁文莊公總裁書局，諭議或與公不合，公往復辨證，必盡其說，文莊始雖慍，而卒推服之。二十八年，御試正大光明殿，引見，有旨令以原官休致，而總裁諸公合詞奏公學問篤實，著述專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三十年，遷右春坊右贊善。其秋，授分巡鞏秦階道。陛辭，召見，

奏事大稱　旨。到官卽往伏羌、徽、禮諸縣、察地震民被災者振之。明年、調整飭甘肅道、所治在嘉峪關內七十里、當西域孔道、使者往來無虛日。公訪問西域風土物產、古人所未紀者、各綴以詩、凡百篇。募民願徙烏魯木齊者、得三百戶、公親勞而追之、出關無一人滋事者。盜匿高臺山、詭云采金、旬日聚三百餘人。公聞之、親率兵仗捕其魁、置之法。雪山文殊口水暴至、注肅州南郭、壞民廬舍。公登城、具牲牢爲文祭之、水果止。玉門之牛尾山出硫磺、朝議令肅州募民采煉、以供巴里坤軍用、初未有定數也。州募商煉得三十萬斤、報布政司、司移問安西提督、則荅以歲需不及二千斤、而州積得磺又三十五萬斤有奇。布政司以州擅動庫銀、所貯磺無所售、日久且黴敗、將責償于官吏。公檢州庫舊磺經三十餘年無黴敗者、乃上議制府曰、安西重鎭也、儲火藥宜多。提標諸營歲取磺巴里坤、哈密二庫儲之、可補官庫之乏。頃聞烏魯木齊遣人購磺肅州、是安西歲需不止二千、宜於玉門縣貯三十萬斤、以待安西各標及烏魯木齊之用。甘肅提鎭兩標歲取磺肅州、州見存僅支三四歲、宜分二十萬斤貯之州庫。又甘肅所屬諸鎭皆于蘭州買磺、州存磺亦少、若令赴買玉門、而減直以予之、則餘十五萬斤、亦可分銷。議上、事得行、果便。公之通達政體、多此類。三十三年三月、擢甘肅按察使、下車益以廉公自持、與僚屬言、必咨民生利病、課政之勤惰爲殿最、而痛抑其奔競者。治案牘恒至夜分、不假手賓友。嘗行金縣、有司供張甚盛、咎其僕而撤之。公具奏請陛見、既得　旨以九月上道、行至洛陽、遘疾、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寓舍、春秋六十有六。斂其橐無餘財、故人子知洛陽縣張君映台實經紀其喪云。公少以才名雄齊魯間、登館閣二十年、優游著作之林、若將終身。及

聖天子付以方岳之任、正身率下、事有利于官民者、排羣議爲之、一矯俗吏媮耎骫靡之習。天奪之年、未竟其用、要古所稱有守有爲者、公實兼之。世多訾儒生迂濶不通世務、豈不謬哉。公之學博而醇、詩文皆有法度。所著詩集八卷、思永堂文稿四卷、撰集山左詩百餘卷、廣川詩鈔二十卷、州乘餘聞二卷。家故貧、教授生徒自給。既貴、弟子著錄益衆、分教庶吉士凡三科、恒以師道自尊、少所假借。家居時、巡撫白公鍾山延主濼源書院、遠近負笈從之。公教人爲文、尚先正程式、勿逐時好、而取科第者轉多。歲己卯、大昕與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公喜甚、貽以詩有云、伊予久伏處、馮軾觀

羣鬨。決勝卜其長、德古每幸中。亦一時美譚也。夫人劉氏、賢而能治家、先一歲卒。子二人、荔、藻。女三人。以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朔合葬于馮家砦祖塋之次。先期、公之長婿張子治致書乞銘公墓道之石。大昕於公爲後進、同在書局、又同直講筵、與公爲文字交有年、故不敢辭。銘曰、

猗宋氏、哲人繼。漢司空、唐太尉。公之先、潞長子。徙安德、今幾世。學早成、五經笥。少所可、寡所嗜。老著作、師後輩。文章醇、經濟備。秦隴西、國右臂。撫吏民、布威惠。古爲徙、官亦遂。生也直、祀松檜。鬱佳城、長河裔。其人存、百千歲。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翰林院庶吉士嚴君墓誌銘

君姓嚴氏、名璲、字十區。先世自汴徙臨安、遂爲仁和人。曾祖大法、祖模、皆不仕。考儀煌、康熙壬午舉於鄉。初娶鄒孺人、生兄在昌。繼朱孺人、生君。君三歲而考見背、朱孺人教之學。生有異稟、覆九經如瀉瓶水、弱丱爲文、動中程度。應縣童子試、爲選首。已而學使者責君賂不應、輒擯不錄。雍正甲辰、乃用國子生名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旋患瘰癧、請急歸、調疴里門。時母夫人居孀五十、方以節孝致綽楔之典、築壽萱堂、曲盡色養。歲餘、疾少差、還京。明年疾作、卒於邸舍、年僅三十有一。蓋雍正甲寅歲五月朔也。同歲生倪侍御國璉、周修撰灃、梁侍讀詩正爲經紀其含斂、奴子兆宗遯其柩以歸。時兄在昌方攝江西萬載縣事、不得行服、母夫人將以歲乙卯之九月四日葬君於北山大方井之祖塋、以君少嘗兄事予、知君行誼爲悉、因命爲誌墓之文。君修門內之行、居處幽室、必自修飭、雖家人不見墮容。與長老言、捧手負劍、唯恐不下。然勇於爲義、告之急不以亡爲解。友人吳嘉丙貧病以死、不克葬、君爲誌其窀穸、并刊其文傳之。嘗遊淮陰、鍵戶日課經史、爲文一洗儒鈍之習、爭甲新意、角鍜月鍊、其搜不已、至忘寢饋。極意步天、嘗疑

雍冀齊晉之墟、與鶉首大梁降婁元枵之躔次、多有不合、著論以發丹元子之疑。又謂筆迹之妙、關于人品、鮮發明之者、集唐史能書人爲一卷。他詩文多不存、唯春草碧邑賦有能誦之者。君生於康熙甲申十月五日。娶吳氏、無子、以兄在昌子震爲後。銘曰、

嚴維賢裔、令德藏光。兩雛軒軒、一覽一祥。五采既備、德輝乃翔。中道折翅、爲孤鳳皇。方井之陰、龍虎回斡。幽宮廣輪、攫茨番闕。輿藏馬反、禮葬非渴。誰歟刊銘、慈母所揭。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四二

全紹衣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張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賊。捶之不碎、投鎮池。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苞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是聲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卷、曰、深寧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詔開鴻博大科、膺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嫉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科朝試、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抉漢志、唐志之微、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雖黄人物之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黄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饔飧或不給、冬衣袷衣。唯韓江馬氏稍賙濟之。主講蕺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固辭歸。後主講端溪書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

孫桐爲孫，盡鬻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爲喪葬費。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衆長，生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于殘明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困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本梓于廣，再梓于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荅，史夢蛟得手定本鮚埼亭集，並梓于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與遷、固，各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兼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阨之，天亦阨之，然而不朽著述，久必發揚，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祖望殁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嚴可均撰《鐵橋漫稿》卷七

全祖望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曾祖太和，生當明季，適清兵南下，浙東遺民抗節不仕，全氏棄諸生籍者計二十四人。太和以兄子吾騏爲後，即祖望祖父。又以東錢湖之童嶴處萬山間，人跡罕至，擬避地焉。時吾騏年十六，亦披服入山，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隆學嘆曰：昔謝皋羽棄子隱遁，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吾騏子書，以經術詩詞教授鄉里，生子祖望，相傳爲錢肅樂後生。董純所作年譜云：有傳先生爲錢忠介公後生者，其詳未之聞。集中有五月十三舉子詩三首，其二首曰：拜子路輪迴之願加忖，有客妄附食田我共宿根[illegible]。江老僧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安[illegible]之之疏說[illegible]云云。昨陽正。弘定誰告將汝辰，作我將弗信傳之疏叢人，即此事也。四歲就塾，即粗解諸經章句。及稍長，從同里董次歐游，與爭論經史。次歐目爲俊人。全氏自鼎革後，眷懷國恥，不欲以文學進身，祖望以家貧親老，年十四補鄞縣弟子員，謁學宮，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三賓、張國俊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汚宮牆？碎其主，投諸泮池。謂張肯堂[illegible]之辯口者。其嫉惡若此。尋舉順天鄉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嘗忤首輔張廷玉，故散館以知縣用。祖望遂反里不復出。祖望本無出仕意，早年未守孤某，欲致之上書力辭。年三十七，是時李穆堂有自分不求五[illegible]。[illegible]食何妨乎？撲大將軍何殊父，服有司僅赴選，作心安刑子是之。本無[illegible]出山也。又答何[illegible]父林時日，故人爲我[illegible]情[illegible]實學。[illegible]山[illegible]定山。[illegible]不欲出梁山氏之[illegible]不己從也。全氏爲浙東文獻宗，祖望承之，其學淵博無涯涘，于書靡不穿貫。李紱見其文，嘆爲深寧、東發之傳。查餘行亦曰：紹衣之學，今之劉原父也。年甫冠，即上書方苞，爭論喪禮或問。在翰林，與李紱共讀永樂大典，每日各盡二十册。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年譜云：其一第一，論藝文一門，又第二本代之書必略及其大要，始有係於一代之事故，典則風會，[illegible]。不僅浙目。第三、第四專論表，于外藩、[illegible]圖經、[illegible]如[illegible]。第五、論六[illegible]論[illegible]之缺史[illegible]而傳[illegible]足以[illegible]于[illegible]之元氣。初見楊名時於京師，楊稱其博，以有用之學勉之。祖望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譏之，何敢言博？

浙東學派承南雷黃氏之傳、雖治經史百家、不復執一廢百。鄞縣萬氏承之、學益昌大。若祖望之學、殆亦由萬氏而私淑南雷者歟。祖望性伉直、負氣忤俗、彰善絕惡、有明末節士遺風。既辟官歸、貧且病、饔飧或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粱燕林擬特疏薦之、辭不就。祖望雖委贄本朝乎、然亮節高風、卓立人表、其心殆未嘗一日忘明也。鄞故濱海、爲浙東遺民所萃、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又祖望族母爲張尚書蒼水女、年八十餘、祖望曾從之詢掌故、以童齔爲先人避兵地、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復撰續甬上耆舊詩、發揚幽潛、以詩存人、于桑海之變、三致意焉。年譜云、先生四十歲、選定李杲堂先生內稿及西漢節義傳、昭武先生殘集、皆爲之序。於是有先生書內稿集之續編、搜諸老遺集、而楊氏四忠雙烈合狀、張二子合狀、王評事狀皆成。是年秋、至浮石周氏、訪三和尚、及立之石子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鮑任堂集。二將明年選紹選南上者舊詩、凡百六十卷、人各一傳。於是桑海之變微、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推敬而先芒有宋閑者舉出、貴大有功于名教也。又祖望早年嘗再上修南宋六陵及祠祭、多有義士帖子、子鄰守亦義舉也。迨及晚年、益留心明季遺聞、以表章節義爲己任。凡明末里民之死難者、爲之博考野史、旁及家乘、作爲碑銘誌傳、纏綿惻愴、有變徵之音。考先生所著鮚埼亭內集、有陳忠貞公神道碑銘、錢忠介公神道第二碑銘、張蒼水神道碑銘、張辛神道碑銘、有給事中張公神道表、徐公墓誌銘、錢殷侍御哀詞、兵部道食事倪公墳版文、翰林院檢討魏公墓碣、張侍御哀詞、曾郎人也。其餘所作尤多、皆明末殉節之臣也。又以明末巨儒若南雷、亭林、二曲、桴亭、青主、咸抗首陽高節、矢志不渝、目以新朝處士、厥情爲揆、乃各爲表墓之文、以誌其景仰。所作梨洲亭林神道碑、二曲窆石文、以及建潛齋先生神道碑、沈句墓誌、桴亭劉繼莊傳、陽曲傳、先生事略、皆收集中。別有遺民佚士、苦身持力、志潔行芳、足勵末俗、亦發爲文章、以彰節烈之奇。如所作厥國先生神道表、生神道石表、先生墓誌銘、六公子墓碣、中條陸先生墓表、忍辱道人事略、及鄭得先生事略、及貞文王螺山傳是。而順康之交、民罹慘酷、口德不彰、後世何觀、乃據事直書、隱寓褒貶。如所記莊氏史獄是。說者謂雍乾以降、文網森嚴、偶表前朝、即膺顯戮、致朝多佞臣、野無信史。其有直言無隱者、僅祖望一人。碑文云、舟山宮井向使當

時史局諸臣逢之、興王登有不附之二后傳、作祭何並此不食之泥還改、恐後此劇修史者之多隱飾也。又作非太常傳其所作大還閣中有斥口口賊、乃他人所不敢記者、又作毛戶部傳周布衣傳、發布衣所作防秋諸中有更有以口口爲至替一讖、亦他人所不敢引者、又作高貞文傳、謂先生以遺民自居、方侍郎情其不得遂日月之光、斯晉大謬、儀證甚多、不具引。直筆昭垂、爭光日月、可謂步南董之後塵者矣。祖望既隱居放言、年譜云、先生四十二歲、至湖上、爲其事之食至者四十二人、又北游揚州、客馬氏玲瓏山館、蓋其無心出仕、已非一日矣。浙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織之、欲白撫臣興大獄、撫臣常某不欲從、其事始釋。年譜云、先生年四十一歲、事守某縣一奴子入泮、[illegible]、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合刻、合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然祖望持志不稍屈、乃作汗漫之游、往來大江南北、交其賢豪長者。曾主蕺山、端谿兩書院、年譜云、先生四十一歲、主蕺山書院、設子劉子祠、定從祀、[illegible]、自諸弟子以下二十有一人、乃從東浙所未有之盛典也。尤以介操著聞。[illegible]矣。講授之餘、殫心撰述。嘗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搨、編爲碑目、且鈔其秘書。經揚州、居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又修南雷宋元儒學案、年譜云、先生四十二歲、增定黃氏宋元學案、[illegible]。七校水經注、年譜云、先生[illegible]、[illegible]。暇則作文自娛、以徵鄉邦之文獻。卒于乾隆二十年、年五十有一。祖望雖以博學聞、然觀書具卓識、嘗謂國家刑賞、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奉洪範作威作福二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見經史問答。又謂史臣不立節烈傳、所當立傳者何人。見西漢節義傳序。又又[illegible]。自復以匡時要務在于講學、世道淺夷、格言不立、甚于洪水猛獸之災。見二曲先生窆石文。成爲近儒所未發。嘗與同里黃之傳

讀明夷待訪録、之傳曰、是爲經世之文。雖然、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若以貞艱蒙難之身、存一待時之見於胸中、則麥秀之悃荒矣。作者亦偶有不察耳。祖望乃矍然下拜曰、是言乃南雷忠臣、亦天下萬世綱常所寄。則祖望所謂寧餓死無失節者、殆亦此志也歟。祖望既卒、門人董秉純裒其文爲鮚埼亭集。（有內外二集。）其所著書尚有經史答問、（共十卷，係答弟子之問，其中多精言。）漢地志稽疑及古今通志年表。

劉光漢曰、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雖周抒策、嗣庭諷詩、此猶彰彰在人耳目者。以吾所聞、秀水朱彝尊曾舉鴻博而官編修、晚作弔李陵文、以自抒懷抱。錢塘杭世駿目擊□漢之失平、以言事落職、此可以覘浙人之志矣。祖望生雍乾之間、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節、有足多者。後人以儒林目之、豈祖望之志哉。又祖望既歿、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龔自珍、德清戴望、擴□之思、形于言表。然祖望表章節烈之功、則固諸子所不逮也。故舉其學行著于篇。

劉師培撰（左盦外集）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誌銘

文淵閣直閣事大理寺卿陸公錫熊、以博洽通儒、承天子知遇、由郎官入詞垣、領袖四庫書局、洊登學士、遂列九卿。逢國大慶、推恩三世、尊人通議公方就養京邸、踰七望八、神明不衰。大理嘗被召預重華宮聯句、賜御題楊基淞南小隱畫卷。公以里居在淞江南、因自號淞南老人、以識君恩。閱數載、大理復蒙上賜御題老少年詩卷、公賦詩恭紀、有淞南小隱成佳話、更喜新題老少年之句、朝野莫不榮之。公性耽山水、不耐拘束、在都下未久、輒策蹇南歸。所居日涉園、本明陳太僕所營別業、清曠饒水石之趣。公更治數椽、顏曰傳經書屋、日焚香宴坐其中。春秋佳日、招一二親串賦詩談讌、不異少壯時。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四日、無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八。大理奉諱奔喪、哀戚盡禮、卜吉於次年十二月丁酉葬公上海縣西南二十七保鳳皇橋之新阡、以張曹兩淑人祔焉、禮也。先期、踵門乞大昕爲文銘其墓。大昕與大理托道義交廿餘年、於公修猶子之敬、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秉笏、字長卿、一字葵霑。世爲華亭望族、元末有承事郎子慮

者、始析居上海之馬橋、五傳至文裕公、以文章翰墨知名海內。文裕之從曾孫曰起鳳、明天啟辛酉副榜、皇朝贈中議大夫、布政司參議、即公曾大父也。大父鳴球、廩監生、累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父瀛齡、雍正癸卯拔貢生、石埭縣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氏文獻衍門、石埭公學行尤高。公幼承庭訓、年七八歲、已知作文。審製詩、賦、雜體文各數篇、裝小冊、置懷袖中、署曰陸某稿、親舊見者以爲非常兒。弱冠補縣學生、辛酉歲援例入成均、中式順天鄉試。公所作制義高古有法度、聲名籍甚。七上春官、不遇、然未肯稍降其格。最後應丙戌會試、時大理方直樞廷、先已典試山西、公猶低頭聽唱名引試、揮灑千言、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平生雖澹於榮利、而文字紬習、志不少衰如此。公博涉經史、不名一家、尤惡俗學專己守殘之陋、故大理承公緒論、益自殖學、以大其門。公事親以禮、與人交有信、貴而能謙、持躬治家、皆可爲世法。以大理貴、 誥封奉政大夫、刑部直隸司員外郎、加一級、進封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再晉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初娶張淑人、縣學生大本之女、卒於雍正十年八月三日、春秋二十有五。繼娶曹淑人、工科給事中諱一士之女、工吟咏、與公拈題唱酬無虛日、有晚晴樓詩稿行世、卒於乾隆八年八月廿日、春秋三十有五。再娶曹淑人、即給事季女。三淑人皆有禮法、鄉鄰稱女宗。子一人、即大理也。女五人、壻曰凌崧心、王時夏、張坤孫、朱文炯、趙熾。孫男五人、慶循、慶堯、慶庚、慶勳、慶均。孫女二、曾孫女二。銘曰、

公生名門、績學有聲、誦芬詠烈、若士衡兮。克敦孝行、篤精經旨、模楷人倫、若公紀兮。江湖泊宅、文史跌宕、手定叢書、若啓期兮。內助之懿、雍穆有禮、比肩唱酬、若東美兮。公有賢子、領大著作、并判廷尉、若伯玉兮。鶴髮未皤、鸞誥疊封、壽考康寧、若放翁兮。鳳皇之橋、佳城若防、耆舊名德、久而不忘。季寧有塋、近在雲間、誰其題之、夫子之阡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九

陳黃中　牛運震　趙曦明　張大烈　顧鎮　孫景烈　王榮緒
栗爾寬　李道南　喬椿齡

陳徵士黃中墓誌銘　沈廷芳

余平生傾意交遊、然心知者寡。若吳縣陳君、其最也。既而聞其赴、時方有兄喪、喪葬畢、亟往哭之慟。蓋自憐衰病、兩兄先後去世、一旦復失吾執友、其何以為懷耶。既而聞其葬于先兆、適為兄營窀穸、復未能執紼、益瘝傷于心。無何、其子若姪來請銘。嗚呼、忍銘吾友哉。雖然、君之行誼至高、我兩人相知深、又奚忍辭。乃拭淚而誌之。君諱黃中、字和叔、晚號東莊、谷與先世自常熟來遷、考諱景雲、蔚然通儒、學者稱文道先生。君資英特、善讀書、能承其家學、尤長于史。顧性狷介、負奇節、少許可、不妄與人交。貧交必久、故賢者恆樂與之親。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時海內多士集闕下、罔不奔走徵逐、以聲氣相高。君獨習靜蕭寺、罕識面、予得締交焉。及再赴京兆闈、背下第、遍幕遊南北、為養親計。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及禮樂兵農數大政、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悉洞其要。又工于章奏、諸開府引以為重。君偘偘不少隱、而不肯輕就。嘗寓于郢、陳文勤公過訪治安大計、君投書以報。公為心折、將薦于朝、力謝弗就。居湖南幕府、巡撫欲剿苗民、君曰、此啟釁也。卽辭而行。俄苗叛、用兵期年始罷。公卿用是彌重之。而孫文定公誼尤篤、然素戇直、苟不合、輒中途反。故雖剖決利害、洞若觀火、實可見諸行事、一時頗竦動、而行之維艱。古所謂豪然且非常之才而不過者、可勝嘆哉。既歸、忍飢不出、壹意著作、與閭井恆落落不偶。會其外姑家為人所搆、強君排解、君使謝絕之。俄中以它事、幾不測。君學易獄中、晏如也。賴故交彭大司馬白其誣、得脫于難。挈其子文德訪予泲上。時桑工部調元為濼源山長、還往無閒、每酒酣、君輒露不平、蓋鬱鬱不得志者久、精氣已衰、良可悲也。久之、以多病南還。去年春、予歸田過君之廬、見肺疾時作、語移日不忍別。孰謂竟成永訣耶。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終、年五十有九。將易簀、以所刪宋史及詩文集屬彭進士紹升訂定、又新唐書刊誤三卷、諡法考三卷、導河書一卷。為文清勁雄深、其氣疏以達、洵曠代才也。娶高氏、繼娶張氏。子文雎、文寬、文德。進士治其喪、攜德訓督之、且為作家傳。而廷芳志其墓。銘曰、

賢本天授兮、君子之育。弗諧于谷兮、君子之守。書法不隱兮、刊謬而芟繁。端居東莊兮、懷槧而斂門。蕭然物表兮、足以遺世。胡方圓之枘鑿兮、忽戈矛其交銳。感浮雲之易散兮、嗟星實夫少微。誰表有道之阡兮、傳獨行之絕希。諡。

（碑傳集）卷一四〇

平番縣知縣牛君運震墓表　孫星衍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為人、益以思君之為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為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為西法入中國所敗、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移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濟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顧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鍾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東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郵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為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即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糴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雩雨九龍山、立應。



又牒城隍神爲民勘岸，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芟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捋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惱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子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劾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灞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捐館，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郿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配范孺人。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日，合葬于君墓。子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乃爲銘曰：

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曾邦石、一片崎。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徽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碑傳集》卷一〇三

瞰江山人傳　盧文弨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之東南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迺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嘗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肯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覽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譏言繁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搘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

背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顔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龔文弨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著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鈔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睦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顔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姓趙氏，初名大潤，後易名廱，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頽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雨若處士，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衆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既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沖融演迤，不爲嚴澀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洟漣洏，不能已於質亡之歎也。

《碑傳集補》卷四五

張學博大烈傳　潘挹奎

學博張姓，名大烈，字子節，武威貢生，司鐸陝西邠州。爲人方嚴。自秀才迄入官，未嘗妄有所取。教授生徒，法甚峻，而不畏苛細，人以此畏之，久且愛之。官邠州時，諸生執贄來者，量其有無受之，如貧士也，則曰：「老夫亦貧士，此戔戔者，出自富人，誠不足重輕，貧士將贄，掘羅無禆於我，而於貧士有損，無爲也。」贄往往卻弗受。大府聞其賢，且以年八十以上，招之應秋試，遂援例

賜舉人。時大府爲畢尚書沅，異學博之老而壯也，一日延學博于署後園，呼公子出與會文，試文執先成。公子年二十以往，雅自負，既出與學博交揖，對案坐，俟尚書發題，頃之題出，學博吮墨濡毫，文先成，尚書覽終卷，大喜，謂左右：「文既清新，書法尤端謹，且先成，此眞老師矣。」厚禮之，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秋試後事也。居無何，尚書詣學博：「吾固知若貧士，吾將以五百金助若。若應禮部試，以年例可得翰林檢討。」學博對曰：「九十老翁，勉強上公車，求不可必得之檢討，且藉會試名而得五百金，肥其囊橐，汲汲於名，復汲汲於利，負明公造士之心，失學者恬退之義，大烈不敢也。且大烈將去此而歸爾。」尚書尤喜，遂許之歸。學博既歸，齒德爲一鄉之冠。嘉慶丙辰，舉行鄉飲酒禮，推學博爲大賓，進退揖讓，德容睟然，鄉人望而敬之。始，學博爲明經家居，其從子婦病，爲鬼物所憑，或啼於室，或語於獨，或嬉於廁，嗚咽呻嚘，不堪其嬲。一夕，學博肅衣冠坐堂上，子孫行列左右階，然巨燭，堆冥鏹門外，則縛病婦出而數之。學博頎而皙，嚏唶美鬚髯，面冷如鐵，陳說幽明理甚辨，病婦跪而稽顙不已，額至出血，左右髮皆豎。學博忽大呼曰：「去矣！」病婦遂仆於地，命掖以入，解其縛而焚冥鏹，滅燭，各就寢，越宿而婦病若失，鄉人至今述審鬼一事，赫然張學博在也。

潘挹奎曰：凡爲厲以禍民，非鬼也，鬼與神皆氣之盛，祇伸與宿之殊焉，是故韓子以禍民者爲物，物乘人之氣，設而得所據，則耳目口體盡爲之用矣。人苟正其氣以奪物之所據，物無耳目口體以攖乎人，勢將至於澌滅而後已。張學博非奪鬼也，當未與物接之先，其氣已攝乎物，待藉聲容以解人之惑云爾。吾鄉又傳賈明經培成能爲人驅鬼，賈亦篤行士也。

《[illegible]》卷一三

虞東先生顧鎮墓誌銘　袁枚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諸徵、得古人所未見。見復先生死、先生爲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蔦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盈溲、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負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躅、踵膝腕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辭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篤恩從子寡嫂甚摯。常夜坐、有鄉人子竊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書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娶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負土。支村之西、羈字之塢。

（碑傳集）卷六〇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孫先生景烈行狀　張洲

先生姓孫氏、諱景烈、字孟揚、一字競若、別號酉峯、學者稱酉峯先生。世爲武功郃封里人。高祖諱繼元、有隱德。曾祖諱國良、爲縣學生、早卒。曾祖妣李氏、矢節撫遺孤、極歷艱辛。祖諱起相、祖妣張氏。考樸齋公諱鎮、例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劉氏、例封太孺人。有四子、先生其長也。幼奇穎、讀書沈思善悟、不爲口耳之學、爲文英氣勃勃、不可過抑。年十八、受知督學太倉王公、入縣學爲諸生、旋食廩餼、名鬱鬱起。居樸齋公憂、三年不出戶外。服闋、應雍正十三年乙卯陝西布政司試、同考官得先生文、嗟嘆異之、稱爲解元、呈正考官金壇于公辰。于公且閱且賞贊曰、貢名解元、貢名解元。同考呈薦于公稱許、時俱未商及其副。副者因恚甚、急取其文揮之、謂此六七十歲老生、解元得年少秀出者、可望登進士、官翰林、爲一榜光輝、何用此老生爲。不得已、遂置第二。榜發、先生入謁、年方壯、體貌魁偉、局度端凝、進止安詳。既坐、于公手指先生面其副曰、此所謂六七十歲老生者也。副者默然、徐曰、悔何及矣。明年、爲乾隆元年、
詔所在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授令長官。蒲坂崔公紀撫陝右軍、於是舉先生以應。先生以未舉進士、不欲赴。是時已由
恩科明通榜選商州學正、辭於公曰、願爲學正官。公曰、令長例不得應會試、從子所志、爲學正可矣。因爲奏請以六品冠帶爲學正官。先生爲商州學正、廉以持己、勤以教士、月課弟子員、無故不至者必加懲儆、至者具飲食以待、爲講明義理、訓誡開示之。商州人士競相勸勉、興於學、皆以爲耳目所聞見數十年廣文官無有如孫先生者、人人稱頌之。予今不忘。先生每曰、教官爲學校所由興廢、而人固冗視之、而居是官者亦遂莫能自振奮舉其職、此甚非也。故其所以爲商州者有異於人。春秋祭上丁、有事廟中者行禮拜跪、俱用常所坐氈褥、見在主祭官瀆獻、分獻即命僮奴挈以進、往來交錯、走東西轉移。先生議曰、大成殿何地、豈廝役可得登陟、宜多設氊毯、神位前鋪定、俟行禮拜跪、毋輕動移。州牧官勉從所議、而心滋不悅。州牧姓王氏、治商無狀、不理於士人之口。而先生爲學正、甚得士心、因心忌之。督學長白嵩公歲試商、屬王牧提調試事、見公屢言孫學正文如牛鬼蛇神、商士爭效之、大爲士習害、不可爲學正、欲借嵩公黜去之。是歲爲乾隆四年己未會試期、先生成進士、邸報已至督學、而州牧尚未知也。且日進見、欲有所言。嵩公逆知其意、笑曰、爾所云牛鬼蛇神者已成進士矣。王牧語塞、自是不復有言。先生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崔公方官國子祭酒、欣然曰、有志者事竟成、不誣也。于公在朝、遇先生、揚言於眾曰、果今登進士、官翰林矣、惜不使郭君見之。郭君者、乙卯陝西副考者也、則既卒矣、故云。先生在館、相國尹文端公於時以尚書爲館師、同年在館清溪官公並祭酒崔公皆善言理學、與先生相爲切劘。先生研窮性理、近思錄諸書、而於館課體特疏、散館後益又疏焉。明年、值
御試、不應格、以原官休致歸家、囊橐蕭然、至日一食晏如也。相國陳文恭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關中、聘主書院講席。值文端公亦以尚書右都

御史總督軍務官公以洗馬提督學政，皆來陝西名德碩儒，翕然來會，相與詳說發明爲學之指，由是關中人士益競相勸勉，興於學。卽如其在商州而教澤宏遠矣。文恭公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先生辭之甚力。後以不合例爲部議所格，然識者謂公所舉爲得人。撫軍鎮洋畢公學使海甯徐公過武功，必造廬相見，論說良久乃罷。凡係朝官好爲學問、窮道理、出使秦蜀者，經其地，無論識面與否，與不造廬請謁，敬禮有加。先生爲學以求仁爲要領，以主敬爲工夫，以小學一書爲入德之基，期爲切實近裏，深惡標榜聲氣之習。嘗曰：古之學者爲己而已，標榜聲氣，則爲人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爲乎。在關中書院，師道自爲嚴而有法，誨人汲汲孜孜，卽於經義中講求實用，合經義治事爲一。其後主講蘭山書院，亦如之。先後執經者無慮數十百人，膺科名，歷仕中外，類能有所設施，以自表見。未仕者亦俱務爲醇謹，不爲非義之行，故一時海內之士無不知有酉峯先生者，匪第關中人士已也。先生事親篤孝，備極色養，居喪必依於禮，一切時俗非禮之禮，皆所絕意不爲。友愛諸昆季，授以經術，皆能卒業。故仲弟景昌中辛酉副榜，季弟景熙廩膳。於學以次貢成均，叔弟景勳習家人業，未學，教誦通鑑綱目，對客輒能舉其一人一事始末。遇疾痛一體相關，如在己身。少時重意氣，慕古俠士風，後乃潛心理學，其經濟才猷，則方節概略見於其爲學正時，惜未究其用。然於講習傳授間，曲成造就，則其所以及人者，甯有既乎。生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卒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七。所著有四書講義、關中書院課解、蘭山書院課解、酉麓山房存稿、茲樹堂存稿、可圖草、邠封聞見錄、郃陽縣志、鄠縣志若干種。配孺人楊氏，同里文學雲鵠女，居貧守約，躬親井臼，時時操作無少懈。奉翁姑惟謹，能得歡心。治家有則，以勤儉率先諸娣，卽以教誨其子婦，故與先生同志，白首偕老，相得無間言。先二年卒，先生爲文以哭之。孺人生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三。男子二人：燮，貢生，娶高氏，扶風貢生邠州訓導大德女。繼，廩生，嗣景勳，娶徐氏，同邑庠生養初女。女子三人：一適縣學生焦君繼先子渼，一適乾州舉人甯州學正梁君克繩子諸生瓚，一適洲，再從兄貢生瀚子諸生廷蘭。其適焦渼、張廷蘭者皆先卒。孫男子三人：奕坦、奕壇、奕塽。孫女子二人。孺人已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日葬東原五里鋪新塋之兆，至是將啟窆合焉。洲以里人從先生遊且久，故知先生爲詳，因頗撮敘其生平事行暨論學綱領，次第著於篇。惟同門友官清華文譽重盛者採擇潤色，爲銘壙中石，或表墓道，並掇拾其遺文未梓者刊布焉。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一日，門人同邑張洲謹述。

（續傳集）卷四八

誥授奉政大夫四川石砫直隸同知王府君墓誌銘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學誠就聘保定蓮池書院，諸城王鳳文以知州需用行部，數相過從。因溯家世，厥考成融先生，蓋與先君同乾隆元年鄉舉云。先生文章政事，本於誠意，學務身心，潤於家庭，天倫雍穆，試於民社，謳歌用興，垂爲著述，來者取則，一以貫之，先生遠哉。鳳文授直隸晉州政事，與其行誼文章，足以相發，俄遭先生憂，解官歸葬。越二年乙巳春三月，卜葬先生於晉業村西原先塋之次，夫人原配張、繼室李，依次合祔，禮也。鳳文以學誠相知深，且先世契誼，辱委爲先生誌銘。先生諱榮緒，字希仁，自號成融，晚稱五蓮山人。其先萊陽人，明宣德間，遷諸城之瑞村。高祖考諱家棟，萬歷舉人，歷黔陽知縣。曾祖考諱業昌，生員。祖考諱允儕，順治年生員。考諱爾翼，歲貢生，有學行，著有孝經刊誤參解。祖考並以先生官，　贈奉政大夫。歲貢公娶於牛，生二子，先生其仲也。生有異徵，修軀廣眉，目光炯炯，聲如洪鐘，弱冠膺鄉薦，出入孝友，切磋於交遊之間，考訂文藝者凡二十年。乾隆二十二年，始成進士，會通經術，著述成書，因以講求仕學，又十年，銓授酆都知縣。蠹役爲奸，久成錮敝，前官欲治未得要領。先生廉實，立杖斃之，風化肅然。縣人不知蠶業，山桑多供樵爨，先生爲聘蠶師，教以養山蠶法，著說一卷，以上大吏，因下各縣行之，衣被爲無

窮利。城南瀕江、歲壞行舟、凡舟將溺、先夕江聲怒吼、沒人嘗見中有物怪、人不敢近。先生爲文祭之、投牲於江、終先生官、無覆溺者。邊徼不知禮儀、先生取宋人家禮、採其易簡可遵循者、作治鄭禮略、躬率士子肄習、俾各教於其鄉、政聲日起。旁攝萬縣、俄遷石砫直隸同知。石砫故土司馬氏舊境、乾隆年間始設流官、制度略未及文治。先生首建文廟、泮池、戟門、創立南賓書院、裁佛寺田以贍師生、選其穎雋、親爲指授、於是石砫人士始登賢書。修前明女土官秦良玉祠、考求故事、纂輯石砫廳志、文獻大備。石砫春秋多雨、三夏亢暘、種不宜稻、農民不知變計、動告艱食。先生教以秋種牟麥、夏種高粱、山巖欹仄不可以隴畝者、輒種茴紅、民以殷富。初、先生之蒞石砫、石砫界萬山中、有國嚕賊出沒爲患、先生以法治之、賊爲氣懾。而其黨艾世隆殺人亡命、聚衆數百人、負隅抗命、聲震遠近。或請以計圖之、先生不可、曰、緩則滋蔓。或請勦之、先生又不可、曰急則變矣。且賊勢雖張、黨與非其親暱、吾當以說散之。黨解、賊可擒也。卽單騎從二隸、徑抵賊巢、大呼官至。賊守兵如麻、問官將何爲、先生顧其後曰、吾單騎至此、豈與若爲難者、將爲若計所長爾。賊相顧耳語久之、門啟、先生入居佛寺、日晡進食、入夜則就寢、鼾聲如雷。早起讀書、聲朗朗徹戶外。賊黨偵無停蹟、見其狀、且疑且卻、有稍近者。先生卽呼前慰之曰、罪止及魁、若曹良民、爲所愚耳、迷不悟、則禍及族矣。盍退自謀、余不汝强。其人謝退、則令隸說之曰、官之來、不計生歸、已備文牒與衆人決。今日不反、則馳報上官、大兵早晚至、若曹家室皆虀粉矣。且官年逾六十、自分一死、若曹以數百生命抵一叟、且及家族、甚無謂也。孰若縛魁投獻、猶得自贖、死生禍福、反掌閒爾。其黨然之、遂擒世隆抵法、四境帖然。大吏舉卓異、加秩待遷、先生竟以足疾請告、僑寓成都。越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也。先生始娶於張、同縣生員霞女、閒靜有淑德、逮下寬和、卒於乾隆二十年、春秋四十有二。繼室李、鬫建知縣日照在甾女、敏慧能賢、卒於乾隆三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八。先生　誥授奉政大夫、配俱宜人。男子七人、鳳文、乾隆二十四年舉人、晉州知州。炳文、監生。麟文、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後先生二年卒。淦文、生員、例授兵馬司副指揮、先卒。璧文、早殤。甲文、炎文、俱國子生。女子子七人、同縣貢生劉鉅璣、生員戚宸敍、進士官禮部郎中前給事中齊河馬人龍、優貢生歷城毛堃其壻也。其三女未字而夭。孫男子十四人、孫女子七人、曾孫六人、曾孫女八人。先生於學不爲門戶、沈潛六經、多考衷於宋儒論說。自爲諸生、以至服官、手不輟書、所著周易傳義合參、書經講義、詩經遵序、春秋集說闢謬、禮記集注、四書遵注、朱子昏禮參議、徵實

錄、未信編、石硅志、滋德堂文集、炬餘詩集。所輯漢隋唐四賢集、宋五子文、二程語摘讀、總若干卷、藏於家。先生雅不欲以文名、其學歸於反躬自得。疾革時、麒文請遺訓、先生曰、主敬、終身用之無盡藏也。方先生事牛太夫人、會暑夕、太夫人啟室南牖、捲幔延清、夜半先生寤、覺徹涼、趨至太夫人所、引手垂幔、太夫人適自內解結。他日與文論無形無聲經義、舉此以證、先生徐曰、斯亦其一端耳。官石硅時、甲文嘗問仁何以統四德、先生曰、昨有寡婦守志、其弟與伯氏强欲嫁之、不屈。事聞、余召獎其婦、賜之束帛、鼓吹以導其歸、弟與伯氏荷杖隨之、此是非之心也。然婦之將出也、余心爲之惻然。銘曰、

西京循吏、東國經師、南宋儒學、先生兼斯。孝經承先、治譜啟後、一門之內、天倫師友。松柏盤鬱、普樂西原、先生佳城、永固且安。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十六

例贈文林郎廣平縣學廩膳生員栗君墓誌銘

歲在辛丑、余主肥鄉講席、廣平栗魁自遠執贄請業。魁儒而才、能古文詞、課業翹擢流輩、詢所師、承自家學。其冬余去肥鄉、魁疏厥考廩膳君行實、請余爲墓誌銘、且曰、先人讀書砥行、無所遇、其政於家、望於鄉、傳於學者、則有所試矣。乾隆三十六年辛丑、卜葬於杜村東原之先兆幽宅、無誌石、不敢易爲也。今得先生誌銘、不及如法、附內將勒石、擬諸墓門、猶初志爾。誌曰、

君諱甯寬、字裕如、世廣平人。曾祖宗周、生員。祖人龍、國子監生。考授、縣丞、父行、處士。君性開敏、少承家學、讀書能見大原、尤邃於易。爲制舉業、宗明進士黄淯耀氏文、微理切事、闡發經義、以通有宋伊川程氏之學。大名、廣平之間、學者多興起焉。年十七入鄉校、二十補廩膳生、前後六應順天解試、輒擯落、而文日有名。於是揲策觀象、得天山遯、貞而悔於天火同人。君曰、天下有山、君終老焉。所學炳於火、而得乎天、同人類應、厥德其終不孤乎。自是教授於鄉、遠近從者歲數十人、府縣拔童子前行、若學使錄歲科試、優異大率皆栗氏弟子。君故禮彩雜弟子後進中、爲旅進旅退、意自若也。乾隆十七年壬申、學使試士廣平、君故優擢而額登童子十五人中、出君門下者十人。君長子元、又以默誦十三經拔冠其首、既學使聞其實、大驚異之。是時大名崔進與其弟遹並有文名、爲士林所推重、而君以父子師弟焜燿後先、學使並侈言之、論者推爲一方之雄。廣平遠近數百里閒、民俗樸儉、願士習鄙嗇、不達禮義、師儒既以文學貨殖、而弟子競爲詭越居奇、斬黍節銖、如攻學問、不遺餘力、以此睢盱自喜、不復暇及學文、而人文日益以下、雖大雅坐鎮、不能化也。君慷慨發憤、力刬澆漓、束修以上、未嘗無誨、有甚貧者、輒資給之。其中黠者或利其然、君終

不以屑意、故後進多所成就、而偷風亦漸有瘳。蓋魁所稱爲傳於學者然也。君故豁達有才略、尤善治生。處士公兄弟三人、析居讓産受磽瘠、君不苦也。米鹽瑣屑、籌節盈虚、斟酌棄取、曲盡物理。出納與人同法、常能閏歲之餘、人强效之、終不能及。家事漸豐、推施無倦色、贍親恤黨、視力所能。鄉鄰有閲、鼎沸蜩紛、得君一言、草鈌風偃、所謂爲望於鄉者也。其政於家、孝謹天性、執親之喪、里閈不忍聞其哭。從祖弟十餘人、其子又數十人、强半從君受學、入郊庠者幾二十人、爲文制行俱得君家範。課子尤嚴、常使中夜起讀、隣婦厭聞之、目其子爲寒雞、以雞寒夜半鳴也。後子元竟成令名、時人謂君不得於身、必於子孫。同人之占、悔於風澤、九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君得於易、庶幾近是、豈疑雞音之登天哉。君終於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春秋四十有八。子元官知縣、例得贈文林郎。娶魏、縣生員趙某女、早卒。繼娶魏縣國子監生李某女。男子二人、長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進士、官納谿知縣。次魁、縣學增廣生員。女子二人、長適廣平生員楊世昌。次適肥鄉劉坦。孫男子一人、玉珂。孫女子二人。君繼室李、事姑純孝、姑疾且卒、執李手謂諸女、新婦事我至矣。我死、若曹事之如母。言已而泣、李亦大痛失聲、自是失心顛狂易者、越歲始瘳。其至性如此。李卒於乾隆三十年、年五十有一。其後五年、元卒於官。又明年冬、魁始襄葬、以趙、李祔焉。銘曰、

崖之巇、而後適以平也。湍之歷、而下然以清也。君肥遯、而報以鶴之鳴也。其型於家、式於里、古之所謂鄉先生也。銘其碣、將以樹風聲也。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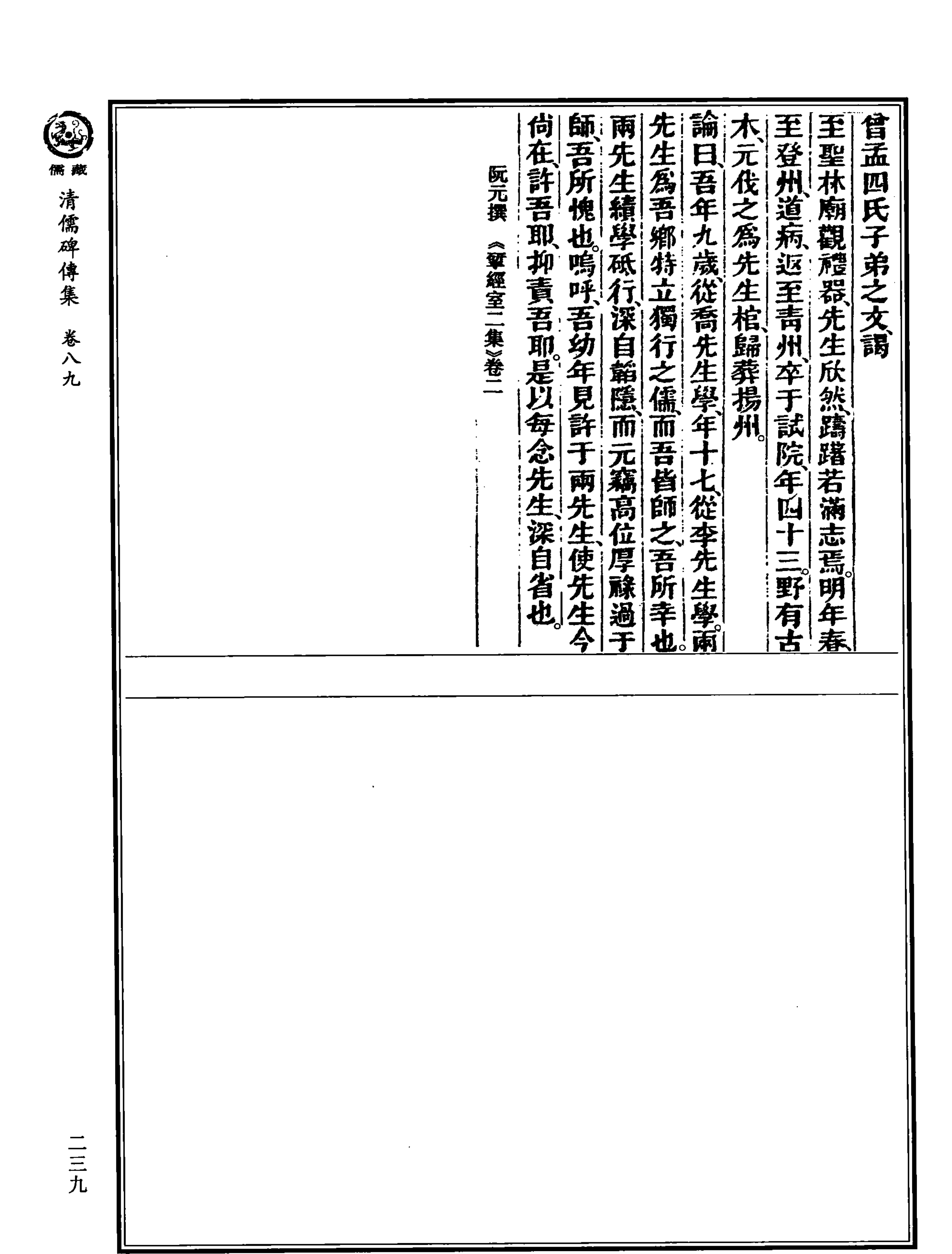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于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鈫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媼質錢市鹽飧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徵言發經義、恥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既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閣學士以東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賻子。先生固辭、既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賻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贄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厲、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既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酉、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揲蓍屢有驗。善屬文、以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遊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衙署孔顏



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尚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

陳道　楊芳　喬履信　涂瑞

陳先生道行狀　魯仕驥

曾祖一翰，邑庠生。妣魯氏。

祖以汧，邑庠生，以公貴，貤贈奉直大夫，以曾孫守訓官，貤贈朝議大夫、刑部奉天司員外郎，加二級。妣李氏，貤贈恭人。

考世爵，國學生，候選州同知，以公貴，誥封奉直大夫，以孫守誠官，誥贈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加三級，晉資政大夫。妣魯氏，誥封宜人，誥贈恭人，晉夫人。

公諱道，字紹洙，號凝齋。先代自宋進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縣治，世儒業。至公之父，以家落，卜宅於新城之西鄉鍾溪，居焉，乃去儒為商賈以治生，遂以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乙巳生公於鍾溪之湄。公生而端重，自童時不為兒嬉。甫入塾，輒從師習業，夜則從父受小學、近思錄。父命之曰：此為學為人之本也。公即莊誦之不倦。既成童，父經商，長年客外，公則佐母理家事。及冠，父以縣郡試費日力，乃為援例以國子監生應鄉試。乾隆元年丙辰，今上御極，特開恩科，公以監生應江西鄉試，既呈薦，以額滿落解。二年，奉父命加捐貢生，入國子監肄業。是時合河孫文定公主監事，一見公，即稱為大器。而廣昌黃崧甫先生永年官刑部主事，工古今文，力儒先之學，公更從而師事之。先是，公為文好深湛之思，以先輩章柳州、羅儀部為法，務去陳言，戛戛其難。及從崧甫遊，聞儒先為學之要，益尋繹家傳，日致力於日用動靜之際，暇則矻矻窮經，務得其大意，又以治經之餘探討史傳，以身處之，公故饒治事才。至是遇事益精於擘畫，而文亦浩乎其沛然矣。崧甫之友若甯化雷中丞鋐、宣城劉觀察方藹、雲南傳中丞為詝、同鄉前輩司寇劉公吳龍，皆海內賢者，並折節樂與公交。公皆以師友之禮事之，而公所自取友，則浙江祝人齋先生淦、新建夏檉園先生之翰，聚則相與講習正學。崧甫於儒先之學，不專主一說，意在兼集眾長，以適用為貴，而獨好羅文恭公。雷中丞、祝人齋則力守程朱規矩，人齋尤嚴，斷斷不少假借。公日遊於賢師友間，意亦在兼集眾長，以致於用，其服膺崧甫之教，終不為他說稍奪。而公之才尤有過人者，其發揮於事者尤著，雖雷、祝諸公亦歎其能自力，謂其所行莫非其所學也。三年戊午，應順天鄉試，不遇。四年冬，省親南還，因崧甫先生言而交邑涂南池先生登及其族弟訒菴先生瑞。南池先生，崧甫之執友，而訒菴故嘗受業於崧甫者也。公歸，日與二先生往復論學，而篤守師說益摯。日以金谿陸氏居家正本、制用二書教於家。五年，仍入監肄業。六年辛酉，再應順天鄉試，又不遇。七年，奉父召南還。甚是年秋，江西大旱，繼之以大風，蟲傷秋稼，民鮮穫。公父時客會城，憂鄉里之困也，買穀數千石，將運歸平糶。及公至，則大喜，亟命歸里，以濟鄉鄰。八年春，公歸里。新城縣萬山中，鍾溪尤僻在一隅，業樸質，頗多溫飽戶，民不知饑饉之苦。忽遇大荒，少備，向之溫飽者皆無以自存矣，而稍有贏餘者又方居奇閉糶，於是窮民益無所得食，而一二桀驁不逞之徒藉端煽惑，以搶奪為事，鄉里洶洶然，幾至聚眾。公既歸，調和貧富，諭以大義，而馴柔其桀黠不逞者，諭於眾，舉行平糶法。顧人未知平糶之為何如也，群以不均不溥、或贏或虧為慮，又大譁。公規畫已定，請於邑令，頒給十家牌，至是宛轉曉譬，俾需糶者人自領牌，實填丁口，持牌赴糶，計日以受，計口以給，必均必溥，無贏無虧，雖婦孺不致擁擠。如是行之，眾乃讙。自春徂夏，新穀既升，於是鄉里之貧者皆曰：微陳公，吾屬塡溝壑矣。其富者皆曰：微陳公，吾屬臥不安席矣。自始事及訖功，數月之閒，公日夜憂勞，鬚髮為之蒼白。是時公年三十有七耳。公自是請於父，家積穀數千石，每於青黃不接之際，接濟鄉里，一遇荒歉，則發而平糶。於是鄉里之閒皆知平糶之法之為善，而舉事有成規可循矣。九年甲子，公舉江西鄉試。乙丑會試下第，南歸，從崧甫先生讞獄江南，多所贊畫。既歸，念江西前輩遺書多散佚，欲網羅搜討，都為一集，為江西文統，屬南池先生綜其事。既而南池先生病，不果。十三年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見歸班，候選知縣。公因援例加三級，請封父母、大父母而歸養。暇則集親戚鄉里講肄冠婚家祭之禮、孝友睦婣任卹之行。於是鄉里之閒皆知成人重冠婚，重親迎，而高曾祖考之祭不可曠於烓祀，宗族鄉黨有相䘏厲之義矣。十五年，崧甫先生以常州知府罷官，待勘，卒於蘇。公聞之痛哭，為經紀其喪，歸其櫬。十六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郡守金華葉公夙知公，欲舉公以應，公固辭。十七年，奉父命有事於北，歸途聞父訃，痛哭奔喪，歸治喪葬，一遵古禮，必誠必信，不用浮屠鼓樂弔客，至不飲燕。於是鄉里之閒皆知喪葬用浮屠固非，即鼓樂燕客亦非所宜矣。既終葬事，本父遺意，立義田，以為范氏義田，文正公當日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故千畝之入足以食其



百口之眾。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以二千畝為父祭田、自歲供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為規條、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賻、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之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閒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是時也、祝人齋先生來弔喪。公既與之諮諏喪禮、因嘆議禮家言人人殊、欲晳萃先儒饋奠精義為一書、俾夫學者童而習之、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先曾自任注禮、且以其年五十尚未舉子、欲俾以著書家居、因資以膏火費、其客遊也。而公自任春秋、以為左、公、穀三傳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所牴牾、其於經意亦多違悖。即後來胡氏傳義理正矣、而多以己意解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可采。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書。先是公課三四兩子、做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編輯左氏紀事本末一書、俾之誦習。至是又刪其駁雜、存其精粹、以課幼子。學者請其書以嘉惠後學、公歎然曰此未成之書也。十九年、郡守湘湄姚公修盱江書院、以膏火費不足、來商於公。公俾次子守詒輦白金二千兩助之。姚公欲詳請議敘、公曰此體賢太守振興人才之意、豈敢因以為利哉。固辭之。二十年、公選期已屆、部檄屢催、以母老終養辭。會是時豫工例開、因命長子守誠應例捐部員外郎以報効

國家。二十一年、公年五十矣、收集崧甫先生遺集授之梓、因為崧甫先生行狀。既成稿、與雷中丞南池、訒菴二先生往復商榷、凡數易稿而後定、蓋其慎也。二十四年、長子守誠以守部候選已久、加捐外任、選授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公既書官誡十六條寄之、旋奉母命親至其署勖勉之。既至、則屬舟訪故郡守葉公於其廬、商論學業、又以祝人齋先生既卒、作文哭之、為經紀其家、卹其孤、俾可成立。未幾、母以無疾終。公聞訃奔喪、痛父母之沒皆不及視含斂、日夜泣血、毀瘠甚。既終葬事、遂得疾。二十五年春、浙中饑、其長子奉督撫檄採買江西、湖廣。公念民瘼攸關、力疾至章門、授以機宜。歸而疾益甚、遂以八月乙亥終於里室。臨終憑几端坐、顧諸子曰、無擾吾、當保此清明之氣。已而遂暝、享年五十有四。公為人嚴毅清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惰。嘗曰、憂勤惕厲、人生所以成德業、反是敗矣。其言動必由於禮、嬉笑怒罵之辭不出於口、聲色玩好遊觀之娛不接於目。雖處饒家、而衣服飲食儉於寒素、夏葛冬裘、歲有常御、雖敝不易。其閒居肅然、其接人藹然、居鄉黨之中、人無貴賤賢愚、相接必以誠。聞人有善行、則獎之惟恐不及。苟有過、則欷歔歎息、若疾痛之在其身。有可與言者、必盡言以規之、俾改而後已。遇人疾病死喪水火之厄、必力振卹之。其於三黨至親、體卹尤至。然不為姑息之愛、必以德成全之。後生子弟有相從問學者、諄諄誨之不倦。嘗以文義訓學者云、人之為義兩足豎立、旁無依倚、如此方謂之人。人而橫開一肩能任大事、則可謂大人矣。大之上加一畫、則天也。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而能為大人、則不愧天地之心矣。知此則為人、為學思過半矣。生平讀儒先書、體諸身、不形諸論說。自集崧甫遺書後、又以近思錄例集四子書、日自考鏡得失。又集周、程、張、朱、陸、王、鄒文莊、羅文恭之書之切於身者為一編、朝夕省覽。其於文不苟作、有所作必本其中之所得為言。人或謂其氣味似某氏作者、公不以自喜也。嘗曰、讀古人書、行之不暇、何暇以為文。其所欲注春秋五傳、尚未成書、所存者僅得古雜文六卷、古今體詩二卷、皆關於倫理之大者。其於師友存沒之際、亦足以考見其始終不渝之槩也。仕驥自成童以制舉業事公、公為示以正學、而戒以勿近名、勿為口耳論說。年今五十有二矣、距公之沒亦已二紀矣、而碩然無所成就。追惟公教、泚然汗出、惕然恐墜。念公生平篤志儒先之學、仕驥雖淺陋、未敢知其精微之蘊於儒先何如、而其所行著見於人耳目者、足以型方、足以訓俗。竊以為古士大夫之教於其鄉、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公其無愧矣。

國家化民成俗、采鄉之賢者祀於學宮、誠得如公者以應斯典、其庶幾足以興起後之學者。與今幸去公之世未遠、其行事皆有實蹟可稽、鄉之人皆歷歷能言之。因公之孫曾又從仕驥學制舉業、故詳著其行於篇、以示公之孫曾、且徵於鄉之人、俾後世之舉鄉賢者得有所徵信焉。

文明進士出身候選知縣例贈中憲大夫陳凝齋先生墓誌銘　涂登

邑陳氏自立軒公以計然策聞天下、凝齋曾跡儒術科名、世益顯。立軒、凝齋父也、母魯太宜人。家本宋進士孔休公來新城、廿四傳生文學公章明、章明生文學公西岐、是為凝齋祖。祖若父皆奉直大夫、以贈以封。凝齋生而岐嶷、封公名之曰道、既冠、字紹孔、旋易孔為洙。當十齡、四子五經暨小學、近思諸書脫口瀾翻。每暮從塾歸、封公攜入閣、闔肆背日所誦、必無遺乃已。既攻舉業、嘗承田先生教之矩矱、先民為文戛戛務去、漸參諸

國朝乃汨汨乎來、詩古文宗唐宋。壯遊太學、交日廣、耳目日擴。兩試北闈不過、舉乾隆甲子本省鄉試。戊辰成進士。時西南兵飢、量告捐例起、舉進例即得官。念鮮兄弟、不就也。凝齋自幼雖書生、然涉歷世務。及是乃益服封公勞、自織績貽謀、暨利濟里閭邑郡事、若族田社倉、若橋梁若書院、若歲凶荒賑、百千萬計者、封公之志、凝齋志之、且力辦之、加贏焉。歲奔走會城、離甯居。會城封公創業處也。聲名動江左右、而凝齋痒矣。封公沒、益收拾遺業、又注于書、痒日甚、已而遭魯太宜人喪、痛念兩大故皆適奉父母命奔走、不得奉含飯、毀瘠咯血、亡何、浙荒、民綱監司君採糴江楚、嘔心血、指授疾遂革、不起。凝齋爲人、爲子也、愛而能敬、爲父也、慈而能嚴、爲友也、始而能終、其接物宏、其應務敏、其處變不亂、而富而能貧、高而能下、憂勤惕厲、是其本也。其生康熙丁亥、其卒乾隆庚辰、得年僅五十有四。配楊宜人、副雷氏。子五、曰守誠、貢生、浙江分巡金衢嚴道、曰守詒、貢生、候選員外。曰守讓、皆楊出。曰守訓、曰守譽、皆雷出。女三、長適庚午舉人候補中書楊倚鉉、次適國學生涂志紘、子仲子也。三適丙辰舉人候選知縣魯浣子勤乾。子婦及孫男女詳行述中。初、予未識凝齋、雖聞其讀書名、然尚但以爲富家子能志科名者。歲己未、遊太學、歸、與相見、進止溫恭、身頎然而長、寡言笑。叩以經史、則滾滾若泉湧。時靜山子以書來告曰、某官京師三年、但喜得君邑一佳士、其人志苦而堅、毅然以濂洛爲必到。君向者胡不余告。君殆失人。謂凝齋也。余爲愧汗。自是往來日密。踰年、遂申之以婚姻、而余族弟瑞亦靜山門人。凝齋每會予舍、則必偕三人、甘苦聞見相與共。迨今二十餘年如一日。當甲乙、丙丁間、甯化雷公翠庭官黌下、恪主閩學、海內歸之。凝齋先後上春官、留京邸、與諸君子晨夕切磋、造愈邃。諸子者於金谿、餘姚非所好也、顧凝齋則又往往牽予言、爲嗜雞文恭公書。戊辰以還、欲偕予覓一石蓮黃陂地、共究茲事。予謂君定性功、何必石蓮黃陂。會予亦病廢不果。三年前、新建夏檀園告予曰、凝齋會城辟風雷雨電交作、蟄龍不動、何以能是。嗚呼、凝齋自是遠矣。天倘假以年、靜山子言殆庶幾也。卒踰年、得吉壤於某都某原某山某向。其孤監司君詒予曰、家君葬有日矣、孤念家君交遊遍東南、其在京都、賢公卿厚相期許者、蓋亦不下八九、而今黃雷諸公往矣、獨座舉主沈、裘、蔡三公在耳。他日墓表當累三公、誌銘則非先生不可。余念之泫然。凝齋十年前曾屬予敘其舉業稿、予媿舉業不如凝齋工、未爲、而今乃爲銘凝齋墓也。悲夫。銘曰、

魂氣無不之也、而魄藏于土。山兮蒼蒼、原兮膴膴。永安斯作甯宇。我懷孔悲、我志匪詡。瓜瓞千秋、徵是石鼓。

（《碑傳集》卷一四〇）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自古高望華閥品升於朝門地著於天下、振振繩繩世服厥家者、其始皆以功德拯其民、輔其世以功者多享祉茅廟鼎、崇高焜燿之奉、以德者必有賢者爲之子孫、顯揚中外、不墜其前光。今
皇帝嘉慶四年、
高宗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於是前
賜同賜士出身、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陳公
加贈光祿大夫工部右侍郎、禮得刻銘於神道。敬交公之季子守譽、因交公之孫椿冠、曾孫效曾敬曾、於用光希祖、希曾皆有雅故、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字紹洙、世稱爲凝齋先生。江西新城人也。江西自鄒東廓聶雙江諸先正主陽明之學、末流放失、羅念菴起而正救之、爲功於王門者甚巨。公始學於廣昌黃靜山永年、靜山力主念菴、而公之友如雷翠庭鋐、祁人齋泩皆主朱子、故公之學自陽明入朱子、力行以幾於成。公之成進士也、爲乾隆十三年。年四十二。孫文定公嘉淦欲以庶吉士薦公、公辭讓於同歲生之年少者、後其人以文章名。公嘗選於吏部、以養親辭。後
詔舉經學、亦固辭。其在家雍雍如也、教子孫甚嚴、皆以誠感之、不加訶譴。在鄉黨、於所乏無不給也、朋友之急難、無不赴也。死生貴賤如一。靜山官常州、爲人所排去官、旋卒於蘇州、公以師禮喪之、歸其喪於所籍。人齋無子、以泩禮在公家十餘年、生具皆資之。有子六歲、而人齋始卒。其處事遠覩近矚、無不周也、旣成無矜容。其言學能別是非而未嘗黨也。公年五十有四、卒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也。配楊夫人、副室雷太恭人。子五、守誠、守詒、守中、楊夫人出。守訓、守譽、雷太恭人出。公
始封以子守誠官、
加贈以曾孫希曾官。公之先世在宋自江州義門遷新城、二十餘傳至縣學生諱一翰、爲公之曾祖。縣學生、
貤贈奉直大夫諱以湃、爲公之祖。州同知、
貤贈資政大夫諱世爵、爲公之父、始遷縣西之鍾溪。自遷鍾溪、而有家之業始大。公以爲儒顯於世、而名始盛。公卒後數十年、子孫守家法、言儒言、行儒行、各以其列服勤於
皇家、自立於士大夫且數十人、故海內言大家在江西、必日新城鍾溪陳氏。敬推其所致、皆自於公。昔漢世碑陰止書立碑姓名、而柳子厚爲侍御史府君神道、幷記先友。今

公之子孫房次科第、階職不勝書、於碑之體又不應詳書、謹記之碑陰、以見公之遺澤、且爲當世勸法。而於碑記公之大行、因系之以銘。銘曰、

仲尼之道、八儒歧之。去聖益遐、道尊人卑。千差萬別、迭爲盈虧。延及有明、遂擾而漓。公起嶠西、肫然其心。得師求友、馨我蘭襟。油油春陔、穆穆秋琴。家徵人瑞、

國貢天琛。旣對

大廷、覃公拭目。翩然南返、衣縫冠木。我息我游、我磨我錯。是非之公、昔言是服。軌物者義、及物者仁。蔚然其施、逮乎踈親。我懷如晝、物氣如春。百年蒸澤、千室歸湻。明明天道、

厥後大昌。五子登

朝、孫曾鴈行。外分絳節、內服朱裳。訓承栁郢、德紹王祥。欺者喪名、矯者敗節。拘者性梏、肆者情裂。勤勤躬行、以刻爲平。嘵嘵立說、以混爲別。是皆飾己、無德於人。勉世而已、不及後昆。惟公和正、所蓄有餘。一身觚鵠、奕世簪裾。凡百君子、視此刻書。各敬爾儀、毋怠毋渝。

惲敬撰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瀘溪縣教諭

楊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芳、字仲篪、先世撫州臨川楊氏、自臨川遷金谿、居鵝塘里、累世皆以學行爲儒、而率終於諸生。曾祖諱邀、祖諱日遷、考諱鏞淇。君生幼而三世皆喪、惟曾祖差晚、撫教君至十歲而已。君於危子孤處之中、矯能自立、一日發父遺書、慨然涕泣、思究學、乃窮日夜治諸經、悉通其義、遂爲諸生。雍正乙卯科、乾隆癸酉科再以五經爲鄉試副榜貢生。君平生手鈔五經至四五通、而寡著述、曰士貴於經所云行與副耳、若傳註則前儒備矣。故其處家盡孝弟之誠、雖貧不藏於財、雖勞不表於衆。其持身能極儉約、故能介然無求、而室家安之。於交朋友、誨弟子必以誠信、士羣推其文行矣。而終屈於有司、乃選瀘溪縣教諭。君在瀘溪、以身訓士、尤以敦倫紀、惜廉恥、勤職業爲亟、非公事未嘗謁令、亦不輕受人謁。士有見枉、則告於令直之、其人來謝、卒不見。文廟敝、君勸修於瀘溪。瀘溪人素重君、聞君言皆應。値積雨、竈無薪、治廟材者或束木柹以遺君、君拒不許。至今瀘溪人言官于彼者曰、如楊學官乃君子已。君之瀘溪、年七十矣、數年遂歸、歸五年、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卒於里、年八

十。未没時、以子蘐貴、封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卒後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夫人同縣李氏、生庠生部。繼配同縣聶氏、生乾隆甲辰科進士、江寧布政使蘐、乾隆辛卯科舉人謨、皆贈太恭人。李太恭人先君卒、已別葬。聶太恭人君卒後三年卒、年　十　。其爲人慈仁、恭儉甘貧、善承君志、愛部甚於已出之子。嘉慶　年　月　日、葬君於　、聶太恭人祔焉。銘曰、

秉義嚴飭、誦經行則、內行靡忒。善彝而貞、不忮而清、君子之能。德充仕狹、闇無著業、光啓嗣葉。有配仁厚、偕厥老壽、同藏茲阜。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八

瀘溪縣儒學教諭金谿楊先生芳墓誌銘 魯仕驥

兩漢儒者以傳經爲業、纂述考訂、厥功偉矣、而質行或少遜焉。其傳經者類多守其師說、顓門名家、轉相傳授。雖大儒如董子、終身爲公羊學不少變。惟劉子政父子貫通六經、往往見諸文辭、然子政之學博矣、而不免於禨祥、子駿依附王莽、假六藝以文姦言、益不足道也。東京學者於經益勤、然頗已守殘、各是師說、踵訛襲謬、弊仍相因。求其穿穴諸經、通眎辨析、以衷一是、而質行無虧、鄭康成一人而已。若金谿楊睦亭先生、其聞鄭氏之風而興者與。先生世經生也。曾大父遜、大父曰還、父學淇、並以學行聞於鄉里。先生幼孤、受經於曾大父。稍長、讀遺書、窮日夜不休、手寫九經文詞、凡五過、於註疏家言、旁推交通、得諸心、措諸行、而不苟爲論說、曰、前人之述備矣、吾擇其善者從之可也。先生處身修潔、內行醇備、家庭之內、秩秩然、雍雍然。初娶李宜人、生子曰部。繼娶聶宜人、生子曰蘐、曰謨、母子兄弟、不知其有前後之異也。三子皆授之以經、部爲縣學生、蘐乾隆甲辰進士、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謨乾隆辛卯舉人、選授南城縣儒學訓導。初、乾隆乙酉、比部君之舉於鄉也、年甫冠、負豪氣、有異才、人皆敬而憚之。瑞金羅臺山尤愛之、尊聞集中載與楊遹夲書、謂比部君也。及訓導亦以甫冠舉於鄉、兄弟同居京師、人咸羨之、訓導尤邃於經、雖年少、而粹然有儒者風。前輩公卿之深於文者、皆與論文、深契之。然比部兄弟故孝友、自壬辰下第歸、每屆春闈、更造以應、不皆離父母左右也。甲辰、比部既得官、遂假歸、欲令訓導得上春官云。蓋先生之教於家者如此。先生諱芳、字仲旋、號睦亭、雍正乙卯、乾隆癸酉兩以五經中鄉試副榜。晚選授瀘溪縣學教諭、潔身修行、爲學者師。秩滿、遂乞歸、享年八十、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日卒。卒之日、正襟危坐、有鄉媪入其室視疾、魘之去。其天性剛毅、庶幾曾子易簀之風與。諸孤卜宅兆、既得某山原、俾九皋爲之銘。銘曰、

於戲先生、一世之師。匪惟經師、實亦人師。余嘗哭先生之靈、云爾、今也銘先生之藏、無以易之。於戲、後之想望先生風采者、其尚有考於斯。

《碑傳集》卷一二二

循良喬侯履信傳 雷享

公諱履信、字實夫、號敦峯、偃師人。曾菴先生之孫、敬修先生之子也。曾菴先生爲耿逸菴高足、而敬修先生少受學中牟冉永光之門、公蓋家學淵源、遠有端緒云。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己酉中鄉試第八名、聯捷

成進士、分發陝西學習。年二十有二、而器宇凝重、識見老成、一時推服焉。會修陝西省通誌、公分纂紀事、經籍、古蹟三門。甲寅春、委署郿篆。甫下車、值天大旱。縣南太白山者人傳祈雨靈應、而險遠莫登。公往禱焉、徒步百餘里、雨應至、旱不為害。適協辦軍需、縣頭公設法採買、毫不累民。故事雖旁午、民罔聞知。郿之學學田闕如。公置若干畝、師生膏火資咸有所取給焉。公為政尚惇大、不事操切。期年之間、綱紀秩然。邑前令張公諱素者、六年茲土、得士民心。至是其嘖嘖頌以為後先一轍焉。未幾、調富平。富平俗稱澆漓、公念鄉甲為政治根本也、倣周禮比長閭胥之義、於每村之中舉公直端方者一人為鄉約、司勸導。擇精明強幹者一人為練總、司巡查。慎選委任、以重其權、永革沿門挨排俗規、用起化於微渺。已念村堡星稽察為難也、參酌明道先生鄉會之法、編四鄉鎮寨大小均勻、相近在四五里內者為一聯、每聯之內舉紳士年尊德卲、行淑才優者一人為約正、擇練達服眾、正直居心者一人為鄉長。約正專司宣講

聖諭、訓化導聯內人民。即寄以善惡簿籍、凡聯中有善惡事跡、鄉練會同牌甲舉報約正、會同鄉長查實、書名於上。季終考核、獎誡使善者保終自好、而為惡者亦改過自新。其鄉長俾董率一聯之鄉練居民、稽察保甲、如盤詰奸宄、查拏賭博等事、嚴加禁止。其各堡鄉約、練總等有玩法懶惰、徇私不公之事、約正、鄉長會同揭報。而於其中實力任事著有成勞者、或鄉飲延賓、或表廬志美、務極禮貌之隆。縣屬共得八十五聯、每聯領十餘堡、著有鄉甲條約一書、付給約正、鄉長、以得綱舉目張、星羅棋布、而守望相助、服緝相視也。故頻陽賭具拜筵諸陋習盡革、而有恥且格、駸駸乎向風。尤加意學校、創齋房、建義學、延師訓邑子弟。暇則進諸生講學論文、無倦色。士氣烝烝丕變焉。丙辰之秋、學宮鐘鼓自鳴、踰旬乃已。至撤棘後、邑士登賢書者八人、科名之盛、從前所未有也。父老咸為公德化足以感天作人如此。已念士子於庠序外無訓課地也、捐私囊、飭工鳩材、創書院於縣東之南湖、聘名師講習其中、而日有課、月有會。公時一至、興諸生談道論文。嘗記南湖書院著論言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昔橫渠張子擁皋比、講學關中、一時從遊之士則有武功蘇季明、藍田呂與叔昆弟八人、文斌蔚起、與濂洛閩齊名。至明時、有馮少墟設立關中書院、韓苑洛、呂涇野亦先後繼武、咸以振興文教、倡明道學為己任。故一時從遊之士因材造就、各有所立。是天下不患無才、特患教之無其人、課之無其地也。某承之頻陽、仰承

聖天子作人雅化、與各憲造士盛心、建講堂、廳室及齋舍若干間、以為士子朝夕肄業之地、庶三年小成、九年大成、於焉藏修、於焉游息、不難為德成而業精也。傳曰秦掌、雖媿文翁化蜀、不能為之師、然關中素號多賢、必有聞橫渠之風、如少墟諸公者、講學其中、以振興文教、倡明道術為己任。則一時諸士亦必有聞蘇呂之風而興起、砥廉隅、近文章、進德修業、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亦於是乎在。蓋寤寐於古興賢育才、德造之教矣。是時邑治孫姜里、自康熙二十一年而來、被漆水沖田一十九頃餘、地去糧存、垂累者五十餘年矣。公力請豁除、而民獲甦生。有值日糧正者、每年率科派二千餘金、公廉知其弊、亦力為禁革。戊午冰雹、公懇請賑濟、親歷四鄉、踏勘挨戶給粟、使吏役不得侵漁、鄉邑民至有不得以籍富為憾者。鄉飲酒之禮、

國家所以教讓致敬、尊長養老興賢也。乃歷年有酬謝犒賞諸陋規、吏役借為奇貨、每伺富翁家聲首舉報、飽其欲則轉而之他。公至、悉為革除、而人士始知有鄉飲之榮。富平志書自孫公立山撰次後百四十年所、以公捐資倡修、煥然為一邑成書。五年內、委署白水、高陵二縣、咸懋丕著。雖歷時無多、而刑罰教化、催科撫字、公兼之矣。偶因公赴省謁憲臺、他邑有以作官之道請教者、曰、但得如富平令足矣、別無他道也。庚申、調咸甯。咸甯屬員郭縣、追於供應、長民者不暇親民事。公治咸之政、鄉甲保伍一倣前治富平時、而十九社民情大和。民壯工食舊係里下私幫、每年約二千餘金、公出示革去、另為設法、士民刻石誌感。出放倉糧舊係鋪戶領納、里民每石包銀若干、恐出納多累、且省守候之苦也。公知之、歎曰、積貯美政、而乃害民至此乎。傳諭鄉練等、於願領者預造清冊、按里限日給發。自是里民始皆稱便、而鋪戶不得借以射利矣。墩臺舊係坏壘、廢修不旋踵、緣當事者視官舍如傳廬、圖支應一時。公悉易以磚。咸為三省孔道會地、應接無虛日、供應物料舊係借支行戶、或有污壞及遺失者、商人苦之。公白上憲、用存公銀修三省會館、並置物件、登交代簿、使官吏不得侵蝕。時上憲多刮目相待、每有大案、委公審定。榆林府縣令及郡尊互許一案、歷審多出入。公曰、殺人以姻人、奚其可。雖知以遲延被參、而謙惟明允、厥後卒不能出其議也。其持正類如此。會城中兵民相錯、極為難理、惟於公帖然、不敢有犯。尤得其和衷之雅、城

中文武百餘員，皆與和好無閒。理事同知常漢中廳王皆上官也，每忘分相過，自號爲不速之客。曾有保舉御史之
旨，時漢中廳王居官有聲，尹制臺欲舉之，王以衰老辭，而以才守兼優薦公，制臺首肯焉。方謀保薦，而公丁母憂解任。先是，咸甯縣舊令存庫銀五千餘金，除已身虧空外，爲滑吏侵盜，縣令不知也。公按卷查核，提吏嚴訊，具得其情。其後不能追完者，公爲代墊七百餘金，餘倉儲驛遞俱有賠累。至是署印者至，民閒訛傳以接前令倉儲有虧，咸曰：吾邑百年來未有之賢父母，可令代他人受累耶？父老雲集謀助公，再三曉諭始退。公由鄠至咸，三爲縣令，兼攝兩邑，開誠心，布公道，每接紳士與談士風民情，欵洽如家人父子，而弊絕風清，罔敢以私干者。幕府中諸友如池陽朱君、頻陽楊君，悉豁達大度，深相切劘，初不自知其前席也。雅有人倫之鑒。壬子、戊午校武闈，得符登魁、李如筠、馮元振等若干人。歲丁巳，值科試，亨以雕蟲膺公首薦，繼聘教子，始終禮際，恆以關中大儒相期許，而愧未能也。鄠之張君綸、張君璉、富之王君吉士俱以縣試第一成名，孝廉選拔如寶君鳳輝、蘭君坦及今宰江南趙君廷健，實皆嘗受業者。而余門人黨生新綬以弱冠成進士，尤蒙其作養焉。至軫恤僚屬，於鄠之羅公及富平高承之喪，倡衆捐貲，俾得歸還桑梓。高有遺孤留署內，從余受讀，其後贈以資斧送歸。凡皆公莅陝日行事之卓卓者。旋里後，營葬一遵家禮。乙丑，起復赴都，以前年大學士史保薦，故七月
陛見，奉
旨以御史記名候補，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一時都下想望丰采，羣頌史公得人。詎意於丙寅三月初八日染疾，初十日下午卒。初，公宰鄠，僅歲餘，調富後，去鄠四百餘里，每遇公誕辰，叩祝者不下百人。其去富也，攀轅臥轍，幾至泣下不能行。追去咸時，老幼遮道哭送數十里不絕。此足以見公德澤之感人深矣。然士民引領甚，猶日夜望其復來也，至是聞訃音，如喪慈母。卒年三十八。所著有鄉甲條約、富平誌、甾遠堂詩草、陝西通志三卷。

贊曰：余讀周官鄉遂、酇鄙諸職，每歎爲王政根本在是焉。千百世奏循良者，外此無術也。公莅頻陽、萬年兩邑，政具酒食，延紳士，講所以化民成俗者，大修鄉甲保伍之政，而一時諸名德耆宿被物色，樂爲用，故公兩邑之政不勞而成。逮去頻陽日，紳士送至石川河濱者，涕泣不能別。壬戌冬，丁母憂時，適滿城將軍赴都引見，萬年庶民遮道言，乞將軍面奏
朝廷，願留我喬父母。公德意入人至於此，雖古賢吏無加矣。余於公有一日知，特述其槩，以備觀風者採取焉。

(碑傳集)卷一〇八

鄉貢進士候選知縣涂先生瑞墓誌銘　魯仕驥

自宋紹興中析南城之東南五鄉置新城縣，而先是李泰伯先生實爲縣境內人。閱三百餘年，當明嘉隆之世，徵君鄧潛谷先生出焉，其學精究於天人之奧，而博觀夫歷代王路之隆污，著爲函史、五經繹諸書，證同辨異，旁推交通，聿歸一致。其一時之學者若何工部昼、馮太僕渠先後繼起，莫不各本心得，而實措諸行事。故新城之士其能有志於學而不靡於俗者，類皆闇然爲己，不事表襮，蓋泰伯、潛谷二先生之風尚使然也。

國初涂宜振先生以前明冢宰貴公子，篤志於學，其後人傳其遺風，有太學海門先生學琪者，遇廣昌黃崧甫先生，與語悅焉，因館崧甫於家，而俾其子弟從之遊。訒菴先生，海門之從弟，崧甫之高第弟子也，諱瑞，字榮詔，訒菴其號。當先生師事崧甫時，年方童稚耳。其族兄南池先生登，故嘗受業於海門，而與崧甫友善。先生每與聞講論，輒心識焉。自崧甫成進士，官部曹，以至出爲郡守，十餘年中，先生閉戶獨學於家，惟數從南池先生考證所得，而與陳凝齋先生道相劘，其行甚勤。凝齋先生亦崧甫弟子也。先生性坦易，與物無忤，居家無所矜飾，其一門羣從子弟甚衆，先生皆身教之，宗族親戚遇疑事，競來質難，其有忿爭者，得先生一言而平。讀書博觀約取，好稽考成迹，以爲師法。爲文章未嘗求工，而眞意所貫，光明洞達，讀者皆以爲有用之文也。所著有東里文集、經疑編、經濟編、史論編、理學編，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得年六十有六。舉乾隆十二年鄉試，揀選知縣。娶楊氏，妾某氏。子男子二，年皆甫九歲。某嘗從遊於南池、凝齋二先生，而辱先生以爲忘年友。先生之卒也，某視含殮焉。南池先生復命某爲志其墓，因歷敘新城之學者系諸首，竊以爲如先生者眞不愧鄉先輩之風也。嗚呼，今其亡矣。銘曰：

道既通，志未究，手纂筆錄，方緝厥功，將欲託諸庸，胡遽溘然以終？後有學者，想其遺風。

(碑傳集)卷一二九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一

邵嗣宗　吳兆松　莊有恭　陶兆麐
倪承寬　萬光泰　秦大士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誌銘 錢大昕

歲丙戌之秋、翰林院侍讀太倉邵先生請告歸。將出都門、諸與先生善者咸至其邸叙別。先生素清羸善病、年未及耆、輒有懸車之思。嘗屬工畫者畫己小像、取陰鏗釣晚欲收綸之句、題曰收綸圖、乞一時名流賦詩、其高致如此。乃歸未及一載、嬰疾遂不起。嗚呼、世方競于功名、而獨倘恬退、其所取者廉矣、宜不爲造物者之所忌、而亦靳之、不得如志、此又理之不可知者也。先生諱嗣宗、字鴻葴、別號蔚田。先世居休寧、號東門邵氏、祖光龍、始遷於太倉、以潛德篤行稱。考學詩、本生考學易、並以先生貴、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先生幼穎異、在傳不勤。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歲科兩試、輒屈其儕輩。時同里毛先生宣燮亦以文名、州人稱能文者、必首毛、邵。歲辛酉、以選拔貢生舉本省鄉試。壬申、聖母皇太后萬壽、特詔開科、以秋八月會試。海寧陳文勤公於闈中得先生卷、大賞異之、手定第一。及程墨出、淳厚典重、海內翕然奉爲圭臬。吾州自建治以來、試禮部第一者、明代則陸太常釴、王相國錫爵、吳祭酒偉業、本朝百餘年、閒惟先生而已。廷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咸安宮官學總裁、以病乞假。假滿、補原官、擢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中允、進翰林院侍讀。先生在詞垣十有餘年、朝章典故咸所諳習、分修續文獻通考、用力尤勤。及詔修宗室王公勳績表、大學士劉公統勳委先生專司其事。舉凡起例、較若列眉。書成進御、深蒙嘉獎、僉謂先生不去、驟躋乎向用。而先生以積勞致疾、賦遂初矣。性耿介、僦居宣武門外、公退卻掃、終日門無雜賓。分校鄉、會試各一、分教庶吉士者三、獎成後學、循循不倦。自爲諸生、常授徒自給。既貴、門弟子著錄益衆、大都皆束修自好之士、或藉以標榜干進者、則拒勿通也。其教子弟、則曰、君子持身、無過廉儉二字。不儉則不廉、不廉則無恥。聞者以爲篤論。所著詩曰一枝菴吟稿、養餘齋吟稿、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三十一年閏月三日、春秋五十有八。配趙宜人、先卒。子二人、士潔、士洙、皆太學生。女一人、適乙酉科副榜貢生王琁。孫三人。先生既沒之明年八月、孤士潔等奉匶葬於新塘之原、以趙宜人祔、禮也。大昕以同郡後進、與先生同在書局有年、知先生之生平爲詳、乃叙而銘之曰、

行修而文腴、志芳而貌癯、清而不絕乎俗、貴而不易其初、知止知足、亦玄亦儒。貞石可泐、嘉名弗渝。

《碑傳集補》卷八

廩膳生吳君墓表 江藩

君名兆松、字蒼斜、一字敬堂。其先爲歙縣人、君之曾祖大熹公始遷於江都、遂爲江都人。君十五歲、母氏李孺人棄世、晝夜哭泣、哀毀幾於滅性。是時家道中落、日食饘粥、而君下帷讀書、處之怡然。年二十、爲邑庠生、二十三試高等、爲廩膳生、二十五始娶李孺人、共事父文瀾公、授巾問衣、怡聲柔色、瀡滫脂膏、不假手於僕嫗、必敬而進之。文瀾公歿後、能盡古喪禮①。君少時讀五子近思錄、歎曰、聖賢躬踐之實、在是矣、何必外求哉。自文瀾公

歿後終身不應鄉舉，閉戶讀書、闡濂洛關閩之旨。嘗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漢唐宋諸儒之說紛紜轇轕、莫能是正。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親聞緒論、其所著之春秋集傳、春秋集注、統會羣言、考其異同、參其中否、至於掊擊僞辨、亦無牽合之弊。衛宗武所謂以傳考經、以經考傳、能得史外傳心之蘊者也。近日學者專習胡傳、幾不知世有此書矣。乃取集傳刪繁就簡、會其說之最精者、手寫成書。又著尚書先儒遺論四十六篇。君足不出戶三十年、著書之暇、閉目默坐、以是世無知者、惟李進士道南、朱布衣質亟稱之。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年八十一、葬於郡之西鄉。子一、名夢熊、字曰達。藩與曰達有尹班之雅、每見君、執弟子禮、謂藩曰、讀書當融釋、講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藩聞此語、知君深於李南劍之學者、豈尋常講學之流哉。嗟乎、六經乃載道之文、未有不讀六經而能明聖賢之道者。吾郡明季王艮目不知書、爲姚江之學、自謂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傳之後、吏胥窰匠皆爲講學之人矣。不讀書而講學、自古所無、獨釋氏有不立文字、言下頓悟之說、心齋之徒、其說與釋氏無異、乃聖門之罪人、安得謂之得孔孟之心傳也哉。支離詭僻之習、至康熙、雍正間、其熾不衰。君燭理明而是非辨、知所止而操履完、不搖惑于亂道之巧言、可稱眞儒矣。

《碑傳集補》卷三八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莊公有恭墓志銘

錢大昕

上御極之四年、詔以廷試進士撰擬頌聯、獻諛非體、且啟請託之弊、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劉蕡、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禺莊公以第一甲第一人登第。讀卷日、拆號得公名、天顏甚喜。引見、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弟有信成進士、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傳爲盛事。假滿還朝、遷右春坊右中允、進翰林院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丁資政公憂、即家拜內閣學士。服闋入都、遷兵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轉戶部右侍郎、召還供職。尋充江南正考官、再視學江蘇、即除江蘇巡撫。涖事六載、丁太夫人艱、扶櫬南行。有詔擢江南河道總督、以居憂未之任。坐在蘇日罰贖事失當、逮繫法司、論如律。詔特貰罪、令護喪還籍。後起軍臺自效、方詣謫所、中途即授湖北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涖事四載、復調江蘇、加太子少保。逾年、擢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乙酉冬、入都供職。未幾、坐劾段成功事逮問、頌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寢疾、終於福州官署、享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聖天子深知、出膺節鎮、誓以清勤自厲。初在江蘇、晝接見僚屬、夜治文書、或至漏盡不少休。癸酉夏秋之交、淮揚諸郡水、公親往察勘撫卹、得旨截漕百二十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以備振濟、民乃得蘇。乙亥、大江南北復以災告、公草奏自言奉職無狀、數干天和、并陳諸捄荒之策、上皆允行。所費內府白金凡千餘萬。督率屬吏檢視給散、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民多病疫、公首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槥、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湖北督撫並駐武昌、公事往往齟齬。公在楚歲餘、與總督碩公和衷共濟、始終無閒、人以爲難。及撫浙之始、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踴、而江南亦歉、商販不至。公奏請動司庫銀三十六萬、委官往湖廣採買、有

旨命留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米五萬石運浙糶濟富戶知楚米將至價不得踊米亦漸出而自冬徂春米之來自楚者舳艫相望分撥諸郡減直以售歲雖儉而民不飢矣錢塘江入海之處有三亹曰南大亹曰中小亹曰北大亹乙丑以後水行中亹者十餘年已卯歲改趨北大亹公承
詔抵海甯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周遭履勘首以購料薪加築土堰添建坦水為請既而水勢直齧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弁司負薪運土敷石下樁設守備一員千把外委十二員分界防守省民夫無算海甯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祇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
命相國劉文正公統勳今相國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立樁
上復親歷隄上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承
命鳩工庀材克期蕆事又用前人竹絡之法編竹為簍實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間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是時秋霖之後水漲久不退公親往嘉湖兩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閼因請浚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漊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有改撫江蘇之
命公遂親往探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具摺入告其畧云太湖北受荊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為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為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間別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大概觀之無處不可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之通不敵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江之壅其勢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為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道今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龎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澱浦向覺寬深足資宣洩者爾來小民貪利徧植茭蘆圈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之婁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纖舟待潮崑山外濠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眾水滙集江身淺窄先為潦水所占倏其稍退然後湖水得出為之傳送而上游已漫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實倍今籌所以治之之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為清釐占塞俾分流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漲蘆墩三處足資宣洩其吳淞江自龎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之處宜濬治寬深令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所有植蘆插簖及冒占之區盡數剷除嗣後仍嚴為之禁則水之停蓄有所傳送以時並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見有牐座去海太近難於啟閉者酌量改移底淨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總計所需雖覺浩繁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寔亦無多民間有此舉咸樂趨事願以民力為之但分段督修仍須官董其成且工費繁多若待鳩集財力而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仰懇
聖恩准于公項內先行動支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既紓工可速集奏入報可於是選紳耆賦工役先疏橋港次及河身茭蘆魚蕩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毀者別開月河以導之工始于癸未之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廿二萬有奇公再撫蘇有
旨仍兼管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凡若干丈松江太倉沿海亦有石塘而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之法編竹簍實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于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誡族人居晉江者勿至省即至遣門者謝之曰我為封疆大臣嫌疑當避且俟去此之日再相見今則不敢也及公之薨晉江宗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為不可及維公奮跡嶺海以文學登巍科不及十年而躋九列貳六卿皆
聖明親擢不由薦援
天子察公識度閎遠材任公輔東南重地屢委寄者十有餘年入領尚書遂參大政中閒兩遭顛躓頻
天子仁聖終保全之重建節旄恩禮罔替天不假年未臻中壽然海內士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歎羨謂科目得人之盛也嗚呼休哉公生而穎異少為諸生輒冠其曹偶好吟詠日有程課書法圓勁出入顏平原趙吳興之閒片楮隻字人爭藏弆以為榮在禁林日經進詩文數被獎賞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命賡和
御製詩篇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
特召公至行營給札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諱有恭、字容
可、號滋圃、先世爲晉江望族、父貲政公始徙居粵、今爲番禺縣人。曾祖
某、祖某、父奕仁、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夫人楊氏、某公之女。
子一、士斌、國子監生。女二、附貢生何文通、壬午舉人龍川縣教諭羅永
楠其壻也。公歿後九年、公子士斌卜宅兆於某鄉之原、以某月日葬。先
期屬大昕爲銘。大昕久從公遊、今奉使嶺南、又得會公之葬、奚敢以不
文辭。銘曰、
九曜降精生傑人、驊騮得路鸞鳳騫。讀書百篇筆有神、
大廷對策陳萬言、龍頭首擢侍從班。文章經濟夙抱全、手持玉尺分剖
均、三吳善類推獎勤。
帝曰汝諧撫吾民、百城保障氣若春。水旱拯卹無因循、清波可活涸轍
鱗。築塘捍海土石堅、或編竹絡樁莰薪。震澤底定三江分、原委脈絡細
討論。尾閭勿壅流沄沄、惠流越角兼吳根。出乘八騶擁節幡、入長六曹
參綸綍。平生溫飽志不紛、盤錯歷盡能自完。封川莫、南海倫、瓊山邱、江
門陳、科名事功相後先、惟公兼之在一身。崇岡鬱鬱宰木繁、千秋萬歲
名不湮。

大城縣尉陶君光麐墓表　李光浴

中書陶君際堯奉其先贈君春溪公之狀、謁予而言曰、先府君三十而
從宦、六十而歸休。際堯之生也、府君年六十有四。府君之棄諸孤也、際
堯年二十有一、於府君從宦事蹟不能詳。所覩記者、居里黨宗族閒事、
而又不能窺見旨意規模精神、徒以籍籍人口者綴其大凡耳。今距府
君棄養之日已二十年、際堯僥倖舉京兆、捷南宮、入中書、府君不及見
也。適逢
皇上登極覃恩、制誥追贈、思古人捧檄之喜、彌增摧裂。將礱石墓道、以
紀
恩遇、且志其無窮之悲、願吾子之有以表吾先人也。余既受狀而讀之、
而復於陶君曰、歸熙甫爲贈檢討許君墓表、惓惓于天厚有德、將興其
家、不當其身而特鍾於其子。許君者、文穆公國之考也。文穆始入翰苑、
而屬熙甫爲墓表之文、厥後文穆躋台輔、爲名臣、皆如其言。許君布衣、
特以行誼著稱、非如尊贈君所至有官蹟利澤及於人也。君將恢合緒
光大餘慶、其不爲文穆乎哉。按狀、贈君諱光麐、字拱之、春溪其自號也。
世爲會稽人、著清望。贈君至性肫篤、父華峯公病、嚐指血書疏以禱、刲
肱肉和藥進之、病以霍然。尚氣節、重然諾、讀書不事章句、而制舉業下
筆輒屈其儕偶。游句山太僕之門、稱高足弟子。既屢困場屋、謀祿養、援
例得直隸深澤縣尉、繼以改近安徽宣城、歷尉歙、盱眙、丁內艱、起復補
直隸大城尉。所至有聲績、其在深澤也、滹水溢、壞民田廬、爲疏其壅洩
其漲、築堤捍之、日搰搰泥淖中不恤也。其在歙也、邑有名宦號半升太
守、乃贈君六世從祖、比贈君蒞邑、亦以清惠著民、因並頌之。在大城尤
一意盤剔奸宄、邑無賴子相聚博戲、監生王倬爲之囊橐、悉捕治、坐褫
革者十餘人。生員李某與太監劉某有連、倚勢暴鄉里、發其奸、杖而徙
之。以此不中上司意、遂棄官歸。其強直剛毅如此。家居二十餘年、誘掖
後進、如恐不及。家無中人產、而喜賑恤乏困。里中有忿爭、輒就取正、得
片言無不立解者。伯兄早卒、嚴事孀嫂、撫其子女、迄成立。弟某尉良鄉、
既罷官、迎之同居、晨夕怡怡、有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之風。配袁孺人、繼
配俞孺人、贈君以嘉慶二年丁巳卒、年八十五、俞孺人道光甲申卒、年
七十八、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于會稽小路山左過龍山之原。子四人、
際華、桐城縣尉、際唐、鴻臚寺序班、際堯、其季也、嘉慶丁丑進士、內閣中
書。孫一人、曾孫三人。贈君之所措施未盡其用、即所著見一二、固亦無
媿于古人矣、則天之所以使其保世滋大也、豈偶然哉。謹詳列之、俾揭
諸墓道云。

誥授光祿大夫太常寺卿倪公承寬墓誌銘　邵晉涵

國家亮敷文德、愼簡老成、以詞臣入直
內廷、尤重厥選。錢塘倪公由翰林侍
皇子講讀二十餘年、嘗洊歷容臺、總稽糧儲、迴翔卿寺、然始終以文學
結
主知、其誠慤詳愼之忱、又足以孚其學、倚畀方殷、遒遽以乾隆四十八
年二月庚寅卒於位。孤子時慶將扶柩歸葬、謁余請銘。余交公久、雅知
公、誼無可辭。按狀、公諱承寬、字餘疆、號敬堂、先世從青州遷於杭。曾祖
元陛、錢塘縣學生、祖天駿、隱居有惇德、考國琿、刑科掌印給事中、鳳潁
等處宣諭化導使。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周氏、
暨曾祖妣、祖妣俱贈一品夫人。公少穎異、日記數千言、天性孝友、逮事

王父母能得其歡。雍正十三年，舉於鄉。乾隆七年，考取內閣中書，踰年，給諫公以奉使勞瘁，卒於潁州，公徒跣奔喪，扶柩江還，臨舟不戒於火，燎將及，公搏顙驚號，風輒返，人以爲孝感。服闋，補官，協辦內閣侍讀，十七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不數月，丁周太夫人憂。公少時食貧，給諫公遊四方，太夫人紡績供食，篝燈授讀，輒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教，故公自少識趣開遠，好講求有用之學。迎養京邸，退食即依膝下，陳說今古，時作孩笑以爲娛。侍疾則匝月不解帶，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淚盡，繼以血。其後遇忌日，必哀號，飭家接事，言必稱先人居常守所教無改。余嘗謂公之事親，能以孺慕終其身云。二十二年五月，散館一等。十二月，上書房需人，大學士史文靖公薦公人品醇謹，學問優長，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明年三月，

御試翰林，列高等，陞右中允，旋遷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

特擢內閣學士。明年，授禮部右侍郎。三十三年，

命提督順天學政。三十七年，署經筵講官、禮部會試知貢舉、武會試充正考官。是年冬，調戶部倉場侍郎。公性精敏，善決事，然好持大體，務自韜斂。遇事以身倡率，不辭勞勤，所至斬蠹，職人服其誠。太僕寺司廄牧公句稽故牘，覈每年孳生疲廢諸實數，杜其浮冒。見奉天司牧官，開懷與語，無敢隱。居官七載，牧政以修。其督學順天也，公先嘗隨侍厥考視學湖南，多善政，楚人至今稱之。公乃遵循其成法，躬親校藝，引諸生几案前，娓娓與語，因文而迪以行，終日不倦。諸生莫不奮激，有聞而感泣者。歲科兩試前列及所錄寬生多連取科第，又莫不服公之精鑒。畿南順德、廣平諸府俗多緩葬，公引古人不葬親不服官之禮，令未葬者不與試，申以期，不率教則暫革其衣頂，葬畢復給，俗爲一變。其維持風教舉類此。涖倉場一載，正己以率屬，積弊悉除。公本有經世才，持以縝密，故敭歷胥有成績，而在內廷爲最久，諳法服習，循循有方幅，行止不失尺寸。獨居無惰容。及總督倉場，仍命於漕務之暇入直，如常。直廬在澄懷園之近光樓，樓前方沼，有芰荷、蘆葦、槐柳之勝，退直輒吟咏其間，夜篝燈讀書，仿古帖，每至夜半，周廬環衞之士望見樹陰燈火，率指目爲倪翰林書燈。公歷致通顯，官卿貳矣，稱翰林，從其朔也。未幾，以內監高雲從舉連被逮。先是，公偕同官申侍郎保連名奏事，待命朝房，雲從適趨過，申侍郎問爲誰，公曰高太監雲從，遽還走詣公，公曰：是申倉場會雲從以泄禁中語下獄，詰所往來，公亦以是語連及，吏議重譴，

天子稔知公廉，公無他，命以編修仍直上書房。四十三年，授鴻臚寺卿。又明年，授太常寺卿。公疊荷

恩綸，感奮激厲，益勤於其職，遇事必求無纖毫憾而後即安，神氣大耗。然髮未衰，步履如少壯。今年正月，齋宿中寒，寢疾，沉綿，竟至不起。斯則朝野同爲惋惜者矣。公風度詳整，不立崖岸，當官則不少假借，奏對

每

嘉其誠實，賡和詩文，悉稱

旨。嘗於行圍進騶虞賦，文不加點，詞理精密，同館咸推服。旁通繪事，其書法尤爲人珍重，片紙輒藏弆，不知特公之餘技耳。公有姊適吳氏，姊疾，嚙指血作文禱於神，奔數百里爲求醫藥，病遂愈。後姊歿，攜孤甥華至京師，撫觀成立，廉俸所及，分給宗族，旁推及三黨，皆有恩義，故頌公者遠近無異辭。生於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乙卯，其歿也年七十有二。元配項夫人，早卒，繼配章夫人，附貢生本仁女。章夫人有婦德，早歲以孝稱，治家有法，俾公無內顧憂，慈以逮下，與公相敬若賓，先一年得末疾，公歿一月，強起上食，撫筵一慟而絕。生於雍正八年七月丙戌，卒於乾隆四十八年四月甲子，年五十有四。男子子二，時慶，分發江蘇候補縣丞；新吉，公七十歲所生也。女子子五。孫一，壽齡。孫女一。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某原。銘曰：

公以帶經世胄，潤學懋文，賡颺盛治，爲鳳麟而雅志專屬。輒慕朱文端之爲人，持事以恪，故大綱之悉舉，雖小物而必勤。晚始特達，中更翔次，而始終葆其眞純，傈直清嚴，列卿表率，猶文端之等倫歟。武林幡員，湖水鄰鄰，定論傳後，從此貞珉。

《碑傳集》卷四二

萬君光泰墓誌銘　全祖望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予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遇齋次風于淮上，次風爲予言，循初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予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鋗來，出其彌留所寄東，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撰香者雙非之文，而雙非知我未深，幸爲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予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

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內貫弗、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尙未能。姚江黃棃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汶陽之田可歸也。棃洲弟子牛江南、而得其傳者海甯陳言揚也。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尙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睠睠欲得高材生以受其書、竟無有。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然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晷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晷嘗欲予序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晷卒、欲卽家鈔其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歷、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卽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薌林續修通考、延循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可、獨醉心於循初。其病也、爲步至桑侍郞樹峯邸、商其藥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以扈從南下、見予于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氏、諱光泰、一字柘城、嘉興秀水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於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其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其荼苦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

歿而猶禍、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瞑君。人生如此、天道甯論。

〔又〕萬光泰小傳　兄光謙附

萬光泰字循初、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旋舉鄉闈。後以梁相國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卒於京寓、年三十九。述作甚富、全太史祖望盛推之、爲誌其墓、語見經籍志。光泰與同里錢載、汪孟鋗爲文章性命之交、汪刻其詩集傳於世。兄光謙字敬懷、以進士知陽山縣、撰陽山志、有條理。痛弟之亡也、因公假省母、母歿、遂不出。

《碑傳集》卷一三三

翰林院侍講學士秦公墓誌銘　盧文弨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丁巳、學士秦公以疾終於江寧里第。公乾隆十七年皇太后萬壽恩科、聖上特拔第一人也、而公之終、適當奉皇太后哀詔哭臨之後四日。公自聞國有大卹、卽哀痛傍偟、不寧厥居。文弨與公爲同年生、官階相等、時適爲鍾山書院長、詔至之日、同班行禮、哭盡哀而退、語文弨明日早臨當先至。迨歸而疾作、入夜更劇、次日竟不能至。自審病不可起、卻醫藥、口占四言十六句以示子、採沐浴而逝。嗚呼、豈不異哉。今葬有日、公子觀察君以銘幽之文爲請、乃案狀而書之曰、公諱大士、字魯一、號澗泉。先世有貳守江南之太平者、因家當塗。曾祖諱應瑚、縣學生、娶方夫人、値明季流寇之亂、以節烈死事、詳先封公誌中。祖贈公諱邦璨、亂定後隨父兄來江寧、占籍焉、故今爲江寧人。考封公諱有倫、國學生、生七子、公其亞也。生有穎質、十歲能屬文。少長、兼精篆隸行草之學、求者踵至。有知公貧、以金幣請者、微察其有德色、遽還之。一遊淮揚、鹺使幕中聞前輩箴規語、亟歸竟學。以親年老、顯揚須及時、禱於神、願減算以博一第。迨壯歲、舉於鄉、三試南宮獲儁、遂登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又明年、散館、欽定一等。旋充咸安宮總裁、官學總裁、入直武英殿。以母憂歸。二十二年、服闋、復官、命教習庶吉士。是冬、奉命直上書房、侍皇子講讀。明年、御試詞臣、欽定一等二名、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四年、京察一等、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旋又奉命祭告北岳等處。二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便道歸省封公。明年、復充會試同考官。既竣事、遂請終養歸、承歡者閱五載、而封公歿。服闋、以病乞展假。三十五年、來京師祝皇上萬壽、逾年又祝皇太后萬壽、同朝諸公見公精神未衰、敦勸復起、而公已無復出山

之意矣。公之勸講皇子也、勤而恪、正而和、凡可以啟迪培養者無所不盡。至膺衡校之任、一字句不敢苟、所得皆眞材。其主八闈試也、同事者適嬰疾、公不辭勞瘁、取八千餘卷盡閱之、是科得人爲極盛。他若甘肅提督馬公全、後死王事於西陲者、亦公順天武闈所得士也。少即工詩、邑令袁君枚取其詩以入志。迨入館閣、益得雅頌之體①、賦專以神韻爲工、不專襞積。爲古文則自謂得力老泉云。嘗恭和聖製喜雨詩十韻、進入、蒙天語褒焉。公長子承恩弱冠成進士、相繼入翰林、洊升侍講、出爲江西分巡廣饒九南道。公丁寧訓誡其要務、在勵廉隅、勤職守。嘗一至官下、亟歸家居、怡怡友愛、親授諸從子學業。公素精於論文、決利鈍無不驗。嘗一主常之龍城書院、在饒進芝陽書院、高才生而親講示之、無不得意以去。近年當事有聘主揚之安定書院者、謝勿往也。晚年惟愛呂新吾呻吟語、取其切要者錄之。有求書者、即視其人情性、有可以爲韋弦者書之、其不苟如此。公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覃恩誥授中議大夫、祖父、父咸如階官封贈、祖母陳、母曹俱贈淑人、妻劉封淑人、而承恩亦以庶吉士邀綸錫焉。公享年六十有三。子三人、承恩江西分巡道署理按察使事。承業鄉貢生。承家幼。女三人、長適內閣中書舍人王彝憲、次字汪雲森、次未字。孫男一人繩會。孫女三人、長字孫應魁、次字王鼎襄、次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始之求名、欲爲親榮。卒之告歸、欲與親依。方膺任使、華膴可俟。決計翻然、勇退倖餞。生兮若浮、死兮若休。衆人惜死、攖攖未已。洽命諄諄、旋返其眞。自挽同濟、子姓炎炎、此二端者、似公蓋寡。余來鍾山、得數往還。識公學力、晚益有得。兢兢畏慎、終免緇磷。公不可攀、余去鍾山。勒詞幽扃、公兮永寧。

《碑傳集補》卷八

校記

①體：疑當作「禮」。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二

袁枚　王元啓　褚寅亮　曾受一　賈田祖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擠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効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已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

粤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姚鼐撰《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孫星衍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幼有異稟，年十二，爲縣學生。二十一，在廣西巡撫金鉷署，爲銅鼓賦，援筆立成，不加點竄。鉷愛其才，會開博學宏詞科，舉枚應詔入都。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故事，翰林習國書，勿預漢考校。學院史文靖貽直奇其才，命擬奏疏一通，曰：通達政體，賈生流也。散館以未嫺清字，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沭陽，再調江甯。枚常言：爲守令者皆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傳記相質正，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迹。方山谿澗外兩垠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枚視案山積矣，曰：此左氏所云晉郤之閒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汝了之。乃盡去舊案，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鬪者皆歎賞。有賈人販布，舟觸戰船，溺死一兵，眾兵縛控舟子，兼及客。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撻遣去。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率眾劫之者，枚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諭之，乃士人過糶，非劫也。論以情法，追米還之。已而吳門有過糶毆官之獄，上司歎賞枚得政體。其敏而能斷類此。初，枚爲溧水知縣，其父自廣西來，慮枚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入署。其後士人多以枚斷訟事附會爲小說。迨枚僑居江甯，山無牆垣，數十年盜賊不忍攘其什物者，其得民如此。旋以母疾去官，服闋，發陝西，以知縣用，丁父艱歸，遂牒請養母，卜築於江甯之小倉山，號隨園，散書籍，爲詩古文，如是五十年，終不復仕。當是時，清興且百年矣，海宇乂安，物力充裕，江左當道以其餘力開閣延賓，枚以山人預其游，排日燕樂，或畏其雌黃，爭致金幣。枚又崇飾池館，高高下下，隨山結構，襍以五色雲母窗，絢爛巖谷，畜珍禽奇獸，張燈鐙勳，游人自皇華使者下至淮南賈販，多聞名造謁，請交歡者。相國某柄政，極豪侈，至命工圖繪其園，仿而作第。經略大僚有馳書甘執贄門下者，一時名譽傾動四海。然枚詼諧跌蕩，自行胸懷，未嘗爲勢要牽引。年逾耳順，猶獨游名山，嘗至天台、雁宕、黃山、匡廬、羅浮、桂林、南嶽、瀟湘、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竇，皆窮其勝。舟車所過，攀轅授館，疑古人復生，乃至道釋閨閤之能詩者，皆就質焉。枚長身鶴立，廣顙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鐘。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八十四而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一家怡怡如也。正家之法井井如也。篤于故舊，嘗爲亡友沈凡民司祭埽卅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立其孤。尤喜汲引後進，一時才士多出其門。嘗自稱吾之官不擇日，葬親從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匄貸求索，而餽詒者四方不絕；不講學，而神解超然。又自爲詩云：自歎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非虛語也。昔晉劉惔謂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嵇康稱阮籍傲然忘賢，而賢與度遇，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遊。枚其有焉。枚既山居，年又最高，歷四朝，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諮諏其子孫僚友，各編次爲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足以裨益正史。自言爲詩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合唐音。又言詩人家數甚多，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林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于情韻；悱惻芬芳，非溫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不能。范蔚宗言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故其所爲詩文，天才橫逸，方物尤長駢體之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撰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詩話、尺牘、說部之屬若干卷。以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二。先是，枚自葬其親于所居隨園之西百餘步，又嘗生壙以祔之，旁則瘞葬奴婢工匠及鄰人之無後者累累數十冢，自言吾死不寂寞矣。嘗有術者推枚六十二而得子，七十六而下世。及得子，如術者言。至七十六，以爲當死，擬陶潛作自挽詩。及其年歲除，又作告存詩。其曠達之致如此。二子：曰通，曰遲。通以弟子爲嗣。

舊史氏曰：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于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見，然其成就有足觀焉。吾聞句金之閒號爲福地，世有異人，其身名俱泰，與陶宏景代興者矣。



福建將樂縣知縣王先生元啟墓誌銘　翁方綱

先生諱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先生幼卽有志聖賢之學，不爲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莅訟獄、禁賭博、設十家牌、平糶、倡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溝渠，修橋梁道路，諸實政悉殫心力爲之。邑人以爲抵他令數十年之功。既以誣被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攜幼，饋芻米，劝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先生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敎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源、嵩庵，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鎭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先生爲學，以宋五子爲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爲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史記、漢書、韓非子、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註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句股九章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家訓若干卷。凡嗜學多文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先生博極羣書，勤考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謂眞儒矣。既病革，猶補註周易下經及校勘韓集，易至既濟止，韓集則易簀前一日猶命子尚繩改定順宗實錄記疑條中二字。蓋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世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子男三：天石，早卒；尚玨，附監生、四庫全書謄錄、廣西西林縣知縣；尚繩，增廣生。女一，適貴州銅仁縣沈心醇。孫男二：克生，國子生；克新。孫女一，適甲寅舉人蔣殿。曾孫五，曾孫女五。銘曰：

孰能博綜漢唐而篤執程朱？淵哉若人，不見是圖。學則伯厚、東發，敎則鹿洞、蘇湖，蓋超出乎籍、湜、紹述閒而獨爲韓之徒。

又書王宋賢事　張士元

王宋賢名元啟，浙江嘉興人。以進士知福建將樂縣。乾隆某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去。將樂山縣，民俗浮險，競利而輕生，每歲終民閒强索所負，及田主追贖遠年棄地，往往鬭毆，至死傷成獄。又多好蒲博之戲，率常毀其家。而山深林密，盜賊時時竊發。宋賢視事已迫季冬，先出教風諭，然後於城內外數處各設壯丁二人，每夜巡邏至三更時，必身自步行，檢察遇有小鬬，立加懲責。其盜竊私博，蹤跡驗問，皆獲之。故涖任甫三月，民無一人犯禁者。宋賢聽訟不禁人觀，雖燭下案治，觀者常數百人。及被誣將去，新令已有文符到縣，民有訟事未決者，爭來就決曲直，謂得吾侯明斷，雖受笞辱亦甘之。宋賢憐其意，尅日治之。三月二日，理事達夜，至旦而止，須臾新令至矣。罪小者譴，大者杖，人人輸服而去。先是將樂有平糶之法，歲夏秋閒，米稍貴，卽勸富民糶積粟，以平市賈。久而弊生，其上富次富聽里長條列，任意低昂，而限以糶米期日，米多者居積如故，米少者糶盡反向大戶糴之。又嘗定方隅某方富戶止糶某方，其一方之戶多富者，任分而糶易；戶少富者，任并而糶難，勢必攤及于僅充饘粥之家，賤出貴入，怨聲盈耳。宋賢訪知其弊，盡召諸大戶切諭之，使各戶將有餘米穀互相揭報，不由里長條列；戶有所餘，以糶盡爲度，米少者不强之糶。而四門內外通行糶糴，不限方隅，民從其令，各損賈發糶，其始市米一升二十四錢，尋減至十五錢，上官善之，下其法諸州縣，使皆行之，而惜鄰邑終格不行也。將樂每年斂稅，必俟次年五月畢收。蓋鄉村遼遠，山嶺閒之，入城既不便，而輸納之際，又苦管事吏胥詐索，轉輾沮畏，歲遷延其期。令無如之何，但遣役人催納而已。宋賢不遣一役，惟飭廉幹吏數人，持印信分往各鄉就徵，嚴其遷延滋擾之禁。吏洗手奉法，民便之，踴躍歡輸，帀月而畢。宋賢用法不苛，但持之以信，不肯二三。其區處公私，精力能推行之。民無不感戴，而讎客心害其法，有飛語聞于大府，遂黜去。去之日，民送者數千人，欷歔流涕。及宋賢拘四行省，民負米擔薪，數百里饋遺之。後以事重至其邑，民扶老攜幼迎拜道旁。此亦可以觀宋賢之治矣。宋賢在縣，所舉行之事多可紀，以其爲世吏所能及，故不著，著其大者，以聞後世云。

（碑傳集）卷一〇七

刑部員外郎褚公寅亮墓表　任兆麟

公褚氏，諱寅亮，字搢升，一字鶴侶，系出漢少孫之後，世居河南。至宋高宗時，有官平江令者，其後居吳，遂爲長洲人。五世祖於仁，爲長子知縣，有循聲。祖思，縣學生，治穀梁春秋。父省曾，歲貢生，治毛詩，兩世皆有論著。公生而穎異，六歲，有諸葛武侯論，父見而心奇之。比入塾，手一編，晨夕吟諷，足不出外戶，溽暑冱寒未嘗輟。習舉業，從先大父孝廉府君游，大父門下多積學敦行士，獨深器公，曰：「他日爲經術醇儒者，褚子也。」年二十一，籍郡校，食餼，旋舉優行，肄業紫陽書院，邵孝廉臨夙負人倫鑒

以女妻之。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召試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從總憲梅穀成研求算術，洞悉句股少廣三角八綫之原，充方略館纂修。二十一年，遷刑部主事，西曹事繁，一司奏讞歲以千計，公平心研鞫，無冤濫，旋監督本裕倉，慎出納，剔除吏胥克扣弊，復請增設厫座，以備儲積，尋陞員外郎。三十六年，丁父憂。時公年近六旬，哀毀盡禮，嘗語其子曰：自先人見背，常夢見之，未有過三昔者。居喪日讀儀禮，以鄭注精深，非後儒可及，遂以宗鄭自號焉。服闋，補刑部員外郎。公久在西曹，明於律意，尤戒刻深，每述其父之遺訓曰：苟存一分張湯、杜周之心者，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侍郎杜玉林嘗以疑獄相屬，曰：君才大心細，必能得其情，否則恐成齏粉矣。四十年夏，以病假歸，旋應有司聘，主講常州龍城書院，久之，又以病辭。公雅尚恬退，服官二十餘年，不游貴要之門，屏除聲色之好。公退，門無雜賓，惟偕同志陳說經義，引掖後進，多所成就，不爲標榜聲氣，自名其學。古稱爲君子儒者，公庶幾無愧矣。其致政歸里也，汲汲以著述爲事，所撰儀禮管見十七卷、答問三卷，推闡鄭學，糾正敖繼公集說之謬；春秋公羊傳釋例三十卷，以時月日爲例，分別部居，悉本何邵公說而引伸之。謂三傳註解，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或嘗譏公羊者實違經旨。四書自課錄補遺廿卷，捃摭經傳，續先大父書之未及。至天文推步測算之學，尤有神解，撰句股三角術圖解，嘗偕錢學士大昕讀晉書，至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於斗牛，公曰：七月日在鶉尾之次，去星紀極遠，太白在日前後最遠不過四十五度，何緣進日而在斗牛？閏七月當爲十月之譌。錢深服之。又有訂定朱子年譜一卷、周易一得四卷、周禮公羊異義二卷、穀經一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諸家文集筆記七卷、雜記四卷、文集八卷、四六賦四卷、詩集十六卷，並藏於家。男子三：鳴噦，國子生；鳴皞，邳州學正；鳴喈，國子生。公以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十月，葬吳縣十九都珍珠塢之兆。公於兆麟爲通門先執，解組歸，兆麟常侍公左右，親承訓教，於公道誼學術，梗概頗悉，爰詳次其大者，遣其孤俾爲之墓隧，以詔來者，且以志麟之景行有在也。謹表。

《碑傳集》卷六〇

又褚比部寅亮記　江藩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汩。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意，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溲酒，敖以溲酒爲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嘗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寅亮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扐之數句，六扐當作七扐，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嘗譏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碑傳集》卷六〇



長壽縣知縣曾公受一傳　吳應逵

公諱受一、字正萬、號靜菴、東安人。雍正乙卯拔貢、乾隆戊午鄉試、以第二人冠一經。庚辰揀發四川、初署珙縣。至即創南廣書院、增設膏火、作勸學詩百韻、諸生斷斷向學。每歲農時、巡行郭外、作勸農憫農歌、令兒童歌之。凡賓興、鄉飲酒、讀法諸令典、他邑令所視爲具文者、公必勤敬謹行之。旋調江津、江津號難治、又值歲荒、公聯邑人作救命會、以有餘貸不足。明年秋熟、捐穀千石、勸民立義倉、作訓俗預言、以教愚民。於署前立旌善坊、大書邑忠孝節烈諸士女名氏、民俗丕變、人稱曾夫子而不名。己丑、以署合州事降秩、囊橐蕭然、江津人醵金資之。癸巳開復、補長壽、其治視江津。甲午、乙未、兼攝巴縣。時金川軍興、絡繹、公不累民、不誤公供帳、悉辦。戊戌解組、歸珙、人預奉主入名宦祠。巴人作有四亭、以比鄭子産。而江津人則建坊於城南官道、建祠於通泰門內、曰曾夫子祠。公所嘗涖事、如涪、開、綦江、閬中、廣安諸邑民、過祠者咸瞻拜伏謁。每歲八月廿七日爲公誕辰、紳士耆老咸率其子若孫、具衣冠、陳酒脯、鞠躬頌祝、門外設俳優、陳百戲、爲樂三日乃罷。公少時讀朱子四書、有所得、輒劄記其旁及上方、殆遍。嘗曰、集註主釋經、貴嚴約、而不得盡其詞、故作或問、以暢達其意、並著前人立說之是非。蓋註舉其端、問竟其委、註釋其要、問備其義、註採程門諸家之精粹、而問辨程門諸家之得失。故讀集註者必讀或問、然後詳悉無遺、纖微必晰。又考洙泗以來淵源受授、下迨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臚其序次、曰尊聞錄。漳浦蔡文勤公謂其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眞之防、非一人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又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旁及諸史、著學古錄六卷。朱文正公謂其所志者正、所學者大、遂讀之、見末知本、想見古聖人禮樂刑政之迹之心、是爲有本之學、有用之文。致仕家居、講學授徒、復著易說四卷、四書口口若干卷。卒年七十七。

《碑傳集》卷一〇五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　汪中

君諱田祖、字稻孫。先世北平人、十四世祖愚、以從明成祖靖難功、官高郵指揮司僉事、子孫襲官、因家其地。祖良璧、舉人。父兆鳳、翰林院檢討。君好學、多所涉獵、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凡三千餘篇、發言深摯、哀樂過人。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諸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痼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矜立名節、猛志疾邪、少所容貸。及其所善、窮鄉末學、一節之美、終身咨誦、不可弭忘。與同里李惇、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句 酒酣、君輒鉤析經疑、閒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濫旁出、嘲噱風生、戲而不虐。泊夫述先正之明清、傷末俗之流失、聲情激烈、恆蓋其坐人。故君雖窮老而志不衰。乾隆四十二年、君試於泰州。五月乙亥、一宿而卒。琴瑟方御、弔者在門、逆旅桐棺、親不受含、斯生人之極哀已。君生十三歲而入於州學、既久始食其廩膳。其沒也、年六十有四、葬在神居山某原、祔於先人、禮也。妻陳氏、食貧味道、雅志夙諧、先君即世、今則同穴。子載、銘曰、

於穆賈君、實惟固窮。鑒於前言、以澤爾躬。北風蕭蕭、平地雪尺。
饑人在牀、歌出金石。罵我朱轓、婆娑樂神。獝獝危言、正彼淫昏。
心則亡疚、名以不揚。幽宮永夜、鬱此剛腸。小同蒙稱、西華淪落。
家風遂隕、遺書罕託。善其何勸、天亦難知。我銘樂石、惟亡愧辭。

《碑傳集》卷三九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三

朱仕琇　李世傑　顧光　莊映

朱先生仕琇行狀　魯仕驥

曾祖國漢、祖家端、父霖、康熙壬午武舉、敕贈文林郎。母李氏、敕封太孺人。

先生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先代系出江南當塗縣寶畬、明成祖之世、有子受者以軍籍戍建甯、遂家於縣南二十五里之楊林。傳三世、改民籍、至先生十二世矣。世爲福建建甯縣楊林人也。先生生有異稟、穎悟過人、而記誦之資偏拙、日僅可數十言。顧年十一、援筆爲制義、立就。十五入縣學、爲諸生。時所從舉業師汪諱世麟者、江西南豐名孝廉也、爲人愼默、不妄言語、比當謁選、別去、先生請益焉、則語之曰、子但通習諸經、可以推倒一世豪傑矣。先生驚詫其言、自是凡誦讀經傳之文、涉日輒記、旁及諸子百家書、皆能一一得其條理。先生自幼讀書於所居溪西之別業、曰松谷、其世父曲廬先生督家時所築也。先生世父才好士、曲廬先生既築別業、延師課子弟其中、而大書王文成公客座私祝之語懸於堂。凡四方士之來遊、願假館讀書者、察其誠篤、輒授餐焉、俾子弟得相與講習。南豐有湯君廷竹者、嘗假館寓讀、湯好作古文、先生嘗與之論古文。湯初新而弗與言也、既而側聽議時人所作古文、先生心契之、先生遂以己意求古人之文、上下千百年間、一以昌黎韓子爲師。有所作、湯見之大驚。湯時以己業請正於先生、先生爲評其得失、湯愧服焉。先生生而稟賢父兄之敎、博習於師友、而要其所自得于古人者、有天授、非人力也。先生既博通經傳諸子、力攻古人、而所作制義益奇、人見之多不解者、則共非笑之。先生自信益篤、不爲動。既冠、新建周力堂先生學健、歙縣吳翼堂先生華孫先後督閩學、先生以諸生應歲科試、皆受特知、而翼堂先生禮之尤至、引與講論、輒忘倦焉。先生又嘗代族人作書、求文於甯化雷副憲、副憲得書驚嘆曰、是書猶古沖淡、古大家手筆也、而求文何耶。既而知出自先生、亟向人稱之。於是先生古今文之名遂日著於鄉里閭矣。乾隆九年甲子、先生年三十、以第一人舉福建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歸而其文益閎肆。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見、改庶吉士。先是、先生爲諸生日、曾梓其制義於吳門、其叔兄筠園先生仕玠以辛酉拔貢入太學、攜之行篋。湖北萬御史南泉先生年茂見之、歎曰、此天下至寶也、雖抑遏蔽掩、而光氣自露。他日必以名元入清華之選。而乙丑會試、清江楊勤慤公以大宗伯知貢舉、見先生卷、洒然異之、出闈、謂所知曰、朱某之文、古人之文也。學者讀書著文、以朱某爲法可矣。及是成進士、名益震、公卿前輩莫不折輩行、願與先生交。先生循循然守後輩之禮、一進謁後、未嘗數事還往、或以簡傲疑先生者、先生曰、吾一介書生、甫登第、敢傲哉。顧惟蒙恩選入翰林、俾得優游讀書、以成其才、而篤于徵逐、費日力、糜餼稟、是重負聖天子所以長育人才之至意也。且京華之地、出必假輿馬、費且不貲、吾懼無以砥礪廉隅也。久之、疑者解、而賢士大夫之好讀書者、乃日相從。先生講論不輟矣。居三年、散館、出爲山東夏津縣知縣、日以至誠惻怛撫其民、民爲之謠曰、夏津清、我公能。在任七年、以河決改福甯府敎授、以歸。先生之爲縣也、嘗以歸震川之令長興自況、又嘗亟稱何武爲吏、當時無赫赫名、而去後常繫人思、及其去夏津也、夏津民果日思慕之。久而不置也。既抵敎授任、念母老而己弱、亦多疾、遂假歸侍養。既終母喪、復補福甯敎授、仍以疾辭。而制撫藩臬以下多知先生者、遂禮請主講鼇峯書院。先生再三辭、弗獲。在書院十一年、造就人才甚衆、鄉會試多有得科第以去者。乾隆四十四年、疾甚、乃歸敎於邑之濉州書院。四十五年七月、疾彌篤、歸楊林。乙巳、卒於家。距其生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癸丑、得年六十有六。子三人、文佑、文僎、文洊、皆縣學生。先卒。孫七人。先生爲人渾厚和易、自其居家至於出與世接、於人無智愚賢否、一以眞意待之、未嘗或立異、而人之情僞、未嘗不皎皎然若黑白分也。遇事關開節解、應之若不經意、而條理劃然。初任夏津時、獄具、堂吏以盬易供辭於卷以進、幕賓輒批行。先生覆閱之、加批駁飭堂吏、幕賓怒以爲慢己也、要言辭去。先生婉謝焉、既怒不解。先生笑曰、君果去耶、趣命庖人治具、躬餞之、幕賓遂去、繼而來者聞其風、皆護飭治文書、不敢任己意、終先生之任、胥吏無敢舞弊者。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與人言每以未學自歉、人或有所稱引偶誤、先生輒爲舉其辭正之。自經傳諸史百家至于稗官小說皆然。其爲文章、始學韓子、其後更博采秦漢以來諸家之長、而獨成其體於韓子之後。其敎學者爲文、即舉韓子之所以敎人者、而綜其要以立誠爲本、以文從字順各識職爲旨歸、以中有自



得而能自為為究竟。有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學者讀先生文、而先生之志行亦大略可見矣。仕驥學於先生也久、平日所聞見於先生者甚詳。今先生往矣、追惟緒言、中心耿耿、謹詳著其生平本末敘之如右、更以諗夫天下後世之讀先生之文者。

《碑傳集》卷一二二

又朱梅崖先生墓誌銘 朱筠

建甯梅崖先生以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又九日卒於家庭赴。至福州、其從子文偉等來乞筠銘。九月十又三日、福州書院人士嘗從先生問業者奔走羣議曰、弟子眾也、不克人人自哭諸寢、如禮文、請為位於小西湖之完在堂中、庶別於野哭也。僉曰然、乃設幕即次、眾入、皆哭失聲。其冬十一月朔、又羣來奔走學使者院、僉言曰、梅崖先生主我鼇峯書院講席者殆十年、厥教在諸生之心、儼古大師。諸生於其在也敬以愛、於其去也思、於其歿也極哀。請入神主院中、歲月日薦如生。先生也、使者既允銘矣、亦宜允入主。筠曰、允哉。越日、又羣奔走偏請於巡撫及布政按察諸當事、咸以為允。於是諏日同請入主者福清林青圃先生枝春、仁和沈椒園先生廷芳、侯官張惕庵先生甄陶、與先生而四。嗚呼。雖閩諸生之風厚哉、抑先生之生且死有以入諸生之心、不可得也。先生姓朱氏、諱仕琇、字斐瞻、梅崖先生者、學者所稱也。先生德行醇和以摯、其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要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為文者惟人。夫其橐鑰從入之逕、唐韓、宋歐陽、上薄二漢、放乎周秦、芔然而與六經之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康貫渺瀰、若薰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圜方、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盪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遡者、未之聞焉。筠

嘗遭于京師、邂然懷古、其論此事。先生懇懇執袖謂筠曰、及吾兩人未死、古文詞論當定也。後別去幾二十年、一見於庚寅、再見於今年庚子、先生自訂其文集成、獲可以死不死矣。先生自年十有五入縣學、見知於程先生元章。後受知於周先生學健、吳先生華孫。舉甲子本省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散館、以知縣歷官山東、東人歌之曰、夏津、清治恩能。盜以儒術致之吏也。尋改福甯府學教授、以足疾自辭去。當事重其學、延主福州書院院長、後主其縣書院、皆本其所自得者、用以教學者、歸之寬卒。其生在康熙五十有四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國漢、祖諱家瑞、父諱霈。祖父並獲贈如先生官。配姜、繼配余。男子三、文佑、文傑、文游、並縣學生、先卒。女子二、一適梅洪恩、一適胡甯仁。孫七、開元、盛元、希元、春元、穎元、發元、昌元。銘曰、

成一家言、司馬遷、韓。曰文必自己出、出且成、先生筆。今先生其卒矣、先生之藏吉矣、我心怫矣。噫、無以為質矣。

《碑傳集》卷一二二

兵部尚書諡恭勤李公世傑墓誌銘 管世銘

乾隆五十有九年正月、

予告兵部尚書黔西李公薨於里第。承重孫再沂暨其孤華封具狀赴於京師、且告將以乙卯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黔西州之某鄉、屬銘其隧。既為位以哭、復謹就家狀所載、益以夙昔之親聞於公、擬其樹立之大者而為之誌焉。公姓李氏、諱世傑、字漢三、一字雲巖、先世籍江南之口口。曾祖指揮公諱蔚伯、隨征貴州、戰歿、家留黔西、遂為黔西人。祖諱攀龍、未仕。考諱植、以雍正己酉選拔貢生、起家、官兩淮富安場鹽大使。富安公生四子、伯世偉、叔世任、季世俊、公其仲也。公少而倜儻、讀書略觀大意、不屑屑章句。旁及騎射、拳勇博簺、管絃之事、靡不涉歷。年二十餘、忽感奮、請於富安公、以貲入試、常熟黃泗浦巡檢、則盡棄從前之結習而專刻厲於居官。鄉曲小有爭訟、必為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李廉使永譽時令常熟、引與同堂讞事、邑人頌廉明焉。久之、閩於制府尹文端公、巡撫番禺莊公以卓異薦、遷金匱主簿。莊公委充巡捕官、復謂布政使許公松佶曰、吾觀李主簿氣局遠大、恨階級太卑、無由薦拔。今開江賑例、盍令以貲遷其秩乎。許公亦素重公、因倡同官佽助、遂報捐知州、奏請留江委用。得

旨報可。未幾、補泰州知州。泰州為江北繁劇、冠。公始至、訟牘未結者四百餘案。公將刻期讞竣、幕中客相與譁曰、嘻、是惡能。不浹月將憊、而新案又增積矣。公曰、無為我慮。第令日敘五六案、略節與新事相閒、集訊時富安公與張太夫人皆就養官舍、公定省外、雖戲樂不一顧、晝夜據案視事、盡心以平兩造、必得其情而各使之無所觖。不五月、而案皆報結焉。憲司莫不歎異。在泰五年、繼撫江蘇者為桂林陳文恭公、益稔公治行、以堪勝知府薦、遷鎮江府知府。甲申冬、奉裁汰駐防漢軍之命、京

口額裁三千名。駐防軍不習他業，全家仰給餉，卽日脫兵籍，并其家遣出城，羣情洶洶。公先期捐俸，爲闔郡倡，人給三月糧、木棉衣一襲，以次分撥職役，全活無算。乙酉春，

聖駕南巡，擢公分巡安徽道。巡道故司榷關，在任二年，徵商寬而稅額未嘗短絀。治流丐攜石傷百夫長案，大吏將當以叛律，公力持，誅止首惡一人，餘得論減。丁富安公艱歸，辛卯服闋，補四川鹽驛道，莅任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王師進勦金川叛苗，公奉檄駐章谷，總理南路軍糧。時饋運初開，章程未定，公悉心經畫，昧爽起治軍書，至夜分不寐。從官易班趨事者皆倦，公目光炯炯，必得當而後卽安，故所處分動中窾會。同時總理司道或疊授咎譴，

天子更選重臣督之，惟公獨當一面五年之久，無纖毫貽誤。西路將軍溫福公之失事於木果木也，令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副將軍進兵南路，勢難獨留，暫撤兵以圖後舉。公督餉銀數十萬兩在軍營，皆元寶，募人運還，無應者。公下令曰：與其委之於賊，令聽民自取之。於是隨大軍貿易者數萬人，爭前負挾立盡。公肅隊護其後，而密檄守關官弁，凡持元寶入口者，皆令還官，而人給賞銀五兩，籽竟獲全。後副將軍以大將軍分兵進勦，公仍總理南路。欲試公才，以鑄礮缺炭檄公營辦，公已默識大營前路山木甚盛，自往營度，先令環伐大樹，劄木城，設卡衞，乃擲地爲大窑數十，伐近樹而薪焉，身自留督。將軍急返之，曰：君大員，弗留險地。公以義不辭難，對不旬月，炭足供鑄，而後返命。又嘗還臺計事，途遇賊千餘，據險邀之，公祗從家丁數人，收集臺夫數百，激以忠義，奮短刀白梃擊賊，連斃賊目，擒生口，賊驚遁。將軍益奇公才，上其事，得

旨嘉獎，賜戴孔雀花翎。凱旋敘功，陞授湖北布政使，留辦報銷事。竣，奉

命巡撫廣西，在任八月，以張太夫人憂歸，服將闋，

命署湖南巡撫。一年，調撫河南，在豫二年，佐大學士誠謀英勇公塞河堤，遷四川總督。四川自軍興後，倉庫虧挪殆遍，公潔已率屬，休養而調劑之，兩年之閒，前缺盡復。奉有

硃批諭旨，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厲各省。然他人卽仿爲之，終不能逮也。公精於吏事，歷任封圻，勤苦與在軍營不異，身無姬侍，食不重味，自失恃後，雖令節未嘗設宴會。屬吏有公事，方許謁省垣，一見輒督促回任，令會城司門者報屬案牘逾期，檄以李某親催帖，仍令詳結時呈繳。毫髮奸必先知之，闔屬震悚，莫敢侮法。留獄公馭吏未嘗有怒容，臨事未嘗有難色，然頑悍自馴，糾紛立解。近日長封疆者推尹文端以德方恪敏以才，論者謂公兼有之也。乙巳，爲

皇上御極之五十年，公年屆七旬，赴京與千叟讌宴，賜賚有加，還任。奏撥川米數十萬石，以濟吳越之饑。

手敕褒美。次年，調任兩江總督。公念兩江雖舊時久宦，然地大物博，整飭爲難，則益厲精神，倍於治蜀時。適河湖交漲，沖塌南岸，與安徽巡撫書麟公、河道總督李公奉輪協力籌辦，漫口甫塞，而大將軍忠銳嘉勇公統兵勦臺灣逆匪，過師轉餉，江南並當其衝。公嚴立規條，事辦而民不擾。提督陳杰素倔強，倡議調兵協勦，公急檄止之，曰：小醜跳梁，大兵進勦，如摧枯拉朽，焉用增兵？且沿海居民易動難靜，一聞徵調，或生他變，誰任其咎？仍飛章奏聞。

上是之，而嚴飭陳杰。不一月而臺灣平。先時，公以積勞得語言遲蹇疾，奏請解任，奉

旨在任調理。又公長子漳州府知府華國負俊才，有幹局，以督餉卒於詔安，配高夫人亦未幾下世。公力疾忍哀視事，

天子降詔慰勉，公益感奮，政無鉅細，殫竭心神，而疾彌甚矣。

上意以蜀務稍簡，且公舊莅，復移公臥治之。公至，益修前政，意甚安焉。陝亦民已，而巴勒布夷人侵佔藏衞，公一聞警報，蹶然起，兼程赴打箭爐，籌辦調度井井，眾恃以安。兩足遂受寒濕，不可以步，復請解任。

特命御前侍衞慶成挾醫診視，賜人參一斤，並許緩程進京，旋授兵部尙書。

紫禁城乘坐肩輿，召見則內侍扶掖，而終已不愈。始奉

旨予告，又留京數月，祝賀

八旬萬壽而後行。在籍四年，薨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九。貴州巡撫以聞，

上爲軫惻，予祭葬如儀，賜謚恭勤。公曾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張氏皆誥贈一品夫人。配高氏，誥封一品夫人，恭孝慈惠，與公一心同德。子二：長華國，乾隆辛卯科舉人，官漳州府知府；次華封，乾隆甲午舉人，由候補知州改授員外郎。孫男十人：華岡生，再沂，候選布政使經歷，先公之葬卒；次再濂，再漸，並國學生；再汾，尙幼；華封生再涑，丙午科副榜，分發江蘇候補直隸州判；次再瀛，戊申恩科舉人，己酉會試未中式，恩賞進士，一體殿試，授主事，在禮部儀制

司行走先公卒。次再沛、再潞，並國學生。再汸、再沖，俱幼。曾孫四人，之鈞、之鏞、之銑、之鎬。孫女九人，皆姻四方名族。初公以身未列甲乙科，所至培養士類、振興文教。鎮江寶晉書院、蕪湖中江書院，皆公所鼎新創建。士肄業其中者，飛騰接迹。爲兩子擇師，必延文行兼優之士，禮待資給，入而益加，用是子孫鵲起，旁及姪姓。公入官始學，而摘發鈎距，敏于儒生。閱文移及奏記案牘，凡所指駁及簽商處，必得其要領，老幕宿儒紬服焉。必至好，乃手作書，娓娓數百言，質實之中，洞達盡意。此特公之餘事，然亦見公質性之高、才力之大，積乎彼而通乎此也。系之以銘曰：

醴泉何源兮，芝草何根。水西萬里兮，誕降名臣。奮身簿尉兮，累積階勳。屏坦膏雨兮，矢石風雲。並代疆封兮，孰與爲鄰。壼瘁至老兮，不媿恭勤。人思舊德兮，士念前恩。何時下馬兮，絮酒高墳。

《碑傳集》卷七三

又書李恭勤遺事　洪亮吉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迓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廳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屢頷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鹺使、巡漕、榷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甫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叚敝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即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涖任，不爲置酒則太恕，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蒸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閤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居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嫗爲餺飥，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即見，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令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餺飥。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僕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道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塡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命視學貴州，書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家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頻蹙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啟，他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碑傳集》卷七三

廣州府知府顧光墓表　秦瀛

余官杭州，獲交前廣州守顧涑園先生。先生之齒長余二十有四歲，以鉅人長德，每修敬於余。余報謁，屏車騎入，則先生居委巷中，屋數椽，甚陋，僕從一人，以貧授生徒自給，見者不知其嘗爲太守也，豈所謂處脂不潤者歟？今年冬，余述職至京師，還，聞先生歿，且葬有日矣。其孤以狀乞余表其墓。按狀，先生姓顧氏，諱光，字彥靑，號涑園，以舊居梅東橋，嘗自號河干先生，晚歲又稱梅東老人，世爲浙江仁和人。祖人豪，父濬，並有隱德，贈文林郎、盧龍縣知縣；祖妣邵氏、陳氏，妣詹氏，並贈孺人。先生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三年戊午舉於鄉，十七年壬申揀發直隸，以知縣用，補淸豐縣知縣，調盧龍，遷貴州安順府郎岱同知，擢廣東廣州府知府，以忤大府引疾歸。先生宅心恕，處已廉，講求經濟，務爲有用

之學。其官直隸所領多劇邑。郎岱在萬山中、苗民雜處。廣州又爲粵首郡、案牘塡委。先生所至輒辦治、前後賑饑民、懲奸宄、雪冤獄、雖未竟其施、皆有政蹟可紀。而余所親得之于杭人者、則尤信而有徵焉。蓋先生旣嘗令淸豐、嘉慶三年、先生年老家居久、忽有十數人者闖門入、閽者問之、曰、我淸豐縣民也。公有德于吾邑、今以禮天竺大士至、聞公健在、故來謁。先生扶杖出、其人皆羅拜、出棗、山茗陳於庭、爲先生壽。中有范業甯老人者、曾識先生面、能說四十年前時事。移時辭去、復再拜於門外、觀者塡塞。是時余方在杭、杭人皆藉藉爲余言之。烏虖、吏道之雜也。吏視其官如傳舍、視其民如途人、甚且殘虐之不恤、而百姓於是乎苦。若先生去淸豐四十餘年、而淸豐民感其德不置如是、是先生之治淸豐者可知、卽其所以治他邑他郡者、亦可知矣。先生工舉子業、從游甚衆。今大司農大興朱公少受經、始終敬事焉。又好爲詩古文辭、刻有橘頌堂詩集若干卷、淸眞典雅、皆可傳者。嘉慶三年戊午、重與鹿鳴宴、時先生年八十二矣。又二年卒、時爲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距其生以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得年八十有四。娶屠氏、例贈恭人、先卒。子二、佺齡、修齡、皆諸生。副室張出。女五、屠出者二、嫁娶皆士族。孫女二。墓在某縣某岡之某原。

《碑傳集》卷一〇八

陝西臨潼縣知縣陞商州直隸州知州莊府君映墓誌銘　趙懷玉

故商州知州莊府君沒之三載、孤關和等卜兆協吉、持狀請銘。君與先君先後歸田、稱莫逆、懷玉與關和兄弟少爲文字交、長孫穎曾又予女夫也、世姻之好、其何敢辭。君諱映、字兼訥、晚號學晦。高祖起元、明太僕寺少卿。曾祖應會、刑部右侍郞。祖嵋生、贈文林郞。考紹平、宜城縣知縣、莊於吾郡、雖世通顯、至是已中落。年十二、從師鄉塾、過寒食還舍、母鄒太宜人呵之曰、家貧、方宜努力、何令節之有、而以歸爲。復冒雨去、往返蓋三十里、其厲學如此。稍長、從宜城君入都、肄大興籍、補生員第一。乾隆辛酉、宜城之官、念父遠道獨行、遂不就試、隨侍入楚、讀書之暇、明習吏事。未幾、宜城罣議、旋卒。君先期已奉母歸、賓客僮奴之司筦庫者各散去。君至、按籍交納、後令無以難也。免喪、三試不售。壬申、中順天舉人、以迴避格禮部試、戚友知其才、勸速仕、爲祿養計、且依以費、因入貲爲令。揀發陝西、試汧陽、補醴泉、攝咸甯、調臨潼。其在汧陽、每讞獄、輒疏其始末。巡撫按邊、問訟事業簡、見所判牘、下州縣以爲法。獄未允、必與大吏力爭。嘗因事面折巡撫明德公、公怒甚、終不爲屈。及明德公戍新疆、諸受拔擢者惡縮退、君獨周旋患難、舉貲爲贈。繼撫者陳公宏謀一見契合、題授醴泉。時烏魯木齊用兵、添設中站驛馬、少借給於民、胥吏欲弗遂、則幾所乘騎、民大苦之。君禁借民馬、撥帑金買充、募民之無業者職飼養、使遞羽書、皆樂用命。比撤站、賣馬還帑、猶多羨金。邑有衛丁數百家、授田磽确、且沙水爲患、舊額重積逋、又請上官減其糧額。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校閱無遺憾。其攝咸甯、多積案未結、有兩造死、猶下牒拘訊者。命吏呈牘、則纍纍盈几。檢視旣周、次第剖決、案爲之空。居醴泉五年、輿情悅服。去任、獄無死囚。在臨潼值歲侵、斗麥錢五百、他邑匿災不上、或借採買重斂自肥。君以實報、得緩徵、又捐金爲倡、設粥廠施粲、衣全活頗衆。他邑民至者居以寺觀、未嘗歧視。會巡撫鄂弼公查社倉穀數虧者過半、立限嚴追、時穀價三倍、窮黎束手、自布政以下莫敢申論。君慨然曰、民瀕死亡、忍更鞭笞之邪。歲已偪除、馳至西安、泣陳情狀、請俟穀賤補償、良久、巡撫動容、令以牒請。牒上、署可、得迺行展限、迺擇穀之紅腐者減價糶之。明年麥大稔、以糶價糴價所虧、適如其額。是役也、免千萬人囹圄箠楚、而於倉儲固未絲髮損。仁心仁術、殆兼有焉。明德公再撫陝西、薦堪勝知府、有旨記名候陞。然以母春秋高、決意乞養。及還商州、而君已就道矣。事鄒太宜人生死無違禮、與弟勇成甚友愛。里居旣久、贍窮乏、息紛競、人多賴之。易簀之日、索衣冠趺坐、連呼曰、樂境化、遂瞑。以嘉慶六年九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四。配宜人徐氏、翰林院庶吉士依孫女、候選州同知純昭女、賢孝有家法、勤身約己、而處事各當、爲姻族所師。後君一年卒、年八十二。嘉慶九年十月壬申、合葬於南鄉菱港之原。子六人、關和、國子監生、文和、雲南永北直隸同知、泉和、國子監生、廷綬、國子監生、慶和、同和、縣學生員。女七人、呂肅校、吳錫緒、王育瑜、倪時慶、楊炯、汪和鼎、汪燮、其壻也。孫十八人、孫女十八人、曾孫四人。君棲神家衖垂四十年、伉儷偕老、孫曾滿前、人徒見其極林泉頤養之福、而不知有足以致之者在也。

銘曰、

勞以生、息以死、莊之先、善終始。人而神、豈殊理、樂與化、得其旨。宜子孫、方趾美、宅孔安、永千祀。

《碑傳集》卷一〇八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四

盧文弨 程晉芳 莊存與 葉均 曹錫寶
路學宏 佟圖鞳布 康紹衣 欒廷鈔

敕日講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先生行狀 庚申仲冬

曾祖承芳、明署建平縣知縣。妣葛氏、生妣朱氏。

祖之翰、妣支氏、楊氏。

父存心、皇錢塘歲貢生、應試博學鴻詞科。妣馮氏、張氏。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東里人、餘姚縣籍、盧文弨年七十九

狀。

先生姓盧氏、字紹弓、顏其堂曰抱經、學者稱抱經先生。父徵士公與同里桑主事調元交最善、母馮太宜人故稚敬之。生先生五歲、侍疾、將卒、聞主事來、啟中門再拜曰、以兒子爲託。主事感其誠、遂以女字先生、挈至京師、授以業、由是學益日進。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會試中式、廷對剴切、暢所欲言、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甲戌散館、上命取詩片進閱、曰、你就是盧文弨麼。欽定一等一名、授日講官起居注、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丁丑、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在尚書房行走、侍皇子講讀。出典廣東試、提督湖南學政、以端士習、正體文爲急、拔寒畯入家塾、延師課其成。如丁未進士洛陽令龔鵾鳴其一也。戊子、以條奏學政事、奉旨撤回吏議、左遷。念維母張太宜人春秋高、告終養歸。時先生年五十有四矣。壬辰、兩江總督高公晉奏請鍾山書院講席、先後八年、從遊者若方維甸、孫星衍、董教增爲著。迨先生卒訃至江寧、前及門顧銘、姚大慶等舉主崇祀書院焉。歷主浙江之紫陽、崇文、山西之晉陽、太倉之婁東、常州之龍城、江陰之暨陽諸講席、著錄最稱極盛。任龍城郡、尊李公廷敬延修府志、極根據正史、參考群書、采輯事文數百十篇。屬草藁、曰、史有史料、志亦有志料、吾不能依循舊本草率了事也。病中猶與分纂諸君論不輟。既而李公調他郡、繼者中道不克蕆事、因以所成稿授郡中紳士、遊講席歸。歸而兩浙都轉運阿公林保延主紫陽、侍先生忠且敬。課期必盛服坐講堂、鑰院戶、按名給卷、五日發案、評閱詳悉、如鍾山、晉陽時。乙卯秋、獲雋者八人、龔君麗正丙辰聯捷成進士。會鹺使有失禮、先生復辭去、至江寧訪舊友、感寒疾歸、過常州、卒于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先一日、猶強起與及門丁履恒講儀禮。童時喜鈔書、貧不能多得紙、縮爲巾箱本十餘匧、皆蠅頭小楷。官中書日、始篤志校書、入

直、每携四冊、盡日點勘。十年、諸經史皆徧、作書閱文、點畫不苟、稍有譌闕、必爲訂正、曰、此古人小學之事也。爲學老而不厭、昧爽即起、夜分始寢、終日莊坐讀書、遇疑義、則取別本勘、若有不當、又檢視他書、卷帙叢雜、堆几盈案、而心志益清。嘗合經史子集三十八部、成群書拾補若干卷、正誤辭遺、倣經典釋文例、句釋而字注之。又取董仲舒春秋繁露、賈誼新書校而合刊、名之曰漢兩大儒書、以皆經生、而通達治體、如周末孟軻氏、荀卿子之傳也。又取逸周書、荀子、孟子音義、呂氏春秋、方言、白虎通、韓詩外傳等一一校刊、至今海內之士多知讀周秦兩漢書焉。凡十三經、二十一史、大戴禮記、國語、國策、史記索隱、蔡中郎集等、皆精意細勘、有手訂善本藏於家。晚年更取影宋鈔釋文審定付梓、每卷撰考證附後。益先生以經術導士、於是爲至、而衣被學者之功、亦由是益廣矣。所自著書、有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廣雅注釋二卷、經義考補若干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二卷、文集三十四卷、大半刊行。少事繼母、得其歡心。服官京師、雖貧窶、奉養必竭力謀豐腆。及張太宜人疾亟、先生年已七十有三、尤匝月衣不解帶、居喪盡禮。家忌旅居必奠、謝客終日。自外歸、必設祭于桑主事墓、與人言必稱從父先生。外王父馮公景詩文集燬于火、爲重鏤之。執友江陰趙君曦明注顏氏家訓、爲補刊之。見道純正、不惑于釋老、遇佞佛者必多方戒諭、或作書拯救之、曰、吾不忍其陷于異端、并不許其以釋混儒也。待人無城府、有不可則義形于色、及其改、又善之如初。閒居飽粗糲、衣布褐、戚友困者周之、不能營葬者時以襄事、不能應試者給以卷資。所到閒栽花木、馴鴿鳥以養性焉。配馮氏、繼室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貽、附監生、後先生七月卒。慶謀、國學生、早卒。慶鍾、縣學生。慶錄、國學生。孫一人、能庸。乾隆戊申主講龍城、知鏞堂亟欲見之、以月令雜說請正、曰、子異日學業吾不如也。鏞感其言、執弟子禮。會修郡志、采先高祖學行入儒林傳、而語于里人湯君賓路曰、是子他日亦儒林傳中人。及先生之終、纔二十日耳。教誨諄懇、無從不衰、自受大德、無以發明先生之道是懼。嘗乞錢少詹大昕、段知縣玉裁撰志傳、得段君文、少詹未有作也。先生卒後五年、鏞堂乃次先生歷官行事、治經大略、著書卷數爲之狀、以備史館傳儒林采擇。謹狀。嘉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受業弟子常州府學附生臧鏞堂狀。

臧庸撰《拜經堂文集》卷五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

公姓盧氏、諱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范陽遷越、又自餘姚遷居於杭。曾祖承芳、建平令。祖之翰。父存心、恩貢生、應試宏詞科。公以乾隆戊午中順天鄉試、壬戌授內閣中書、壬申一甲第三人進士、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官、尚書房行走。戊寅、署　日講起居注官、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甲申、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主廣東鄉試。丙戌、會試同考官、視湖南學政。戊子、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旋假歸里。至壬子、猶賦重遊泮宮詩、年七十九而卒。公前後在中書十年、在翰林十有七年、又前後於鍾山、紫陽書院及崇文、龍城、婁東、暨陽、晉陽叠主講席、著錄稱極盛焉。公精於挍讐、於陸氏經典釋文取宋本參校、又別爲攷證附本書後。又於逸周書、孟子音義、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西京雜記、蔡邕獨斷諸書皆彙諸家校本詳勘刊正。又於友朋相質若荀子、呂氏春秋、釋名、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謝宣城集皆手加是正。又於五經正義表、若周易、禮記注疏、若呂氏讀詩記、若魏書、宋史、金史、若新唐書糾謬、若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咸加薈萃、曰羣書拾補、并系以校語。公精研許氏說文、晚復雅意金石文字之學、所著述古文集外、有廣雅注釋、訂正儀禮注疏、史記索隱、而鍾山、龍城札記及其他題跋、件繫攷證之書、不可勝記。即以秀水朱氏經義攷公所補正、手書草藁以寄方綱、出於方綱所補正千餘條之外者、此尚皆未刊行者也。公爲人方嚴誠篤、事親孝、與人忠。其殫竭心力、爲人所難能者、筆不勝書。而方綱於其嗣君之請志墓、專詳於所訂諸書者、校讐經籍之功、近世儒林之所少也。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娶柔氏、繼娶謝氏、楊氏。子男四、慶詒、附監生。武謀、監生。慶鍾、慶錄。女四、孫男一。以嘉慶元年十二月葬於朱芳橋之原。銘曰、

盧氏系出、稽自范陽。大小戴記、解詁始詳。淵矣先生、後先相望。緝之禮注、功續議郎。整齊百家、訓故三倉。包羅羣粹、攟摭衆長。先生精靈、汗竹有光。須友之齋、康成禮堂。學海長瀾、滙注於杭。詒厥後人、湖山澤長。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公諱文弨、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擩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焉。桑二公皆浙中樸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上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歷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上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閒闠闠、無佰若笲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迻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鑄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鋟版行世。又苦鋟版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諟正積非、菑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孳孳歲月、衣被將來、功孰大於此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鋙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鉏鋙、啓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部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

共信者。壬申殿試對策中言直鯁差傜之重、
純皇帝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配桑
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匯公沒、
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
寧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燝。孫男一人、
能肅。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
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飲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
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
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烏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
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
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
不敢辭。銘曰、
先生與余交忿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已情則堅、
先生一去余介然。歸於其宫神理緜、其書可讀其澤延。

段玉裁撰　《經韻樓集》卷八

翰林院編修程君晉芳墓誌銘　翁方綱

昔方望溪爲李剛主志墓、於習齋、崑繩諸人詆訶程朱之非、痛切言之。
虞道園所爲慨然於魯國許公以表章程朱爲己任也。新安程君少以
文名江南。乾隆壬午、始官京師、予與接席賦詩、目爲淹雅者流耳。後十
年、予自粵東歸、始與深交、往復劘切者十有二年。嘗歎其博綜經史、詩
文撰述皆所易幾、而獨其篤守程朱、爲後學所宜矜式也。君束髮時讀
蕺山劉念臺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蕺園自號。其
後綜覽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未始不以程朱爲職志也。著
正學論七篇、反復於體用博約之際。嘗與友人書、謂宋儒講太極河洛、
牽入麻衣希夷之說、又以鄭衛爲淫詩。其它小誤處間亦有之、大者止
如是。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爲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古人一
飲一食、必祭先嗇先農、示不忘本。吾儕被服儒素、亦思其源安在、而敢
自異乎。君治經之功與年俱進、著周易知旨編三十卷、尚書今文釋義
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
二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又所爲詩四
十四卷、文十六卷、桂宧書目二卷。桂宧者、君讀書室名。君家素饒於財、
自少至壯、積書三萬餘卷。中年已後、家落而書亦稍散失矣。君先世系
出周大司馬伯休父、封于程、以國爲氏。西晉末、以官遷新安。君之高祖
自歙遷揚、以鹽筴起家。君早失怙恃、中遭逋負、然家故業商、兄弟三人
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賓客、讌集無虛日。君好學工詩、及見江淮老
宿一時若無錫顧震滄、華半江、宜興儲茗坡、松江沈沃田諸君子、咸與
上下其緒論。然屢躓於場屋、肄業國學、南遊金陵、愛栖霞牛首之勝、憑
眺山川、攷證今古、所至傾其坐人。歲壬午、應
召試、列第一、授內閣中書、乃悉棄產償宿逋、攜家北上。辛卯成進士、授
吏部主事。癸巳歲、
高宗純皇帝允廷臣之請、特開
四庫全書館、妙選淹通碩彥、俾司修纂。君與其列、旋以館閣諸公校覈
訛錯、皆罹薄譴、獨君所手輯、毫髮無疵。書成奏進、
純皇帝素稔君才、仰荷
特達之知、改授編修。
本朝自新城王文簡公以部曹改官翰林、而後詞林掌故、不復多覯、洵
異數也。君遇益隆、學益進、家益貧、然其豪氣眞摯、發於天性、嗜書籍若

飢渴視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猶不減其家全盛時也。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儔偶聚散，娓娓數百言，燃燭拈髭，俯仰今昔，而君亦垂老矣。君故苦末疾，然常有山水之思，欲遊河洛關陝，歸老江甯，卜一廛以畢志。癸卯秋，請假出都，由中州歷太華，抵關中而疾不起。中丞畢公爲經紀其喪，撫其孤南歸，獲安厝于江甯。中丞之篤於友誼，爲士林所共感，而君之夙行信於朋友，即此可知矣。君諱晉芳，初名廷鐄，字魚門。内閣中書，協辦侍讀事，充方略館纂修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事，

特旨改授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誥授奉政大夫，

文淵閣校理，充

四庫全書纂修官，

武英殿分校官。辛丑會試同考官。生於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蕭宜人，繼配汪宜人，有壼德，俱先卒。子二人，一瀚，一溧。銘曰：

昔賢所闕，緒在七閩。君籍新安，力學維醇。疾彼夸博，而背其眞。窮經致用，修辭輔仁。有粹其實，有斐其文。博極萬卷，不忘本根。江水滔滔，鍾山嶙峋。石窆震封，詞林學人。

又翰林院編修程魚門先生墓表　徐書受

先生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其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籍新安，父遷益，治鹽筴于淮。先生獨尚儒術，所交聞人徧海内，而性好施予，爲之持籌握算者竊從而乾沒之，業益中落，則又稱貸益不貲。年四十餘，獻賦

行在，

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開

四庫館，諸大臣薦舉爲纂修官，

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廣顙方頤，下髯修三尺，飄飄然白如銀絲，有神仙之姿。少與學士笥河朱公交篤，長之十年，後乃出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雖昏暮過門，必下車以步，而公則兄事之如故也。公平生執友與及門著錄知名之士常數百人，迨送喪執紼寥寥，惟先生臨穴大慟不已，見者愴然感之。方先生官曹郎時，陽湖程文恭公爲尚書，山左袁公爲侍郎，並風裁清整，長髯亦雅相埒，京師人語之曰吏部三髯。先生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經或幾章，史幾卷，流覽古人詩文幾冊，以小盂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於學無所不貫，而尤長於詩古文。詩著草六巨編，雖甚冗冗不輟，倘汰其十一而存其精英，實一代之正宗，近今名家所莫及。文亦遒簡而有法度。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藏於家。先嗣子瀚後生子溧，翁單溪學士倡爲六十四歲生子詩，韻限長年二字，一時凡交先生者莫不和焉。越歲，以積逋避而之陝，遘病卒於中丞畢公之幕中，春秋六十有七。予弱冠入都門，先生引爲忘年友。見其和平愷悌，愛士若渴，朝聞一善，晡以告人，誠心敬欲相師，而先生終愔愔以友道自處。嗚呼，笥河、魚門兩先生官不爲達，而汲引善類，敦尚氣節，名重當時，有古賢風範。蓋自先生騎箕，而八百孤寒之望，皆若有漠然無所禱之戚也。錢塘袁君子才既爲先生銘墓，書受故復摭其逸事而表之。

（《碑傳集》卷五〇）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瘞于金陵之小倉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居新安，治鹽于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述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遨、負覺濕卷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天子南巡，君獻賦，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天子嘉之，拔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天子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闈，得士若干。君耽于學，見長几潤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于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負債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逋者呼噪隨之。君已衰老，乘牽棧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氣甚惡，不能無憂，遂病，在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暱，求乞假，先致書托覓屋。余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士將向君處，某將與君遊，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略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南，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惘惘，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于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于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秘本、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于京師，慮所以歸其櫬、恤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肩方頤，鬚飄飄然，左右挑，吟論意得，瀏步搖獄，袍襴風生。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訐。遇文學人，㦎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已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于詩、古文，醇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瀚，後生子深。女一人。瞻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桂。賻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于虞廷，鳳之文也。泰誓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傑其身，客死

于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六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姪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酷、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僞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逌然思、邈然歎、慨然而痛謀。方是時、 國家累葉富厚、 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 主上万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

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言尤痌瘝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千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洊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遣以二品冠，受之。及途，從者以告曰，冠頂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 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爲少留，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讙對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粤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齎洌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稱其詞肯綮，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龔自珍《定盦文集》卷上

禮部侍郎莊公小傳　臧庸

公姓莊氏，名存與，字方耕，江蘇武進人。乾隆乙丑榜眼，官禮部左侍郎。五歲就塾讀書，目數行下。年十二，京師地震，屋傾壓重檐下，掘土五六尺許始得，耳目閉塞，良久方出。聲力探經史、性理、百家，從舅氏錢公某講肄，平生學業始基此。戊午下第歸，研究算學，忘寢食，因得眩暈疾。戊辰散館，列二等，仍留教習。奉諭旨云：閉戶讀書，留心經學。一時稱爲儒臣異數。出典浙江試、兩典湖北試，督學順天、河南。壬申會試同考官。辛卯副總裁。甲辰知貢舉。壬辰教習庶吉士。查察槍手、傳遞、頂冒諸弊極嚴密，所按次第肅淸，覘觀者望風斂戢，士心益勵。奉旨淸釐順天士籍，有寄託者改歸原籍，逾限除名。奏請暫停南北歲科，據本生自首姓名，一咨禮部，一行文各布政司，轉行各州縣親族里鄰切結，由司轉覆到後，始准咨回本省學政。奉旨准行。訓士子告語諄懇，必以敦本業、崇實行爲勗。在上書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無閒。皇子時親講說，愛敬日深。任禮部，講求會典、舊章，遇祭祀、朝會、宴享諸大事，敬謹襄贊，勿懈。數十年如一日。治家嚴而有法，不苟言笑，於世俗聲華玩好之感，澹然無所嗜。性淸介，嚴取予，謹然諾。飲食、衣服刻苦自持。奉差使所過，食用必自治，幷戒僕從不動館人，故所莅下車輿頌翕然。教子孫持家範，勿令稍染時趨。接物中正平易，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家居宇舍精潔，器物整齊，書籍時親檢點，勿使稍有參錯。幼稟庭訓，習朱子小學、近思錄，長益沈潛經義，誦詩讀書，惟以知人論世爲準，故所造洪博深邃，莫測其涯涘。若天文、輿地、河渠、水利、律呂、算數之學，莫不覃思殫究，口吟手披，率至夜分始就寢。謂學以養其良心、

發其神智，須旁廣而中深，始能囊括羣言，發其精蘊。又云：讀書之法，指之必有其處，持之必有其故，力爭乎毫釐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嘗自署齋聯云：玩經文，存大體，理義悅心；若己問，作耳聞，聖賢在坐。其平生得力語也。所著有八卦觀象篇、彖象論、彖傳論、繫辭傳論、序卦傳論、卦氣解、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律譜、六樂解、九律解、聲應生變解、成律合聲論、審一定和解、天位人聲地律論、合樂解、定黃鐘之聲及其徑論、律書解、琴律解、瑟譜論、算法約言等書，藏於家。易主朱子本，詩宗小序、毛傳，尚書則兼治古今文，春秋宗公穀義例，三禮宋鄭注而參酌諸家。病中猶時時背誦經書不置。乾隆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歲。子三人：逢原，乙酉舉人，山陽縣學訓導；逢敏，壬辰翰林，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逢辰，戊戌進士，甲辰召試授內閣中書，先卒。孫六人。

贊曰：庸堂少從公之從子葆琛進士問學，嘗一見公，自慚識陋，未敢有所質也。後讀公尚書既見，歎其精通浩博，深於大義，章句小儒末由問津矣。近者孫伯淵觀察撰輯經學淵源錄，屬庸堂徵宋事狀，因從公子孫乘誌銘、家傳等，匆匆得其家行，述於是，撮其學行大畧，著小傳，以俟觀察裁錄焉。公之學行，近世蓋僅見，安得盡讀公之遺書為快乎。

（碑傳集補）卷三

邳州州判葉君均墓誌銘　劉台拱

君諱均，字階平，姓葉氏，故宋觀文殿學士夢得之後，世居吳縣洞庭東山。高祖士美，始占籍上元。曾祖文元，祖承菁，皆不仕。父向皋，候選州吏目，贈奉政大夫、嘉興府同知。母沈氏，贈宜人。君少為工部掾，考滿議敘以從九品籤發江南河工，試用補寶應縣主簿。寶應瀕運河，沿隄八十里，置閘與涵洞二十餘所，丞、主簿實分領之。閘洞之水下注溝渠，分溉田畝。四五月之閒，尤食其利，而是時漕引方急，吏務蓄水以濟運，民常苦旱。至於淫雨為災，溝渠滿衍，田中之水壅遏不得宣洩，勢非急開洞不能救，而吏以水盛宜固隄防，閉水四注，民田為壑。惟君相時緩急調濟有方，公私交利，民咸便之。乾隆三十一年夏大水，君以閉閘為通判所劾，河督急召君問狀，君曰：

皇上軫念民依，於高郵三壩立檣以志，

諭曰：水不至檣三尺，勿開壩。蓋言大漲則放水以固隄，小漲則遏水以顧田廬。今水至檣尚不及三尺，隄雖險，人力可護，奈何不顧百姓。河督雅重君，又嘉其言直，置不問。以親老乞終養。尋丁外艱，服闋，補原官。四十七年大舉，又以啟閉為監司所劾，亦賴河督知君，卒無事。調桃源縣主簿，遷清河縣丞，又遷邳州州判。致仕，以子世倬官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海防同知。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於清江浦，享年七十有六。娶范氏，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司郎中諱文聯女，有閒德，誥封宜人，先君四年卒，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五：世經，丁酉科舉人，綏甯縣知縣；世倬，甲午科舉人，德安府清軍同知；世綸、世俊、世佐，皆國子監生，世佐先卒。女一，適戊申

恩科舉人宮秉鑑。孫男十：德晉、德升、德蔡、德恆、德謙、德萃、德豐、德履、德鼎。孫女五。曾孫男一：清甯。嘉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世經等葬君含山縣治南六十里羊山之麓，以宜人祔。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一言之託，終身不負，茲不具論，論其大者。銘曰：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道則既伸，身亦不詘。積善有報，在其子孫，我民之思，志於墓門。

（碑傳集）卷一一三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紀昀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春，御史劍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誌墓之文，必求石君朱中丞為之，蓋石君先生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墳



陳慤以其孤江書來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子泣曰、我何以
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遽銘吾友也。慤屢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
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固以請。珪曰、我今可以報吾
友矣。公諱錫寶、字鴻書、又字劍亭、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
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初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
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名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北闈鄉試。
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
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既取大魁、人望屬公。傅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
忠勇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
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遘瘍疾、委蘅將十年。手鈔經史、古
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意。丙戌散館、
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
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鬮毆命案墨吏
議、來京、以部員用、在
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籤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
千叟宴、
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
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竊知其事者漏言於和、乃星夜毀其跡。於是奉
旨留京王大臣勘查、偕安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
是時、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
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頌言公賢、皆曰曹公禍
且不測。然
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鐫三級、奉
旨改為革職留任。蓋
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
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
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正月十九日
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八年、
今上親政六日、而和珅下獄、正月十八日賜死。
今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
特下明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
時當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
殊為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
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
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吞聲心折
呼
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真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為輕
重耶。憶珪初識公於丁卯八月、公提學山右、珪為晉藩、相聚者三年。中
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為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予銘。予
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性孝、為姑刲臂。生女一、嫁
海寧陳慤。繼趙、生女一、嫁青浦肇嘉。側室郭、生子江、三品廕生。江卜以
嘉慶四年己未冬某月某日、祔葬趙淑人於吳縣七子山清涼塢、背丁
面癸。公及淑人之墓所銘曰、
鄧林蘂霄、萬族穴巢。有孤鳳凰、翀飛哀號。燎原一炊、獸走鳥焦。嗟鳳逝
兮、
帝命下招。公今在天、扶雲一笑。噫我後死、仰闔絕叫。
聖人旌直、豈為一人。闡幽彰癉、忠正氣伸。榮哀誅鉞、惟
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碑傳集）卷五六

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學宏墓表　趙懷玉

嘉慶七年秋、懷玉權守兗州、同歲生荆溪路君應彝自京師致書云、應
彝不孝、奉先子諱、即日南下、將謀窆穸事。一生言行不忍湮沒、謹函狀
乞表其墓。按狀、君諱學宏、字宏劭、為荆溪世族。曾祖迪明、諸生、好任俠。
崇禎末、衛鄉里有功。祖培、終身不應科目、人高其志。父衡、康熙乙未進
士、官福建順昌知縣。君在母七月而生、幼孤、有至性。民母湯、生母徐、皆
憐愛之。六歲、讀孟子書、能說義利二字大義。及長、為邑生員、以客授為
業。束脩所入、皆贍貧乏。乾隆乙酉、為選拔貢生。辛卯、中本省舉人。時年
已五十餘矣、仍下第。諸公卿爭致門下、俱不就。遊晉楚間、歷主講席、以
讀書明理為務、力挽近今士習。人知講習為重。有某生不順乎親、君令
長跪受教、卒以孝聞。其仕於陝也、歷試山陽、麟遊諸縣事。山陽居萬山
中、界連楚豫、獄訟繁滋、素號難治。每讞牘、必求其平。有趙成殺死一家
非死罪六人、諉其事於子。其子痛哭自承、成揚揚自得。君覺之、曰、殺人
者趙成也。天下豈有子陷極刑、父反有喜色乎。特非一人所能辦耳。有
孫四貌兇悍、證其子尤力。乃引成與孫四詰之、遂服罪。逆回田五叛盧

武、攻剽郡縣。嶙遊與盧武接壤、警報日數至。民以承平久、不習兵事、東手無所計。君慨然曰、爾曹毋恐、當以死衛吾民耳。周行山谷、設卡站、治軍械、募敢死士千餘人、分布要害、躬自巡徼、晝夜不息、體素豐、不便騎、從者以輿進、輒卻之。賊竟不敢逼、城賴以全。嘗有武弁拘得回民數人、以爲賊偵諜。先生曰、其色慘、其詞直、此良民也。遽釋去、既而訪之、果鄉人之避難者。初官宜川、稅賦纍纍、限十日剖釋無留獄。公餘振興學校、子弟得其造就者不少。宜川故有橫渠張子祠、久頹圮、捐貲鼎新之、朔望率諸生行禮、爲講正蒙、二銘諸篇、圜聽者以千計。有兄早世、事寡嫂唯謹、與兩弟友愛、其析產讓而受惡。工文章、博通篆隸、尤精畫理、山水宗元四家、寫生類陳道復、爲世所重。年既老、移疾歸、卒年八十有二。配孺人徐氏、先卒。子五人、應求、附貢生、應祁、增貢生、應彝、庚子舉人、應升、應恩、國子監生。應求、應彝出爲兄弟後。孫十二人、曾孫四人。士大夫讀書未遇時、往往慷慨自許、一旦出身加民、而言行多不相契、甚有背而馳者。若君之訥於口而遇事有爲、非所謂明體達用、可以矯世厲俗者歟。謹撮其大者、俾揭於墓。

《碑傳集》卷一〇八

翰林院侍講學士佟先生圖裕布墓誌銘　朱珪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湄告于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恒、然其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爲文揭于石。珪不可辭。先生姓佟氏、諱圖裕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甯夏駐防協領。母隋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嚮用矣、遽引疾乞休。上旋命爲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橋、于宅之南闢地數畝、藝穀灌蔬、曰漫圃。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魚臺、隱士山、面流、築土屋數間、曰野圃。暇則挈杖、獨步往來于是。閒有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請益、冀還其眞。于釋道兩家言無所不參究、曉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以似續爲念、既而屏嗜欲、與妻恭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種樹環壙、築菴于其左、曰我將終于是。俾道士守、我藏、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上開千叟宴、于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事圖薩布偕與焉。拜賜御製詩、如意、鳩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扈駕木蘭、八月朔、及朏再踵謁、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既望、請家人曰、吾欲暫舍于郊。既出、曰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于昆弟。其妻來問疾、趣之歸、曰無擾我。命築茅屋于菴後、既成、遷焉、趺坐竟日夜不寐。二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無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纊焉。諸人遂候于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良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定力庶幾涅槃者、生于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于乾隆乙巳年八月晦、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廉靜淡泊、殆於猥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孔取不爲、孟思已廣、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爲昭明、惺惺不昧。嗚呼先生、爾已反其眞、而我猶喑聾兮、噫。

《碑傳集》卷四八

故三原縣司訓康公紹衣墓誌銘　康濬

綏齋、康公諱紹衣、字闇言、世居郃陽城內北街。前明萬歷己未進士、歷任戶部雲南司事諱姬鼎、其曾祖也。祖諱體謙、康熙庚戌進士、有來青闇制藝行世。父諱啟麐、監生、例銓州同知、不果就。公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乾隆五十九年、以歲貢生授三原縣訓導、六年俸滿、予告旋里。越一年卒、則嘉慶六年二月初七日也、壽八十有四。公之少也、產業無幾、雖因仍舊家門戶、而先世留貽久已蕩廢不存、兼又早失所怙、與母甯氏煢煢相依、有弟二人、無甚生計、可營度日、益不勝拮据。沈潛好讀書、寒暑罔懈、無師資、刻苦自勵。有從叔某課子于家、頗有學、公每伺其講論、去而竊聽、隱之弗敢使知。遇先達、輒虛心求教、必窮極其說而後已。中年遊長安、武功孫酉峯檢討主關中書院講席、諄諄稱許、謂其學業深邃、直邁時賢而上、撫憲陳榕門先生亦嘗瑜格嘉獎之、於是譽聲鵲起、無遠近人、若士皆知有康某者、但舉其行第、不待稱名也。顧遇合不偶、小試屢列高等、拔前茅、而困于棘圍、累薦弗售、蓋公之讀書、義理必期信心、凡所講深微測隱、不屑屑人云亦云。爲文章以天崇大家爲宗、巉刻峻峭、恥蹈時蹊、故往往抱知希之感、而要亦終不改易其紘轍、正如陳臨川所謂專車沈香、雖不見售、斷不敢析而爲薪以非其價者也。其司訓三原也、甫莅任、謁文廟、見兩廡賢儒主有奉功令當去而仍留、當入而未補、或舊有業已損失、現在仍復錯亂者、心頗不



慨，卽搜得闕里文獻通考及雍正年間從祀賢儒姓名印冊，一一釐定，補缺遺者四十三，黜濫存者十，出無考者五，證姓名錯訛者六，規模頓覺整飭。學憲知之，嘉許再三，卽諭通省儒學皆依此留心以更正之。有某生者，因公事與差役忤，至于搆難，差役唆諸本官，官拘生，將懲治。公毅然不以爲可，力與之爭，事乃解。士林無弗欣悅。其他敎誨殷勤，俾遊其宇者如坐春風，則尤不可悉述云。生平抗直自任，是非所係，不少假借。不知者咸疑其不可近，其實與之言學問、論事理，則津津亹亹，無甚崖岸不平之處。此余自少相與晉接，迄今數十年，一一得之親見者，非有誣也。配魏氏，生于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二歲，于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卒。今存者，繼配楊氏也。子重光，公仲弟諱照乘子，爲公嗣。方今遵例入國學，事甫就而公卒矣，痛哉。銘曰：

學充而富，官薄而清。何窮何達，隨遇能貞。以延世澤，以積家聲。在爾子孫，承繼尚當藉其餘榮。

《碑傳集》卷一一二

書欒郎中廷鈔事

王焯

君諱廷鈔，字待卿，膠人也。乾隆庚午，以第一人舉於鄉，逾歲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積擢郎中。凡二十餘年，官不出其部，資循而無躐級。爲方爲員外郎，相國某公至其部，日將夕，使視諸司，闃無人，獨君在，手一編脩如也。相國異之，召而問之，曰：郎無事乎。無友戚乎。胡寂坐此。對曰：公事不屬郎，郎無事矣。友戚有之，閒相詣，亦無事。坐此以待公事耳。相國歎息去。後郎中缺員，相國閱籍得公名，曰：是坐署觀書者耶。遂以君名上。京官俸薄，通識之士多營得差遣以求贏羨。部侍郎某公，君座師也，憐君貧，使視漕通州，授以意，但正色言米不佳，千金可立致。且使僕佐之。君至漕所，當事者呈米，君默然。僕目視君，君不應，竟空手歸。僕告侍郎。侍郎責君，君不能對。良久乃曰：顧其米誠佳，安得謂之不佳耶。左右皆粲然笑，侍郎亦笑，已而歎曰：子誠廉士，吾不能復爲子謀矣。某歲例推某府知府，未赴任而卒於京邸。同鄉之官於京者醵錢以歸其喪。君門人王夏蜀子與余友，爲言君事，而使余紀之。

《碑傳集》卷六〇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五

姜國霖　張符驤　沈祖惠

姜先生國霖言行記　閻循觀

姜雲一先生名國霖，濰縣孫家莊人。家貧，父遊京師疾病，先生往省，至則已卒。無錢市棺，以敝衣一稱裹其尸，身負之還。族黨哀之，爲醵貲以葬。是行也，往返二千里，攜錢三百，常乞食於道，見者泣下。母性戇多怒，怒則致疾，先生百計解之。一日怒甚，先生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强母掌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先生時年五十云。師事昌樂周生士宏。士宏有高致，嘗與先生至莒，樂其山川，而家焉。死葬其地，先生築室於側。年饑，率二日一得食。居常衣冠甚肅，言語甚謹，誠於祭祀，遇人必忠敬。予嘗過其書廬，見題座右云：此心不可有呼吸之放。予問先生嘗讀何書，曰只論語，終身味之不盡。嘗自述生平爲學得力，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念，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先生於予爲妻族諸子，予稱之必曰先生云。

《碑傳集》卷一二九

張符驤傳　沈默

張符驤，字良御，號海房，泰州海安鎮人。壬子副車世爵子也。世爵爲州名儒生。符驤賦姿穎異，十歲即能爲驚人語，長而博極羣書。年二十，補郡博士弟子員，論學篤信程朱，文筆法震川。聖祖南巡，獻竹西曲、京江，張文正公第其詩一等。年五十，貢入成均。甲午，舉京兆。辛丑，成進士，改庶常，在館三年。以祖宗邱墓爲念，遂乞休歸里。林居四載，編輯宗譜，獎勵後輩，游其門者登眾。少時焚券宦遊，後貧約如故，不私謁當事，然勤濬河道，懇修范堤，有益鄉里之事，嘗力言之。黄山閔賓連卒廣陵，符驤葬之蜀岡，爲其子續娶，以延宗祀。表章節烈，必使其人有傳。生平於是非二字不肯含糊，力闢姚江之説，與其師友辨析不遺餘力。後鄉會及廷對諸策，皆指陳精覈。其究心理學如此。所著有依歸集十卷，已行世，餘集尚多，貧未能全刻。

《碑傳集補》卷八

沈屺望傳

沈祖惠，字屺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明工部侍郎節甫來孫。父在裁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浹月而母李卒，育于外王父母，仍爲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年十九，爲嘉興縣學生，尋食餼。雍正己酉拔貢，乾隆壬申春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歸班，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充己卯同考官。卒年六十八。祖惠殫精帖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三十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鋭意詞章，爲西征賦，兩年乃成。其序曰：函夏都會十有七，而秦地半天下。漢唐建鼎，全盛文學，充於有位，誇宅京之藻麗，競人神之環富，揚光飛文，鏗鏘百代矣。折以夏周，文字至簡

要而雍州所轄，山則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終南、惇物、三危、合黎、熊耳、岷、嶓、岍、岐、荊，而鎭吳嶽；水則漆沮、灃、汭、涇、渭、河、洛、江、漢、黑弱，而澤藪弦蒲。所謂包地絡陰陽挈神州綱領，宜其被六合成帝畿。天下有變，長驅荊豫；天下無事，鞭策戎羌。秦幷六國，制東面之權也。周逐玁狁，漢擊匈奴，隋唐致呼韓、突厥，後病吐蕃、回紇，憂在三邊也。㠯余所見，距待天山、瀚海，卽階、文、臨、鞏、楡關之閒，雜虜出入，好人而怒獸，蜂屯蟻聚，至不可爬梳，則欲毛舉大概，㠯揚搉漢京，鋪陳邊塞，情繁理富，靡所置喙。僕東鄙人也，所見不過婁、淞、苕、霅，煙蓑雨笠，時相往還。嘗一驅馳涿鹿，仰睇神京，歸裝敦迫，金臺燕市之旁，謌詠僅矣。頃隨使節，周歷全秦，（時交河王侍郎閣生師學塞汴、進助閣零。晉）兩年㠯來，東盡商洛，南達漢中，北抵上郡，西薄燉煌，縱橫萬有餘里。所至得考其圖籍、山經地志、神書怪牒，起邃皇幽昧，逮歷代將相侯王人物，網羅印證，頗廣見聞。顧鋪敘則事涉於鈔胥，剖析亦技窮於隸首。惟是東西郡邑交會之往來，跋山踰河，鞍馬行理之委頓，與所歷邊方險塞，碁置星羅，蠻女羌童，形詭音別，及夫艸木萎落，風雲變態，春秋兩易，牽於情思實多。昔張左十年作賦，屛人事而廑得之，故遊覽聧聞，洪纖畢舉。僕才謝雕蟲，構思促急，畧仿潘岳西征，竊傚詩人誌行役之義，非所親覩，不以摭羅，其陳蹟鬱湮，而滄桑冢䨓，感今古之茫茫，爲臨風而凭弔也。其辭曰：粵維癸丑孟春正月初吉，營室纏辰，太簇中律，土脈始和，寒風餘栗，乍椒槃㠯頌花，促斑衣之離膝。師命有秩，浩焉西征，將鶉井鬼之分野，控雍梁㠯帶縈。起東海而略虞淵，薄蜀庸而窮朔漠，暘昧幽明，所歷孔博。際聖淸之一統，橫宇宙㠯覽廓。丹陽水會，句曲行彭，橋聯姊妹，城枕鳳皇。環鍾山之矗矗，開白門之堂堂。尋莫愁之冶麗，入建康㠯高驤。明祖作都，樹國再世，乃輟而弗康，然猶肅留守者三百禩，薦孝陵者十五王。與燕都而對峙，拱宇內之金湯。淩中流兮發櫂，汎大江兮揚舲。雲日沃盥，天水空靑。參差山郭，隱約津亭。迺躋危城，登峭閣，（登江城樓。）銀濤指鐵甕㠯瀉，奔朵石望江陵而咋嶧。艦鷁齊飛，檣烏遠掠。竦森嚮驄，短轅言邁。東莒（通東高城）淩厲中原，漸莽蒼而異色，濟蕭颯之墟郵，輕陰犍犢，落日雞豚，則有豐山淸媚，滁水潺湲。夕陽好鳥兮賓客闌，小閣幽梅兮風流暎。（醉翁亭有老梅、相傳爲歐陽文忠手植。）猛將鈐甲於東門，守祧具禮於天慶。（天慶觀、宋[illegible]祠。）淸流嶄巀，首扼雄關。（關在山頂、三面壁削、宋祖破李景兵於關下。）一夫當險，萬夫莫扳。福殿前之點檢，此吒嗜而拔山。繁纓藻飾，袍袖朱殷。渡珠龍、（[illegible]）摯磨盤。（山）層岡疊嶂，劖削巉屼，已跨鳳而路闢，倘環滁㠯勢攢。相先民於殷夏，赫高皇之龍翔。朱旗起淮右，羣雄殄八方。致治齊乎唐宋，發迹竝乎高光。何燕王之靖難，志剝喪乎元良。彼末葉之黨錮，職詒謀之不臧。南都淫樂，終始興亡。積皇覺之古寺，追豐沛於疇曩。（明祖受命、目皇覺寺爲龍興寺。）淮水湯湯，隰原膴膴。凴軾西蒙，（蒙城縣）結絧城父。（城父集、春秋時、楚太子建所居。）桐亳交衢，吳楚錯語。弭鹿邑，（縣）入中州，黃輿豁其膴䣕，八極回乎寸眸。（自陳至許四[illegible]坦平、[illegible]多。）（[illegible]）太皞始居此地，閼父封於有周。秣馬乎魏都，稅駕乎許濠。武安雄烈，義動奸操。古橋逶迤，遺像飄蕭。絢藻廡壁，飛舞旌旄。（許州）（[illegible]）壯歷新鄭，觀郟鄏，遠帶嵩邙，近回瀍穀，跨伊洛㠯迎暘，前滑洧而宅卜。旣溥旣長，連蜷結束。無平不頗，突兀軒矗。（宜陽[illegible]。）西川原阸於虢鄶，緜戾通乎韓趙。絕岸嶔崎而剝蝕，隆山敦崒而緜杳。析城太行，縈靑未了。朝發軔於永寧，（縣）夕余駕

乎羅池。（縣）偉其關之進缶，不東惡之偏嗤。頸血欲灑，白刃靡爵。威夷峻阪，崢嶸古檻。聾轂緜接，人馬饑疲。礠鍾（地名）卽次，曲骰是轃。近高天以穴處，升屋翼而鉏芸。如螽斜其羽，似蟻潘其軍。（磁鍾）（[illegible]）循曲阿以鬱磬，紛轇轕其偪窄。袞軫壘經而授戈，僬氾鏖兵而流赤。陟陝郛，（陝州）當塞阸周召所分，東西是劃，指懷義（地名）之荒屯，慨曲沃之兆逆，禍衍椒聊，君如碁奕，知天道之好還，開三晉以分磔。靈寶（縣）之墟，桃林之驛，國繫亡虞，城顏通號。（[illegible]）貪賂而賣厥鄰，不臘而戚已迫。嫉欲昌乎武胙，疆大敵以戎索。閿鄉（縣）重險，函谷阻深，天路璧創，地道鑿陰。封一丸之泥，斷六國之襟。踦躡低仰以赴軌，龍從岩砦以噤音。倦追路之長驅，終白日以無見。元鼎故關，宏農古縣。（漢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戾園則湖地壓存，（今闕鄉）鱣堂則高陵已變。（楊震書堂有遺址。）俄焉粉堞聳霄，戍樓迎睨。（[illegible]）峯偃蹇以支撐，濤喧豗其奔箭。（[illegible]）響然中斷，乾旋坤轉。壯百二之宏圖，闢潼關之四扇。其關也，建瓴韓魏，括囊齊魯，提舉兩戒，鎖鑰三輔。十二連城，禁溝門戶。（[illegible]）自哥舒慟哭，紕練生虜，羽騎填塹，橫尸膏土。黃巢襲以偏師，闖逆登於再鼓。（[illegible]）失險由然，明鑒具古。載遵廣路，始蹈秦郊。考實杖疏，艸木漸苞。沃野千里，都會四交。爾其華陰紛翠，鉅嶽舒蓮，抗仙掌以高擱，（[illegible]）眇玉女之孤窯。（[illegible]）刱成四面，直上五千。其帝少皞，其祀金天。伊姚崇望，僖祀禮虔，遵飾崇麗，流蘇華旂，青龍蚴蟉，舞鳳嫖娟。纏屬輦道，宛委楯軒，斧扆設簴，業縣鯨鐘，鼉鼓軒劄，殷闕穹碑，漢代蚪樹，周年。（[illegible]）

（[illegible]）雨師警蹕，風伯施鞭，揚蜺旌而曳雲旗，駕玉虯而驂紫軿。（[illegible]）飽廢興於終古，悼山河之幾遷。疇瓜剖而豆裂，疇虎趠而豕僨。當鎬池驗山鬼之璧，正蓬萊斷徐市之船，傷夫貴賤一丘，賢愚同燉，神醫之幽冢長昏，清河之英風久逝。（[illegible]）古廟紀公，（紀信）忠高裂眥，爽長樂之酬勛，無帶礪以錫誓。若夫騰謝瓊鋪，雕荒艸薙，挹白雲之羅霏，面翠岑而起第。（[illegible]）闌錡鑾儀，笙歌女侍，當垣井之摧頹，倚池塘之綺麗，緗緗汾陽，流連百世，彼樊重與王根，誰顧瞻而雪涕。更有希夷橋畔，（[illegible]）子美谿西，（[illegible]）斜陽芳樹，春風馬蹤，亭墩修敕，金碧招提。距華而南，遵渭之涘，澧涇來同，漆沮爰止，眇覩天奧，嘘縮八水。爾其麥隴鋪茶，東皋雊雉，鄭白（二渠）交流，山川通美。望雨決春，渠成雲破，朦相濯華，玉激揚沸，霧湫。（[illegible]）拂霜吐旭，去毒吞肬。（[illegible]）樂動朝元之閣，（[illegible]）花明羯鼓之樓。荊原貨幣，（[illegible]）流泉積丘，邃聳清宇，豈貂璫袞，亦西都之近縣，分五陵之貫游，弔喪國之遺社，觀九原於咸陽。（[illegible]）昔鑿碧獸，風愴白楊，於珠襦及玉匣，任樵蘇與牧羊。悲侯王而將相，竟螻蟻之同藏。青燐衰艸，深春野棠，撫松楸之壘蔚，獨蒼嬰世德之縣長。（[illegible]）經降王之軹道，心懷古以恍惚。秦兵銷以六王，楚火縣以三月，未冷焚書之坑，已災阿房之闕，鶯嶺明珠，芳塵亦歇。爾其驪山左峙，終南右闢，（[illegible]）道新平，（縣）逢馬嵬。（驛）當夫霓裳舞散，鼙鼓聲催，延秋夜出，親犯塵灰，奮六軍之咆勃，迫傾城以自裁，含白傅之長恨，竭西崑之豔才。若乃孟堅良史，伏波宏傑，雄盲風而自豪，霸笳鼓以

中熱。墟墓過而哀生，素心仰而神結。（莊園寨在武功縣西三十里、馬援寨存扶風縣西十里。）覽彼朝陽，高岡岐野。（岐山縣西十里有鳳鳴岡。）瞻太白以入雲、（在郿縣。）觀遺亭於作者。（鳳翔府城東北有東坡喜雨亭。）涕泗拾遺，流離戎馬，戀行在以奔回、眄園陵之埽灑。邈然開元，誰歟傾厦，騷屑北征，憂傷變雅。溯咸鳳兮荒臺、（城外有鳳女臺遺址。）問橐泉兮故瓦，兆後嗣之坑儒，殉三良於地下。弔遺臺而果然，淚潛潛其盈把。（秦公墓、三良冢在今試院後。）溯奉天（今乾州。）於建中、（唐德宗年號。）危鑾輿之逼寇，奸隸孽臣，亂本誰究，雖奮太尉之忠，已辱天王之狩。不顧衆以矢言，知國是之益謬。（古輪坊、陰宣公軍所。）詔梁山（州城西北五里。）磅礴，勢薄蒼穹，建石城以文錦，黯離宮於祖龍。（始皇築城其上。）飛閣神行，莫我能蹤。（[illegible]）爾其金鳧女主，銀鴈唐宗。（乾陵在縣。）述聖德之照耀、（上有述聖、武后御製碑、）象紫極之巍崇。不朱脣而日角，革大命而熾豐。爾迺自投杼（今同官縣。）以斜分，徑彭衙（今白水縣。）以遠膀，穿茅葩則喧喧其陰，造幽險則濛濛欲雨。崇岡歛峴，翠壁環彎。劒厓人絕，急湍流瀉。鷄哭泉（[illegible]）下，而盤夫垂涕，上金鎖（關名、[illegible]）而壯士摧顏，踹跡半天而目眩，思鄉一夜而頭頒。橋山大觀，（中部縣城外二里、黃帝陵在焉。）精靈會聚，繼皇之三首，帝之五。惟子姓之繩繩，歷姚姒子姬，更姓改物而同祖，劚解竹以龢聲，擒蚩尤而賫斧，衣裳既垂，陰陽攸序，攀龍馭於鼎湖、（陵前有碑、對黃帝葬衣冠處。）希闐風於漢武，（漢武帝前仙臺。）桂館飛廉，金莖玄圃。攢立叢駢，合抱千樹，芝房蠶菌，揚其梢，玉膏流根成其琥。（[illegible]）半死半生，熊僵兕怒。若夫絕壑深以走蹇，纖徑趄而逶迤。心戒別營，目禁旁矢，各魚貫而牽衽，聊銜足以安趾。倏輕身而突過，暫寬心以發喜。時轟轟兮地之底，叉班班兮雲之際。突觸石以輪摧，如涉川而尾曳。（由中部達洛川、路尤幽險。）亦復奔濤界

漲，暴水膩湖，浮川靡楫，佩胥奚瓠，鳩淵客以濡首，昇方几而成桴。馳波跳沫，亂點輕鳧。（[illegible]）摩圭山，眺上郡。（今延安府。）豕包山右而爲鄰，中隔黃流以相聞。（[illegible]）則有屍毘之巖、（在府城外。）清涼之岡，洞天福地，露井銀牀，窮諸天之殊相，各尊殿而寶裝。（[illegible]）竦朱峯以冠日，颯巖突以迎霜，極修路之眄睞，紛懷古而慨慷。自從五季，淩遲餘氛，未盪經藝，皇之埽除，終武功之不暢。吳越來同，燕雲淪喪，契丹策馬，南馳西夏，拔營東向，金繒竭於路夷，財賦糜於括餉，烏延兵氣，林樹彌漲。徒勞韓范於戎行，久辱大臣於虎帳，感東山與采薇，賦相思而（[illegible]）惻愴。（[illegible]）復有九龍韓母，載育蘄王。（[illegible]）戲槊年少、臥虎奮嘯，（[illegible]）乃冠中興之各將，終西湖以放浪，當秦吳之異域，悲故國之滄桑。（[illegible]）若夫扶蘇大冢、蒙恬古壘、（[illegible]）亙白虹之隱見，吐忠孝之光精。（[illegible]）圁水之湍沙飄忽、（[illegible]）雕陰（[illegible]）之戍馬嘶鳴。（[illegible]）照天邊寒月之骨，動山東思婦之情。過豺狼之故穴、（[illegible]）痛勝國之虺蛇。銀川（[illegible]）奮臂，赤縣弛維，如朽索之馭馬，竟分崩而爽師。（[illegible]）履榆塞，跨雄關，控弦鐵騎，積粟精糓。（[illegible]）聾賣輸貨，充肆溢逵。昔有名臣，是度是咨。畫沙聚米，式固藩籬，則有太虛閣外、（在府城中衙。）凱鼓樓頭、（[illegible]）沙因鸞而自響，塞不風而已秋。望邊堠之隱隱，橫地脈之悠悠。原夫河流灝瀚，滌蕩戎華，徑橫城而

出塞絕大漠，㠯入葭。錯落郡縣，控制犬牙。[illegible] 自昔策衛奮中，直跨河朔。東勝有城，受降是築。登陴一望，平沙極目。我失險而撤籓，彼渡河而南牧。鏡得失之所由，攬前事如發覆。[illegible] 返坡陀之鄜時，遵巖谷之圻堮。廢剎荒殘，貞觀勁墨。蚪髯動戶，膩毛髮森褒鄂。柏林山下[illegible]太宗[illegible] 若其澗流淺瀨，石被寒葩，日月會於龍桃，役車息其勞，講野戶除山㠯發燒，村農落架㠯斷瓜，祀舉迎貓，節近於貉，洵慶壤早寒，而民俗可樂。[illegible] 尋古部 武今 長 之盛巷陟幽國 州今 汾 之嶬嶬冰梨。冬執萎葉霜丹，飛帛灑雪，細眼流涓，推皇過之徑度，極瑣細㠯琥觀，煙霄拱極，昭陵九嵕。山名，在[illegible]十里。貼晉雅踞，而交趾龍媒，刻琢㠯方瞳。六駿[illegible] 逯煙佐命，兆域陪從。[illegible] 闕五雲於松柏，想文皇之劍弓。京兆 今西安府 脂車，青門 長安東門 鑿鐵金墉，顯敞重關，闕邃列隧，分衢循方，按位諠譁，則咣聒宇宙，罽塵則埃𡒄天地。故帝京絢駱，篇西都美班，思凝碧太液，昆明曲江，建章清籞，神明璧璫，鏤鉅麗於金石，經簾幀㠯琳琅。他如杜韋之曲，鄭韓之莊，響百丈之喬木，表千年之故邦。況復由來天府，自古帝闉，銅駝金狄，氣象鬱蒼，壯柱下之遺文，觀石刻於歷代。[illegible] 上掩岣嶁，旁羅嶧岱，共梯險而縋深，乃森列乎璧水雕宮之內。[illegible] 其諸實刻

媥璣貞珉，瓌麗管迦，寺㠯凋殘。[illegible] 詎游藝之精英，來造物之止。修灞橋而捆載，[illegible] 民妬害。玉㮶仙井，悟眞曲㠯棲，㠯玄都之神，餐㠯青精之屑。輞峪瓓流，雙厓堞薛。[illegible] 乍掩映㠯盧無，錯天光之明滅。谿然開朗，芳草紛縟。[illegible] 險，雞犬蕃滋，桑麻修絜，漁樵耕牧，生理饒溢，何歷日㠯知年，驗榮枯之更迭。[illegible] 飛雲 山 鹿苑、寺 右丞故廬，歙湖孟城之勝，木蘭文杏之株，蜿蟠門拱，蚪沒荒除，忽猿啼而虎嘯，亦眇眇其愁余。若夫人上七盤，[illegible] 馬疲百曲，放眼秦川，塵界自隔，瀆渭注疊，不盈一掬，翔陽逸騣於其阿，積嶝紛凝於其巔，搏壁立之翠屏，潮灢蛾㠯黛綠，珠瀑冰涼，琮琤絲竹，藍橋 在山下 神境，雲英嫁時，倚瓊崖㠯微睇，託碧波㠯通辭，則有洞留丹竈，[illegible] 草長雲芝，膏分玄液，葉挺華滋，靈谿一灑，琥瀹心脾，發鸞鶴之清歎，陋塵寰之喧卑。秦嶺屠顛，㠯黎庵阼。[illegible] 階闕磨飀，庭羅狐兎，木魅山鬼，昏見晨赴，候風雨㠯嘯嗥，亂雲山之韶濩。爾其蕭蕭寒木，下葉空枝，落落長松，千霄蔽嶺，潛蚪咽聲，幽巖谿境，隼起猿啼，風日清聲，悄空谷㠯無人，列茅簷之獨冷。朱實垂垂，因澗辭梗，果核富餘，權霜柿繁紅杏。[illegible] 燕碥 [illegible] 壁蹬麻澗 [illegible] 淳深。[illegible] 拔地壓嚴，入天蔚藍，則有當年綺皓，不屑華簪，恥漢之罵，避秦之虐，入龍樓而婉娩，終鴻翼之高翥，餐紫芝兮體綠，落松子於手談。[illegible] 爾其金鳳 山 丹流、丹水 龍峯 山 蛾壁 峯 穴藏三品之金、[illegible] 猷飛五色之翟，綠熊玄豹，焚林乃逸，攷茲土茫茫、

綵邃皇古，歷倉頡蟲書，（陽虛山石刻二十八字，相傳爲倉頡字。）高辛玄亂，（[illegible]）巖關通赤帝之軍，（[illegible]）六百墮嬴秦之銜，（[illegible]）分界江河，長流不竭。（[illegible]）東溪太白之居，南塘處士之室，（[illegible]）靡不結猿鹿爲羣，鋼煙霞成疾。迺有熊耳（山）縮尖，雞冠（山）戢翽，質嶢（[illegible]）凝素，商洛滅陘，（[illegible]）踐眉冰於滑石，振短策而竛竮，吟肩聳矚，奇賞通靈，侶羣仙之驂鶴，張玉笏於天庭。瘦馬長嘶，藍關倚擁，百折（[illegible]）蟠坳，亂石（[illegible]）臃腫，攖危磴與飛粱，縋懸厓而身攖。極夫彤雲殺氣，積日不開，銀花亂撒，玉屑霏來，我馬瘏而瞀策，我僕痡以詆唉，紅衫青笠，木末山隈。爾其斂淨清華，滌波滄瀛，阜葭菼與川禽獸，巃嵸及鵂鶹。實惟上林，漢家故苑。（[illegible]）當夫離宮別館，羅乎丹淵，翠葉紫莖，揭乎碧巘，拖橈旝飛，玉幰格貔貅，控大宛，闕厩絕臚，投刃觸圍，發豝殪兕，利獸蹶踠，受禽較獲，樂以忘返，吞雲夢不蔕芥，類孟諸若蜓蝘。至於香山詩姿，祇牘殘碑，（[illegible]）樗里秦墳，尤傷荒劫。（[illegible]）旰乎疇之廣衍，居少華（山）之岌業，惟周室之咸林，母弟封而開業。（[illegible]）爰有行宮，（[illegible]）陰陽所洽，迹戒崇侈，禰從卑狹。我皇祖西幸乎華，封實作師而秣給，則有集寶相里，（[illegible]）鄭縣古亭。（[illegible]）今仙娥駕降，（[illegible]）王子丹成，（[illegible]）纖鱗持於龍戶，（[illegible]）紺塔瘞其鳳腥，（[illegible]）晉將斬蛟於赤水，（[illegible]）秦官豐祀於殽阬，（[illegible]）莊留王宿，（[illegible]）城告武平。（[illegible]）爾乃渡渭濱洛，斥鹵揚沙。（[illegible]）水流沃以漬壤，弊含凍而豈芽。種繁汗血，地稱渥洼，王有虎臣，攻駒簡花，分驊角北，顧影驕訏，權奇緣纆，則天閑騏驥，連錢夾鏡，則邊鄙騮騂，硠磕聳突，堆阜谽谺。嘆乘黃之一去，空犇逸夫麋麖，土峽磊崎，長城廢址，（[illegible]）距虎穴而我虞，喪七百其焉恃。（[illegible]）武靈胡服以闚邊，早睥睨而揮指，隳亡秦之築怨，亦作俑其有始。（[illegible]）若夫臨晉（[illegible]）晨渡，罌缶夜鏹，（[illegible]）周文造舟而自洽，（[illegible]）武皇東狩以橫汾，（[illegible]）長春柳暗，（[illegible]）白樓句芬，（[illegible]）石室鍾西河之澤，（[illegible]）龍門雄司馬之文。維昔二儀踐厝，元烝昆侖，山河磔裂，巘邋未安，帝乃命巨靈持鼇之極，執紘之端，蹠掌屭贔，天地以官，猶復沈淤塞閼，未批導夫髀髖，鯀九載而弗績，禹隨山以鑿刊，遂乃轟雷飛霹，屑雨奔湍，直下九幽，破激空貝闕寒。（[illegible]）積冰夜合而平陸，春雷微動以波瀾。（[illegible]）爾乃尋漢南之樂國，出古道之陳倉，（[illegible]）五原（[illegible]）隊仗璠璵玉璜，石鼓岐陽之狩，鳴雞霸氣之張，登門（[illegible]）天險，離雍割粱，棧雲紛白，練雞岫澔，羊腸橫嘗，隴漢旁距，氐羌陰陰，淫霧冥冥，業棧象虹霓之回帶，鳴春江之流澌，經九折以蹤滅，繞千峯而意迷，中原盡邸閣，一線通蜀坑。（[illegible]）鳳嶺（[illegible]）茫嵽，稠嶔結構，徑駮騃兮無鉤援，絕磴路兮如縣溜，雷車雲隱，馬寸人豆，過廢丘，發南星，（[illegible]）翠蹊深窈，碧礀清冷，鐘巃嵸嵸，布濩娉婷，柴關（[illegible]）直上，猛石蹲踞，水隔深林而怒

號、徑穿怪木，目危度。賸清猿於遠梢，嘹子規而迷處。雨趁留壩、（[illegible]名。[illegible]）湍急烏欃。（江[illegible]名，在[illegible]下。）虎頭磔豎，（[illegible]石[illegible]江，虎狀[illegible]）爪鐵牙銅。臨崖飲礪，人出沒乎其中。馬峯崴嵬，（[illegible]三峰。）（十四、[illegible]）纔路龍鍾，若鼓若鼎，非羆非熊。大鵬天半兮垂翅翼、桂江春水兮露鷗鏞，佝僂侘傺，倔彊碚礧，挹鷺瀑，披翠茸，縋幽壑，摩高穹。礀石衝齧而險怪，如䥶之大小錯列而聲琴。伊昔漢王南下，淮陰北馳，寒谿夜漲，相國輕追。幸樊橋之未立，嗟炎劉其已危。（[illegible]）（[illegible]）碥號閻王，（[illegible]名）勢威擊電，揭巨斧目層層削高峯於面面，鬱開闢之杭儺，蹴龍象目搏戰。劈石湫開，烘犀靈見，大篳蟠蛟螭，神功經鍛鍊，茲險忌其猶然，疊嶂畑其未鏟。（[illegible]）（[illegible]石）鷄關碚磏，鳥道彌烘。（[illegible]）聳冠礙日，張翮拂風。吁嗟蜀道，芒昧蠶叢，捫參井目脅息，闖閶闔而躋隮，絕頂開豁，褒斜逶窮。積日聾瞶，始覩太空。（[illegible]）爾其周原衍沃，禾黍油芃，引鄭褒之大堰，跨秦蜀之帖巄。當夫秦鹿共逐，楚猴最雄，都彭城目分裂，王諸將如沙蟲。隘準見偪，燒棧莫通，奮三秦之一戰，卽殽函而是宮。險古褒，（[illegible]）入南鄭。（[illegible]）士馬精嫺，財力雄盛，赤符故垣，久不一姓，想鴻門之舞劍，危刀俎之待命，雖鬱鬱其居此，正養銳目蓄勁，㮣落王氣，蒼茫將壇，（[illegible]）蹲獅猊於魏闕，（[illegible]）（大石[illegible]在西門。）同鐵馬而不汗。（[illegible]）爾乃芳郊繡錯，漢水波瀾，雕峯始卸，舊棧徐飛，（[illegible]江中[illegible]下。）正惠風而春禊，近上巳目澄暉。煌煌屆屆，紅燦碧漪，鬧頸綺翼，汀洲振衣，結佩思要乎游女，淩波微步乎宓妃，踹躁容與，焉知是非。若夫亂石江心，飣飣錯置，過灧驚灘、穿峽成字。（[illegible]入江[illegible]峽。二十）平流則瀦，鬭洛滃滃，當疊則湍湃突蠢。俄頃靜觀，風波頓異。瑗珠入險，渭門是夾，峽下黃金，奔瀧愕眙。（[illegible]）委鯨浪目鏃揭，騎仄壁目牽縋。倏焉飛棗中摧，輕篙遠刺，齊鉤弩目發機，盼浮波而騰駛。爾其長林挂壁，目拂舟。怪樹橫江而接翠，彌夏暐與冬倩，富名材而如積。取麋鹿而何嫌，泾芻蕘目不忌。遠壁青深，近峯紫至。敍艫側楫，不帆而駛。（[illegible]江，下[illegible]千十二[illegible]）興安之州，舊穴城狐，（[illegible]）殺戮盡雞狗，餘生牛嬰孤，休養百載，元氣始蘇。臨楚天之雄秀，（[illegible]）下漢川之舳艫，刀劍佩於牛犢，兵弩雜於舂鉏。軍民錯列，目靖萑蒲，引襄樊之利，則黃白通於夏口，販川蜀之粟，則粳稻溢於東吳。敵江流目鵝鸛，森軍容於火荼。（[illegible]）川。觀既鋪，岳趣在陸，沿漢江目上下，徑岡巒之重複。時則細艸成茵，青藤結屋，舒葉解苞，含英飛馥，羅生陵阜，不辨何族，峭深林，緜邃谷，發萬綠目參雲，露天光之蹉踢。右壁左江，出其腰腹，經馬嶺之高塘，劈長空目橫幅。（[illegible]在山[illegible]石[illegible]）乍弦直目伶仃，竟紆徐而往復，孤根走璞，崖千章翳綺，旭悉棗山城，茅檐五六。可耕將百畝，引泉蓺半菽，游鯈鰤於寸波，亦涵淹而界育。（泉石[illegible]）（[illegible]）則有奇巖超越、望極天罘，關曰饒風，嶺摩絕頂，（[illegible]）根黃柑之遺，敵同攜飲，目暇整仰，攻俛瞰，六移晷景。（[illegible]）南指滇黔之道，北瞻子午之頸，七日長安，厥路猶迥。其口則仙棧天造，雲氣金銀，其中則危棗通崖，風雷窈冥，恐山靈之我訶，聊目送而心騁。（[illegible]）（[illegible]）若夫晨皦夕秀，吐葩含房，薜荔蕙若，薇蕪㮚葨，靈藥

盧跗所料、異艸神農是嘗。迤村罨藹、路入金洋。（[illegible]）雨肥翠麥、蛙閣方塘。祈蠶則嫛婗壤墹、（[illegible]）占穀則量測沙倉。（[illegible]）猶有望雲待月、霜鎝露香亭。開菡萏、谷滿篔簹。容刺史之搖灑、妙玉局之琳琅。（蘇軾有洋州三十詠。）我瞻城固、（縣）踧踧周行。饒富甲漢南之郡、豪侈駐游客之繮。渡黑龍、（江）而黃沙、（驛）經孤雲（山）與兩角。（山）女郎山木、風颯颯以展旗。（[illegible]）丙穴嘉魚、沫喁喁而受稍。（[illegible]）奕奕定軍、（山）其道有倬。（[illegible]）檜柏祠堂、雨風榱桷。石琴絃指、元音古邈。彈梁甫之吟、鐫章武之朔。（[illegible]）上萃嵂佳城、豐碑古柱。鬱鬱冬青、哀哀杜宇。嘔血而事猶辛、籌筆而豪欲廢。英雄灑淚於山隅、遺民私祭於沔滸。（[illegible]）八陣雄奇、神明摧扅。水急壯波濤、月黑聞軍鼓。（[illegible]）峽出金牛、山聯嶓冢。（漢水所出）洞峪嶻嵲以巇嶮、瀑泉歕薄而漢涌。樸崖涉深、躋險齊總。横嶺馬剌而石高、逢迎羣綵而雲灑。闕路無先、自我鑿空。（[illegible]）嶺介樊道與暗峨、江走嘉陵而巴蜀。（[illegible]）牽修纜以蜿蜒、逆奔流以淫霪。天迥雲昏、征牽戒夙。陰翳谿開、林樾淨浴。長條蓊鬱於孤峯、豐梢幽藹於磵陝。列嶂眉齊、危礀竦獨。綠水郭與山家、各鉤連以鴛簇。照爛華爛、呈幽發伏。白馬之關、陰平之道。（[illegible]）鐔河冥漲、（[illegible]）狂瀾欲倒。登韋墹以高眺、上五郎（[illegible]）而幽討。石壁鼓以飲河、峽角騰而刺昊。畜綠盼路以熹微、起伏秋豪而旋繞。危輿髮繫、犇躍石撬。逡太石、（山）瞰犀牛。（江）縣車束馬、窮險覿幽。前趾受以後頂、目力周於四游。連山破碎、纂組雲浮。斷厓杵臼、曲徑鉤軥。山精颯沓、銛利戈矛。距冰壑以弱棧、界危道以勁流。坂坻錯繆、谿谷紛糾。變化寒暑、乖隔華夏。原夫鼓邦用武、奮餘戰血。典午則鄧艾師潛、（[illegible]）建炎則吳璘力竭。（[illegible]）壘殘荒艸之煙、橋載古車之轍。其貢花木、（[illegible]）厥產紫泥。（[illegible]）散關霄隮、（[illegible]）玉壘雲齊、（[illegible]）入爾其羌挐殊種、息喙亂穴、海圖拆波濤、奮繡移曲折。（[illegible]）文身被髮以自鉗、鑿齒雕題而相悅。僻野階文山、乘樏揭秦擊、南界乃安我輻。（[illegible]）汧渭來巖、岫縮則有郝山遺堵。（[illegible]）悲風銜恨於衒亭、敗鐵故壘滅覓於驍隲。（[illegible]）馬護鹽官、（[illegible]）涌井、天產是煎。（[illegible]）沾溉六縣、（[illegible]）衣食百廛。彼孳貨其有幾、已煙雲之相連。天水故郡、（今秦州）嬴氏開先、嘗述據以騰躍、苻姚尋以戈鋋。爾其鐵堂古峽、（[illegible]）雲下良田。（[illegible]）雷峯酒熟、（[illegible]）寶（[illegible]）松花果鮮。（[illegible]）玉鐘匪琢、（[illegible]）佛何幺。（[illegible]）當夫開兩大肇三綱、龍圖授羲、綵石煉皇。（[illegible]）苞苻早洩於成紀、乃光被乎虞唐。地臨下辨、烽接邊牆。馬思戰鬬、士盡慨慷。猿臂將軍、鬱青霞之意氣。（[illegible]）蛾眉少婦、晦高臺之流黃。（[illegible]）若乃指隴山兮大小、坂望吳嶽兮十七峯。（[illegible]）川落魚龍而動彩、（[illegible]）月經晦朔以恆融、（[illegible]）藉行人以魂動、聽流水之聲淙。載脂爾轄、言瞻我旟。山寒麥短、微風扇廬。伏羌（縣）洵美、其樂只且。圃草繁乎林藪、穀土滿於新畬。凭高類瞰、負郭對閭。何室家維僖、應牧人多魚。

若夫蔡琰無家、舊廬宛在。（[illegible]）入胡既穹帳衾寒、歸漢亦烏雲鬟改。傷青冢之長霾、此九死其猶未悔。窮岷嶓於上邽、（[illegible]）

[illegible]

親朱圉（山）之華蓋。（[illegible]）丹青赭堊、燦若編貝。目清渭之始流、甫濫觴而未汰。（[illegible]）爾其接汧隴界、甗洮。雪山壓頂、江源洩尻。印水經與括地、細繭絲而牛毛。（[illegible]）之牢落首陽之峻、（[illegible]）岩嶬鳥鼠之高。（[illegible]）乃有崆峒（山）弭節、西傾（山）入望。熙河則王韶發難、枹罕（今河州）則充國屯糧、翁仲巨人所彈壓、（[illegible]）暴秦蒙氏所披猖也。（[illegible]）地通佛藏、俗事胡僧。三觀九寺、充奉祗林。（[illegible]）髫兒戲馬、番女鬻鐙。接霜垣之舊署、多勝國之越吟。（[illegible]）亦復拊髀壯猛、夏響哀沈。嘖絕塞干戈之氣、寫孤臣危苦之心。嶽麓（山）清時、超然（[illegible]）崚嶒。會遠勢於眼底、試朱闌之一凭。忠愍敢諫、鄒張代興。（[illegible]）王同龍場之遠竄、高門風於李膺。爾其惡藪（[illegible]）、西窮洮流、北抱日白沙黃天荒地老。甘雨流根、萬物回槁。摩雲（嶺）鬱葱、鳳土光蘇。屹矣臯蘭、（山）富雄京鎮。（[illegible]）其昔嫖姚之破虜、此喋血而霑艸。（[illegible]）遂乃梯航直接、幽荒迅埽、來巢接之織皮、賤淮徐之纖縞。刀布質劑、通泉浴貨、崇墉濬湟、襟帶山河。（[illegible]）澒洞蹇闞、自天洩波。（[illegible]）

（[illegible]）浮梁架呂跌宕、縺索紛其錯摩。（[illegible]）臥成鼯蝀、銜若黿鼉、洪湯數里、安流澹沱。星槎容與、扣舷朗歌。覩周垣之鱗次、關紫漠呂窈窕。披豁杳而北迆、車轞轞其塞杪。（[illegible]）沙山連而骨白。羌笛哀呂天窅、見黃河之散漫。傷獨立而魂悄、沙井之墟雲漠漠。火餘之山日杲杲。（[illegible]）生意無權、輿百卉就誅。蕘俄爲焦土、燼鋃流傾。圜餘嘉蔭、野富秫秔。（[illegible]）引清湍而蒸瓦、激水磑呂飛泓。（[illegible]）萬物所悅、庶艸滋榮。則有番氂童牸、高駝象蹲。（[illegible]）睒目危頸、怒肉突筋。詭狀蹣跚、呂瞰躋。豈毛綷縩呂繽紛。王會呂至、百獸逸奔。胃貌管窖呂如意、雪匡駉畜呂爲豚。（[illegible]）爾其罌花茁兮秋雲高、菜陌黃兮盛夏末。（[illegible]）惟玄冥呂司命、疑夏官之帑缺。馬牙（山）霰零、烏梢（嶺）風刮。義馭無溫、窮陰似鑞。臉古浪（縣）、入武威（縣）、渾邪右地、居延北扉。（[illegible]）天梯（山）前列、沙河後隨。弱河梁之蘇李、（[illegible]）摻執手呂淚揮。原夫瓜州裔土、允性沴淫。（[illegible]）緊大荒之攸奠、仍疆錯之維昀。故夫三危即敍、流沙入臣。戎兵茀詰、犬羊肆猖。一自犂庭埽穴、疆廓威申、五郡天末、（[illegible]）胡鹵清塵。雖輪臺之詒悔、亦萬世而一辰。爾其連山對出、華譯分畛、混沙礫呂蹻駁、給牛種呂適營。嵩危蹴蹋、轇轕嵯峋。亂水潊汨而尋壑、平沙瀉濇而爲津。（[illegible]）隔塞垣呂橫脊、列胡騎之雲屯。（[illegible]）陰風怒嘶、羌山晝氛。恣凭眺乎五涼、接流軫於驚烏。（[illegible]）涂容九軌、門建高旗。

則有邊艸茫茫，墟煙絕少。長天仰呂不舒，明月縣而空皎。悲一將之成功，經原野之幾飽。（[illegible]）巖地輪之激轉，睇陰峯之屹嶬。怪石嶙斷，牢關險隘。（[illegible]）（[illegible]）塞堞窮而無所置，壯厥趾於山之陡。過峽始寬，墮地乃走。（[illegible]）目大道呂如弦，落刪丹（今山丹）於馬首。黑河涌前，（在甘州[illegible]）弱水經右。（[illegible]）（[illegible]）爾其郡連壁絕，天山鬱嵬。三伏之炎蒸不到，太古之封雪未消。（[illegible]）斯則張掖之爲郡也。（[illegible]）月氏故國，元魏分徼。入燕支（山）之翠黛，（[illegible]）貢于闐之玉瑤。（[illegible]）烏孫菊竇陽關（[illegible]）遠招伊曲，流聲於樂府。（[illegible]）花門（[illegible]）酒泉射月於秋飆，朱奈夏實，冰瓜野饒。（[illegible]）燕樂、（[illegible]）鹽池煎熬。（[illegible]）蓯蓉茂葉，枸杞豐坳。珊瑚瑪瑙，安榴蒲萄。玉門生入之客，（玉門關在肅州西九百餘里）燉煌（今沙州[illegible]瓜）遠戍之鑣，莫不望牙旗而神戰，臨瀚海呂魂銷。肅土維墝，山泉灌漁，築塌引流，民用得食。赤斤罕東，界連萬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勁。關阨固孤，紅（山名，在肅州北[illegible]）烽堠傳察，黑（番族名）。爾乃辭合黎之聳翠，（合黎山在甘州城西）駕仙隄（丹山[illegible]）之彩衢，常藏窔窳，取徑特迂。隸河西而南列，入湟中呂境殊。（[illegible]）深崖大塹，窅䆯關闠，尺天寸地，蠶叢析圖。（[illegible]）厥土赤埴，川澤孔訏。（[illegible]）遂通古鄯，（[illegible]）至於樂都。（[illegible]）凌連雲之巘石，俛峧峽之驚渦。（[illegible]）龍支（[illegible]）要害，兩壁嵯峨，漢緣隈呂置道，唐設關呂橫戈。（[illegible]）怪嵓

屹距人立，誰何叱颯，驪颾曰風之婆。（[illegible]）遂乃抵西平（[illegible]）之鉅麗，凭龍居（[illegible]）之詰屈。懸介中華，三邊脁搤，神爵困弊夫先零，（[illegible]）永嘉淪陷於禿髮。（[illegible]）伺閒不常，蹈瑕呂發。海寇番獷，竄居碁列。爾其霞袁（山）峇峇，隋嵎執醜虜之不庭。（[illegible]）積石（山）峨峨，唐將觀河源之所出。（[illegible]）（[illegible]）紅崖（[illegible]）翁純呂嶸嶸，青海（[illegible]）（[illegible]）淳泓而蕩瀲，日月出沒乎昆侖。湟（水）邈（水）朝宗於河伯。東南嶢嵯，西北淵渚。（[illegible]）按流峙於方位，與扶輿而反易。固絕徼之俶詭，嗟離得而纚縰。若其三鶩莊浪，北荒遠步。（[illegible]）眞宰乖劃，雲山錯迕。惟毳帳之馬牛，無羈約而來去。寸蔬半菽，近縣徵調，凍鼓殘旂，空營屯戍。（[illegible]）（[illegible]）夜參半呂斗橫，馬悲鳴而達曙。觸霜晨之憯裂，仰松山之龍葱，徂徠分秀，挺特隆冬。一洗不毛之恥，獨奮後凋之容。（[illegible]）廼有豺狼驚竄，狐鼠縱橫。土藏淡味，日射霜晶。（[illegible]）圉無芻而拑秣，隸乏水呂空冰。（[illegible]）漲天黃雪，（[illegible]）驀地滄溟。（[illegible]）飄風疾至，迎沙蹙紋。忽黃流之滾滾，破幽荒之沌渾。（[illegible]）遂乃網魴鯉，飛鳧鷁，理篙楫，浮蔭薪。河決塞垣而東注，人歸紫漠呂煙暝。覩中華之氣色，若蓄眼而未嘗。（[illegible]）彼夫河之爲瀆也，害鍾豫徐，利溥寧夏。（府）千渠所興，百穀用播。自唐漢呂規營，代經綸而貼妥，迨荒治於我朝，暘晨功而極夥。舉插則銀漲齊來，決口則洪波夜墮。旱澇匪天，蓄縮自我。（[illegible]）（[illegible]）故夫川禽鷹鸙鷲，水蟲滋蛤蠃，游鷺戲泳於菰蒲，土澤揚華於

蔬蔌既佃且漁充而頤朶浮金波之彩橋泛澄江之晝舸水殿罘罳華橹青瑣[illegible]綠楊紅柏經秋阿娜綺牕繡陌刻鏤逾麗於江南珠履影纓衣冠欲步乎江左[illegible]豔豐鎬輿鄭杜曾何足目侈哆地饒土斥實產名鹽紅柳[illegible]烏白[illegible]厥號微纖因風而製有日目炎非煮海而井出故味佳而値廉[illegible][illegible]屏賀蘭[illegible]之險創擁朔方之翠嵐[illegible]思昔曩霄拒命英物超凡改文於漢易民而黔敢死百萬衽革觸銛[illegible]同屈子之武烈[illegible]方作西宿之白麒祚十二而始替已炎宋之將熠慨夫明葉之中衰也邊事孔棘虜塵易揚冰堅而睦河泮目航奪中甌脫臥榻棄旁[illegible]降虜無自而食力坐甲始困於褁糧兵增費發調遣頻繁遂乃蹂躪朔邢[illegible]綿延慶環[illegible]設險而與共明者目爲患彌其投石越距良家技擊旌旗掩日天子上單于之臺[illegible]成旅提戈少帝受齋宮之册[illegible]彼雪恥於百王允神武而無敵[illegible]所以家善穿楊人思決拾厲霜刺目斬堅聽豐原目鳴鏑跨青驄騎黃稽積甲蔽青銅[illegible]之隈張幟奪蠡山之色[illegible]材官致朱輪劍客夸白皙猛士傳觀目六鈞漁陽受辱於巾幗則有蘆花誊白霜鴈驚翰漢渠口之總匯過大波之漩澴萬馬齊下銜波不喧佀神龍之繞塞揚尾頫而屈蟠微流而亂休樹解鞍[illegible]接烏氏之故墟按義渠之舊壤自有娀爲昆夷臣任好而來享秦昭拓肆其北封遂邊胡而既昉[illegible]知先王之馭戎不究武而用懷遂太原[illegible]而城方洵籌邊之最上蕭關北郡塞界漢蹕白登進飢安定[illegible]退完醬朔飆之獵獵薄虜馬之嘽嘽跳踉鮮卑蹂躪吐番塵沙晝掩邊燧夜熄息百年之征戰仍生齒之凋殘[illegible]創固原[illegible]之[illegible]雄鎮峻城隍而言言數紛綸於塊壤照曩古目若炬密侵阮目徂共秦臨湫而詛楚[illegible]過安西之行都[illegible]見開城[illegible]之巨礎空同[illegible]問道之宮[illegible]王母[illegible]留觴之渚[illegible]室華尖[illegible]其有亭[illegible]盼都盧[illegible]而延竚金佛[illegible]回峯彈箏[illegible]拂雨爲川二十而有贏厥泉數百而可舉會笄頭[illegible]之始波待屬納於神禹[illegible]浩蕩共王之娛游浸潤西涼之春插摶溜雜渠[illegible]烝徒堪楫高山[illegible]觀其發源豪邸[illegible]紀於荒牒爾其制安國耀武之鎮[illegible]騰臨涇行渭之瞽[illegible]可藍[illegible]小隴[illegible]左絡右包引邠岐之穡野即芮鞫之神皋於鎬京爲賓服距東洛則荒要覽犬戎之故版[illegible]歎姬室之腥羶去陰密[illegible]其伊邇何我陵之不劣覦涇原之空署遮鄣滑而仰漕[illegible]蓋兵馬芻牧之繁會兼雍涼朔幷之蕭騷山高地冷霜嚴雪饒

在其板屋同我土窯。（[illegible]）羊麥經寒而平補、烏頭不熱於府焦。總兩載之行役、遍秦疆之遷迢。攷自車鄰駟鐵、厥風勝趙。勢招八州、雄吞邊徼。其民忠信而質實、其俗強武而桀驁。善導則起化鼓鐘、猛驅則同仇慰勞。耕牧致富彊、山林供聚嘯。獷野偪居、擾竊劫剽。閒廣谷與大川、更土風之殊調。御輪或雜乎凶裝、（[illegible]）（往來白[illegible]冠者[illegible]）勞面自同乎夷獠。（近邊[illegible]）非栝非畢、載吹載唉。竝探甕以取酪、各截筒而爲簫。（[illegible]）（[illegible]竹[illegible]）嬉竹馬於高簷、混雞犬以競叫。（土民不一、板房男婦）（大道上[illegible]其行）臨風月之佳辰、轉悲思而痛悼。（邊郡凡天中及中秋佳節、則[illegible]）（自征戍之來、後[illegible]相沿爲俗耳。）因山別燠寒、視水爲肥磽。食懼鮮艱、戒先貪冒。外懲覊事之驛騷、內折姦民之橫暴。聖朝安以兼懷、富而後教。陸海溢花馬之鹽、屯田廢丹水之漕。（南州丹水、宋以通漕。）奚止郡郡相屬、邑邑相眺。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造。晨服乎田疇、士升乎序校。袍繹堅小戎之心、閭閻諷天子之詔。走萬里不持糧、嗣不軌無遺噍。懷乳有哇哇之童、扶杖集番番之耄。贏齎橐負、則商旅讓於涂。乘堅驅良、則男女避其導。言傳號渙、所至捷風雷。色授意喻、三軍咸舞蹈。兼之天心申其景命、五穀豈於雨暘。窮陰沍寒、雪蛆冰井之結凝、扇之以和氣。（天山之雪生蛆、太乙有冰井。）童山涸澤、乾溝火谷之焦灼、流之以醴漿。及夫喬嶽拱礪、河宗瀉潢。百靈攸奠、罔不降穰。有感必應、厥類維彰。神人既以和、民物既以昌。聖心猶復保之若赤、視以如傷。豁金充溢、鐲爾輸將。何生弗遂、奚利不汪。實灌注乎里閈、寧勞頓夫斧斨。（[illegible]）（計、未嘗累民。）若臣者寓目於玄灝素滏之境、馳驟於炎風朔雪之鄉。聽奇鐘之雌雄、（肅州城西北隅有[illegible]生寺、有[illegible]鐘、[illegible]、沙州[illegible]雌雄。野外軍民常聞此鐘上半月有聲去沙州、下半月有聲來肅州。）掠神鳥之鶤鵯、觀雲海之疊絮、（[illegible]）測葱嶺之混茫。出入戎落、轉側冉駝。親見夫拱手者闓八荒而無閡、曆德者涕橫流而滿眶。已縱游三五之至治、非徒牽思古之回腸。敢窒賓乎六籍、盜先民之秕糠。長侍坐於君子、願雅化之宣颺。賦既脫稿、并自注合一萬五千六百四十許字。賦洽閎深、上拚潘岳、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餘年來鉅製也。祖惠意猶欲然、再三更正、不輕示人。其詩亦各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拔、逼眞唐音。年四十一而倦游、以帖括授徒鄉里、潛心理學、厭薄詞章、先時稿本棄之篋簏、與竝世名流絕不通聞問、竝世名流亦鮮或稱道之。或曰、意有所懲、深自韜晦也。登第後爲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爲時論所重。以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平生實人子有獲其賦艸者、先君子借觀而善之、鈔存一卷。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獲三秦游艸四卷、洞庭游艸一卷、拾存艸二卷、經進艸一卷、謀付梓、不果。越六十餘年、落破書叢、余獲之、合編爲虹舟集九卷。世間無第二本、終亦必亡。欲付梓、非力所及、姑舍詩爲之立傳、而載其賦。傳者傳也、余文未必傳、即祖惠之賦仍未必傳、枉費紙墨耳。於虖、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憐才亦不易、自古而然、詎唯祖惠也哉。

（《碑傳集補》卷四六）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六

江聲　陸燿　伊朝棟

江聲傳 孫星衍

江聲，字叔澐，號艮庭，江蘇元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奠自休甯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澌，祖文懋，父黙，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傳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于是者，父故爲冶業，既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褥，不解衣帶，手制藥餌，至自滌械窬，親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族黨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尚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抜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已見，而爲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坫嘗之子，亦推其說，以爲爾雅釋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釋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嗌也，嗌，咽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爲然，而戴編修震以爲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月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稾本付之。時王侍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塾校書，聲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以篆書付刊。聲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肎用俗字。其寫尚書，遷水字、篴字不在說文，遂據淮南作塵，篴据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又爲論語質三卷，俱未脫稾，而遭老疾矣。

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爲京外官者。阮撫部與于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肎應命。費撫部淳及方伯卒以徵君應聘，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頲、顧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爲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据經子古書以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以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諸書，爲之札記，考證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顧氏炎武後，有惠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聲以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淳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先沒，歲時祭奠，拭栝棬，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失者，卽時更正。嘗以歲差繩尚書中星，予寓書言君繩經字以說文，旣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鑿枘，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尚書考靈燿、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頌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繪寄聲，累書千言，御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恒星說及艮庭小慧各一卷，餘書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廩生。曾孫楨、檀。

贊曰：世人嘗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蓋少見多怪耳。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忘其本真。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于說文解字，證之先秦鐘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漆簡之逸迹，猶有什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訾之，何必舍三代古文而爲秦功臣乎？自隋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盍博考以證吾言之不誣。



又江艮庭先生記 江藩

先生諱聲本字鱷濤後改叔澐。其先世居休甯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為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膚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為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註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偽字一條尚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偽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偽之跡剿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為之注自東晉偽古文出別有泰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為孔壁古文因目此為今文且反疑其偽以故寖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為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泰誓雖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為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容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悉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為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為神怪謂為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即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為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為偽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偽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襲補綴依據誼理以為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偽孔氏之所為矣。安肯故留此闕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遂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綴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為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為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為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為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為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

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
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頲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頲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碑傳集》卷一三四

湖南巡撫陸君燿墓誌銘　馮浩

天子任大吏以封疆之重、必其學通達古今、其心仁愛民物、廉潔以持躬、公正以率屬、精敏以應事、又得久於其治、吏服民懷、淸和樂愷、斯實樹殿邦之偉績、而上酬咨岳之盛心也。若乃謨猷漸著、
眷倚方隆、漏盡露晞、中外嗟歎、如誥授資政大夫湖南巡撫陸君者、悲夫。君諱燿、字朗夫、一字靑來、吳江人。曾祖埈元、祖銓、考瓚、保德州吏目、位卑而德劭、餘事精漢隸。妣金氏、朱氏、陳氏。三世皆以君貴累贈封至資政大夫、夫人。君陳太夫人出也、自幼寒苦、承庭訓、篤志於學、以君子自勵。乾隆十七年壬申
恩科、舉於京兆。甲戌會試明通、考授內閣中書、遭父艱、服除、入軍機處、洊歷戶部郎中。
皇上知其才、授山東登州府知府、調濟南、升運河道、按察使、布政使、至湖南巡撫。君學優品端、精析理義、詳究前人言行政績、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性澹泊、操持謹確、義利之辨斷如也。處事衷諸道、不意爲同異。所見旣審、莫可搖奪。爲郞官時、公卿藉以決疑議。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州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君嚴禁諸官所毋或遽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姦莫辨、議閉門。君曰、賊未至、何閉以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洞開重關、身坐其門、稽察容納、民心大安。未幾而天兵殲賊、皆重君鎭定有方略云。先是、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甯道、調運河、皆以母老蒙
聖恩憫恤。及爲方伯、母夫人痰疾顚狂、必君侍側、少息叫號。陳情歸侍、
溫綸垂允。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夜不解衣、聞母聲響、即扶掖婉勸就枕。積六年、遭喪。旣葬、起督運河堤工、復任藩司。年餘、拜巡撫湖南之
命。君於運河博稽詳驗、洞悉源委、機宜、成備考六卷。秉臬愼重民命、多所矜血、議免命案中徒犯解讞、省拖累。繼藩時、佐雜人員墍積貧窘、請停止分發。又以虧空多、請定耗羨倉穀數條。奉
旨議行。湖南鹽務有助公陋規、至則峻卻之。適鹽價奇昂、遂勸減其半。社倉捐穀、求輸者六萬二千七百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催收。親老來需次者、勸歸養、因請申明終養成例。
上皆是之。餘如創葺書院、加惠生徒、刊前修之遺集、鈔本朝之名文、輯家乘、厚宗鄰、篤師友、事不勝書。不立講學之名、言動胥歸儒術、冠婚喪祭、世俗所習常而戾於禮者、一弗用。其舉京兆也、余薦冠本房、幾黜而卒登、交誼最摯。其僑居亦以余相親爾。前年余病瀕於死、賴君擇醫品藥、漸向愈、扶羸送行、自慮不及再見君、豈意吉往凶歸、乃遽哭之乎。君病猶視事、及請解任、越數日卒、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也。
上聞而惜之。旣而事有與君涉者、輒諭及之、天下彌頌
聖主之知人、而尤以偉抱未酬爲君憾、爲斯民歎焉。著有朗夫詩稾、切問齋文稾、皆力追古作者。初涖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層雲、但飮湘江一杯水。被其德者揮涕誦之。年六十有三。配陳夫人。子三、恩綬、繩、綱。孫六。恩綬先卒。繩、綱奉柩詣東顧阡。十月庚子、啓君自營生壙以葬、泣請余誌之、不忍辭也。銘曰、
通經致用兮、卓爲朝英。仰承
恩遇兮、殫此寸誠。衡峯崍嶸兮、湘川深淸。輿誦方騰兮、隙駒忽驚。旌麾黯慘兮、來歸邱塋。不亡者存兮、千秋令名。

《碑傳集》卷七三

又書陸中丞遺事　嚴士元

錢樹棠先生嘗爲余述陸公朗夫之事云、公巡撫湖南、初至任所、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公不受、并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公命以其數平



鹽賈、賈爲之低。前任撫楚者雖稱廉靜、亦嘗受之也。時天下巡撫之官、皆有貢獻、爭以奇珍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官吏重賂習以爲常、公未嘗致一物、聞其能爲禍、亦不懼也。故事、巡撫每歲决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官自議當罰幾何。公乃私憂曰、歲歲决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從輕。我惟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公之憂、蓋恐事至而不得全其清節也。是時湖南亢旱、而公已病、日強行求雨、冒暑積勞、遂不起。家人以藥餌進、卻之曰、身體受之父母、今庶全歸矣。陳君鶴千又爲余言、昔在湖南幕下、授公子經。公以事遣其子隨余還江南、臨行、戒之曰、所過都邑、幸勿使官吏知吾子。時行李蕭然、竟無人知所過者爲公之子也。始、公爲山東布政使入覲、時城門榷稅胥吏侈甚、凡封疆大官入城者、不論裝物有無、必索重貲。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既入、從故人借給衾禂、覲已、還之而去。湖南水多芙蕖的藕、甚賤、幕客皆恣啖之。公既病、夜中欲得藕粉、而素不具、乃使僕叩其客之門乞之。其廉儉如此、蓋行狀墓誌所不及詳也。爲補書之。

《碑傳集》卷七三

資政大夫子告光祿寺卿伊公神道碑銘

今上親政之年、以寧化伊秉綬知廣東惠州府。秉綬御其父光祿卿公以往。後三年、其民陳亞本、陳爛屐四作亂、秉綬既擒亞本、先事請誅爛屐四、忤大府、劾戍邊。方是時、粵兵之從賊者或爲僞前鋒、僞三大王、諸臣諱莫敢言。光祿卿公自以嘗爲九卿、義不得苟止、具疏欲以聞、大府并劾公褫職聽勘。于是亂益劇、大府倉猝自裁、勘者奏公言皆實、秉綬故無罪。上既褒雪其事、起秉綬知江南揚州府。公復就養、來江南、以卒。秉綬奉喪歸葬、貽書芑孫、屬文其神道之碑。芑孫辱與秉綬交、又素知公質行、乃次公生平出處志節、而爲之書曰、公諱朝棟、先名恒璜、字用侯。伊氏唐末有諱顯者、自莘城遷閩、世爲寧化人。傳廿一世、入我　朝、某以歲貢生官順昌縣訓導、不汚耿逆僞命、是爲公曾祖、以公贈奉政大夫。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縣學生、贈如公階。妣王、雷、俱贈夫人。公年十八入縣學、明年食餼。乾隆十八年充拔貢生、又六年舉于鄉、又十年以陳初哲牓進士、入刑部補安徽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遷浙江道監察御史、掌其事、轉戶科給事中、洊陟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

最後爲光祿寺卿。得疾海淀直廬、請告、凡十有五年、以
嘉慶十二年八月六日考終、年七十九。配羅氏、封夫人。
子二、長即秉綬、次秉徽、監生。孫四、紹祖、紹㦤、皆從九品。
紹曾、紹籛。孫女二。公少澁靜、拙者好、日讀其大父所篋
藏書、敏于文。家貧、時出講授。性耿介、歲飢食粥、或欲周
之、而勿能也。故左副都御史雷公鋐家居、一見以爲可
與言學。其鄉試見知故光祿卿嘉定王公鳴盛、在刑部
見知諸城劉文正公。公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
言動有渠矱。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
行路。同鄉蔡文恭公來弔、退而歎曰、鄉人不乏雅材、至
于居貧實樂、居喪實憂、吾見伊君矣。方會試旁皇治裝、
適族子有以事繫縣者、持百金詣公、求一言、公不可。已
而事聞于縣、縣令雅重公、竟釋族子、公亦竟不受金。居
郎舍二十年、敝車羸馬、盤桓人後、獨坐曹無寒暑在人
先。政有得失、昌言輩中、言之不得、必爭、爭之司不勝、則
爭之堂、終不勝、歸而焚香讀書、以平其氣。自主事遷御
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爲卿、皆特擢、不由論薦。公
素寡言、嘗謂爲儒自不妄言始。尤善處貧、嘗曰、安貧樂
道、人所恒言。道果奚在、恬退則道有其象焉、謙和則道
有其所焉、斯固可樂耳。蓋公所親受雷公、以溯其鄉先
生蔡文勤、李文貞之流風、而身踐之者如此。著有南窗
叢記並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其立朝無援、雖嘗被過
高宗、不居要路。晚以秉綬官中事爲
國一奮、天下觀公丰采。及公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
矣、此于今世非一身一家之痛也。秉綬服公之教、又能
承公志而大其施、故具著所繇、且爲銘曰、
閩學自宋、傳緒有從。其在于近、蔡公雷公。公最晚出、勵
志硜躬。載出載處、心亨道盅。往蹇來譽、契于
高宗。嘉汝小心、
召對從容。公老江湖、痛抱遺弓。十旬素食、慟此遭逢。有
孤其操、有耿其衷。奢以靡悔、亦克有終。歸就考卜、有碑
斯崇。子孫繩繩、來者方隆。顯銘詔後、遺直是恫。孰來下
馬、欽想餘風。

王芑孫撰　《惕甫未定稿》卷一〇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為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于朱子不敢悖。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為學以慎獨為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為祠堂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甃堂室皆備。諏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祔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簡畢與廟廷之事。懼勿任。為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暇。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甯化縣。世為甯化人。曾祖應聚。官順昌學訓導。贈儒林郎。祖為泉。父經邦。俱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積階中議大夫。加封資政大夫。予告後就子秉綬養於惠州及揚州。卒年七十有九。公入官刑曹。持法平。素不近要人。故無推薦公者。以小心供職受知高宗純皇帝。不及三年。即拔置九列。常召見。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會得末疾。未竟其用。天下惜焉。居家循循然。造次必以禮。文勤之從子文恭公新常曰。居食實樂。居喪實憂。吾於伊比部見之。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例封淑人。加封夫人。卒年八十一。子二。秉綬其長也。次秉濲。國子監生。古者銘廟之辭多紀勳伐。至北宋以後始有推本所學。為後世經程者。今公之學既逢有秩宗遇聖天子激揚表暴之。誠信不欺如右所紀。敬雖淺脊。謹於銘著古今為儒之所以然。秉綬謹下丹加額如碑法。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其辭曰。

聖貫天地。宙合百家。雖入萬千。內外精粗。如左右胼。相互

而前。漢守秦燼、負器抱經、墨高而堅。性天之說、斑澀瀾渟、職流涓涓。人心蓄蠱、有隙必通、汲爲清言。剖精析微、沖虛南華、意同語元。達摩乘之、提第一機、無聖廓然。曹溪始大、西江入十、眩地熏天。帝王民氓、至智極愚、頌身重淵。韓公舉幡、閧市之中、一喙獨拳。致彼飾詞、淡泊儒門、棄爲蹄筌。北宋中葉、大儒之生、渾渾桓桓。就彼所言、推之吾書、極天地先。堯舜開明、遞及子輿、旁薄綿延。性天之說、此挈其總、彼揭其偏。如失盜家、復已劫資、侄殺室田。如適訟人、直已折辭、槃窮頑姦。雖其所言、有過不及、軌轍無從。朱子懃懃、江滙於海、杓攜於躔。入聖之要、下學上達、宣尼所傳。存之存之、隱微持之、功該本原。傳銖漸多、遂涉支離、溺於言詮。陽明開氣、振臂一呼、力破攣牽。此如夏冬、以反爲成、六氣乃宣。此如吸呼、以斷爲續、百骸以安。上五千載、下五千載、抑高轉圜。新故所代、如南北陸、如上下弦。聖人無我、賢者迭勝、以扶其顛。其中軒輊、得失多寡、尚可尋沿。朱子之弊、極於拘曲、不濫他端。陽明之弊、顛倒狂聖、反覆坤乾。故爲儒者、必始朱子、勿忽而遷。

惲敬撰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

光祿寺卿伊君朝棟家傳 秦瀛

光祿寺卿伊君雲林没於揚州官廨、子揚州太守秉綬不遠數千里、寓書於余、請爲君家傳。余向官京師、嘗識君於從兄濟園齋中、太守君又與余習。素聞君清德長行、不可無傳。君姓伊氏、名朝棟、初名恆璣、字用侯、號雲林、甯化人。官順昌縣訓導。耿逆之變、僞將軍徇甯化、被繫不屈、名某者、君曾祖也。祖某、父某、皆續學不遇。君幼嗜學、館爲其鄉雷翠庭先生所器。君自見翠庭先生、靜存動察、言笑必於禮。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既丁外憂、毁瘠過性。家雖貧、謝交游弈競、母在或不能具飯、佐以菽。自登賢書、逾十年、始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時諸城劉文正公方總部事、心重君、將特薦、而文正没。尋丁內憂、哀毁一如喪父時。漳浦蔡文恭公往臨其喪、歎爲純孝。服闋、再補刑部主事。君心慈而言訥、不能與時俯仰、敝車羸馬、人多匿笑之。而遇事意有不可、必力持之司、不得則爭之堂上。官雖牴牾不顧。歷本部員外郎、郎中、擢浙江道監察御史、轉掌浙江道、遷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遷通政使司參議、再遷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君自御史不數年洊躋卿寺、皆由

朝廷特擢。君感激知遇、每

召見、屢有陳奏。尋以疾告。會太守君方爲部主事、許在京就養、無何、太守君出守惠州、迎到官。屬歸善匪徒陳亞本者謀不軌、太守君密請提督發兵、不允。君令太守君以計擒其魁、而博羅陳爛屐四者又將爲亂、總督某公至、太守君又請某公發兵、提督誣某公以分謗、不發兵如故。請益力、激某公怒、劾戍軍臺。將行、而君心不平、以粵東搆亂、皆由提標兵草疏將上之、而以疏稿示當道。遞摘疏中空詞、飛劾有

旨落職究問。會某公自裁、代者至、既廉得其實、獄以平反。奏入、還君官、而太守君得免成。閱二年、太守君捐復原官、授揚州府知府。適大水、淮揚之民流離載道、太守君在揚處脂不潤、理災政一以實、皆君教也。卒時年七十有九。生平工於詩、又務窮經、于毛鄭諸家皆能通其義。著有雲林詩稿若干卷、南窗叢記八卷。

論曰：閩自李文貞、蔡文勤兩公皆宗程朱、昌明正學、而雷翠庭先生繼之。君承學于先生、故所得者最正。生平務實踐、謙和恬素、粹然益然。雖立朝無赫赫之譽、而教其子以成其名、施之於事、固無愧焉。士大夫廉隅不立、子弟無所師法、至喪行敗名而不恤、如君者、又可多得乎哉。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七

戴震一

戴先生行狀 洪榜

曾祖景良，故，不仕。妣邵氏、王氏。

祖甯仁，故，不仕。妣程氏。

父弁，封文林郎。妣朱氏，贈孺人。

本貫徽州府休甯縣由山鄉忠義里。

先生姓戴，諱震，字愼修，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甯隆阜，因家焉，世爲休甯人。先生爲嫡長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奉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卽問：「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讀書，每一日必求其義。塾師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其辭，繇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核之，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留餘議。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揜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繫之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晉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羼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人之算者，咸昧其由來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知不可以雷同勦說，贍涉皮傅，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縣，如臬之樹，苟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是，擇于眾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卽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大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于制數，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知文之爲末，而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被之于文，其于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然而未履其蹟，未跨其涯，故其所得終于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矣；文辭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不可誣

也。蓋先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文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于老莊釋氏之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幽極眇。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既奧曲，辭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源先生瀚以此名于時，家于江甯。文林公因往江甯，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叩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能有所益。」因館于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關以文事。既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爲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自江甯歸時，淳安方楘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己所不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情，同學者駭嘆，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于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歎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時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蓋先生歷律、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先生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厲志愈專。所爲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圜記諸書，皆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嘉歎不絕于口，由是江以南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來賈、馬、服、鄭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裒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衆。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紀君昀、餘姚盧君文弨、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時大司寇秦文恭公方爲少宗伯，編纂五禮通考之書，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榷，其所采撫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推步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于秦公。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疾卒於家，先生爲之狀其行實及著書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盡取江先生之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間。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今古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透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逕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以爲神。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溷淆，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爲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考輿地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朝廷開

四庫全書館，奉

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散篇內因得見酈氏自序，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即以是屬校正，上其書，

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治經之士所當知，故自其早歲以算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歷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旋機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旋機何指，而虞夏書之旋機，注徒以爲可旋轉曰機，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爲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旋機者，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樞，黃道極爲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



旋。故周髀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旋機環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旋機玉衡之遺制。其在館也，屬校周髀書，先生悉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亦得

旨刊行。先生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生校正是書，焚膏繼晷，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闕，補之。書既進，亦得

旨刊行，有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益明。先生嘗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集眾家之大成，俾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學者宗之，比於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氏所注周易、尚書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謂當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年，校讎是正，用功尤深。適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說，其書全載鄭氏原注。因校李書，即考定鄭注，實可為此經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焉。又嘗以為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譌漏畧，採摭羣書以為考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進而先生已卒矣。先生所著書，今文尚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記圖二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四卷，句股割圜記三卷，歷問四卷，經說四卷，屈原賦注一卷，通說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籑算一卷，氣穴記一卷，藏府絫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四卷，制義一卷。先生嘗為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業，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工寫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為道釋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尚無欲，君子尚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為治，君子强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遲己以縱欲，無畏而悖，不畏明，無私矣，尚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為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于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偽；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偽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先生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故常稱漢書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先生未嘗不三復斯言也。今巡撫陝西畢公沅素與先生相知，因陛見入都，就見先生。先生所居巷隘，不容車馬，步入坐定，因乞先生言。先生為言大吏以知人為難，夫鄉曲之氓，問其令君之賢否，言未有不當者。自監司至督撫，涖其上，或往往不察，豈智不逮哉？所蔽者多也。先生於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先生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漿酒飲食，親自進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先生之奉

召入京師，文林公攜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留，不可，自是先生未嘗一日不願歸也。其疾累月不愈，亦冀纂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書籍之類皆已緘縢矣。先生治家和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揭之，令不可為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先生行己嚴介，不苟然必絜以情理，不為矯激之行。

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爲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見先生者、未嘗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没、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許嫁户部主事曲阜孔君繼涵次子廣根。先生郡人洪朴、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從燕遊久、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葢得其大畧焉。先生之子中立將以七月某日扶柩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誌於作者。辭繁而不敢殺、葢有待於筆削云耳。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歙後學洪榜謹狀。

（碑傳集）卷五〇

戴先生震傳　錢大昕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絶、今古縣隔、然後求之詁訓。詁訓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詁訓、義理而二之、是詁訓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于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于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旁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即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與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較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絶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讐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涣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辯、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



儒林傳、輒咎賈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爲兩轊、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軒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轊釋轂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軨、軒者轂末、轊者軸末。後代字書井軒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軓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軓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韻攷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其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庥、蔭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某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伯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賛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眞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圜記一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又〕戴東原先生墓志銘　王昶

門人歙縣知縣張君善長由歙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歙與休甯壤接、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既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兩人離合之跡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余也。微余、誰當志者。按狀、

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甯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大學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略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嘗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瀆、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魚蟲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魏孫炎剏翻語，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之言，其徒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泰擧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由來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其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歎。年近三十，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圜記諸書已成，傳至浙江，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問業。至京師，光祿寺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紀君昀、盧君文弨皆折節定交焉。客秦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於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撤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入
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爲多。酈道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簇，然就貫。旋於永樂大典內見酈氏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爲完書。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補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
旨刊行，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讐說文、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考四卷，詩補註一卷，尚書義考二卷，儀禮考正一卷，考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證十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兩卷，句股割圜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益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

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爲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子厚表陸湻、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爲重。今竊取是例以示張君、俾刻於幽竁。乃銘曰、

鄭孔既歿、大義寖湮。各以闚觀、莫溯其全。先生眈眈、搜元摘祕。貫串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

天子嗟咨。媲古大師、誰曰非宜。龍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世。

《碑傳集》卷五〇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八

戴震二

戴東原事畧

君名震、字東原、姓戴氏、休寧之隆阜人。少家貧、無以親師友、亦不喜隨人治世俗學。聞孔子定六經示後人、求其一經讀之、茫茫然無覺悟、尋思既久、乃自討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於是求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覩古聖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爲承學治古文者津筏、又殫心其書、屢淹星鳥。然後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朝夕諷誦、旁推交勘、讀之、則盡得其古書、古義古音聲、古度數名物、直聳然躋身於嬴劉周末、與諸經師儒宿相語言謦欬於一堂。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卽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復參證而後卽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不爲歧旁駢枝所惑、而壹稟古經以求歸。至是符契眞源、使見者聞者、洒然回視易聽。步算家測北極、兼測黃道極也、則據周髀經證之曰、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璇機也。璇機、今尙書作璿璣、伏生大傳及隨書①所引、並作璇機。璇取旋運之義、機取樞機之義。惟正北極居中不動、黃道極環繞其外、四周旋運、凡日夜半在正北極下、位子、出卯、在正北極左、加午、在正北極上、入酉、在正北極右。此璇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環周之一、位正卯則春分、又漸進爲夏至夜半、位正午、又漸進爲秋分夜半、位正酉。此璇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璇機所建、卽十有二月建之本、與日躔黃道發南斂北相應、因其璇運不已、故周髀以北極璇機名之。日月五星之右旋也、儒者又疑右旋爲逆。君則正之曰、黃道爲日星右旋之天周、不惟日循之而南北發斂以成寒暑、列宿部星亦循之而古今推移、右旋者日月五星列宿旋轉之實也、論南北不論東西。左旋者、爲大氣所運、遂成東出西沒之象。論東西不論南北、雖名以左右、而非一順一逆。知南北與東西殊致、則無疑於日月星實右旋矣。又就晉書蟻行磨石之喻、推論日行黃道南北、其象顯然。周禮大司徒土圭之法、君論其義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治、古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表景之短長、卽南北之遠近、必測而後得、故曰測土深也。正日景則以東西言、

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以卒卒之去一次則差一時。地與天恒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也。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前古測之極詳、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隨地不同、必悉測之、而後偏中可知、分至啟閉可定也。又賫言、周禮太馭右祭兩軹、祭軓、鄭注曰、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轊也。則注改經之軒爲軹、既與輢內之軹二名無別、又釋軹爲轊、轊與軒亦若二制無別者。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鄭注曰、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則注既不辨經文軓字卽軒字之誤、又徒涵軌於軹。軹既誤釋爲轊、軌亦因之誤釋爲轊者、若濟盈不濡軌之軌。毛詩故訓傳、由輈以上爲軌。依毛傳意、則宜讀犯、此又注之涵軌於軓、且聲從軌而義從軓者。數字如治絲而棼、不可究詰。今宜還軒於轂、軒轂末也。還軹於輢內、軹車輢也。辨軓字之誤於少儀、軓車轍、不得謬訓轊頭也。正轊爲軸末、於軹與軌無關。正軓爲式前、更於軌不合。辨其名、詳其制、乃可正交錯繆說。有苦考工記難讀者、則刪取鄭注、而自定爲補注、更繫之圖。其正軹崇三尺之軹當爲軒、車人轂廣六尺之六當爲入、弓人膠三鋝之鋝當爲鋖、皆經文傳誤、漢儒已莫能是正者。其訓軫、通前後左右材皆爲軫、以軫象地方也。訓輈人之任正卽輈、爲下當兎圍發意、衡任卽軸、爲下軸圍發意。訓鋖鋝之數、以鋖之假借字作垸、鋝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其數大小不同、未可如鄭注之合爲一數也。訓桃氏設其後之設宜與設其旋設其羽同義、不得獨訓爲大。訓鐘之鉦間、記雖無明文、然鐘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歛稱以二準諸句股法、銑間入鉦間亦入、是謂鐘長十六也。若舞乃其上覆、其修六廣四、蓋皐鐘羨之度、不得援合以湊鐘長之數。鄭謂鉦間六、合鼓間六、與舞廣四爲十六者、殆未審也。辨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靑陽明堂總章元堂是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則靑陽明堂總章元堂、各具左夾右夾、左个右个是也。凡夾室之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寘饋於个。杜注、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亦或隨左右夾而稱之爲北堂、東堂、南堂、西堂、故曰入堂、

要皆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鄉一面、明堂則四面閎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此又治經者循習鄭注、千餘年來未有如此明辨以析者。六書之說、雜然岐出、而轉注考老、尤不解、很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以象形之變轉者當之。而徐鉉、鄭樵又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丂、於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則以諧聲之聲義兩近者當之。至蕭楚、張有諸人、繆以轉聲爲轉注、雖顧炎武亦不深省、竟援說文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之轉注也。君則謂說文老從人毛、毛言鬚髮變白也。考從老省丂聲、二字本一屬會意、一屬諧聲。而說文又引以證轉注者、則會意諧聲其體、而轉注乃其用也。轉注之云、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老、於老字訓考、轉相爲注、是以敘中論轉注、又舉此二字以實之也。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依、惟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有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皆爲始、卬吾台予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有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又其兩大端也。君論六書孳乳次第、皆自然而精覈如此。宋元以來、論反切之學、俱稱釋神珙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君則謂反切之法起於孫叔然、叔然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者也。崇文總目敘曰、孫炎始作字音。深寧叟曰、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此唐宋人論反切字咸溯源叔然也。若珙之反紐圖、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今所傳三十六字母、乃定于釋守溫、又在珙後者也。嘗詳珙之自敘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是珙圖遠在沈休文後、敘內又及元和韻譜、是珙更後乎元和、何釋氏之徒既移反切之法於珙、又移珙於四三百載之前、冒入北魏、欲追而上之休文、以欺惑後世。而儒者數典自忘、亦且舉之於晉、俳口一談也。君又謂水經注四十卷、崇文總目云亡者五卷、後人因加割裂、以傳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訛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劃分異卷。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凡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復舉、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

以採摭故實則水名不得不更端再見。又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必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又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則無稱故城者。以是數者推之、經與注涸殺甚殊、而尋求端末、乃可各歸條貫。蓋君之訂正訛舛、即水經一書、亦實從來所未發者。君修幹軒偉、強識鋒辨、要其著書、取理道顯白、未嘗過騁議論、以排擊前人。嘗謂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于天官、地志、句股、音韻之學、靡不悉心鑽研、貫宗勾極。嘗自言、治經者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誦堯典數行、即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理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古音、徒彊以協韻、則誦二南、自關雎而往俱齟齬失讀。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誦古經士冠禮即迷於向方、莫辨其用。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諷詠之指趣失矣。又戒鑿空立論、謂趙宋而降、去聖久遠、學者多習所見聞、喜談虛無性命、未免殺以異趣。乃原本經旨、推究天人之道、陰陽善惡之理、作原善三篇、自明所得。乾隆壬午舉於鄉。癸巳

詔開四庫全書館、必得如劉向、楊雄其人者司讐校。君用諸城劉文正公薦、入館充校理。又明年乙未、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斿升翰林。又明年丁酉、以勤於職業、病不復起、卒、年五十有六、時五月二十六日也。其在館、校定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官爲板行。所自著書、毛詩補傳若干卷、攷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攷若干卷、孟子字義疏證若干卷、續天文畧三卷、六書論三卷、聲韻攷一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屈原賦若干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文集十卷。初、君與其同郡鄉先生江愼修永相講貫友善。愼修碩學耆儒、著述甚富、然勤一世於山巖屋壁間、竟無所遇、以老死。若君者、遭際稽古右文之盛、得出所學於承明著作之廷、不待後世復有子雲、既聲譽隆隆滿天下、而又不永其年齡、以大抒其所蓄。天之生斯人、而奮興於斯學也、遂如是止乎。君既死、遺文零落、無所收拾、其後曲阜孔君繼涵取其書校付剞劂、稍稍流布海內。海內既注仰孔君之表章嗜學、而又幸君之死而不死、以爲潛心大業、其顯晦升沉之際、乃有如是之感召默成也。君感愴愼修死、爲作事畧狀、廷燦未識君面、而喜讀君書。後君之死十有二年來京師、

從士大夫之後，日聞君之學，與君之人，恐久就墜逸，因叙次其事畧，以待史館採擇焉。謹狀。

附紀大宗伯曉嵐先生札

昀敢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事畧，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畧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弇陋，頗相證質，無不犂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韵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于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西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韵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在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已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于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于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採，惟高明詳裁之。

案，隋書經籍志載，華嚴經每卷後附以三字母，母下縱列十三字。其第一卷第一行，則阿佒鞞翁烏燒哀翳因安音諳謳阿十四字也。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則凡舉一字，長言而咏嘆之，其音必歸於此十四字中也。當漢明帝時，已與佛經同入中國，其爲反切濫觴，在孫叔然之前，固顯白無疑者。曉嵐先生据史以辨証等韻之孰先孰後，即有斷斷好同異者，諒亦百喙莫破堅城。廷燦初輯東原事畧時，祇就東原聲韵攷一書寬採櫽括，方喜其說之剏獲不磨，及先生折簡見示，乃知讀書必公聽並觀，凡學識論斷，總宜平宜確，匪在取新取奇。然以東原之折衷羣言，左右採獲，亦未嘗好騁辭辨，翻駁前人以自炫，而獨於此書固執成見不移者，則先生之言曰，不欲使西域之學勝中國，不欲使後人之學勝古人耳。此亦何嘗

非篤信稽古、用心於補苴擴斥者之一端。然意嚮稍有偏涉、即平生著述不能不留此一段餘憾、此先生所以回環懇款、切切欲成東原之美、而至於今東原已死、猶必伸理前說、以告天下後世、見公論自在當時、不可罔者也。廷燦即欲取東原事畧刊去此條、而另採其與江慎修所論古音者補入、歷城周太史永年見之曰、何如兩存其說、一以見東原之博學淹通、未必不有武斷、一以見先生之好古精核、至不肯背負死生、尙論尙友者、不可省括而知所從違乎。因仍存事畧舊本、並附先生札於右、而詳記其顛末如此。然華嚴字母與釋神珙字母、又無論孰先孰後、而總皆可疑、則廷燦又嘗以書質之先生者。

余廷燦撰（《存吾文稿》）

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東原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爲言先生爲學之始末、深惜與先生生竝世、而不獲接先生之席也。自宋以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吾聖人之遺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轉考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乎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也。先生則謂理義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訓、理義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何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故其爲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古聖賢之心不爲異學曲說所汨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學成、乃

著書以詔後之學者。不幸哲人遽萎、書多未就。今桀其遺編、學之大者猶可考見、特懼讀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與妄庸巨子譏罵洛閩者等視而齊觀、則先生之學由此而晦矣。廷堪於先生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緝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并以備他日采擇焉。先生姓戴氏、諱震、字東原、休寧之隆阜人也。生九歲始能言、年十餘、入鄉塾讀詩、卽爲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覈。時婺源江君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先生偕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漋、方矩、汪梧鳳、金榜師事之、而先生獨能得其全。將三十、始爲諸生。乾隆十九年、以避讐入都。是時先生之學已大成、在都數年、北方學者如獻縣紀尚書昀、大興朱學士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少詹大昕、餘姚盧學士文弨、青浦王侍郎昶等皆在館閣、交愛重之、先生亦不吝爲之講說。無錫秦尚書蕙田纂五禮通考、先生實任其事。二十二年、歸自京師、客揚州盧運使見曾所、與元和惠徵君棟論學有合。二十七年、應江寧鄉試、青田韓錫胙爲同考官、得先生文、異之、亟薦於主司、遂中式。屢試禮部不第、游汾晉間。廷堪座主朱石君先生時爲山西布政使、延之撰方志、禮遇有加焉。三十八年、

天子稽古右文、開四庫館、

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役、金壇于文襄敏中以先生名應

詔、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四十年、

命與會試中式舉人一體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於四十二年夏五月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五。以弟霖之子中孚爲後。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譌誤、其溷淆莫辨。先生則謂詩勞心慘兮、慘本懆字之譌、而釋文以爲七感反之類、皆文字先誤、因而誤其音聲者也。又有鷕雉鳴、鷕釋文本音以水反、從唯得聲、後水譌作小、廣韻遂收入三十小之類、皆文字不誤、因傳寫而遷訛音聲者也。音聲誤、故訓或因之而誤矣。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恒相倚。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或聲同義

別、或聲義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失據也。自漢以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鉉、徐鍇、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得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之論、爲尤謬、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也。轉注與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即轉相爲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自漢以來古音寖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眞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虞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皆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也。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圜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疇人不知有黃極。西士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恒星右旋之樞、詫爲六經所未有。先生則謂西人所云赤極即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璣、冬至夜半恒指子、春分夜半恒指卯、夏至夜半恒指午、秋分夜半恒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移辰者非也。自漢以來、月之九道史雖載之、而在若明若昧之間。郭守敬以月道爲白道、九道之說遂廢。西人於月行之遲疾加減至有四輪、亦未能言九道[illegible]也。先生則謂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半弱。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強。古法有九道八行、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

如交入陰律在黄道冬至、立冬、半交必在春分、立春、爲二青道。交退在秋分、立秋、半交必在冬至、立冬、爲二黑道。交退在夏至、立夏、半交必在秋分、立秋、爲二白道。交退在春分、立春、半交必在夏至、立夏、爲二朱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其交道出入、當交、半交、去赤道遠近、交差每月在某次、兩交與朔望不齊、皆於是考焉、此古法之廢而宜舉者也。自漢以來、九數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之蘊。明末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步始爲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爲甚捷也。先生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唯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此立法之根、先生所不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也。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記圖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詩經補注僅二南二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二卷。考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至於原善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又因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見文集。其地理之學、僅水地記一卷。禮經及鐘律之學未著書、故不得論次云。其在館所校、如儀禮集釋、儀禮識誤、大戴禮記、水經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孟子趙注、孟子音義、方言諸書、皆詳慎不苟。周髀、九章爲之補其圖、五曹爲之訂其譌、而大戴禮記、水經注則又舊所勘定者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給事念孫、金壇段大令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檢討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御史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先生於讀書知條貫者、就其學之淺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進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雖負理學盛名、及以詩古文自雄者、悉擯斥之、未嘗少假辭色焉。先生所著書、文辭淵奧、兼多微見其端、留以俟學者之自悟。今取其發古人所未發者、稍稍表出之、非敢謂能舉其大也、亦非

敢有所損益去取也。昔河閒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理義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理義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謹狀。

凌廷堪撰《校禮堂文集》卷三五

戴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生具異稟，十歲始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問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述。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識者知其非常人。年十五，背讀羣經，每字必求其義，好漢許氏說文解字，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存于今者，參互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蠢通前儒之說。年十七，即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能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故其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則先生之學，以小學爲入門，故所著之書亦以小學書爲最先。嘗作六書論三卷，謂轉注猶言互訓，許君以考老示轉注之例，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形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觀說文訓考爲老，訓老爲考，故序中論轉注舉之。大抵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義，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而推之於用，則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其涯略見于答江愼修書。(六書論今未見，今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一篇，發明此義。江氏得其書，謂衆說紛紜，此爲定論，減無以易也。)又作爾雅文字考十卷，復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嘗以方言之字校說文，或以字爲綱，以方言

之字傳說文之字或以訓爲綱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又或以聲爲主、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可謂同條共貫之學矣。嗣又校正方言十三卷、正訛補脫、疏通證明、一仿邢氏疏爾雅例、即今聚珍殿所刊之本也。然音韻之學、較訓詁之學尤精。嘗以訓詁必出於聲音、當據聲音求訓詁、成轉語二十章、以爲言出於口、聲音以成、而抑揚高下各不同。以喉、齒、唇、舌之音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蓋即中國字母之濫觴也。先生成此書在二十五歲時，孔氏序戴氏遺書則云未見、蓋此書失傳已久、惟自序一篇尚見文集中。蓋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聲論反細圖後諸篇、又著聲韻考四卷、凡韻書之源流得失、皆櫽括其間。時江愼修作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又著古韻標準、囑先生商訂。先生舉類鮮二字以證字從偏旁得聲、特江氏分古韻爲十三部。嗣金壇段氏又分古韻爲十七類、先生折衷其間、謂亭林作音學五書、於古音有艸創之功、江、段之書皆因而加密。段氏分支、脂、之爲三、自爲卓識、然得失互見、乃作聲類表一書、析聲韻爲九類、類各爲卷、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彼此相配、四聲一貫、而反切之學大明。其撰述大義、具見於與段若膺論韻書、小學家咸奉爲圭臬云。繼潛心典章制度、擬作學禮篇、取六經禮制之糾紛者、事各爲類、折衷衆說、萃爲一編。雖所成僅十三篇、即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記、冠弁服記、冠衣記、括髮免髽記、經帶記、緇布記、捍決記見也。後段氏刊入戴先生文集之中。然銓釋禮制、以類相求、簡約詳明、遠駕江氏禮書綱目上。弟子興化任大椿本之、作爲釋繒數篇、蓋用先生之例云。先生所著之文又有春秋即位改元考、此篇亦詳解古曆之文、見文集中。先生說典制之書、復有考工記圖注、齊召南目爲奇書。先生治經之暇、兼留意天文算法、先成籌算一卷、首列乘除、次列命分、次開平分、次列籌式、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以備治經之用。後更名策算、孔氏繼涵取以附九章算術、謂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又作釋天四篇、以堯典璿璣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命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嘗以璿璣玉衡乃古代觀天之器、漢後失傳、爰詳其制於釋天之末。復命工仿造、現藏曲阜孔氏家。繼作勾股割圜記三篇、皆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圜記三篇不必要注、讀本文亦可了然。釋準望一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咸足裨疇人之用。後合九篇爲原象、列爲七經小經之一云。秦蕙田撰五禮通考於觀象授時一門詳載先生之說。其所校之書、復有周髀算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嘗謂周髀算經即古蓋天之法、自漢迄明、皆主渾天、惟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圜、即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歷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即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皇古數學自此大明。先生又作曆問一卷、古曆考一卷、洪氏行狀皆載之、今未見刊本、故不復錄。然先生之論地學也、亦發前人所未發。蓋近儒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胡朏明、閻百詩、錢竹汀、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國。其敍水經注云、因川源之派別、定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又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脈絡、而汾之東西山爲幹、爲支、爲來、爲去、俾井井就序。水則以經水統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又推其例作水地記、欲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

以山川爲綱，凡古今郡國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雖僅成一卷，（自崑崙起，至太行山止。孔氏刻之微波榭中。）然以山川定郡邑，則固地學之精言也。又校勘水經志一書，謂水經注向無善本，乃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以正經注之互譌，亦爲先生之卓識。別著畿輔安瀾志，以大川統小川，以今水證古水，其體例一仿水經。（又嘗修汾州府志及汾陽縣志。）又手製地圖，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以里數之遠近，定北極之高下。惜書本失傳，則先生研精地學，乃地理家致用之學也。殆及晚年，窮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爲主，以仁義禮爲性所生，顯之爲天，明之爲命，實之爲化，順之爲道，循之有常曰理，合此數端，斯名曰善。又由性生材，因材施教，亦成爲善人。性既善，則得於心者爲誠信，應於事者爲道德。又作孟子字義疏證，以爲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權、言仁義禮智，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來學。謂區而別之，是謂理。血氣心知，是爲性。智能所別，是爲才。人倫日用，是爲道。生生之德，是謂仁義。禮該於仁，智該於仁義禮。據眞實而言則曰誠，就輕事而言則曰權。字各爲篇，篇各數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則天理人欲之說也。自宋儒講學，以爲天理與人欲不兩立，惟人欲淨盡，斯天理流行。先生力斥其非，謂古人所謂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無憾，然後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於欲中。蓋一人之欲，即千萬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見爲理，舍是非而論順逆，然後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別有答彭進士允升書，以證宋儒之學出于釋老，與儒家之言不同，使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學中庸補注，皆存鄭注而補之，與原善疏證二書互相印證。而格物、親民、中和諸說，尤足補先儒所未言。則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謂特立成一家言者與。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愼思明辨爲歸。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通古說，不尙墨守，而說經之書，厚積薄發，純朴高古，雅近漢儒。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義理即考覈、文章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又答方希原書曰：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先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之文，烏覩其非藝歟。）先生有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故凡守一說之確者，當終身不易。又曰：讀書當識其正面、背面。好學當得其條理，得其條理，則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無不可爲。蓋先生治學之功，胥于斯乎在。先生少貧，以課徒爲業，纔乃棄筆傭書，往來燕晉、閩越間，數更府主，卒以供職四庫館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生於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年僅五十有五。先生既歿，段玉裁彙其學行，輯爲戴氏年譜。謂先生合義理、考覈、文章爲一事，浩氣同盛于孟子，精義上駕乎鄭朱，修詞俯視乎韓歐。識者以爲知言。其所著書，尙有屈原賦注、詩補注及文集若干卷。子一，名中立。

劉光漢曰：戴先生之學，出於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約，與江氏稍殊。厥後訓詁之學，傳之高郵王引之，典章之學，傳之興化任大椿，而義理之學，則江都焦循能擴之。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則發揮光大，固吾郡學者之責也。方先生之歿也，京師人士共製輓詞，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雖譽或過失，然探賾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自桐城姚鼐以宋學鳴於時，爲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漢學，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毀失其眞。嗚乎，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劉師培撰《左盦外集》

校記

①隨：當作「隋」。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九

汪肇龍　梁同書　鄧夢琴　李封

汪明經肇龍家傳　鄭虎文

今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歲次癸巳，詔修永樂大典，開四庫館，廣求遺書於天下。安徽學臣朱學士筠以婺源汪氏紱、江氏永兩先生遺書上之
朝。禮送兩先生主入郡城紫陽山子朱子祠，春秋配享。時余主講於祠旁書院之古懷德堂者已六載，因得讀所上書，而盡交於兩先生之高第弟子。傳汪氏之學者，其同邑秀書余氏元遴一人而已，余歿後無聞焉。傳江氏之學者，首稱休甯東原戴氏震、歙松麓汪氏肇龍及鄭氏用牧、程氏易田、汪氏在湘、方氏晞原、金氏蕊中，六七君皆知名，而歙之稱篤行君子，則必曰稚川先生云。稚川，汪君松麓字也。君居郡城之某里，先世隱德不耀。考某，妣某氏，生三子。君少孤，又善病，兄夭，嫂寡，而弟弱，家徒四壁立。年十三，甫受書於童子師，尋廢罷，力食以供饘粥。長習賈，則喟然曰：是非甚巧僞不得稱善賈。立棄而歸，習篆刻，資鐵筆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書。君族今侍御名存寬者，器之，勸之學，則大喜，從受章句。年二十有二矣。自是委己於學，至忘寢食，通四子書、五經、左國大義。已而學制科文，於方氏樸山及其子心醇之門，成一家言，論者謂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也。後遊江門，專力治經，則梯陼於宋王氏伯厚、
本朝閻氏百詩，而以漢康成爲宗主。於是爾雅、說文諸小學書以及水經、地理、步算、鐘律、音韻、器數、名物之學，無不博綜羣籍，考據精審，而於三禮尤功深。師友閒咸服其精心果力，隱然以不朽之業相期待矣。庚辰，補學官弟子。壬午，東原舉於鄉，君亦以副榜貢入太學。乙酉，
駕南巡，蕊中應
召試，授內閣中書舍人。君偕遊京師，京師公卿知東原者亦知君，咸招致君。君顧獨暱就余，延課余亡兒師雍，用是深知君。君一日挈師雍遊太學，觀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著石鼓文考定，爲周宣王時史籀所篆，非後世物。君於尊彝鐘鼎諸古篆、雲鳥蝌蚪之文，過目輒辨，暗中可手捫而識之，蓋古今絕學也。是年應京兆試，下第，歸，歸猶一赴省試，遂絕意進取，日讀所未見書，悉資以考據，而學益深。庚寅，易田登賢書。壬辰，蕊中舉
殿試第一。東原尋以經學徵爲四庫館纂修，授編修，而君故落落無所遇，簞瓢陋巷，晏如也。君弟肇溶賈於湖南之益陽有年矣，君念之不置，又自顧就衰無子，鬱鬱不自得。丙申春，挈一妾往從肇溶，居數歲，遣妾去，竟無後。卒，君長身玉立，豁眉若神，見者知爲有道之士。顧色不精充，聲不氣斂，余素憂其無大年。逮君遊楚之明年，余將去新安，而東原初歿，因寓書於君，諷其早勒成三禮之書，然不意君之果至是也。今者遺編具在，叢殘斷闕，掇拾而綴輯之，俾有傳於後世，汪門諸子當必有起而任其責者。余則老病龍鍾，慮不及與觀其成矣。悲夫，君性方嚴，聲笑不苟，友義崇重，勿替死生，親仁泛愛，雖遇橫逆，游之太和中，而物亦自化，倘所謂聖人之徒者，君其是與。君卒於乾隆庚子九月二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九。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候補儒學教諭。娶方氏，無後，以弟肇溶子永祚嗣。女一，適同邑吳雲。肇溶亦孝友，事兄嫂如事其父母也，以狀來乞爲君立傳，乃次其狀而參余所親得於君者，爲紀其實，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碑傳集》卷一三三）

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許宗彥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鐘，曾祖諱國儀，祖諸暨縣訓導，諱文濂，並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謚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文莊生二子，長即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爲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並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于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既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挈眷入都，公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箠楚，公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郡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次年試禮部，未第，文莊賜路費十八金，使歸。公以十金予僕，市襆被賃車，至淮，日才一食，比至家，尚餘二金。十七年，
恩科會試，復下第，
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多宿儒、文率枯遝、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旣澹於榮利、又素耎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司空守邈義亦奉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無疾、夜戒僕人戊夜起、當早朝。天將曙、乃未寤、褰帳視之、已薨矣。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亾失、咸爲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浙大吏夙與文莊不協、百方掎摭、公公屹然不爲動、卒莫能得公過。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鑾次、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陳太僕兆崙與公同列、退詫公、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逸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詣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宜重宴鹿鳴、奉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宴者皆止加品銜、惟公獨具官。蓋公耆德清望、聞於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實有以助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主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子姪侍側、嘗嚬嚬不敢言。數于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尚書沅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有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緩急拯濟、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實未嘗葬、半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迋耳、奈何復予。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檢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不讌客、皆足爲居家法。願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烟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鐙、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其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公與少司空趨向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手、悲不自勝。少司空數歷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金、皆公爲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惓惓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小、一稟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肅所感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人、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勤於持家、性尤甯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起立俟之。公或留客共飯、倉卒間餼嘗豐潔、蓋宜人夙有所備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簉室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即能爲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即公少作。初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者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眾、其去眞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具於與孔谷園及張芑堂兩書。公書刻石者至夥、刻工往往不稱公意、惟陳如岡所刻謝侍郎王兵備兩墓志、最得公筆法。近代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歎絕。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工贍。其後廢不復爲、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宴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度、久久如一日。倚壁杖十許枝、早起手自摩拭、其光可鑑。院草常芟治、無雜生者。初、內庫有室、貯宣德鑪、歲久壓入地、多損者。高廟命尙方鎔爲手鑪四。文莊嘗冬日宴見、上撤所御賜之。其後文莊以賜公、公置几上、晝夜再易壁、未嘗斷火、精彩奕然。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遇名蹟、每瀆

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耄不輟、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捃輯得十之二三、裒爲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司空長子、嗣爲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喪、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喬乙卯科舉人、武義縣教諭。眾、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女、比寓於杭、嘗得侍公言論、竊謂公行己誠慤、似司馬君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名、廝役匿養、無不敬公者。輿宴日、夾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不可揜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爲家傳、因次夙所見聞於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梗概也。

（碑傳集）卷四八

翰林學士梁公傳

公姓梁、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自號、并顏其齋、學者咸稱爲山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年又號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諱經訓導諱文濂、即谿父先生雲璈之外大父也。並以相國文莊公貴、贈如其官。谿父先生生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贈侍講、諱啟心、即𣪊林先生。次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諱詩正、即薌林先生。次癸酉舉人、蠡縣知縣、諱夢善、即午樓先生。皆雲璈之舅氏也。文莊公生二子、長即公、次工部侍郎諱敦書。𣪊林先生無子、以公爲嗣。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皆包夫人出、其所後妣許、繼夏、以公階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性端重、雖與羣兒嬉、不作騎危擲地之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五、中乾隆十二年丁卯鄉試。是科少司空亦捷京兆、三上春官不第。十七年壬申、 恩科榜已放、文莊以協揆乞養、未行。少司空蔭補部郎、留京供職、命公將行李先出都、行有日矣。聖駕駐驛湯山、知公未售、傳 旨詢公名、屬車

無知者。最後太僕孫虛船先生聞之、始籍名入奏。公以貴公子、而朝臣罕知其名。其平日恬靜韜晦、不屑爲聲氣之求、於斯概見。蒙　恩賜進士、一體　殿試、改庶常、習　國書。十九年甲戌、散館授編修。丙子、丁丑兩充同考官。戊寅大考、擢侍講、署日講、起居注官。是年谿父先生棄養、薮林先生以毁卒。公丁父艱、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岸、幾殆。時文莊公已　內召、乞假營葬、公竭蹙襄事。薮林先生柩厝湖莊、發紖之日、公扶服悲號、流涕被面、哀動行路。雲璈時雖幼、猶能記之、而知其悲也。服闋後、以足疾不出。二十八年癸未、文莊公薨於位、奔喪入都。少司空守道義、方奉　命回京、未至、文莊公邸第無人、又以微疾遽薨、倉卒中服御多亡。或言當窮其事、公曰、此時尙念財物、人其謂我何。一無所問、人服其識量。公自文莊薨後、無意出山。三十五年冬、

孝慈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釐、迎　駕、

上顧見曰、汝來補官乎。公叩首奏臣足疾未痊。祝

聖母萬壽後回籍。時陳句山太僕與同列、旣退、詫謂公曰、　上意方嚮用、奈何遽以回籍對。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怵以禍福、公毅然不顧、卽日出都。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重宴鹿鳴、　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宴者皆止加級、公獨晉階、耆德淸望、早徹　九重、故能深結　主知、獨蒙異數。雖家庭之慶、亦鄉邦之榮也。宴日、公賦紀　恩詩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十六年冬、忽瘍發於首、幾不救、後竟無恙。以爲神仙歷劫、從此再可五百年、孰意二十年秋、感微疾遽卒、實七月十五日也。年九十三。元配汪宜人、爲積山先生之女、賢能著於鄉里、戚黨間多奉爲師法。吾母寓揚州、每懷故土、宜人嘗迎至家、飲饍、寒煖、侍之惟謹。視雲璈亦如小弱弟、至則如歸。外內井井、所以佐公者無不至。先公一年生、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公輓之曰、一百年屈指光陰、天何吝此七十載齊眉夫婦、人孰如之。人皆傳誦、而上句乃轉爲公恨也。一妾陳氏、早卒。卽於是年十月援古大夫三月而葬之期、合窆於茅家埠原。臨沒、手書赴稟、斟酌字句、可謂能了

生死之際者矣。無子、以少司空長子玉繩爲之後。公孝友性成、視猶子如所生、諸子亦奉命毋敢怠、出告反面、同於嚴君。公雖生富貴、性儉約、如窶人子、一冠數十年不易。偶出鄰里、望見其冠、無不知爲公者、然益以此重公、無敢匿笑。其自奉大率類是。戚族緩急及義所當爲、則傾囊不吝。有故人子、先世無以爲窆穸、公屢助之、而不知其終未營葬也。其誠以待人如此。公書法超絶前後、名滿天下、雖兒童走卒皆知公書。然於此每見其風骨。某相國使於浙、欲得公書、知其耿介、不自請而屬之錢唐令、令亦無能達其意、乃使人徧索裴濆家、得一冊、强酬之直以獻、而終未敢踵公之門。吳門有富賈、自附於士大夫、求公書墓碑、以千金爲壽、公拒之。又琉球生自太學歸國、過浙、奉其王命乞一面公、以無相見儀、卻之。此豈尋常文士所可企及哉。地方大吏有舊者來、則報謝而已、從不干以私。詩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北闈、有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已山齊名、計公就外傅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成正者如腐木溼鼓、子善爲變、而能鉤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澧以爲師少年科第、偶得澧耳、未必眞有針芥者。今知師於此固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公雅不欲與人爭名、所作隨散、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子一、即玉繩、貢生。孫四、學昌、錢唐學生、耆、舉人、武義縣學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歷。曾孫四。遺命不開弔、不作行述、嗣君皆遵行之。

張雲璈曰、公没之四年、雲璈始自湘潭解組、歸拜公於墓下。先是、傳公者有許比部宗彦、已刻於公集簡端。雲璈自壯至老、親見公之行事、聞公之緒論、容有比部所未盡知者、故縷記之、以著於篇。憶數十年中、每自揚州暫歸、寄公廡下、或一月、或十餘日、公嘗縱言汎論、凡中朝掌故、海內文章、故老之傳聞、前人之軼事、茶香燈影之間、娓娓不倦。聽之如讀異書。自薄宦以來、此景不可復得、而今竟長已矣。先哲云亡、前塵如夢、能無泣然。

張雲璈撰《簡松草堂文集》卷三

鄧簣山墓表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誦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座師蔡文恭公河南學幕、及簉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己、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爲、當自志有不爲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進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守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魯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魯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于此求之。先生既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鞫此獄者、謂君相已瘐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鞫獄者、迺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魯可也。先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守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綦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爲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冤。檄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立蹟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得釋。郡守胡承璧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人以某爲操切。今周秉魯獄尚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寀持之以惑大府、幷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爲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戇言弗受、遂

至聽熒、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父母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爲患于鄉者、控罷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爲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飢、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尚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二人請由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洵陽時、畢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尚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岨礧、披箐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之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既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再護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傳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申時卒、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桺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講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傳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至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兹皆不盡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

朝、年冬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傳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眞不媿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顧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八

鄧先生夢琴墓誌銘 蕭韶

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誥封朝議大夫贊山鄧公卒于羅源迎養之署越明年予傳安扶櫬歸籍將合厝公及元配陳恭人于新阡不遠數千里緘書請銘于安康蕭韶韶辱知于公廿年矣誼不敢辭謹爲志曰公諱夢琴字虞揮贊山其號也世居江西之南城遷于浮梁則自曾祖秀三公始祖諱文謙父諱以忠皆處士以公貴俱誥封朝議大夫祖妣陳妣石并贈恭人公幼敏就塾師讀四子書未遍耳濡目染即能爲同學代草課文師驚爲夙慧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明年試冠軍食餼于庠甲子舉于鄉壬申成進士引見以知縣需次吏部辛巳選授四川綦江署江津者再乙酉以繼母吳孺人艱歸繼丁外艱戊子夏始謁選得陝西之洵陽癸卯署岐山明年調繁寶雞戊申以卓異歷任商州甲鎮以制府勒公保撫軍秦公承恩保薦晉秩漢中知府再擢陝安道事丁巳引年歸歸八年嘉慶甲子科秦公撫江右以重遇鹿鳴奏請特詔入燕儒林榮之此公出處之大略也當公之筮仕綦江也以廉持已以明燭奸以嚴御下期月而民服其化適江津令某者以冤獄被訴解任矣大府俾公治之蓋殺人者楊在位也前令誤以黃君相當辜已瘐斃公廉得其實獄成而服司臬者訹于舉咻以在位兒在高峻獄公力爭不能得形于聲色司臬嗛焉而某令又有周秉康被毆身死一案歸獄于周應律不知爲其族弟周秉魯唆訟不遂踢斃彩戶嫁禍也公庭鞫之尸傷證見悉符既輸服上讞司臬欲翻之中公以法齮齕數月及其擢藩繼任者始成信讞蓋猶以前嫌也然屬吏有請教者則必曰當師鄧令鄧令云一時人頌神君至有越坵求一言以判曲直者厭後洋志傳公曰聽斷嚴明遠近畏服蓋實錄也時定遠邑有廟祝譚學海者以指證二偷招怨被殺莫知主名其令誤以韓奇元六人刑訊誣服及郡呼冤郡囑公莅之察訪既確罪人斯得既呈案郡以令之誣也擬黜之公曰前江津令以被訴且案已成不得不翻今案甫報郡某何敢居平反而擠學製者乎請之再三始以同訊免議蓋公明于折獄而厚于僚誼如此洵陽環山臨水民情頗澆而流寓雜沓楚人尤多佃山則主不能名其田業舟則估或喪其斧公爲定其限年編以名籍遂以輯寧越明年去邑二百里楚民有糾衆強借者公適在郡從數人馳往諭以明憲皆搏顙乞命倡者十二人即詣庭首罪得杖責繳贓結案撫軍畢公聞而善之謂能活人無算也後撫軍以讀禮歸繼任者爲劉公雅公皆有地治事宜之訪公詳明條答咸擊節以爲快活條款飭山南諸州縣仿爲數年中興文教正祀典表節烈百廢皆舉及畢公再至訪公之猶滯于山中也未幾檄署岐山岐當奔蜀大道冠蓋所經民素遵孜趨令顧不無藉以爲囊橐者公平其繇役寬其期會民戴慈母及聞將調寶雞相率爲借寇之請公聞之怵以憲禁始怡然而退寶雞與岐接壤而東兼舊號西至隴秦南踰散關兼兩驛道長而山險驛政不修遂至累民公補乘增庠其困遂蘇歲癸卯逆回田五馬文熹弄戈甘省秦隴傳烽公疾馳二百里至與秦接界之仙靈峪山峻箐深爲從來官長所不到信宿木皮房中斷道設成歸而授邑民兵登陴及官兵赴剿儲時卑馬兼濟隴汧卑不乏興功遂速蒇大府嘖嘖歎爲難邑東利民渠開自前明灌田三十頃有奇已久湮矣公濬之增灌至五十頃其南北注渭諸渠皆加疏導丙午夏邑南數處民獄岐麥爲商州地邇洵陽公久知其利弊龍駒寨關稅舊多苛索公嚴禁胥役不得于額外有絲毫侵城中有所謂行戶者凡食用概給官價派諸市廛即爲裁革勒石屬邑鎮問弁一概謝絕初皆色然駭及奏當岸獄凡情事之不符比附之未當則先令錄呈改正遂無翻駁棘手之苦蓋公治縣則無憚大吏直道而行率屬則曲體人情束溼不事始其歎來之晚也歲辛亥署西安府事僅兩月十六屬之塵案有積年者至是清理一空明年冬監渭南北諸邑賑剔浮冒搜隱漏鴈戶咸得實惠焉漢中幅員北接寶雞西過金牛峽驛長而馬少役多而民疲五廳州縣不敢拮据公請于方伯阿公借閒款萬金買馬備費用民有節赴公遂敏守土者因得息肩略陽之銅卝試採多年矣得不抵費從事者猶希冀于萬一公細勘之灼知無效力請大府封閉遊民既散地方亦寧無何以吏議將賦歸矣適荊湖教匪蠢動當事以轉輸重任非公莫可奏請留署制府宜公前任秦藩悉公幹濟適督師至謂方事之殷非臣子引退之時愈加委重當是時巴州賊羅其清嘯聚于方山坪通江賊冉文儔跳梁于王家寨南鄭之小壩毛狗洞皆與接壤公于兩路分設五卡募鄉勇數百人練器械整行列遣之遊探屢獲賊諜制府予書云風鶴頻警能轄四馳非循聲素服鄭封豈能獨來獨往僅以周道透邏爲使君賦猶不足彰賢勞也明年夏楚匪竄陝欲由五郎窺漢中公親往城洋西鄉巡查接界諸隘鄉勇時年已七十五矣控單騎冒寒衝暑馳驅于羊腸鳥道

中風痙所蔣遂忘足弱遠南北防戍旣定託之觀察王公而遂初焉其被議也以失察南鄭令王君行儉議獄失出後王君卒以死事蒙恩加贈三品予廕益公之取人固有見其大者矣初自恭江歸去江津已二年及過時沿江迎送者綿數百里至邑則清廉生祠已建相率擁入申拜謝而後別在寶雞有事白河歸途過洵民望舟而迎攀轅而送者復數百里依依不忍去其牧商也因公至省適寶雞有許其令者召而問之則赧然曰吾等寶出不得已然愧無以見公矣公有命敢不遵因毀案而去矣居愛去思古循良閒有之至于不被宇下已久而望其顏色卽有所愧而不爲古之傳潁川中牟者或未之聞而公止于郡邑展經濟識者不可歎公用所學之不盡也公性孝友篤交誼初石恭人之卒也公甫齔哭泣之哀弔者不忍聞見及繼母吳孺人卒哀痛一如所生旣免喪修潔自之養左右于封翁中憲公暨叔父仲章公之側越四年中憲公捐館舍膽號之中附身附棺卜兆安厝哀禮兼至及釋繐依戀如父猶不忍遠宦也及仲章公歿始爲出山計及在洵恭達覃恩陳情以身所應得文林郎貤封焉從兄迎浦明經林有光處士其中憲公夙切十起之慈二昆亦殫在三之孝公在籍數年館穀玉山訓子課姪書讀等身姪傳仁遂籍諸生凡一門男女婚嫁無不爲籌畫得所繼而公子暨處士子傳牧相繼列芹宮迎迎浦至洵讌燕唱酬宛然二蘇風流也至秦調始以憚于山行送歸弁以塵宅讓之故自漢中歸尚儆屋而居云初謁選主同年葉農部宏寓無何農部卒子幼公爲視含斂治駛輿請兵部勘合送之南歸至德州後返在關中時藍田令周君崧曉同郡後進也有治聲因調繁卒省垣公厚恤其喪備狀其行後過繞梛闈士人道其遺愛尙爲感愕賦詩云其學根柢六經而沈酣史籍文章不爲無用之言己亥分校典試吳銘菉太史欽服文筆執從學禮甚恭及壬子監內簾試所作程墨并闈藝詩主文施琴泉太史羅碧泉學士俱極推服所歷郡縣延師訓士之外月課而季考之丹黃甲乙親爲評騭受教者文章皆有法度兩次里居歷主玉山之端明饒州之芝陽及白鹿書院講席訓士以先器識後文藝人人皆自以爲得師所刻著作如麗澤講習遜業初約敷文講義懷玉草皆爲訓士作也而洵陽志畢秋帆中丞有郡邑治譜之許寶雞志胡少宗伯高望有事核文古之贊成謂五泉三石不足多也未刻者史記書後二卷補筆一卷古文有梯亭初稿續稿四卷詩有洵闈草陳倉草商山草四巨編歸田後有來卽應興到疾書者甚夥尙未集錄也距生雍正元年癸卯六月廿九日享壽八十有六元配陳恭人同邑處士士奇之孫太學生大錫次女克備壼儀事尊嫜則婦代子職教子女則慈兼嚴訓主內政則儉助淵操後公四年生先公十一年卒壽七十有二公親述其行所悲爲閨中失一良友者也子一傳安己酉選貢乙丑進士羅源尹女一適同邑康熙戊辰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吳公從治孫附貢生季敏次子出繼處士季皐太學生篤照孫二世晦世僉皆邑庠生某之初見公也于郡伯史公家塾過蒙下交勸以名行洵寶二志皆與載筆公在商於興元時凡得異書過勝地嘉月相召之使無歲不至往輒旬月留茲之請也其亦以見聞于公者最服與護舉其大者著于篇而係之銘曰

於惟先生有德有言德爲民母言作士閑懿茲幹濟宜麗台垣勵勤郡邑未究其全福斂壽者穀貽後昆他年崇國更表瀧阡

（碑傳集）卷一〇八

又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誌銘　惲敬

嘉慶十有三年十一月庚辰前漢中府知府鄧公卒於福建羅源縣之署舍時子傳安知羅源公就傳安養也年八十有六十四年八月乙卯公之喪至本貫浮梁十九年十月丙寅傳安卜地葬公於浮梁青峯之原公之配陳恭人合葬焉先是公以耆德孝

命重赴甲子科鹿鳴宴來南昌敬介公之姻江訓導幼光謁公傳安又興敬同出戴文端公衢亨之門至是以銘請敬不敢辭敬觀班孟堅范蔚宗傳循吏皆推本儒術或列所治經舉其科可謂知爲政之要矣然所載多郡國二千石縣令惟蔚宗傳王渙一人任峻附見傳中且以明發姦伏爲未充德禮之教夫縣令不相應則姦伏之心侈矣何明發之功可紀哉縣令官卑其權不足攝下故爲縣令視二千石爲難而德禮之效則以能明發姦伏爲治縣符驗能如是未有不爲良二千石者也公諱夢琴字虞揮姓鄧氏曾祖國挺自南城遷浮梁祖文謙贈朝議大夫父以忠贈朝議大夫母石氏贈恭人繼母吳氏公年十八補縣學附生二十一爲廩膳生二十二鄉試中式三十會試中式以進士候選吏部授四川恭江縣知縣縣人相治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公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公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者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匿尸黃君相之門江津前政比君相殺

人罪已疾死矣。公鉤距得獄情，撳之前政，因推事官巧詞於按察使，掎其獄。公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政在江津事多卒，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顱左，旋以他事與周乘魯爭，傷腹下，乃死。前政以比樹主。公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比周乘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政比以傾公。此繼獄也。當是時，前政已因宋志聽獄去官，公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公好排人，人已墜坑阱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公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公勢危甚，會公遷綦江。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皆服之，至府皆不承。公奉府檄，廉知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公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益信公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檄布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公讞焉。丁吳太恭人艱，服闋，以贈朝議年老請養，家居十二年。後服闋選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貫山種稞，自立下手會曰稞煎，取木石耳曰耳煎，燒炭曰炭煎。黠者不立期，遂多訟。公令種稞期五年，耳、炭期三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公言流民闢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國家賦額已定，徙飽吏胥耳。終公去洵陽，不報升科。旋署岐山，調寶雞。寶雞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疲損。前政以給里民需其値，曰領馬。有急，復擭私馬應官，曰里馬。公令領馬皆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公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後馬文熹屯底店，公料丁壯登陴，賊未至而罷。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因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公。後病滛累上，記乞休，年七十五矣。始公家居時，知浮梁黃君泌治煩辦而性卞急，請益於公。公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遠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焉。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愼守，官難於和緩，求其難焉可也。自公爲州爲府，所屬皆喻以此意，而公持大綱，不苛察，故皆治。公年二十四，陳恭人來歸，孝謹守婦道，年七十有二，先公十一年卒。子一，傳安，進士，福建羅源縣知縣。女一，適國子監生吳篤照。孫二，世曦、世龠，皆縣學生。公爲學自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新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所著有棣亭文稿十六卷、詩稿八卷。銘曰：

養魚勿煩，治民勿殘。勿煩者濟其池，勿殘者察其辭。池濁而滙浮，魚之仇也；辭差而聽惑，民之賊也。登山不可趨，學道不可愿。如公者，儒術之所與也。

《碑傳集》卷一〇八

前刑部左侍郎李公封墓誌銘　紀昀

公與余同以乾隆甲戌登進士。是科最號得人，其閒老師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學以詞章名世者不一，經濟宏通才猷傳異以政事著能者不一，品酒鬭茶，留連倡和，以風流相尙者亦不一，故交游款洽，來往無夙期，讌會無虛日。余少年意氣亦相隨馳騁，顧盼自豪。公獨落落穆穆，淸靜自守，於同年無所同異，亦無所親疏，若蕭然於仕途外也。數十年來，升沈不一，登九卿者僅六人，而公實居其一。論者謂窮達有命，不在聲華之相耀也。是固有然。然公以恬退樸訥之性，而卒受殊知，得蹐通顯者，亦自有由。公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汚其婦，婦爪傷翁面得免，畏其再逼，遂自盡。衆謂傷翁不孝，不宜旌。公謂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錢文敏公從公言，公緣是知名。由郎中出守廬州。時奸民葉虎倡順刀會，爲暴於鄉里。公捕治渠魁而嚴戢其黨，卒消亂於未萌。由江西鹽法道擢浙江按察使。時諸商感公革陋規，疏鹽引、瀨行，贐以八千金，公力拒不受。由湖南布政使獲譴，再起爲福建汀漳龍道。時力徵海濱剽悍之俗，終公之任，無械鬭。修造戰船，嚴禁以舊料抵新料，積弊一淸。官江蘇布政使僅四月，淸釐賑務，所全活甚衆。官湖北巡撫時，會歲歉，舊官不能察屬吏，賑恤未周，姦黠者或強借富民糧，豪猾者又執而生瘞之。公奏請悉行究治，撫字多方，杌隉者以安。又廉知十年前盜糾衆入民舍肆劫掠，而吏匿不報，立置羣盜於法，參治歷任各官罪，而吏由是儆，盜由是戢。優詔褒嘉，遂有兼署總督之命。知公之勤於其職，簡在帝心者久矣。迨年近七旬，自覺精力稍減，即不敢久居要任，致察核不周。天子亦俯鑒其誠，改司秋憲。盡力所不能爲者，即不敢爲；知凡所敢爲，即爲之而有餘矣。豈泛泛委時任運者哉。雖以荊江泛溢失於預防落職，而工竣以後，仍特賜按察使銜，俾頤養於林下。嘉慶丙辰來京，入千叟宴，恩禮有加，亦皆非偶然。先師阿文勤公嘗曰：仕宦措足於實地，可無顚蹶，即意外失足，亦必不至破顱損骨。至哉言乎。公其知此意矣。公諱封



字紫綬，松園其別號也。先世江西豐城人，明洪武初遷山東壽光縣之斟灌莊，故世稱斟灌李氏。曾祖諱迥，康熙甲辰進士，官刑部右侍郎。祖諱樸，官南漳縣知縣。父諱烈，官蘇州府同知。公生於雍正元年十一月，卒於嘉慶元年九月。元配郭夫人，繼配朱夫人，俱先卒。公子三：長鈐，官工部司務；次鉦，乾隆丁酉科拔貢生，由四庫全書館分發，署江西建昌府同知；次鈐，縣學生。女五，適王緯璧、劉鼎燮、王庭蘭、劉世焌、王允彬。孫六，曾孫一。公長子早卒，長孫景沆將奉公與兩夫人及側室陳孺人柩合葬於九巷莊先塋，遣使走京師，乞余爲銘。余與公同舉，迄今四十三年矣。故交零落，有若晨星。閒居京師者，僅查給事遂槎、戈太僕仙舟。躋朝籍者惟余一人。在林下者亦止王侍郎蘭泉、王光祿西莊、錢詹事竹汀、沈運使既堂、殷伏羌會膺及公，尚時通音問。回憶少年文酒之會，杳若前生。公今奄化，又少一人矣。俯仰今昔，百感紛來，爰慨然而爲之銘曰：

人以官富，公以官貧。貧則貧矣，而秋水無塵。吁嗟乎，吾黨又少此一人。

（《碑傳集》卷七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

閻循觀　蔣士銓　余玿　何逢禧

吏部考功司主事閻君循觀墓誌銘　韓夢周

乾隆三十一年，余需次都下，得來安令，將行，閻君懷庭送至郊，執手流涕別去。是歲，君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踰歲，書至，言部務殷繁，至不暇寢食，且曰將告歸。余心憂之，知君有夙疾，恐以勤勞增劇也。戊子秋，余供事闈中。九月，回來安，而君之訃至。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少孤，未諳葬事，墓地卑隱，水嚙家，既長，以爲大慼，陰雨輒號泣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浸淫至於無救。在考功，日汲汲於國計民生之大者，議有不合，侃侃與上官爭。又規畫多遠略，時益以爲迂闊不得行其意，遂告歸。先是，齊魯之士文學質行相尙，而道學鮮傳人。君德器渾成，本於天植，又探習先儒，得其所以用力之方。其大要以忠恕爲根本，以倫常爲實際，毅然以絕學爲己任，後生晚進被其教化，皆知聖賢可學而至。既壽不得長，所蘊未及一施，然識者以君德業成就，無愧古人。君學無所不窺，而好爲精思，著有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詩記、西澗草堂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共若干卷，藏於家。方君之告歸也，距支俸期三日，友人謂曷少遲，可爲資斧。君曰：吾懼貪位懷利，以事君故告。若爾，是懷利也。友人歎息而去。君平居溫溫，若無以異於人，至遇事，人所糾結艱苦不可爲者，君處之暇豫，不惑不阻，蓋其中之所養如此。君諱循觀，號伊蔚，先世太原人，諱均大者，始遷昌樂，曾祖諱世繩，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祖諱愉，以翰林出知長興縣，行取主事。父諱廷倩，太學生。母吳孺人。生子一，即君也。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姜氏，繼娶郭氏。子四人，學夏、學高、學宓、學游。女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營邱黎家村先人墓側，從子學暘、學朱以余知君爲切，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植其德，聖賢師，年雖未永稱不衰，吾質既亡將安歸。

《碑傳集》卷六〇

閻懷庭墓表

乾隆三十年，予游京師，與萊州韓公復交，因以知青州閻懷庭忠信好學，與公復以志行相師友，爲書其事狀而藏之。明年，懷庭成進士，官考功司主事，時予已南歸，不獲見懷庭。及再至京師，而懷庭以病歸，歸數月而懷庭殁矣，悲夫。懷庭天性沈毅，內行醇篤，模範遵經，動中禮法，齊魯間言道學者多推首懷庭。其在官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同官者輒指目之，而懷庭涼涼然亦不自得也。公復知來安縣，嘗與懷庭書，自敘其所以施于民者甚詳。予讀之而喜，傳示寧都羅臺山。臺山以書復予，言讀公復書，愴感涕零，繼以蹈舞。臺山故嘗識公復、懷庭，因盛稱懷庭志行之美，以爲

國家明德醇懿，涵濡百餘年，其徵應于士大夫者，于閻、韓兩君見之矣。未幾懷庭歿，公復又能官去。予每與臺山道之，未嘗不慨然增歎也。懷庭殁後四年，公復以書來，并示其所爲懷庭志墓之文，而屬予爲之表。予自顧菲薄，何足以表懷庭，顧惟數年間與懷庭熱效之誠，及與公復、臺山平昔相與論議者，不可以無述也。烏呼，君子之遇于時，其命乃在天矣，至其所以自盡者，不可得而委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得而貳焉，而況出處之際乎。懷庭名循觀，號伊蔚，世爲樂昌縣人，殁之年四十有五，葬營邱先人墓側。其事狀及所著書，誌文詳之矣，不備著云。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〇



翰林院編修蔣君士銓墓志銘　王昶

乾隆十九年，余會試在京師，以通家子得謁總憲金檜門先生。時鉛山蔣君士銓，先生門下士也，以能詩鳴，故詩酒之會無不共之。迄今忽忽三十餘年，其閒離合無定，而郢石之知，罕有逾於君者。自先生下世二十餘年，君又繼之，所謂厄之質死久矣。於是其子知廉等以狀來乞爲幽竁之銘，余其忍辭。按狀，君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祖承榮，父堅，皆不仕。君生四歲，母鍾宜人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一過不忘。清江楊勤恪公異之，待以國士。從父至山西，讀鳳臺王氏藏書，學益富。年二十二，檜門先生督江西學政，拔補縣學生，以孤鳳凰稱之。十二年，中丁卯科鄉試。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余亦召試爲中書舍人，故與君之交益密。二十五年，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年，又偕余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明年，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請主紹興蕺山書院，凡八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揚州安定講席，奉母以行。四十年，鍾宜人歿。服終，入京，充

國史館纂修官。尋患風痺，時漸臥牀第。聞四十四年余請假還朝，往候之。君笑曰：已作習鑿齒矣。談笑間，目光猶炯炯也。四十六年，復病，歸南昌。至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一。君生歿之日皆無雨而雷風，故世以爲異云。子七：長知廉，拔貢生，充

四庫館謄錄；次知節，舉人；次知讓，

召試賜舉人；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皆幼。生平著藏園詩文集若干卷，存於家。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閒人，從容諧笑，繼以諧謔，而甄錄寒畯，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填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當其搖毫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扶土，如熊咆虎嘷，鯨呿鼇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爲極則。君與禮部尚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

上賜詩嘗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蹇來反，卒纏綿于惡疾。歐陽子曰：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用者，命也。如君洵可謂之命矣。五十二年某月日，知廉等葬君於某縣之某鄉，乃作銘曰：

維遇之嗇，繄才之豐。非惟才豐，志行攸崇。扶幽發潛，扶孝植忠。何登朝著，疢疾乃叢。有山崇崇，有水淙淙。曰歸斯邱，馬鬣以封。淩雲之氣，閟于幽宮。發爲詩歌，翩蜺走虹。如有不信，驗此雷風。

《碑傳集》卷四九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廉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西江，君已半體枯，固余至寓，力疾懽飲，臨別執手，平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頷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即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哀，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謹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常遊澤州，爲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即屈竹絲作波磔教之認字。君天稟英絕，有覺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于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聘爲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洒然，有終焉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卒。君秀額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諧謔風發，聽者傾倒。胸無町畦，不辨囁嚅耳語，過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沉舊職，一二知己盡矣，同列皆闒然少年，趣尚嫌

諸僉益不自意、遂有輕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戢山時、越中富家池三江閘日久埂廢、君力請于大府、借帑辦治、日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掃墓鉛山、爲邑人建壩浚渠、以通水利、修坍嶺埝、以利文風、建棚縣衙、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于西鄉湖坊、詧不良者。甲戌、禮闈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祭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駱生者、負鹽課將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孀扶六櫬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于人也信。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諸公卿震君麟鳳、爭先窺觀。裘文達公在 上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并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尚書、而君僳然一老詞臣如故也。雖其俄出俄入、自綴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有、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養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擧觴而至者履交戶外。高麗使臣倘與四笏、求君樂府歸。登闕之盛、天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横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叢茂、五子七孫穿花繞膝、而侍死之夕、無疾而備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改。常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曰方伯彭公、曰督學金公、蓋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卷、詩 卷、銅絃詞二卷、塡詞九種。娶張氏、誥封安人。子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孝廉。次知白、知乘、知節、知約、尚幼。女一人。以 月 日葬。

銘曰、懸弧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旣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黙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徐孫唐之李。吁嗟蔣君毋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耿耿光不已。勝我才華輸我齒、倩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蒿里、兼備他年補國史。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五

蔣士銓傳 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王昶蔣君墓志）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翁方綱蔣君墓志）父堅、有奇節。（袁枚蔣君墓志）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昶蔣君墓志）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讀鳳臺王氏藏書。（王昶蔣君墓志）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之。（王昶蔣君墓志）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摛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士銓、

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

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

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長身玉立、眉目朗然、嶔嵜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王昶詩話）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自礪。（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鰥寡耆艾無所靳。（袁枚蔣君墓志藏園詩序）詩、古文詞負海内盛名、（王昶翠雅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嘷、鯨呿鰲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胷、推倒豪傑。（王昶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王昶蔣君墓志）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謄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梁同書蔣修隅墓志）詩得家法。（吳熙樂府）

（常山按：此用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集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三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籛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値明崇禎甲申之變、萇楚無家、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蕃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祗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剪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淸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藥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鱗、嘶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厲壑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極。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越禹之無害、倣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武英殿、國史館、皇淸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戸、天彖應其休徵、演

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秘閣、是日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官、東觀比于神山、瀛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陽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凌雲一賦、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成約百僚、當官容其卧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霆倚戸、恣其發揮、雲霞在天、從其剪裂、植筆岱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混同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暨于女士。鉗耳之造象、必乞高文、射臂之傳經、亦求定說。據平原而繇貫、圖洗馬而繹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盡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疏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鍚之柄、以扶倫紀、躡窺觚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驄之謗。有緇衣好賢之雅、蟲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

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與聲而同哀，遠弁而近赴。烏乎哀哉。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焫，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康里，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蔚，若有待于恒幹；華表既峙，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戶聆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舉之來，嘗國先叢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洪亮吉撰　《卷施閣文乙集》卷三

彰德府林縣訓導余公玿誄銘　朱士紳

乾隆丁未，余膺

簡命守禹閩郡，明經劉亭余公品端學粹，淵源有自，以于役旁午，未遑造廬，洎以公會得親言貌，心益重之。後公鐸林數載，卒于官，嗣子星源奉柩旋里，卜葬城東先塋之次，而因學師楊郭以狀請銘。予維余氏爲郡望族，忠孝節義，代有其人，而公以實踐之學發爲實用，誠有爲學術世道所攸關者。謹按狀次之：公諱玿，字韞石，號劉亭，林邑門人私謚曰清恪先生，系出吳越錢氏，始祖諱賢，自江右高安遷許，有義行，載許志。四傳至公祖諱沖海、遷鳳、躬農、纍好詩書、生公父艮庵公，諱丙捷，廩膳生，嘗修職佐郎，清苦力學，前州守蘇稱爲吾道干城，詳登府志《儒行》，著《學宮輯略》、《館課餘談》，督學蔡葛山先生深嘉賞之，徐杏池先生稱爲有功後學，須存通省學署。母杜孺人，勤忍和讓，相夫教子，學人賢孝壽言百數十篇。兄珩，庠生，著《聞得錄》，弟昌楫，庠生，著《綱目統論》。公幼沈靜，不樂嬉戲，入塾益端謹，雖盛暑亦未嘗露體，年十七冠，童子試爲前州守邵所器重。二十請行冠禮，艮庵公喜與行之。入庠後，學師屢舉優。已卯、辛卯鄉試薦不售，公素承庭訓，留心儒術，作《防心要言》自箴，居恆昆弟交相師友，體論先聖賢儒道理，朔望必謁先師，講《小學》，率弟子習禮。秉林鐸，爲諸生宣講

聖諭及歷代鄉約，即教即學，務示以聖賢階梯。至若考祀典，表名節，徵求古跡，皇皇如弗及。六旬後，每元旦舉一歲言行，焚香告天，有脊年日記。稀年約意二則，蓋公之積學砥行，肫誠不欺如此。自程朱表彰絕學，前千餘年聖賢相傳之道，燦然大明，雖有異說，不能亂也。有明講學者出，借釋氏之用爲用，眩淆鼓簧，以僞雜眞，至今猶有惑其說者。公每觀其書，輒心憂之，於是作《學鑑》二十六卷、《杕心集》十卷、《羽翼正學》，爲後世法。其書分門辨類，徵引宏博，所以示學者向往之途，至詳且悉。其他著述有《林署考》、《典釋訓》、《鄉約摹言》、《讀志隨筆》、《坐詩備覽》、《杕心齋古文詩鈔》，皆有關世教，學者彙而讀之，足以知公之用力於此事者勤而志之所期者遠矣。郡學博香亭程君稱爲程朱正脈，孝廉一齋趙君贈以道脈嫡嗣，論者以爲不誣也。公生于雍正甲辰七月二十五日亥時，于嘉慶己未十一月初七日酉時終命，壽七十六歲，葬以庚申仲秋望日戊辰。學者與艮庵公並爲立祀。配劉孺人，監生諱瑋女，克職婦道。男一，星源，庠生，娶賈氏，監生可立女。女二，一適任超，一適監生王殿遴。孫男一，家

芳、業儒、娶陳氏。孫女二。曾孫男三、本直、本正、本中。女三。銘曰、
道術日弊、交相上下。昔在異端、今在儒者。惟公講學、恪遵程朱。擯淸異
言、羣慝消沮。公之勸學、出于至性。著作等身、一軌於正。無志者奬、有志
者岐。公言不朽、百世之師。

《碑傳集》卷一二三

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何公逢禧行狀　孟超然

乾隆三十有四年己丑冬十二月八日、吏部左侍郎何公卒於位。先是、
秋七月、超然得公書云、入春來、患脾泄、飲食大減、心竊憂之。十月、自重
慶遣人入都奏事、令問公起居。以十二月朔日至、公疾已亟、手不能執
筆、於臥榻前口授其子西泰作書復余。其略曰、某入冬病益甚、蒙
主上恩賜醫診視、已累月。此故事所施於老臣碩輔者、而某以新進之
臣、螻蟻之軀、
主上軫念至此、感激何可言。然死生大事、久已付之度外矣。萬一徼天
之幸、得一旦霍然起、與足下重作舊日歡、何樂如之。然某自得病後、亦
爲足下在遠、旦夕無可與語者、滋鬱鬱、非虛語也。僕人奏事返、至達州、
余發書涕下。至順慶、夜接都下書、一曰東、則公訃至矣。蓋去余僕出都
門方四日也。嗚呼傷哉。余旣爲位哭、念曏昔公愛余最篤、公之志事、余
知之最深、故敢忘其文之陋、備述梗概、詞以實而不誣、亦公志也。公諱
逢禧、字敬儒、號念脩、先世籍福淸、至公祖、始遷會城之南臺。公父蓼言
先生爲名諸生、湛深經術、遊其門者率有聲場屋、而先生卒不遇。晚乃
貢成均、時公已官農曹矣。蓼言先生律己嚴而見道篤、嘗慷慨言曰、作
文以肅宴咳虛名、入世以機械誇捷足、科名入手而懷抱不足以副之、
官職加身而德能不足以舉之、有一於此、謂之不祥。矢天誓日、不願子
孫有此。君子以爲篤論。公少而穎異、過目成誦、以博覽爲基、以心解神
會爲主。十齡、誦五經如甁瀉水。年十四、遊於庠、寸晷七篇、學使者奇之。
甲子、又以五經舉於鄉、時年甫踰冠也。再試春官、不第。戊辰、安溪官石
谿先生視學關中、聘以爲助。三年、公遊益壯、學益富、覽周秦漢唐故都、
歷諸遺墟、旁搜金石古文辭、發爲詩歌、著西行小草數卷、而校文明敏。
學使者倚之如左右手。辛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翰林葉公觀國同
里同年、儕舍同居、治事之暇、以文章相切劘。而公入曹司未久、句稽錢
穀如素熟習者。侍郎吉公慶奉
命按獄畿輔、奏公與俱行。無錫嵇公時亦領戶部、謂吉公曰、何公柱石
姿也。吾閱農曹中、無有及何君者。後君官九列、猶以爲知己之感云。公
以才當不次遷。遭蓼言先生憂、還里。服除、奉太夫人就養京師、補戶部
廣東司主事。己卯秋、分校京闈、得士最盛。時總裁爲錢塘梁文莊公、素
矜愼少許可、諸分校所薦卷多駁放者。遇公薦卷、則欣然語副總裁都
御史觀公曰、何公無私、能盡心。且其器局駿偉、名位當大起矣。庚辰京
察一等、引見加級。
上以知府膺表率任、宜愼重其選、不拘資格、詔九卿及翰林之長舉所
知。公以主事特奏記名。四月、除員外郎。時余甫成進士、遂與公定交。公
任員外將二年、故事、吏部選郎缺、擇人視他曹尤愼、吏部不得人、則調
於他曹郎中。大學士傅忠勇公時兼吏戶二部、奏以公由員外授選郎、
前此所未有也。公以壬午四月視事、旋轉御史。奉
旨仍典選事。尋擢工科給事中、而余亦以是年冬入選曹。見公按百官
之籍、釐流品、平注擬、同官和愷、胥吏無所緣爲奸、聲望益隆隆焉起矣。
有同知某援例欲職選郡守、嘵嘵投牒、頗有爲之地者。公慨然曰、人旣
非才、事又違例、此僥倖何可長。奏記斥之。又某於同知任內、曾爲上官
薦、尋以事移疾歸。逾數年、謁選、欲選曹以保舉例引見。公曰、病痊起廢、
考功職也、彼欲選曹啟事、覬得郡耳。卒不可。選曹循故事、固不肯自貶
損。時臨桂陳文恭公初自湖撫遷吏部尙書、猶與公未深知也。癸未八
月、刑部員外郎缺、已入選、而刑部咨留公、以故事、每月缺、後無留者、
持不可。或傳銓司有所左右其間。時
上方巡幸木蘭、刑部尙書舒公封章入告、
上命陳、舒二公訊實以聞。久之、不見左驗、然二公疑猶未釋。於是與郎
中瑚公世泰、章公寶傳皆奏請解任、讞成、事頗白、然猶請下吏議。方事
急時、公謂余曰、君不過奪奉、吾以言官典選、中蜚語、恐有意外禍。恃
主上聖明、或蒙恩洞察小臣守法無他。否則貽老母憂矣。九月九日、驛
報返。奉
旨以事旣無據、皆復官、且免置議。公手捧
恩綸、感且泣、謂非
上聖明、則得罪誰爲白者。吾今當奉職死官下矣。臨桂與舒公久之亦
知公坦白。公後爲吏刑二部侍郎、二公與同事、皆投契、不以前事少芥
蔕也。公旣被劾得白、
上益知公才。是年冬、遂有江西鹽驛道之命。抵任甫旬日、擢湖南按察
使、具摺謝



恩。且請入覲。奉硃批、不必來、汝何事不可辦。但戒汝者、莫生滿足之念、莫尙氣可耳。公捧諭叩頭感泣。蓋自是愈知聖主將大用之、而所以生成教養之恩、眞千載一時也。楚俗刁悍、刑名案牘繁多、尤多告訐事。公始涖以嚴、旋濟以寬、吏民皆感服。未幾而有新甯髭市之事、撫寶慶守王錫蕃報至、公即請親往視之、曰、吾親往則案可速結、而撫軍喬公以公兼藩臬二司事、持不可、檄解省審理、飛章入告。朝命大臣往勘之、而王錫蕃懼罪、遂自經死。於是公以職任陳臬不能先事豫防具奏請罪、已下部議矣。而是時掌選章公寶傳又以他事左遷、傅文忠公將擇人以代、上特諭仍以公補選郎。公聞命馳入都視事、主余邸舍者三閱月。每雞初號、其披衣起趨朝、啟事退、則集賓友爲歡、敘契闊、日與余以詩文相倡和。每慨然言曰、吾再蹶再起、俱出意料外。主上不以臣不才、將用之、吾何以報稱。視吾力所能盡者、勉自策而已。是年四月、余奉使粤西、十月還過武昌、則聞公於九月拜刑部右侍郎之命。公由主事六年洊歷九卿、僚寀不驚、惟仰頌聖天子知人善任使、蓋公素所蓄積、足以肩重任、其見信於物望者然也。□月、調吏部右侍郎。公再入中臺、皆貳銓事、熟習掌故。昔時同事有彈冠之慶、而公每惓惓以愼名器杜僥倖相勸勉。時大學士武進劉公、尙書莊公皆虛公爲儴。凡循舊章、間有損益者、知公在選曹久、必與公商榷而後行、聯名啟事、選人悅服、故公在吏部章疏、不必已出、而裨益孔多。戊子秋九月、余奉恩命視學四川、公黯然爲別、且曰、子去、吾益孤矣。余聞之愴然。嗚呼、公方爲天子卿貳、余蹇拙何能裨補萬一、而公顧獨惓惓者、蓋數載以來、每以公退之隙、述先世艱辛、隱約謂兩家實相似、備朝廷任使、務洗手奉職、不得爲自私自利、以辱其先、閒及文事。公於同里中獨以不肖爲可與道古、忘分投契、歲久不渝。公曾爲余大父母表墓、鎸于申之、而手毯蓼言先生家訓、亦特命余爲之序。且有他日里社雞豚、南郵卜鄰之約。嗚呼、孰謂別公僅一年、而前言成讖、公竟忽然去哉。公自以受主恩深重、非尋常供職守足以報塞、故每察公爲郎日勤勞之暇、頗自娛樂、洎登大僚、則時時發形於色、慨不得稱職、此其心豈獵取名位、爲一身顯榮計哉。公之心固惟余知之。此彌留之頃、相隔六千里外、猶許爲知我者也。公事母太夫人、能得其歡心。余始在京邸、見公製一裘一葛、留一資客飲食、必稟命而行、每趨入朝、必在寢門外、偶太夫人動靜、問夜來安否、太夫人時有鄉士之思、則多方以娛老人心、槧蓼言先生遺訓、昕夕不忘。每誦先正葉文忠之言曰、吾先世爲農夫、本無心貴顯、今貴顯矣、而自問生平不及祖父遠甚。嗚呼、此足以徵公之心矣。公才敏練、本性成、遇事輒一語剖斷是非、嘗言諸葛武侯才須學也一語爲千古不磨之論、又以人之有才、如刀劍之有鋒鋩、不用則鈍、匿但貴審所以用之而已。其論古文也、不苟同亦不立異、每謂法古人者法其間架、非謂摹擬剽竊於字句之間、强記過人、每所經眼名章警句、終身不忘。詩則多師爲師、不拘一格、氣體沉厚、而出之蘊藉、力闢嚴滄浪詩不關學之說、尤喜中晚人絕句、酒酣耳熱、輒喜吟諷、每謂余曰、流連景物、抒寫性情、昔人擅場之作、間一諷誦、先得我心、不能出古人範圍、不作可也。公性無他嗜、退食之暇、手一編自娛、見仕而廢學者、輒喟然太息、固以兵刑錢穀自具精微、學問文章皆資揮霍、特不喜迂闊者高談心性、而於渟厚質直之士又未嘗不爲心傾、與人交似泛愛、而黑白井然、亦不能作翕翕態、顧余淺甚、非意所好、輒見於色辭。君愛余至而愛其褊衷、每出苦語相勸誡。余近頗自警、今公往矣、孰爲箴余過者耶。公元配齊氏、遻□氏、子一人、西泰、有雋才、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生於雍正甲辰正月二十二日、年四十有六。嗚呼、公受聖主特達之知、冀得設施、以垂竹帛、朝士大夫望其風采、若景星慶雲、鳳皇芝草、皆爲國家慶得人、而一嬰心疾、累月沈綿、和緩無功、聖慈軫念、公亦遂含酸茹痛、自念臣年方壯、不能報君父莫大之恩、其貽余書所謂死生大事付之度外者、固自擺脫、挨其志未有不齎恨於九京者也。余得公子西泰書、灑涕巴東、未得公行狀、就平日所知者爲記其大凡、異日以授西泰、或有家狀所不及詳者、則

余文庶可備記傳之採擇焉。謹狀。

（《碑傳集》卷三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一

紀昀 王昶

經筵講官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紀公墓誌銘

嘉慶乙丑二月、協揆獻縣紀公薨於位。其冬、公子汝傳、孫樹馨以狀略來請銘。昶喟然老矣、同年同官、失我老友、吾何以表公哉。顧誼無可辭。案狀公紀姓、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行。四世爲河間著姓。祖考諱天申、行德于鄉里、歲饑、出粟數千石、活人無算。考姚安太守諱容舒、嘗督責公曰、汝何知、吾父罄家貲輸粟活一方、故食報于汝、汝以爲能文名解元耶。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公王父夢見光入樓中、已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此靈物化身也。少而奇穎、目數行下、夜則暗室閃閃有光、照見一切物、了然可辨。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故公自憙、言之不諱。應學使試、輒冠軍。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遂發解。初、闈中擬昶首卷、得公卷同書經二場表儷語冠場、乃定公第一、昶第六。主試阿文勤公、劉文正公。埼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命、遂以兩人姓名上聞、故公與昶皆早受特達之知所由來也。明年、昶捷而公遲。至甲戌、乃與先兄竹君同榜、 廷試二甲第二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一等、授編修、旋辦院事。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視學福建。癸未、陞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緣事罣誤、發烏魯木齊效力。時遣戍單丁、五年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稟、得旨成釋爲民。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時開四庫全書館、命爲總纂官、搜羅逸書、與 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陸君錫熊、提調則陸君費墀、而公實總其成。丙申、擢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 日講起居注官。丁酉、 京察一等。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公綰書局、筆創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裒然巨觀、奏之 七閣、頒 本朝大手筆也。癸卯、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

午、轉禮部尚書、充　經筵講官。丁未、管鴻臚寺印鑰。
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後爲總憲者五、大宗
伯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　奏請截留官糧萬石、設十
廠賑飢、得
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
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尚書。己未、充武
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賚多珍。教習壬戌科庶吉士。奏婦女猝遭強暴、
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此其志捍刃捐
生、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絷縛
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節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畧示區別、量
予旌表。經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兇手在兩人以上、顯
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
明情形、請
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初、珪與公同舉于鄉、先後同官翰林。公之典閩學也、珪
先爲福建糧道、兼攝福州府、爲公府試。及遷閩臬、明冬
與公同丁外艱。辛卯、珪任晉藩、公再　召過晉、留宿
署數日。及官京師、先後衡文、公有文人相矜意、與珪不
肯相下。及辛酉珪病卧牀、公來視疾、見予所爲文、歎服
以爲向不知公、昀過矣。比甲子、忽語珪曰、昀自辛酉十
月三日夢中親公、覺而驚悟、此後心悅誠服、雖燕居他
處、不啻道公一不字矣。予大奇曰、何前疑而後然耶。其
後往來日親。公之協揆、珪所遺缺也。二十六日、同拜
恩命。二月四日、連騎入内閣、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十日
而公病。十三日晨、予過門視疾、見公于牀、執手曰、昀無
他病、苦痰涌耳。明日酉刻、公薨。協揆纔十八日耳。十五
日早、遺摺　聞、奉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
甚爲出力。由翰林游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
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
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
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内處分、悉予開復。應得
卹典、查例具奏。
賜祭葬、
予謚文達。公生于雍正甲辰六月十五日午時、終于嘉
慶乙丑二月十四日酉時、壽八十有二。配馬氏、封一品
夫人。子四、某某、某某。孫十一、曾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

銘曰、

九河之尾馮夷宮、或噓金闕珠光熊。緋衣游戲波濤東、紀氏陰德英產鍾。蔚爲文伯氣吐虹、與我訂交金蘭同。五十九年寅協衷、離合疏數惟化工。表公之石磨桓豐。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五

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仕王公行狀

王公諱昶、字德甫、一字述菴。世居江蘇青浦。高祖懋忠、明末幾社中之一人也。曾祖之輔、祖瑛、父士毅。士毅徵闕而生公、故公又自號蘭泉。少有才名、乾隆十九年舉進士、二十三年

上南巡召試取第一名、賜內閣中書、行走軍機處。遷刑部山東司主事、擢江西司員外、再擢江西司郎中、連充纂修及會試同考官。三更京察、皆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三十三年、兩淮鹽使提引事發、坐言語不密免。當是時、緬甸未平、故大學士阿文成公總督雲貴、奏請以公從。未幾、阿公罷、溫公福代爲總督、留公軍營中如故。三十七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作亂、

上命溫公移師征之、仍奏以公從。會

上復起阿公會剿、公又參阿公軍事。凡公在軍中九年、羽檄之作多出其手。以功除吏部主事、擢員外、旋擢郎中。四十一年、金川平、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仍依前行走軍機處。

上召見、詢軍營事、條對甚悉。

上喜、命纂平定金川方略、即以公充纂修官。

上復問曰、往者溫福軍營潰亂、南路何以獲全軍。公對曰、以臣所見、此副將劉俸、對揮祖及奎林力戰之功也。且奎林無他長、獨能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感其恩、心皆堅定、故衆潰而彼獨全軍。

上笑曰、奎林信有微勞、特性情乖異耳。當是時、奎林蓋不當

上意、而公對質直、不詭隨如此。尋大理寺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爲江西按察使。是時江西多竊盜、公至、下令嚴保甲、禁情游。不一月而盜戢。江西民故善訟、兼有祠堂、蓄貲財、爲爭訟

毀。公曰、祠堂者、所以尊祖敬宗、敦孝弟而講婣睦、奈何用爲奸
利藪。再若是、吾當代若祖父焚之。令既下、爭訟亦稍消。丁母艱、
服闋、起爲陝西按察使。石泉堡回民作亂、防禦有功、遷雲南
布政使、調江西。入爲刑部右侍郎、改[illegible]。屢奉
命讞獄江南、湖北、務在潔己奉公、杜絶賄賂。初、公自爲正卿、數
以老乞休、
上知其才、輒不許。五十八年、公之年已七十矣、
上鑒其誠、命以原官致仕。嘉慶元年、
高宗皇帝禪位、
今上召公入、與千叟宴、賜賚有加。四年正月、
高宗皇帝崩、公聞奔赴、
上因垂問吏治民情、
命稽寫密封以進。公具奏、其語祕、世莫得聞。公既罷官、所餘俸
率以修宗祠、置義莊、家無餘蓄。既而分賠雲南銅鹽虧空、乃盡
舉田宅入官、然訖不足償。當事者知之、爲奏請、得展限完繳。嘉
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公感疾、知不起、口占遺疏授其子、遂卒、年
八十一。公少有才名、而性尤好學、雖戎馬倥偬、羽書旁午、其於
書未嘗一日廢。漢宋之學、皆深究之、亦頗覺浮屠家言、然不爲
所惑。文學宋明、務在明道釋經、非是者不苟作。詩兼唐宋諸人
之體、讀其辭和易而優柔、可以見其懷抱也。生平愛獎與後進、
而其心則尤以主持風教爲先。當其
予告歸里也、適蘇州有攙辱諸生之案、公遺書學使、侃侃責之。
又常病士習敝敝、氣節不立、寓書與秦侍郎瀛索東林志、欲刊
之、以爲多士勸。論者謂公之風槩不愧爲幾社後人云。生平著
述甚多、已行世者、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詞綜。
其餘尚四十餘種、藏於家。公無子、以從弟曦之子肇和爲嗣。

曾同撰　《因寄軒文初集》卷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　阮元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興，父士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為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

南巡，召試一等第一，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擢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官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班攔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斷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暫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壘。時警報絡繹，兩

詔皆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崖，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於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諾木等率眾投罪。公草露布告捷。於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識敘，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

賜宴紫光閣，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遷葬禮服緦。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鬭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滇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

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貽滇銅，鬻田宅以入官，居於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病瘧，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於崑山縣薛葭瀆，年字圩，即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娶鄒夫人，祔。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為公之區。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當分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未、癸未會試，五為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為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偏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

使鞫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處置。高郵州案巡撫府州並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劾落其職。公之為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於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唱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屨滿戶外。士經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

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為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尚名節，篤棐之誠，本於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為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為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尚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既除服，乃為銘曰：

拘於儒者，不違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為治。往弱於文，無能即戎。折衝千里，於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於文辭；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為君子，竝匪不比。沖澹其神，靖共其位。敭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為名臣，

帝嘉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弢弓。獄平政飭，本孝於忠。瞻彼中江，秀鍾峰泖。海內清望，雲間大老。雖不憖遺，亦畋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蒓起秋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又　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　秦瀛

青浦刑部右侍郎王公蘭泉以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卒於家，於是公致仕家居十有二年矣。孤肇和述公遺言，屬余為銘幽之文，并郵公女夫嚴太守榮所為年譜以書抵余京師。按譜，公諱昶，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先世浙江蘭谿人。高祖懋忠，始遷青浦，名列幾社，以詩名。曾祖之幟，祖瑛，父士毅，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留氏，祖妣沈氏，妣陸氏，生妣錢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公成童勵學，即擅文譽。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巍然出儕輩。嘗遊長洲沈文慤公之門。時有吳中七子詩選，其詩流傳海外，公其一也。乾隆十八年，舉江南鄉試。逾年成進士，歸班銓選。二十二年，

鑾輅時巡江浙，以

召試一等，授內閣中書。未幾，入直軍機處。

制誥文字多出公手。遷刑部主事，再遷至刑部郎中。三十三年，坐言語不密罷職。會緬甸不靖，阿公桂總督雲貴，請公從，來往永昌、騰越間，軍書旁午，贊畫機宜，公之力為多。無何，阿公罷，溫公福代之，留公戎幕。如故。屬四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搆亂，

上命溫公移師討之，請以公行。會

上復起阿公，會勦。公又參阿公軍，除吏部主事，擢員外郎、郎中。木果木之變，公友趙文哲隨溫公歿於事，而公在南路得無恙。事既蕆，隨阿公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仍入直軍機處。計前後在軍營者凡九年，始還，尋擢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江西按察使，丁母憂歸。起為陝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

召為刑部右侍郎。時公年六十有六矣。在刑部時，屢奉

命讞獄江南、湖北，咸稱平允。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乞假省墓，假還，隨以原品致政。退居三泖湖莊者十餘年，而以疾卒，年八十有三。論者謂公壯歲從戎，名望重於絕域。及為藩臬，眘訟獄，興教化，所在有治行可稱。方按察陝西時，甘肅石峰堡之役，公督兵防禦邊境，賊以無擾，勞績尤著。公所表襮，亦既章徹於時，而余則窺公生平志事，殆將以古人開物成務之學，見諸措施，而所見者止此，尚不足盡公之蘊。公嘗言其師王芥子先生太岳位至藩伯，而其學多閟而不舒，烏虖，其即公之所以自道與？公窮研諸經，汎濫子史百家，著述等身，已刻者，臥游軒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他尚有四十餘種，藏於家。同時名公如盧學士文弨、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論撰，與公埒，而金石傳播碑版照四裔，則或遜於公。蓋由公游歷徧中外，更事既多，故其詩文閎富，足備知人論世者之采擇，有非他人所能及。晚年尤闢性命之旨，以宋儒為歸，病士習骫骳，風概不立，貽書於余，索東林志，欲合天下書院語成一編，以斲士張名教。蓋公之志既老不衰，如是。公分校順天鄉試會試者五，主順天鄉試者一，所得多知名士。今有積官至大僚者，愷樂善容接後進，獎掖如不及，尤篤於故舊，厚宗族，嘗倣吳郡范氏例，置義莊義塾，而家實貧甚。既斥私產償官逋，至以丐貸自給。娶鄒氏，系出宋忠公浩，文學維翰女。無子，以從弟曦之子肇和嗣。女一，側室陸出，適金華府知府吳縣嚴榮。孫二，紹基、紹祖，肇和將以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葬公於崑山之嚴字圩，蓋即公生時所營生壙云。先從祖文恭公芥子先生師也。公通籍後，文恭即延至邸舍，與纂五禮通考。余官中書後於公者十九年，而公折輩行交，以文章道義相砥鏃，垂沒，猶以銘辭屬余，其奚忍不銘。辭曰：



萬里荒徼、華檄勒銘。依然儒生、伉伉六經。出領方岳、入貳爽鳩。老而乞骸、引年退休。東南老宿、誰與人師。玉山之陽、堂斧在茲。

又王蘭泉先生（袁廷檮附見　江藩漢學師承記）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谿、高祖燃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苗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弜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下、蔣恭棐、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尚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尚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日琯、弟徵君日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都、供職、溧陽、南沙、蔣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引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駐騰越。緬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緬酋懵駁乞降、經略屬先生草檄諭懵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濮等寨、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大兵進討、克斑斕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眾。先生從文成督兵綠山而下、榮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壟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攻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勵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

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峰、又克兩大碉。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率眾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眾、畏當噶山兵之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壟、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恆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

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啟行、抵谷噶。四月、刑部
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部令赴軍營視狀。知軍需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
上嘉之、有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歷
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
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illegible]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
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
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士、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
人丹巴詭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併以首獻。兩金
川蕩平。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爲廬誦韻
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首藁街。是日、
幸紫光閣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賜白金緞疋、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陞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
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
卿。四十三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
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多、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
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閱舊事、請
留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駕南巡。鑾輿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述宗
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
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僞復新教、糾眾攻
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
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
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
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
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合甯、提督又
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
所居、同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
黃聚哲率領以來。推牛亭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
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
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
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油
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壘塹填門、而長武樵採往來自
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峰回匪合兵據隘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京
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賚統甯夏兵一
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紮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熹
率眾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甘肅、以
太原總兵萬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甯、
見萬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
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殄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
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
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
火藥鉛炮軍裝、駝載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擾閭吏、不藉資僚、草檄飛書、
無一件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逸
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逋入商
洛。得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貴遵選緝。奉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未幾、貴遵等獲秦某解京
師、卽
命入京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靑縣、
上命與兵部尙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
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
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鞫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長弼修方家淵堤工偸減土方案。試畢、
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
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
鄒夫人亦封一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偸減情跡。其殘損處
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荆州、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
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
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責介子擯斥、忤當軸惛、遂乞假
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
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苶、動履盤蹣。
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諭歲暮苦寒、宜俟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
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
已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
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筠、何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
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資從益盛、與王西沚、
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
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寧壽宮。宴畢、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毯、筆、墨等十六件、獻詩
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畢、
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
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
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
浙江巡撫、講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先生天
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
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緼、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
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
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靑浦縣志、太倉
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
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
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遊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
一卷、囊懷隨筆一卷、靑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
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
之揭櫫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
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三
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儇靡、提唱風雅、以三
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爾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
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
言曰、明時湛甘泉竄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

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併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畹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

附袁上舍廷檮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貲、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弆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板、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護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挐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韻雲延之康山賓館、韻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徙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閈、後擕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敉將黜殷命云、今尚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諧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諧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蘜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蘜字、以別於蘜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蘧麥也。嗙、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也。曰淮南宋蔡舞嗙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褌。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麤、麋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麤牝麋、則麤不當云牝矣。液、盎也、曰盎當作䀋。

血部、䘓、气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竝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盎、說誤也。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不、見九篇豕部。此巳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剜改篆體作犴、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概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碑傳集》卷三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

王鳴盛　汪梧鳳　袁知　錢大昕
汪輝祖　余元遴　洪騰蛟　余蕭客

西沚先生墓誌銘

西沚先生以篤學鴻文登巍科、入詞館、不數歲而參綸
閣、班九卿、貴且顯矣。甫逾强仕、奉諱星奔、服闋、遂不復
出。里居三十餘年、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撰述等身、弟
子著錄數百人。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
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沚、予愕焉、
諷使易之、不肎、私謂兒輩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
西沚於經義專宗鄭氏、玆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
館。歲行在巳、龍蛇之厄、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予
與西沚總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
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予駑緩、西沚數儆厲
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沚、常以異姓軾轍
相況、匪由親串暱就、輒相標榜也。今奄忽有期、而予視
息猶在人世、誌石之銘、奚敢辭。西沚姓王氏、諱鳴盛、字
鳳喈、一字禮堂。外舅虛亭先生長子、爲世父升孟公後。
幼隨王父阜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

縣令馮公詠以神童目之。稍長、習四書義、才氣浩瀚、已
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嘉定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
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
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琴德、
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諸君唱和、沈尚書歸愚以爲不
下嘉靖七子。又與惠徵君松厓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
儒爲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
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
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尚
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乾隆十二年、中江
南鄉試。十九年、會試中式、
殿試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蔣文恪公溥爲
院長、重其學、延爲上客。二十三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　特擢一等一名、超遷侍講學士、
充　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扈從盤山。明年、充福建正考
官、未蕆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　命。還都
召對、
天語甚溫。未幾、御史論其馳驛不謹、部議降二級。明年、
授光祿寺卿、扈從木蘭秋獮。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覃
恩、　誥封三代、　賜貂皮大緞等物。二十八年、丁朱

太淑人憂，去職回里。既除喪，以盧亭先生年高，遂不赴
補。其後入都祝
萬壽者一，迎
駕行在者再，皆有文翰之　賜，
恩遇不異供職時。而西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性儉素，
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伊唔如
寒士。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謁，亦不與朝貴通
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獎賞不去口，或許
遜其佳者，刊而行之。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
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
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
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則出于魏
晉人，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亡
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壹鄉
壁虛造，閒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
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
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
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
實用也。蚤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
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

前後吟詠甚富，手自刪定爲二十四卷。王琴德謂其以
才轄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所及。
古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爲巨
手。又撰蛾術編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
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寧、顧亭林之
意，而援引尤博贍焉。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
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
常。時春秋七十有六。夫人費山李氏，子三人：嗣構，候選
州同。嗣穫、嗣曃，皆學生。女六人，婿姚瓏、嚴曜霄、黃恩長、
顧亦采、宋孫芳、吳振錡。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
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光祿，樸學是好。祖述
後鄭，升堂覩奧。學優而仕，實大聲宏。鸑鳥累百，鶚薦先
鳴。立朝九考，晉秩二品。優游林泉，著作自任。經明史通，
詩擅文雄。一編纔出，紙貴吳中。弇山元美，畏壘熙甫，兼
而有之，華實相輔。枌榆共社，弃第同年。肩隨兄事，申以
婚姻。有過必規，有疑互質。相思披衣，老而愈密。登舟云
逝，大名長留。斯文光燄，芘蔭松楸。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八



王鳴盛傳（弟鳴韶附）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明司業逢年之後。少敏慧，弱冠補諸生，歲試第一。巡撫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受、常熟王峻先後賞其才。爲文銘經鑄史，風發泉湧。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蘇州。時沈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俊皆師之，門下以鳴盛爲最。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上海趙文哲、張熙純及鳴盛妹夫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鳴盛爲渠帥。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二十一年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特擢侍讀學士。二十四年，考試差第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齎至，鳴盛又有江左十二子、苕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名望益深，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貢文餕墓以給用，餘則一介不取也。俛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沒於蘇州。鳴盛爲詩少宗漢、魏、盛唐，排律則仿元白、皮陸。在都下，見錢載、蔣士銓，蹔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何景明、李攀龍、李夢陽、王世貞、陳子龍，及國朝王士正、朱彝尊之詩服膺無閒，大抵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先嗜王愼中、歸有光，摘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詩文集凡四十卷。先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經學，一以漢人爲師，鄭元、許愼尤所墨守，所著尙書後案、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証其舛誤，前人糾繆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撫攟也。晚作蛾術編，有說錄、說字、說地、說人、說物、說制、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十門，共九十五卷，亦以淵贍稱於世。弟鳴韶，字鶴谿，少從兄鳴盛遊，學日進，兼工詩畫，爲古文以清簡爲工。兄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鳴韶謂人曰：兄固愛我，不知我名心素淡也。爲新陽縣學生時，鳴盛已官翰林，鳴韶獨晨昏侍父母，閉戶研究，典衣購書，額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縣蓑笠以見志，嘗自作蓑笠軒圖。少詹事錢大昕視學廣東，邀與偕往，途中遇名勝必往游，有記程詩若干卷，及歸，遂於逸野堂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攷、十三經異義攷、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鳴盛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鳴韶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

（《碑傳集》卷四二）

汪明經梧鳳行狀　鄭虎文

余初官京師，延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余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余學，遂交君。數載，君於余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歡數日，憊甚，未幾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余。今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爲之狀曰：

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爲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焉。越國二十二世孫宋江東安撫使若川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八傳爲君祖州司馬景晃，有醇德，州里賴之。時婺源經師令配享子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爲協於周官大司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四，舉鄉飲大賓。祖妣鄭、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某安人出，終隱不仕。母某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乎閨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疎園中。不疎園者，其祖讀泉明漸與田園疎之句，感而顏其別業，爲君助也。君於是足跡不出園者十二年，遂終焉。君制義師滇安方氏粢如，古文師桐城劉氏大櫆，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即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既師江，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鬚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視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沈毅有力，過往自喜，凡常俗沈溺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已者，君能一切罷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暱，而學亦用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西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尚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顧君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爲如干卷。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核精審，集之可自成一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疏，惟君爲無病云。書既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爲，授子灼及其徒程敦。程敦者，懷居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頗負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

湖紀遊、大折服述師君。君居之不疎闓、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友矣。今松溪集中附刻杜海山事略一首、即敦作也。君古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櫆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棨如所定。三子者、即君與戴震、邑人鄭用牧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稍力、既大耗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某安人在堂、而君繼室某孺人能得姑懽心。君倚之。會某孺人卒、姑哭之慟、君强作達以慰其母、且益憂其母。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瘥、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來。來與作別、語語如平常、眾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歿於婦人之手。其即正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志、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嫠、卹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所奉爲歲例者、其守之勿替。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粗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尚多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散失、其爲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六。配程孺人、繼配俞孺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某、某。孫男一人、某。嗚呼、君之爲人、其可書者多、然皆不備書、而獨書所獨得於己者如此、所以存其眞於不朽也。

《碑傳集》卷一三三

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　并序

國初以來、學士既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于儒學爲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是時歙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爲儒宗。後數歲、天子修四庫之書、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而君不幸死矣。然君亦以是自力于學、所著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著楚詞音義三卷。又治毛詩義、編未成。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明年某月、葬於縣之某原。君諱梧鳳、字在湘。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與中同出唐越國公後。子四、煇、灼、炘、照。灼好學、世其家。銘曰、有嘰其鳴、天下文明、其道大光。西溪滴滴、實爲丹穴。我銘載之、表君幽域。

汪中撰《述學・別錄》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知墓誌銘　梁同書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先文莊公乾隆壬午主順天鄉試所取士也。君始以諸生食廩餼、循例肄業太學、已訓導待選。旣捷賢書、於丙戌會試榜後、取國子監學正。己丑榜後、復取中書、未補用、以考取咸安宮敎習期滿、以知縣揀發江蘇、歷睢甯、南匯、旋補宜興、調武進、又調銅山。晉江甯船政同知、又以保舉送部引見、特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兩署鴈平兵備道事。年七十有三、卒於官。君以文學起家、爲政慕古循吏、而治獄尤詳愼。其官宜興也、縣有積獄千餘、自君莅任、坐堂皇聽決、至漏四下不倦、卒以次胥斷。先是有匃徒聚匪劫掠、戕人命再矣、而未得主名。君一日過廢剎、見其旁有人瑟縮然疑之、執訊之、得其先時殺八人狀。發其藏、有血衣存、卒逮捕其黨、具獄以上、分首從伏誅。靖江獲盜七八、已擬辟矣、大吏檄君復勘。君察其非盜也、研鞫之、得其爲盜所脅情甚確、卒白于上、脫之。君以能治獄名、故大吏亦屢檄君會勘他邑獄、其所平反甚夥。其過事精察、尤能慮度終始。宜興縣旁東西兩氿、路通洞庭、易爲漁戶藏奸。君爲編排網舟、字號胥小、無以匿。宜興產米甲他邑、歲納糧時、糧戶競進。君慮其狠戾、爲按日分區納者、無後時、亦無敢爭先者。君旣去、宜興後奉以爲法。其官銅山也、値淮徐二府歲大歉。君下車、按城鄉遠近、分設粥廠、日詣親驗、胥吏無敢爲奸。時有以大戶囤積告者、君徐諭之曰、安富戶、即以育貧民、何騷擾爲。旣大戶亦感君意、爭輸粟數百石數十石不等、賑賴以繼。銅山舊例、辦楷料備河堤工、極苦不給。君爲分歲料以備常需、撥飛料以濟急用、用以無闕。其任大同也、所轄七縣一州一廳、事無鉅細、咸親理之、無留牘。大同舊隸邊外紅旗牧地、凡市易投稅、周岩嶺三百六十餘里。君心惻其遠、牒請於得勝堡設關代徵、計程近二十里、商民稱便。郡治興雲橋爲元泰定中建、綿亙數里、歲久圮、行旅病涉。君捐廉俸、創始鳩工、期而工竣。蓋公之爲民計、非止一時一事、惜夫君之不得永其澤而遂歿也。君少以懋學能文、有聲黌序、及登仕籍、屢任劇邑、一爲大府、其所設施卓犖如是、賢者固不可測、而或謂政事與文學不能合一、豈其然乎。惟先公始以文學知君、不得見君之政事、余獲附通家之誼、又悵君久宦于外、不得及君之生時數接其言論也。然自君歿、而游先公之門者亦鮮矣、悲夫。君卒于嘉慶五年八月十九日、諱知、字紓亭、□□君號也。籍杭之新城、徙居錢唐、則自君祖始。君祖諱岑、考諱可達、並贈如君官。祖妣宋氏、繼祖妣周氏、妣周氏、皆贈恭人。其封恭人者姓朱氏、爲君之配。長子涇、江蘇淮安府山盱通判。次子濛、候選府同知、先君卒。淴則君之第三子也。女適同里歲貢生候選訓導祝泉。孫二人、桐、槐。孫女七人。君卒後十年庚午八月初十日、涇等卜葬君於西溪小馬山之陽、以朱恭人祔。先期來請銘、銘曰、

處純儒出循吏、維民賴良有司。君起而倚吏治、江之左、民曰微君、我君誰荷。山之右、民曰君逝、君惠在口。生有祠、去有碑、累長二千石、姓名昭垂、而欲不沒於千秋、視此銘辭。

（《碑傳集》卷一〇八）

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王昶

乾隆十三年夏、君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壻錢君曉徵幼慧善讀書、歲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熟王次山侍御詢嘉定人材、鳳喈則以君對。侍御轉告巡撫雅公爾文、檄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君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於是院長驚異、而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後三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君獻賦、

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明年入京、與同年褚搢升、吳荀叔講九章算術。時禮部尚書大興何公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君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學、洞若觀火。何公輒遜謝、以爲不及。又以

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之妙、悉心探索、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故於各史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爲抉摘而改定之。君在書院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宇兩君方以經術稱吳中。惠君三世傳經、其學必求之十三經註疏暨方言、釋名、釋文諸書、而一衷於許氏說文、以洗宋元來庸熟鄙陋。君推而廣之、錯綜貫串、更多前賢未到之處。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秘實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即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皆說經家所未嘗發者。尤嗜金石文字、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說諸心而研諸慮。海內同好、如畢穰衡、翁振三、阮伯元、黃小松、武虛谷咸有記撰。而君最熟于歷代官制損益、地里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數、故其攷據精密、多有出於數君之外。所著經史答問、廿二史攷異、通鑑註辨正、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

志、三統術衍、四史朔閏攷、金石文跋尾、養新錄諸書，悉流傳於世。君弱冠與東南名士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輩精研風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餘年，所進應奉文字及
御試詩賦，恆邀
睿賞。故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閒，文法歐陽文忠、曾文定，歸太僕從容淵懿，質有其文。讀其全集，如見爲端人正士也。君入中書後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
大考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
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君以績學著聞京師，秦文恭公輯五禮通攷，及奉
敕修音韻述微，皆請相助。其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君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會試磨勘官者三，充鄉試磨勘官、殿試執事官者各一。京察一等者三，即於主考河南之歲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父憂歸。先是君以侍讀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每預
內廷錫宴賦詩，稱
旨前後，蒙
賜福字、貂皮、緞疋，恩禮有加。蓋
上深知其學行兼優，將不次簡畀。顧君淡於榮利，益以識分知足爲懷。嘗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故於奉諱歸里，即引疾不復出。
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君在家形狀。朝臣寓書勸令還朝，君皆婉言報謝。是以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勝計，蓋皆欽其學行、樂趨函丈，即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而今巡撫汪君稼門待君尤摯云。君諱大昕，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君卒之日，尚與諸生相見，口講指畫，談笑不輟，及少疲，倚枕而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與造化者游矣。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君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曾祖岐、祖王炯、父桂發皆邑諸生，兩世耆年篤學，鄉里稱善人。以君貴，贈祖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贈宜人，妣沈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即鳳喈妹，善記誦，有婦德，先君三十七年卒。君事庭闈以孝聞，待鄉黨宗族以姻睦聞，而與弟大昭尤以古學相切劘。厥後以孝廉方正徵
賜六品頂戴，亦稱儒者。其餘猶子江甯府教授塘、乾州州判坫、舉人東垣、諸生繹、侗等，率能具其一體，文學之盛萃于一門，亦可以覘其流澤矣。子二：東壁，諸生；東塾，廪貢生、候補縣學訓導，咸克守家學。女二，一適同縣諸生瞿中溶，一適青浦諸生許蔭堂，皆側室浦氏出。孫三：師慎、師康、師光，尚幼。東壁等自蘇州奉柩歸家，將以今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王恭人於城西外岡鎮李字之原，賚來請銘。嗚呼，昶長君四歲，回憶與君及鳳喈同居學舍時，距今忽忽五十七年。遂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亦幾二紀。中閒昶以出使滇蜀，數歷中外，與君別日較多，而書問往還無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蓋著作淵源、性情趣向，有非儕輩所得道其詳者。然則宅窆之文，非昶誰能盡也。鳳喈先以光祿卿告歸，後十二年，君繼之。又十三年，而昶以年屆七十，蒙
恩予告。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爲三老。曾幾何時，而鳳喈先逝，君歸道山又期年矣。獨昶龍鍾衰病，奄息牀笫，且念企晉、損之諸友更無一人在者，執筆而書君行事，可勝悲夫。銘曰：

博文約禮，道所基，下包河洛上璿璣。三才萬象森端倪，君也閎覽兼旁稽。海涵地負參精微，儒林藝苑資歸依。龍蛇妖夢未告期，文昌華蓋沈光輝。丸丸松柏臨湖湄，三尺堂斧千秋思。

（碑傳集）卷四九

詹事府少詹事錢先生神道碑銘

儒者言義理、言治法、必溯源於經史、而經史之傳、遠者幾千年、多者數百帙、寫刻之譌謬、箋解之紛錯、老師宿儒、終其身不能窮一藝、況乃囊括衆典、網羅百家、稽乎同異、鉤乎幽隱、確著其是非得失、筆之於書、以餉後人、其功在儒林、烏有涯涘。我　朝有大儒曰嘉定錢先生、先生過目成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精研經訓、尤篤好史籍、通六書、九數、天文、地理、氏族、金石、熟於歷代典章制度、政治臧否、人物邪正、著書二十五種、合三百餘卷。嗚呼、古之治經與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數、證之諸子、傳記、以發其旨。自講章、時藝盛行、茲學不傳久矣。　國初諸儒起而振之、若崑山顧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學皆實事求是。先生生於其後、而集其成。當爲諸生肄業書院時、卽能會音韻之微、既入館閣、與諸名流講習測算、曲盡中西二家蘊奧、同人多謝弗如。嘗與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於累朝官名、人名、地名、瞭如指掌。遼、金、蒙古國語、世系人所難曉者、罔不洞悉在胸。性好金石、凡有關史事者、不憚蒐討爲證佐。所著廿二史攷異一百卷、正傳聞之誤、訂字句之舛、於遼、金、元史梳櫛益詳。是書出、而二千餘年之史可讀也。又著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廣攷異之所未及。著三統術衍、傳歆固之絕學。著四史朔閏攷、明後代推步之失。著元史氏族表、藝文志、補洪武制作之疏漏。他如南北史雋、通鑑注辨正、唐學士、五代學士、宋中興學士年表、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洲年譜、疑年錄、恒言錄、皆本讀史之餘、薈粹而成。先生於儒術無弗習、無弗精、而專而致之於史、故其發明史學、自宋以來、莫與爲比。著經典文字攷異、唐石經攷異、聲類、大指謂經訓不明、由小學不講、故多於形聲求義理。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文字目錄、金石待訪錄、搜羅廣而鑒別精。至其文集、養新錄、貫串經史本末、隨舉一義、持論出以和平、攷覈皆歸要典則、先生數十年讀書心得、萃於是也。先生初以詞章顯、有詩集傳世。乾隆十六年、　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九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授編修、尋以兩次　大考高等、擢官至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二年、乞假歸。三十七年、補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先後充鄉試主考官者四、會試同考官者二。三十九年、提督廣東學政。明年丁父憂、服闋、丁母憂、遂不出。先生淡於宦情、抱道自足。方歸田時、年四十餘、　天子知其碩學、需用維殷、而先生引疾不起、大肆其力於著述。里居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蘇州、紫陽講席、東南俊偉博學之士咸願受業門下、弟子積二千人。噫、此可以觀先生之行誼矣。先生諱大昕、字曉徵、號竹汀、先世由常熟遷嘉定。曾祖岐、祖王炯、父桂發、並邑諸生、以先生貴、　贈祖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氏　贈宜人、妣沈氏　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卽同邑光祿西莊公之妹也。先卒。子二、東壁、附監生、東塾、廩貢生。孫三、師愼、監生、師康、拔貢生、任祁門縣教諭、師光、業儒。曾孫四人。先生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七。嘉慶十二年、奉旨祀鄉賢祠。先生之卒、與王恭人合葬嘉定城西外岡鎭火

字原，青浦侍郎蘭泉公嘗誌其墓，今某復以隧道之文來屬。某忝壻先生，乾隆五十五年先生入都祝　嘏，嘗以所業請，蒙許可。又讀先生書，粗知梗概，不敢辭，謹撰次其學之大有裨儒術者，使揭諸石，而系以銘曰：

子雲言儒，通天地人。入乎無間，周乎而垠。洪纖巨細，方策具陳。弗究弗宣，以即於湮。先生好古，殫見洽聞。下窮九流，上探三墳。游圖書府，味道義根。發爲著作，磅礴昆侖。壯年獻賦，名動詞垣。　皇猷黼黻，拭目經綸。乃賦歸來，高臥江濱。授徒講學，師表羣倫。言容藹藹，德性恂恂。吁嗟長徂，垂二十春。幽塋數尺，不朽者存。鍊川之水，其流沄沄。厥澤衍溢，庇於後昆。千秋宗仰，式此墓門。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又，錢詹事大昕記（大昭　塘　坫附見　江藩）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沚，以先生對。先生，西沚之妹壻也。侍御告之巡撫雅爾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烺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遊，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即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皆預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即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閒，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



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外，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初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謙彖辭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黿，黿者黿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革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闓闢。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竊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巳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

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潒消之潒，本當作消。說文消水出鄭國，引詩消與消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潒者，讀消如潒，以諧韻耳。潒卽消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眾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潒潒，傳亦云潒潒，眾也。增潒聲相近，轉增爲潒，亦以諧韻，與消消作潒消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篇；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篇。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倘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以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暱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衞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悼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葬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閽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强莫强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書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閒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



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夫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功，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畧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畧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于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旣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剌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里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宋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圖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

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戴。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澱淪、汪綢青、王鶴谿、

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肄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籤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瞭，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畧，舉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于世。卒年五十有六。坫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于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銓陝西，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弆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未刻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蠹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

命，曰：塞外不能事剞劂，當錄一副本，原稿必歸子也。後江都章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屬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賙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抑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揅經室集》卷四九

循吏汪輝祖傳　阮元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滑，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俾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歸選得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令破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閒爲挾持，地流匄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即掩捕其尤者，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據比傳，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欿然。嘗舉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膚體，柰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政行，爲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植，知禮讓，惜廉恥，誡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僿之俗，翕然丕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鞫之，則喜。甯遠嘗食淮鹽，而鄉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徵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知縣云。甯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興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譔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撓，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歿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貫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



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續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覩哉。

《碑傳集》卷一〇八

婺源余生元遴墓誌銘　朱筠

余視學安徽時，嘗表婺源汪先生之墓，且檄下徽州府具書先生木主，配食紫陽書院，而先生所著書，實其弟子同縣余生元遴之所抱獻，轉上四庫館中。于時汪先生之潛德大彰，然非余生，則幾腐爛湮沒而不傳。嗚呼！余生之行篤矣。越五六年，余生竟死。乾隆辛丑，余生之子克和具列其父制行之詳，遠來乞銘。余歎曰：生殆應銘法者邪。按察狀：余生諱元遴，字秀書，一字藥齋。自宋進士希隱先生始居婺源之沱川，爲縣人。曾大父道生，大父華，並爲其縣學生。父衍，累世以篤行著。生自六歲入塾，已立志喜讀書。家貧，兼行樵汲。年二十喪母，哀毀中禮。後父歿，亦然。二十六爲縣學生。初見汪先生于從叔家，再拜稱弟子，學以朱子爲的，而博覽載籍，以大其聞見，克己檢身，蔚然爲儒者。鄉之人士從者日進。歲己卯，汪先生卒，其子鳴之繼病篤，且死，悉以先生草稿授先生，于時抉然走迎先生之妻，奉養于家。其歿也，奉其櫃與先生合葬，向墓而哭曰：先生暨子死矣，元遴尚未死，天乎！元遴必使先生之書不死，以傳也。暇日召弟子寫先生遺書，歲節束脩所餘，傭他人日夜手寫，累積久之，十餘年，而諸書寫本竟成。會余科試畢，進府士于院堂，面命之生，則喪衣奉其師書上，掩額髮，弟子助之奉者數人，蹐循階書，使者案上，曰：謹以獻。余故聞先生名，至是始獲讀其書，稱賞且讚然爲生之至誠所感動，爲讀一過，悉錄上之，作而歎曰：昔者漢桓譚稱揚雄太元終不顯，曰：吾恐後人取覆醬瓿。宋歐陽修小時得舊本韓文于故簏，篤好之，已而竟使人人知有韓元先生集。嗚呼！生庶幾極譚之苦心，而戛戛乎難于修之有力者哉。雖孔鮒之抱保遺經，志莫之奪也。生平居言動以規矩，其授弟子，歲終會所入，輒以分給親族之不足者，不留一錢，已而空之，泊如也。弟子貧者不受所贄金。有同縣胡生元傑，貧來學，卻其贄，益貧，則衣且食且教之，久之，貧轉甚，則出金以給其家，毋分其志，後胡生竟成學。其教弟子，必以行先，坐不得倚，立不得跛，以謹制其容度。嘗與客坐語，生足小跛，童子侍側笑，曰：先生亦跛耶。生肅然謂弟子曰：童子戒我，是若曹退思，恐未必如我戒而面不戒我，異乎童子邪。客與弟子聽者咸肅然。其遇物也以和，以故鄉人皆樂其易也。弟子能承其學者，同姓余鑑。其所著有庸言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生生于雍正甲辰冬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乾隆戊戌春三月廿六日，年五十有五。婺源縣學生。初娶休甯汪氏，繼娶同縣汪氏，又繼娶歙縣汪氏。子三人，克和，同縣汪生；克應、克聯，歙汪生。歙汪聞有薄過生，令歸其母家，比生卒，汪歸撫子而畢其志。噫，生之介，而汪之能不損其介也如此。銘曰：

五服得師而親，師乎重于倫。離厥師而不反者幾人，漢東顧及倫、宋南羅李。門水源之淵，火薪之然，生生學于師，而死以師書傳。吾之銘石不刊。

《碑傳集》卷一二九

洪君騰蛟傳　王友亮

婺源居萬山中，地僻田磽，遠遜他邑，然爲朱文公故里，流風遺澤，霑溉無窮。士生其閒，類能潛心于理域，肆力于經畬，樂道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脊齋永、汪雙池紱兩先生最著，而吾友洪君壽山實繼之。君名騰蛟，字鱗雨，讀書壽山，因以爲號。世爲北鄉之車田人。祖、父並以儒行稱。君生而穎異，有神童之目。年十八入邑庠，名第一。越七年，爲乾隆庚午，領鄉薦。性恬澹，以善病怯遠遊，辛未、庚辰兩應禮部試。己丑，余復强以行，既下第，歸閉門教授，甑欲生塵，晏如也。辛亥夏四月四日終于家，年六十有六。君少時泛鶩博覽，一物不知，引爲己恥。既而悔之，研窮經訓，尤嗜宋儒之書，敦行不怠，故能睦于昆弟，信于朋友，鄉閭愛敬，有王義方之風。爲詩文高簡有法。來京師，雖同鄉貴人，未嘗投刺。乾戊丁芷

谿給事、蔣秦樹編修見其文、亟歎賞、與交。歸過金陵、遊隨園、晤袁存齋先生、暘論移晷。袁大驚喜、以楊子行、井大春比焉。淮陽阮蕓村太史嘗見其著黑水說、歎爲眞讀書人。其見重于時賢如此。所著壽山存稿稽年錄各十二卷、壽山叢錄、郭麓常談各二卷、發源坤乘三卷、思問錄五卷。旁通醫筮象緯堪輿、咸臻其妙。病中生徒致候、談笑如常時。且告曰、吾病在傷肝、當以申日去。及卒、果戊申日也。竊謂以君之學之才、使得登金門、上玉堂、官稽古之報、下而一官一邑、其樹立必卓然可觀。顧不獲遇、跧伏於深巖巨壑之閒、以老且死、豈非命哉。雖然、君之著述、堪與江汪二公並傳。身歿於今而名彰于後、視夫一時之貴顯者孰多。君其可無憾。前修彌留前一夕、以六十自述文授其子志學、俾寄京師、屬余爲傳。嗟乎、余與君交久矣、卽無是言、其能嘿然已乎。爲敘次如右。

《碑傳集》卷一四一

余君蕭客墓誌銘　任兆麟

吳中以經術教授世其家者、咸稱惠氏。惠氏之學、大都考據古注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則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爲海內談經者所宗。其著籍爲弟子、能傳其業者、則推吾友余君。君諱蕭客、字仲林、一字古農、吳縣人。幼有異稟、尤攻苦自勵。家甚窶貧、而讀書卷不啻千計、皆奔走數十里、或扁舟、或柴車、聞一異書、必假鈔寫、或得觀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定宇先生歿、世之欲傳惠氏學者多從之游。中歲得目疾、畏風日、搆一室、無窗戶、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設巨案周其室、書冊鱗比、誦習之、寒暑弗閒也。嘗慨漢唐諸儒舊經注多散佚、爰采輯各家、分條纂錄、編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書成告祀先聖暨文昌之神、同學多爲詩以紀其事。會有

詔采訪遺書、有司以其書進、

宜付四庫館。又著文選音義四卷、選華樓詩拾若干卷、集注蘇黃滄海續題襟集、俱未就。君爲文典博古茂、非空談、故不苟作也。弟子江藩編次爲集、得二十餘篇藏焉。君沒於乾隆四十二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九。無子、其戚友卽於是年某月日葬之支硎山麓、友人任兆麟爲之志、并系以銘。銘曰、

魯壁燔秦、孔經尊漢。簡冊銷沈、師承離散。天續斯文、星輝珠貫。生不永年、祝予歎惋。朋友服緦、禮經會按。來者式此、我銘可玩。

《碑傳集》卷一三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

楊履基　劉林青　邵陞陛　顧成志　奚寶　汪廷璵
曹孝如　謝墉　汪元份　梁國治　林明倫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誌銘

國家立學校、崇儒術、選京朝官提督學政、三年一更代。將受代、例擇通省人士文行兼優者三四人、或二三人、升之成均、以示勸也。夫鄉試三載一舉、大省解額或多至百餘人、然徒錄其文、未及其行。惟學使薦舉優行、擇之稍、故得之尤難、幸而得之、又或名與實不相應。以予所見名實允副者、其惟吾友楊君鐵齋乎。蓋自平湖陸清獻公講學東南、恪守考亭、不爲它說所搖動、論者推爲　本朝儒宗第一。君私淑清獻、尊而信之、又嘗從陸聚緣編修遊、與上下其議論、故博涉羣書、得其要領。編修之歿、君爲文祭之、謂朱子後大儒無如南吳北許兩公。晉齋墨守寒泉遺論、草廬作諸經纂言、則別有心得。有晉齋以干城朱子、然後異說不得逞、有草廬以推廣朱子之學、然後儒家不局於專門訓詁之陋。蓋以清獻方晉齋、而以草廬擬編修也。而君生平學行、宗仰所在、斷可識矣。君生而穎敏、五歲授以漢魏六朝詩、即能背誦。時族兄進士錫恒豪於飲、一日宗人小飲、指觴君曰、弟試誦詩一首、吾當飲一杯。君即應聲誦數十篇、無一字誤、進士連引酹、遂至沈醉、舉坐驚異。及長、補金山縣生員、文日益有名。十應鄉舉、同考薦卷者四、終不遇。學使晉寧李公因培舉君優行。明年、
聖駕南巡、　召試詩賦、入二等、有內府文綺之賜、聲名隱然動江左、而不得一官、命也。君之舉優行也、與吾邑曹中允仁虎同薦、李公有春華秋實之目。中允旋登進士、列侍從、君獨蹭蹬場屋、以升貢太學、當得儒學訓導、未及官而遽沒。然公論具在、固不以顯晦分優絀也。君事親孝、居喪自大小斂至祥禫、壹遵家禮儀節。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爲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待苫凷中始佔畢哉。張子言居喪、它書不可觀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于禮外。聖賢之學、寧以居喪而遂忘之。其議論通達如此。教授生徒、各隨才器誘掖之、所成就者尤衆。性耽著述、丹黃不去手。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于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雜著合若干卷。君初名開基、字履德、其後更名履基、而仍其字、鐵齋其自號也。曾祖國訓、　贈奉政大夫。祖楙、一名貫甫、

江西臨江府同知。父升，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先世居平湖，後徙婁縣之張堰。雍正初，析婁之南境爲金山縣，今爲金山人。夫人陸氏，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某之孫，平湖縣學生某之女，早卒。君壯失偶，終身不更娶。子遷昌，縣學生，女嫁婁縣學生馮孝錫。孫男一人，女一人。君春秋六十有三，以乾隆四十年閏月十九日終於家，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鑒之深而成淵也，綆之修而及泉也。玉粲之瑳兮，上燭天也。終韞于櫝，璞自完也。讀父之書，有子賢也。謝客莫嘲，後有子雲也。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劉經雪行狀

君既沒之踰月，體齋陳檢討來自攸縣。一日與愼齋羅鴻臚暨廷燦三人小聚於葉方伯坐上，檢討徐告曰：「經雪死矣。」三人者相與飲泣無聲，黯然而別。其明年，攸縣學者請述其師之行於予。予未識君面，然二十年神相交也，其忍辭？君諱林青，字經雪，一字慕暉，居攸縣北江之南邨，學者因稱南邨先生。先世由永新浯塘來，族於攸者望北門，爲北門劉氏。君又由北門奉母遷南邨者也。高祖學春，明神廟時考授經歷，辭官歸里，養親樂志。曾祖儼升，未仕。祖光諫，以孝義聞。茶陵彭大司馬爲立傳。考應洵，邑廩生，文行並茂。妣譚氏，生妣李氏。祖父兩世事蹟，俱詳郡縣志，又採入湖南省通志。君稟受岸異，材性絶人，好讀古今傳子史，目光十數行並下，落筆有神。自爲童子時，戰文則魁其曹。淮南阮裴園學使大校士湘中，以國士目君，署名第一。品藻亦與湘潭羅鴻臚等。兩人聲名既一日齊出，又志同氣合無間。其後鴻臚鵲起於朝，取友遍天下，然歷數十寒暑，愈益兼重君之學行，心相許與，往復不忘。君奉母居南邨後，又或徙宅就城市，取藥餌，供甘脆，求可以適母意。母沒，居中門外，不御酒肉，不脫麻衣絰帶，攸人始復見古經喪禮，足跡

不輕出門。聞彭大司馬學貫天人、又家多藏書、嘗一再至茶陵、借牡籥、縱觀四部叅軸、講疑析道、迷豁然撤去牆壁崖岸、會合本源、了無滯礙。大司馬數謂君真吾老友也。乾隆庚寅秋、寄書走四千里至京師、與廷燦論學。廷燦讀其書、又攜就陳檢討館寓共讀、檢討曰、經學古心自鞭、吾畏友益友、平生一人而已矣、憾予不面其人耳。廷燦答書數百言、君亦莫逆於心、初不以爲不然。性厚倫理、重然諾、必盡其誠。尤成就後進甚夥、及門裔弟選拔余世本言、湘中學有宗旨、行有本末可師法、先生其一也。於六經尤有心得、隨日劄記、每積寸許、輒燒去、存者無幾。嘗言、古人戒好著書、不特悔其少作、教學者無忘斯語。君以攸縣學廪生貢成均。生於康熙癸巳正月十三日、以乾隆壬寅正月十三日下堂傷足、越六日痰作、啜卮酒、含笑而逝。娶蔡氏、妾歐陽氏、生子大建。王氏、生女、適龍綬。顏氏生女、許配國學生劉世元第三子。大建先君卒。長孫起枝、十九歲夭。娶賀氏女、明義矢節、能奉君養。次孫成枝、承重服。又次孫順枝。初光諫生二子、次即應洵、長曰應灝、有子林榮、林榮之子大魁無後、君念自祖光諫下四世丁單、乃命順枝爲大魁後。蓋成枝爲繼禰之小宗、順枝爲繼祖之小宗、皆君志也。廷燦從檢討詳知君梗概、從攸縣學者詳知君家世次、因敍其大者爲行狀、俾付成枝、藉■不朽於立言君子焉。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敕封儒林郎卲翁墓誌銘

徧修卲君瑛將奔其封翁景載先生之喪、持所爲行述泣示珪而請爲銘。珪辭不獲、且知先生之勤學教子者、不可沒也。先生諱陛陛、字梅林、一字景載。浙之餘姚人。曾祖以文、祖顧俊、本生祖三俊、父思慈、世爲縣學生。思慈能文、年逾四十而卒、時先生生甫四十日。初、先生之娠也、生母張夢月入懷。及是、母子暨張兩嫠抱數句之孤、承兩世之重、不絕如髮。比長、受業同邑黃敬菴之門、本洛閩學而飾之以經義史志、所讀書必經手錄、而識各家疏解于上方、旁行皆偏。年二十有三、入學爲諸生、旋丁嫡母憂、屢不就試。歲丙子舉于鄉、不肎違生母養、嘗一上公車、不第、歸、遂授經于里、訖不出。其學尤長于經、如釋周禮樂師舞、引春秋初獻六羽、駁鄭注宗廟以人之說。據學記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駁大宗伯賈疏禮無祭海之說。據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其其羊牲、牛人無其文、證孟子釁鐘本用羊不用牛之義、貫串而折其中、其大略也。子瑛、玢、皆秉其

所口授。故瑛最精于樸學。甲辰會試，以第三場對策核贍得傳。殿試，珪與讀卷官奇其策典實而茂蔚，徧示諸公，皆以爲異等，擬進

上覽而嘉之，以誤書一字，置一甲第二名。人以爲先生之德業不大鳴于身，而昌其子也。傳者或云，先生教子甚嚴，幾于過情。珪間嘗詢之瑛，瑛肅然曰，瑛父嚴而實慈。瑛自幼體弱，凡飲食藥物，父必手檢而語之曰，吾非爲汝，爲汝大父母也。大父四十年苦學，大母六十餘年苦節，而汝不自愛自力耶。珪乃謚歎先生之孝也。于是恭遇乾隆五十年

覃恩，瑛請以己官貤贈祖考，階儒林郎。妣于，生妣張皆安人。先生善事其母張太安人，年八十有七，有孺子之慕。生平儉于己而嗜義若渴。族有孀婦某，貧而有志，周之二十餘年，以成其節。先生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十八日戌時，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七十有一。丙子科舉人，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配朱安人，先卒。繼室俞安人。子二，瑛，庚子科舉人，甲辰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加一級，三通館纂修官，娶俞氏。玢，貢生，娶方氏。女子二，一適縣學生谷鵠，一適太學生朱起齡。孫六，器之、習之、用之，瑛出。牧之、進之、立之，玢出。女孫四。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考蓄會子滿車。孝廉竭歷呂汝間，日馮陽關生喬如。康節伯溫世厥家。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四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歲丁未春，太倉顧生灏思介錢少詹辛楣書謁予于杭。書言生耆學志古，予嘗館之，佐校歲科兩試，生早夜斷斷，著讀書隨筆若干卷，于經史諸家鉤沈索隱，頗能嚌啜其甘苦者。間窺其案頭舊書，鉛黃塡錯訛之，曰此何代枕中祕耶。生愀然曰，先子手批也。先子于書無所不洽，潛德未曜，思不能表章遺書，惟窀穸之碣，得有道而能文者一言，則思死且不朽。思願執贄爲弟子，珪辭而勉爲之文。案行述，君諱成志，字心勿，號治齋。顧氏族有二，章顧之顧己姓，吳郡之顧姒姓。初，少康庶子無餘封於越，暨漢封東海王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子孫以爵爲氏。陳黃門侍郎野王之第二子鴻南封寧遠侯，十數傳至宋宣和中有蜚者，官于朝，後從南渡。其子渙由光福再遷昆山之新安鄉，爲太倉始祖。十傳至松霞公燕詒，明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君之曾祖也。

生光復、康熙辛酉科副榜貢生。其子衍、縣學生、康熙中以通奇門算學、供奉 內廷。有子六人，君其季也。自襁褓育于西谿張氏。西谿君諱誠，無子，撫君甚慈。君幼有至性，四歲遘張氏庶妣嚴之喪，稽顙拜客如禮。年二十，以張姓入太倉州學，屢試高等，補增廣生。後以督學嚴查冒姓，乃爲文泣告于張氏祠，誡子孫世世以張爲重名，且自營壙于西溪君墓側，曰：四時祭埽，必兼承二姓。作誡子詩曰：生依死不離。其不負張氏撫育之仁也。與同高祖昆弟行人陳埈講治心之學，乃自號治齋。爲文章原本經史，不見售于有司。貧無以爲家，晚始卜居西塘，有樹有池，老屋三間，名曰稻香。結西塘吟社，著錄詮富，凡十數種，藏于家。考訂之學，宗其族亭林先生、何顧氏之多學者也。君生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八日，卒于乾隆四十八年癸丑五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七。美鬚髯，體中而豐。妻任，生子三：張鉞、張思，州學生；張傳，州學生。女子一，適國子生王春。孫五：張森、張牲、張翰、張同、張崑。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葬于古塘北張氏西溪府君墓左，從君志也。銘曰：

山叟室謀行屋閭，厥父菑田子播治。君家壁立百城齡，盧牖延白脈坐肥。顧則異己經埒韋，窆檻將大稽古輝。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四

外祖奚蕉峯先生傳

外祖諱寅，字曰朝，居邑之蕉山下，故學者稱蕉峯先生云。考諱玠，贈文林郎、衡山縣知縣，篤守濂洛之學，輯古嘉言懿行，爲物恒錄。延名師課子，督之甚嚴。先生昆季三人，仲寅官衡山者也。季某早世。先生生而誠會，刻勵讀書，至忘昏曉。夏夜苦蚊蚋，被棉衣，納雙足于甕，諷誦輒達旦。衡山君英敏，常跳踉爲兒嬉，見先生，即肅然。衡山君以名進士令衡山，而先生屢舉不第。年六十，始界貢太學，候選訓導，未授而卒。先生爲雷翠庭學使賞拔士，後雷視學浙江，延先生襄閱試卷。踰二年，歸，自閩、[illegible]授徒，不復出矣。兆洛年十三四，從受業於先生，時先生年七十餘矣，猶復五經一遍。同學四五人，講貫不少輟，恐弟子不能記憶，則取所讀本句解旁注之，復不能識，則列書其上方。授一書已，賸紙餘幅無有空者。丙夜[illegible]弟子既息，先生擁被披衣，篝燈榻前，手一編微吟，恐弟子不得息也。其嗜學汲汲若不及，務深闡奧窔，尤研精四子書，著四書直解、大學中庸大訓、易詩書直解、蕉峯制藝千餘篇。又選定史記、漢書、莊子、離騷、古唐詩，皆

子齋成帙。生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六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八日。配白孺人、與先生同年生。先生之卒三月、孺人亦卒。子三人、長堅、邑庠生、先先生卒。次景川、邑庠生。次綺季。女子子四人、長適太學生無錫楊　、次適同邑庠生劉思城、又次卽吾母也、又次適同邑魏書田。孫六人、聨南、峙南、躍南、敘南、玖南、吉南。兆洛幼時、往來外家、先生方以一時名宿稱經師、生徒滿席。衡山君治劇縣有聲、諸舅氏各攻舉子業、壹壹進取、子姓鮮衣褦襶問起居、取歡笑者常數十人。不數年、而衡山君卒官。又五六年、先生及孺人同歲卒。又數年、而季舅氏及躍南兩中表相繼謝世、惟仲舅氏存、年亦逾七十矣。家業日落、歲時過從、徘徊堂階、無曩時弦誦聲矣。嗟乎、外氏之世德、蓋親見之、而知之詳矣。積盛而衰、時數固然歟。追次行事、知先生之後尙當有振起之者。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工部左侍郎持齋汪公卒、春秋六十有六。公素康强無疾、是日黎明、猶偕諸大臣入　朝啟事畢、入署釐務如常、還寓、猶手一編、初昏就寢、少選、呼之不應、則已逝矣。公之將誕也、祖榮祿公夢紫衣僧持錫杖求宿、及生、狀貌如夢、觀其怛化之際、豈所謂夙根不昧、得大自在者耶。孤子編修學金扶櫬南旋、以明年某月日葬公於州城北二十四都張巷之原、屬大昕爲文誌公之墓。大昕初入館、公已爲學士、公忘分引進之。嗣後講筵書幄、皆獲隨公步武、又同居西苑　賜園有年、知公行事爲詳。謹案公諱廷璵、字衡玉、別號持齋、世爲新安右族。四世祖始徙太倉、後析州爲縣、始占籍鎭洋焉。曾祖壽堯、祖溥、父之恒、種德蘊素、積厚而光、以公貴累　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幼而穎悟、初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公廷璐奇其文、曰、它日名位不在吾下。公初名璿、張公易以今名、且加廷字、欲引爲昆弟行也。辛酉舉鄉試、丁卯考充　咸安宮教習、試卷進呈、　欽定第一人、並　諭閱卷大臣、曰、來科會元得如此文可矣。戊辰會試中式、　殿試讀卷日、公名在第五、　天子親擢第三人及第、投翰林院

編修、卽充會①典、續文獻通考兩館纂修官。庚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辛未散館、 御試一等。壬申春、 特開鄉會恩科、充湖南正考官。復 命甫踰月、 御試翰詹諸臣于 正大光明殿、以納京賦爲題、作者多規撫上林、子虛、鋪陳宮殿苑囿、公獨以 宵旰憂勤民事立言、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一歲之中、 恩命頻仍、而公益以銳進爲懼、持重謙抑、無幾微矜炫意。癸酉、充福建正考官。事畢、請假歸省二親。尋奉 命督學福建。公訪知閩省多頂替之弊、由於童生衆多、一縣或考數場、遂有一人重叠與考、以啟弊混。公檄合府郡添建考棚、併爲一場考之、夜分卽起點名、稽察嚴密、此弊遂革。丙子、丁艱回籍。已卯服闋、入都、再奉督學福建之 命。時公需次補缺、未與開列、卽承 簡用。尋補侍讀學士。讀學班在講學之右、惟見任得轉補。公以候缺得之、亦 異數也。時功令初用詩帖、生童狃于土音、尟諧律度、公親爲講究聲病、由是能詩者漸衆。壬午冬、任滿還 朝。癸未、 御試翰詹、公列二等一名、特賜文綺二端、尋擢少詹事。甲申、入直 上書房、侍 皇六子講席。公謹慎嚴肅、非禮不動、閒陳經義、詞達意周。是冬、賜紫貂裘一襲。每歲終、賜 御書福字及鹿尾、黃羊、冰魚、文雉諸物。首歲 曲宴重華宮、賡和 天章、則有如意、端硯之 賜。端午則有紗葛、宮扇、香囊。立春進帖子、則有箋紙、湖筆、硃墨 錫賚便蕃、歲以爲例。乙酉、充湖北正考官。丙戌、遷詹事、再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戊子、奉 命督學江西。辛卯、還 朝。壬辰、充會試副總裁官、放榜後復扃門閱墨卷、備取中書學正若干名、所甄拔率多積學之士。甲午、教習庶吉士。丙申、以金川平定、奉 命之山東、江南、浙江祭告嶽鎮及先代陵寢。禮成、請假歸省。時胡太夫人年逾八十、聰明不衰、公衣錦稱觴、門外列八騶、鄉閭稱爲盛事。丁酉、充江西正考官、未撤闈、又奉督學順天之 命。三輔密邇輦下、歲時得與朝賀、公屢蒙 召對、暇日仍至 上書房。戊戌、擢工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之任。時承德府初建 文廟、兼設考棚、公於 大駕避暑前趨往考試畢、率生徒迎 駕、蒙日隨 駕詣 文廟行釋奠禮、特被宮袍文綺之 賜。熱河士子鄉試另編字號自此始。其冬、丁胡太夫人艱、戴星南奔、喪葬盡禮。辛丑、公子偁修君登進士、與公甲第恰同、稽諸故事、四百年來惟王文肅公與子緱山兩世皆第二人登第、科名盛事、均在吾州、海內所未有。公

在里門、對賀客不色喜。寓書編修、勗以敦品飭行、無忝
科名、未嘗稍有夸耀也。壬寅入都、仍署工部左侍郎、直
上書房、兼四庫全書總閱。癸卯、奉 命如 盛京、恭
送冊寶。方敵吉啓行、而公已長逝矣。公平生持躬以謙、
接物以誠、治家以儉、服官以勤、無輿馬服玩之好、無絲
竹讌遊之樂。風度凝重、言笑不苟。自登上第、歷官卿貳、
皆 九重親擢、不由援引。向來翰詹 御試首選、不三
四年已陟八座、公爲學士十餘年、再試優等、始得序遷、
其安於平進如此。久直禁近、小心愼密。退食之暇、校勘
圖史、蕭然如諸生時。性不妄交、朗素相知、形迹亦落落。
嘗曰、聖人稱善交、必曰久敬、燕昵謔浪、交道之媮也。爲
文以典重條暢爲主、不蹈纖穠聚滯之習。主持文柄、兼
篆虛衷、同朝莫能及焉。公初娶麦夫人、文學□□之女。
繼娶王夫人、壬戌進士兵部郎中盧州府知府宬之女、
賢明善治家、公得一心奉公、無內顧憂者、累夫人之力。
子一人、即編修君、由庚寅 恩科舉人授內閣中書、協
辦侍讀事。辛丑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四庫全書
分校、議敘遇缺、開列先用。女三人、長許字項佾、旋早卒。
次適顧培光。季適錢東壁、大昕長男也。孫二人、彥博、甲
辰 召試 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彥國、縣學生。孫女一、
適陸受秩。銘曰、
泰山北斗、衆所尊、景星卿雲爲世珍。維公巨手燕許倫、
冒羅三倉二酉文。筆落堯典生民篇、魏科直上鰲峯巔。
讀書中秘譽益振、 九天給札集羣仙。揮灑千言日未
曛、 御筆親擢第一人。嘉爾規頤恩不羣、學士峻擢異
命申。校文林閣玉尺掄、先民圭臬分㸦循。其於視學尤
精勤、三物六行誨之諄。屏除譁囂遏梗淖、虎關人直尊
所聞。規行矩步聽法遵、經師人師并一身。桓榮稽古榮
則均、宮端進秩參閣綸。四庫甲乙預討論、三館吉士教
育殷。冬官作貳卿月新、程功執度法不愆。廿載內直溫
樹春、一條冰檬頭銜勻。玉堂才子宮花鮮、科名接武嘉
話傳。年過六十髮未宣、忽焉解脫返自然。不朽何必非
千年、項港之水九曲蟠。牢木鬱然吉且安、昔聞下馬董
相墳。誰其嗣之平陽阡。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宗人府府丞汾陽曹公學閔之葬、禮部侍郎朱公珪既為銘其藏、而公子錫齡、祇齡復遺書請予文其麗牲之石。予與公同登進士、久而以道義相取、嘗請艸木、臭味無差池也。公又嘗稱予文、以為有法。述德感舊、後死者之責、其何敢辭。謹按公字孝如、號慕堂。曾大父復琦、大父應璽、父曰英、皆以公貴、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一級。公幼孤、勤苦自立。舉辛酉科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六年、授檢討、即充　武英殿纂修官。以院長奏入院辦事、改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時準噶爾回部初入版圖、公奏請增修　大清一統志、以昭　本朝景襮之盛、有　詔允行。轉刑科給事中、又轉吏科掌印給事中。會三輔亢旱、公奏請清理刑獄、將朝審三次緩決人犯減等發落、即日　召見、下　詔施行。公在臺垣八年、所陳奏皆有關　朝廷掌故、及於民生吏治有裨益者。累擢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初、公在給事、言會試舉人宜徑由州縣出結送部、以防展轉需索。事下禮部、議格。及是復奏申前說。　上以卿寺無言事之責、且近明季爭辯陋習、下部議降三級用。頃之、復補鴻臚寺少卿、扈　蹕熱河。

召見、詢歷官本末甚悉。尋遷內閣侍讀學士。會　天子剏建辟雍告成、將行臨雍禮、而公昔於御史時曾以此事入告。　上憶公前奏、特旨嘉獎、令吏部於　應陞缺出請　旨擢用。明年正月、　詔於　乾清宮賜千叟宴。公年六十有七、得預有　御製詩刻及鳩杖文綺之賜。尋擢宗人府府丞、稽察覺羅右翼宗學。九寺列卿、惟宗丞班次最高、公由學士躐次得之、實異數也。公體素羸弱、中歲得導養術、神氣完固、而衰不耐寒、嗽逆時作、遂有止足之志。是歲十月、陳請解任、　詔以元官致仕。公性耽山水、未第時往來吳越、縱游東南諸名勝。及登仕籍三十餘年、公事之暇、輒與三四知已出國門游賞、如潭柘、戒壇、祇魔崖、香界寺、往往流連信宿、或策蹇行冰雪中、觀者以為神仙中人。治家質素、金玉玩好之具不陳于側。午後輒埽地焚香、觀心調息、超然有塵外之想。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中界限分明。嘗曰、人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人可交矣。詩文皆攄寫性情、不事藻飾。晚年課子讀書、尤以浮華馳逐為戒、故諸子咸以文學自奮。公雖移疾脫朝籍、而長子方官詞垣、侍養如意、公既樂而安之、因令次子旋里營菟裘、為終老計。既而喘嗽加劇、以乾隆五十有二年十二

月八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九。夫人任氏、丁酉科武
舉宗讃之女。長子錫齡、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次祝齡、
己酉　恩科進士、戶部額外主事。孫八人、汝淳、汝灝、汝
淵、汝沆、汝洵、汝涵、汝藻、汝渟。孫女五人。公學行誠篤、未
嘗皦訐求名、而居家莅職、清慎無玷、當代名流咸慕與
之交、而介然不可干以私。在都下時、正陽門外失火、延
燒數千百閧、鄰里焦爍殆盡、獨公屋巋然無恙、人以爲
厚德之報云。銘曰、
宗正之司、總以維藩。丞哉其貳、三品崇班。堂堂曹公、樂
易坦白。木天瀛洲、柏臺梧掖。歷五寺、遂陟宗卿。介不
絕俗、直非近名。公有封事、
天子嘉只。公旋引疾、
天子俞只。知止不殆、老氏所云。葆眞恬憺、以養谷神。憶
同唱第、二百四十。唯公與我、氣同志合。闓義相告、有過
亦規。四海元伯、千秋鉅期。恒榦雖弊、令譽長在。馬鬣是
封、過者下拜。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墉、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
人、系出晉大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
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煇、皆以孝
友文學傳其家、並因公貴、累
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
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
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
南巡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
譔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並誤、落職。廿四年、獻平
定回部鐃歌、復原官、在　尚書房行走、充　起居注、
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
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洊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
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
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卅
九年、提督江蘇學政。
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

御製告成太學碑文、
特賜先睹、于是譔平定金川說、得
旨嘉奬。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
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
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
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
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
上擢錢棨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
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
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即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
京、
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盤。
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
防吏弊。
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
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
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試不
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
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
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尚書房各官曠課、
上以公在
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
命在尚書房行走、和詩
賜福字、
恩遇如前。公病濕、
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
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
今皇帝暨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尚敬詢
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
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
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
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
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尚書忠勇公暨文
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
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
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
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
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
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
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

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學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涖爲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　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墅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尤好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揆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据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弨所校、鋟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

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

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鑾、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欽賜舉人。應鏻、捐職州同知、卒。慶鏞、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人祔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靈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毓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沖。推以事君、迺克竭忠。

帝曰汝才、既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邳隆。臣殫厥學、賡拜　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棫棫、其光熊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術、皆公之功。惟

帝育臣、千石代農。惟

帝敎臣、協恭和衷。惟

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尙充。詩書維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壽書漆篋、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三

八伯父傳

伯父諱元份、字又曾、蘇州吳縣人。大父有子十六人、伯父其八也。性剛直、持身嚴重、遇儕輩歡讌、俳優雜坐、終席斷斷無謔詞。及演劇、好觀忠臣孝子及壯夫烈婦故事、觀已、但曰某也賢、某也不肖、絕無一語及優人工拙、以是人多笑之。急親友之難、死必經紀其後事。其生前有負責者、必盡爲實減、且以倡於衆人、服其公也、卒聽之。然不能容人過、有不當意者、輒謾罵之、罵已復待之如故、故人亦不怨。性惡短視、遇有短視者、輒誚之曰、何似闚觀女郎之甚也。又好以禮法繩子姪、憐縉幼而孤、獨未嘗加訶誚。縉幼時喜入市與鄰兒鬭力、有聞於伯父者、立遣僕召縉、僕私告曰、怒殊甚、急去。縉惶恐、且行且卻、及見伯父、了無怒色、但曰、孺子何爲若是、他日勿復爾。縉謝不敢、即命之坐、款語而罷。然縉亦時能當伯父意、弟姪輩有相與言欲購太平廣記者、伯父厲聲曰、架上不有十三經、二十一史乎、安用太平廣記爲也。縉聞之、喜溢顏面。伯父好語縉曰、汝伯恨未讀書耳、然遇真能讀書者、心實畏敬之。汝曹能體吾此意、吾無憾矣。生一子、名錦。方伯父歿時、未周三歲。縉以五歲而孤、閱今二十二年矣、復見吾弟之孤也、益自痛。繼念伯父平日之以身教者、不可忘也、因流涕而書之。

汪縉撰　《汪子文錄》卷九

太子少傅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乾隆丁未秋八月、大學士梁文定公之喪歸于浙。適珪將案試湖州、遇之于塘西。既哭公于舟、其孤以公年譜泣而請銘、珪不獲辭。案梁本嬴姓、其先出于伯翳、由新昌而遷于豐山之梁巷邨者曰國鎮公、稱東梁。至公十有七世、爲會稽人。曾祖諱廷仁、祖諱一能、考諱文標、官刑部陝西司主事、後皆以公貴、累誥贈如公官。妣陳太夫人。初、公考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德、曰、彼自麗于法耳、何爲瘐苦之。下獄者皆德梁君。已而生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峯。有兄國泰早卒、事嫂馮甚謹。官戶部侍郎時、以己官貤封焉。公年十歲、居陳太夫人喪如成人。十四、以制義書法見賞于學使崔公紀。籍順天通州、入學第一人。十七丁外艱。十九舉乾隆辛酉科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改歸本籍。戊辰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珪登公榜、同爲翰林官。未幾、以繼母吳太夫人憂歸。乾隆十六年散館、十九年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充丙子科廣東正考官。復

命、奏對稱
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
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至　京、以卓異引　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巍科清望、出試吏事、
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壬午科江西鄉試、旋
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
雅、鑑別茂異、江南北士蔚然宗之。會以署廣東糧道失
察折色事、牽連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寧道。三
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時珪司臬湖北、公道經武昌、登
蛇山巔、浮白談、契闊終日、不及塵壒事。三十三年、授江
寧布政使。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荊州將
軍印。是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鎮之、肅
行無譁。奏定施南府鶴峰、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
差。三十六年、調湖南巡撫。公以經術勤吏治、清風惠氣、
不嬈以孚。三十八年、
特旨內召直軍機處、署禮部侍郎。珪致書于公曰、閣下
以封疆大吏入贊密勿、願以清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
言爲獻。公不以予爲迂也。三十九年、
命直　南書房、補戶　部侍郎。自是
召對、扈從無間昕夙。充　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　賚、便蕃有加。四十二
年、典順天鄉試、擢戶部尚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
年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再以扈
駕南巡、
賜假省墓、鄉黨榮焉。五十年、與千叟宴于　乾清宮殿
上。夏授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公以文學受
知、在
帝左右、敬慎縝密、寵利不居、潔躬沖度、粹然儒者。在昔
有宋龍首入黃扉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
皇臨御五十餘年以來、遴其三焉。公躬際
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退食澹淡、有不愧讀書宰相
者、其天性學養皆不可及也。公體素清癯、五十一年仲
冬望日、疾作、
上遣醫官暨侍衛傳
旨存問。越月十三日壬子考終。奏　聞、
上軫悼、晉贈太子太保、
命　皇子往奠、　賚白金千兩治喪、
賜諡文定。公始終承
眷、惟其端醇勤慎、信之者深也。詩文著錄若干卷、藏

于家。配徐夫人，生一子和凝，先卒。繼唐孺人，生子五，承輿，議敘州同，爲世父後，卒。承雲、欽賜舉人，承翼，卒。承綸、承福。女幾人，孫幾人，某某。公生于雍正癸卯年十月二十一日卯時，終于乾隆丙午年十二月十三日巳時，年六十有四。某年月日，葬于紹興南門外乾溪之五台山。銘曰：

文曜降斗，麟題鳳苞。守器在廟，天球赤刀。元功無名，太美不佻。當無有用，去來逍遙。芘爾世德，稽山之椒。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四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林君穆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爲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爲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先世自濟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爲君。祖先琛，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于爲古文。乾隆十二年，君年二十有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寧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劘礪，以爲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爲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嘿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釪耐人服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菴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

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期會。衢俗婚則招搖酬飫于道、誇豐嗇相閲、喪事以布帛幨帟容、梵唄鬧鈔、歲春秋奔走輳九華、媚神求福禨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間則至講堂、進諸生而厲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詐乎聖賢之志者、太守耻之。初衆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于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徃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所爲盡心于教化、誠于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吶、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　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奉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顧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　朝別去、　朝罷、趨而往哭之于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手斂君襯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弊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于文幾乎道、不悖于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秀以孜教來　京師、刻其古文、朝釪爲之傳。君淡目而削下、多鬚髯、廉靜狷潔、勇于自任、于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勤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勤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所謂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于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生子洛、淳。淳爲君弟明同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邇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

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嗇于厥年、閎道則豐。死而克袝、視此幽宮。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三

校記

①舍：當作「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

戴祖啓　邵齊熊　王杰　孔繼涑　汪縉　朱棻元
阮葵生　馮廷丞　臧繼宏　鮑廷博　韓夢周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十四日，國子監學正上元戴先生卒，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先生今之經師也。往歲壬午與族人東原同舉于鄉，一時有二戴之目。予與東原交最久，東原殁後，始得交先生，而意氣相投，猶東原也。先生之子衍善、衍範又嘗從予遊，乞予志墓，其何敢辭。先生諱祖啓，字敬咸，别字東田，後更以未堂自號。先世居徽之休寧，明萬歷中，有諱顯傑者始自江西徙江寧。曾祖進忠，贈文林郎。祖天章，上元縣生員，贈朝議大夫。父濬，增廣生。先生少穎悟，世父學士雪村公教以書史、訓詁之學，即能講解。弱冠以後，遂潛心經義，有志于儒者體用之學。於四子書用功尤深，凡精義語類及大全之說，皆博觀而審擇之。所作舉業文精深博大，一以先民爲師。吳門楊文叔、高郵夏醴谷兩先生先後主鍾山書院，皆嘆以爲異才。然浮沈諸生中者十有五年。舉鄉薦，累試禮部輒不遇，而學益高，望益重。甲午歲，陝西巡撫畢公聞其名，延爲關中書院院長。凡考課甄别升降之規，皆取決于先生。日有程，月有課，視生徒如子弟，隨材善誘，各有進益。嘗曰：我無它愛憎，惟真讀書、立品者，文或未工，亦優奬之，大要欲合文章、學問、人品爲一也。居數月，弟子著録日衆，安西、迪化諸州來學者趾相接。畢公乃奏于　朝，言戴某學術純正，訓迪有方，六年後如有成效，乞格外推恩酌用。得　旨報可。戊戌試禮部，成進士，例授中書科舍人，仍還關中。明年，先生在院六載矣，畢公援前奏復薦諸　朝，引　見之日，特試四書文一篇，有　旨以國子監學正學録用。既拜命，需次歸里，未到選期，奄忽不起。嗚呼，書院始于宋初，本黨學也。
世宗皇帝始頒詔立書院于行省治所，合一省之秀者，延名師教之，擬於古諸侯之國學。先生主講席有年，道尊而教行，牧伯成薦，　天子親試，將以爲太學之師，視胡翼之之遇殆過之矣。海内方以爲真先生復出，而竟止于此，悲夫悲夫。平生篤志經籍，議論一以宋儒爲宗。所著尚書協異、尚書涉傳、春秋四測、老子新解各若干卷，文集又若干卷。性不妄取，而常濟人之乏。嘗舉大父

語以勖子弟云、利于人、亦利于己者、亟爲之。利于人、不利于己者、勉爲之。利于己、不利于人者、勿爲也。娶黃孺人、辛酉舉人元鑑之女。子四人、衍善、上元學附生。衍範、國子生。衍緒、衍士。女子三人、壻曰丁酉副貢生王芾、曰己亥科舉人方遵軾、曰試用州同阮坦。孫男二人、孫女二人。銘曰、

俗學之獘、急於功利。口誦程朱、而行與悖。卓哉先生、文與行兼。規矩允蹈、泥淖弗溓。研思六經、旁及子史。不苟異同、要衷於是。牧伯禮請、爲諸生師。夫子之稱、徧于闕西。教成入覲、 天顏有喜。俾官成均、分教胄子。濟濟槐市、企踵云來。胡不旌期、梁木遽摧。先生逝矣、典刑猶在。學成一鄉、名動四海。九江信都、殁而道尊。遺書無恙、昌爾子孫、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志銘

常熟邵氏、當 高宗朝、昆弟四人先後入館閣、亟以才名傾動日下、論者比諸唐京兆韋氏、宋鄱陽洪氏、明吳郡皇甫氏焉。而子姓相繼登科、文采勿替、較之昔賢、殆有過之。君諱齊熊、初名炳、字方虎、號耐亭、晚歲又自號松阿。 誥封奉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韓之子、 贈奉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甲臨之孫、 封儒林郎可佳之曾孫。君幼有識鑒、弱冠書從鄉先生游、尤爲陶大常晚聞、汪贊善杜林所器重。贊善遂以孫女妻焉。年十九、入縣庠。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是時兩兄屺圖、叔山、皆先入翰林。明年弟闇谷亦館選。君 一試禮部不見售。十九年 御試內閣中書、君名入選。所賦紅藥當階翻詩、傳誦都下。君長身玉立、儀觀秀偉、而志趣高簡。入直之暇、研窮經史、鍵戶如儒生。所與徃還、皆一時名宿。以文章氣節相砥礪、貴游夸毗子弟、或慕與交、竟日不交一語也。在綸閣時、 朝廷大典禮、例得進呈詩冊、君所製歌頌、博大淵雅、尤得頌揚之體。丁外艱、旋里。尋遇生母時太恭人憂、執喪累年、哀戚如禮。服闋後、以程太恭人年高、樂與昆弟奉侍、遂不入都供職。趨承晨昏者幾二十年。君昆弟皆治古文、而君好之尤專。謂文必本于學與行、然後爲有物之言。古人立言、皆有益於人心風俗、否則覶言長語、祗足以長浮華。用以阿世則可、用以經世則未也。嘗選唐宋以來古文十八家、名曰文槩。於唐得三家、退之、子厚、習之。於宋取七家、永叔、明允、子瞻、子由、子固、同甫、晦庵。於元取一家、伯生。於明取四家、景濂、正學、伯

安熙甫。而以　國朝汪苕文、方靈皋、閻晚聞三家繼焉。獨惡王安石之文、謂其意主爭勝、言涉矜夸、觀其文、知其人之悖、可戒不可法也。所著隱几山房稿十六卷、禮記考義十六卷、隱几山房七錄若干卷。生平敦孝友、以型家、明義利以正俗、一言一動、必依於法度。春秋七十有七、終於里第、實嘉慶五年八月十有七日。配汪孺人、左春坊左贊善應銓孫女、雍正己酉副貢某之女、明慧有婦道、前卒。子埾珪、乾隆戊子舉人。女適同邑張培、俱早卒。嗣孫廣融、乾隆乙卯舉人。曾孫淵耀、淵獻、淵頴。銘曰、

弥望出欲、乃還海虞。四傳而後、枝葉紛敷。君與昆季、式大其閭。木天徽省、棣萼聯超。青紫匪戀、循陔孔愉。年周甲子、猶奉板輿。品以行篋、文與道符。著書滿家、質而不夸。嚮昔定交、冊載有餘。我神久瘁、君顏尚腴。今春訪我、攜曾孫俱。詫其丕慧、可慰桑榆。玉棺俄降、執紼在途。納銘幽宇、終古弗渝。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四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　子告在家食俸　特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王公墓誌銘

韓城王相國受
兩朝恩遇、嘉慶七年年七十有八矣、以老疾屢陳告休、
上鑒其誠、
俞所請。明年、公歸、
上存問不絕。甲子冬、公年八秩、先期、
上命陝西巡撫方公維甸齎捧
御製詩額珍服就
賜其家。公拜受驚寵、諏日啓行、及臘抵京謁謝、
命肩輿入朝、扶杖
召見、
賜以詩。乙丑正月七日而對、敷陳無隱。翌日之夕、珪猶就食于公寓。十日、以考終聞、
上驚悼、加贈太子太師、賚白金二千兩治喪、謚文端。嗚呼、公可謂忠清上達矣。其孤埼時、瑛時奉柩歸、埰時以狀請珪爲文表其墓。珪不得辭。案狀、公諱杰、字偉人、號惺園、晚號葆淳。王氏先自洪洞遷韓城、五傳至光祿公石門主簿諱廷詔、娶吳夫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四歲隨考至浙、八歲能書大字、十八入學、從武功孫酉峯游、聞

關閩之學。癸酉拔貢。引
見以教職用。丁父憂。尹文端公總制兩江。聘入幕司書
記。文端內　召。薦之蘇撫桂林陳文恭公。闡性命躬
行之說。益自信。己卯。中副榜。庚辰。舉於鄉。辛巳。成進士。
殿試。
高宗純皇帝擢第一人。見諸詩。受知之始也。壬午。充湖
南鄉試副考官。甲申。督學福建。丁亥。授侍讀。戊子。晉左
庶子。十月。擢侍講學士。己丑。遷少詹事。充武會試主考
官。辛卯。充　日講官。直　南書房。晉內閣學士。典江
西鄉試。督學浙江。甲午。署工部右侍郎。授刑部右侍郎。
乙未。充會試副考官。丙申。再視浙學。丁酉。署禮部侍郎。
轉吏部右侍郎。充四庫、三通、　國史諸館副總裁。戊戌。
充會試副考官。己亥。轉左侍郎。典浙江鄉試。充　武英
殿總裁。庚子。三視浙學。壬寅。授左都御史。癸卯。丁母憂。
甲辰。即家擢兵部尚書。趨赴　行在謝
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之情當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
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珪扈
駕。相遇于行帳。歎曰。
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　經筵講官。丙午。
賜紫禁城騎馬。是夏。充　尚書房總師傅。冬。直軍機處。
丁未。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充會試正考官。
賜花園住房各一所。戊申。臺灣平。圖形紫光閣。己酉。充
會試正考官。平廓爾喀。再圖形閣中。冬。罷　尚書房行
走。庚戌。充會試正考官。加太子太保。辛亥。仍直　尚書
房。甲寅。冬。
賜聯額、如意、珊瑚冠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兩
書房、軍機、禮部事。戊午。仍直軍機。己未。
高宗升遐。
上親政。命總理喪儀。充
實錄館正總裁。以腹疾請休。奉
旨慰留。
命扶杖入朝。辛酉。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壬戌。再以疾固
辭。
予告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癸亥。回籍。　賜
御杖、人蔘。
御製詩寵其行。歸里後。奏摺
批答如家人禮。明年。公與程夫人齊眉開秩。謝
恩赴　闕。兩旬而薨于邸。公生於雍正三年乙巳十月
二十七日寅時。終於嘉慶十年乙丑正月十日子時。壽

八十有一。其少壯備嘗辛苦，三十七成名，游歷魁台，四十年，受

兩朝知遇，始終無間。持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在軍機相位，和而不同，耿直清介，正色直言，可謂有守矣。珪於公忝先進，而公游九列，珪稍迴翔，故往來蹤跡頗疏。男錫經再喪偶，未斂，曹慕堂宗丞適爲公女相攸某氏，公不欲，曹曰：有一人，遲則將爲他姓得耳。公問爲誰，曹曰：朱石君之子弦斷矣。公曰：石君前輩，我重其人，必有後，君其爲我謀之。曹來弔曰：有一言，郎君必將續娶，作伐者待我可乎。予怪之，已而予妻弟陳奉璽至，其言與曹同，予詫問，乃知出韓城意。予曰：姑待期年後言之可也。予感公之相知，明年問名焉。嗚呼！公以素心相賞，重以昏姻，眞直諒友也。嘗以爲學品似王魯齋，甲第同康對山。著録若干，藏于家。側室姚、黃。子四：埰，時主事銜；埒，時監生，先公卒；埼，時廕生，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塽，時廪生。孫九：駉、騊、隲、驌、騖、駖、騺、駎、馴。十一月十一日，卜葬于縣北原高沙岸新阡。銘曰：

龍門之陽，黃河之西。實生偉人，魁杭參黉。金華文憲，武功對山。品第兼之，三達孰班。蹇蹇色言，介介進退。不磷不緇，寡尤寡悔。

兩朝知遇，八秩去來。篤實光輝，生榮死哀。夏陽北京，豈碑屹屹。何以表之，如綸如綍。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五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陜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濬、仲潵，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弘謀之爲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嘉賞，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詔服闋赴職，克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爲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頫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瘢瑕，純皇帝知公賢，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悒悒淡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入陳禁陛，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醊，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于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埰時、監生垿時、武選員外郎堉時、廩膳生塽時。孫九人。公葬于韓城北原，既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遵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懌。天子知之，降予裁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頌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

姚鼐撰　《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孔信夫墓誌銘 并序

信夫諱繼涑，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儁，衍聖公爲聘華亭張尚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尚書以書名天下，君得其筆法，書益將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名家書，鐫刻諭鍥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爲之皆工善。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及君兒戶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殞。君之少也，值上釋奠闕里，嘗充講書官。及爲衆人累，會試不第，納貲爲中書舍人，未就職，又值上東巡於中水行宮，召使作書，及進，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曲阜。初，衍聖公夫人■氏生冢子繼濩，繼夫人徐氏生戶部及君。冢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戶部皆及之。其過曲阜公輒以祖父體自任也。其氣皆剛直，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戶部不樂家居，客遊杭州以沒。檢討哀痛，遘殞。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檢討之生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著天下，余一旦過之，二三十年間，見其死亡至盡，雖其文采風流不可磨滅，而志意抑鬱，乃復有甚於常人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遊有始終之誼，鄉里值歲饑，出千金賑之者三焉。乾隆五十六年，余在鍾山書院，君夏來江寧視余，再宿而別。君遂以是年十二月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部少子廣廉嗣。將死，貽書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子聖人之世也，鄉其鄉也，蔚其藝也，名上聞于朝，而下蔽于四裔也。完則毁而剛則折也，有疾而不可久也。銘託余，哀以待後君子之達其志也。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汪大紳述

彭紹升曰、儒佛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闢佛、獨慈湖楊氏、西山眞氏、潛谿宋氏、白沙陳氏、其書不諱言佛、且樂引以爲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人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洲趙氏、復所楊氏、海門周氏、石簣陶氏、憺園焦氏、東溟管氏、正希金氏、乃遂徹兩家之藩、以究竟一乘之指。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爲論議者。拘牽之士欲槩舉而迸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既衰、而道程朱者閎出、往往樹門戶、塹城府、于是乎儒佛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閡、其于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䘑。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橫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與。大紳名縉、世爲休寧人。祖愻琳、始遷于蘇。父元儀、早卒。母程氏、以節婦旌、有二子、大紳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維寧、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君漢潾、遂延吳君于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者、兩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覃思與賾、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嚴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等作、曰、此老杜先天詩也、初謂子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子出。而嘉定王光祿以爲讀大紳文、十州三島悉在藩溷閒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獨予與羅臺山而已。臺山寧都人、善古文、亦兼通儒釋。初至予家、見大紳小文、異之、遂造訪、讀其三錄、歎曰、海哉、向覩君谿澗而驚、予則淺矣。袖而歸、發其菁蕣、隸繩削其不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痾家居、以法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連偁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目之、迹其自述、亦不過日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嘗作無名先生傳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獧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淸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僊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于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又作擅菴先生記、自偁學無牆壁、行無轍迹。其游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曰冷湫湫。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噫、大紳之意則遠矣。晚而與予書、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闊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

往來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自壯屆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嘐嘐者邪。抑所謂踽踽涼涼者邪。吾無從識之矣。大紳既歿、遺書具存、予刪而錄之、復次弟其本末、爲之述、俟論定于後之君子焉。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二二

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先生諱棻元、字雨森、號春瀛、仁和朱氏、宋徽國文公裔也。文公孫鉉爲兩浙轉運判官、宋元之間自杭州徙居鹽官、築望微樓、聚子姓讀書其中、人稱爲小桃源。七傳至樸、以海患復居於杭。樸十傳至文學贈司業公諱灝、先生考也。贈公慷慨負經世略、所交多當世豪俊。妣葉太宜人、尤高行遠識。贈公中年逝世、於知好間有所負貸、臨終手書敘別、猶惓惓於道義、然言所負則曰兒長必圖所報、且詳筆於簿、屬太宜人。未幾、知好者亦俱下世、太宜人困苦不能給朝夕、然紡績稍餘、輒銖累棲蓄、逡巡歲月、按簿悉償無遺、所償家多不憶其事也。先生之生、贈公已先兩月逝、太宜人遺腹始舉。時兄文學公琛元方十二歲、兩姊亦未及笄。太宜人苦節數十年、攜長諸孤雖至斷炊、未嘗絲粟干人、曰、義方先勵廉隅、不可不慎始已。先生幼穎慧、讀書數過輒識。年十三、試學爲應舉文、從兄樹堂課業、嘗告太宜人曰、叔母毋憂、弟非塵埃間物也。太宜人由是命文學公謀食於外、先生得以專力進取。十七入鄉校、旋以高等補廩膳、名聲振起。故副都御史趙公大鯨主講萬松書院、延攬人才、或以先生文示趙、趙奇賞之、即命故翰林侍讀吳公鴻招致先生。時吳亦諸生、受業於趙也。先生師友淵源、一時稱盛。他日同儕拜太宜人堂下、太宜人退而言曰、吾懼兒交結或涉少年意氣、觀者若輩端人若輩奇士、

古人相觀朋友，見必有所取矣。乾隆十七年壬申，先生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翰林編修。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壬午、戊子、甲午，並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戊子，大考列優等，擢國子監司業，前後充功臣館及國史纂修。乾隆壬寅春卒，春秋五十有六。加級例階奉政大夫。先生天性純孝，惇於倫本。母太宜人苦節撫孤，先生終身不忘母志，故晚號慕蘐。京官清苦，然推親所愛，無不盡心。伯兄文學公終老諸生，先生推甘分少，館於邸第，衣食必共，撫問寒煖，必周以謹。及其歸也，必分俸以贍其家。乾隆庚子，　覃恩以己官貤封兄嫂，嘗謂兄才固能自致通顯，以治生廢業，曲成弟名，則弟力所能致，皆當與兄均也。從兄樹堂卒無後，先生以其從受業也，迎養從父泗公及孀嫂張，終其身，且以次子慶頤為之後，歲時祀事，慶頤方少小，先生治具務潔以豐，俾慶頤主鬯無乏。伯姊適王而夭，母氏念之，則厚恤王君。仲姊適翁而貧，先生迎至京邸，慰母朝夕。太宜人於癸未考終，先生哀喪盡禮，營卜宅穸，不憚荊棘險阻，嘗升高失足幾墜不測，幸衣挂叢柯得免。□□□宜人雖嘗旌節，未建專祠，因購地建祠，闢治餘地，廣置殯室，以惠貧族未能卜葬而權厝者，曰以廣母德也。初，先生登第擢翰林，歸拜母氏，太宜人不色喜，曰：汝家遷杭以來，未有成進士者，累世植德，以成汝名，汝當何以酬先人望。

先生銘識於心，方憂居西湖，湖上有文公舊祠，荒地弗治，先生倡族人相與新之，又贖故宋鹽官舊業，所謂琴鶴樓種德故社，先世中落，沒他姓者，族人大悅。先生益倡眾輸貲修葺，以為合族公塾，至今仰衣被焉。有族父貧贅外家，身沒之後，孤寡伶仃，祖塋荒蕪，豪右謀侵奪之。先生聞其事，即訪謁族母，延至家，為具牲醴，躬同往祭其墓，詰問典守，豪右氣奪，由是不敢萌心。族兄奉其孀母遠宦廣西，未幾卒官，母妻子婦皆相繼沒，纍然七棺旅寄佛寺。先生聞其孤孫在京，力資遣之，且致書廣西大吏及諸當事合力拯之，竟得歸葬。族兄無後，有子流落京師，先生訪得其人，勉助婚娶，且為經紀久遠。宗族無論遠近，撫卹孀孤，拯援患難，生館死殯，惟視力之所能。族人稱之，先生則愀然曰：吾母志也。先生官司業凡十有三年，愛才好士，殆如性命。國學考業，官司奉行故事，先生別立課程，捐資獎勵，孜孜講討，六館之士多所興起。海寧陳之綱、嘉定錢坫皆優於文學，久不得第，先生欲標識之為諸生勸，則曰某某當為吾師，而以官守屈彼弟子，吾甚愧之。其不憚屈己以推獎，畯如此。學誠浮沈胄監凡十許年，師儒及同舍生皆視之若無物，監志館開，諸生以才智爭奮，學誠方貧甚，欲以所知能者從事其間，下比於稗書例，當時不許。戊子，順天解試，先生與同考於鄉，座見學誠對策，言監志得失，驚歎不

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名稍稍闇。然學誠行業不修、環顧其中、未見遠於傳類、負先生知多矣。憶先生初拜司業、留意人才、講求經術、志向甚盛、終以同官多人、事權不攝、故事習久、少見易怪、不得竟其志意。學誠去遊江南、乙未再至京師、先生官久不調、意亦衰歇、兩耳重聽、言必大聲始聞。丁酉、學誠舉順天解試、與先生仲子慶頤同解、先生色然喜、慨然爲學誠悲晚遇也。明年、學誠第進士、謁國子師於彝倫之堂、有老胥吏迎爲學誠曰、信乎君甲第邪、孰謂朱公誤乎。先生方病、學誠不得志遊畿南。其卒也、學誠奔走薊州道上、寢門一慟、今十許年、蓋自是挈家南北遊、不復居京師矣。甲寅秋、得慶頤書、言近以內艱歸葬、屬學誠爲撰誌銘、其書輾轉、久之始達、度葬期已過、因爲碑揭墓門、亦銘例也。先生配趙宜人、同縣處士南楨女、淑慎溫恭、於先生允有配德。先生孝友睦婣、爲世所難、非得賢內助、於勢必有不能行者、此可度其概也。子二人、長慶光、兵部司務、兼理職方清吏司事。次即慶頤、己酉進士、覺羅官學教習、候選知縣、出爲人後。孫德增。銘曰、

學校重教、人名公實。教本彝倫、人文公質。臯皮清季、爲恩幾何。河潤九里、利導實多。壽不售德、位不稱志。假年得位、豈一世士。吳山嵂崒、漸水清深。名儒之業、孝子之心。

刑部侍郎吾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吾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隷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蹕木蘭。會京師割辮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鞫、日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

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讐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細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怨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稍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
國家明罰敕法、寃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卽泯。假如其父之寃。既伸、其子卽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如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請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
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
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
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
褒奬。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　文津閣四庫全書、
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
廷鞫、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灑埽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錢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泛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

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雨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雜賓。退直後、青鞵布韈、如諸生時。暇則讀書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璟。孫以立、以言。

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三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馮君均弼既卒之明年秋、其子宬奉柩自楚北道　京師、將歸葬于山西、泣述其生平而請銘于珪。珪早識均弼、而先兄竹君與均弼交最深、不可辭。君馮姓、諱廷丞、均弼其字、一字康齋。其先由山東壽光遷山西太原振武衛。衛在代州東南、遂爲代州人。九傳至君曾祖諱蘊、康熙戊辰進士、官廣西南寧府同知。祖諱光裕、康熙辛卯舉人、官至湖南巡撫。考諱祁、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妣劉淑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生而穎嶷、幼從瑞金楊鴻臚方立游、時鴻臚未第、以詩、古文詞相摩窣、君已嶄然出頭角、吐語驚人。既而侍其父入都、從山陰周蘭坡學士長發讀書、獨考證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頗爲有用之學。錢塘周蒓岡學士玉章與蘭坡學士同直　上書房、奇君非常人、以女妻焉。君年弱冠、方志于古、不汲汲逐時趨、三試不售、以父望之切、乃銳力攻舉子業。壬申恩科舉于鄉。君亟勤學、苦心疾、乃從方外游、息氣內觀、豁然元悟、心精飛越、魔怪百出、嬈之不爲動、以神力超解、曰、此弄精魂也。不竟其學。初、乾隆元年君以大父官貴州布政使、

覃恩給從二品蔭生。二十一年考列一等、引見、奉
旨內用補光祿寺署正。歲戊寅、纂修公游浙、卒于杭、君既迎喪反葬、盡以遺產分諸弟、于是貧甚。服除、補官、遷大理寺寺丞、擢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家益貧、債屋壁立、斥輿馬、無薪裘資、處之淡然、日治經史、與名士磋切、曰、不固窮、非士也。惟勤于官、治讞必求其情、輒有所平反、見知于大司寇諸城劉文正公。辛卯、京察一等。明年、出授浙江寧紹台道、廉介自矢、不為詭婀。甲午、調福建臺灣道。臺灣斗絕海外、民番雜哤、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綜覈不可爬梳。君一剔之、曰、吾不為也。寮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為非。巡道兼學政、君曰、不可以娵隅易之。親校甲乙、士論翕然。丙申冬、擢江西按察使。渡海、颶作、舟膠于山、若見檣端有神光莊嚴者、遂得出險。既入
覲、到官、以失察妄人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
恩旨贖罪、
命往江南以同知用。庚子
上南巡、迎
駕淮、以道員捐復。君在江南六年、歷署常州、淮安、徐州三府、河庫、蘇松督糧、松太兵備三道事。其在淮安也、制府委以濬臨河、集引河君晝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讒譖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壬寅冬、授分巡江寧鹽法道。明年春、擢湖北按察使、
陛見、
上問官刑部時誰保汝、以劉統勳對、
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于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見。湖北獄善譸張、君盡心釐之。有楚蜀爭界事、君盛夏行施南萬山中履勘、平其爭、遂遘疾、請解任、竟不起。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八日、卒于署。君生雍正六年戊申九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君有守有為、躓而復振、將有所大造于斯民、而不竟其施、為可惜也。配周淑人、子一、宬、乾隆庚子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女一、適編修汾陽曹錫齡。孫一、衍緒。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某日葬于代州煙貼郇厥考之墓次。銘曰、

勾注之陽雲龍陰、磊砢其骨冰雪心。鬱奇騰上靳不騁、歸復而升理則諶。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三

布衣臧君墓誌銘

臧氏望出東莞，其後遷浙之長興，又自長興遷江南之武進。國朝有諱琳者，以名諸生精研經術，著書滿家，學者稱玉林先生，是爲君之曾大父。生子晉，晉生君彩，君彩子即君也。君諱繼宏，字世景，晚自號厚庵。少有至性，年十三失母，號慟如成人，每晨夕伏柩側，屏息諦聽，曰：吾母其復生乎。旁人嗤其癡，弗爲止。既長，以家業日落，奔走服賈，然造次必依於忠信。嘗爲某氏持錢，同事瞰其家孤寡可欺，欲以計吞之，君度力不能禁，慨然曰：受人之託，坐視其敗而不言，是與同惡也。即拂袂辭去。中歲節縮衣食，稍稍自給，營葬考妣及先世五殯，同僑安窆，誠信有加。三黨之無倚者，分所有賙之。平生好扶助人，事變會葬，傾橐相濟，不計其人之償否，亦不責異日報也。嘗訪友長沙，渡江兩舟並行，遇暴風，一舟先覆，同舟者惶怖無人色，君慰之曰：死生有命，雖恐懼無益，靜以待之可耳。其教子極嚴，有過，扑責不少恕。延端士爲之師，課以舉子業。晚歲謂子鏞堂曰：文章當從經典來，汝等能纘我祖玉林公之傳，吾願足矣。又言：吾身後勿作佛事，天堂、地獄，當於生前善惡決之，禮懺作樂，徒爲比邱輩作快樂場耳。嘉慶元年七月九日，以疾終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娶章氏。子鏞堂，常州府學生；次鎮堂、禮堂、配堂。孫一人。始餘姚盧學士召弓數與予言鏞堂之賢，因與定交。及君之喪，鏞堂述事狀乞銘，故不得辭。銘曰：

玉林遺書，伏而未出。什襲至君，手澤無失。君有賢子，校而錄之。士林快覩，尊爲經師。惟子之賢，由君之教。不言躬行，孝乎惟孝。豎西之鄉，四尺其封。善必有後，允哉是翁。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入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葬，孺慕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嫁之，負貸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益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鏞堂、鱣堂、禮堂、𡵓堂。卒于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王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鏞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五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

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

聖製詩題之。

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

御題詩。集書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

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闕中二①書曾經

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江，奉

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奉，

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積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淥飲、世爲歙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恒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既葬、君父攜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爲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爲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南巡狩、迎鑾獻頌、蒙賜大緞二疋。叠膺兩朝異數、褒獎彌隆。君以進書受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之褒。君勤學耽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恉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栞、眞僞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五

韓理堂先生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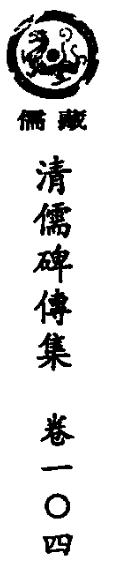
韓理堂先生、乾隆間粹然爲宋儒之學者也。蓋自湯文正、陸清獻以宋儒之學興于

國初、雖其所從入於朱陸者各異途、而立身制行、皆闇然爲己、無標榜以爲名者。然清獻尚兢兢守程朱家法、懼世之爲陸王者師心自用、以爲學術患。集中學術辨及與湯文正書是也。自爲漢學者興、而世乃樂以宋儒爲詬病矣。先生當漢學未甚盛之時、故所言不及爲漢學者之失、而惟守清獻家法。其言曰、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程朱之無獘、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如此、豈徒以口舌爭爲衛道者哉。故吳中彭尺木先生嘗曰、

國家明德醇懿、涵養百餘年、其應徵于士類者、於韓、閻兩公見之。閻謂昌樂閻考功循觀、韓謂先生也。先生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滇人、自明中葉籍于東萊、遂世爲萊之濰縣人。曾祖有極、祖琳、皆諸生。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承母孺人教、幼即揭無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蓋其所趨向已定于少時矣。乾隆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作令于滁州來安縣。來安北繞臺山、南多圩田、民凋瘵甚。先生依山種桑、募兗沂人習于蠶者教之蠶。嘗欲開浦口黑水河、使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則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詳于著圩田圖三記。其時大學士高晉爲制府、嘗與先生同議開河事、欲爲請于朝、會先生以蝗災罷官、事遂寢。先生之罷官也、戊子夏、滁州、和州旱、先生具狀報災、月餘累十啟始得請、並其鄰近十餘縣皆緣來安得議賑。顧踰歲庚寅、先生方分校鄉試闈、而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以先生偕諸捕蝗不力者同時劾奏、並落職。先生愛民煦煦、如恐不及。治事暇或歷鄉村、輒與民言家庭孝友事、至爲之流涕。而其待胥吏則嚴明、不少假借、嘗斥去其蠹吏之害政者、役請于大吏、乞復之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

故與大姓善，請捕之，以自効，先生終不許。役既去，民始安。先生之罷官也，民餽問以薪酒者相屬。逾四十年，來安人倘思先生不置云。先生少讀書程符山中，既罷官歸程符，四方學者從之學，先生輒舉宋儒之學以爲教。其論制義舉業，以爲有説經之文，有自得之文。於自得之文則舉顧端文、陸清獻。蓋言其所自得，先生之志，而因文以明道，先生之教也。家居凡二十七年，以嘉慶三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明年葬于其縣城南祖墓之西南。用光少時從舅山木聶氏學，嘗寄質文字于先生，又嘗從舅氏所得先生所寄史記例意，始知史記有震川之學。先生于山木未嘗面，而歲以書問相往來。用光于先生亦未之面也。嘗怪近日言學者輒相勵以漢儒訓詁，並無及陸王之學者。使先生於今日，其所致辨者不在陸王而在漢學矣。用光既慕先生而恨未得見其人。今去先生沒時星逾一紀矣，乃撮先生爲學、爲政之大者，以應賈侍御聲槐之屬，而表于先生墓前之隧。至其族系子姓，則備載于墓志銘，茲不具云。嘉慶十九年十二月翰林院編修新城陳用光表

陳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八



校記

①中：當作「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

畢沅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

王昶

嘉慶二年七月、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畢公卒於湖南辰州。遺疏上、
聖心軫悼、晉贈太子太保、應得恤典、令部察例具奏。又命嫡長孫畢蘭慶世襲輕車都尉、次子畢嵩珠給與蔭生。尋蘭慶等奉喪歸吳中、而禮臣議請撰文
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卹死報功之褒。於是恩禮優隆、哀榮備至。蘭慶等擇以三年三月十八日大葬於吳縣上沙之新阡、既請少詹事錢君大昕志於幽竁、復屬昶以隧道之文。公名沅、字纕蘅、一字秋帆。曾祖諱祖泰、由休甯遷太倉。嗣太倉分縣鎮洋、遂爲縣人。祖諱禮、父諱鏞、咸以惇德篤行重於鄉閭。三代歷次邀
恩封贈皆如公官。公少孤貧、性穎悟。六歲、母張太夫人授以毛詩、離騷、過目成誦。十歲明聲韵。十五能詩、從長洲沈宗伯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深邃。二十二北行、寓保陽總督方恪敏公、有國士之目。乾隆十八年順天鄉試中式。又二年、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大學士富察文忠公、戶部尚書汪文端公皆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九年、擢左中允。明年、陞翰林院侍讀、充日講官起居注、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尋轉左庶子。
上知公可大用、特授甘肅鞏秦階道、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奉
旨授陝西按察司使。時翠華東幸、覲於行在、
上詢甘肅亢旱情形、據實陳奏。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恤、並豁免通省積欠四百萬。十月、擢陝西布政使。十二月、護巡撫印務。時征四川大小金川、京營及各省之兵先後入蜀、道取潼關及南北棧。公調運糧餉夫騾、撥解軍火器械、安設臺站、源源協應、民間一無紛擾。三十八年五月、河洛渭三水並漲、朝邑被衝、分別賑恤、全活甚眾。十二月、授陝西巡撫。三十九年春旱、虔禱於太白山、遣官取水靈湫、雨立應。請
旨加封昭靈普潤太白山神。又勘西安八旗馬廠空地、在興平、盩厔、扶風、武功四縣者四百八十餘頃、悉募民開墾、歲納租賦、爲八旗賞卹之需。重修華嶽廟、暨漢唐以來名蹟。又以秦中碑版最多、萃而置之府學、俾毋散佚。濬涇陽龍洞渠、灌溉民田、并墾提標五營牧廠地一百七十餘頃、歸於實用。是時陝西鄉試、嘉峪關外、鎮西、迪化府州士子遠集、請照雲貴之例、毋論鄉會試、每人給予驛馬。元聖周公墓在咸陽縣北畢原、有姬姓奉祀生一人、援曲阜東野氏之例、置五經博士一員、請世襲、并奉文武成康四王陵祀、報可。是年十二月、丁張太夫人憂、回籍。明年十月、陝西巡撫員缺、奉
旨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著前往署理。四十六年、甘肅河州番回相仇殺、傷及蘭州知府、副將。閩驚、卽屬提督馬彪、西安將軍伍彌泰等統滿漢兵討之。繼聞陷河州府城、又檄延綏、興漢二鎮、一由固原平涼、一由略陽鞏秦、分道並入。適
上命大學士章嘉文成公督勦。逆之化林坪、賊遂平。四十九年四月、甘肅平涼番回復亂、由靖遠渡河、破通渭、掠靜甯及隆德、莊浪、盤踞底店石峯堡。公先調滿漢三千五百名赴勦、并請發京營勁旅。
上仍命文成公偕富察文襄公領健銳火器兩營兵進勦。公告以先清底店、則石峯堡勢孤無援、可立奏功。文襄公如其言、番回窮蹙乞命、械赴京師。先是、西安省城日久頹圮陊剝、公謂關中天府、係伊犂回部、西藏各外藩朝貢所經、請帑興修。逮三年而工畢、并修潼關城堞、鞏固崇隆、廻踰於舊。五十年正月、進京陛見、調河南巡撫。豫省頻旱、又水溢、沿河田舍被淹。公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未完錢糧倉穀、請全豁免、且分別加賑展賑。奉
旨所思周到、調汝可謂得人。如此盡心民瘼、或邀天祐、朕爲彼一方民慰幸也。并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十月、同文成公勘驗高家寨、挑水壩各工。訖事、赴桐柏山、尋訪淮源、具圖覆奏。蒙
賜御製淮源記。五十二年六月、河決睢州、督率司道往來搶護。會文成公亦至、於河分溜處斜築挑壩、遏溜歸河。五十三年、河北懷慶三府雨稀麥收薄、遵
旨撥運麥穀十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平、社倉各米不拘常例、糶借兼行、民食賴以充。又疏濬衛源之百泉、懷慶之丹河、九道堰及近太行山向有泉源者、俾夫以工受直、而田亦收灌溉之利。時夏秋多雨、漢江及洞庭、鄱陽諸水俱驟漲、出江以截江流、故江水亦騰踊、決荊州堤、潰城而入。奉
旨授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發銀一百萬兩、爲工賑之用。八月、抵荊



州同文成公勘潰決緣由葢因江自松滋而下至荆州萬成堤折而東
北北流本窄又有窖金洲沙長數里以障其南兼之盛漲無所宣洩直
注堤根潰決實由於此乃盡刻洲旁蘆葦於對岸楊林洲斜築土壩並
築雞嘴石壩逼溜南趨以刷洲沙無致壅遏而北於是城堤皆足保護
矣又請修城中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並請賑被災戶口其外二十九州
縣之民淹者分別輕重碾勘撫卹窮民均令赴工力作以資代賑奏入
奉
旨嘉獎五十四年三月勘襄陽老龍堤添築挑溜石壩九月又勘估常
德石櫃堤工明年奏修復潛江仙人堤條議銅運過境章程一銅船宜
雇募堅固二銅斤宜過秤足數三險灘宜預趨避四水摸工價宜酌水
勢加添五防範水摸偷竊又勘四川至湖北江中各灘由險改平者十
二由平改險者六新增險灘五雲南銅運始獲安行先是湖北上下汰
侈戢賄賂吏治廢弛皆竊而民風日益兇悍
上故以整頓屬公公緝盜賊嚴刁訟清庶獄年餘審結大小一千五百
餘案而邊界秦蜀者奸宄尚未盡除五十九年八月陝西之安康四川
之大甯邪教起皆稱傳教由湖北公馳赴襄鄖訊辦有
旨降補山東巡撫是秋河南衛沁二河水溢及山東沿河州縣奉
旨加兩倍賑卹公請將本年漕米蠲免復遴員分赴豐收處按價糴買
運至災屬存貯備明年春夏閒平糶之用奉
旨此番可謂用力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廣總督卽赴新任時先有
恩旨以明年歸政各省民欠銀穀令督撫查數奏請豁免公臨去任將
山東積欠四百八十七萬常社米穀五十萬四千餘石悉奏蠲之不肯
遷延諉謝也二月次襄城聞貴州銅仁苗民石柳鄧湖南永綏苗民石
三保等四出鈔掠馳赴常德奉
旨令駐荆常適中之地爲後路應援是時乾州鳳凰廳諸處盡爲賊藪
且圍永綏雲南及湖廣官兵分駐鎭筸轉餉甚急公令長沙岳陽常德
灃州荆門州各屬先儘常社兩倉存穀刻期碾運辰州轉解軍營且令
雇船從鄖江以達五溪較用夫背負爲便而辰谿崖門皆以上多苗寨
派文武能事者駐兵防護運道始爲周密其辰州以下逃徙各商給予
口食安置鄉近苗寨州縣團練鄉勇協力堵防北省之鶴峯來鳳宣恩
各隘口添兵分駐兼爲保靖後路聲援連奉
溫旨褒美旋抵辰州檄鎭筸鎭駐兵瀘溪搜捕宜昌鎭兵由保靖直向

永綏黔苗有被脅者准其自首示以若先效順候事平分給逆苗田產
又賞給銀布米糧以散其黨繼聞永綏圍解卽在花園隆團一路按設
臺站六省之師每日供支數萬源源相繼迅速周詳
上聞而益嘉之自三月至八月乾州苗民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
便坐傳見不設兵衛尊以朝廷威德勉令自新羣苗涕泣叩頭去迄無
一反側者嘉慶元年湖北賊起詭稱白蓮教宜都長陽各聚數千人爲
應公赴枝江調兵搜勦連破蕭家巖栗子山各寨擒斬千餘賊竄山北
而宜昌別有賊數千分擾遠安東湖當陽復調河南南陽陝西興漢二
鎭兵往援援未至當陽陷隨統官兵募鄉勇與前護軍統領舒亮進圍之
殲其外援三千人斬僞帥楊啟元等七月破城因奏當陽善後六事一
編審民戶二分撥營兵三裁撤鄉勇四賑卹良民五旌獎忠節六修建
城垣其他儲備徵發供支策應遠近紆籌纍纍爲之頓白又委員攜銀
米分赴村莊安撫難民免使賊誘奏入奉
旨此計是正宜如此又奉
旨畢沅前此勦洗當陽甫淸縣治著有勞績不可不加懋賞著賞給輕
車都尉世職用昭優獎其冬賊之在宜都宜昌者將竄陝蜀
上發京營健銳火器兵二千山東直隸兵二千來合勦公旣奏調山陝
馬二千匹又令人赴邊買三千餘匹解送大營濟用時賊勢蔓延而乾
州已復因密奏逆苗石三保等就擒石柳鄧雖在旦晚可獲以十萬之
衆駐守環攻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賊首反得從中煽誘不若乘其
窮蹙予以自新而於四面要路派兵防守且就降苗內擇其趫捷者以
苗攻苗不至再煩兵力撤出官兵併勦襄鄖宜昌諸賊自可卽日掃除
上下其章於軍中皆以爲宜十二月官兵破平隴斬石柳鄧復擒吳廷
義等於是將軍明亮酌撤官兵前赴達州宜昌軍威大振明年公遵
旨留駐辰州綜攬南北諸軍事羽檄紛沓心規手畫久歷蠻荒炎天瘴
毒積勞成疾初患眩暈手足不仁繼瘍生於背病聞降
旨慰問命以安心調攝賜之丹藥而已莫能療矣七月初三日卒於官
舍年六十有八公配汪氏誥贈一品夫人早卒終身不復娶長子念曾
亦先歿孫二蘭慶芝祥次子嵩珠鄂珠曾孫二永滋景緒俱幼女四一
適陳暻一字寨口口一字衍聖公孔慶鎔一未字公自傈直
內廷習於朝章國故少爲裘文達公所知會試出蔣文恪公門下明通
閎達兼有兩公之長出仕西陲時拓地二萬餘里名臣宿將來往邊徼

皆與之上下諏諮。且掌新疆經費局、行軍轉餉諸利弊、貫串熟悉。故四川、陝西、湖廣軍務頻仍、而公兼權熟計、經理裕如。自以文學經濟上結
主知、不肯有所附麗。旌節所至、盡心國事、勤求民隱、至於二十六年。蓋歷省督撫中、未有如是專且久者。公每入覲、輒
命在南書房和詩、備顧問。所進古器物、
御製詩文紀之。又撰進關中勝蹟圖志、
詔錄入四庫全書。
太上皇帝授寶歸政、恭進典誥一篇、典雅得體、賚賞優渥。前後所賜御筆、繡蟒、詩扇、扳指、荷包諸物、不可勝紀。天性孝友、迎張太夫人至西安官署、先意承歡、靡間晨夕。及丁憂回籍、適
上南巡、迎鑾、詢及家事、奏承母氏教養、始得成立。
上嘉歎、賜經訓克家額以褒之。友愛二弟、始終弗替。聞不足、輒俾以濟。督教諸姪、鄉試中式者三人、由諸生拔貢者一人。嘗謂為政貴識大體、治尚寬簡、故洞悉屬員賢否、而不以機智鉤距、不以科條纖繞、望之溫然。無內外大小、皆馭之以恩、人服其寬、樂為之用。篤於朋舊、愛才下士。老友如中書吳泰來、侍讀嚴長明、編修程晉芳諸人、招致幕府、流連文酒、名流翕集、望若登仙。學士邵晉涵、編修洪亮吉、山東兗沂道孫星衍咸以博學工文、前後受知門下、情誼周摯。其餘藉獎借以成名者甚多。少嗜著述、至老不輟。所撰續資治通鑑、史籍考並靈巖山人詩文集、又關中、中州、山東金石記、問閒書畫錄其若干卷。每遇古書善本、校而錄之。若山海經、夏小正、說文解字、舊音、釋名疏證、三輔黃圖、太康地志、王隱地道志、晉書地理志新補正、道德經考異又若干卷。時賢皆奉為秘寶。公仕宦日久、太倉舊宅傾圮。丁憂時、移居蘇州。又於靈巖山建
御書閣、以奉賜書、故自號靈巖山人。晚年得山後陸氏水木明瑟廢圃、將葺為退老計、未果。今蘭慶等卜宅兆於此、亦公之志也。夫昶與公鄉試同年、同直軍機處、又為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為詳。庸敢掇其關於軍國之大者、勒諸貞石、以示後世。餘已載少詹事之志、故不備書。銘曰、

保釐之德、縣於南方。文昌華蓋、錫羨垂光。始以文學、馳譽巖廊。繼以勳業、播續封疆。經文緯武、用綏戎行。仁扇萬華、澤覃湖湘。苗民逆命、兼忠機槍。爰親旗鼓、爰峙餱糧。速彼羣醜、即我鉄斯。潢池未殄、星隕其芒。
九重嗟悼、昭示旂常。事晉公孤、
賜綸章。卜茲吉兆、上沙之陽。水木明瑟、冠於江鄉。左鄰靈巖、
宸翰所藏。星輝霞煥、下麗重岡。公騎箕尾、訣蕩翱翔。恩榮百世、雲礽之慶。

又畢宮保遺事　洪亮吉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際實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昃、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尚善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衡書法中下、即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詰竟、二人者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為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
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即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尚書蕙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御座最近。先是、厲編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欹斜、
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厲侍班、厲憂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即歸閉戶臥、倘罷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翊日、
上三推畢、回坐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即出奏曰、布穀即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為第一人、因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賞、即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擢用矣。及已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去、



意欲翻駁數案。及鈞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鈞禮、每日平明、即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己也、屬威嚴不得發、留數日、意不懌、馳去。于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遠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詈慢屬人、一署中疾之若讎。公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眾即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其處、則亦有法、因別搆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碑傳集）卷七三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

嘉慶二年秋七月庚午、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以疾終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間、勛勞懋著、及移駐楚南、籌畫善後之策、苗境敉寧。上聞公積勞遘疾、手足不仁、即馳　賜上藥、　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　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以私誤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告、　九重軫恤、　加贈太子太保、　諭祭如禮、文通武達、生榮死哀、可謂令德考終也已。諸孤奉公匶歸吳門里第、越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卜新阡於吳縣靈巖鄉上沙里、以元配汪夫人祔、禮也。大昕與公同里閈、先後入館閣、論文道古、數共晨夕。晚歲雖雲泥分隔、而公不忘久要、書問屢至、每有撰述、必先寄示。茲諸孤述遺言、請文刻諸貞石、大昕泫然、不敢辭。按狀、公諱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号靈巖山人。先世居徽之休寧、明季避地蘇之崑山、又徙太倉州、後析置鎮洋縣、遂占籍焉。曾大父泰來公、大父見峯公、父素庵公、皆厚德敎行、識者謂其後必大。公自少穎悟、甫六歲、母張太夫人手授毛詩、離騷、過目即成誦。十歲諳聲韻、十二習制舉義、十五能詩。稍長、讀書

翠巖山從沈文愨公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邃。弱冠後游京師。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又四年授內閣中書。大學士傅文忠公一見器重、卽令入直軍機處。公隸習掌故、治事識大體、樞庭諸公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會試中式、名在第二。及　廷對、縱纚數千言、議論剴切、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　天顏甚喜、臚唱授翰林院修撰。館中程進文字多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春坊右中允、再遷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轉左春坊左庶子。三十二年、
上親耕耤田、　御觀稼臺、公侍直　奏對稱　旨、宣示
御製詩、給筆札令賡和。詩成進　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　召見　諭曰、汝軍機舊人、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留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返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　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卹、并免積欠四百萬兩。尋擢陝西布政使、兼護巡撫印務。時　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饋餉充足。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一人、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　特賜戴孔雀翎、　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張太夫人艱、甫及一年、　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撤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商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及事平、　上曰、畢沅在陝西、與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著賞給一品頂帶。其後平涼逆回復倡亂、攻掠通渭靜寧、驛道梗塞、公復調兵助勦、又分兵出間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區畫、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苦旱、而河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公既受　命、卽奏請截留漕運、以平市價、諸州縣被灾戶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覈被灾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得　允行。自後積水漸消、時雨順應、歲獲豐稔。又奉　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躬履嶄嵓、尋其脈絡、繪圖以進、　特蒙嘉獎、　御製淮源

記述其事。尋賞穿黄馬褂、擢湖廣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亳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諸縣、　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閲月而蕆事。撫邺災黎、賑貸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　旨撥運米麥、減價平糶、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異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縣亦多淹沒。訪得江心有窖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堤、逼溜南趨、以資保護。賑邺被淹人戶、城垣、堤岸、衙署、兵房次第修葺。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絶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覲天津　行在、賜　御製詩、隨於蹕次賡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　温諭不允。是秋、以湖北姦民傳教案、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兩州縣被水、遵　旨加兩倍賑邺、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委員於豐收處糴糧食存貯、以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春、　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有奇、咸　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　命、拜奏而後行、其勇於任事、無遷延顧望如此。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即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既而大學士嘉勇公、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到楚、檄調六省兵會勦、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輸將相繼。　大兵既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　詔撫諭、咸感泣叩頭而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勦、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沖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姦民乘虚誘集匪徒、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失陷。　詔諸大帥分路攻勦、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即遣驍勇扼山隘、截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箭、火彈射入城中、燒其碉臺及蓄聚。七月、克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擊殺賊二千餘人、擒其僞帥、縣境悉平。事聞、　賜賚優渥、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道邀擊賊艘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於青河口、破之。時征苗大學士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以十萬之衆駐守螢瘴、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誘、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節裁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讐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　詔下其章於

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靳石柳鄧等。逆　詔公馳往湖南、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衆。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亦次第撤回。公遵　旨留駐辰州、與巡撫姜公、提督鄂公會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一鎮、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乞要隘之處、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衆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撫難民、卹贈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　旨敕部議行。而公以炎瘴致疾、食少事煩、未極大年、此海內識與不識、靡不驚怛隕涕者也。公識量閎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衆莫識所措者、公沈機立斷、雖萬口不能奪。久莅方面、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爲明、亦不以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或在同列、亦未嘗引爲己功。公天性純孝、既貴、自傷祿不逮養、賴母氏教誨成立、迎養官齋、修潔白之膳。及張太夫人棄世、過諱日、哀慕出涕。嘗陳情　上前、　御賜經訓克家四大字、懸於靈巖南麓菜樓、以奉　御書旁建張太夫人祠堂、俾子孫毋忘所自。與竹癡、梅泉兩弟友愛無閒、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爲置産贍其孤甥、俾克有成。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一時名儒才士多招致幕府、公務之暇、詩酒唱酬、登其門者以爲榮。性好著書、雖官至極品、鉛槧未嘗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文字辨正書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畧北之病。乃博稽羣書、攷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爲攷異附於本條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攷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蹟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官跡所至、搜羅尤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記。詩文下筆立成、不拘一格、要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公生於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八。汪夫人淑慎有常德、候補知府□□女、先公三十年卒。子三人、念曾、候補員外郎、早没。次嵩珠、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鄂珠、候選員外郎。女四人、長適陳曝、次許字秦□□、次許字孔慶鎔、次未許字。孫二人、藹慶、承襲二等輕車都尉。芝祿、候選員外郎。曾孫二人。銘曰、

咨牧命虞、分陝娶周。十連有帥、統小諸侯。魏晉暨唐、職
均名別。都督總管、節度觀察。峴首羊杜、秦塞范韓。先後
繫侮、爲國屏垣。猗與畢公、懋德之裔。文章潤身、溫飽非
志。南宮首選、　北闕臚傳。風度凝重、儼若神仙。智方行
圓、明體達用。三館楷模、中朝梁棟。
帝曰汝諧、試之監司。盤根錯節、利器無虧。乃撫三秦、冰
澄月朗。籌邊餉軍、萬里指掌。乃撫汴洛、載修河渠。荒政
具舉、黔首以蘇。乃撫齊魯、正躬率下。廣宣　皇仁、民抃
而舞。江漢之滸、控扼蠻荆。公晢餽餫、士飽馬騰。滇池偶
警、親提桴鼓。胃有甲兵、人百其武。負嵎猶鬬、一鼓而殲。
露布星馳、　錫命用占。苗逆已擒、苗民來格。公乘　廟
謨、爲永久策。出入叢箐、洗歷崇雲。遮道羅拜、共戴　尊
親。迺撤犛牀、迺設屯戍。後幾罔驚、藩籬孔固。大星忽隕、
梁木其傾。　楓宸悼惜、崇班晉贈。公之　恩榮、勳名終
始。　頌祭向方、澤及孫子。硯山之陽、水木明瑟。某水某
邱、曾游步屧。井椁是卜、公其樂茲。我文紀實、或無媿詞。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

朱筠

朱先生筠行狀　孫星衍
先生姓朱、諱筠、字竹君、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江蕭山、父文炳
入順天籍、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封中憲大夫、福建糧巡道、贈光
祿大夫。先生以雍正七年六月生於盩厔、有兩兄一弟。九歲入郡、十三
歲通五經、有文名。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
士。越四年、授職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三十二年冬、授贊善。明年大考、
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
本事。其秋、督學安徽、三十八年、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奉
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
命總纂日下舊聞、兼
四庫全書館纂修事。四十四年、督學福建、凡充辛巳、己丑、辛卯科會試
同考官、及戊子科鄉試同考官。卒於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春秋五
十有三。先生少英異、至性過人、與弟文正公珪俱擅文名、爲鉅公契賞。
及丁父憂、服闋、不肯出仕、欲爲名山大川之游。會文正公入覲、
上詢及先生、乃不敢引疾、謂弟曰、汝敗我雅興矣。先生以南宋已來說
經之學、多蹈虛、或襍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
于制義聲律、而經學放絕焉。
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創通大義、惠氏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嚮
學者尚未殷盛。先生以爲經學本于文字訓詁、又必由博反約、周公作
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于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
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
上覽奏異之、迺命開四庫全書館、
御製詩以紀其事。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倣漢熹平、唐開成
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
諭緩辦。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于家。于是皖閩之士聞緒言
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
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于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
生幕府、卒以撰述名於時。蓋自先生發之。先生剛腸疾惡、俗流不敢至
其門。寒畯有一善、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
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既貴、深鑒重則大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爲職、不
能趨謁勢要。時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
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禮、議館事不肯私
宅相見。時相既不樂、乃言于
上、以爲辦書遲緩。
上深知而保持之、命促之而已。其督學安徽、旌表婺源故士江永、汪紱
等、祠其主于鄉賢、以勸樸學之士。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爲盛事。
而閩士攀轅走送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
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爲朱派云。先生窮年考古、兼好
金石文字、謂可證佐經史、爲文仿遷、固、淵、雲、尤長於敍事、書法參通六
書、有隋以前體格、藏書萬卷、坐客常滿、譚辨傾倒一世、手不持珠玉、每
言古之君子必佩玉、今之小人必佩玉、所至名山川、搜奇攬勝、都人士
傳誦吟哦、至今不輟。蓋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矣。子
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
書、亦以耿介取忤于流俗。孫五人。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文正、與先生
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學行、具列事實如右、敢布告於史館、以備
述儒林者采錄焉。謹狀。

又朱竹君先生別傳　姚鼐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
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八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
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故降爲編修。初、先生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
以爲疎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不見
者。請開局使尋閱、且陳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
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
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
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還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
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獨不造謁、又時持館中事與意忤、文
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
督福建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還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坦無城府。內友于兄弟、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掩覆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辰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聞強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使時遇教官諸生賢者、親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殷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未就、有詩文集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其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以酒致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褒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益衰、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從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厓谷、輒見先生題名、想見之焉。

又朱先生墓誌銘　章學誠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于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於時遠遊畿南、聞赴、爲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稍叢殘緝、未有端緒。明春三月、孤錫卣等卜葬先生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爲之誌銘。學誠痛失聲曰、嗚呼。小子尚忍銘哉。歲在戊戌、先生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奉觴上壽、學誠從爲之辭。既屬草、進先生顧而頷之、于是小子質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銘幽室矣乎。先生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函丈之閒、戲言爾、豈意今日如受先生命邪。先生之詳、學誠別爲之傳。金石銘刻、例尙謹嚴、書其大端、示久遠云。誌曰、

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既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嚮斯別、偏畸眞僞、錯出互峙、名蕩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廟廊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藝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于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于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謁乎理、手請于心、如不得已、愼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鏤鉅拓、陶冶萬象、不爲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取給爲文、咸得大旨、不名以流別。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甯爲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閒甘苦疾徐、無能其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詒多鶩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目識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爲皆學者德。及既見、止爽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汰許之誚、不自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旋霆迴、句神萌坼、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遂其性、無有天閼。其閒蘭苕葭葦、自爲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爲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爲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巇、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恬退、戚惕利疚、不嬰於心。歷官安徽、福建學政、軺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奇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于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盩厔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堂、大荔縣丞。仲見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六月、距生雍正七年己酉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坻王諭女。男子二人、長錫卣、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婿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渲、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並舉鄉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時。名徹

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閒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齎道引吐納，以爲課效。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於儒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自不可已耳。强立儒名，我其杓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千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强後出互角奮，暇覩袖手惟一哂。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畬，元氣益然廻痼疢。川鍾嶽孕理不紊，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靈如欲吝，誰當播首爲天問。

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典簿候選知縣章學誠謹撰。

又從遊記　李威

乾隆四十六年夏，威自西曹乞假將歸，未及行，而哭筍河先生於寢。嗚呼，奈何天奪先生之速耶。先生學富而不盡洩其奇，器大而未及宏其用，友徧天下而難語知心，年過五十而亟稱已老，又不幸而止於是。若是者何耶。先生之名，當世莫不聞。先生之歿，奔走而哀號失聲者，愁爲若喪其心之所甚親而不爲私慟也。嗚呼哀哉。威獲事先生十有一年而止矣。茲直南歸旅次，銜哀愴念先生爲人之厓略，具筆於篇。非徒以識淵源之有自，恩義之難忘，欲使攬者想見其爲人，聞風而興起，庶幾先生之志未隊於地云爾。

先生弱冠，博綜羣書，精核典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延居賓館，凡參決大政，每從諮訪。先生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公頷之。未幾，先生成進士，官翰林。公嘗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　文正公秉軸十餘年，先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此絕不通謁。公一日遇先生於朝，呼曰：獨不念老夫耶。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事不敢輒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公歎息，稱善不已。　先生由翰林編修擢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簪筆侍從有年，

上極賞其才學。故事，

御試試差於正大光明殿，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見，次第簡用。辛卯，先生試不入選，

上顧問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選中乎。

特旨命不入選者一體引見，蓋異數也。及見，

天語垂詢，先生奏言試日偶得腹疾，文字不能盡合程度。

上爵顏遣出。其冬，遂有安徽學政之

命。癸巳，因公事不如令，式禮部議，鐫三級解任。還朝復命，有

旨，朱筠學問尚優，著仍以編修用，旋充日下舊聞館總纂官。庚子，復被

命督學吾閩，陛辭日，

上問曰：爾猶編修耶。記得擢用爾已爲四品官。先生具以前事奏對。

上溫諭：此事不能無過，茲出視學，好勉爲之。先生頓首謝

恩而出。蓋先生受知最深且久，

上意嚮用，竟不獲享年，以酬知遇，惜哉。　先是庚寅，先生典試吾閩，閩士聞先生實來，舉手相慶。是科取中鍾大受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十以下至五十者太半。撤棘日，督學阿爾齋先生謂先生曰：吾積歲所拔異等之士，盡歸珊網，君眼光十倍於我矣。先生在闈中得瘧疾，劇甚，猶索觀試卷不輟。侍者請止，先生瞿然曰：吾奉

天子命而來校士，一息尚存，敢忘供職耶。副典試范樸亭先生嘆曰：至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謂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耶。先生悅，相與反覆評騭，又十餘日而竣事。此亦足見樸亭先生之不可及也。　辛卯，分校禮闈，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餘姚邵晉涵，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問曰：學士何所見不爽如是。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莫不與之遊，讀其文，知其學，如觀其面，甯至或失之耶。凡春秋兩闈校士，恆以對策爲主，嘗言以此觀士所學之淺深，若持權衡以測輕重云。　視學安徽，以識字通經誨士，歲餘，士多通六書及注疏家言。先生爲刊舊藏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宮，語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每試竣給賞，日傳呼一生至前，必諄誨再三，視其意有所入，然後遣去。或手挾經義一編質疑論難，先生欣然，輒爲講解，常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罷。　在江南日，有

詔求遺書，先生悉心搜訪以獻，因上言

中祕所貯永樂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聲韻字爲部居，割裂破碎，與散佚無異，請

旨勅下儒臣，採輯討論，以還舊觀，可得人閒未見書數百種。

上覽奏嘉許，特開

四庫全書館，校理遺書及大典，嘉惠藝林，

御製宸章紀其事。於是徵通雅之士休甯戴震等五人爲纂修官，天下學者歡欣鼓舞，復知稽古之榮，而天祿石渠之祕籍幾至家有其書，則



先生所以贊聖天子覃敷文教者至矣。婺源江愼修先生、歙汪雙池先生皆品端學醇，鄉人稱爲有道，著述等身，以貧困老死，而汪又無後，血祀靳焉。先生上其書於四庫館，集其鄉大夫士而語之曰：徽人爲吾先文公立鄉祠，尊賢之道也。今二先生宜爲位以從享祀。夫儒者守先待後，而其鬼或不免餒，而是使者之憂，抑亦梓桑之恥。衆咸肅然興，答曰：惟命。先生於是擇日齋宿，至期盛陳騶導，躬奉木主以登祠堂，俯伏祭奠成禮。維時觀者千餘人，咸感激有泣下者。　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四方學者爭往歸焉。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攷據，一時賢士談古學者皆弗及也。避禍天長，聞先生能爲人排難解紛，跋涉往見。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盡力。江都汪容甫才學通敏，冠絕江南北，素傲睨，好詆譏人，輒招時忌，無能合其意者。乃負笈從先生遊，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欸然常若弗及之也。　先生自安徽學政罷歸，燕閒無事，旦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閽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常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竟日無倦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侍，閒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錫卣、錫庚列坐歡飲，不責禮儀，以爲樂。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涌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嫺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爲之破顏，不以爲異。威侍先生飲酒酣，每進言于先生，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談笑自若，絕無忤怒之色。　武進黃景仁夙負才名，落拓來京師，從先生遊，常以老母在籍，貧不能養爲憂。先生乃爲匯書舉家入都。既至，於所居之西賃屋數椽以處之，告諸名士愛才者醵金若干，月餽薪米，歲暮則爲母製寒衣，於是景仁得從容翱翔日下，名益起。及先生再出視學，景仁復飄泊遠遊，老母南歸，家徒四壁如故。　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以文爲贄來見先生，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爲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或笑之曰：朱先生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威病其言，嘗於夜分侍坐時請曰：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嘆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其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若其名不獲顯著，羈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且彼實有所長，吾言稍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　都下爲人文薈萃之藪，遇順天鄉試、禮部會試時，四方至者尤盛。先生每於揭曉前邀名士五六人爲主，廣招通人才俊應試者，擇日大會於陶然亭，開筵劇飲，分韻賦詩，一時品藻視爲優劣。　先生遊宴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行，或不期欣然往會之，座無餘席。先生談論飄舉，雲飛莫不注目輕耳。每及小學家言，動如引絲得緒，乙乙然不可中絕，聽者恆不能窺其際。迨至酒酣耳熱，則侃侃屬詞，捒人毛髮，稍有引去者矣。　六書之學不絕如綫，近代著作家或以楷畫效篆體爲書，蓋楷法雖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不得不雜篆法爲之，波折縱橫，並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敘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譌全譌之歎，故亦喜爲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益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製字意耳。及出視學，士爭摹效，不知故而貌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並陳，鰌鰍與螭龍同舞。　先生好古學，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變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二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註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誤，斷碣殘碑，恆資考證，四可寶也。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遇親故宦遊四方而來見者，必屬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爲我求之。或請紀其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其款識陰額、歲月尺度，無一爽者。　先生喜黃海之勝，兩遊焉，嘗冒雨走絕頂，見者駭歎，以爲康樂之後復見斯人也。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凡足跡可及之地，無不至，至則訪摩厓、舊刻、古剎殘碑，不憚捫蘿剔蘚，每得唐以上物，輒狂譁賓從，共往觀之，欣賞笑樂之聲穿雲度壑。已乃自書題名，刻石，其文辭簡古，筆畫蒼勁，實足追蹤古人，與世之取青媲白者大異。　先生詩古文詞並於昌黎爲近，每爲人作傳誌表狀諸篇，必先進其子孫或親故，令縷述其生平事蹟，得一二殊異者，乃喜曰：傳神專在是矣。不知者病其毛舉細故，及文成讀之，始覺生動婉摯，神理逼眞。嘗論作文敘事最難，數十年來作者無足當其意，獨於吾閩朱梅厓先生之文輒首肯焉。　先生兄弟四人，兄仲君先生、弟石君先生俱名進士，仲君先生出宰山左，先卒，先生與弟先後翱翔翰苑三十餘年，文學品望並爲時冠，四方學者稱二朱先生。凡遊日下者，問奇請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後進，常若不及，來學之士一經誘誨，莫不爭自濯磨，端品力學。時有朱門弟子之目。晚年慮門牆高峻，務爲樂易優容，於是介紹稱弟子者不下五六百人，一二儇巧之徒

託足門下、頗招物議。先生不以爲病、蓋謂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嗟此泰山河海之所以大也。甲午、威至京師、先生自江南歸、知威旅困、乃命入居椒花吟舫南偏日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威得稍涉獵一二。先生嘗威用力精勤、教誨不倦。當燕閑獨處時、必呼入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至夜分不輟。遇遊宴之所、未嘗不攜與偕也。每憶冬月天街夜靜、雪光如鏡、從先生自外罷飲歸、闃無人聲、獨吾師弟子共載而行、形影不離。嗟嗟、此情此景、何日可忘。是人生不可多得之敬也。威侍先生左右四年、至戊戌成進士、官刑曹、請假歸省、乃辭先生行。而先生旋于己亥冬被

命視學吾閩。適威將赴西曹供職、走謁先生於榕城、留連兩月而去。別離日多、追隨日少矣。辛丑春、先生得代還朝、威又以疾乞假、先生戀戀不能舍、力阻其行。威亦因事遷延月餘、竟與先生長訣矣。哀哉。時乾隆辛丑仲秋受業龍溪李威記於山東水驛舟次。

又朱先生學政記　汪中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既歲考徧、科考及安慶、甫卒事、用造冊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迴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婺原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烜、上其書於

朝、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亳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率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學官、而激揚慨慕、若恐不及。旌門配祀、晉德用光、百世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略、蒐所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晳。於負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孝事不屈事尤厲。先生既被議、

天子仍置諸翰林、領

四庫書局。諸生樂其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中次其事跡、兼仿趙商鄭志之例、釐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敬、居官常過於厚、彊其所不足而慎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旃蒙敦牂病月謹敘。

論敘第一　未編

平日所論教　治經當守一家之學□學文必自敘事始□記覽須博然後求其通。

試牘序　刊說文序　策問　經解題　請修四庫書摺子　進書

諸摺子　凡成文皆錄括聯辭之後仿此凡游歷詩文無關教典榮不入編。

勸屬第二　編入一條餘未備□江汪二君墓碑張陳二烈女及葬孝子碑謁鄧先生祠詩俱入此卷。

合肥包孝肅祠、四周環水田數百畝、雜植芙蓉菱芡、望之如錦。歲以租入供祀事。其末孫貲諸人久不歸、先生至祠下、一童子言之、先生戒勿洩而所質者爲二武生。乃於其謁也謂之曰、爾曹皆健男子、行且爲天子侍衛臣、好自愛。然爾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嚮昔之夜夢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語我以祭田曰、自某區至於某、歸汝者若干年、春秋無所血食、明將釋憾於汝。汝生即無所畏、一旦不諱、而鬼卒桎梏曳以造於孝肅之前、其何以禦之。皆相視而驚曰、誠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即歸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憂。因令有司醵金以酬其直、於是田遂歸於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肅爲冥司、故以是諭之。然先生前見孝肅像、美鬚髯、長身白晳、非如俗所傳者也。署廬州府知府鄭君復於先生曰、是田也訟於官者五十年、自公一言而定、豈非下觀而化者耶。

鑒錄第三　飛禱祭文石刻丹陽書院碑記題名禘豪亭記諸所被譏之人槩不載其名以其人見在不可槩其

所王且涉標榜之譏。

效績第四　續入二條、餘續編。

先生在潁州、既祠張烈女、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有二婦人植耒而歎曰、甚哉烈女。生無所異於人、今死且數十年、而光榮若是。女即不以烈死、其身終亦必死。死則曷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將何以自處哉。先生聞其語、因招之使前、爲之反覆陳說、示以女子外成、婦人不二天之義。且曰、若固知死之爲賢乎。即幸而家室無故、則孝於舅姑而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即不幸而夫死子幼、助養孤以須其成、爲其亦可矣。是不必要於死而後爲賢也。先生辭氣溫厚、又頗通以方音、俾歸以教諭其鄉里。於是諸婦人鼓舞贊歎、或有泣者、皆叩頭而去。而江汪二君之從祀於紫陽也、其鄉有二人方以童生就攷、既與觀禮、乃幡然出其篋而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其行勝易書數束而去。學官追之不得。

先生既謝事、布政司楊公來曰、往者士恆喜搆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殆絕。若是者何也。安徽士陋而人瘠、士無以自贍、而其人又生而聰明、



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倚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約之於注疏說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徽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構訟之人也。即案牘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信也，於吾何有哉。

又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　王昶

乾隆三十六年春，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安徽學政朱筠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并令各州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乃命開經史子集

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中、尚書王文莊公際華充總裁官。文襄公復選翰林、中書二百餘人充校對官以任之，分日呈覽，凡十餘年而書成，藏于

文淵閣，度其副于

盛京

圓明園、翰林院及江蘇之金山、浙江之西湖，復寫一分置于瓜州大觀堂，分地藏弆，嘉惠後學。於是人文炳燿，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君字美叔，一字竹君。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來京師。祖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文炳，陝西盩厔知縣。兄弟四人，兄堂，陝西大荔縣丞。次坦，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二年，授編修，歷官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授編修，提督福建、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又充方略館、通鑑輯覽、三通館、日下舊聞纂修官，以四十六年六月某日卒於里第，年五十一。（[illegible]五十三[illegible]）君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同異。古文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天下承學之士趨風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爲歸依。好宏獎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惟恐不及，掖之惟恐不至。如大理寺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郎中任君大椿，皆君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皆北面稱弟

予。君豐頤晬面，望之溫然，間以諧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自廁于李元禮、范孟博之倫。宰執高君之名者，招之不往，怵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

四庫館之設，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爲君惜，而君弗介意也。君卒時，余方銜恤家居，聞訃，位于寢門哭之。又二年入都，其孤錫卣、錫庚來告曰：先君之喪已葬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且屬章進士誌於隧矣。墓道未有刻文，敢以爲請。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常充同考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榷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有北朱南王之目。蓋其文章風節，顯顯然常在心目間，知君之深，莫余若也。因舉深知而親見者書之，俾刻于石，昭示來者，且以志余之悲云。

《碑傳集》卷四九

誥授中議大夫翰林院編修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
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竹君朱公神道碑

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
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岡河、當明洪、永間、德三
公之曾祖福三公南宋時初居越、葉自上無徵矣。
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
尚絅公、明末官遊學、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
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卒官中書
科中書舍人。先考諱文炳、年十七八、籍大興、爲諸
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
驛分巡道。曾、祖、考三世皆
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
妣何氏、馮氏、先妣徐氏、皆
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奏請
貤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外王妣史氏、
貤贈淑人。先妣生子兄弟四人、長兄堂、原任陝西大荔
縣縣丞、
貤封中憲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垣、辛
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
貤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脩、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
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于
盩厔。九歲至
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
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
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
愈强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
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是皆美才、弟
可先兄邪。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
院試、呂公擢公第一、試鳴翼搏風歌、大奇之、徧告
諸公。明年正月、大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
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郎莊
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兄弟面試、劉公授
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來就訪。
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嘉
興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
延之家、修
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
饒公學曙、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興縣孫文

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
試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簪、座師大學士海
寧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
士錢公維城。
殿試、
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
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
夫憂。珪自闕奔喪歸、與公聚首者三年。公自爲諸
生、即授弟子、至是從遊者數十人。丙戌歲杪服闋、
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遊、已告假矣。明年正月
珪服除、詣
宮門、
召見、
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
汝需缺也。珪未即對、
上曰、非邪。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公假呈以
歸。曰、兄實無疾、倘
上再詰、不敢欺也、强爲弟起。公不答。既而听然曰、汝敗
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
御試二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
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
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
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
不及、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莫婺源故士江永、
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
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
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証經史
之譌。所在披剔榛薜、聚至千種。時
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
逸書、宜就加採錄。
上覽奏異之、亟下軍機大臣議行、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
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
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俟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奉、其秋、以某生欠考

事、部議降級、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
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
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拔取辨
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辨翰林故
事、總裁纂修相見于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
公者强拉公至直廬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
壇聞爲
上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曰、命蔣賜棨趣之。時蔣公以舊侍郎直
武英殿、眞
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
和同者。公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
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隣居、宅後可
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鄒不
草廬。公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
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生好友醵酒必應、
輒盡醉乃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蒔徑、來請益者
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倦。古文以鄭孔經義遷
固史書爲質、覼縷鉅細、事辨時地、眞氣勃出、成一
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過
大典、禮告成、祝
釐、宜
上功德、鴻篇典册、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
逼漢魏。旣而導匯百家、變化劉闢、神明獨得。制義
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萬篇、與古文爲一。書法
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媚。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
蓄、不足喻其所蘊也。四十四年八月、
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
不抃舞。珪與公相遇于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
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
某鍛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
若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广洞、徧著手
蹟。明年秋、
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轉雅。十一月十
八日、珪至、與公對床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應
酬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
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于
芋原舟次、公涙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
即還耳。嗚呼、孰知其爲永訣耶。明年二月、復

命、

上溫霽詢諭、人以爲必獲用也。公素强固、性喜山水、于黄山再登其巔、觀雲海、于閩之武夷、粤崩、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峻幽、從者疲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痰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本官

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

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嘗來曰、我爲弟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盤屋。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翬雅輻湊、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恥于繫援。開徑坟柯、洛花無言。雲海黄嶽、天府武夷。論仙遊戲、蹴踏不羈。颶風何來、撼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倣。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祇、千秋不朽。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福建學政朱珪撰。

朱珪撰　《笥河文集》卷首

翰林院編修　誥授中議大夫前　日講
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
墓誌銘
珪自去年八月十四日聞吾兄竹君之病狀于汀、十六
日忽得凶耗、哭失聲。既而得姪錫卣等所爲行述、且曰
明春將葬、季父其爲銘。嗚呼已矣、悔珪不從兄學古文、
而何以銘吾兄耶。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
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閣河、當明洪武
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元初居越棗、自上無徵矣。由
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尚絅、公、
明末官遊擊、亦不詳其地。曾　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
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終于中書科中書舍人。考諱
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累
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福州福寧道。曾祖、祖、考
三世皆
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
妣何氏、馮氏、妣徐氏皆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　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
寅本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
上知公洊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
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若譽之如不及、
天下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奠婺源故士江永、
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
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
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在披剔
榛蘚、收至千種。時
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逸
書、宜就加採錄。
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
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故事、
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俟朕綴緝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欠考
事、部議降級、得
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
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
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新析、苦往復

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
見于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公者強拉公至西園
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閒爲
上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不之罪、曰、命稍賜榮遜之眞
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
和同者。公曰、子亦爲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
官翰林、其事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
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既久次、
望譽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
官門、惟門人好友醵酒必應、輒盡醉乃罷。歌書至數萬
卷、種花滿徑、來請譽者不拒。考古著錄、竆日夜不勌。古
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緵縷鉅細、事辨時地、眞
氣勃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
後遇
大典禮告成祝
釐、宣
上功德、鴻篇與冊、褎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
追漢魏。既而導匯百家變化、創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荆
川、震川而下、貫串數千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
書、自然勁嫵。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矗、不足喻其所
蘊也。己亥八月、
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
不抃舞。珪與公相遇于后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
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被
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熏德節、勸
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广洞、徧著手蹟。明年秋、
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籜雅。十一月十
八日、珪至、與公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酬接諸
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
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于芋原舟次、公泝
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嗚呼、孰知其
爲永訣耶。明年二月復
命、
上溫霽詢諭、人以爲必嚮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于
黃山則再登其巔、觀雲海于閩之武夷、岁覽玉華諸名
勝、皆躋挨峻幽、從者然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痰疾、
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于雍正
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
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
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

在安徽時、奏以其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書來曰、我爲子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于後。娶王氏、敕封安人、晉淑人、故分巡道銜加四級賓坻諱詢公女。子二、長錫卣、府學生、娶候選州同知天津徐君大李女。次錫庚、府學生、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君學濂女。女子五、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暘湖龔怡、次適甲午舉人通州魏紹源、三適國子監生大興徐焯、四適府學生大興翁樹端、五待字。孫二、女孫一、俱錫卣生。乾隆四十七年某月日、葬于西山二老莊祖塋之北。

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盩厔。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湊、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于榮利、恥于繫援。開徑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山、天舟武夷。謫仙遊戲、騎麟不羈。颶風何來、撼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放。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砥、千秋不朽。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三

朱先生別傳

先生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先世出蕭山朱氏、自曾祖始家大興、後遂爲大興人。父諱文炳、官盩厔知縣、嘗力請上官調劑濱河田稅、民賴生全者萬家。丈夫子四人、先生爲叔、與仲、季束髮讀書、皆爲塾師驚異。先生堅忍有執、自童子時、母夫人偶召櫛工不至、命伯姊爲諸弟薙短髮、姊不善握刀、諸弟莫不呼痛避去、先生獨欣然就薙、刀誤割膚血出、先生色不少動。姊慰問之、先生諱曰、無也。稍長、出從通人長者游、多聞前輩緒論。是時京師通顯負物望者、臨川李氏紱、桐城方氏苞、講論經術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學、輒心識其得失。聞古人氣節經濟、發於學問文章、則慨然自命、以謂非是不足以文章傳。然意廣不免疎也。仲、季先後登高第、先生猶困諸生、聲名益噪、中朝達官司衡鑑者爭欲一識顔面、先生不屑也。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方以列卿供奉　內廷、兼樞要館先生邸第、　朝議討論典章制度、文正有所咨訪、先生輒舉所學以對、每見采用、其意有不合、固執以爭、必伸所見然後已。文正性嚴毅、凡所論白、雖同列不敢輕易往復、先生獨執經

生之守、無所唯阿、文正亦虛衷納焉。後官翰林、文正已歷首揆、遇事執爭如故。丁盩厔公憂、服除卽謝病不出。會　上問先生名、不得已强起、文正一見先生、遽曰、若何謝病。俄顧先生貌、曰、豐厚有加。先生從容對曰、倔强猶昔。旁觀咸爲愕然、文正徵頷之、無所忤。　上雅知先生、會大比考典試官、先生名未上。故事、名未上者不得引見、　上問朱筠何爲無名、大臣以試卷糊名對。　上命折卷一再閱、遽命考無名者一體引見、先生是年竟爲福建試官。自是考官不論去取、皆引見、由先生始。俄差提督安徽學政。時己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又屢膺大省衡文、駸駸且向用矣。先生銳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搜羅逸獻遺文、揚清激濁、表章風化、一切破崖岸而爲之。適　詔求遺書、先生欣然謂得行其志、且曰、此爲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具言條例、　優詔報可。於是遂開四庫之館、用人不次、而功名之士莫不斐然若有揚劉讐校之思矣。先生旋以罣誤鐫級、當補部主事、　特詔授翰林編修、四庫館行走。先生方罷官、欲遍遊東南山水、投所至而休焉。至是　上屢問名、由是嚴程北上。是時詞學小臣、藉四庫晉階歷蹐通顯者、肩背相望。先生又　上所素知、咸謂先生且行其志、同時用其說以干進者、側目先生。□□□□□

謂富貴人之所競、人生幾何、其得自恬於性命也。悠游館中、爲旅進退。暇則置酒高會、縱談往古、甚有名理。或過高不切於事、然意則遠矣。先生旣處清晏而不知者以爲先生自放。適有鳥止其庭、七日乃去、先生感之、作賦云、乙未下秋、有鳥大於賓雀、元羽白章、腹黃以赤、首尾並有文。其羣以四、來遊余庭、止焉不去。其夕巢於薜荔、鳴聲節節、顧人不驚、越七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余類也、庭有月季之花、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樂。貍奴五六輩、踉蹌伺之、不能害似□知者。若乃七日來復、自引而去、庶幾哉其以天游者耶。乃爲賦曰、伊文鳥之何來兮、紆楹梠以逍遙。爾一集於吾庭兮、非吾力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睇章采之彰彰。元翮闇其有質兮、綴素翎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啟兩腋之渥丹。首凝翠以稱白兮、尾翹翹而翩翻。羌體備於五方兮、昭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錫類以四環。初延緣於槐閣兮、漸搶控乎椒舫。竹之蕪而梧桐蓁蓁兮、契蒼松之偃蹇。月季華之爛熳兮、縱橫飛兮俯仰。聊優遊以卒歲兮、固意愜而情暢。嗟斯鳥之靈警兮、妬斑貍之瞰伺。敖者必甘心兮、飮啄安吾所止。饞涎哇而不醜兮、瞋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又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鸚鵡言而莫行兮、鷦鷯拙而不巧。鸜鵒來而非土兮、鶖鶩鳴而將老。鴿鴨嚶其善求兮、鵯鶋覘其獨早。鶺鴒題以斯

遒兮、鵾鴨翔以自保。烏甯處之咸該兮、投薜荔而起泆。懲懷土之燕安兮、七日去其飄。譬信天運以爲游兮、拨止我而斯屑。伊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締結。嘻余昔過富春兮、七里灘之釣臺。畫眉白以雪衣兮、繞巖畔而翅揩。小翠送我閩嶺兮、陟黃海而雲開。音樂鏘鏘入奏兮、臥龍松之一隈。感神物之數遭兮、信成茲余美服。中好修以揚文兮、懼人指之趨速。過余庭而遺音兮、慎葆光以韜郁。勿淹留以惓戀兮、示鬼神之倚伏。顧儔侶以抵拭兮、喈我語以次第。暾照影以離陸兮、互交光於火齊。相愛憐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愴余心而出涕。眘聖哲之垂訓兮、在烏木與雉梁。亦寓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鷃枋。茲烏斷其召我兮、不藉龜筮其彌彰。叢蹤蹟以紀應兮、陳圖讖而不忘。先生降官入不調、俄差提督福建學政。一年晉歸、旋卒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也。春秋五十有三。弟子會稽章學誠銘誌其墓、推論所爲文辭、以爲有宋歐陽以還、未有如是其才、蓋有所折衷爲之品口。先生清曠不涉世事、然其所執、威不可惕、利亦弗能動矣。雅好學問文章、收召後學、稱誘借譽、不免已汰。至於標榜聲名、樹立門戶、則避去惟恐不速。嘗謂學近乎名、不可爲學。文苟有意於傳、即已不足傳矣。蓋其自得如此。先生登乾隆甲戌科進士、歷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終翰林編修。子二人、錫卣、諸生。錫庚、乾隆五十二年舉人、好學頗見大義、善古文辭、能得先生家範。

章學誠曰、先生下世、今十年矣。世之知先生者、言人人殊、小子竊有以折中焉。先生之言經綸用世、遠矣而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堅忍有執、弗爲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蓋以無用爲用者也。人棄我取、獨爲於舉世所不爲者、將以矯世勵俗、而惡夫汲汲於爲名者也。雖時有所過、然聞其風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十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

胡匡衷　楊安辨　李集　朱珪

胡君樸齋家傳　王澤

君諱匡衷、字寅臣、號樸齋、績溪縣人。生有至性、事父母養甚歡、哀盡禮。兄弟五人、十餘齡、伯兄病、見親憂之甚、焚香籲祝、願以身代。洎耄年哭弟喪明、束身名教、言動必以禮、於聖賢崇德謹獨之學、身體而力行之。幼受易庭訓、著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發明宋學、而謂先天圖非經所有、不敢信也。禮經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也、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言田萊之數、是鄉遂制、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之數、是都鄙制、鄭氏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列於卷首、積算多精密。其論賦法、謂畿內采地、雖晝井仍是稅夫、不立公田、故周禮無助法、謂太宰之九賦不皆田稅、而斷無口錢。其論官制也、謂周禮外惟儀禮是周初之制、且多諸侯之官、可藉以考當日侯國設官之舊。左傳官職每出東遷後所僭設、禮記並有秦漢職名、因爲侯國官制考二卷、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又爲春秋列國職官議、禮記官職考一篇。孔穎達左傳正義於賈服等說必盡駁以從杜君、以爲非持平之論、且謂今之杜注、唐以前書亦有引爲服注者、足見集解多本舊誼、因著左傳翼服。又謂論語自齊魯古三家傳本各異、迨後鄭何注本又殊、釋文載舊本及皇氏義疏本異字異句尤多、然間存古義、未可盡廢、因著古本證異、論語補箋。又著有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生平所作古文詩共爲一編、曰樸齋存稿。其爲學實事求是、以經證經、不苟與先儒同異、卓然可信于後。由歲貢生候選訓導、年七十四卒於家。以孫培翬貴、贈承德郎、戶部廣東司主事、又以曾孫肇智貴、晉贈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累贈光祿大夫。

《碑傳集補》卷二二九

楊安辨傳　張遠覽

爲山先生者、姓周氏、後寄籍、姓楊氏、而字爲山、學者稱爲山先生。汳之祥符人也。父聖化、用進士爲定海知縣、遷知秦州。當是時、西陲方用兵、飛檄促軍儲、多領外之供、秦州坐不能應、罷官、而猶累帑金數萬、羈於秦、不得歸。而先生北走燕趙、南走閩越、號呼于人、求代償其父所累官金、顏十餘年、終不可得、而秦州及夫人俱沒於秦。秦州去汳三千里、謀歸葬又不能、於是留其姬炳青守柩而已、弃河南、謀所以葬其親者。又十餘年、始克奉秦州之柩、葬于西華。於是先生年六十矣、僦屋以居、敗瓦頹垣、徑茅蘩蔽、閉門著書、不通交遊。所友者、先君子及張先生文齡可庭、胡先生瀠澄波、王先生隆照怡亭、錢先生廷文朴安、四五人而已。而四五人者、皆先君子友也。先生嘗痛其親遭患難以歿、故終其身衣冠皆素、歲時不使兒女拜賀。又九年卒、年六十九。卒之時、索筆書遺囑、家人環立、各付以事、語皆了了。語畢、正冠而逝。平生所著詩古文詞若干卷、曰瓢斟集。其在秦州、著隴西漫記一卷。其在西華、著清華志四卷。晚年讀易、益究性命之旨、著易說二卷。先生名安辨、初字巽行、蓋嘗爲貢生云。子仲遠、最知名、舉於鄉。

後學張遠覽曰、遠覽四五歲時、侍先君子見賓客、時爲山先生鬚髮已皓然矣。先君子曰、吾友不過數人、皆汝他日之師也、惜汝不及見可庭耳。爾時即心識之、曰某先生、某先生、不敢忘。比先君子歿、遠覽才九歲、日日見爲山先生、先生每手攜之、視余泣下、曰、故人之子也。比年十六、始得受學于胡先生、明年、胡先生歿。又五年、王先生歿。今惟錢先生在耳。蓋得聞爲山先生之教最久、而先生又歿。然而諸先生之德容道貌如在目前也。今略著爲山先生之軼事如此。嗚呼、是益觸我失怙之痛也夫。

《碑傳集》卷一四一

鄖縣知縣李先生集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李氏、先世自江陰遷嘉興梅會里。四世祖上標、寧海州同知、值冷口兵犯、固守以勞卒、配沈安人、率妾婢二十三人死之、得卹贈。曾祖良年、諸生、徵試博學宏詞、被放、與兄繩遠、弟符、齊名、稱三李。祖潮、倡父菊房、皆太學生、三世贈文林郎。先生名集、字繹初、又字敬堂、晚號六忍老人。讀書五行下、踐行篤實、而辨于文、甯化雷公鋐邃于理學、許爲正學中不朽人物。癸未成進士、選授湖北鄖縣知縣。鄖介陝西、河南、奸宄

竄匿。先生匿巨猾于法，悉解散。亢旱，西湖水涸，潭底有黑物噴水如雨。鄧巫馬子者詭言黑龍起，城且溺，民日駭。先生投以羊豕，焚黃聲敵黑物噓風，躍大江去。還，訊之巫，則云夢神三孃孃告余，鎭三孃孃木偶燬于庭。巫荷校示通衢。夜大雨，郞城枕山，夏潦水暴下，民廬衢堨歲苦之。先生鑿縣署旁地導潦，水患得去。民栽蓮于中，名曰青蓮池，蓋以清廉頌。且紀鑿池者李也。縣有孝婦陳劉氏，姑病亟，刲股繼刲肝，姑愈。捐俸置田贍其家，撰孝婦陂記，泐石以旌之。調署貴陽。郞人號，上官乞留，許即回郞，衆始退。先生方質明決，行已絶汙附。歲旱，同官會禱，雨以讞獄後至，或詰其慢。曰：此即是禱雨。遇事一切指類如此，故忌之者衆。會有相驗事，失大吏指，落職。在郞十年，不斥一衿，不留一獄，諸生月兩課，勸以學行，所舉即民事，甚備，皆匿經費，使永久。去之日，老幼涕泣而送者塞于途。先生窮經三十年，所著多獨得。易關圖學，書信古文，詩傳小序，禮述鄭氏，春秋通三傳及唐啖、趙、陸、宋劉原父、陳君舉諸家說，世之言學者，宗宋則詆漢唐爲支離，宗漢唐則斥宋爲空虛，豈知二者之病，皆末學流剽竊字句，裝飾面目之所爲，漢、唐、宋儒者不爾也。先生兼綜條貫，義存其是，不以私意分異同。罷歸時，子復年始冠，一見即授以讀書之法，故得先生教爲多。性至孝，事親以色養，尤勇爲義。師沒，母老無子，迎其母與妾養于家，沒爲殯葬，舉允安會葬。舊家之暴露者，在京邸創廣誼園，葬旅櫬。先生固寒士，非豐于財者也。自少壯至老，無日不以行善爲務。在官有日課簿，在家顏其堂曰爲善。雖天性使然，亦得于經術者深也。嘗語子復曰：理學師張楊園，經學師顧亭林，吏治師陸清獻，亦可謂今之成人矣。子復竊見

本朝儒林循吏，聲出合而一之者，陸清獻公及宛平馬公宛斯爲最著。若先生者，殆其流亞歟。所著經義及詩文集藏于家。卒年七十有九。娶張氏，繼楊氏，皆封孺人。子二：旦華，優貢生，張孺人出；奎華，縣學生。女二，長適鎭海教諭王焯，次適太學生范鑒。孫一，遇孫，優貢生。子其葬也，遇孫請爲銘。銘曰：

儒而不吏，學術疏；吏而不儒，治術粗。兼之先生，陸馬徒。著書爲善以沒齒，澤留郞鄉世其祀。宰木森森，蔭孫子。

（碑傳集）卷一〇四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神道碑　阮元

蓋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鎭明弼諧，非道不言，

聖天子納所啟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乎始終，孚於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間，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間，德三遷蕭山黃閘河，遂爲黃閘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尚絅，明末官遊擊。曾祖必名，祖登俊，我

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於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於盩厔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於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

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

國書，座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

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於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

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

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冒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於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隤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餘萬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

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
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於地方
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
於
今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
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籍山祭田百畝、作圭田
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純皇帝顧
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邱民同渡、賑宿遷、碭山、靈璧、泗
州、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
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
巡撫怒其斂縣令、屬掌亭人以饋餉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
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
巡撫任。嘆咭唎國入貢、呈土物於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
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
降旨內召、曰將欲用為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
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
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
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偏莅潁、亳等州城鄉、聚長
老教勸之、偏張告示、剴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
亂者。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宿、靈璧水、合肥、定遠、
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亳復水、卹賑如之。
高宗純皇帝上賓於天、

今皇帝初親政、即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臚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欽
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奇、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
遠邇傾聽、默運乾綱、雷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
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
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
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
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太保、充
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己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
是安徽有加貼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
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駮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
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駮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駮曰、前蘆東
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
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瀕海沙地賦、公駮
曰、海沙於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
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諱、別有漲地、亦不肯墾、
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十五倍、準作義監生、公駮曰、國
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駮議、
皆親屬稾奏
上、皆韙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公之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
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違例、議
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嚐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賜食絡繹於道、遣內監賚

硃諭至第、親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卽趨朝。夏充會典館總裁、
閱殿試卷。七年秋扈
蹕欒陽、賞
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
嘉猷入告我
后於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於
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春、夏皆爲留京
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
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
幸院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跡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科前
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微眚。
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
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
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
命戶部尚書戴公衢亨賫賜詩十韻及玉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
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
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謝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
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
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
命戶部尚書戴公來、夜遍子、痰盛氣微、遂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
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
器宇醇厚。蒙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洊歷兩司、內用爲翰林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

爲、賢聲益懋。追擢至正卿、
皇考卽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供直有年。簡任
綸扉、深資啟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
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昇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
久、體氣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
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
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玆遽聞溘逝、深爲悼惜。於初六日
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賫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
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
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
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不待內閣擬謚、
特賜謚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
乾隆年閒、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
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敭歷督撫、內而洊直綸扉、
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
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於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
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勿道、卽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
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者、
卽賜謚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
念遺風、愴懷未已。著於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
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
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於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尚書承恩恭侯阿拉
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
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啟殯、庚子、葬於二老莊呂邨舊阡、陳
夫人祔。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諭
西陵躔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
用。禕哉。
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
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
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
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
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
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鵬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
朝。秦誓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賂遺、不留貧生
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
規事發、
欽使莅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
嘗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
之本、事父愛敬、本於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沒、事庶
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庶祖
母李撫公有恩、貤贈一品夫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
牀。兄之喪、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鄉故交
靡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
坐忽腹閒自暖、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咢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
因自致、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餘即獨居
迄無一妾。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爲文筆奧博
沈雄、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
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
諸皇子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或寄示命和、公官撫督時、
上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冊題曰兼葭遠目、下冊題曰山
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
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閒、
反覆數宣、不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也。公文集若干卷、知足齋詩集三
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爲二十四卷。
上命以刻本進、賜題七言律詩四首於卷首。公被
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
今上賜大珠、綠緞韈、黑狐裘袍、
先帝御用四團龍卦、四開襖袍等物、其餘恩賚多、不具書。公配陳夫人、
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
疾卒、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
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
掖縣知縣。孫涂庚申
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
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
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喪服、當執心喪、敬按年
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敘銘曰、
星精嶽神、蔚爲
帝傅、學正文明、道深性固。
先帝任公、決於一顧、授鉞卜顚、入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嬀、
君爲堯舜、臣爲皐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曰調元、資於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閒、青蒲之上、蒼生被
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
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恆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公
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皤然三公、遭榮軼光、乃不慭遺、
而觀
先皇。
帝憑和軾、愴眺阡祠、勅碑墮淚、西山蒼蒼。

又附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焦循

余里中吳孝廉壐光、乾隆辛卯閒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
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
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

一夕、急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賚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賚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己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替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闃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閒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閽人起、持刺入、卽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書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閽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眞所爲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爲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荅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贈太傅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文（陳壽祺代某）

嘉慶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朔越五日戊寅、大學士大興朱公薨、春秋七十有六。天子震悼、賜䘏賜賻、追贈太傅、祀賢良祠、賜謚文正。奠日、乘輿臨奠、慟哭、賦抒痛詩。越四日、命皇太子代設饌醴。及殯、命慶郡王詣邸祖送。戊戌、葬我文正公於西山呂邨之阡、與陳夫人同兆、禮也。公之孤錫經旣敬立賜碑於墓、遂致書公門下士某、請表神道。嗚乎、公以文學受知高宗、而爲今皇帝師、兩朝一德、手嘉至神。其造膝前席、丹青於錄圖讖鼎之側、喉舌於金椎玉鏡之閒者、不可得而詳也。其經德秉哲、爲夷夔之女聽女明、兼僑肸之遺愛遺直者、乃可得而述也。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浙江蕭山人。曾祖必名、祖登俊、知長陽縣、有惠政、復知珙縣、內遷中書科中書、考文炳、始籍順天大興、知盩厔縣、除無田浮糧且萬家、陝人賴之。公以神童連擢高第、與叔兄筠齊名、通籍翰林、再更大考、累踐華貴、出入極地、爲糧驛道一、按察使三、布政使一、學政二、巡撫三、總督一、翰林侍講一、學士二、少詹事、內閣學士、吏、禮侍郎、左都御史、吏、戶尚書各一、兵部尚書二、管理工部一、經筵講官、太子少保二、掌院學士、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各一、河南、福建、江南考官各一、會試同考官二、總裁三、殿試讀卷官二。乾隆四十一年、還自山西行省、高宗以公貞亮方幅、命傅今上、發揮聖知、緝熙天光。嘗進五箴、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民、曰虛己、曰致誠。每進承華、輒叨手札、委曲綢繆、家人思禮。其後緝爲寶軸百三十有九件、恭納廣內。值石渠臨制、雲臺入對、先帝敷巾机槃盂之訓、公亦講尹誥說命之篇。天心愉悅、顧語上曰、此汝師傅、講說最高。授安徽巡撫、謂軍機大臣曰、朕今日所擢得人。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將相公尋以治安南艇盜緩、左遷、復爲安徽巡撫。四年正月、上在諒闇、首召公還、道中上疏曰、臣聞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而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霧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孜孜以上天之心爲心、祖考之志爲志、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萬物昭蘇、天佑民順、則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也。惟願陛下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盡仁義事君之道。是時上方未明求衣、倚公如棟、不數年、卒相公。公見朝廷捐金沈珠、損上益下、而軍役煩耗、梟謀補苴、故毅然以黜抑言利爲先務。居戶部日、江南大吏議漕請加上江贈銀、下江耗米、章下省、皆畫諾矣。公獨奮筆駁糾、以爲按較舊徵數、實逾倍。漕政未清、民力先病。奏可。於是江淮無漕患。五年春、長蘆鹽政請增鹽價、公首駁之、以爲比年鑄緩、商力漸息。故事、鹽稅以錢易銀、錢賤或量增鹽價、塡錢已貴、不

可議增。奏可。於是畿輔無鹽患。夏、廣東布政司請升賦沙田、視民田上
中二則。公又駁之、以爲濱海淤洲、朝溢夕減、令甲科賦至輕、以招闢墾。
否則輸納必困、民將自免。奏可。於是海南無沙田患。九年冬、倉場侍郎
請豫徵民稅四五十倍、准作義監生、賜復終身。公又駁之、以爲名乖實
僞、甚於枉尋直尺。奏可。於是人知法制定而名器重。凡累駁議、手草存
省中。公之持重爭大體略如此。其苞渟也、仁義甘於芻豢、忠信實於金
玉。山川在抱、桃李不言。天球赤玉、國之寶鎭。慶雲景星、天無濁氣。少失
恃、養於庶祖母李、事之如母。祿養無栩棘之傷、喪哀有蓼莪之感。恭兄
而旦暮參問、睦族而煢獨波及。閨門友悌、人無閒言。其綴學也、壺奧先
聖、筌蹄百家、探奄中之壁、餉餐東杍之祕寶。遇
國有大慶、祝釐獻愷、辟雍巡守之儀、騶染河海吐納嵩華。
先帝諷相如之文、覽崔駰之頌、未嘗不撫華搴實、壯其璵璋。數命
皇子皇孫錄副陳設。文集及奏御之作八卷已刻。著知足齋詩集二十
卷。
今上賜詩爲序。其砥節也、身無奇衣、室無嬖侍。宦五十年、寒素同檢。按
察福建時、海澄公黃仕簡劾屬吏受賂洋商。
朝遣尚書舒赫德、侍郎袁曰修治之、惟公不染。當路傾風。及藩山西、撫
安徽廣東、府藏關市、天下脂膏、未嘗受山陰之一錢、愛黎陽之一璞。是
以清白可遺、祭酹無所
玉步莅止、蕭然傷悲。其賦政也、清淨循黃老、優緩近寬霸、靄靄然求與
所部去奢從儉、克己勤民。六計斯察、百城咸勸。其有水旱饑饉、處業振
贍、奔走勞徠、腹我邦人、曷不衆母。其讞刑也、於閩治僞官逆書獄、於楚
治聚衆獄、於粵治海盜獄、皆不爲繳繞、多所全活。丹筆無枉、黃沙幾空。
是以觀里端之籍而惡子懽、思茇舍之仁而甘棠愛。其造士引賢也、愼
堪於蘭茝、屏績於鞶帨、見一善則揚眉、遇一才則扼腕。瞻山淵而識珠
璞、被咳唾而生毛羽。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有房暉遠之敏焉。條七十
二事、古學遂行、有謝文儀之切焉。當謂爲國莫重得人、事君莫大薦士、
故推轂長者、抽拔廉吏、前後表舉口薦、遂登臺閣、擁節旄、負聲才望者
不可一二數。先是、公墜坎傷左股、
上遣醫視、使者存問八九至。去年復病、因乞休。
上慰勞不許、賜杖賜輿、病篤、給假居第。易簀前三日、作詩二章、曰芻獻。
嗚乎、可謂忠愛終始矣。公感
兩朝眷寵、職在論道、闇闇惻惻、動出至誠。然而入則告謨、出不言政。天
下想聞風采、求多於公、意其儒服醖藉、踧踖雍廉而已。比卒後、
上再下詔、褒公正直、曰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又流涕謂羣臣
曰、師傅每言多寬大。然後知公所以股肱堯舜、甄陶周召、陰福天下、施
於無窮。非
聖人孰能鑒公之微耶。
清興以來、公卿大臣謚文正者、睢州、諸城及公三人而已。舊學尾臣、道
豐遇渥、蓋莫若公之盛焉。某忝庋禮制、竊譎閥閱、次第賚予、恩私門屬
之纖、政事之蹟、冊誄之詞、則紀諸
國史家牒、乃若甄綜言行、近慰後昆罔極之思、遠照綿世、固門人小子
事也。嗟我宿德、如何勿銘。銘曰、
於戲我公、五辰陽春、九州伊維、繩中煬和、體大物博、鬱爲時棟、尊爲
帝師。
前聖
後聖、股肱是毗。公之淯厚、
純皇信之。曰朕得人、擢之方鎭。泰山出雲、雨人不知。餒者得哺、寒者得
衣。公之簡易、吾
君親之。
純皇卜颺、遺於朕身。予弼予迪、三代唐虞。但覺嫵媚、皤皤黃須。公翔瀛
洲、萬篇琳琅。天下譽公、謂公文人。公據槐鼎、禕墜垂紳。天下嘗公、謂公
貝臣。公究參同、黃庭金巾。有諂公者、偓佛前身。諂豈公好、嘗豈公校。譽
豈公知、我求諸道。蠶沒夙夜、夔
國忘老。上質於天、旦奭允蹈。天不憖遺、奪公猶早。譏諭無聞、
帝心則悼。生榮死哀、尸祝其報。高山景行、永睎堂奧。

（碑傳集）卷三八

賜謚文正大興朱公墓誌銘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大學士朱公卒、
天子震悼、加贈太傅、祀賢良祠、以內帑銀二千五百兩助喪。先
命慶郡王率侍衛等卽往奠醱。明日、
上親臨奠、下詔褒其正直、特賜謚曰文正。又命皇太子於初九
日代設饌奠、並賦書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捧詣靈
几前焚之。發引之日、命慶郡王至邸第自送、皆異數也。公子錫
經卜是月二十五日葬公西山呂村、以蕭受知深、侍公官內外
久、屬以銘幽。嗚呼、蕭何足以銘吾師、然不敢辭。公諱珪、字石君、
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大興人。先世居蕭山。曾祖必名。祖
登俊、官中書。父大炳、官盩厔縣知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
祖妣白、祖妣何、馮、妣徐、皆贈一品太夫人。公有三兄、伯堂、仲垣、
叔筠、卽海內所稱竹君先生、與公齊名者也。公以乾隆丁卯舉
於鄉、謁座師阿文勤公。甫入座、文勤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
師李文貞公。戊辰成進士、年十八、先後座師劉文正公、鄂剛烈
公皆欽公學行。官編修時、値京察院長署考曰、人品端正。公以
文章受知
高宗純皇帝、而仕於外最久、由侍講學士爲糧道、歷兩司、召入
復爲侍講學士、直尙書房、侍今
上學久之、復倚以封疆、遂撫安徽、調廣東、授左都御史、兵部尙
書、晉督兩廣。已有旨將相公矣、以督捕海匪遲緩、改授安徽巡
撫、復授兵部尙書、遷吏部、仍留巡撫任。今
上親政、首下詔召公還、加太子少保、充經筵講官、直南書房、調
戶部、命爲上書房總師傅。八年、掌翰林院、協辦大學士。九年、
上幸翰林院、晉太子太傅。十年、授大學士、總理工部。公任於外
朝無與援、獨恃
先帝之知。視浙江學、以本籍請迴避、得旨一切好爲之。再出爲
疆吏。九年、屢請覲不許、奉硃批曰、女係朕深知之人、且不必來。
公察吏不苛、人信其廉、莫敢干以私。初典河南試、巡撫胡恪靖
公賓琛請其屬曰、朱學士端人、汝輩不可有所饋遺。爲晉藩、不
受平餘。撫皖、裁撫湖關陋規。善知人、所擧皆皭然負清節。嫉惡
嚴、而愼重人命、雖於律無可疑者、必詳審乃定。尤重荒政、有不
盡賑錢者特薦之。凡典會試三、典河南、福建、江南鄉試各一、分
校會試二、閱殿試卷二、閱江浙召試卷各一。常笑唐人通榜得
人平生關節不到、校藝暗索、定爲某某、百不失一。公篤內行、在
閩聞訃、匍匐星趨、衣粗食糲、逆旅人不知爲達官。庶祖母李撫
公有恩、馳封一品夫人。仲兄中年下世、撫其子與孫與女孫、出
入與偕。屏嗜好、遠聲色財貨如鴆蝮。仕六十年、淸寒如單門。祿
入必先恤三黨周寒士。學貫天人、未嘗驕人。惟恭纂
高宗純皇帝實錄、於書法大者必力爭乃已。後進有一善、亟稱
稱之。寒士未遇者、爲揚於朝。才人如黃景仁、張騰蛟既死、惜之
不已。與人交洞朗軒闢、不施畦級、或面責人過、改則已、無宿怒。
扶掖善類、如朱文端公、孫文定公、暨贈副憲曹公錫寶之子、皆
爲奏請得官。著述等身、詩已刻者爲知足齋集二十四卷、未刻

詩文若干卷。進御之作、先帝命皇子、皇孫各繕一本、以備陳設。天下皆以文臣侍公、而不知兩朝聖人知公之深也。公在尚書房時、即以五箴進、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公卒後、上流涕謂朝臣曰、朱珪每見朕、所言皆正。賜諡之諭曰、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蓋公不市恩、不沽直、入與上言事、出未嘗以告人。人或疑公以舊學居相位、委蛇進退、少所建白、不知公之不負人望者、以啟沃爲先、如豐年之雨、無疾風迅雷、而沾溉優渥。公遭遇堯舜、非唐虞三代之道不陳、所以輔聖德、造蒼生之福者大且祕、非玉音明彰於身後、天下孰從知之。然則知公者與公之子孫爲公慶幸而感聖恩、當何如也。

上方倚公、公燕見時、請如故相張文和、王文端以七十八歲致仕、上笑謂且待八旬、當爲女壽。何天奪公之速也。公生於雍正辛亥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夫人陳氏、思南府知府諱邦勳公女、有婦德、先公卒。公無妾媵、獨居三十年。子二、長錫經、乾隆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綍、庠生、先公卒。女一、適張掖縣知縣馮秉驥。孫一、淦、嘉慶庚申欽賜舉人。錫綍生孫女一、適吏部侍郎劉公名鳳誥子元恩。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賈霖。鼒不文、然嘗受古文法於公、不敢冗、所未詳者、有神道碑在。銘曰、

天誕名德、以光姚姒。聖哲天縱、歸美師資。帝道師尊、百僚弁冕、無赫赫功、功在陳善。公富述作、僉曰文臣。道繼鄒嶧、聖人知人、曰所陳謨、唐虞三代。前劉後朱、名以實載。齋曰知足、以示素心。請如前軌、戊辰歸林。帝曰八旬、當爲女壽。風隕梁木、奪我黃耇。去來洒然、忠愛不忘。獻芻屬纊、以代遺章。廣廈萬間、樓臺無地。帝臨相門、如臨衛泌。嘉謨華國、嘉穀貽孫。絲言永貢、裕其後昆。

吳鼒撰 《吳學士文集》卷四

校記

①「顔」字疑誤。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八

金榜　孫永清　李岐生
張德巽　羅有高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銘　吳定

先生姓金氏，諱榜，字蘂中，一字輔之，晚更號檠齋。先世自杭州徙歙北呈坎，二十二傳徙郡城，又六傳而先生之曾祖五聚徙歙北趙邨。祖公著乃自趙邨復徙巖鎮，今爲巖鎮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諱長溥者，先生之父也。以翰林官御史，出爲浙江督糧道，諱雲槐者，先生之兄也。先生少負偉志，思博學深造爲通儒，而不屑溺沒聰明於科舉之學。受經學於江永慎修、暨戴東原，學詩古文辭於吾師劉大櫆耕南，學科舉之文於方檠如朴山。數君子者，各以所長擅天下，先生或師之，或友之，而皆得其宗，故其學偉然爲江南魁。俊嘗語余曰：予之獲師友此數公者，生平之幸也。吾聞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士之有明師賢友也，猶百鳥依鸞皇而毛羽因之改色也。君子其急求天下士，廣交之乎。年三十一，
高宗南巡，以詩賦蒙
恩擢授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嘗一出爲山西副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邃於經，尤深於三禮，自江慎修開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嘗曰：
國朝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有禮箋一書，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而尾隨之，必傳於後無疑也。始先生登第時，齒盛名高，扶掖者衆，乃獨浩然勇退，杜門深山，沈浸于著述。有諷先生復登朝者，先生笑曰：富貴者一日之榮也，所謂夏日之裘，冬日之箑，時過則無所用之者也。君子縱不獲爭光日月，或者猶得比壽邱陵乎。嗚呼，此其見卓矣。曩先生嘗招余館于其塾，訓其少子童孫，漏三下，往往猶相與講學論文，不輟，甚相得也。而今乃濡淚銘先生。先生以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七。始娶吳氏，繼娶洪氏、汪氏。子二人，應璜，太學生；應琛，郡庠生。孫四人，銘恩、培恩、達恩、炳恩。曾孫一人，希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原，余老矣，豫爲之銘曰：

赫赫榮名，世莫匹兮，衆譽艷之，中心折兮。先生曰嘻，電飄瞥兮，龍蛇蚯蚓，同埋沒兮。繄惟名山之藏，顯億祺兮彌光。

又金修撰記　江藩

金榜字輔之，一字蘂中，又字檠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甯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
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卽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

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
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
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
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
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
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丘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丘出之丘十
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
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
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
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
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
合賦丘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
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與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
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
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
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
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
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
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
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
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
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
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丘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
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
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塗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
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

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羼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
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
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
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
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
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
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
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
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
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
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鋤粟屋
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
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
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
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
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
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
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
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
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
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
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
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
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
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
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
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
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
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着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邈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藩不以爲然老年得髀痛疾臥牀席閒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碑傳集》卷五〇

兵部侍郎廣西巡撫孫君永清墓誌銘　王昶

我國家撫有方夏海內外悉主悉臣覃及西南絕徼莫不奉琛錫貢至其君越萬餘里親赴闕廷跪恂上壽幸備期門羽林之末者莫如安南阮惠而廣西巡撫孫君敷揚威德實有以致之蓋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諸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復尋篡奪阮惠誅鄭并逐黎氏乾隆五十二年黎維祁敘關求內附君方奏聞而總督遼請出師踰三江挾維祁至於黎城會春正總督不設備惠悉

眾至、維祁敗竄、官軍隨之入滇南關。時
高宗純皇帝已遣傳察嘉勇公總督兩粵、將議討。君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非敢抗大兵也。且維祁不能守其城、寇至相率而潰、其不足以自立明矣。豈宜進討以助之。且自滇南關抵其巢、沿瘴海崎嶇瘴癘、兵必損。粵民久不知兵、騷擾徵發、必又損於民。聞安南深懾
天威、可以折箠使也。嘉勇公然之。阮惠果悔罪自陳、乞效職貢、并請封、先遣其從子光顯入朝。明年、恭遇
高宗皇帝八十萬壽、又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
高宗皇帝益嘉之、賜名光平。禮成而還。西南番王、蠻長咤謂是千古所未有也。君名秉濟、字宏圖、別字春臺。少而敏慧、受書輒成誦。年二十二、爲諸生、入廣東布政使胡君文伯幕。值土司以爭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眾。君先私具稟見胡君曰、土酋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逆坐之。胡君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稾。君乃出稾示胡君。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蓋少時固已奇偉矣。及從廣東歸、兩應
南巡召試、皆列二等。三十三年戊子、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取授內閣中書、旋入直軍機房撰擬。悉當大學士劉文正公、于文襄公倚如左右手。三十八年、遷內閣侍讀、充方略館纂修提調官、又充文淵閣校理、四庫館纂修。
鑾輅時巡、恒在扈從。常以要事騎而馳
上、遙識之曰、此軍機處孫某也。馳驟若是、孰謂南人止能坐船耶。四十四年、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四月、遂晉左副都御史、不次之擢、蓋異數也。是年八月、授貴州布政使。龍里令某殘酷、劾去之。大定府胥役劉某黠悍、杖斃之、闔境肅然。五年入覲、
召對稱旨、旋有巡撫廣西之命。既至、劾屬吏之糾結舞弊號十惡者、削職治罪、以示於眾。廣東飢、開常平倉、停採買、米價大平、廣東人賴以全活。奉
旨嘉獎、謂深知大體、有古大臣風。御製詩以記之。融縣四頂山舊產鉛、至是或言歲久砂薄。君訪知煤少、非鉛少也。聞附近羅城縣有長安官山煤廠旺、移砂就之、於是鉛額如故焉。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反、調廣西兵合剿。君往駐梧州、擇勇銳者勞遣之、士氣騰湧。臺灣平、嘉勇公謂是役也、得廣西鎗兵之力爲多。又慮梧州地界兩省、餘賊或從此竄、詗之、果獲陳興遠等。西甯民仇德廣邀眾結盟行劫、捕獲之。廣東官吏將窮治起大獄。君曰、結盟行劫有律、在奚事株連爲。其寬嚴平允又如此。然自安南事起、籌糧餉、庀夫馬、督運輜重鉛藥往來瘴地者兩年、心力瘁而受病深矣。病亟、口授遺奏、召諸子勉以讀書承志、語不及私而卒。君性仁厚、篤於兄弟、惠及宗黨。工詩文、少時已爲江蘇學政李公因培所器。在京師與陸副憲錫熊、汪編修學金爲詩文友、著寶嚴齋詩八卷、皆和平廉直之音。君生於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七。始祖自丹陽遷無錫、六世祖繼皐萬歷甲戌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官吏部侍郎、歿贈禮部尚書。尚書孫仁敷、是爲曾祖。祖岱、正。父廷鑛、官山東德州州同。三代皆以君顯、贈資政大夫。先娶華氏、早卒。繼娶顧氏、以仁孝稱、治家惠而有法。先君五年卒。子五、長爾琦、先歿。次爾準、舉人、方以博學工詩詞名於時。次爾拯、殤。次爾齡、候補國子監典簿。次爾曾、尚幼。女一、適太學生華亮。孫三、慧詩、慧滄、慧翼。以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合葬於金匱縣北胡埭之新阡。爾準寔來請銘。方予自四川歸、以鴻臚寺卿與君同直軍機。又四年、予由左副都御史按察江西、君實補其缺、故予二人相得爲最深。初、四十二年、雲南總督奏緬甸有入貢之信。
上命章佳文成公莅其事、奏以君從。既抵滇、貢不即至。
上召公還。君曰、緬夷震讋已久、前因留守備蘇爾相、恐罪重不能自決。若譬切開導、必無不至者。公屬君作檄諭之、未幾、蘇爾相果還、而其後按年入貢、與安南同。蓋君明遠略、熟邊務、識夷情、洞燭機宜、所籌必當。其才識有過人、非獨安南一事爲然。故牽綴書之、以示來裔。其他政績甚著、不復具書。銘曰、
治亂持危、取昧侮亡。國有常經、
帝持其綱。胡爲夸毗、以缺斧斨。維相尸之、維君匡之。止戈爲武、來享來王。吁嗟壓象、忽隕南荒。巽龜食墨、其歸其藏。後有墮泪、弔此崇岡。

（碑傳集）卷七三

李保康君岐生墓誌銘　張遠覽

乾隆五十有三年春、襄城李君文亭謁選於京師、得湖北保康縣知縣、遂卒於京邸、寔二月二十六日也。喪歸而父年八十餘。三子、君其仲也。兄以哭弟死、而君之夫人方病、其子日號泣躃踊、無以活。踰二年、封公喪。又八年、夫人喪、謀葬。孝子乃求武君虛谷億爲誌且銘。虛谷謂莫桐



罔宜今雖官於黔卽歸耳余歸不及見虛谷而虛谷又沒孝子乃以其狀來請余事詳而詞哀余爲刪而著之誌曰君諱岐生文亭其字其先山東冠縣人元末遷於襄四傳爲明戶部尚書恭靖公諱徽恭靖公之弟之子生員祥修職郎燏生贈文林郎穡性是爲君之祖封文林郎象巖君父也君幼有神童之目年十四入學試輒異等歲庚辰舉於鄉數年權裕州學正又權西平教諭補汝州學訓導歲庚子登進士第七人先是君卷已定第一人皆傳觀拆卷爲忌者所抑殿試卷又爲忌者抑三甲歸班加敎授銜以七品封其親返汝州學任伊陽民秦國棟殺其令而閧撫軍勒兵汝州聲言屠伊陽民且漬君急白幕府榜諭止治首惡十餘人民乃安勸棃書有將以書語逮君力言其人已死子孫不識字且其語皆以文害詞不足理也事遂寢歷俸滿當遷觀察張公有年督學王公大鶴同薦之爲其守所持又歷俸滿賑飢於永城乃以堪膺民社薦於是才得一縣不及爲而卒年五十有五嗚呼人之哀文亭者以有才無命有蓄無所發抑塞困頓而歎焉以折而余謂此猶其後也文亭孝友人以喻蓋之親不逮養又痛隕其兄此文亭之魂不寐吾知其拊心泣血於冥冥中也今余揮淚而爲君銘因更念虛谷虛谷地下見此銘應讀之而流涕也君配崔氏封孺人婦德克備子希沆廩生希平希濟廩生希濂皆勤苦而爲進士之學女一孫二女孫二婚字具於狀所著經學授受源流四卷憩園詩存四卷某年月日葬於某阡銘曰

範我馳驅有物爲以尼之誰之不如乃迍如邅如如斯已而挺挺兮倏以摧千秋兮一坏既極兮後受祺我之銘以爲期

（碑傳集）卷一二三

敎授修職郎定番州學正晉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公德巽墓表

文幹

吾師健齋先生旣歿之十有五年哲嗣曉瞻成進士入詞館越歲己卯恭遇覃恩贈先生如其官將假歸省母肅然告予曰少失怙先人窀穸未有誌銘今仰承遺澤得少成立使潛光弗曜心滋懼焉乞爲文以表之嗚呼予事先生久知先生最深義不可辭謹按狀先生諱德巽字健齋先世居鳳陽二世祖屋從明太祖開基贈昭勇將軍三世祖德封護國侯四世祖興授榮祿大夫終明之世襲蘇州衞指揮使居蘇州高祖介祉贈通議大夫曾祖起鵬祖沆俱爲縣令有循聲父諱世楨國子生贈修職郎今贈太史謹厚多隱德隨兄世昌宰清鎭遂居焉子三人先生其季也先生幼而孝友家貧爲饘粥先以奉父母及諸兄妹而已常弗飽伯兄有疾思甘泉先生甫九齡夜出郊數里汲以飲旣長勵志讀書補弟子員食廩餼俱冠其曹肄業書院請所貯書精研博覽學益進每試輒高等當是時鉅公激賞同輩斂手畏讓無不以重遠相期許然終不遇以優行貢成均官司鐸先生泊如也反躬教行無所怨尤日手一編怡然自得其詩文益沖微淡遠論者以爲可及於古生平至性過人門內無忝處世寬厚平易不言人過失內自介然不可干以私自奉儉約而疎於財嘗以數百金貸門人之空乏者已而焚其券至今鄉里猶追慕之其教人先品行而後文藝聆所講論使人踴躍鼓舞前後家居授徒主講勻陽黎陽粵西秀峯潯江諸書院官都勻開泰訓導遷定番學正所至訓迪不倦凡生徒之穎異者期以大受中材以下亦各有成嘗謂世無棄材在因人以教之故所造就甚多懷某侍先大夫仕於黔獲從先生游時某方少先生絕愛某殫心誘掖析疑辨難六年餘相依弗忍舍也及某奉先大夫北旋出所得於先生之緒餘應試無弗獲雋由詞垣歷卿貳掌封圻兢兢奉先生之教惟謹而繫官於朝未由相見某使黔聞先生在粵某撫黔而先生歿已久今昔聚散之間可哀也已然某聞先生年六十始舉子歿時子幼家無恆產師母支太安人紡績撫孤不數年而曉瞻以領解冠於鄉旋以御試冠天下蜚聲詞館仲子亦彬彬庠序聞方興未艾此所謂爲善無不報者哉某甚慰焉夫中和純粹之氣蘊蓄久而發越必奇先生篤實勵行抑然善下不顯於身卽顯於子曉瞻昆季恪守先型局量宏遠行見勳名事業彪炳寰區積厚流光家道復熾文言餘慶信而非誣後之人過墓左而讀豐碑亦可以觀感而興起矣先生生於雍正癸丑三月十一日未時卒於嘉慶壬戌十月十一日申時享年七十前娶王安人繼娶支安人子二長曰嚴庚午舉人丁丑進士現任翰林院編修兼武英殿協修次曰鼐庠生女三長適國子生康師顥次適國子生文可鎭幼適廩生黃永禧先生卒於官歸葬於清鎭之九宋原茲爲表其墓如右

（碑傳集）卷一二三

羅君有高墓誌銘

王昶

江西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於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年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訃又明年庚子余爲江西按

察使、乃檄甯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於是之明以遺集來、且云、將卜地以葬、而請余爲志墓之文。臺山少穎悟、英儁絕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雩都宋道原授以持敬主一二銘、贛縣鄧原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泝六經論孟之旨。年二十餘、又受業於通政使雷公鋐、公故儒者、誡曰、子聰慧、吾懼其流也。於是歸、慎守約、務爲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入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紹升友善、始以性命之學相劘切。其秋、中順天鄉試。明年癸未、還過蘇州、交汪君縉、汪君深于禪悟、解脫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遂長齋、徧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既還瑞金、率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頗衆。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藻客。李君耽經誼、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於註疏小學之書益以博而精。甲午至揚州、寓高旻寺。時照圓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以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之西峯寺。縣胥疑爲盜、集衆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縣令羈之。同年邵主事洪以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童、拜密雲圓公像。明年甲午、渡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游洞庭、石公愛之、僦僧舍以居。丁酉、偕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吏部尚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年四月得疾、七月南歸。余寓書于南雄太守、請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數月、行。已亥正月歸家、逾旬而歿。臺山名有高、瑞金人也。曾祖萬㨗、祖遇封、縣學生。父讜、大學生。配某氏。距生于雍正癸丑某月日、年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往余官京師、以事繁、輒與臺山作夜語、置酒瀹蔬果、陳說生平所得于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以得悉臺山之學。于儒也、宗宋五子書、而群經主注疏、小學主說文、史記主裴氏、張氏、小司馬氏、皆參稽古訓、句櫛而字比之、歸於一是。於釋也、皈心宗乘、心折磬山語錄、而禪不掩教、尤以淨土爲歸。外服儒風、內宗梵行、於世出世法、非同而同、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默識其所以然、疏通證明、以遏末學之惛呶、排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晁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以通內外教典稱。至於覃思搆精、神悟妙賾、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時有拂逆、故不能以家食、人或以是恨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明以遺集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喪、因以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之。臺山爲文章、陋摹擬、絕依傍、旁通曲暢、務抒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于斯、微至人孰知之。

《碑傳集》卷一四二

羅臺山外傳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讜、生子三、長有京、次卽臺山。年十六、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雩都宋昌圖同學于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遒矣。其于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湊隙而出、于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乃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度錢塘、迴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愕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于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歿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于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于如此、其諸無愧于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惲敬撰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三

羅臺山述

臺山名有高、寧都瑞金人。曾祖再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雋偉、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覩同學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學使按贛州、臺山偕同舍生以行、試雩都日、度道原必在、往訪、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辯之、道原曰、幸少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尚也、況未必如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壅塞夭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以此游于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尚求有濟于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教我。道原曰、子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蔽錮深矣、誠不忍以子相委之賊、聽子淪墮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篤于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于是憣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闚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刱獲之旨。年二十餘、謁寧化雷公貫一、遂受業于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忒殺聰明、然譬諸活水銀、吾懼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察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予時方侍　尚書公于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春得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年秋、　尚書公主順天鄉試、予邀臺山習靜于蘇州會館、榜發臺山得舉。其年冬、予南還。明年、臺山下第歸、過予家、復與予閉關七旬、靜中瞥然識得學問頭腦、自謂于入手處決定不疑矣。予友汪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辯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作聖工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工夫也、下手時便須踏實地、若以生滅心求不生不滅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惰容、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以九容、繼以九思。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也。外襲而色取、不根于心也。思繼心常存、其于本也庶矣、施于四體、不言而諭、幾于命矣。然而道始于勉彊、植于知本、而成于無曠時也。驟而希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

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迴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且不立、二復何有、唯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尊梵交融、奏刀砉然、關節開解、能使窒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蔀而闚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皋山、朝夕講肄、導以為善、與起者頗眾。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于家、聞母赴乃行。尋游廣東、客恩平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旨、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秋取義測見事春秋二敘、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即事為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本在于踐彝倫、慎言行、約之于禮。人之彝倫言行壹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為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即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

事、是以卒成為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辯于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評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幸孰思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于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來、舍之去、其還也、乃攜以歸。居一年、出游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鞏山僧舍、日誦楞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昭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眾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淆訛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僧度鐵唐、至奉化西峰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答、羈之告成寺。寧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白于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年、度海上落迦山、禮觀音大士。已而至蘇、與于偕游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年冬、海圖延之還寧波。四十二年、偕海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抒心得、聞者莫不暢然。暇輒焚香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為購人蔘

治之、疾良已。其秋南歸、道子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文明年正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口喃喃、傳說道妙、與兄弟訣、以不得終事父爲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閒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于道。人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醫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疾痛之切身也。其志彊、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與人者甚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烏呼、舊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于身、措之于事業者爲道。修之于身、而次弟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于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德產精微之極、致章往察來、相協倫類、出于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並、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于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言。臺山殁、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魯絜非、將按討其文、錄而傳之、而首以屬予。予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密、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諗之同好焉。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九

鄭環 李文藻 蘇淳 黃堂 葉佩蓀
曹仁虎 魯九皋 沈業富 王鳴韶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武進鄭先生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甘泉縣訓導官署、其冢孫國子監生良弼既述其行以請于有德而能言者、而先生之門人知縣左輔又自爲之狀、故吏部郎中貴徵誌其墓、安徽巡撫初彭齡又撿大節而爲之傳、則先生之美言善行、亦庶乎備矣。然世臣辱知于先生者深、所言當有當。先生以經學名宇內、爲宿儒、然人稱先生爲經師、則先生不樂、即世臣亦不以經學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經也、尙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然近世之治經者數十人、世臣盍盡識之、雖精觕不一、大略以說經名高、駐鼓聾瞶、而巧爲取利耳。退核其所爲、則併違怨誹、與所學相反。而先生之持身接物、必準諸禮、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此可以爲躬行君子者矣。先生之志在經世、所學既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理復不能稱先生之指。是故當路之遇先生也、雖貌禮口頌、而其心則未有不勸且厭者。先生審知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世臣自弱冠遊遊見器于公卿、蓋亦志先生之志、詢今證古、卒不得一見諸實事、而其言又每驗、諸公亦以爲悔。然而繼言之、復不見用、積悔以成嫉者、且比比也。世臣于此、蓋有戒心焉。然先生每有欲言、必與世臣商可否。世臣或審勢而沮之、則嗁然怒曰、天賦子以智勇、蓋將有爲。子安知當路者不有一時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靈、而不負天命耶。爲一巳之避忌謗、遂忍爲默默、非吾所以望子也。先生之操持堅定、不從流俗也、蓋如此。良弼以嘉慶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扶先生柩歸葬、世臣故揭先生之志、俾良弼鑴諸石背、使後人知先生之可以爲百世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諱環、字夢楊、又字清如。涇包世臣謹述。

是日辰刻、聞先生凶問、急往哭。入臥室、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予退出至聽事、問諸生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先生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同光積成之。予遂與諸生坐、候至酉、先生擲筆長歎一聲而瞑、急舁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去來能自主如此、

實生平所未闚見。附記以告後世。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附錄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援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交滿天下、獨喜就予。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填委、而書問未嘗觖、覼縷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予書、言生瘧於兒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瘧、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晚又號南澗。先世自豪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西家亭子、作一記、仿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既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 廷對策博贍、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儈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生、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爐、術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紙升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已。潮陽民好械鬭、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鬭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眾則散矣。自是械鬭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爲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

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償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弆數萬卷、皆手自讐校、無輭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宫、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揭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周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攄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唐漢以爲大家、蔑如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愼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書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予嘗戲論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居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恒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爲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郵、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

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胸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爲不庸兮、胡爲不與石渠蘭臺之選、以昌其文、乃以能吏終兮。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常恐不過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壽適與同兮。恒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廣同之里、宰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宫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李南磵墓表

嗚呼，此桂林同知南磵李君之墓。北方之樸學，嶺南之循吏也。君諱文藻，字素伯，號南磵，山東益都人。乾隆己卯舉於鄉，庚辰中禮部式，辛巳成進士。知廣東恩平、新安、潮陽縣事，庚寅、辛卯二科分校廣東省試，同知廣西桂林府事，卒於官。君爲吏廉辟，所至有聲，官十餘年，無一錢攜一拓碑老僕，搜巖穴，剔榛棘，載書數千卷自隨。嘗曰：官居之貧，山水之奇，金石文字之富，天下未有也。君爲學無所不賅，齊魯間藏書家自李少卿中麓、王司寇池北書庫著錄皆罕傳，君慨然以衷輯爲己任，曰所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詳其序例卷次，志其刊鈔歲月。其於金石，則專以所見爲主。蓋君意欲依曝書亭著錄八門之目，以編經籍，又欲依朱氏經義攷存闕佚未見之例，以編金石。其在廣西，寄予拓本數十百種。疾革時，遺言寄予編次，又百種。予雖寡陋，必爲攷核論次，以成君之志。書目則周編修永年志之。君年四十有九。有三子，章鄄、章棉、章姚。君卒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四日，其後四年，予始克表其墓，以告後之讀大雲山房遺書者。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皇例贈文林郎府學增廣生員蘇景程先生行狀 庚午孟春

曾祖承琮，娶潘氏、陸氏。

祖廷澍，娶余氏。

父維仁，娶錢氏。

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子城里人蘇淳，年七十九。

先生名淳，字景程，一字謹人，姓蘇氏，宋眉山文忠公軾二十二世孫也。世居無錫蘭儀岸，高祖良知遷居郡城。父維仁，剛毅和雍。廉母疾不起，乃棄舉子業，佐父爲郡掾。歲饑，諸邑吏謀請賑且略以利，維仁峻卻之，曰：人即嗜利，奈饑民何。使一民食，即免一民命，況豈萬萬民命以自肥耶。若能以饑民爲念，即從汝，否則吾不能。衆皆泣聽命，所活甚衆。太守包括爲之推安徽藩司，及巡撫江西，俱延入幕府。先生幼秉庭訓，入塾耽書史，師出，羣兒嬉戲，獨端誦不輟。從母歸寧，學稍閒，憂形於色。外祖虞知之，授以書，乃大喜。家藏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私取觀覽，即能記憶。年十九，尹侍郎會一督學江蘇，令生童背誦朱子小學，獨能成誦，拔冠郡庠。教授趙某勉之曰，士先品行而後文藝，少年第一在慎交遊。先生終身行其言。自念諸書必先明理，沉潛大學首章，思之累月，所疑渙然冰釋。繼讀他書，亦怡然理解。館蘇州六年，足不越戶，踐履篤實，始基此。父客遊，脩脯奉母，館谷不食肉，曰，吾不克以養遺母，奚忍自甘。歲荒，減膳，曰，道殣相望，得疏

食菜羹足矣、尚思將渠齒肥耶。丁亥、年三十七、父歿、哀毀骨立。時館江陰、恨不獲侍疾、歸時養母、與諸昆弟更迭侍寢三載、桑田二畝供蔬藥。母沒、痛不欲生、葬祭誠敬、廬墓思慕如一日也。服闋、絕意進取、日誦內則、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以自警。且曰、昔吾親意科名、思得老人歡耳。今則已矣、吾其爲諸後計乎。訓子姪不少怠、歲時假館暫課如故。兄之子敬士中乾隆壬子副榜、子敬善嘉慶庚申舉人、餘多遊庠食餼者、衣冠進退、咸有法度、不諳者望而知爲蘇氏子姓焉。敬士、父卒僅九齡、撫教成立、欲就州判職、止之曰、吾家本寒素、今已中乙科、正宜奮志讀書、何躁進乃爾。及敬士卒、復撫其遺孤、以長以教、爲理其家。敬善舉於鄉、呼而告之曰、我祖考積累有年、汝方獲寸進、宜思負荷、無忝先德。大挑二等、已喜曰、汝未堪民社、今作教官、是吾願也。然吾課徒數人、尚不克盡職、況爲一邑司鐸、當思如何表率士子耶。學者弟令但作時文、必使明白道理、變化氣質、他日達而在上、不至殃民、窮而在下、庶幾寡過。郡學將圮、偕鄭先生琛倡請修之、三年蕆事、率及門繕寫神位、高君文廣義其事、捐資數百金、葺崇聖祠。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科、里人蔣太守熊昌等欲以先生應詔、親往辭之。平生未就百金之聘、每惟啟迪少益、賂識素餐、持一介不取之義尤嚴。晚而好易、程傳、本義玩索不厭。學守濂洛關閩、若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胡敬齋、顧端文、

本朝陸清獻、湯文正諸文集、語錄終身研究之。武進屠君南琛、滆湖王君師曾皆師事先生、得理學之緒者。記摭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嫁娶不用樂、姻戚有饋者、爲置一室中。子婦以嘉肴進、必撤。一衣數十年、賓祭賻卹不少吝。性極和平、而治家嚴肅、心存忠恕悲憫、而練達於事理、戚黨以事質、爲慮其始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無敢干以私者。不好著書、而訓徒嚴、必自立課程。未嘗望仕、而於國體民瘼、人心風俗之所關、靡不留意。議論剴切、識者不以爲無用之學也。祖墓約不復葬、乃自買地墓側、堪輿家適者至以爲不吉、曰、吾求魂魄相依而已、利害非所計也。暮年多疾、然春秋祭掃、必躬親之。晨起謁影堂、退就書室端坐。坐右藏銘時易。冬不爐、暑不扇、不穢葛、不觀劇、不遠遊、不由委巷、不事卿大夫、不稱貸、不典衣。嘗聞編言師曾初謁先生問踐履、曰、學者要切實爲己、須先去近名之心、立志向祿、自無北轍、積漸行之不遠矣。若行不數里仍北轍、便是無志、自無進步。箴銘工夫、全在一簡字、此處用力不透、日新又新、從何著力。大學言慊慊、論語言志仁無惡、中庸分君子小人、易分陰陽、皆此意也。孟子從仁心陷溺處提醒、大聲疾呼、於世道最切。

學者先讀五子，尤有益。或問論語氣象較渾淪，然學者較登聖賢，於自己身心何益耶。讀四子書，遇心性處，與先儒反覆提略，俾心地光明。遇事不惑，或疑終須閱歷方詳審，曰，知行原一串工夫，但平時不致知窮理，臨事倉猝，將何以應。能於利少義多者為之，則惑自辨。能於身安心勞者為之，則德自崇。少年精力極當惜，即朋友得力，亦多在少年。中年時余覺從前朋友規諫極嚴，近已衰邁。新友固不肯說，即一二老友，想亦憫其既衰，不肯多說，自省愈覺可危。理財亦持家要事，溫公以儒者治生為急。余生平只量入為出四字頗受用，來學者固不計束脩，亦迄無干人之事。大抵出而居官受祿，與處而授徒，俱難恃為恆產。歲入須計餘十之三，方有立腳處。近日子弟不尊師，半由為師者多計利也。程畏齋分年讀書編，學者當奉為準則。課徒無欲速，若躐等躁進，便壞子弟性情。如揉之已甚，雖捷於取效，恐去後有倍師之弊。余尋常課童子，童子漸染未深，加之啟發，自得天趣。為師者重在立榜樣，為生徒取法。如師喜臧否人物，生徒亦喜臧否人物。師好放言高論，生徒亦好放言高論，可不慎歟。子弟庸俗者日鶩紛華，士夫高明者競趨釋老，愧無樂天之學，徒抱憂世之志而已。嚴立門戶，固學者陋習，然於習俗之染，二氏之惑，卻要斬除淨盡。晉始墨衰已變吉，今輒加緌於冠，更無禮意。風俗半為奔走衙門人壞起，流毒遂及鄉里。惟公門既齋衰、斬衰，原不宜入公門也。卒之前數月，治喪遺囑曰，古人喪具稱家有無，即有餘過禮，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二語盡之。近世人子往往於親沒之日，鬧喪治客，飾真營齋，一若視為送終大事，於此不用其情，無所用其情者。然揆厥本衷，祇以娛世俗之耳目，初非實有裨於吾親，而越禮傷經，反有陷親於不義者。余素性淡泊，每誦陶靖節存不願豐，歿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遺環以穿，擬葬而定數語，輒為心契。汝當哀病，酌示喪葬事宜，子姪遵之，切弗徇俗，以傷吾志也。一、棺槨毋美。先妣之柩，百味更易，為終身恨事，立誓不豫治以自責。二、衣衾用疏布，但服青布藍衫，上冠下履而已。三、自殯斂至除喪，不用僧道樂工。二氏之教絕人倫，亂聖道，吾所深惡，至其徒道陋矣。門內辭此者，每以不能從導為憾，況可以自溷耶。至哀樂異情，有托為娛殯挽歌者，其曲說耳。小學具載司馬溫公之戒，兒輩自幼即與講解，豈可忘諸。四、不送訃。吾家本非望族，大父舉殯，諸叔有欲送知單者，吾父止之。吾兄弟治考妣之喪亦如之。累世相循，禮不可過，城鄉紳士，概弗濫關。五、不刻行述。余平生有過無善，第以硜硜自守，未有顯著之政行，謬為朋輩所許，其可增飾傳會，以滋身後之名耶。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與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均為君子所恥。吾子孫慎毋蹈所恥，以重吾恥，斯慰矣。夫六棺不宜久停，能踰月而即葬，善吾。或嚴

寒暑若，暫緩一二月，至遲毋過期年。一切稱財而行，若衡之累人，致貽將來非分之取，辱親莫大焉。以上於禮制或未盡合，要不失聖人寧儉寧戚之意，有識君子當諒之。及病，題句示意四，衾影多慚，空負一知半解。箕裘鮮述，無忘幽謹小慎。余於死生大數，頗覺了然。所不忘者，先世正直樸厚之風，恐後人或至失墜耳。書此永訣，願共勉之。戊辰年陽月，又自題聯，額曰髮膚慎免。八十年化日光天，深愧生無可述。方寸中春冰虎尾，敢言歿逆能寧。逆卒，時嘉慶十三年十月六日也。生雍正八年九月四日，春秋七十有九。娶馮氏，無子，以弟之子敬善爲嗣。孫男二人，德嘉、開祐。敬善守遺訓，即以先生卒之月，厝於陽湖豐北鄉祖塋。循年十九受業鄭先生、蘇先生未，鄭先生命循奉衣冠見之。鄭先生益心敬蘇先生甚至，嘗自命爲狂者，而以狷推蘇先生。孟子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蘇先生近之。孔子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行顧言，言顧行，躬行君子，胡不慥慥。蘇先生實踐之。然則由狷而進乎庸矣。憶前論先生，先生循循善誘，然循溺於文字章句，不足以聞道也。乙巳冬，自杭州還里，見王君所錄尊聞編，又從先生之子求遺囑、行述，則益悉先生之學行，因撰行狀一首，上以備國史儒林之采擇，次以爲風世厲俗之模範云。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上元日，同邑後學臧庸謹狀。

臧庸撰《拜經堂文集》卷五

敕封文林郎原任安徽宿松縣知縣黄君秋水墓誌銘

君姓黄氏，名堂，字雨樣，號秋水。世籍江西之瀘溪縣，居翕源，世有隱德。父棫庭公年踰五十五，始舉君，最憐愛之，不使出就外傅，即口授四子五經書，即成誦。或間外間講論，即通曉大義。時文以意爲之，自有法度，於時人咸以君方江夏黄童云。學使拔君於童子隊中，置第一，刻其詩古時藝，懸爲國門程式。自是試必冠曹伍。閱丙子舉於鄉，辛巳恩科，念親老不欲上公車，父促之行，乃成進士，名在第七。廣昌詩人何在田，竊年君執友也，方自京師就館穀於天津時，預約君同棹南歸。及君俶裝至天津，而在田病矣。君艤舟不發，爲之親眠食，延醫藥，彌月不懈。及病革，親含殮必謹，躬哭泣甚哀。已乃經紀其旅櫬而歸還其家。西江太史饒霽南學曙、蔣心餘士銓，咸以爲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君者，眞能明朋友一倫於天下者也。棫庭公則迎而喜曰：吾初遲于南歸，以爲不應久留滯，乃爾而不知子之能不負死友於南北舟車間也。吾不孤所望矣。君侍父養甚孝篤，至耄耋篤老，愈益曲盡。父性方嚴，君宛宛孺子狀，未嘗一日不得其歡也。有所欲推予，君息息無閒，形聲亦未嘗一事不如其志也。父年九十三而歿，君哀毀不欲生，服闋後，始

謁選得安徽之宿松令。邑故難治，又苞苴盛行，君洗手敬職。有石、吳二姓者，互爭兆域，以貲財角勝，至久不決。君秉赤心勘定，其訟立解。牧豬奴有縱豬踐田穀者，農民劉某持鎗捍之，誤傷及某足，某足創既平，復旋死於夙疾，而黠者嗾以死於鎗，控前令，將論抵矣。君廉其冤狀，並追取藥師醫方爲確証，某得更生。邑西界黄梅，黄梅弋獲流匪，令嚴鞫之，知在原籍宿松犯竊案，即以獲鄰省逸盜報大吏。大吏下其事於縣，縣吏請補報盜。君曰：黄梅自盜，吾邑自竊，而獨不省事主原狀止於穴壁乎。計贓在一兩以上，將陷之大辟，吾實不能。大吏又謂君不補報盜，部議必不利於君。君謝曰：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求保全一縣令，非狂惑喪心，即神鬼奪魄耳。某自束髮讀孔孟書，宿留胷中，既數十年，誠不能一旦鈎吐而棄之地也。卒以此罣吏議。君有強立之志，有廉靜之守，有剸劃之才。然君不苟隨，而上官不能直其不苟隨；上官能用拯，而君不能強其必用拯。君之所以不得展其職也。君博聞強記，早貫穿經史，旁及音律、星命、醫卜諸書，而性沖恬，於人世一切窮通得喪，泊如也。既罷官歸來，意氣閑適，嘗時諷誦不輟，有終焉之志。惟夙負文望，遠近學子請業請益，名公巨卿爭迎者，惟恐或失。在粵東主信州、惠州講席，在江西一主撫州講席。最後江西撫軍藩伯延主省城友教書院，先後成就人才甚衆，士之聞所聞以有立者，不問而知其爲君弟子也。著詩古十餘卷，門弟子請鐫以行世，君嫌自炫，不許，藏於家。君生於雍正庚戌七月初四日，卒於乾隆乙卯五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鄭孺人，先十二年歿，側室程氏。子二人：長錯，乾隆己亥恩科舉人，鄭孺人出；次鈞，郡庠生，程氏出。女三人。孫男四人：潤曾、浩曾、衍曾，錯出；浚曾，鈞出。予與君爲同年友，契君嗜古工文而不獲盡其用，又舊識錯於京師，錯能世君之學者。及是君將就窀穸，錯先期來請銘，予不獲辭讓，因據狀識之。銘曰：

學之與治，古一近判。所養所用，截分界斷。君抱方施，其志在合。隻輪方轂，衆口交雜。畢秉道旁，騏驥執驂。良樂不遇，嗜殊酸鹹。退修初服，傳經足娛。滋畹樹畮，德馨不孤。其仕雖躓，其道則貞。習坎出坎，有孚心亨。隆封特起，口相告語。澤在桐鄉，學傳舊侶。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秋、珪既哭吾友辛麓葉君于喪次、明年春、其子紹楏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踰先生、今將返葬于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案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宋石林公由栝蒼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

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贈恭人。兄弟三人、鍾英、鍾麟、君其季也。贈公治刑名、館于某縣、有盜株逮十餘人、獄成矣、爲抉其疑、白令再讞之、果誣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于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上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三錫奇之、而贈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脩、欲君改業、泣不可。吳曰、此子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飲食之、何患爲。及君既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賢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于鄉。時贈公七十有三矣。甲戌、成莊培因榜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贈公卒、奔喪歸。服除、試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員外郎、武選司郎中。乙酉、　京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衛輝知府。君能于曹務、綜核詳縝。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署開封、調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　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晉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珪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君時寓居城西南、距珪家稍遠、竹君與珪同車出、雖往城極東北、必紆途訪君。珪方苦舌劍、每難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珪司臬湖北、見君于衛輝。及君來河東、而珪司藩于晉、爲同僚、又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眞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求水利、疏涑水達五姓湖、脩蒲之虞舜廟、建書院、教所屬、躬行保甲而不擾。旌闡節孝、不遺幽隱、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變卦、反對諸說、必索其所以然、然後舉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主陰乎內、巽離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人所未言者、吾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舉卓異入　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趣、君確然自守、惟盡心于刑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撓也。辛丑、授湖南布政使、咸以

碩果得與爲君慶。壬寅、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吏議當革職、奉
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册自效。癸卯歲除、予自閩還見君、語予曰、某于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他著錄、尚書、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亦瘁于是。明年、得嗽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領之、竟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靡而惠在所則民受其謚、而嗇于年、不溥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于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元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晉寧鶴峯先生諱因培之女。有子四、紹楏、乾隆己亥舉人、議敘內閣中書。紹棻、紹楏同榜舉人、出後于世父鍾麟。紹渠、紹本皆監生。孫二、來章、含章。女三、長適太學生錢慎、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漋。女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

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真、以蔭而子孫。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習菴、予同里總角交也。君之高祖母、予曾祖姑、而予曾祖母則君高祖姑。君之尊人植瀞公爲先大父入室弟子、予又受業於植瀞公。君少於予三歲、相視若昆弟然。已而同客吳門、先後以召試通籍、又同在詞館。應　制詩文、互相商榷、游覽宴集、出入必偕者蓋四十年。予視學東粵、僅半載、奉諱歸里、遂不復出。又十餘年、習菴亦視學於粵、瀕行貽書告予、謂任滿日當乞養南歸、相從尋山水之盟。乃到任僅半載、奉太夫人之諱、馳至不起。嗚呼、當代失一大手筆、問者無不盡傷、況交親至厚如予者乎。孤子臣眾以誌銘見屬、誼不可辭。君諱仁虎、字來殷、別號習菴。本姓杭氏、世居嘉定之周公鄉。十世祖繼從、幼孤、依母氏居外家、子孫因以曹爲氏。五世祖元叡移居城西之外岡。高祖國正、驃武德將軍。曾祖錫命、康熙壬戌武進士、湖廣撫標中營游擊。祖源、歲貢生、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始移居縣城。父植瀞公、文行爲士林推重、弟子著錄最盛。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　晉贈中憲大夫。母程氏、累封太恭人。君少而好學沈靜、不妄出一語、而於所讀書悉能貫串。同邑王君鳴盛少負才、俯

視儕輩、獨偁君與予爲二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學使蒲州崔公紀有奇才之目。中丞覺羅雅公樗亭選高才入紫陽書院肄業、州縣以君名應。時青浦王君昶與予亦同入院、三人者食則同幾、夜則聯牀、而長洲吳君泰來、上海趙君文哲及王君鳴盛數過從、相與鐫厲爲古學。君在院尤久、院長沈文愨公欽稱其詩、學使尹化雷公筵舉君優行。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君獻賦 行在、
召試列一等、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儤直之暇、刻意吟哦、未嘗造請貴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君詞賦久爲海內傳誦、及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屬焉、皆典重淸切、宜古宜今。擢右春坊右中允、充 日講起居注官、扈蹕盤山、有奉
敕賡和諸作。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奉
命視學廣東、與平少詹恕交代。少詹爲諸生時、嘗受業於君、粤人傳爲美談。明年、程太恭人終於官署、君方按試連州、不及視含殮、聞訃晝夜號泣、甫币月竟以毁卒、時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八日、距生於雍正九年五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七。娶陸氏、繼娶申氏、董氏、皆前卒。子臣晟、女二人。君起家儒素、以文字受主知、久列承明著作之廷、京察常居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凡七科、前後典鄉試者二、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者三、總裁武會試者一、後進得其品題、便成佳士。舟車所至、乞詩文者屨滿戶外。博極羣書、精於證據。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習、格律醇雅、醖釀深厚、卓然爲一時宗。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在京華、與館閣諸同好及同年友爲詩社、率旬日一集、或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日下。今所傳刻竭豕硯二集是也。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弟、無私藏焉。所著詩有宛委山房、春槃、蓉華倡和、秦中雜稿、韓韻、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攷、轉注古音攷。學士在唐宋時預聞機密、今則專以文字爲職、然亦惟鴻筆麗藻斯與職稱、學優如君、其不謂之眞學士也夫。銘曰、
威鳳五采、鳴于朝陽。詞臣報國、厥惟文章。漢廷枚馬、鄴下陳王。詩歌元白、制誥常楊。慶歷歐梅、元祐蘇黃。廣揚

范揚、高楊徐張。淵哉若人、文苑之英。名位未極、命固不忘。誰其銘之、嗟昔厲行。竹林路杳、懸河淚滂。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宁、康熙庚午科舉人、為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為廬陵縣學訓導。君為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為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沖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為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為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鼐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鼐、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于子弟及鄉之偶才、又授于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鼐。益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為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為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盡力為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喪、乃出就官。是時鼐聞為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為、而君儒者、遂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為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

之得已者、而重禁使𢡃、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雖間、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于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维熊、维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维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维光先殁。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朋光皆以書來乞雜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寘德在夏、而士與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姚鼐撰《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既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弼、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鋐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擘析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留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眚尤盡職。已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邨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邨肆奪、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糶濟、曰、本邨人面相識、鄰邨則路人矣。今當各保各

郵、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家家不糶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糶濟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釐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禱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瘞局、[illegible][illegible]新穰、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緣陰相接成隧。督理暴露十餘萬棺、有一郵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尚在者。民始而譁、及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敎督不至此。戊子、割辮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妖、曷捕焉。蕪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遽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稾、可上控、曰郡守焚案、不汝斬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覩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閏四月、爻遂据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

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純皇帝所特俯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歉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據肥、一也。貲浮地遠、伙攫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闔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燭者。公所蒞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隙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即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

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干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埴、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殤、勤埴亦未冠卒。公與　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公子屬元爲銘。銘曰、

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從政。饱民之饑、瘝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苦鹽既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①。既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諡、僉許曰正。

阮元撰《揅經室二集》卷五

鶴谿子墓誌銘

鶴谿子姓王氏、名鳴韶、字鶚起。有薄田在太倉之鶴涇、因自號鶴谿子。外舅處亭先生之次子、而西莊光祿之弟也。其先世事迹已具外舅墓志中。鶴谿子少于予四歲、初相識時、年裁舞勺、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盧、王伯厚、陶九成、王貽上之風、好評論古文、人物、侃侃伉伉、不肯隨聲附和。予嘗謂西莊曰、君家又得僧彌矣。及予作就壻、晨夕與偕、歲時中外姻婭聚會讌語、予或少屈、鶴谿子必助予搘拄之、以是知其遇予特厚也。予與西莊先後入都、鶴谿子侍二親在家甚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延譽名補新陽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澹于榮利、而好爲詩、古文、兼工書畫。外舅論詩宗眉山、劍南、其書似裴柳、行書似李北海。鶴谿子盡得其傳、又與邑高士周晉瞻牧山談畫理、遂精其藝、與陸孝廉卯仙稱二妙云。西莊自列卿家居、以詩文提唱後進、評選江左十二家詩、鶴谿子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歲乙未、予督學廣東、招鶴谿子至署、酬唱往復、間昏旦、遇巖洞奇秀、輒邀同游。鶴谿子嘗得錢叔寶紀行圖殘本、乃弇山園故物、欲仿其意、自吾邑至粵、所過湖山鎮市各紀以圖。規畫甫有緒、會予聞先府君之訃、匆遽歸里、此事遂輟。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每有新得、恆就予評泊。尤喜元明人書畫、真贋入手立辨。家貧不能多蓄、有心賞者解衣付質庫易之、弗惜也。於邑中文獻留心搜訪、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躬自摹搨、攷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談先達遺事、世系派別、里居遷徙、立身賢否、歷歷如在目前。自鶴谿子歿、而後生數掌故者無從質所疑矣。生于雍正十年某月日、歿于乾隆五十三年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七。娶莊氏。子嗣學、嘉定縣學

生。嗣祥。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文毅之裔、簪紱綿聯。元陽學仙、孟凧逃禪。有文而隱、鶴豁絺焉。跌宕琴劍、揮灑雲煙。詩書滿腹、蓑笠一軒。第五之名、自足千年、少託隻孝、晚親笑言。人琴永訣、凧流未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校記

①清：當作「淸」。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

陳守詒　許祖京　嚴長明　江沅

先考行狀

府君姓陳氏、諱守詒、字約堂、號仲牧、一字種木。先世居新城城內、自曾祖浣修府君始遷居西鄉之中田里。曾祖以洴、
贈朝議大夫、曾祖妣李氏、
贈恭人。祖世爵、
贈資政大夫、祖妣魯氏、
贈夫人。考道、乾隆甲子舉人、戊辰進士、
贈光祿大夫、妣楊氏、
贈一品夫人。府君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伯父恕堂府君守誠、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前卒。次府君。次叔父履堂府君守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貤贈中憲大夫、前卒。次叔父彝堂府君守訓、分巡濟東泰武臨道、擢江蘇按察使、前卒。次叔父果堂先生守譽、乾隆辛卯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誥封奉直大夫。長姑母長於府君、姑夫內閣中書楊尙鋐、前卒。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涂志絅。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魯勳、前卒。府君體質魁梧、性嚴重而心慈厚。內和睦家庭、而外任卹於鄉黨親戚。接人處事、一以誠意至義之所在、斷斷不少假借焉。少隨侍先曾祖浣修府君治生計於南昌、能得浣修府君歡心。先祖凝齋府君晚家居、恕堂府君已出仕矣、遂一以家事任府君。凝齋府君卒、府君居喪盡禮、服闋、由前豫工例捐員外郎、以乾隆二十九年出補兵部武選司。居年餘、以伯父恕堂府君卒於家、急引疾歸。先是、居南昌時、恕堂府君爲門戶計、嘗有所貸助人及折閱弃券者不下數萬金。府君既與諸兄弟以所受分於凝齋府君之產業重勻攤析分之矣。及是、痛伯兄以官事復毀其資、乃諗諸兄弟、復析產如前勻攤。時諸叔父皆敬聽無後言、人稱陳氏之孝友者、上則賢府君及諸叔、下則賢恕堂府君之長子伯兄元蓋。伯兄於家庭間事無不就府君謀、府君所欲

謀者亦惟伯兄能行之，故伯兄之卒，府君及吾母魯太恭人哭之慟。及吾母魯太恭人棄養，而府君遂惘然無所向，因自號曰半癡翁，嘗語煦等云：「汝知吾命名之意乎？自汝伯兄歿，而吾外失一助；自汝母歿，而吾內無助也。」府君嘗憫附近鄉鄰之困于荒歉也，以祖母楊太夫人七十壽辰，奉楊太夫人命，出數千金買穀，倡首於各村落建立義倉，春借於民，秋還於倉，歲積其贏，以爲儲蓄。自是附近居鄉不憂歉歲。至製衣被以貸人，及施藥、棺木諸事，歲行之不爲倦。蓋府君家居者十五年，至庚子春，奉楊太夫人命，乃復出。凝齋府君爲宋儒學，晚以授吾舅氏魯山木先生仕驥。而居南昌時，知名士如南昌彭文勤元瑞、鉛山蔣心餘士銓、武寧汪輦雲軔，皆樂從凝齋府君遊，因訂交于伯父恕堂府君及府君。府君內守凝齋府君家法，而外能得友朋之益於山木、心餘、文勤、輦雲，皆各取其善。府君之家居也，嘗割宅以居心餘，而經紀輦雲之喪，挈其孥以居於中田，輦雲之子孫遂爲新城人。及府君之在官也，文勤已入直內廷，不能數數見；惟蔣心餘先生以編修居外城，數以詩詞相切磋。府君故工塡詞，至是詞益進。其他所往還，皆敦尚樸實氣誼之士。偶以宴會來者，皆敝車羸馬，無豪縱奢侈之習。蓋府君性厚而識通，所取益於友朋者，以敦實行爲先。不孝用光入翰林時，作書訓之曰：「稱職爲難，當日夕奮勉，不改秀才家風，方慰我念。讀書當守祖訓，切實有用四字，不徒涉獵爲能也。汝性頗近浮華，宜急改之。交遊尤宜愼重，不可濫交也。」嗚呼，觀府君之所以訓用光，則府君之自處可知矣。故人嘗舉萬石君質行勝於齊魯諸儒，爲府君頌，蓋紀其實也。初官兵部時，尙書爲諸城劉文正公，府君以武選司稿進，會武弁有名曌者，文正舉以問曰：「是何字？」府君曰：「是唐時所製字，讀若照。」文正笑曰：「君何從知之？」府君亦笑曰：「向不知，此字以昨閱稿細攷得之耳。」文正以府君語樸誠，而察其居恒署勤愼端慤，無奔競習，遂大器重府君。及再入京師，文正已卒矣。府

君嘗語及文正之知己、而嘆息不置云。居數歲、監督南新倉、旋推升車駕司郎中、調大通橋監督。時花戶貧乏、不能運米、府君出私財七千金貸之。或諷府君以勿受人欺、府君曰、吾行吾意之所安而已、他不之問也。乾隆五十一年、出補安徽潁州府知府。未至、調太平府。書中丞麟素知府君、府君來謁、迎謂曰、太平事簡、君才治大通橋有餘、分其半治太平足矣。退而語康茂園方伯基田曰、此良二千石也。凡他郡縣難了案牘、皆檄府君往聽斷之。府君皆執法以治、不爲苟且詭隨之行。而其待同寮也、一以樸實退讓自處、人不能以府君之獲乎上藉爲趨附、故皆重府君之伉直、而彌信府君爲長者。繼而朱石君、孫補山兩相國來爲巡撫、總督、交重府君、方欲卓薦、而府君丁祖母楊太夫人憂歸矣。復服闋、出補官。以乾隆乙卯秋補河南陳州府知府。抵任未數月、值楚北亂民爲患於秦、楚、蜀之間、陳州所屬縣毗連潁州界、府君命申嚴邨落防守、而團練民壯、爲守禦策。嘗守太平時、嘗修太白樓、虞雍公祠于采石、有文士來遊者、嘗與登臨、飲酒賦詩以爲樂。及來陳州、嘗欲修蘇子由亭、未及爲而乞病歸、以嘉慶六年三月至家。府君居官、居鄉、一以實心實力任事、於財利不爲毫髮自私計。於人有善則稱、有過則戒、困乏則助。自一家羣從、以至親戚、朋友、故舊之子弟、莫不因其親疏之宜、以行其意。臨川令常州莊君樆以事去官、非其罪也、府君代爲捐復。初居京師時、買宅一所、而署之名曰黎川新館、曰、以居吾邑之計偕來京師者。再入京師、嘗雪夜與補山孫相國宴坐、曰、吾輩擁爐、不知門外雪深幾尺、彼露處者其若何若。因縱談及遠戍之苦、曰、甘肅冒賑案、彼罔知法紀者罪無可追、顧其間亦有以株連、且其家室何罪。今伏法者若而人、遠戍者若而人、末減者若而人、俱已籍沒、家室不能歸、以金資之歸、可乎。補山曰、吾固有此意、君能助之、則大善。府君曰、諾。因各捐萬金、畀人攜之往、蓋藉以得歸者數百家。嘗念中田地卑下、而水淺多沙、瀕水居者歲有水患、語煦等曰、

若得二萬金爲濬河，身取其沙以築隄，則宅者不憂墊隘矣。且水日深，而隄上植樹木，鬱然若屏幛，則人之居此鄉者仕宦亦顯貴，於形家言亦爲利甚大也。嘗取祠傍數百金地址爲居室，而未能予其值，因欲就其傍建藏書樓，藏凝齋府君遺書，而奉凝齋府君像於樓傍，爲義學以居子孫之讀書者。其贍之以義田、學田，費皆數千金。嘗曰：此吾事也。壬戌，以書訓用光曰：吾居家得與三五兩叔父白首相聚，甚樂。所不慊意者，不能即修藏書樓，及擴充學田、義田而已。蓋府君勇於爲義，以利物濟人爲心，自少至老無倦，不獨當家貲饒裕時輕財好施而已。雖官京師，斥去家貲大半，及兩爲郡守，歸而鬻田萬金以償逋戶。辛酉、壬戌之間，家無餘貲矣，而於宗族鄉黨間猶惓惓於義所欲爲也如此。府君體素壯無疾，又善自調攝，日兩食，每食飲酒兩小杯，一飯一粥而已。偶感疾，輒去飯粥，少閒仍清齋，如是者數十年。人以府君顏貌之豐，又善自頤養，咸謂可登耄耋也。嗚呼，孰謂以微疾遂至不起耶。初五六月間，府君以臀左患癰，藥敷治之良愈，至十月患胃氣痛，服藥一吐而愈，顧六七日則又發，至十一月初遂劇，然猶臥起如常，惟減食耳。嗚呼，孰謂至初八日早飯纔兩口，遂覺痛劇，至酉時遂棄不孝等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雍正九年正月初十日戌時，距卒享年七十八。配曾恭人，廬陵訓導淮之女，乾隆辛卯進士原任山西夏縣知縣仕驥改名九皐山木先生之姊，前卒。子六：長不孝煦，充四庫書三分館校閱，議敘舉人，加捐光祿寺署正，曾恭人出；次不孝繼光，三通館謄錄，議敘加捐州同，嘉慶四年川楚例加捐知州，選補甘肅寧州知州，庶母胡宜人出；次不孝用光，庚申科順天鄉試舉人，辛酉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戌授職編修，充

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校、

文淵閣校理，戊辰科

欽命河南鄉試正考官，曾恭人出；曾恭人臨終以庶母姚宜人無子，命用光奉以爲慈母；次觀音保、

庶母曾氏出，早殤。次不孝瑨光，庶母方氏出。次不孝瑾光，考取欽天監肄業天文生，庶母湯氏出。女二，長適山西典史同邑楊鋹第六子以涵，庶母李氏出。次適同邑吳中杰，庶母方氏出。甥孫三。孫十二人，長蘭祥，邑庠生，不孝煦出。次蘭畦，不孝繼光出。次蘭瑞，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林、蘭森，俱業儒，不孝煦出。次蘭芬，不孝繼光出。次蘭滋、蘭第、蘭豫，俱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靄，不孝繼光出。次科孫，次會孫，俱幼，不孝瑨光出。長子煦婦，姑母楊孺人次女也。次子繼光婦，原任湖南郴州吏目同邑黄世逢女。三子用光婦，原任山西直隸忻州知州同邑魯濆女。五子瑨光婦，候選從九同邑魯某某女，魯姑母娣之女也。六子瑾光婦，同邑余某某女。孫蘭祥婦，鉛山蔣編修士銓孫女，臨清州州同知廉女。蘭畦婦，同邑孔某某女。蘭瑞婦，壬申科舉人施南府通判東鄉吳居澳孫女，庚申舉人國子監博士嵩梁女。蘭林婦，同邑江某某女。蘭森聘涂氏，涂姑母孫女也。蘭芬、蘭滋未聘。蘭第聘吳氏，吳氏妹女也。蘭豫聘王氏，同邑王鴻女。蘭靄、科孫、會孫俱幼未聘。孫女十四人，長孫女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三，不孝煦出。次適己亥恩科舉人、候選訓導鉛山蔣知節子立民，重甥孫二，不孝煦出。次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二，不孝繼光出。次適候選州同同邑涂青崖長子慕郊，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魯山木先生孫應祜，應祜前卒，不孝用光出。次適涂青崖次子慕邴，不孝用光出。次適同邑王鴻子心尹，不孝用光出，重甥孫三。次適原任南海縣知縣王軾子汝誠，重甥孫一，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繼光出。次適平涼縣知縣新建趙質彬子某某，不孝繼光出。次未字，不孝煦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次字建昌府同知長洲譚元子蘭祜，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曾孫四人，長福，長孫蘭祥出。集福，次孫蘭畦出。增福、廣福，長孫蘭祥出。曾孫女一，字孫婿王心尹子，次孫蘭瑞出。嗚呼，不孝煦、瑨光、瑾光侍疾無狀，致府君以康強無恙之身，嬰小疾遂至棄養。不孝繼光、用光復宦異地，不能親

湯藥、視含斂。不孝煦等何以爲子、何以爲人、終天之恨、百死莫贖矣。惟痛念府君生平事事可以傳示子孫、當家饒裕時、府君得行其所欲爲。及晚年家中落、雖府君胸次豁達、不以財賄耗聚爲念、而環視親族鄉黨之間、府君所欲抒平生之懷、以繼繼繩繩施行未已、而鬱而未伸者多矣。此數年中、府君嘗自肩輿往各村落察視義倉斂放穀事、凡自中田來者皆能言府君于義倉事至老猶不倦也。府君生平言行、玆就不孝煦等所能記憶者忍淚濡毫略陳梗概、要亦第言其大略而已。於府君之志事、尚未能得其萬一也。惟冀當世有道德能文章之仁人君子錫以銘誄、俾後世子孫有所稽攷、則生生世世感且不朽。不孝男煦、繼光、用光、瑨光、瑾光泣血稽顙謹狀。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

謹按家譜、許氏自宋紹興時扈蹕南渡。明初名柔、字叔剛者、始居德清縣德清山之陽。德清山又名烏巾山、號烏山許氏。第六世名松者生子五、長孚遠、前明南都兵部右侍郎、謚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子紹遠、始居城中、號縣東許氏。

曾祖煌甲、 皇朝國學生、贈中憲大夫、貤贈通奉大夫。

祖鎮、 皇朝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刑部貴州司主事、累贈通奉大夫。

考家駒、 皇朝乾隆丁卯舉人、甲戌明通西安學教諭、累贈通奉大夫。妣蔡氏、誥封太夫人。

浙江湖州府德清縣城北區永和鄉、諱祖京、字依之、一字春巖、年七十四。

先府君伯仲行居四、生雍正十年七月二十日。幼而聰悟、四歲就塾、南昌府君課諸孫業、見先府君讀論

語、問能作破題乎。曰、能。抱至高座、使書、寬而喜曰、此夙慧、吾所不及。年十九、補府學生。旋食餼。明年、先府君外舅二田胡公爲山西芮城令、敎諭府君攜先府君往迎娶胡夫人。行石嶺上、天雨道滑、馬力殆、過險車仄、且墮崖下、輿夫號呼無計。俄有老父至、甚輿入控馬退數十步、左轉就平。下車謝之、老父忽不見。乾隆二十二年、丁敎諭府君憂。先府君不善治生、讀書外一無所與。蔡夫人持家嚴、常遣督過。每學使者試必高第。鄉試屢報罷。三十年乙酉、以選拔貢成均。廷試不用。三十三年戊子、鄉試領解。己丑會試、先府君卷已落、相國劉文定公爲總裁、詳閱所定中卷至第五名詩落句叶敷字韻、文定曰、頌聖作疑詞、不可中。因起行廊序間、卷箱纍纍、隨取一卷讀之、驚詫曰、有文若是、而棄之乎。徧示諸總裁、皆歎賞、卽定元。其先定元之本房謂此卷乃禮記、俗謂禮記爲孤經、乃言孤經不可中元。文定依回久之、遂置第五。時錢唐胡文恪公爲同考官、知狀後爲不孝言之。先府君殿試以二甲進士歸班。是時　朝考入選者嚴本、王世維等、
高廟閱卷、見論首云、事必嚴辨其本、拆名則爲嚴本、閱數卷、卷首皆隱其名。震怒、擲卷於地、悉罷不用。逾數日、復命大臣別選八人再引
見、先府君與焉、授內閣中書。寓宣武門外、日徒步懷蒸餅入直、日稷乃出。相國劉文正公謂先府君、吾欲爲孫擇師、無以逾君。延主其家。文正公退朝、與先府君從容論天下事、笑曰、世謂我戇直、君之迂乃過我。四十年、內閣缺侍讀、先府君次當補。于文襄公素不善先府君、將別擬。孫侍讀永淸白文襄、外傳許某不得侍讀、衆頗不平。文襄曰、何爲。曰、無論其他、入直之勤、孰如許某者。願公勿違衆論。文襄愕然、遂以先府君擬正、得擢用。四十二年正月、
孝聖憲皇后升遐、舒于兩相國總喪務。方是時、　國家鴻慶緜長、國卹禮久曠、故事鮮知者。先府君悉心檢考、語必有據、兩相國倚如左右手、不歸家洗沐者累月。再遇祭典、皆列一等。五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旣復　命、
高廟垂詢甚悉。旋擢雲南驛鹽道。時鹽道兼驛傳、後以驛歸按察使、道乃專司鹽法。雲南鹽事疲壞、有墮煎、墮銷、墮運諸款、虧帑各數萬計。先府君日使吏會計於前、親巡諸井、絕私販、收餘鹽、補絀額、諸款以漸

清蘆。當是時、李相國侍堯爲總督、以威脅下、先府君
持正不少屈。四十五年、總督婪賄事發、使者侍郎和
珅來按治嚴急、諸所引逮甚衆、省中官自巡撫至守
令多褫職得罪、獨先府君坦然無所染。明年夏、攝臯
篆。屬縣民潘某鄰王秀才有少女、其牆外張姓居之、
一夕張爲人殺、邏卒捕殺者、從門隙窺潘、見案上刀
血縷縷、捕治、自誣與張同姦秀才女、妒而殺。先府君
疑殺人當亟藏刃、今置案、庸非殺人者逃、自門隙擲
刀潘案、爲嫁禍計。鞫女、女言姦事惝怳、使嫗視之、猶
處子、因語囚、若枉者、言毋畏。囚慟曰、囚夜寢聞隔院
有鬬者、俄而寂然、遂熟寐。既寤、卽被縛、實不知張死
狀、考急妄言姦、至郡陳冤、遭搒無完膚、故寧死不敢
復辨。先府君察其言實、遂挺之、飭縣別緝殺人者。郡
縣持不可、會徐廉使嗣曾同任、意頗撓惑。先府君曰、
僕豈欲以此炫才、案未上、願君自定。廉使卒如府君
言、出潘於獄。明年、就擢按察使。雲南多頂兇案、有蔣
某爭博進殺人、賄鄭小黑三承其事、至司訊狀、竟叩
首請曰、囚有母在、同邑蔣某負錢若干緡、願及囚生
責其償、死不恨。先府君詰曰、負幾年矣。曰、今年。府君
曰、然則殺人者乃蔣、非汝也。囚初不承、反覆詰之、乃
首服。捕蔣至、論如律。駁案新編載唐二事、亦正兇已
漏、而先府君研審得之。歲秋讞、外省擬情實緩決或
不當干部駁、先府君治秋讞無一誤、擬爲天下最。姚
州民王元珍劫財、刀背傷事主、州擬發遣。先府君以
金鐵傷人、駁、令改擬斬候。部覆刀背非刃、不得以金
刃論、承審官誤擬、應降調。先府君疏言、州本不誤、駁
令改擬、咎專在臣。有　旨嘉得體、免降調。四十九年、
入　覲。時甘肅回民滋事、
高廟首問、汝於路聞之否。先府君奏、逆回爭教起釁、
由吏恇擾、故至變。今大臣往、當自定、不足煩
聖慮。
高廟曰、汝言良是。數召　見、頻邀　恩賜。五十年、擢
廣東布政使。總督富勒渾得罪、先府君以審問漏泄
供詞、部議降三級、
恩旨令安心供職、改爲革職、從寬留任。次年、臺灣林
爽文反、總督孫文靖公鋭任事、馳潮州益調兵餉。先
府君抗言、爽文幺麽、兵往卽捕滅、願大府持重、勿無
故困粤民。文靖見牘甚怒、欲劾府君、會爽文已獲而
止。安南國王黎維祁爲阮氏所逐、敂關求救、文靖謂
先府君曰、阮氏簒竊、法在必討、僕往西、且以兵援黎

王、復其國、顧未遽　上聞、顧就君先借庫金十萬爲餉。先府君曰、徼外不足繩以法、必欲進兵、當以檄徵餉庫、非某敢私。公曰借、不敢聞命。五十五年、總督協揆富察文襄公護安南國王阮惠入覲、郡邑欲侈其事、先府君不許、供帳飲饌定有限數、務張中國體、示外藩出粤境、他省廚傳侈甚、刋單傳布、達　行在所、
高廟以讓協揆。協揆寓書先府君曰、曩君所定數、僕意以爲嗇、今乃知其得當。是年春、先府君入　覲、中道得　廷寄、命於八月酌帶道府祝釐。五十七年、文襄公以大將軍征廓爾喀、巡撫郭公世勳兼總督、公事無鉅細、一咨先府君、推誠相得、清靜爲治、數年濱海無纖毫警。五十九年、以蔡夫人年高、乞養歸里。嘉慶元年、丁蔡夫人憂。先府君當官勤恁、精力早衰、居粤患足痺、歸而益甚。服闋不復仕、就醫於杭、謝賓客、屏人事、杜門兀坐者九年。嘉慶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卯時、卒於仁和如松坊第、無疾而逝。嗚呼痛哉。先府君貌清癯、眉宇軒朗、體素弱、敎諭府君常憂之、日令服藥餌。三十歲外、精神始王、治簿書、恒廢寢食、性至謹、一事詳覆數四乃行。尤彊記、少所與共試者、其文一過目、至老猶能誦之。少所讀書、一字不忘。在滇八年、不置幕僚、事皆親決、尚以餘力授不孝經、故不孝十歲外未嘗從師。先府君飲食服御、一從簡約、持己介、淡於榮利。爲諸生時、有延爲師者、輒謝之曰、師以講學、今居貧、不能不計所入、是以師道市、不樂爲也。朱學士筠疏言、永樂大典多祕書、可以時纂輯。
高廟語劉文正公、使擇儒者詳其事、文正以屬先府君。先府君至翰林院、閱永樂大典數十冊、白文正曰、是書雖極博、然多唐以後書、且分隸韻字、割裂散漫、不足重修、當更議。文正即以先府君言　奏上。其後廣蒐天下書、開四庫館。時　朝廷需用文學、校讎尤勞者、雖他官得改翰林、人皆歆慕。總裁列先府君名、府君固辭曰、某在劉相國第、若先衆人舉、物情必以爲不公。爲方伯時巡撫圖公猝病、總督在粤、檄先府君攝事。既　奏聞、
高廟以府君不早自奏接撫印、爲不曉事、降
旨申飭。其後郭公復猝病、羣僚咸謂府君宜亟取撫篆、且奏狀、不者再受譴矣。府君不可、曰、巡撫病者、僕自可以藩司印代行督撫事、若遂取印、巡撫病即愈、不得不引退、是爲僕逐之也。寧受譴、不爲。先府君計事務遠大、不規目前。瓊有礦封閉久、商民賫緣大府、

請試開採。先府君駁曰、瓊懸海外、民黎錯處、礦開、招集無賴、得不償失。異日有事、孰任其咎。遂止。省無船步、顧船必於佛山。有謀立步網利者、郡邑聽許。先府君聞之、曰、船步立、必多徭役。徭役多、船直必昂、重困商旅。出示禁革。關說百端、皆不聽。先府君言學宗程朱、治經貴通大義。 國朝諸前輩中、尤好李文貞公書。杭先生大宗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先府君往從學、在都與戴先生東原友善。先府君初不言聲音文字、晚歲乃好說文、欲更取經典承用字說文不載者、研求故訓、爲一書、創稾數百紙、未及就。所著書經述八卷、詩四卷、許氏族譜二卷。先府君困諸生久、四子文用功尤深。前明一代制義無不讀、謂正嘉文肅穆淵邃、比於雅頌、隆慶後氣太洩、理多偏枯、非承平象。爲文近萬首、著錄弟子成科名者不可勝數。易簀前二日、猶爲孫輩改定塾課。蓋性之所好、有在於是。先府君在都嘗充方略館總校、一統志纂修官、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勝朝殉節諸臣錄、皆先府君一手所纂。在滇嘗攝臬篆、藩篆、在粵嘗攝撫篆。不孝生時、先府君已三十七。不孝十九歲外、以禮部試往來都中、不恆在側。先府君嘉言懿行不能盡曉、所可述者止此。

嗚呼痛哉。先府君配胡夫人、先四年卒。子二、長翼宗、國學生、早卒、先府君命以不孝宗彥子延恩爲之後。次卽不孝宗彥、嘉慶己未姚文田榜進士、兵部車駕司額外主事。女一、適山陰王思鈞。嗚呼、先人無美而誣之、不孝不敢也。有善而弗傳、尤不忍也。謹就苦次追憶聞見、撰序爲狀、伏求

當代仁人君子閔念孤煢、錫之志表、以備史氏之采擇。

許宗彥撰　《鑑止水齋集》卷一九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脩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脩官、以書局在

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曰、雜項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即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

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即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

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

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即詣貢院遞摺求見劉公、

宣

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

即於袖中出諸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俞旨，令汪大鏞分纂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脩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命直經咒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毁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勌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辨譌、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鈔、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踏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予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閎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召試得官者，歙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七

江沅傳

江沅字子蘭，聲孫，優貢生。爲文好窈渺之思，屢試於鄉不得當，而歲科試輒冠儕偶。平生最精說文，金壇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多所商榷，嘗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從段氏音均表十七部編之，字爲之注，凡段氏之譌者加駁正焉。篆書自名一家，嘗從彭進士紹升游，得古文之法，又工塡詞。先後一游閩粵，餘則里居教授時爲多。卒年七十有二。與沅同時齊名有顧元熙、李福、蔡雲。

《碑傳集補》卷四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一

周永年　段玉裁　桂馥　姚鼐　王元文　錢塘

周先生永年傳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子為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燈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畧盡、觀其大義、不屑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鮮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陂、豈若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碑傳集）卷五〇

周書昌別傳

余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余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余亦游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　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棄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余為藉書目錄之序。余序之曰、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入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覯之本亦略具焉。然書昌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強有力者為之贍其經費、立為法守、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

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爲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説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書昌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亂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汚，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旃蒙者，遂得以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群書，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書昌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書昌志既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既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優游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敘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畸篇賸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目盡九千餘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

全書將竣、而館閣被 命特修之書、若 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欲趣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藉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闊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謂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閣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廛。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疎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穫、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即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貲多務貸、責逋計子母、即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餘蓄無幾、至三變計而益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嗚呼、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

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媿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疎、即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即知之者亦徒服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者、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讞、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爲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蕺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

心、道家飛伏脩煉爲求助於氣也。闘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余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勁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余微跡之、並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余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辛丑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堂、國學生、善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宴。憶書昌方欲歸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園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稼、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寄書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余爲傳。余謂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余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一八

段玉裁傳（鈕樹玉 徐承慶附） 繆荃孫

段玉裁字若膺，金壇人。生而穎異，讀書有兼人之資。（蘇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舉人，至京師，見休寧戴震，好其學，遂師事之。（說文注自序）（說文注自序云，二十六舉於鄉，二十八。陳奐東原則學於東原在都舉後）以教習得貴州玉屏縣知縣，旋調四川，署富順及南溪縣事，又辦理化林坪站務。時大兵征金川，輓輸絡繹，玉裁處分畢，輒篝鐙著述不輟。（玉裁與戴震書）著六書音均表五卷。古韻自顧炎武析爲十部，後江永復析爲十三部，玉裁謂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漢人猶未嘗淆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又謂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得十七部。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錢大昕音均表序）嘉定錢大昕見之，以爲鑿破混沌。（玉裁與戴震書）後易其體例，增以新加十七部，蓋如舊也。（戴序）書成，自蜀寄震，（玉裁與震書）震偉其所學之精，（錢序）云自唐以來，講韻學者所未發。（震與玉裁書）尋任巫山縣，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歸，（說文注自序）卜居蘇州之楓橋，（蘇州府志）鍵戶不問世事者三十餘年。（陳奐師友淵源記）玉裁於周秦兩漢書無所不讀，諸家小學皆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精力，專說說文，（盧文弨說文解字序）著說文解字注三十卷。謂爾雅以下義書也，聲類以下音書也，說文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次釋其形，次釋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又謂許以形爲主，因形以說音說義，其所說義與他書絕不同者，他書多假借，則字多非本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爲本義，乃知何者爲假借，則本義乃假借之權衡也。說文爾雅相爲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又謂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後附六書音均表，俾形聲相爲表裏。（說文解字注）始爲長編，名說文解字讀，（陳奐說文讀跋）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隱括之成此注。（注後敍）書未成，海內想望幾三十年。（陳奐跋）嘉慶十七年，始付梓。（陳奐師友記）高郵王念孫序之，曰千七百年無此作矣。（王念孫說文注序）玉裁又以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必兼是二者。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變化之詞。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詞。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周禮漢讀考序）述漢讀攷，先成周禮六卷，（自序）又撰禮經漢讀攷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illegible]）儀徵阮元謂玉裁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說文二也，漢讀考三也。（阮元漢讀攷序）其他說經之書，以漢志毛詩經、毛詩古訓傳本各自爲書，因釐次傳文，還其舊著，重訂毛詩古訓傳三十卷。（玉裁自撰毛詩古訓傳定本題辭）以諸經惟尙書離厄最甚，古文幾亡，賈逵分別古今，劉陶是正文字，其書皆不存，乃廣蒐補闕，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著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自序）又錄左氏經文，取鄭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羊、穀梁經文之異，著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自撰書目）而以左氏傳五十凡例附後。（自撰書目）外有毛詩小學三十卷，（說文注敍錄）汲古閣說文訂六卷，經韻樓集十二卷。（經韻樓書目）二十年卒，年八十一。（王念孫墓志銘）初，玉裁與念孫俱師震，故戴氏有段王兩家之學。玉裁少震四歲，謙專執弟子禮，雖耄或稱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莊誦震手札一通。卒後，王念孫謂其弟子

長洲陳奐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陳奐師友記〕玉裁弟子長洲徐頲、嘉興沈濤及女夫仁和龔麗正俱知名。〔陳奐師友記〕而奐尤得其傳。鈕樹玉字匪石、吳縣人、居東洞庭、隱於賈。〔漢學師承記〕篤志好古、不為科學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錢大昕說文新附考序〕謂說文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後人以新附溷之、誣許君矣。因博稽載籍、著說文新附考六卷、〔說文新附考〕續考一卷、〔陳奐師友記〕又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漢學師承記〕鈕樹玉後見玉裁書、著段氏說文注訂八卷、所駁正之處皆有依據。〔漢學師承記〕徐承慶字夢祥、元和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謬十五卷。其攻瑕索瘢、尤勝鈕氏之書、皆力求其是非、故為吹求者。〔段注匡謬序〕

《碑傳集補》卷三九

桂君馥傳　蔣祥墀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訦以其行略來、屬為傳、以傳君。君諱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候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拔後進甚篤。己酉、舉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為永平令。永平、故滇之邊邑、未谷臥閣以治、政簡刑清、境宇帖然。因以其餘為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為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為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嗚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碑傳集》卷一〇九

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孔鉠、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

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世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名德。入
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歸、服闋散館、改兵部主事。年餘、移補禮部儀制司。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還擢儀制司員外、記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爲會試同考官、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啟、以大臣薦、徵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五。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峰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父薑塢編修與海峰故友善也、先生涵揉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攷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與歙吳殿麟定同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即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已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尚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尚未知信從、及既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峰。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而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其所守。當纂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及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嘗居鍾山書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趣、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爲許以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彩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厚多如此。先生既歲主講書院、所得束修及門生羔雁、故舊贈遺、以貧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毫髮不爲私蓄計。及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爲歸資也。先生當疾革時、遺書示兒子云、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縣不得過十六斤。凡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稱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蔕、毋忘孝友。嗚呼、觀先生此書、其不數鄭康成之戒子益恩矣。

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閎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嗚呼、以先生之論、合觀於先生之制行、其於義利之辨、可謂審之明而守之篤矣。先生論文、舉海峰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内而爲用不同者、别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

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録用之、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尙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

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輯、前卒。繼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壬子舉人、戊辰大挑知縣、今補泰興縣。師古、監生。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室梁氏、生子一、雉、業儒。孫四、晟、芳、賜、景衡出。誦、師古出。楨、雉出。女孫三。曾孫一、聲。曾女孫一。俱幼。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業於鍾山者八閱月、自後歲以書問請業、辱先生所以期望之者甚至、而迄今無所成就、今聞先生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者矣。先生居家孝友睦姻任卹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與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之者、論次之如右、以待國史之采擇。嘉慶乙亥嘉平月、受業新城陳用光謹狀。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姚先生鼐家狀　姚瑩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莫勝。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于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涕泣語瑩曰：吾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言行之大，緫而狀之，弟子之責也。今行述未至，子于先生屬最親，爲條其略。瑩無似，不能有所撰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曰：先生名鼐，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元孫也。曾祖諱士基，康熙壬子舉人，湖廣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鋠，增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晉贈朝議大夫。考諱淑，贈朝議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先生伯父也，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苧川、葉花南、劉海峯諸先生友。澹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訂、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于海峯。乾隆庚午舉于鄉，會試罷歸，學益力，疏食或不給，意泊如也。庚辰、丁贈朝議公艱。癸未，中禮部試，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丙戌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使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庚寅，再使湖南副考官。辛卯，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館啟，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部郎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尤相善。金壇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外間所未見，告之于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奉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疎，剖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衆皆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講章宋言，舉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學則斥爲空疎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蕩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于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訂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又與魯賓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宏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閒，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既還江南，遼東朱子穎爲兩淮運使，故海峯弟子工詩，與丹徒王夢樓侍講及先生同稱。夢樓精書法，盛稱東南，



惟先生與之相埒。始在京師處甚密。一日、天寒欲雪、三先生過黑窰廠、置酒縱談、咏歌舉飾、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朱以成都令擢守泰安、先生嘗兩過之、爲泰山之遊而去。至是、聞先生歸、特修書院於揚州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遂名之曰梅花書院。時王亦以侍講出守滇南、罷官歸、復相聚。先生遂居揚州。久之、書紱庭尙書督兩江軍、聘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而從學。四方賢儁、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塘袁簡齋嗣章盛一時、晚居江甯、搆隨園、召四方名士爲游學。先生故有舊、在鍾山日數與往還。簡齋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如不勝衣、而神采秀越、風儀閑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儁、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南康謝蘊山方伯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秉遺敎、必得姚某爲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古文名江右、始學于閩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爲不及。魯乃渡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古文鳴海內、上接震川、爲文章正派。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聞法於海峯、海峯贈序深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文理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古文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一年丙寅、鐵冶亭尙書在江甯、復聘至鍾山。十五年庚午鄉試、與賜湖超甌北觀察重赴鹿鳴宴、今大學士松公奏之、

欽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攜杖。觀察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爲盛。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得微疾、旣瘳、乃遺書今閩浙制府汪公爲訣。九月一夕卒於鍾山、年八十五。門人輩共治其喪。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抄十六卷。門人爲鋟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爲多。涪州周總憲興岱、昆明錢侍御灃、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爲時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深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爲法。年三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爲誌其墓。謂冀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薑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所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撰述。編修公已没、先生欲修葺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小子瑩、令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葺筆記、此卽著書、不可草草。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聞之、乃無有也。瑩受敎、未及成書、而先生没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黃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姊、故四川屏山縣知縣諱肖敏公女、生二子、長景衡、乾隆壬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二女、側室王氏生一子、師贇、以師贇後從兄義輪、乾隆癸酉舉人、廣西南甯府同知、編修仲子也。乙亥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碑傳集）卷一四一

王元文傳 錢士元

先生姓王氏、名元文、字睪曾、自號北溪、家吳江之黃溪、遷居梅堰西村、地屬震澤、故爲震澤人。生而敏悟、見書輒有所解。家貧無以自食、父令習貿遷之業。先生晝爲之、夜則篝火誦讀、或作文。邑有髫髮干者、深于時文、見先生文、奇之、勸令卒學。因請於其父、得專儒業、補學官弟子。又游沈虹舟之門、而文乃大成。是時郡中沈歸愚先生方以詩名天下、士之爲詩者爭附之。先生與同邑袁樸邨、陳易門等學古歌詩甚力、歸愚亟賞先生詩、名益著聞。久之、自度吟風弄月終非實用之學、乃折節讀當務、窮其本原、而與錢樹棠支最密。樹棠稱之於陸公朗夫。朗夫時爲山東按察使、先生往謁、論學甚相得。由濟甯至益都、由益都至沂水、客居數年、乃歸梅堰。又數年卒、年五十七。先生性恬淡樂易、見理甚明、視人世窮通得喪之事蔑如也。督學使者第其文、常置高等。至闈試輒被

勵。而先生嘯詠自若、敝衣疏食、與弟子講論不倦。終其身、不見憂貧傷
賤之色。卒之前數日、親舊來視、喘喘然將絕、猶自道曰、吾生亦樂、死亦
樂。非其中自有所得、烏能安命如是耶。其規諫知友、又甚懇切。方陸公
巡撫湖南時、先生寄書相勉、其辭曰、閣下夙昔恬退、有林下之志。今遂
擢如此者、直由
聖天子特達之知爾。竊思古聖賢以天下爲己任、與生民同休戚。旣出
而在位、當以身許
國。若皆偃仰林泉、優游圖史、則生民曷賴。元文竊觀近年鄉閭閒生計
彌蹙、上戶皆有艱難之態、中下戶大都逋負累積、稱貸無路、空虛者十
室而八九。司馬温公有言、天地生財、祇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然元文
亦嘗游于州縣、知州縣之匱乏拮据、如負千鈞之重而行、不知息肩之
地者、比比而是。此誠何以故。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六曰安
富。誠以富民乃貧民生活之源。今第勿侵擾之、俾得保其生資、因勸其
睦婣任卹、推惠于親戚鄉里、此裒聚足而民仁之理也。其餘糧稅征役
務從公平寬大、一毫不多取、行之數年、庶幾有瘳乎。至州縣之官、每以
事上官爲苦。今誠絕苞苴簞笥、省餽賀迎送、則於上官旣無所費、然後
責其律身清儉、以盡心於民事。虧空當補者、次第補之。此損益之道、誠
宜及時爲之者。夫興一利不如除一弊。今亦別無除弊之法、但清靜鎭
之、與吏民休息、無爲卽一方之受福不少矣。又湖南邊境、得毋有猺人
雜處否。嘗觀文獻通考載范氏桂海虞衡志言伍籍保障之法、今或可
參酌行之。而唐孔戣論山谷諸黃事、見昌黎文集、尤得邊民之至言也。
大抵遠人亦人耳、其血氣心知、固無異于中土、苟撫之以恩、而安全之、
制之以方、而馴熟之、未有不感悅而受約束者。愼勿與之爭利、自古釁
端多起于是。故生事邀功之人、當痛斥而弗用也。凡此、皆閣下志所欲
爲、而才又優爲之者、固無俟元文之贅論。但恐牽於大概、督撫之例、憚
於獨異、則因循之閒、所欲爲而優爲者、亦竟不能爲。昔姚崇以十事要
君、以爲不如是、不得成其相業。今閣下所處雖非相位、然棠
倚任之意、受任千里之寄、正當以道事
君、而不欺其素志。若強從時下所爲、則必不逮時下所爲、而徒大違其
本願、頓喪其所守。元文嘗自檢心體閒、竊謂功名事業非難、而隱微自
克爲難。敢以一己之私見、爲閣下告如此。時公已病亟、口授其甥、答書
曰、曜荷
聖主特達之知、自部曹外擢、遂任封疆、受
恩愈深、戰兢愈切。古人深淵薄冰之戒、雖不分窮達、要惟位高責重者
爲獨甚。友人輒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用以相慰、然高未有不危、滿未
有不溢者。自信不危不溢、必至于危且溢而負
君恩益甚矣。是未死之日、皆積慼之時、所以惴惴焉不敢自寬也。承示
藏富於民之道、清靜率屬之方、皆頗俛焉孳孳、幸不相背。至猺人雜處
籌及安全馴熟之宜、足徵北溪所學有體有用、允愜鄙懷。衡永以西、有
靑苗、白苗、尙苗諸種猺、又有高山平地之別、前代所不能綏輯者。
聖朝皆已招徠而臣僕之。其或重巖僻陋、頑獷性成、尙餘鬬狠之風、多
有滅倫之案、常思設法撫循、平其桀驁、咸與漸摩、然豈數月中能行之
事。此曜之遺憾一也。楚俗本信禨祥、因惑溺于風水、停棺不葬、葬輒屢
遷、甚且冒認祖塋、改譜改契、訐訟紛然。常欲出示禁革、則人心迷錮、非
數行條教所能破除。近乃委兩司通飭各屬、將墳塋之丈尺、宜核私改
之形迹、宜辨、歷年之祭掃、可稽、并申嚴葬期、驅逐術士。諸條集議詳定、
未觀成效、恐復竟作空談。此曜之遺憾二也。卽此二事、亦可見稱職之
難、況大於此者乎。北溪學行所造、未可限量。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
斯言願與諸故人交惕、而其勉之。疾憊方甚、不能多言、東望不勝嗚咽。
先生之直道正言、與陸公之虛心納誨、世殆不多見、故備著焉。余嘗兩
見先生於樂羣樓、歡語竟日。聞先生臨終猶念余不置、思撰先生遺事
而久未成文。適見其門人徐君喬林所作墓誌頗詳、而余之所知于先
生者、尙未盡書、因次第言行而爲之傳。

（潛研堂集）卷四一

錢教授塘別傳　互見錢大昕附記

溉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
廩膳生、與先考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子三、彥昭早卒、彥
輝、永輝皆太學生。溉亭爲永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傅
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旣補博士弟子、與諸溯倫汪翱靑、王鶴谿、王耿仲
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溉亭意慊然
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入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
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溉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
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



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攻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甯官廨。識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為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為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傂尺、知荀勗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為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為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鬴之非兼用八寸十尺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為圓徑、不知周鬴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知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為其用、通則有法焉。即黃鍾之律是也。故曰為萬事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圜。圓周者、圓冪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為周者、繼以為冪矣。以方周為圓周而十之、亦即圓之冪也。由是定為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為方為圓、皆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是冪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為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為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圜。割圜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為

大弦、而迭為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為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圜之以為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為周、非其類矣。周之為物、如環無端、割而為觚、必且無盡、而割圜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為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圜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為方之圜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為小弦、夫以如環之圜、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一為周、謂其與圜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圜周者可無割圜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冪以為周冪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冪即圜之徑冪也、方之周冪猶圜之周冪也。唯以十六為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冪一則方周冪十六、而圜周冪十、徑冪十則方周冪百六十、而圜周冪百、是為周徑之冪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圜冪至十倍、即周為徑、而十倍其徑以為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徽術周冪不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此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冪、今則方圓之冪又有冪、然皆因一數以立術、非為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為例、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圓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為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圜七九零也。立圜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為圜者、六為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為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為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即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即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為周尺者、非也。周尺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七分、是

為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即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即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溉亭據淮南子、太玄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口口齋吟稿，皆刊刻行世。溉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溉亭七歲，相與共學。予入都以後，溉亭與其弟坫及予弟大昭相切磋，為實事求是之學，蘄至於古人而止。比予歸田，而溉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溉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碑傳集》卷一三四）

徐天柱 嚴樹尊 薛起鳳 戴殿江 謝啓昆
陳初哲 丁杰 費振勳 孔繼涵 汪藹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徐君墓志銘

乾隆二十七年秋、先尚書公主浙江鄉試、榜既發、紹升自家往省、方選刻進御諸文字、閱五策、獨德清徐君爲最、而君名在十七、遂請于尚書公破格刊入試錄、因有意君之爲人也。其後七年、君成進士、列一甲弟二、授翰林院編修、旋直上書房、兩充會試同考官、記名以御史用。年未及艾、遽引疾歸侍繼祖母及母、終兩世之喪。居常探索遺經、孳孳不懈。于易、書、周禮、左傳博綜訓詁、精意采獲、積三十餘卷。旁及歷代史書、金石文字、河渠算數之學、攷鏡得失、各有論著。合詩文集又三十餘卷。烏呼勤矣。家居十餘年、益薄世味、扁其室曰波羅蜜、日課金剛般若經、集金剛經注二卷。復手書是經及法華經各一通。晚得風疾、閱歲益劇、以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考終正寢、年六十。君諱天柱、字擎士。先世自餘姚遷于德清。五世祖倬、康熙中官翰林院侍讀、加禮部侍郎銜、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高祖元正、官工部尚書、贈光祿大夫。曾祖志莘、官順天府通判、贈奉政大夫、貴州道監察御史。祖以升、官廣東按察使、授奉政大夫。父開厚、官翰林院編修、贈奉直大夫。君生有異稟。年十五、補諸生。已而父祖相繼卽世、君力持門戶、然日益嗜學。既致身清要、人方期以大用、而君逡巡引卻、曾不終日、豈其性異人邪、抑所規固不在區區得喪閒邪。君娶王宜人、早卒。繼程宜人。子養原、太學生。次養潛、廩生、爲叔父後。女三、一嫁舉人孔廣栻、一殤、一嫁舉人許蔭培。孫三、琪、琳、球。孫女一。今以乾隆六十年　月　日葬于某原。養潛、子子壻也、來乞銘。銘曰、

木槿朝榮、蜉蝣夕死。哀我人斯、百年彈指。何彼營營、嗜進不止。夢幻生厓、有何足恃。覷破前塵、頓拋金紫。白首窮經、孔獳伊邇。回向金剛、無終無始。我作斯銘、虛空弄觜。彼岸非遙、反求卽是。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一

嚴半庵墓誌銘

予與歸安嚴文學元照交有年矣。予假館吳門，相去僅兩日程，聞其家多藏書，而尊人善教子，乘興欲往訪之，輒以事阻不果。今冬元照纍縗至予館舍，稽顙而言曰，吾父以今年六月十三日棄養，行且卜窆，思所以不朽吾親者，惟先生之文是賴。予辭不獲已，乃即其行狀稍詮次之。按吳興嚴氏本貫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遷鄉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冢村，始占籍焉。有子曰毅，教生敎，官監察御史、河間長蘆運鹽使。敎生齡，齡生宇，宇生茀，茀生驄，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泰。而泰生縣學生正思、正思生府學生欽。欽無子，以弟之子縣學生兩琪爲後，即君曾大父也。大父躬蓮，德清縣學庠生。父秉謙，府學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母嵇孺人，生子四，君最幼，弱齡有至性，甫九歲，聞兄殤，號慟不食者三日，族黨咸異之。讀書警悟，初習制義，下筆頃刻千言。成童後患痞積，久之不愈，父母恐其苦思致疾，乃納粟爲國子監生。父嘗命主出納管鑰數年，纖毫無所私。父喜，別賜之千金。及父病瘵經歲，君出所賜金買人葠和藥以進，未嘗私一錢也。性伉慨，喜周人之急，雖解衣稱貸不少惜。爲人排難解紛，必盡力，有負之者亦弗與校。中年以後，因于外侮，所向恒不如意。又艱于得子，年四十，始得子元照，甚慧，三四歲即能作擘窠書。君喜甚，思所以教子者，則曰，浮而不實，非學也。於是聚書數萬卷，遇宋元槧本，不惜重價購之。元照既長，延名師督課，舉業之外，兼及群籍。既入膠庠，有名矣，則又曰，博而不精，非學也。士以通經爲本，窮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又訓詁之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大道之多歧，必始此矣。元照遵其訓，於是有娛親雅言之作。每辨論古義，必進質於君而後筆之。遇有排擊先儒過當者，則又誡之曰，辨而爭勝，非學也。議論深刻，非徒招忌，亦恐損福，不願汝曹效之也。元照以高才生試行省，屢躓。人或以爲病，君則曰，窮達自有命耳。古人以少年登科爲不幸，姑盡其在我可矣。噫，今世教子弟者，汲汲於利祿，讀世俗浮濫之文數百首，便可弋獲，視通經學古之儒，指爲迂濶，何怪乎士風之日薄乎。予故舉君之教子以爲法。君諱樹萼，字茂先，一字半庵，年六十有七，以嘉慶五年六月十三日卒。元配許氏，次陳氏，次亦陳氏，次莊氏，俱無子。簉室范生一子，即元照，歸安縣學生。孫男二人，培、均。女二人。

銘曰，懸黎在握，世所寶兮，不如有子之率教兮。袍笏盈床，衆所好兮，不若鉛槧之可樂兮。鞠子之勞兮，未食子

之報兮、維令名之劭兮、庶以禁厥考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薛家三述

薛家三名起鳳。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磬山宗、既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臨頓里、得錢資家三從師問學。間與家三論佛法、家三輒領解。福公喜、屬家三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諍、子誠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眞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家三終身誦之。予初未識佛、家三數與予言佛、予笑曰、吾與子游方之內者也、安事佛。家三曰、子欲自外于佛、而不知佛之無外也、子且以何爲內哉。予瞿然有省、則問曰、輪回之說信乎。家三曰、日月之行、嬗乎晝夜矣、寒暑之運、代乎春秋矣。其昭然于天地之間者、未嘗或息也、柰何疑人心之有息乎。予撫几而歎、悔聞之之晚也。予之向佛、蓋自此始矣。久之無所獲、商之家三。家三曰、學莫患于數休、而功莫患于杜撰。本體之不明、自私而用智、百病之叢也。逝者如斯、有停住否、不舍晝夜、有造作否。彼怠廢者不足言矣、若乃彊生枝節、彊作聖諦、搏而躍之、激而行之、豈識在川之意也。又言、大學之言誠意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渠本來汙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深山、無一豪汙染而已矣。家三善論說、聞者隨其分量、莫不飽滿。頃三四年、患肝疾、頗自抑制、意氣日益減。其將卒之年、疾作、筮之不吉、署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此可以觀其素矣。家三年二十七舉于鄉、會試輒黜、尋主沂州書院者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自沂州歸越、四旬而卒、年四十一。天性愷悌、雖居貧、能急人之困。有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硎山、卒爲斂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將殁前數日、出金爲盡償之、人尤以爲難。居常好爲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嘗欲偕一世之人、徹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殁、而語言文字之存、可攷而知也。詩凡若干卷、予既錄而刻之、而每追念家三生平爲人大旨、與往時之論說切磋、不可忘也、著爲述、示吾同志。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二

薛起鳳羅有高汪紱述

汪縉曰、語云、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豈不信哉。縉嘗生也、友於家、得一書生焉、曰汪紱、予弟也、字季青、蘇州元和縣人。友於國、得一書生焉、曰薛起鳳、字家三、同府長洲縣人。友於天下、得一書生焉、曰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縣人。皆書生也、故皆好書。既好書、書中所說動人好者、無不好矣。好儒、好釋、好俠、好爲詩古文詞。於儒且好漢、好宋、釋則好宗、好淨、好講、好律。於詩古文詞、凡有名章徹者無不好也。然起鳳最好詩、讀書能積思深造、遂於詩善談。有高之好洋洋矣、嗜讀書、精於思、精之深之、於古文詞善談。紱之好、獨儻然、亦好文、能詩、工駢儷文、思藻而苦、不善談。今則先後死矣。陳伯玉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豈不痛哉。縉初爲詩、自負、善毀杜甫自喜。起鳳時至縉家、縉初爲諸葛武侯詩成、向起鳳誦所爲、一句出口、吻必大叫曰、老杜能否。起鳳輒應曰、不能。誦已、縉大喜。起鳳徐曰、萬古雲霄一羽毛、能否、能否。縉遂廓然大服、且大悟。起鳳故自負其詩、久之人莫知也。嘗館於縉外家、穨然矣。遂言曰、詩也者、賢聖仁人微渺之所存也、必具豪傑心、豪傑眼、有豪傑志者、而後能通之、能爲之。豪傑百年一出耳、千年一出耳、萬年一出耳。後百年豪傑知前百年豪傑耳、千年然、萬年然、豪傑耳矣。安得有一日而千生之、千死之。縉心是起鳳言、亦病其激也、遂譏嘲豪傑、抑之小稱小、抑之大稱大、抑之矣。起鳳無如何、遂噱而言曰、汪生汪生、吾不敢望生以千年萬年、乃不能百年邪。縉曰、若不舍千萬年豪傑、人壽且百年、安得而壽千萬年身、持壽千萬年詩、通壽千萬年豪傑。起鳳故多悲、遂淚涔涔欲溼眼、而言曰、然則眞豪傑終已矣邪。然則眞豪傑眞一瞑目而萬世不覩邪。縉曰、毋哭、患不能爲千萬年豪傑耳。能爲千萬年豪傑、其志壽天地、其詩之神明、伍聖賢、詩之傳否、人之知否、末矣、何足患邪。起鳳氣故易激、至是面如火發、而言曰、汝謂汪大紳舍得薛家三否、汝謂薛家三舍得汪大紳否。乃謂千萬年豪傑可舍、汝謂薛家三死、家三詩不傳、人不知汪大紳、能勿哭能勿患。汝謂汪大紳死、大紳詩不傳、人不知家三、能勿哭、能勿患。汝乃謂千萬年豪傑死、詩之不傳、人之不知、能勿哭、能勿患。汪縉聞其言而悲之、已而數數之起鳳館、數數見起鳳垂頭而坐、見縉無他語、數數誦杜甫詩曰、幽獨恐傷神而已。起鳳好儒釋、談禪尤高。時至縉家談禪、時置一杯清水在几上、縉指杯水曰、如此杯中有纖塵、便是纖塵也、終不得以一杯清水自瞞於此、徹去纖塵不立矣。起鳳曰、未也、使四大海水清如此杯、但有纖塵、便是纖塵也、泛而上、雖有離婁之明、莫得其所在矣、況當沈於底哉。於此而不自瞞、於此而徹去纖塵不立者邪。縉聞其言而與之。其天性尤慈良、嘗與縉偕於道、遇有乞者、則曰、君且前行。前行、起鳳追而及、悅見於面。前行者數矣、起鳳追而及、忽若有慍色、縉曰、何慍爲。起鳳但曰、障障。縉曰、乞者乃至不能念一聲佛號邪。起鳳乞乞者誦一聲佛號、則予一文錢。能誦則大喜、悅見於面矣。乃至有不能誦者、則教之誦、不能則苦教之、終苦不能誦也、大不樂、不悅見於面。烏呼、是所謂賢聖仁人微渺之所存也邪。起鳳之爲詩也、字而句、字不安、句不立也。句而章、句不安、章不立也。非以求工於是也、字之中有起鳳焉、而句而章無之而不有起鳳也。凡以云安、安起鳳也、以云立、立起鳳也。其身世之淚也、其嗜好之精也。詩也者、志也、人人曰志也、起鳳獨能通之、能爲之、其學以是而孤。縉之爲詩、嘗自道曰、吾詩押韻而已矣。起鳳曰、固也、押韻也、萬古雲霄中、押韻而已矣。起鳳又曰、汪生之爲古文詞、醮筆太虛空中、經久經久、

及其落紙、一瀉而已矣。縉之爲古文詞、不自知其古文詞也邪、非古文詞也邪。退有廢紙、欣然時時出胸中所欲說、寫之紙上、不自以爲古文詞也。好事者曰、古文詞也。羅有高至蘇見之、驚曰、古文詞也。有高性好交遊、好遊、數數至蘇州、數數主彭紹升家。紹升故與薛起鳳、汪縉善。有高旣至彭家、見彭家有縉小文、所謂記敘者、讀之通夕。明晨立如汪家訪縉、揖之道所見、且曰、王張郭象後無之矣。然敘象於字若句極意結撰、君獨未耳。不以有高爲愚、略爲結撰傳矣。縉爲文不喜加人事、因謝之。然亦必奇有高矣、遂攜所爲三錄者訪有高於彭家。三錄者、縉準孟繩鄒、案陰符、兵、刑三家而拘之所爲作者也。有高手而歎曰、海哉、有高作覩君淵谿而驚、誠有高之淺矣。挾以去、三日而還縉。縉手之字句炳如矣。爲結撰孟鄒錄字句者十之二三、獨陰符三家未耳。然有高尤深於鄒況氏之指、縉益必異之、遂與有高論學、宿彭家、與有高訓大學格物。有高進所說、縉不之許。進之力、拒之亦力。有高之說蓋本於有物必有則、以則訓格也。然縉拒之益力、有高笑曰、有高朋好聞性情學術無一同者、如汪大哥、大奇。汪縉曰、有物必有則、聖學也。聖學其可拒邪。吾非拒夫有物必有則者也、吾拒夫有物必有物者也。世儒之以有物必有物爲有物必有則者多矣。莊生曰、物與物何以相遠、然難言之矣。吾惟有力拒之。俟有高之自覺也耳矣。已而有高偕彭紹升閉關參禪、汪縉曰、奚參爲、萬仞崖顚直上而已。有高紹升竟入關、久之、紹升無所得、出而愠、有高大得、出則大喜。客來告縉、疾趨彭家訪之、有高喜而舞、而紹升果愠也。縉謂紹升曰、勿愠。謂有高曰、勿喜也。萬仞崖顚直上而已、然未有不蹉跌者也。但有蹉跌立起直上而已、不可以蹉跌自瞞、且瞞人、瞞則不得上、蹈而尸於壑矣。禪乎哉。有高於學無弗好也、亦無弗入。其質性尤好俠、遂以俠入禪、入儒、故其入之甚有精魄、且能持長齋、能上蒲團、能以禮法自持、嶄嶄其躬。然其俠性自在也、遇亦日窮、中歲遂脫身於外、獨往其家、莫之蹤跡也、朋好亦莫之蹤跡也。久之、復至蘇州、寓流水禪院習禪。至是、有高之窮甚矣。然爲古文詞及漢人訓詁之志益壯。縉訪之宿院中、從容問有高古文之學得之何人。有高曰、得之福建梅崖朱先生。先生故善爲古文詞者也。其文以善讀書爲之柢。其言曰、讀書貴響、貴斷、貴貫、句響字響、句斷字斷、句貫字貫、斯善讀者矣。響矣則沉、斷矣則貫、貫矣則空。縉曰、何謂也。有高乃舉學而時習之一句、作不響、不斷、不貫、勢讀之、讀已且言曰、此而讀之滑滑耳矣。滑滑其能爲古文詞邪。言已、乃作響勢、斷勢讀之、曰、此而讀之響以振其魄、勢而沉、斯真沉。斷以循其文、斷而貫、斯真貫。實以明其指、貫而空、斯真空。能響、能沉、能斷、能貫、能實、能空。其不能爲古文詞乎。復舉朱先生之言曰、爲古文詞之旨、一言蔽之、曰蹄蹄到地而已。縉曰、何謂也。有高曰、先生言如良馬、然其行地也、行地之速也、若無一蹄之到地也、實無一蹄之不到地也。見之者曰、何行地之速也、無一蹄之到地者然、然實無一蹄之不到地也。是以速也、良馬然也。如罷馬然、其行地也、其行地之遲也、若無一蹄之不到地也、實無一蹄之到地也。見之者曰、何行地之遲也、無一蹄之不到地者然、然實無一蹄之到地、是以遲也、罷馬然也。是以善察馬者、察其蹄之到地不到地、而良罷見焉。善察文者、察其字句之到地不到地、而工拙分焉。馬得蹄而行、文得字句而成、一而已矣。縉復問曰、朱先生之學、得之何人。有高曰、其鄉有湯先生者、山中人也。其說如是。縉問湯先生古文詞、有高曰、無傳矣、僅得其論文一事。湯先生山中人也、有傳海內名流古文詞於山中者、山中之徒也。先生喜動顏色、語其徒曰、此海

内名流也、其山中人也、亦耳其名久、其文必天上人語也。因出手展卷讀之、讀第一句、即大叫曰、信矣、天上人語也。便掩卷曰、下句若何、而續思之、莫能續也。坐且立、且行、且臥、思之、臥復起、思之、莫能續也。終夕旁皇、終莫能續、遂歎曰、天上人語、非天上人莫能續矣。復坐展卷、至第二句、大笑立起、揮之地、戒其徒、後此海内名流文勿持至山中矣。湯先生臥矣。其論文若是。有聞縉問訓詁之學、有高曰、聞之徽州戴先生東原。戴先生謂有高向學而不知其柢、有高心不服、有高所求者其柢也、乃謂有高不知其柢、敢問。戴先生曰、未得其方、柢哉柢哉。有高曰、敢問其方。戴先生曰、天地之間、言而已矣、訓詁其柢也。有高心益不服、訓詁之於言末矣、且言亦末也、先生乃謂之曰柢、敢問。戴先生曰、吾是以謂君不知其柢也。吾且為君釋之、吾與君觀乎天地、凡天地間形形色色、恢之而彌廣者、能外於言哉。吾與君觀乎古今聖之盡倫、王之盡制、引之而無窮者、能外於言哉。言有名有實、訓詁者名其名以指其實者也。天地間凡有是名者、必有是實。聖倫王制、皆效法天地之實而名之。訓詁名也、所指實也。三才紐於是、不謂之柢而何哉。故曰、天地間言而已矣、訓詁其柢也。縉復問有高離、有高曰、近已覺凡有趨向、悉邪妄、其唯熏習乎。自知熏習二年於茲、穢念不起矣。日來雜念亦漸少矣。於時夜已半、縉遂就寢。明晨起、見有高危坐蒲團上、幾若莊生所謂慹然似非人者。縉驚曰、其千山萬山中老衲也邪。然有高竟窮不得已、復遠遊無所遇、而歸、且得躄腳病而歸也。歸而道出蘇州、遂跛而訪縉於家、談古文詞及訓詁家言益壯。有高故喜談太史公書、于是益喜道其悲涼之指。縉聞之、如天仙下謫、志士入山、徹宵唄響、悲徹三界矣。有高遂跛而主彭紹升家、紹升窺其囊無有、遂謀之洞庭友人集白金二百兩、而自佽數十兩、

有高遂跛而歸、歸與其家人聚數日、遂卒。方有高之歸也、歲將卒矣、會於滬國菴、聚雪、縉為誦平生桃華詩。有高徵勝縉曰、好阿哥。遂別縉、贈以詩曰、雪裏辭桃華菴前、欲上車、他年劉阮恨、紅淚趙州茶。有高歸家、以明年正月卒。有高深於古文詞、不作、作必中繩、以是亦寡繩人文。然繩彭紹升、汪縉文尤工。有高為古文詞、字而句、字不立、句不安也。句而章、段句不立、章段不安也。非以求工、於是凡以云立、立有高也。凡以云安、安有高也。字句章段皆有高也、其身世之淚也、其嗜好之精也、其願力之餘也。有高願力猛大、嘗發誓佛前曰、有高將此身心作一炷香、奉東西土一切恆河沙數聖賢、奉東西土一切眾生。有高竊有願者、仗佛證明、仗佛加被、敬以三十生成就大願者三。一願以十生宏儒、仗佛力成就、一願以十生宏宗、仗佛力成就、一願以十生宏淨土、仗佛力成就。汪縉聞而笑曰、不消老漢一彈指。然心益異之。有高得年四十六、起鳳長於有高、先卒、得年四十三。兩家集紹升家皆有藏本。起鳳詩紹升已刊板而傳之矣。于是將謀刊有高古文焉。紹升之學、起鳳發之、有高成之者也。先後死矣。於是汪縉與紹升書曰、吾不知儒之為儒也、吾不知釋之為釋也、吾有悲也。吾悲夫自有儒釋以來、附於儒釋者之為此名也、名海也。吾悲夫自有儒釋以來、入於儒釋者之必具大悲心也、悲海也。悲海中人物交遊著述、吾猶得而察之矣。孤往而已矣。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古今之遼遠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遊孤往也、著述孤往也、此其為悲海也矣。夫所謂大悲心者、恆河沙數眾生所同具者也。民到于今稱之矣。稱之必悲海中人也、稱之名海中人驚焉、則又必附稱之者以行。於是悲海中、儒釋亦若為此名也者。吾有悲也。吾悲夫名海之無以障為也、吾悲夫悲海之無以謝此名為也。吾有思也、思夫孤往中之孤往也。其脫然於名海者、於元得

一人焉、其人物則不以儒釋名、其交遊則不表見於世、其著述則於儒部釋部東西之相反日劫之相倍。然其人之孤往、則入儒入釋、充然悲心之廣大具足、吾得而察其著述矣。有春秋經世之志焉、有仙佛度世之心焉、有莊周、屈原、司馬遷文章之意焉、因察其交遊、必其畸流。不然、何無一人之表見於世邪。於明得一人焉、其人物則以儒釋爲心肝、而負儒釋之謗者也。其著述則以著述爲心肝、而負交遊之謗者也。其交遊則以交遊爲心肝、而負著述之謗者也。噫、孤矣、何悲心之一至於是哉。有告我者曰、以少林之裔、而談孔孟、以臨濟德山之流、而出入先秦諸家學術文業、君願見之乎、安得而不願見之也。此又一人也、無得而稱之矣。名海中老死不相往來矣。今亡友二人不知於古之所謂悲海者何如、決非僅名海中人物、名海中人物、交遊著述吾亦得而察之矣、逐逐而已矣。亡友決不肯爲逐逐者、故名未成而已死。然其詩古文詞具在、試與兄察之。察其孤往之所存、謂非悲海中之支流也邪。傳之後世、安知其無悲而思之而稱之者。亡友謂薛起鳳、羅有高也。緱者質性最孤、與其兄縉閉戶讀古人書、與古人爲徒而已矣。縉質性亦孤、然尚嗜談、緱唯嗜默而已矣。縉於詩嗜之後於文、無不爲、緱唯嗜其性之所安、爲文亦爲其性之所安者而已矣。縉家有所謂言秋館者。言秋、緱所題也。晨起則入、縉縱談、緱默而受、唯飯時入室。縉家住楓橋、靈巖、天平、支硎、虎邱諸名山、發足即至、顧時時談於山間、談於道、談益縱、緱則默而隨之。爲詩先於縉、緱最工駢體文。爲人寡言、及其有言也、未嘗作一誑語。其質性如此。卒之日、得年三十三。有詩文集、藏於家。其生平見於其兄縉他文中、已頗有、故今所述簡於薛起鳳、羅有高。緱在時隨其兄縉一至彭紹升家。

汪縉撰 《汪子文錄》卷九

封奉直大夫戴公墓表

公諱殿江、字禩三、浦江人。先世自唐咸通間有諱德輝者任浙東劇職、因由陝之杜陵徙越州諸暨縣陶朱鄉。其仲子以張復由越徙婺、所居鄉曰馬劍、實今浦江縣地、是爲浦江戴始遷祖。傳十一世、至諱珙卜葬馬劍東二里蕩釜山、夢白鬚老人授以穴向、遂定宅。其後子姪蕃衍、科第簪組相繼、見柳侍制貫所作墓誌。元時以文學名於世、歷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九靈山人良者、其後也。十三世諱伯初、洪武時客游京師、有故人子寄千金、故人子尋卒、還其家、家人不敢有、卒委之歸、蘇伯衡爲作還金記。伯初又十餘傳、至鄉飲介賓諱士琇、是爲公曾祖。介賓生諱國英、國英生諱聖芳、郎公考、兩世並以公弟殿泗貴、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自介賓以上數世、譜系幾就湮、今得序次秩如

者、幸有公也。公操行淳謹、幼從其鄉之通儒游、爲文章有法。早游於庠、以諸生入成均。年二十四、考編修公沒、家政一由於公。邑有地名紫闖者、距萬山上、四面皆斗絶、腹藏上腴田千畝。每易姓際、土盜輒據此爲患、明末尤甚、譜牒蕩於兵燹、且盡失先世坵墓所在。公惕然憂之、日訪求、至廢寢饋、竟得明天順間先世手寫譜於邑中乇戴、後更有附益之者。自唐迄明八百餘年、世系墳墓粲然可攷。於是即九靈山房遺址、與族人謀斂穀出貲建宗祠、諦昭穆。邀鄉人有售巨木者、祠遂成。既又修復冢墓、得還金碑榛莽間、作亭覆其上。凡公之所爲、皆若有陰相之者。家規、祀田一時畢舉。與兩弟殿海、殿泗極友善、兩弟所欲爲者、視可行必曲成之。殿海官學博、殿泗官編修、皆年七十餘歸、娣姒亦皆七十餘、雁行鶴髮、忻忻愉愉。遇花晨月夕、子弟輩以次具觴爲樂、天倫之愛、世所未有、時人稱慕焉。好讀書、山中不易得書、則求之浙西世族、購五萬餘卷以歸、一門咸枕葄焉。晚年畀季子家事、日手一編、披覽有常課。學以朱子爲宗、常輯金華理學粹編若干卷、辨婺學源流甚晰。有履齋文集十卷、永思軒文鈔八卷藏於家。又刻九靈山房集及水道提綱等書行世。公生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卒於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壽八十有五。配趙宜人、先公七年卒、合葬于某山之原。子四人、長聰、乾隆巳酉拔貢生、是年膺鄉解、嘉慶巳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戶部、歷雲南司郎中、遇

國恩得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配封宜人。次聘、嘉慶辛酉拔貢生、直隸龍門縣知縣。次職、八品頂帶。次聲、郡庠生。孫十七人。其次拱辰、嘉慶癸酉拔貢生、授教諭。曾孫九人。公葬後三年、聰方任盧鳳潁兵備道、文田與聰拔貢三試皆同榜、情誼視他人尤親、故以狀來屬爲墓表、文田不敢辭。銘曰、

不念厥祖、何有於身。篤於其本、斯之謂仁。能仁而孝、慶詒後人。祠墓躋然、俎豆適新。令德永垂、維千億年。後嗣

益興、視此題阡。

姚文田撰　（邃雅堂文集續編）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啓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　殿試以　欽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　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寧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　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明決于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谿、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莅不數年、無造怨于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灕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致疾。　上聞、甚悼惜、賜金治喪、又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聞强識、尤善爲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考若干卷。輯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恩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埛、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垍、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　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必使鼐爲墓銘。嘉慶　年　月　日、學崇葬公、　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句汾洮、南及嶺嶠。没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

賦詩，異於俗吏。　帝褒亘績，天祐厥家。妥奉神居，銘幽詔遐。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七

湖北荊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北荊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永齋卒於里第，春秋五十有一。越三年，將卜葬於吳縣某鄉，九世祖僖敏公賜塋之旁。先期，公之仲弟中書舍人希哲屬予志其墓石，蔣上舍業成亦爲之請，乃按故兵部侍郎蔣公元益所述家傳敘次之。

公諱初哲，字在初，別號永齋。世居蘇州之吳縣。自僖敏公以文學經濟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爲明正統中名臣，厥後代有文學，隱而未曜。曾大父元揚，好善，能教其子。大父震，品學醇厚，從故學士何義門先生游，號爲入室弟子，贈中憲大夫。父樹勳，博通古今，沈毅闊達，以國學生游秦隴間，公卿皆折節延爲上客。相國尹文端公總督兩江，尤器重之，嘗語人曰："立巖有體有用人也。"以公貴，封中憲大夫。公幼有異稟，弱冠已負文譽，補元和縣學生。乾隆二十五年舉鄉試，益潛修古學，與仲弟希哲以詞賦相淬厲，吳中有"二陳"之目。三十年，聖駕南巡，昆弟並以獻賦　召試行在，仲弟名列高等，授內閣中書，而公以論誤寫一字置乙等，亦得文綺之　賜。二十四年，會試中式，　廷試條對詳贍，纚纚千餘言，而書法尤端重不苟，讀卷大臣擬列第二，上嘉其切直，　特擢第一。元和分縣以來，登狀元者自公始，而封君與王太恭人具慶在堂，年未及耆，鄉閭詫爲盛事。授翰林院修撰，分習　國書，公一過目即曉其竅要。閱二年，散館，復列第一，上喜曰："漢人中不易有此。"尋充方略館纂修官，入直武英殿兼協修　起居注，益以勤慎稱。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公復與修纂，每校一書畢，即條其撰述本旨，評論當否，悉中肯綮。時館臣例得薦謄錄生數人，公所舉皆寒素士。總裁諸城劉文正公、新建裘文達公咸歎其公正。尋充　文淵閣校理，再充會試同考官，一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兩遇京察，俱列一等。四十三年，特授湖北荊宜施道，甫莅任，遇歲歉，即捐廉以振饑者。明年，江水暴漲，溢沙市堤，公令吏民載土囊權塞之，親履堤上督視，七晝夜，水漸退，民居得無恙。又明年，出俸錢加築堤，堤益以固。歲旱，依春秋繁露祈雨法，又步禱龍神廟，雨應時降。荊州向有權關，使者歲一更易，税額屢缺，　上令裁去，以大吏兼權，督撫奏公領其事。檢

東吏役，勿分外需索，稅額既足，商民亦無怨言。四十八年，丁王太恭人憂，奔喪旋里。越二年，又丁封君憂，殯斂之禮，壹遵古法。故宅在城東隅，公與仲弟各拓數楹，以爲封君娛老之地。至是遵遺命，悉以讓季弟同哲，而各買新宅。公所居在古雲街，於屋旁築樓三間，擬奉先人栗主爲家祠，而庭中稍置坡石，顏曰小蓬瀛，有栖心物外之志。工垂成而奄忽下世，悲夫。 國初詞臣沿明舊制，凡進士第一人無外用者。

今天子慎重吏治，內外一體，遂有以大魁而授監司者，自會稽梁公國治、鎮洋畢公沅及公而三。然兩公皆曾轉坊局，公直以修撰得之，以是知

上之將大用公，而銜恤痛深，旋復摧折，此朝野所痛惜者也。公初娶張恭人，壬申舉人鵬之女，早卒。繼娶蔣恭人，例贈奉政大夫仙根之女，善文翰，庀內外事甚飭，人以爲得賢內助。子兆雄，早卒；次兆炎，孫若芝，俱幼。公以儒學登上第，而內行淳備，孝友任卹，人無閒言。家居不喜與長吏還往，亦不臧否人物。遇故舊謙抑自下，識度宏遠，人莫窺其際。詩文沖和恬雅，似其爲人。書法似顏魯公。晚年不輕下筆，友朋得其寸楮，爭藏弆之。銘曰：

鳳翔千仞，鵬搏九霄。毛羽既成，擭身最高。木天芸閣，珠玉揮豪，匪惟文章，經濟克劭。盤根錯節，小試孟勞，霖雨一滴，膏澤崇朝。溫飽匪志，行誼足式，歷試無玷，斯爲全德。天不假年，中道而息，大名既成，遑爭晷刻。鬱鬱佳城，傳敏之側，青松白雲，垂聲無極。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四

丁教授傳

教授諱杰，字升衢，浙江歸安人。自少篤志，貧不能得書，就書肆中讀，自早至日稷。肆主閔其勞，爲具食，輒卻之。遂肆力經史，旁及說文、音韻、算數，咸有所得。乾隆辛卯科，班侍郎達禮主浙江試，發策問大戴禮，教授所對尤賅博，遂舉於鄉。薦入都，時方開四庫館，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學一門，往往出其手。因與朱學士筠、戴編修震、盧學士文弨、金修撰榜、程孝廉瑤田等相講習，諸君咸重之。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手寫者十二三。辛丑科成進士，當得縣令，以親老，願改儒官。其後十餘年，選寧波府教授。嘉慶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子二，授經、傳經。教授爲學長於校讎，與盧學士最相似，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書。孫侍御嘗謂曰：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詮次，奈何。於大戴禮用功尤深，胡處士

渭禹貢錐指號爲絶學、教授摘其誤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于齊、管仲能臣、必不自貽伊戚。班固敘溝洫志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秦楚之際矣。又嘗校雅雨堂盧氏所刻書傳、謂此乃惠徵君裒輯本、頗疏舛。如鮮度作刑、以詁四方、誤讀困學紀聞、此謬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爲一、亦不可曉。最後讀明黄佐六藝流別、則此節全載其中、乃知惠氏又因黄而誤也。又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註者一事、誤引乾鑿度者一事、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爲鄭者一事、皆諦當不易。讀論語未知焉得仁、謂孔傳、邢、皇兩疏所解竝似經文有闕失、證之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均讀知爲智。釋文知、鄭音智。東晉李充集注云、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鄭義雖不傳、當同於宏度、勝孔遠矣。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云、猶卽由寫者譌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衍軸字。轉斛卽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趙氏既以轉附朝儛爲山名、而又言朝、水名也、則仁山金氏謂海旁之山、瀕至如舞、亦非臆說也。又謂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顚倒。見端知邦非精照、爲孤清、不可增濁聲也。疑泥孃明微來日、爲孤濁、不可增清聲也。非卽邦之輕脣、不可併於敷。微卽明之輕脣、不可併於奉。影爲曉之深喉、喻爲匣之深喉。曉匣影喻不可顚倒爲影曉喻匣也。教授所著書曰周易鄭氏後定、大戴禮記繹、小酉山房文集。其爲人校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復古編、困學紀聞補箋、字林攷逸、蘇詩補注。

論曰、宗彦獲交教授時、教授齒已高、辱引爲忘年之友。竊觀其爲人、韶韶然信古自愛、惇厚士也。讀書強力、鍥而弗舍。垂沒前一日、猶誦五行大義、以支辰配合之說告其子。嗚呼、其嗜學弗可及已。

許宗彦撰　《鑑止水齋集》卷一七

費給諫家傳

給諫君姓費氏、諱振勳、字策雲、一字鶴江、晚自號

蒙士、吳江人也。先世嘗有聞於宋明。入本朝、有名洪學者、康熙庚辰科進士、官傅野縣知縣、君五世祖也。生子元謀、少孤、負母逃土寇之難、遇寇、以計脫母、而身死於寇。妻錢氏、年二十六、撫孤錫蕃、得旌如制。錫蕃子浩、是爲君祖、以君貴贈中憲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贈戶部子二、曰木、曰林。林字西園、是爲君父、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刑科掌印給事中。母吳氏、趙氏、皆贈太恭人。君兄弟八人、於趙恭人爲次子。君生十一歲而孤、趙太恭人撫教其前母子及己子、皆使有成立。及君伯兄以舉人爲鹽大使、卒於官、趙太恭人復謝世、而家大困。君既食貧、自奮於科第、痛其親不逮祿養、所以厚母黨者、無不竭其力、而營祖父墓舍、招兄弟同居京師、使各得官。及爲人佐幕以去、數十年中、君支持門戶、諸兄弟惟君是倚賴。及君乞病歸、嘗植荆樹於庭、顏其室曰夢草。而招其弟之遊楚者、使之歸、日與諸兄弟相聚、爲飲酒談笑。及諸兄弟先後病卒、而君亦遂謝世矣。君以乾隆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四庫全書館開、以進士書籤武英殿、凡十二人、而君與焉。及敘勞、十一人者皆得知縣、而君授內閣中書、旋充文淵閣檢閱、四庫館分校。轉戶部四川司主事、擢員外郎、再擢山東司郎中、監督寶泉局、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當君爲中書時、嘗典四川鄉試、及轉戶部、充順天鄉試分校官、皆勤慎以得人、而視廣西學、培士氣、核眞才、如恐不及。嘗因其地之士習美惡、而奏請減西隆州生員額、以益陸川縣之額。有程一鵬者、嗜學工文、而家貧不能應省試、則爲具裝、以使之應試、而一鵬終不得志以死、粵人至今以是頌君之愛士也。在戶部現審處、於旗民爭地質成者、不輕逮訊、郊外民十餘年無株連者。爲御史、言督撫考課州縣、宜師漢循吏遺意、以安靜悃愊勞心撫字者爲上考、不得專取獧巧武健之人以病民。皆得

旨飭中外如所言。又嘗言、部據例案以治事、而案繁、官不能周知、吏因持其短長。宜每司責令主事專掌成案、以時籍記、而剖析其異同。又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注者、禁勿録。蓋君之當官、其言行之當乎體要者如此。君既歸、主講正誼書院者凡七年。歸而遇疾、以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家、距其生於乾隆戊午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子一、蘭墀、壬戌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陳用光曰、余與蘭墀同舉庚申京兆試、嘗得謁見給事君、藹然儒者之容也。蘭墀以書來屬爲作家傳、余覽其所爲行狀千餘言、詳而有體、迺論次其大者著於篇。夫士當官而不能自知其所任之事、爲學而好以其才智薄先儒、皆世道人心之憂也。君所言部官宜習知成案、士大夫不可詆宋儒、有旨哉、有旨哉。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戶部河南司主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繼涵、字體生、一字誧孟、號葒谷、曲阜人。至聖六十九世孫。祖衍聖恭慤公毓圻、父一品廕生傳鋕。君以乾隆庚寅舉於鄉、辛卯成進士、官戶部河南司主事、兼理軍需局事。充日下舊聞纂修官、加二級、又軍功加一級、誥授朝議大夫。君篤於內行、天性過人。歲丙戌、當與計吏偕、有術者言君此行必獲雋、顧母氏恐有意外虞耳。君夙不信術家語、聞此則色變、不欲行。諸父兄弟趣之行、行二百里、心怦怦、策車而反。其在戶部、驟驟嚮用矣、一旦以母氏有心疾、遽移告歸養。三年而母歿、又三年而君歿、年四十五。君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七年、退食之暇、則與友朋講析疑義、攷證同異。凡所手校者數千百帙。聚集漢唐以來金石刻千餘種、悉攷覈其事、與經義、史志相比附。又以編纂官書、得遍覽京城內外寺院古蹟碑記、歷西山、沿昌平、罔不槧載。君爲人體弱有醞藉、生平無疾言遽色、而精心強力、期於致用。與人交、緩急補助無矜色。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鋟、以廣其傳。所刻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算經十書、杜預春秋長歷、春秋土地名、趙汸春秋金鎖匙、宋庠國語補音、趙岐孟子注、休寧戴震文集諸種。未刻者、君所自撰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各一卷、釋數同度記各一

卷。其餘題跋、雜著、名紅櫚書屋集者又若干卷、詞四卷。君生於乾隆四年正月二日、卒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娶孫氏、御史紹基女。子男五、廣栻、舉人。廣根、附學生。廣休、廣閑、廣權。孫男五。銘曰、

雲乎奚以壽、君也奚以因。其數之倚、其經之神、其度量鈞、其篆隸分。氣塞伒東、蔚乎大文、以昌其身、以利其子孫。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文學汪君墓碣

同年汪君東湖之孫樹棠①、常不遠三千里、謁余於青浦、求序其祖之詩。余既撰而予之、又一年、則持其父文學鳳林墓志、求爲墓上之文。予將入都應千叟宴之　召、踰年歸、再以鼎湖大事赴都、卒卒不暇以爲、而樹棠來請益堅、至三四而不懈。甚矣樹棠之孝、不忘先德者至也。文學東湖子、名爲、字吉臣、號鳳林。少慧、五歲出就傅、已知經書大義。八歲能詩。稍長、工制舉業、受知於學政今大學士劉公墉、遂爲博士弟子。後學政大學士梁國治亦愛之、屢列優等、而卒挫於省闈。鳳林弗介意也。東湖以舉人選蕭山縣知縣、廉潔自命、苞苴謝絕。鳳林助之、茹荼飲蘗、益以清操自砥礪。在縣三年、衙無新衣、笥無長物。而仍以不善事上官改教諭歸、未幾而卒。文學居喪、廬于墓者三年。事繼母尤孝、遇疾衣不解帶者月餘、疾卒以愈。東湖君所貽、皆分之兩弟、而自取樸陋。性最耿介。乾隆辛卯、江寧太守沈君業富亦東湖同年也、時文學將錄科、沈君監試、欲爲先容、堅謝卻之、以此益爲沈君所重焉。文學生于乾隆六年九月十一日、歿于丙申七月二十日。其歿也、先數日自知逝期、焚香端坐而瞑。配韓氏、先文學而歿。子四、樹棠長也。次樹本、次樹槐、側室焦氏出。次樹棻、皆守家學、能讀書、而樹棠尤以篤行著鄉里縉紳間。噫乎、文學見世之仕者、舉手搖足無不覦爲利藪、民生彫瘵、漠不關于心、常以爲人心世道之憂。故其助東湖者如此、而遯跡偃蹇、弗獲稍伸其志、尚可哀也已。雖然、文學著有詩文二十卷、樹棠將合而梓之、以傳于世、是文學之志既可慰于地下、并可以慰東湖也已。若夫世系、籍貫已具墓志中、故不復敘云。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五九

校記

①常：疑作「嘗」。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三

孫志祖　王琨　王聘珍　秦恩復　倪爲賢　任大椿
章學誠　高金成　楊際昌　龐毅　朱紱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孫星衍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邦雲，南安甯州知州。州邦生庭蘭，湖南岳常遭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爲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撥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尚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𢕟𢕟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尚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歧而厄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疏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辨說若干條，仿困學紀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溫然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罄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黌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于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阮元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棄。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牓字非民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與。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勦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鞫盜之獲真贓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駰

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武斷鑿空之論。愨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碑傳集）卷五七

成安知縣王先生珽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王氏，諱珽，字次瑤，又字南湖，晚號退思，世居德淸千秋鄉闕山。六世祖權遷南莊，莊在大小南湖之南，故以爲號。權生崙，崙生宇，宇生大德，大德生繼聖，爲先生祖考，諱元鼎。兩世遷居杭，先生解官歸，卜宅秀水秋涇橋家焉。舉乾隆甲午科鄉試，丁未會試大挑，赴直隸省，權知正定府新樂縣事。會安南不靖，旋歸誠入覲，將抵境，大雨，連日河驟漲，人馬不得通，諱而擾。先生雇鄉車千餘兩，禱于河神，而霽，水如期退，衆乃濟。補廣平府成安縣知縣，歲奉檄調平治道路，前任委其事于胥吏，苛派爲民累。先生冒寒暑雨雪，歷工所計夫給買，省費過半，民大便。治獄必得其情。有師氏兄弟相毆傷，置一室，令不傷者養傷者，使自感動。傷愈，曲爲勸諭，悔悟讓田，泣拜去。公餘進諸生講說經義，胥吏子弟能文者亦親教之。隆冬以綿衣給囹圄及罪囚之過境者。莅成安五年，引疾歸。歸田十二年，坐卧一室，矻矻著書以終。生於乾隆元年九月丁酉，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壬辰，年七十有一。先生性厚重，不苟言笑，事親以色養，爲髮弟。弟請析居，流涕勸，不從。比歸，措据爲贖產。從女弟孀居無子，養于家。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爲學師法漢人，實事求是，經史皆貫串，深于易，纂輯數十家。吳布衣克昌治易有獨得，至則娓娓談終日。晚專發明鄭注，究極義蘊，小學多所辨正，段大令玉裁、陳進士詩庭皆從參訂。所著易鄭注考證外，有說文編韻、讀各從義，以補徐氏、朱氏之音，集韻正以糾曹氏刊本之失，爾雅正義刊誤以匡邵氏之謬。其他闡發經義、修己教人之方爲多。伯子崇本成進士，以知縣用，先生勖之曰：仕以行所學也。入仕途而棄其學，我不知所爲何事也。噫，先生此言豈獨爲縣令發哉。配陳孺人，有賢行。子二：崇本，嘉慶壬戌科進士，四川黔江縣知縣；崇甚，太學生，候補典史。女二。孫男七人，孫女五人。今年四月辛丑，卜葬于錢塘長壽鄉白沙山仙家塢。崇本以狀來乞爲銘。銘曰：

今之學者競師漢，我獨惜其言行判。先生合之成一貫，所施者薄積者厚。有子克纘大厥後，我銘惟實永不朽。

（碑傳集）卷一〇八

王聘珍傳 繆荃孫

王聘珍，字貞吾，號實齋，南城人。自幼以力學聞。乾隆五十四年，學使翁方綱拔貢成均，爲謝啟昆、阮元參訂古籍。（南城縣志）嘗客浙西，與歙凌廷堪論學，廷堪深許之。（江西通志）爲人厚重誠篤，（阮元大戴禮解詁序）廉介自守。（江西通志）治經確守後鄭之學，（九經學序）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删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阮序）又曰：近代校讐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又或據唐宋類書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凡茲數端，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經，變而文從字順，經義由茲而亡。（解詁自序）故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嬖五字釋若仵、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大戴禮記解詁序）江都焦循稱其不爲增删，一仍其舊，列爲三十二讀書贊之一。（九經學序）他著經義考補、九經學。（事實冊）

《碑傳集補》卷三九

秦恩復傳

秦恩復，字近光，號敦夫，江都人，黌子。幼穎異，克秉父教。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二年進士，改庶常，授編修。嗣丁内艱，服闋，將入都，疽發於背，醫治就痊，而體弱不支，由是閉户養痾，構屋東偏，築室三楹，顔曰五笥仙館，藏書極富，家居幾十載，宿疾盡蠲。嘉慶十一年入都供職，逾歲回里。明年遊浙，阮文達公時撫浙，延主講詁經精舍。十四年，兩淮鹽政又延主講樂儀書院。二十年，復聘校栞欽定全唐文，一時名流咸集，唱和讌聚，稱極盛焉。二十三年入都，閱四年，仍乞假歸。晚年自號猾叟，明其志也。性喜塡詞，每拈一調，參考諸體，必求盡善，無一曼聲僻字。著有享帚詞三卷。平居收藏書畫、法帖、泊瓷、銅、玉石之類，鑒别精確。勘定古書，慎選良工以付剞劂，海内爭購。嘗栞列子、鬼谷子、揚子法言、駱賓王集、李元賓集、吕衡州集、奉天錄、隸韻、詞林韻釋諸古本行世。卒年八十有四。子巘，字玉笙，道光元年順天舉人。工詩文，善畫，知醫。晚年尤以詞名，著有意園酬唱集、思秋吟館詞、詞繫若干卷。姪嘉謨，字味芸，廩膳生，高宗南巡召試二等，以訓導用，著有月令粹編。

《碑傳集補》卷八

玉田縣知縣倪君爲賢家傳 沈實麟

倪君名爲賢，字小迂，江蘇崇明縣人也。乾隆丁酉拔貢，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初授湖南清泉縣，未幾，以憂去。服除，補直隸玉田縣。玉田當孔道，驛馬不足，率屬民車。縣舊設車頭，直其事，猾者遂朘商賈，轄于道。農人入市，要諸郭門，羈其牲畜，責贖，其人積財力，至交結權要。君濟至境，廉得狀，履任日，命捕之。役不敢往，君扶之，別遣兩健者繫之來。不問，徑付獄。翌日，持某相國書來，君曰：某未識，必誤也。不啟緘，還之。案治如律。自後不設車頭及差徭，遣役給直取辦，縣人稱便。嘉慶六年，畿東南大水，君刺舟入鄉，散粥，飭錄戶口，授錢米票，悉不委吏，吏亦素憚君，不敢欺。制府熊公按賑至，君謁閽者，延之入私室，君不應。附詐辭君去，乃通揭旋以去，告制府，固候君，君久，怒，追之還，君不辨，亦不謝。制府卽取君給民日籍賑之，悉與報籍符，檢四鄉賑所斗斛如制，密詢受賑者，皆無言，乃大悅。卒舉荒政最八人，君居二焉。先是，餓者十五衆奪食，君痛杖之，而勸富家出粟助民，無自罹獲戾。旁縣多剽竊，君境帖然。明年，將還，得風疾歸，市月卒於家。君聽訟不輕詰，遇獄要出一辭，折之立判，辨色起視事畢，默坐，卽處賓客不多言，疑事不再謀，決衆莫易其指，雖倥傯險射未嘗改釋色。嘗勤民，循村舍，水大至，刺史府君起君擊石取火，曰：無恐。刺史終夜坐，君嘶然旦視水，水不至僅榻寸。君深於文，並仕後，猶樂談夙藝，善書，重友學，親串周郵，獎掖不倦。子三：□，以疾廢；琨，國學生；瑛，從九品，嘗攝清遠縣典史。琨與兄子景曾尤能文，世其學，皆與予善。

沈實麟曰：君與先君子同官同州，先君子以慈愼聞，君以明決聞，然皆垂十年，乃見知大吏。及被知，旦夕且薦起，而先君子卒，君病免，亦卒。卒後，子孫困，相君命也夫。

（《碑傳集》卷一〇八）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志銘 并序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爲任氏之十三世爲歲貢生鑑，其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爲君祖。生庠生葆，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　貽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于學，爲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爲，故自少至老，終於貧窶。乾隆庚辰　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　詔開四庫全書館，大臣有知君才，舉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戴與君與焉。君既博於記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爲有功。其後戴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既而霈遇君淮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錄之八人者，其六盡改爲翰林矣。大臣又以戴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戴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依御史。乾隆五

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淺、亦必有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瀆。所成官書外、其自著書曰經典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刊板。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矣、而於爲詩則尙淸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安人、無子。沒後三年、弟大楷始生子燦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鼐昔者與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退而倂有尊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死亡殆盡、而鼐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

嗚呼、劬惓之瘁、不居文章之官、而旣爲其事矣、不至耆耇之壽、而著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任君大椿別傳　章學誠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成、依朱先生居、咤嗏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客有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始有意於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淸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顧謁朱先生、欲爲丐尚書移司防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即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倍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淸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

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觀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挐、狼籍枕席閒。君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會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旣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繒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傳之學、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附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爲遼遠而遂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槩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喪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謂六朝僞作、其寔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託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彊半

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乙巳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庭筠家。時潘居興化寺街，與君居衡宇相望，談讌流連，互爲主客，自謂得窮途樂也。余留旬日出都，先一夕，君挈壺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别。至街柝四嚴，罷月澀冽，砭人肌理，從僕多欠伸思臥，四顧無聲，三人猶露立中逵談歎，久不忍釋。此境於今歷歷，不謂君已溘然逝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顧君嘗諾爲其先人作傳，顧君既逝，不可復詢端末。其冬遇李君晉畇於亳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顧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何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别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報。庚戌季冬，晏歲風雪，羈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江湖落拓，候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衆居已久，學植文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且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後。君貧無一宿舂，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僅千金，乃得治裝歸櫬，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别錄。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今天子崇尙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註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喈、朱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揚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勤搜典册、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爲序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以博。始爲詩賦，幽深嶒奇，既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頁輯爲多。是時奉敕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駁，備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未涖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官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据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爲學耳。」所著書有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爲序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遂以南太僕丞留掌制敕，旋至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爾。或又以無子爲君惜，則近世若顧寧人、魏叔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臧之身邪？君既卒之四月，弟某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爲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史任君之墓。儀徵施朝幹表。

（《碑傳集》卷五六）

章學誠傳 沈元泰

章學誠字實齋。父鑣、乾隆壬戌進士、湖北應城縣知縣、著有澹雲山房集。學誠年十二時、父母詒外家、慮其嬉游、鏁之一室、桌上有新輯紹興府志、歷指其謬、書於簡端。父歸、痛施榎楚、而心私喜之、教以舉業。初竟日不能成一藝、因取諸名稿閱至數千篇、豁然曰、南華、楞嚴可取徑也。自是拈一題、動成十餘藝、必盡其奇正變化。父罷官後、貧甚。學誠入都、肄業成均、所居門無屝、張蘆箔一片、嚴冬睡醒、身沒雪中。日惟麥餅兩枚、解餒而攻苦愈銳、暇則代人編纂館閣諸書。大興朱學士筠見而異之、邀館其邸。及視學安徽、復延諸幕中。學士嘗慨然以復古自任、學誠因請搜訪遺書、仿劉向七略、條別羣書、各疏原委。學士遂有徵書之奏、而四庫全書之館自此開矣。戊子中副車、丁酉鄉試出尹侍御壯圖房、主司爲梁文定公。次年聯捷、經策俱進呈、以拙於書、朝考不入選、歸班待銓。學誠尤精史學、畢宮保沅撫豫、倣朱氏經義考、爲史籍考、屬之學誠。及督兩湖、復延修湖北通志。二書皆因畢公離任未梓。同時論學最契者、姚江邵學士晉涵、海昌陳學正以綱、高郵王觀察念孫、蕭山王進士宗炎數人、而已于戴東原、汪容甫、洪稚存時有異同、所尤詆者袁隨園也。著文史通義內外篇、其論史謂有史才、史學、尤貴有史德。其論文謂有文情、文心、尤貴有文性。外篇專論修志、謂方志宜立三書、倣紀傳正史之體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謂州縣當立志科、以掌文獻、異日備朝史之要刪。又謂修志當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以歸四要、皆切中利病。游跡所至、應聘修者有和州、亳州、永清、天門諸志。學誠性孤高卞急、會試出于文襄門、又居梁文定邸中最久、然筆墨譏談、多不肯曲從、爲兩相國所器重。少患鼻癰、中年兩耳復聵、老苦頭風、右目偏盲、其歿也以背瘍。晚景貧病交加、極文人之不幸。卒年六十四。文集藏於家、傳鈔者衆。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已刊布流行。

図文林郎國子監典籍會稽實齋章公傳 譚獻

章先生學誠、字實齋、會稽世族。生而質魯、賦稟孱弱。少入塾讀書、百餘言猶亟亟不赴程。已而日親墳籍、不樂事章句。少長披覽子史、識去取久之、洞明著作之本末。交餘姚邵晉涵氏、益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出游、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皆兵備所敬禮、而所學異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之大、皆所以爲史也。以故秀水鄭虎文推先生爲良史才。成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恆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立三書議、世未能盡用也。畢尚書沅總督湖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而論者詆娸、先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清、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湖北通志亦非先生之舊矣。論課蒙學文法、略曰、使孺子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熟讀而仿爲之。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今使仿傳例爲文、文卽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根柢深厚。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論事之文、明暢疏通、知

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含蓄、抑揚詠歎本於詩教。彙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逐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論人之功既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童孺知識初開、甫學爲文、必有天籟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後所能及也。譬若小兒初學字畫時、或近於篆籀、非工楷以後所能爲也。迎其機而善導、參之以變化、故自論事、論人以下諸體迭變、復又使之環轉無窮、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而終身用之不竭也。與友書略曰、考論人物、向爲同志商定條例、嘗刊印格樣、爲讀史年譜、旁行十道、首行甲子、次行紀年、凡涉十年、年甲一板、如唐三百年、三十板足矣。前後空編甲子三數板、俾生隋時、卒五代時之人皆竟顛末、餘史均可類推。其人止載姓名、生卒年月、下注某紀某傳篇名出處、則翻閱時一切考證均可照注自尋本文。若衆載他事則例不純、而功亦難竣。外戚、列女、隱逸、方技、姦臣、佞幸凡見史策中者、無一不收。至於紀年之法、正統、偏安均照各史編年。如三國志各自爲書、各編譜首各分年甲、各注本國之人可矣。僭竊載紀其國並無本史、然後以十六國仍晉年、九國仍五代年。既以讀史年譜爲名、分合之例一以本史爲斷可也。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每一篇成、恆寫寄友人、人閒傳錄多有異同。所撰通義數十萬言。嘉慶辛酉先生卒時、嘗以稿草寄蕭山王宗炎爲次目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紱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刻於大梁、譚廷獻曰通義寫本得讀於廈門、大梁板刻浙東兵後獻渡錢江訪得於會稽周氏祠堂、亦闕佚矣。出篋中舊本補刻於杭州書局印行。廣州有伍氏叢書本、近歲後裔又重刻於黔、於是來學日開、遺書津逮矣。獻所得遺稿一二未刻雜篇、要删如右、庶幾布之章氏家塾、四方承學就傳之士、以時興起云爾。

《碑傳集補》卷四七

高八先生傳　互見文學　宗稷辰

童時聞長老言、吾鄉老師宿儒之邃於經者、多推高八先生。嘗時士皆重經雖得科目、猶尊事之、門下稱最盛。然稷辰稚昧、無由見先生也。越四五十年、而始得先生之生平於其弟子任之佺、蓋嘗及門者多已亡、而先生無後、遺書入於門人有力者之家、不肯出以公世。惟之佺老常念師、能舉其學行之畧、數數爲余言。余聞之概然、既爲增設栗主祔京邸之睎賢閣、又据其畧爲之傳。傳曰、

先生初名璡、字聚輝、晚改名金成、字星岳、號存齋、會稽人也。世居昌安門外、先代多潛德。先生入邑學、爲名諸生甚久、以歲貢升成均。言動有法度、治經教士以義理爲宗、其授學者訓詁辭章要必歸於義理。其學尤沈潛於周易、周禮、講易特主象、嘗謂非象則理何以明、數何以見乎。周禮分析其官與事、秩然各得其條理、使人易解、皆萃漢唐宋諸儒之說、鉤深致遠、而成一書、凡十易稿而定。他經亦多闡發、其書百十卷、大都散佚、惟易稿、周禮稿以授梅山丁氏、吳瀜馬氏家塾得存。先生治經之餘、博覽羣史、嘗欲繼東萊詳節一書、謂通鑑法左氏、綱目法春秋、而近人紀事本末亦取法國語、著述貴有本、當如此。其於文章、選有關治道者、董、賈、匡、劉、韓、歐、曾、蘇以下千餘篇、丹黃不釋手。初顧期以經術爲世用、每掩卷歎曰、立德、立功、立言、何嘗不可合

爲一耶。其餘理學自周邵而下合爲一集、朝夕省覽、俗流倜其不急怨諆學子、先生笑而弗辯也。平居嚴氣正性、凜不可犯、接人又沖然以和、故士多尊而親之。聞之佺嘗問業齋中、先生留之信宿、深夜講論不倦、五鼓時聞先生起坐念仁義禮智信五字、殆亦如古人念中之法云。一日談越中前哲之學曰、姚江魄力固大、然實踐無弊、莫如蕺山之慎獨也。每與學者曰、乾隆閒有請以劉子祀兩廡者、以已入忠義祠而止、賢等僞在言路、當復請。語畢淚下。其自知道之不行、有志於是而望之異日、深可悲已。又嘗論陸宣公爲唐室大儒、昌黎出其門下、後人但以經濟文章推重、由知公未深、是亦當列孔廡者。後胡君海門、莫公寶齋迭言之於馬侍御步蟾、請祀劉子、馬君厚庵於吳侍郎傑爲侍御時言當祀宣公、皆得如請、實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介然獨立、不趨形勢。寶齋閣學主講蕺山、聞先生名、詣館求一見、不可得、爲歎息去、曰、眞不愧爲高先生矣。後得其四書義十篇、刻之以示後進焉。先生以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七十二。以從子某爲嗣、有兩孫、客京師、皆早卒。其宗人當擇族子爲立賢者後。

宗稷辰曰、劉子之學、百年前尚多景行之人。高先生聞其餘風、志道不倦、孜孜焉奉以終身、惜一時知者已希、而重道如莫公、不與一見、以商論道緒、非吾道之不幸也耶。

《碑傳集補》卷三八

越耆舊傳　高金成　互見理學　湯紀尚

高先生、會稽人、名金成、字星岳、爲諸生、終老鄉塾。百家之言罔不綜、卒以性道爲歸、畢生無畸行、而仁孝申於里巷。居常整襟端敎、使人自斂詞氣、愼交游、無相接者、然辭必以故、不爲崖嶁自異、嘗是時、越士以同俗爲賢、先生所識楊魯藩、龐果亭、朱貞木以行誼相抗、章實齋、張問樵、傅子敬多異聞、以文章議激昂今古、然均自謂出先生下。先生與交無異同、嘗謂士取法在濂溪、明道、專爲己不求異物、可終無愧怍。又謂姚江魄力大、然實踐無累、莫如蕺山慎獨也。年七十四卒。先生治經、融訓詁以義理、識能洞微。言易主象、謂非象理無所附、數無可推、斷周官之官與事使秩然就理、凡十易稿始成書。他經皆有訓纂、沒後入勢家、不傳、惟易、禮稿存鄉塾。莫閣學晉主蕺山講席、以明儒學導後進、慕先生風、踵謁求一見、不得、爲歎息去、曰、信不愧高先生矣。

楊魯藩名際昌、山陰人。少就塾、動容儼恪、師每曰、吾坐臥徙倚、常媿此兒。年二十、得鄉薦、一試禮部、晚得官、傷親不及見、遂不出。葬親後、要絰不除、人或譏其過、然所交若高先生、亦未有規之者。讀書不再覽、人問故事、指某帙覓無爽。少爲古文、晚焚之、以老壽終。

龐孝廉毅、字果亭、會稽人、行誼類楊、擧動兀兀、偶坐立必肅容。每侍親送客出中門、必儼告客去、必正色面親。親歿、白頭閉然、寂處讀書數十年、惟楊、朱數人至、談讌可終日、餘無交者、後生見之亦避去。

朱紱、字貞木、性不習世事、混混與世相溷、獨其心觀古人、自束髮至老、惟忍飢讀書、朗然自得、人莫知其數日不食也、或餽之亦不受。

章實齋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長於紀實、習聞蕺山、南雷緒言、論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

筌磬合也。以道光庚戌元旦同日卒，若相約者。至若山陰沈氏三昆季，則隱於書肆。其季復粲，字霞西，尤篤志好古，務收庋槧，餘於書不屑也。於明季殘文賸事尤珍祕，輯蕺山、忠惠書行世。以哭兄致疾卒。同時杜徵君哭之哀，曰：斯人歿而越中耆舊盡矣。徵君名煦，尺莊其字，舉孝廉方正科，未赴。孝悌睦婣，篤行不倦，身處清約，癯瘠若病夫。博綜文史，丹黃不輟，德量汪洋，貞不絕俗，有黃憲、郭泰之風焉。予述高先生，綱羅舊聞，卒連其可攷信者著於篇，亦欲使承學之士聞風知慕，說焉。予傳一二獨行而憂無和以自壯已。

《碑傳集補》卷四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四

董誥　錢澧　錢坫　鄒炳泰　彭績
高蘿簪　鮑志道

太傅董文恭公行狀

曾祖炳文，邑庠生，歷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祖國翰，歷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父邦達，雍正癸丑進士，歷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工二部尚書，諡文恪，入祀賢良祠，晉贈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公諱誥，字雅倫，號蔗林，浙江富陽人。其先自婺源來徙，世有隱德。八傳至文恪公，始由進士起家，歷官至尚書。公爲文恪公長子，幼穎異，受書略諷誦輒皆上口。初，文恪公艱於子嗣，年四十五乃舉公，故愛憐之，不甚加督策。公稍長，自奮於學。時歸安戴禮部文燈以宿學負重名，文恪公門下士也，居相近，公旦夕從之遊，未逾年，學盡通，遂以國子生舉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方廷試卷進呈時，公名在第三，高宗純皇帝以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朝考入選，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館、三通館協修，武英殿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纂修。三十一年，散館授編修。三十二年，簡詞臣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爲慈寧皇太后祝嘏，公與焉。三十三年，以未與大考，加一級。三十四年正月，授詹事府右中允。七月，丁父憂。三十六年，服闋，入直南書房，先食俸候補。十一月，補右中允。三十七年正月，轉左，尋授翰林院侍讀，充日講官起居注。三十八年十一月，晉右春坊右庶子，再

擢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九年四月、充
經筵講官、學士得直
講筵、蓋前此未有也。十二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四十年九月、署工部右侍郎、尋正授、再調戶部左侍郎、
歷署吏刑二部侍郎、兼管理錢法樂部諸務、充四庫全
書館副總裁。
高廟眷注公甚深、四十四年十二月、遂用爲軍機大臣。
四十五年、
賜第西直門內新街口、
賞紫禁城騎馬。五十二年、擢戶部尚書、
派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加太子少保銜、充
國史館副總裁。嘉慶元年、乃授爲東閣大學士、總理禮
部、仍兼戶部事務。明年二月、丁母鄭太夫人憂、
特旨賜經被飾終、
遣御前侍衛額駙豐紳殷德帶侍衛十員奠茶酒。公旣
奉喪歸、
高廟每見諸大臣、數
詢問董誥何時可來。時川楚方用兵、故望公來尤亟、大
臣等以書告公、趣公行。公私念墨絰從戎、此古人之義、
君上方有急而偷息田里、非義也。旣窀穸事畢、遂詣
闕、爲當路者所遏、不得
聞。公於
駕入宮之途次泥首謝
恩、
高廟見之喜甚。未幾、降
諭、刑部尚書缺、一時未得其人、董誥現在守制、已逾小
祥、著暫行署理。又
命公素服視事、諸大典禮不必與。四年正月、遭
高廟大事、今
天子始親政、
派公總理喪儀、仍在軍機處行走、充

實錄館正總裁、晉太子太保。時當路者既敗、猶
命承鞫王大臣以沮公事、嚴詰之。是年服除、充
國史館正總裁、授
文華殿大學士、仍總理刑部。九月、奉
命恭點
裕陵神主、又晉太子太傅。五年、復充
經筵講官、大清會典館正總裁。七年、以平定三省邪匪、
賞騎都尉世職。十一年、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二年、
高宗實錄告成、
賜公父邦達入祀賢良祠。十四年、晉太子太師。三月、公
七十生辰、
御賜贊樞錫慶額賜之、
賚予甚渥、復
寵之以詩。十五年、充
尙書房總師傅。十七年、再晉太保。公日侍
禁園、至於

巡狩、秋獮諸大典亦無役不從、積勞久。二十年、
上以刑部事繁、改總理兵部。十月、公已病、常苦痰喘氣
痛、不能食、蒙
恩數遣醫視、至春和漸就痊、然筋力大不如昔。次冬、舊
疾復作、因屢疏乞休。
上念
先朝舊臣、再四慰留、不肯聽之去。會入春稍差、事遂已。
迨是年九月、疾又作、加以目昏闇、不能辨字蹟、復乞休。
茲歲二月、始奉
諭、大學士董誥自乾隆年間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簡用、供職內廷、嗣於嘉慶元年擢授
大學士、襄贊樞廷、綜理部務、宜力多年。近歲以來、屢以
老病乞休。朕降旨給假慰留、令其安心調養。茲復以氣
體衰憊、兩目昏花、奏請開缺、情詞懇切。朕實不忍遽允
所請、但察其宿疾未痊、若令勉強趨公、轉非所以示體
恤。董誥著加恩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俾

貲頤養、用示朕眷懷耆碩、恩禮優加至意。公旣解職、有
懇繳官帑、悉
予蠲除。七月、
上展禮
三陵、
啟蹕日、公力疾赴朝陽門外送。
上至
盛京、時
賜存問、
賚予不絕於道。及
回蹕駐桃花寺、聞公疾篤、
命內閣學士宗室載銓馳驛率太醫往視。疾愈、亟又
命派軍機章京一人先回京、備
賜經被。十月初十日、公薨、年七十有九。遺摺至、
上爲之震悼、即
命定親王綿恩率侍衛等前往奠酒、贈太傅、入祀賢良
祠、給銀二千兩治喪、官其子工部郎中淳以四品京秩。
越六日、復
親臨邸第奠醊慟哭、爲
製詩以寫哀、有世篤忠貞清節堅、及祇有文章傳子姪、
絕無貨幣置莊田之句。蓋公父子歷事
三朝、竝躋膴仕、乃邸舍清貧、本籍亦絕、無寸椽尺土、故
御製及之。又數日、
命侍郎姚文田傳
諭其家刻詩墓次、以示後人。內閣上諡法、敬慎事上曰
恭、
賜諡文恭。公在樞禁幾四十年、凡有所獻納、皆面陳、未
嘗用奏牘、歸亦不以語賓客子弟、故世莫得聞。然伏念
高廟聖神文武、爲生民所未有、
皇上以
聖繼
聖、於庶政罔不振飭、如使公旅進旅退、僅委蛇承順其

聞、必不能受

兩朝恩遇之隆、至於今不替。公前後歷十餘考、皆以恪勤匪懈得優敘。大兵平臺灣、廓爾喀旋、公蒙

高廟恩、再圖形

紫光閣、並

親爲製贊。及晉陟綸扉、論賚、公在第四。有

旨以公克盡職、特先擢用。其後川楚邪孽蕩平、

上敘帷幄參贊功、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硃諭褒嘉焉。知公之所以宣力於

國者多矣。林清事起、公以爲燒香祈福、愚民無知所常有、惟從逆者不可貸。凡論上、皆以是定讞、所全活甚衆。充會試正總裁者二、充鄉試正考官者三、充文

殿試讀卷官者十、外如

朝考、

召試諸閱卷事、公鮮不與焉。齋肅詳愼、惟恐遴選不得其人。天性孝友、居文恪公憂、哀毀骨立。邴太夫人卒時、公年已六旬、扶櫬歸、日行數十里、未嘗以輿馬代步。在籍時、巨紳某亦持服家居、來謁公、車馬僕從甚盛、道遇二人舁肩輿、一老僕從、詢之、即公也、甚慚、以漸斥儀從去、及公門、無幾存者。一弟誠、友愛甚至。誠官閩省縣佐、卒於任、公迎其柩歸葬富陽、撫所生子女如已出。好施與、尤敎任恤。同郡陳戶部木病且革、遺孤纔數齡、親族無可依者、以託公、公令長子淇子之、延師課讀、既長、爲之聘娶。有鄭比部者、公曾與同朝、其子某踵門求助、言公嘗受業於比部。公曰、我固無此、然鄭公亦鄉前輩也。厚助之去。若此類不可悉記。生平所學、以敬爲主、故遇人無貴賤、處事無大小、未嘗不持之以敬、視天下無不可與居之人、然人亦未有敢侮之者。口不言臧否、而於人之賢否邪正、胸中較然若黑白分。遇事謙若不及人、及指陳得失、必洞見利弊。能闇記、尤熟於朝章故事、人所不知者、以諮於公、無不悉。娶馮氏、再娶秦氏、皆贈一品夫人。秦夫人爲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戍、及

秦夫人卒、
高廟以公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公謝、曰、此
恩出自
上、且
諭令同籍、至京何爲者。終不見、其愼如此。子四、長淇、以
公任爲戶部郎中、先公卒。次承澤、次承保、皆早殤。次卽
淳、以淇卒後
恩授工部郎中、今候補四品京職。女一、適兵部侍郎溫
公汝适子承悌、嘉慶丙子科舉人。孫男二、騋、驤。先是文
恪公以書畫受
主知、公繼之、亦以文學備位侍從。
高廟春秋既高、不能作蠅頭字、皆
命公代書。所進奉書本貯
內府甚夥、並收入石渠寶笈三編、乃皆公餘事、不具載。
謹狀。
嘉慶二十三年十月既望、門下士

南書房行走、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姚文田狀。

姚文田撰（邃雅堂集）卷四

記董文恭公誥遺事　劉逢祿

嘉慶二十有三年十月某日，太保大學士董公薨于
賜第。逢祿聞之，胸臆惝怳，如有所不能言。憶壬戌歲，逢祿以拔貢生應
朝考，列一等三名，及覆試，被黜。比拆卷，公大惋誂，曰：此吾師文定公孫也，才又儁，奈何。先少司馬青垣府君語之曰：吾家教子弟以閉戶讀書不事干謁，得失命也。歸述公知己之感，且語逢祿曰：富陽董文恪公，先文定公道義交也。乾隆庚辰鄉試，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試事。時官生多磨厲爲文，發策決科者，輿論十不失一二。有同考官某素議公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先文定公爲寬解，乃恐取官卷付介公去。取官生卷之盡呈主試，自是始。比揭曉，文恪公聞其事，退朝，即率公踵門謝，命稱弟子。故公師文定公云。先舍人府君曰：余在官生中，屢試被黜。丙申歲，
純皇帝東巡泰山，循例獻賦，彭芝庭尚書取置一等，于文襄公改列二等。甲辰，
純皇帝南巡，擧召試，進冊，
純皇帝顧從臣曰：此冊書詞大佳。詢及家世，慨然曰：良臣子也。試時汝等審閱之。是時閱江南卷者四人，爲梁文定公、朱文正公，公時爲侍郎，在朱公右，其決取舍則故相和珅也。（儀吉案：是歲閱卷五人，其一翰林學士閣鼎也。）珅得卷非所屬意者，先視其筆誤，斡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比得余卷，將下手，董公急取之，曰：此非
上嘉其書法者乎？詩賦猶人，而謹權衡，論他卷不及也，必置第三。俟
上升降之。
上果置第一，諭曰：此論冠場。從臣皆賀，相謂曰：軍機事繁，聞此人日試萬言，不差一字，眞良材也。（儀吉案：劉名呂揚，敘驛擧人，擬內閣中書學習行走。）時府君自知不能詭隨，又恐以抗得禍，乃不補官，且不試禮部，而歸。故友惲子居敬曰：敬居京師，未嘗見公，聞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竊疑公與珅同居樞密，必有甚不得已者。公服闋來京師，和珅尙沮之。敬有族子某，徽者也。公與之故爲猶子，取其孤女。敬以此知公賢。敬謁選，適得富陽，公先來拜，曰：余族單而守法，某在此未嘗得罪閭里，想不以侵擾先壠故，煩賢大夫心也。嘉慶初元，和珅勢甚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
兩朝知遇，歛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
內禪禮成，例得進冊。珅多方遏之。旣上，珅又指摘之。
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召。
今上作詩寄賀，屬稾未竟，珅取以白
上皇曰：
嗣皇帝欲市恩于師傅邪。
上皇色動，顧董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頭曰：
聖主無過言。
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
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
庭者無不色變震恐，公從容謝過，書
旨而退。洪祐甫飴孫曰：癸酉秋九月，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公時扈
蹕謁
東陵，回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盜警，皆惝懼，不知所計。有議欲奉
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卽日
扈
駕進次煙郊，適提督英公和以所統兵焚橫村及宋家莊、童家莊賊穴，并擒賊且迎
駕還宮。三日而定。論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英公和皆第一。
蔭溥有差。其臨變鎭定如此。公於嘉慶戊辰、辛未兩主禮部試，逢祿與飴孫皆不得第。辛未榜發後，聞公長子淇卒，逢祿往弔，得一見公，公年七十有二，辭甚謙，意甚溫，耳目甚聰明，容甚莊，以屬親視上車而後退。甲戌榜發，公閱題名錄至逢祿名，大喜，謂編修俞君曰：吾師文定公之孫今中式矣。喜動顏色。旣改庶吉士，循例往投刺，時公病下利，不及見。自是聞公失明且病喘，遂成永訣矣。感念兩世受公之知，悲愴塡膺。其事之大者，自有
國史及神道碑書之。至樞機密勿，又非小臣所得聞，謹綴其遺事，俟采擇焉。

《碑傳集》卷三八

侍御錢先生灃別傳　袁文揆

侍御錢南園先生諱灃，字東注，先世江寗人。遠祖鑑，明成化閒幕遊昆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鑑逃居迤西，能去始還。父世俊，家貧，以冶銀爲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荊澤劉中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席如趙州蘇侍御霖渤、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乾隆戊子鄉舉，辛卯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特派稽查通倉，益自是不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亶望骫法營私所致，但查亶望爲藩司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深，特不肯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錢灃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資，嘗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皆患之。無敢指呂，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虧空纍纍，請拔問。又力諫勿受貢，辭頗蹇直。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命。聞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戇諫，趨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謫，則即出都門。踰時，軍機處傳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珅偵知東省已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因易馬馳往，廉得其實，逮國泰，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想來不盡子虛，且既有所聞，不敢隱。上領之。於是，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冢宰劉墉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而楊壽楠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己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貝分閱中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皿卷，疏上報可。士論快之，則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簠簋不飭者，莫不惴慄，而竟有請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主知，誠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秉至公，有關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扑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年期滿，奉命留任。己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丑七月服除，次日即北上。先是，先生視學時，湖北荊州水災城圮，孝感活埋人。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爲己所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上特敕部臣錢灃尚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復奉特旨以員外郎用。既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蒙擢任湖廣道御史。是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朋黨之萌，疏論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阿桂每日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南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既趨走多岐，況內右門內切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等事，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



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漸防微、自宜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
勅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
上得奏、切責諸大臣、嘲錢灃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妒忌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舊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爲修好先生、直彷絕交、曹答之識者藏其稿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人相國和珅陰忌之、且直詰之、咄咄逼人、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責商權因主駮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瀕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已草、會督臣富綱調任入京、
上數以錢法壞切責、且留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下、皆稱南園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恩
譯灤陽。九月還、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年五十六。先生性孝友、自爲諸生、奔走貢米試高等則喜、曰爲有所藉以養也。季弟沉早世、恤其婦、必使得所。雖遠遊、必使仲叔善視之。與仲叔曲盡親愛、得廉俸無毫釐自私。終其身如一日。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在京師、嘗攜一僕徒行、蔬食大布、宴如也。篤於故舊、遇其子弟禮遇不稍衰。若見其尚華少實、必戒之。於戚友緩急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不惜。居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修日下會館、又與里人增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壬子、昆明復大水、當路議修滇、先生周覽源委、獻六河說、且倡眾捐貲助公帑河工、以成鄉人從之。然時已兩丁大事、所積廉俸之餘、贍家猶不足、實精弟子束脩以自給也。爲詩古文博奧精悍、同輩並後生以詩文就正、往往而規其失、而私揚其善。士論翕然宗之。其卒也、朝野悼惜。部臣援例、飭驛護送歸里。軍機大臣阿英勇公等爲文以祭、稱其有爲有守、以不能竟其用爲恨。子四人。後五年、三迤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宦亮節清風、到處口碑、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旋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行。又八年、嘉慶丁卯、總督伯麟適兼署巡撫、會同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詢謀僉屬、奏奉
恩旨准以先生從祀鄉賢。

外史袁文揆曰、觀南園先生生平、志節卓卓、誠不附中貴之錢氏子孫也。抑余聞南園微時、每於廢紙中拾殘編誦讀、不鶩虛聲、趨走達者之門、一軼事殆合於古大臣建樹赫然。當其平居未遇時、即有一二表異於眾者與。然而薦紳先生鮮知之者。及南園既遇、乃無不稱蔣渼、禍清諸君子爲知人。使先生終老不遇、無所表見於世、則彼數君子者亦將不得以知人稱矣。悲夫。

（碑傳集）卷五六

錢獻之傳

君諱坫、字獻之、姓錢氏、江蘇嘉定人。錢氏祖吳越武肅王、散處江浙、多貴盛、然以嘉定爲望。君季父少詹事大昕、通經史百家言、爲三吳老宿。君沈博不及詹事、而精當過之、學者所爲稱嘐城二錢者也。君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輒以爲務外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君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傅、顧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解字、杜氏通典及馬、鄭、孔、賈之言皆能錯綜其義。年廿五、乃娶、三日、卽徹夜讀書如故。君故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乃補弟子員。貧無以自存、乃入都就詹事。時都中倘爲詩、犀酒徵逐以爲名高、而君不能嶔語。詹事以君通許氏書、乃命習篆。時都中能作篆者、唯學士翁方綱、遂購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瘋、醫者診之、脉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瞪、覷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彖畢、不勝餓而寢。翌早詹事來覷病、君尙未寤、見案上篆一紙、大驚。君病顧已解、詹事問病狀、君答曰、見故無病、見夢至石室中見唐巾老者、指授兒作篆、七日夜不得少間、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彖、老者曰、此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卽少温云。翁公聞之、卽從君索書、歎絕以爲神授。一日君篆書遂名天下。君名既籍甚、試官物色君文輒失之、以副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從陝西巡撫畢沅遊、遂官於陝二十餘年、歷署文山縣、乾州、華州事。嘉慶二年、教匪擾陝西、四川、河南、湖北、而華州爲陝西入河南要道、君兼攝州縣事、率衆乘城、力遏其衝。城無弓矢、君仿古爲合竹彊弓、厚背紙爲箭、二人共發之、遠百五十步。又以爲意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者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衂。三年春、河南有謀劫賊者來數萬人、招賊渠張添倫取道君部者三、卒不能東、而河南賊事泄、就擒、西賊亦折回南山。督師以功上部、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君以積勞偏廢、引疾歸、囊槖蕭然、以左手作隸自給。所著書有漢書地理志注、許氏說文解字注若干卷、皆能敺正前人之誤、不爲異說、而要歸于是、已板行。君在陝、多得古人金石、其文字尤瓌異者、繪而版之、爲圖說若干卷。數十年來、三代、秦漢之法物多見於世、而世之知

古者亦漸多。君其始事也、近世士人爭爲經學、小學、金石學、大抵疏鬬字句小節、不能旁通其大義、又皆矜已屈人、莫適於用。唯君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則捍敵、迹其本末、斯可以爲不媿者矣。補史記注百二十卷、十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皆藏於家、未版行。君病蹶、以嘉慶八年始與余相識於蘇州府署、時君已六十餘、而余齒方弱、又所學不相似。然君一見余而深器之、曰、吾周行天下、識人無如包君者。又常謂人曰、南陽有田可耕、而猶吟梁父。今包君身困至是、幸口必及民間疾苦、絶無怨尤不豫之色、是其所負者大而且遠、賢於古人必矣。今日包君自給不足、異日衣食天下者必包君也。又曰、包君詩妙接陳思、而賦如平子、觀其與人書累千言、皆率筆無藁草、然條鬯雅密、近眉山父子。吾以專家之學與之言、彼畧一涉之則數十年沈精所得不過也。自古文人少所樹立、皆器褊好氣、矜不自撿飭、今包君可謂純淨無疵者矣。然君初至吳、當事仰望丰采、秸稍唯恐不及、卒以極推余故見嫉於當事、而君境以益困、君不悔、其稱余益力。君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吳寓、年六十有六。君長子不慧、病後有二子、皆幼。君嘗自爲墓銘及行述、余未及見、謹具所聞之確切詳備者著於篇、以備史家採擇云。

包世臣曰、余識君、君即云、足下異日論史、國朝當倡經學傳。自唐以來、治經無盛於本朝者、雖純疵不一、其可録者皆存之於史、使吾名藉以不朽、足矣。余謂君經學爲學者宗、而駢文亞徐、庾、篆書自鄧山人外莫與比、所謂不假良史之嗣者矣。余困頓如舊、重負良友、車過腹痛、此言是矣。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附録

協辦大學士鄒公墓誌銘

公諱炳泰，字仲文，號曉屏。無錫人。始祖思道，唐杭州刺史，居錢唐。至高祖佳輔，始自錢唐遷無錫。曾祖鴻逵，以文學起家，授州同知、鄉飲大賓。祖捷，歲貢生。父夢皐，字兩洲，乾隆庚辰進士，官戶科掌印給事中。自曾祖以下以公貴， 誥贈俱如公官。公昆弟三人，孟崗，附監生。季錫華，太學生。公居仲。生而歧嶷，束修自飭，不爲空談性命之學。嘗侍兩洲公讀史，至晉武帝以清、慎、勤戒臣下，兩洲公問三者何事爲本，公曰：其清乎。清則本源澈，澈嗜欲愛憎無所牽蔽，然後慎以防其漸，勤以要其成。周官六事，以廉爲本，其是之謂乎。兩洲公韙之。公爲文直書所見，議論似陸忠宣公。詩則自抒心得，不倚傍前人。乾隆廿六年，補附學生。卅六年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四庫館、 三通館纂修、 文淵閣校理，博物洽聞，爲朋輩所推服。卌六年，擢國子監司業。我 朝沿明舊制，國子監未建辟雍，公援古禮奏請創設，得 旨允行。逐舉行 臨雍釋奠禮，士子圜橋觀聽，千載一時，實自公發之。五十二年，擢祭酒。明年，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公於國子監試事，嚴絕陋規，諸生無敢饋遺者。久之， 上聞，由是倚任益篤。尋轉詹事府少詹事，兼祭酒。奉 命視學山東。先是，郡縣試首解童生學使恒優容之，公持心如水，以文藝爲權衡。自是無濫厠學校者。山東舊有餐生銀數千兩，歲久不復給發，公瞿然曰：是天子培養人材，施及寒畯也。申諸令甲，毋敢侵漁。五十五年，遷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六十年，充順天鄉試副主考，尋視學江西。公屢掌文衡，清操益凜。先是，新城有隸人子濫列學黌，諸生合詞攻之，學使以諸生爲健訟，斥革四人。公至，具奏開復，而斥隸人子，士皆悅服。嘉慶二年，授禮部右侍郎，尋調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嚴清侵蝕、勒索諸弊，僚吏肅然。時同官有欲變賦法以裕 國用者，具稿邀公會奏。公以爲是與加賦之弊異名同實， 聖朝不宜出此，力持不可。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充 殿試讀卷官，復充 朝考閱卷官。尋調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充 經筵講官。十一年，管理順天府府尹事。時以水旱不登，發帑振廩，歲嘗數十萬。牧令有侵蝕公帑者，公即覈奏無所隱。十二年， 賜紫禁城騎馬。明年，調吏部尚書，充會試正總裁。又明年，有 詔褒公廉介，特加太子少保銜，充 殿試讀卷官。時吏部銓法吏胥高下其手，公引例奏明更正之。公餘楗戶，請託無所受，銓政由是廉平。十六年，協辦大學士，充 殿試讀卷官，復充 朝考讀卷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正主考。九月，邪教林清滋事，公以尹畿輔日久，不能先事鋤秣，弭於未覺， 聖恩不加重譴，僅 命降補中允。贊善亦以公充節槩著故也。公因痰喘氣急，乞休致仕。十九年春，歸里家居，謝客，大吏罕識其面。構屋數楹，奉安 御書扁額及 恩賜書籍、珍物，以志異數。公屢會審諸大案，精覈律例，吏不敢欺。矢慎矢公，所平反者甚衆。歷主鄉、會試，所得皆一時名士，而李公鍼昌、強公克捷，捐軀殉節，忠義昭垂，其最著者也。嘗勗子弟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力學根本。道學之弊，無異晉人清談，顧力行何如耳。又嘗服膺邵文莊公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語。蓋其

爲學之模範如是。所著午風堂詩集、文集、外集及叢談行於世。公生於乾隆六年十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嘉慶廿五年正月十一日辰時、享年八十。葬無錫龍山稍。配楊夫人。子四、長光駿、廕生、鳳陽府同知、先公卒。次光驥、太學生。次光驊、早殤。次光騏。女一、適江西候補按察司知事嵇文昕。孫二、長以誠、附學生。次以敬。女孫三。曾孫二、希逵、希遠。銘曰、

於惟我公、貞徽毅倫。飲冰茹蘗、古鏡照神。麟時清要、骨鯁道尊。庶績艾康、禮樂爲新。帝用嘉之、俾贊絲綸。裁玉輔弼、夙夜翦勤。如何不淑、白晝降氛。引咎自責、畢景橫門。身沒譽昭、千載作珍。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秋士先生述

秋士先生彭姓、諱續、長洲人。初字其凝、已而更字秋士。中歲好爲詩、故吳人之言詩者、往往稱秋士先生也。高祖行先、以高才貢太學、明亡不仕。自曾祖以下、三世皆布衣。父景騤、修長者行。先生少端植如偶人、長而耿介、不蹈非禮、意所不可、雖千金弗屑也。與人落落、或竟日不發一語、然其所敬愛、繾綣欵思、無少恝置。嘗一應縣試、喧沓中斂手覩日景、遂投卷出、自是絕意科舉、而并力爲詩。其爲詩凝神窅默、脫去塵蘧、耆然開通、萬象奔赴、近觀物惡、遠徵蕃變、幽顯畢章、情貌唯肖。至其驂騰古先、陵轢輓近、肺腑流注、繩墨自然、丹砂空青、視聽希有、斯乃精靈超變、不可方物者矣。未嘗數數爲文、然有作輒工、尤長于紀述、出入魏晉之閒、時復類左氏、班氏。吳縣汪縉、瑞金羅有高最所賞歎、其它知之者蓋鮮焉。先生嘗自敘其人、繫以贊曰、飽喫豬肉、童心來復。不尤隻翼、不怨偏轂。囊無褰餘、瓶無撮粟。光潔一身、浩然萬足。族子紹升聞而歎曰、先生其知道矣乎。然先生早歲喪父、壯益鰥、母妻相繼殁、賣屋以葬、寓木主僧舍、家具蕩盡、獨攜先世遺書二簏、轉徙無常居。性好山水、館洞庭、得痁疾、歸復創足、不良于行。歷主吳震元、王維城、李大夏、爲童子師、顧影悲咤、莫能自釋、以何病卒、年四十四。其卒也、客外生張豹文家、豹文爲治斂、族人立其再從子以成爲先生後、以遺書二簏畀之。紹升長先生二歲、先生視以密友、病亟出夙所著撰、俾爲論次。先生卒、

紹升既校定其書，爰述先生之人，以諗諸知先生者。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二

蘿簪高先生墓誌銘

今之世殆無所謂師儒者矣。謂之師者，授句讀，效佔畢也。謂之儒者，司載籍，守黌舍也。而世亦遂莫克自盡其職，甚者以相訾謷焉。嗚呼，師儒遂無所用於天下耶。吾師蘿簪高先生幼而勤敏，篤志嗜學，家世儒素。未弱冠，已能授徒，以給仰事。年二十二，始補邑弟子員，從遊者日益衆。爲教以敦勗志行爲本，爲文章一軌於法，而隨材善誘，使之鼓舞不倦。每根究理奧，指示利病，神色亹亹，聽者心悚意浹，油然遂然，日進而不自知，以故出門下者，雖愚鈍無不各有所就，其工制舉業，取科第及爲弟子師，有聞於鄉里者，僂指可數。年四十七，始中式乾隆戊申科江南鄉試，庚戌科登中正榜，旋奉停止之命。凡七應禮部不遇，以大挑二等，嘉慶七年選授含山縣學訓導。含山介廬、和之間，頗僻陋，十數年來，無舉於鄉者。先生至則招來生徒，發篋陳策，課之督之，擇其材者獎勵輔掖，束脩以上來者不拒，向學蒸蒸，日變月化。甲子鄉試，含山中式者四人，自是以後，科無虛額。應召試人中書與館選者接踵而起。安徽莠民舊有天地會之目，以煽惑愚民，有司已入告而誅夷之矣，卒不能絕根株，邑士有以告者，先生立移令察究，而自爲條教，以授諸生，使徧曉之，破其惑。嘉慶二十年，教匪方榮升滋事，總督百齡嚴治之，株連相坐及禍者數百家，而含山晏然無一人。嗟乎，觀先生之所設施，則師儒之所以成就人材，裨輔治化者果何如也。先生以貧故，常爲四方遊，里居教授之日少，及得司鐸，又值僻小邑，故其著見者僅如此。性方嚴，不苟言笑，義利之辨，斷斷一介，而引掖後進，怡愉見色。貧而好施，見義必爲。達於從政，肆應裕如。淮揚道曹韵菴恒初爲桃源縣丞，延先生入幕，言論傾契，因爲兄弟交。曹君歷官十餘，著績宣防，先生佐之也。在含山時，或以公事謁上游，有所開陳，必中事

理上游屢欲以知縣薦、力辭不受。遊必擇交、不妄許可。里居與周山畫情、黃嵩孩向榮、謝蔭棠楷、趙乳塘澧諸先生及先太夫友善、皆落落難合者。乾隆甲辰、乙巳、先大夫延先生課兆洛兄弟、獲侍者二年。以後蹤跡稍濶、而廿餘年來歲時音問未嘗間也。誌先生之墓、其敢以不文辭。按狀、曾祖靖安、常州府學生。祖頎昌、考士宏、敕贈修職郎、含山縣儒學訓導。本姓金、以從舅嗣高氏。配楊氏、繼室秦氏、俱封孺人。子承鈞、承錫、國子監生、承鈺、縣學生。孫六人。先生生乾隆七年十二月八日、以道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卒於含山學署、年八十有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葬大寧鄉白茅塘之原。銘曰、

師學爲君、儒惟人需。鑄人陶化、古今不誣。大被寰宇、敢敝蒲盧。小效鄉國、響捷鼓枹。用有廣狹、道無二趨。嗚呼先生、於遇爲屯、於道爲亨。鏗鏗一經、馳聲漢廷。彼伊何人、曾不是聞。幽宮千祀、德馨不已。以慕以思、學士之砥。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二

中議大夫賜三品服肯園鮑公暨配汪淑人墓表

碑誌之文、古男女皆有之、然爲婦作則不題夫、爲夫作則不題婦、金石例也。宋以來間有題某公合葬碑誌者、然亦不著婦姓氏。其夫婦並題、則明以來之濫觴也。歙鮑御史勳茂將合葬考妣、先期以狀來乞余表墓、余乃竟用明人例、夫婦並題、非曰委曲以徇俗也、文無定格、衷於理而已矣、理亦無定法、歸於是而已矣。禮以義起、非古之明訓歟。蓋述夫之美、兼及婦德、如史之附傳、其德相均、足以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按狀、鮑公諱志道、字誠一、號肯園。配汪淑人、並歙人。公以古誼稱善士、淑人或贊襄之、或推公意而自爲之、其事皆昭昭在耳目。如公侍父病凡五閱月、衣不解帶、淑人之侍姑病、亦以三日新婦周旋茵榻、左右無方、故鄉黨道稱其孝。公之弟啟逕八歲失母、公天性篤摯、曲盡教養之道、淑人亦如撫所生、故鄉黨並稱其友。公故業士、然慷慨好施、急人之急如已事、淑人初處困約之時、亦往往脫簪珥、質衣帬濟親串之窘之、故鄉黨並稱其義。公以先世慈孝堂故址在龍山之麓、其地弗善、特遷於山岡、爲銘誌之。宣忠堂者、遠祖尚書公舊宅也、又葺其頹廢、爲

尙書公祠、增置祀田、以貽久遠、並貲助宣忠派之不能婚者。鮑氏故多孝子、建世孝祠以祀、使子孫八歲以上卽入覲禮、更捐金取息、給族衆之助祭者、以當分胙。淑人亦篤念本支、嘗修西沙溪三婆塘祖墓、躬自督工、不避風雪。每自揚州歸里、必先祀宣忠堂、徧招族人、賙金有差。又構屋八楹爲族人貯農器、置田百畝、取租給族之衆婦。自以平日節儉、乃積有是貲、名其田曰節儉、事事皆先得公意。至族婦四人終身苦節、無力請旌、淑人廉訪其事迹而公上之於朝、尤同心合力而成矣。公好義舉、歙故有紫陽山間二書院、歲久頹圮、膏火亦無所資。公捐金萬有一千、並修復之、至今絃誦日盛。歙有水曰北河、環郡城之西迤橋北岸而入漸江、漫淤旣久、漸徙而西、與豐樂水合流、漲沙日深、迤橋之流遂絕。形家以爲西流百里之水、關郡人文所繫也。公獨力捐貲、築水射當其西南、障之使東、以刷久結之沙、故道頓復。揚州自康山以西至鈔關北抵小東門、路多積水、雖以甎砌、沮洳如故也。公易甎以石、行者皆稱便。淑人深居閨閫、不能周知外間事、而足迹所及、重築大母堨、七星墩堨、田水溪橋諸道路、至今里人能道之。雖役有大小、費有多寡、其用心與公何異乎。夫坐擁高貲、意氣自喜、慷慨而談任俠、視金穴自封者加一等矣。然席豐履厚、物力有餘、可以視之不甚惜。如以寒素之門銖積寸累、致富貴、物力之艱難、其知之矣。而公與淑人能重義而輕利、不其難乎。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或士大夫好濟物、而內有悍詞、或閨閤喜施予、而外多掣肘、此人情之常、卽事勢之常也。公與淑人不謀而自合、相觀而益善、不尤難之難乎。其人其事均不可以尋常測、而謂可以金石之例拘乎。故婦統於夫、正例也。婦與夫各足自傳、變而並書、亦變而不失其正也。春秋之法、內女非嫡不書、而紀叔姬以媵書、賢也。淑人與公並題、亦此志云爾。千秋萬世、視余所表、可以知其非委曲徇俗矣。

紀昀撰《紀文達公遺集》卷一四

鮑肯園先生小傳

肯園先生以嘉慶辛酉十月卒、先生子樹堂侍御以行狀寄余、求余爲小傳。先生嘉言善行、不能縷數、非小傳所能括也。爵里世系、生卒年月、則碑誌在焉、小傳亦例不載。乃畧撫其逸事曰、凡人由貧約而富饒、疑非辛苦備嘗之矣、銖積寸累、以至鉅萬、其亦不易矣。故悋財者恒情。自食其力、以償前此之拮据、於世無損、人不得而

告之也。先生由困而亨顧恒思於物有濟、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贍族人之不能婚者、舉苦節之不能請旌者、則有關於倫紀、而世孝祠之建、世孝事實之刻、則有關於風俗人心。至捐金三千、復紫陽書院、捐金八千、復山間書院、則功在名教。復歙縣北河之故道、修揚州康山之遺蹟、皆費逾千萬、則又德及生民。此先生之不可及者一。凡勤幹習事之人、必老於世故之人、故往往義所當爲、巧於趨避、以自保其所有、此雖服官涖政者或不免也。先生嘗修復二書院時、力爭鄭師山玉、徐觀察士修、與光祿煒及其家仲安先生之從祀、皆侃侃不牽就。總司兩淮鹽筴日、勇於任事、不避小嫌。乾隆末年、福建鹽鬮入江西、其勢蜂擁不可止、淮商頗困、而事體重大、莫能攖也。先生身任其事、支拄兩載、其患始平。鹽艘或有沈溺、例當補運、或受累至破家。先生倡議使一舟溺則衆舟助、至今爲永利。先生之不可及者此又其一。若夫家庭孝友、士大夫之常理、少而廢書、老而勤學、著作頗煩於作者、於先生亦爲餘事、固不必一一瑣述矣。

論曰、不自私其所有、而毅然敢任天下事、使仕宦者如此、則賢仕宦也。斯人往矣、能勿邈然遠想哉。

紀昀撰　《紀文達公遺集》卷一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五

崔述　李惇　劉大紳　馮敏昌
陳昌齊　吴槐炳　汪龍

教授文林郎福建羅源縣知縣崔東壁先生行略　陳履和

嘉慶二十有一年二月初六日，大名崔東壁先生卒。越五月，其門人石屏陳履和至，奉遺命，受書櫃前去。越三年，乃取先生學行見於本集者撰次之，而於著書事尤詳，慎不敢苟也。先生姓崔氏，諱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人。乾隆二十二年以漳水屢決入魏城，廢魏縣，并入大名縣，故又爲大名縣人。先世居大寧衞，小興州。明初有諱義者，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遷保定之新安。國朝順治中，諱向化者始遷魏，再傳至先生曾祖，諱維嶽，號段垣，以舉人官大城教諭，學行冠一時，詳載縣志。祖諱濂，字周溪，武學生。考諱元森，字燦若，號闇齋，歲貢生，周溪公次子也。妣李太孺人。闇齋先生承段垣公之學，精研儒書，博綜時務，補縣學生，後五試順天皆報罷，遂閉門教授，至老不倦。錢塘汪侍講[illegible]志其墓，以爲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尊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清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因推爲河朔眞儒云。先生生平孝友廉介，讀書涉世，欲卓然有所樹立，爲名儒以顯父母。五六歲時，即從父受書。闇齋先生教之嚴，市井之言、游蕩之行，常不使接于耳目。少長，告之曰：爾知爾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十一歲應童子試，已爲縣令所賞。十四歲試於府，太守石屏朱公煐待以國士，擢冠其曹，弟邁亦前列，遂同補弟子員。闇齋先生喜兩子皆可教，先生益率弟朝夕砥礪，泛覽羣書，巨細不擇。年十五歲，太守招至署中，讀書晚香堂者數年，詩賦、詞章、應制舉業風發泉湧，見者莫不嘆爲奇才。家故貧，自丁丑、戊寅歲漳決城壞，十月之中，四遷其宅，二親嚴冬猶著單衣，無麥食，豆麪而已。辛巳七月，城再沒，一月三徙家。先生屢自郡歸，附舟省覲，泛城脊以達洪波千頃中，仍與弟讀書鄰家空樓，以娛親意。時先生已中庚辰副榜。壬午秋，復與弟同榜中式。乙酉歲，知大名縣秦公[illegible]爲買室禮賢臺上，室不過數椽，而相傳爲魏文侯處段干木之地，水落臺高，殊宜遠眺，闇齋先生樂之。又見先生學日富，而新娶成氏婦才且賢，伙爨餘閒，佐讀不輟，時復呈詩於翁姑，以博歡笑，益怡然忘所苦。居數年，先生覺百家言多可疑，悔從前泛覽之誤，曰：此非吾父所謂明道經世之學也。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自著一書，以正僞書之附會，闢衆說之謬誣。舉子業置不復爲。時先生三十歲也。辛卯二月，闇齋先生卒，貧無以葬，越三年，始能營新兆於城東南隅，終葬事。庚子三月，以長姊適陳氏者十年未葬，往成安自葬之。六月，子天祜殤。十月，李太孺人卒。明年六月，弟邁卒。壬寅三月，葬母及弟於城南新兆。自闇齋先生卒後十年之閒，叠遭變故，積哀勞病，作幾死者屢矣。母喪既除，痛弟邁篤學而年不永，所恃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發憤自勵，始作考信錄。疾病憂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而考古著書弗輟也。壬子秋，如京師。是時履和留滯都門，下第者再三，負性硜硜，不與人妄通一刺。偶於逆旅中見先生，獲讀上古洙泗考信錄及正朔、禘祀通考，請師事焉。受業兩月餘，師弟相視如父子。逮十二月，先生還魏，而履和自是不復見先生矣。先生少有志於功名，讀書時即悉

心以究世務，若救荒策、潭水考、漳河利弊策、直隷水道記，皆成於村居授徒、賦時觸事之餘。且家貧無以養，故祿仕之念甚切。既數試禮部無所遇，二親又相繼以逝，考信錄亦未成，自分以著書老矣。會吏部截取文至，又念先人嘗望我為陸清獻，本欲其明道經世也，而四十年讀書論世，數遊四方，嘗艱難，知情僞，亦宜發揮於政事，以自驗其所得，故自奉文後凡四如京師，乃以嘉慶元年正月選福建羅源縣知縣，四月，挈眷行。羅源近海而衝，向稱難治，嘗清查，後前官罣吏議者三人。先生治官如治家，不美食，不華服，不優伶宴會，卯起亥休，事皆親理，日與士民接見，書役稟事，皆許直入二堂，衆聽並觀，往往談詢移晷，而無敢干以私者。是以苞苴自絕，而地方百姓情形無壅蔽，從人胥役俱無所容其奸。聽訟不預設成見，俾兩造證佐各盡其辭，而後徐折之，數年案無枉者。初，元年七月七日，有寧德縣鹽商之哨丁李枝、陳祁等為鹽梟拒捕者所傷，陳祁落水死，其事起於東沖，屍亦撈獲於東沖。東沖者，霞浦縣地也。寧、霞兩邑恐罹處分，則以陳祁等由東沖口捕梟，駛入羅源之吉壁村，村人助梟毆祁淹斃，具詳，而移羅源拘兇手。是時先生到任，距陳祁死七日矣。鄰邑以為老書生，初來不習為吏，且事在前任，或者不極力爭辯，而先生駁詰甚力。二年夏，案猶未決，鄰邑既護前，大吏亦必責羅源捕吉壁人。先生以數十人軀命所關，豈可誣置死地，況兩邑先後移文，又時地自相矛盾，乃自為文據實詳辨，至再至三，理直辭達，兩邑無以復難，然後同官者服先生之明察而練事，顧不知其剖斷疑似入毫芒，皆自讀書考信中來也。是時桐城汪公志伊由本省布政陞任巡撫，激濁揚清，吏治肅然，稱州縣廉善者，以羅源為最，戒他縣當效崔令所為。顧公與某公意見多不合，而三年六月適有黃玉興上控之案。黃玉興者，羅源松山澳漁戶也。自海寇興，武弁欲藉以邀功，兵役欲藉以漁利，漁戶效之，遇商船操下南土音者（閩人以漳泉二府為下南），則要而索其賄，不與則報縣審訊，一經詳報，則良民經年羈押，或生意外之虞。黃玉興前獲之廖君端等是也。先生洞悉其弊，無辜之人審明即釋，往往同官張皇，而先生以靜鎮處之。玉興所續獲訊而釋者又數十人矣。縣有武舉鄭世輝者，效用閩安協，告假回籍，與玉興及其弟玉明約吾與若火食，得盜勿報縣，徑至閩安隨我獻功，由是玉興等出洋，遇三船，獲十三人，掠其物而拷問之，即駛船南赴閩安，而濂澳口南風急，不得進，反駛入羅源境避風，於是營弁遂上報，而後送先生訊之。訊之則先獲之兩船六人，但因下南音疑之耳。惟後獲一船鄭世輝到案堅指為賊者二人。一林琛，不肯受賊栥，嘗以二年六月率衆投首於閩安莊協鎮麾下，屢出洋立功，嘗中詳稟有案。一連元，二年十二月莊協鎮巡洋拿獲，經在洋緝捕之烽火營千總楊淡稟係其同鄉良民，釋放有案。此二人者，先生札詢協鎮，復書明白，協鎮復差弁黃捷凱至羅詳白其事，然則此船七人亦皆未可指為賊匪也。顧營既通報七人者已提省，而先生方欲據實詳釋，世輝等恐不能邀功，反罹罪，而世輝父鄭聚倉房蠹吏也，先生在任，聚不能有所為，乃主黃玉興訟先生，屢次擅釋巨盜。某公怒，飭先生自陳。先生遂以先後各案原委具詳，而副以通稟。有卑職焉能殺人媚人之語。某公益怒，欲參之，汪公持不可。是冬案乃定。四年四月，調署上杭縣，地闊訟多，難治倍於羅源，獨關稅向

有贏餘，人皆以爲利藪，不料先生捐宦竟得署此也。於是從者皆舞蹈以往。先生至，則關稅所餘千金悉數解充洋面緝匪之費。聞者或譏其矯，或哂其愚，不知先生安貧守介數十餘年，雖多財無所用，且恐慮擁厚貲將來求歸不得，如某某可鑒也。一切政事如羅源，而勤勞過之，訟漸稀。先是，縣中聽訟，嘗弁必遺兵雜衆中竊聽，而刺其陰事，持短長相挾制，故令長必多爲宴會贈遺以要結之。至是竊聽者皆自撤去，文武過從殊少，亦無怨也，而從者大失意。一日至汀州，有以北地菘粥者，先生命盡買之。他日有粥者，先生又盡買之。諸長隨笑曰：有肉不會喫，要喫白菜，絕好一上杭縣，被崔老爹做壞矣。（閩人謂官爲老爹。）五年十月回任，將至境，羅源人懸彩頌德，持兩端夾道而迎，大有兒童竹馬之趣。先生雖駕輕就熟，而勤慎之治，終始不懈。其消理社穀以甦民困，建風雲雷雨壇及城西石橋，皆前在任時所欲爲而未及者。所至御書役不惡而嚴，人無敢犯，亦無敢欺。百姓犯法，不肯稍事姑息，然以愷弟慈祥爲本，唯恐誤刑一人。而洋面捕盜之案，所昭雪全活尤多，雖以此忤大吏，弗恤，不止黃玉興數案也。地方敝俗，惓惓思有以易之。羅源侈婚嫁而不恥溺女，每歲正月則飾新婦，聽人入室觀之，過元宵乃止。上杭則元夜、端陽爲燈船之戲，男女雜沓，數釀大案。先生力行勸戒，自爲示文，貫意流洽，聽者感悟，而人或以此笑先生之迂。羅源文廟將圮，先生至即倡修之，集多士訓課講學。嘗爲諸生講孟子好辨章，因及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眞僞，舊說之是非，日下昃，娓娓不倦。其教上杭士亦然。兩縣之士有見先生書者，然後知先生政事皆經術也。先生初至閩，見州縣事多掣肘，不能自行其意，有退志，而以代賠前任虧項未清難之。兩年後倉庫無虧，屢求病免，汪公不許。自上杭回任，求益力，汪公益不許。會捐例開，始得以捐主事離任。往辭汪公，公方告病謝客，延先生至榻前，謂曰：好官，吾不能薦汝，吾媿汝。汝去，吾知汝不能建時也。是爲六年十月事。明年春，出仙霞嶺，與成孺人酌酒相賀，蓋自幸全大節，脫險阻，而生平未成之書可以從容脫稿也。魏固無定居，既歸，居大名，又居安陽西山，又遷彰德府城，數値歲荒，典衣而炊，著作自娛。於是十餘年中，全書告成。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曰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曰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此三十六卷者，考信錄之全篇也。又以生平所著與考信錄相涉者，曰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與翼錄十二卷皆爲雜著。而春秋類編四卷則未成之書也，不入目錄中。文集凡十六卷，無聞集，文也；知非集，詩也，爲正編。小草集，閩中官牘偶存稿也，爲別編。細君詩文稿，成孺人作也。荍田賸筆，詩文拾遺及偶存尺牘也，爲附編。志二種凡四卷，曰桑梓文獻志，曰水木本源志。存篋書二種凡四卷，曰大怪談，曰桑梓外志。曰涉世雜談餘編三種凡六卷，篇皆別存，目亦分載。曰荍田雜錄者其目五，曰荍田瑣記者其目七，曰荍田贅語者其目七，皆編二種凡六卷，則見聞雜記（又名一[illegible]）與知味錄也。大凡先生遺書共三十四種，八十八卷。（[illegible]）

[illegible]歸林以後頗有瑣屑之事偶然涉筆者然經學世務及勸懲大義亦往往散見於其中毋論洋洋大篇也而考信錄一書尤爲五十年精神所專注其所以著書之故則提要及自敘盡之矣敘略曰聖人之道自唐宋諸儒以來闡發精詳固非末學小生所能參其末議然亦似尚有未盡者蓋自周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絀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禹湯文武孔子之事以誣之而絀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徒逞人之識已也則僞撰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學欲欺世以取重亦多託之於古聖人而眞僞遂並行於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閒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讖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顚倒訛謬者蓋亦不少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己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儒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於天下矣隋唐以後學者唯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尚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尚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子正義以外率視以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皆習以爲固然而不爲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註始頗抉擿其失其沿舊說之誤而不覺者尚多不可數其編纂古史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就而别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眞僞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眞可見聖人之道可明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雖愚陋萬不能窺測聖人之一二然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註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註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註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謬而删削之題曰考信錄蓋八年而洙泗考信錄始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會至京待選遇滇南陳履和悅而鈔之又數年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尚未訂正成卷而嘉慶元年述選得福州之羅源縣遂不得竟其業七年春北旋乃得取夏商豐鎬諸錄從容撰訂數年而後脫稿然猶不敢自信暇中復取新舊諸錄細閱而增改酌定之又數年而後成凡爲錄者九爲卷者三十加以提要續說附錄共三十有六卷一生之學問精力畧盡於此矣嗚呼先生之自敘云爾亦可以見窮年著作之苦心矣方履和之事先生於京邸也受書數種越四年隨先考於江西之廣豐與閩接壤先生又寄以書皆刻之矣顧尚非定本逮先生全書訂定履和已侍親還滇南北數千里相見無期而先生年已七十餘膝下未有子嗣弟子伯龍奉母於魏不得常常見外人未有好先生書者獨成孺人爲閨中老友

盡悉生平著書事耳。甲戌四月，孺人卒，室僅一妾，先生益漠然無所向，自念衰病日甚，乃聚其書爲九函，作遺屬，命妾藏惢以待履和之至。時乙亥歲九月二十二日也。於是師弟子相念二十有三年矣。明年閏六月既望，履和至，而先生歿已六月。謹稽首柩前，受遺書，手澤淋漓，不敢注視。居十日，待伯龍商葬事，乃如京謁選。丁丑二月，履和刻先生書於太谷縣署，以三代考信錄先之。三月，使人詣彭德會葬，則先生喪已歸，緩不及事，履和罪也。夫古人事師有左右而就養者矣，有數百里而負笈者矣，有千里而奔喪者矣，有棄官而行服者矣。今皆未能，計唯有早刻全書，公諸天下，以稍盡弟子之職。迺三代錄甫成，而履和丁母憂南奔。嗚呼，全書之刻，又當在何日耶。先生服官六年，未得大有所展布，羅源、上杭之治，不知與陸清獻、嘉定、靈壽何如。要之清風惠澤，視古儒吏無愧。至其辨僞書、正謬說，以明古帝王聖賢之道者，雖有時與前人舊解若方鑿圓枘之不可入，而證以詩書之文、孔孟之論，則泯然爲一，而無復離合之迹，眞不朽之業，天壤間不可少之書也。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場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爲詆諆者。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眞知，天亦必默相此書，傳之無窮。履和唯有慎守遺編，以待其人而已。先生頎頎美鬚髯，善談論，往往以諧語箴俗，令人解頤。其著書亦時復如是。至性肫篤，事親能承其志。數遭水患，遷徙流離，必以仁者之粟饔。爲諸生試於郡，有託鬮齋先生之命，欲與先生換眷者，先生曰：吾父必無是命。弗應也。兩遭姊喪，皆哀慟致疾。弟卒，子女皆先生婚嫁之。成孺人生一子一女，皆早殤，撫弟子參熊，將以爲子，十五歲又殤。先後娶兩妾，皆無子，而伯龍生子亦殤。先生乃命伯龍以一人承兩房宗祀，待其生子，以後參熊。在上杭時，手書貽謨篇畀伯龍，歸魏復書承嗣條例畀之。生於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壽七十有七歲。配成孺人，邠州通判大名成公懷祖女，以賢能事先生者五十年。其在羅源、上杭，不讓朱夫人之佐清獻也。著有爨餘詩文二卷。生於乾隆五年某月某日，卒於嘉慶十九年四月某日，壽七十五歲。先生爲之傳，系於詩後。二十二年二月，伯龍以先生與孺人之喪歸葬於故魏縣城南闈齋先生墓下，將詣彰德室而迎先生妾與母居。伯龍初以墓志命履和，履和不能爲，亦不及爲也。今先生既葬，而履和奔喪在塗，豈復敢忘哀戚，以作文字。顧自念大節在三，先生之歿，亦履和心喪之年也，且表墓事不可緩，而他人無能悉先生志事者，乃於湖南舟中展遺書，取先生事親、治民、著書大畧，和淚濡墨，次其梗概如右，將求海內有道君子賜之文章，以垂永久，而先錄一通，復伯龍焉。嘉慶二十三年二月，石屏受業門人陳履和謹譔。

右行畧之作，初未知黃玉興誣控之林公後事如何。道光元年，余至都，始知其由行伍積功累陞至福建金門鎮總兵，皆在先生解組北旋之後。其陞任浙江提督在二十二年，則先生歿已年餘矣。方先生詳釋案內諸人時，亦但期昭雪其冤而已。他日功績、官職豈能逆料。然已爲國家儲一將才，彼必欲誣之者果何心哉。附書於此，以補當日序事之缺。二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履和識。

《碑傳集補》卷三九

崔述傳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初爲直隸大名府魏縣人、後魏縣廢、併入大名、遂爲大名縣人。父元森、治朱子之學。述幼承父學、父語之曰、爾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于明道經世、欲爾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覽羣書、里人翕爲奇才。時漳決城壞、轉徙流連、衣敝糧罄、誦讀不輟。乾隆壬午、舉于鄉。及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羅源近海而衝、號稱難治。述既莅官、卯起亥休、日接士民、從人胥吏無所容奸。有某弁誣良民爲海盜、述持之急、且投牒大府、謂卑•焉能殺人媚人、乃調署上杭縣。縣饒關稅、官閩者視爲利藪、及述爲令、以關稅所餘數千金解爲洋面緝匪之用、日食蔬飲粥、人或笑其迂、自若也。繼復反任羅源、邑人迎者萬餘人。乃革弊俗、修文廟、課諸士、講學日昃不遑、閩人誦爲文翁復生。然廉介自持、不爲聲氣、遂以老病乞休。時桐城汪志伊撫閩、重述爲人、且惜其去、乃語之曰、好官吾不能荐汝、吾愧汝。汝去、吾知汝不能逢時也。是爲嘉慶六年事。述既去閩、乃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先是、述覽羣書、篤信宋學、繼覺百家言多可疑、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以爲周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絀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禹稷文武孔子之事以誣之而絀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徒、恐人之譏己也、則僞撰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家、欲斯世以取重、亦多託之于古聖人、而眞僞遂並行于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間、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讖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强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顚倒訛誤者蓋亦不少。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己、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尙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益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于天下矣。隋唐以後、學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尙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尙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氏正義以外、率視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相率以爲固然、而不爲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駮周秦以前之舊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注、始頗抉摘其失。其沿舊說之誤而不覺者、尙多不可數。其編纂古書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中。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眞僞必取信于詩書、然後聖人之眞可見、而聖人之道亦可明。其所著書、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古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商考信錄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崔氏考信錄。其與考信錄相輔者、別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與翼錄十二卷、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其自叙考信錄曰、述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于經、不以諸子百家雜于經傳。久之、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于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謬而删削之、題曰考信錄。然述書之凡例、咸見于考古提要中。述之言曰、漢初傳經、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于一。于戰國處士說客之言、雜于檢覈、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諸儒類多

掇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復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腐末、而向來所沿之誤、遂莫復過問、而淺學之士、一語一言必據秦漢之書、見有駁其失者、則攘臂而爭、但殉其名、莫窮其實、故舛誤乖剌、罔可詰窮。又謂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于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故以戰國秦漢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爲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往往借物以寓意。後世以虛言爲實事、篤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語、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傳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眞解者、如以羲和日馭爲御車之御是也。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甚多。舉是以推、則古書所紀聖賢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盡憑。又非惟漢儒多信戰國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因以致誤。舉是以推、則古史既亡、若僅據傳記、古人之受誣者豈可勝道。蓋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眞而致誤者、有兩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數人遞傳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者。後人之書、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爲曲全、互相附會、以致大謬于事理。學者不察其致誤之由、遂信其說爲固然、不敢少異、良可嘆也。又謂二帝三王、去今甚遠、言語不同、名物各別。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得其眞。故漢人說經、多出于意度。漢代以後、兼從事于作僞、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亂。雖有聰明俊偉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異詞。故辨異端于戰國之時易、辨異端于兩漢之世難、辨異端于唐宋之世、尤難中之難。蓋人之信僞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復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難也。復謂經傳之文、賢哲之語、亦往往過其實。學者惟當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詞而害意。況傳雖美、不可合于經、記雖美、不可齊于經。後世廢經而崇記、故古制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而極。此皆闡前人未發之隱。及自述其著書之旨、則謂古人之學貴精、後人之學貴博、故世益古則取舍益慎、世益晚則采擇益淆、而文人學士又好議論古人是非、而不復考其事之虛實。不知虛實既明、則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發古人之誤、則必抉其致誤之由、使經傳之文不致終晦。又曰、以予所見所聞、其人之僨事者均由含糊輕信、不復深問、未有細爲推求而僨①事者。其語均前人所未發。述卒于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滇南陳履脊②刻其遺書。嘗述之著書初成也、自爲諸語以評之曰、薄皮繭。蓋北方有諺、於人之科名不遂、僅以舉貢終身、與仕宦以州縣畢世者、皆稱薄皮繭。其意以爲蠶有強弱、繭有厚薄、而人之樹立淺者謂之無成、不可謂之有成、又瑣屑不足道。故自目爲薄皮繭云。崔氏既歿、其書不顯。近歲日人那珂通世復刊其遺書、閱者始稍衆、崔氏學術之不墮者、其以此夫。

論曰、近世考證學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學派者、則以標例及徵實二端。標例則取舍極嚴、而語無瑰雜。徵實則實事求是、而力矯虛諞。大抵漢代以後、爲學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篤信。逞博則不循規律、篤信則不求眞知。此學術所由不進也。自毛奇齡之徒出、學者始悟篤信之非、然以不求眞知之故、流于才辯。閻若璩之徒漸知從事于徵實、辨別僞眞、折衷一是、惟未能確立科條、故其語多歧出。若臧琳、惠棟之流、嚴于取舍、立例以

爲標然篤信好古、不求眞知、則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書均具條理界說、博徵其材、約守其例、而所標之義、所析之詞、必融會貫通、以求其審、縝密嚴栗、略與哲種之科學相同。近儒考證之精、特有此耳。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爲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眞。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僞而存誠。則述書之功、在于範圍謹嚴、而不在于逞奇炫博。雖有通蔽、然較之馬氏繹史固有殊矣。近人於考證之學多斥爲煩瑣、若人人著書若崔述、彼繁瑣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劉師培撰　（左盦外集）

李惇記　江藩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渹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過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賁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樸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前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日貢萋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遽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與君然燭豪飮、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渹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坷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藏於家。

（碑傳集）卷一三四

劉青天大紳傳　劉鴻翺

劉青天者、名大紳、字寄庵、滇之晉甯人。以乾隆壬辰進士仕吾東。吾東服其德、稱爲劉青天云。初令曹、單二縣、二縣固吾東財賦鄉。公旣至、民無羨稅、大吏過境、至不能犒從者。大吏檄公代長山令、漕將以困公、民聞公至、擔負相屬於路、不數日漕畢。又檄公令新城、又檄公攝朝城篆。舊令有疑獄、公未能決、以是劾公。候部議。公善書、又長於詩、是時待罪歷下、邑人聞公將去、求書者盈門。公日爲書墨數斗、紙數百。暇則與士大夫泊舟湖際、鵲華山色遺映水面、芰荷蘆港、漁歌欸乃、胸中浩然、恬適之趣盎寓之於詩、初不知身之將遣也。及部議下、當流、公卽日就道。曹、單民醵金餽贐、公辭委之車中。行過某地、河決、公盡用以濟溺民。未

及流所，新城曹單民復醵金贖公還。嘉慶間，河南撫陳公大文移鎮東來，舉廢吏之賢者，公爲首。公至陳，以憂去，新撫授公冠縣。冠多逋賦，公下車月餘，復詣省垣辭職，父老隨之，請公回。公謂父老：父母無不愛子，子或違教，如父母何？父老頓首謝，乃允其請。士豪某積賦不奉命，公以巡稼過其里，招之來，曰：爾適無錢耶？曰：然。則代爲償之。至秋，復使人謂之曰：爾又無錢耶？曰：然。復典衣代償之。某感愧，終身無欠賦。公在東久，知終不合於時，欲棄官去。大吏舉公卓異，遷武定軍廳，因以疾辭。士民送者雨泣，皆呼青天。

論曰：己未、庚申間，先君以候補教諭需次省垣，與公稱相契。先君問公施何德於民而民情如是，公笑而不答。臨别，贈先君草書十二幅，寄庵詩草一函。草書潑墨淋漓，至今猶新。余讀寄庵除夕詩曰：剩有兒童壓歲錢。嗚呼！有以也夫。

（碑傳集）卷一〇四

戸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吴蘭修

馮敏昌，字伯求，欽州人。乾隆庚寅，由拔貢舉鄉試。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大考改官刑部主事。乙卯、辛酉丁外內艱，廬墓六年，每月朔望，必肅衣冠向

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惇篤至行，而兼衆長，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敏昌者。其論學有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又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可以處處推廣，又知權達變，無歉於己而有濟於人，此之謂仁耳。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高下抗墜，嘽緩噍殺，各有一偏。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有中聲必有元氣。詩皆元氣所爲，非一切區區格調之謂。能知元氣之鼓萬物，此之謂大家。故其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開面目，開闔動盪，不名一體，巋然爲嶺南一大宗也。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平生遍遊五嶽，皆造巔題其崖壁。他如匡廬、龍門、砥柱、壺口，留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晚講學於鄉，學者稱魚山先生。著有孟縣志、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小羅浮草堂詩鈔、師友淵源集。題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敏昌，卒爲名臣。嘉慶己巳，奉

旨入祀鄉賢。

（碑傳集）卷六〇

浙江溫處道陳公昌齊傳　廣東通志

陳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海康人。父河書，恩貢生，敦內行。昌齊賦姿穎絶，至性過人。年十一，居母喪，哀毁如禮。弱冠，膺乾隆乙酉拔貢，庚寅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充三通

四庫館纂修官。甲午，典試湖北。乙未，校禮闈，所拔多知名士。尋擢贊善，晉中允。乙巳以廷試三等左遷編修。庚戌，轉河南道御史，補兵科給事中，巡視中西二城，風規肅然，姦宄屏跡。旋丁外艱，服闋，改刑科。昌齊生長海邦，洞悉邊要，上疏切言洋匪會匪情形，請設法勦捕。明年，復條陳防海弭盜事宜，疏入，

召對稱旨。甲子，

上幸翰林院，昌齊以舊詞臣與宴，蒙賜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註杜詩、筆硯緞綃各種。是年，外補浙江溫處道。時海寇蔡牽騷擾閩浙間，抵任，修戰艦，簡軍伍，細繪諸洋全圖，昕夕披覽，瞭如指掌。每接見武弁，必加意禮待，而關報稍有不實，輒指斥之。雖百里外事，如親覩。在浙五年，以審案遲延部議鐫級歸。昌齊歷官中外數十年，不媚上官，不罔私利。遇民生國計事，必侃侃而談。初在翰林時，大學士和珅欲羅致之，昌齊以爲非掌院，無晉謁禮，卒不往。及莅溫，一等侯德楞泰奉

特旨按閱閩浙，風采威厲，人皆震慄。昌齊怡然進謁，侯諭以嚴設海禁，盜可自斃。昌齊曰：閩浙民多以漁爲業，海禁出則漁戶百萬無聊生，患且不測，非策也。侯改容稱善。當解組時，大吏欲爲奏留，昌齊謝之，蕭然歸里。歷主雷陽、粵秀講席，論文課士，娓娓不倦，尤諄諄誨人立品敦行，爲先學者宗之，稱觀樓先生。生平精考據之學，參訂經籍，多所辨正。輯有經典釋文附錄、歷代音韻流變考、楚辭音辨及大戴記二十子、淮南子、荀子、管子、呂氏春秋諸書正誤。又長于天文算法，著天學脞說、測天約術二書。其詩文則有賜書堂集若干卷。嘗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今所修通志，昌齊亦秉筆纂，粗就而卒，年七十有八。

又　溫處兵備道陳公傳　吴應逵

公姓陳氏，諱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雷州海康人。先世由莆田徙瓊州。二世祖孚中，宋進士，瓊州科目自孚始，入祀郡鄉賢祠。曾祖英相卜宅於雷，凡數遷，乃定居海康之南田村。祖全夫，諸生。父龍溪，恩貢生，皆贈中憲大夫，如先生官。先生少有神童之目，十一歲居母喪，哀毁如成人。十六歲補邑弟子員，以選拔貢成均。庚寅、辛卯聯捷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甲午，典試湖北。乙未，充會試同考官。旋轉河南道監察御史，巡

覩西城。嘉慶丙辰、升兵科給事中。辛酉、補刑科給事中、巡視東城。甲子出爲浙江溫處道。已巳因事罣誤，部議降調，遂解組歸。先生遇事敢言，其初轉御史也，奏各省首府宜請
旨簡放，以杜夤緣。直省督撫政治宜令學政隨時稽察，以防弛縱。京師各門宜嚴章程，以杜勒索。均下部議覆。廣東海防，舊分三路，以廣州爲中路，惠潮爲東路，高雷廉爲西路。前明倭寇來自閩海，東路實爲咽喉。今則中、東二路爲總督提督駐劄之區，獨西路僻在一隅，而廉州一郡，又與安南接壤。海賊恃爲接應銷贓之地，久之遂與陸匪相連結，接濟糧食器械，又導之擄人口，劫財物，懸所得男婦姓名於通衢，限日取贖。近海居民稍有力者，遷居避之，輒訪其父祖墳墓，插標勒金，否則發掘無餘，人人震恐。先生丁巳奉諱家居，備悉情狀。辛酉服闋後，即據實陳奏。明年，又奏緝捕洋賊事宜。其略云：今春以來，凡離海五十里內外處所，擄財帛，焚廬舍，劫人口，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在高州有靑平城、橫山墟數百人焚劫殆盡，在雷州則有海康縣牛路村陳家被劫男女七名口，遂溪縣那鄰村梁家被劫男女十八名口，陳村陳家被劫男女八名口，俱勒銀數千，或至一萬兩。查歷次由海上岸之洋匪，率不過一二百人，至行劫時，輒有陸居會匪多人持械助兇。每行劫後，又在海濱招夥，給丁壯等安家銀，每人數十兩，誘令下海。沿海居民類皆自少採捕爲生，習拳勇，熟水勢，向爲匪等所畏懼。自經匪等招誘，從匪者往往而有。因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爲盜，卽可用以捕盜。似宜令地方官明張告示，有能相率出洋勦捕，或乘匪等上岸併力殲擒送官驗實者，除將所得軍械交官外，其財物船隻併陸路上或有匪黨產業，一概給予獲匪之人充賞。卽已經聽誘下海之丁壯，若能設法殲擒多匪，連船械等物運米投首，亦准免罪爲民，一體給賞。其擒獲勾引助兇之會匪，確有證據者，亦照此辦理。則當該匪行劫在塘汛切近之地，官兵自可聞信趕剿。或官兵未到之時，丁壯亦必圖賞力捕。仍須令地方各官詳稽戶口，妥編保甲，以淸積行入匪之源。於各埠頭防挐擠匪糧物於各市鎭，嚴緝代匪銷贓，以絕水陸勾連之路。庶幾洋面肅淸，而地方可臻甯謐矣。奏入，
上召見，詢問再三。迨之溫處新任，卽飭令各營武弁協同耆工出海，給浙閩海洋全圖，纖悉備具。每汛口弁兵稟報殺賊情形及道里遠近，稍有虛妄，必加申飭。與提督李公長庚探相結納。凡接見武員，必加禮，曰：海氛未靖，正武夫効命之日也。向例擒獲盜夥，多或百餘名，少或三四十名，除各船盜首外，其餘大概審問某年下海、有無與官兵打仗、有無過船接贓，問者輒以爲煩。先生按名與訊，無論老少，不遺一人，語屬吏曰：問官高坐堂上，不過盡一日之勞，猶以爲苦，武員冒險捉賊，其苦更何如耶。巴圖魯一等侯德楞泰奉
命按閱閩浙營伍，議於各海岸添設兵弁，晝夜巡邏，不許一人下海，令水米器具無所接濟，不數月可盡殲。侯風采嚴厲，屬吏莫敢置對。先生進曰：侯未身履其地也。閩浙兩省皆瀕海，居民耕田而食者十之五，捕魚爲業者亦十之五。若禁其下海，則數萬漁戶無以爲生，激變之咎，誰當任之。侯默然久之，曰：公言是也。永嘉有胞弟誤用屠刀格兄致斃，聽訟師指引，認木柴毆傷，刑訊十年，獄未具。先生曉之曰：汝明驗刀傷，早以誤殺援赦，木柴斃命，則故殺也。訟師利汝財，以延歲月耳。犯大驚，叩首於階曰：公活我。指使者實某也。先生按律定擬，並置訟師於法，一時稱爲神明。其遇事平反多此類。嘗降調時，制軍阿林保調兩江總督，欲奏調江蘇辦理河務。新制軍方公維甸又欲以諳練海疆奏留原省補用。先生並辭，遂歸。生平博極羣書，嘗取淡衍、史記、十三經註疏，凡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未備者，錄之爲經典釋文附錄。又著歷代音韻流變考，鄭舍人不戒於火，並所藏書俱燼，後欲重輯之，而未就也。戴東原先生應詔至京，一見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指其訛外處，東原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常以爲恨。郤二雲編修爾雅正義成，質之先生，爲駁正三十餘條。歸里後，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制軍阮雲臺先生修廣東通志，聘先生出總纂志事兼掌粵秀書院。庚辰十月，通志草稾略定，歸。歸二十五日而卒，年七十八歲。著書已刻者，呂氏春秋正誤二卷、淮南子考證六卷、楚詞韻辨一卷、訓天約術一卷、隨池瑣談一卷、賜書室集六卷。未刻有大戴禮記正誤、老子正誤、荀子天覺、壯說一卷、稽兆約旨一卷、囊玉秘旨別傳一卷。子三人：養，先卒；簡，優貢生；茂，邑庠生。

（碑傳集）卷八七

新會縣敎諭前署福建甯洋縣知縣吳君槐炳墓誌銘

陳昌齊

乾隆三十有五年，歲在上章攝提格，
朝廷大開恩榜，鶴山吳君植亭以粵省第十六人出主司上海陸耳山先生、李威馟玉亭先生門下。於時同舉者惟君與饒旦墉、馮魚山、溫質坡名最盛，而余濫厠其閒，稱齊年。辛卯，余選庶常，厥後旦墉以乙未、魚

山以戊戌賓拔以甲辰先後成進士列詞垣君正如旃檀異香逆風彌烈每當公車北上相見於邸往往作竟日談劇切古今若無難一一見之行事也者歲辛丑以一等發閩省補縣尹育餞於郊僉謂君此去大抒生平所抱負循聲上播成就未可涯量君曰求冷官以資祿養吾意也今不然稀齊棘軸不能運方寸將奈何慨然而去既至閩大吏器之令代清理省局積案事竣檄知甯洋縣事凡三載內無塵牘外有口碑以事偶掣肘請就司鐸大吏留之不得益君本志原不在百里留封也次年君補英德縣博士受塘則以是年銷職尋補中書魚山亦以是年改比部主事未幾相繼卒余厥而復起久之乃由給事備兵甌海被議歸迴憶京華聚首今在都中者僅黃坡侍郎一人擁皐比主席道進乎詩書之圃則君而已嘉慶己卯余來粵通志抵省會錄科時君必以職事來庶幾復圓良覿而君之哲嗣應遂亦以與修輯事至出君行狀相示始知君歸道山葬且有日矣余舊學於太史氏誌墓其職志也因節狀語舉其大者書之而系之以銘按狀君諱槐炳字耀垣別字植亭書籍廣東肇慶府鶴山縣曾祖諱雲龍字奕隆別字松茂祖諱紹裘字嗣芳別字樸園皆埋照弢光弗耀於世考諱奇俊字宗潘別字秋巖以君貴貤封修職郎妣黃氏貤封太孺人松茂之隱於市也減衣縮食命樸園公率秋巖公從師受舉子業時以環穎稱之松茂公壽日高秋巖公因以身任肆中事督君讀書夜以三鼓為節五鼓即起寒暑風雨無少輟君亦發憤自勵年二十受知於學使鄭炳也先生補郡弟子員又二年補廩膳生學使則大興翁覃溪先生也時沈椒園范衡州兩先生先後主講粵秀端溪兩書院君從之遊均有國士之目庚寅舉於鄉辛丑大挑一等以知縣發福建試用及至上官委辦閩侯二縣積案一經判斷無有上控者又奉檄監秋讞人犯數百君以各犯遠來則飢餒不時在獄則燥溼不一所以體恤之者備至旋署龍巖州甯洋縣事既莅任諭民各安本業倡修雙洋書院增膏火延名師以造士縣多鬥毆案君莅事三載獄中無囚犯相驗祗投河道斃兩次論者謂不事事而民如芥假有古良吏風先是縣城東西兩水夾流各有長橋久將圮君重修之更名曰太平曰青雲工甫竣而秋巖公卒樸園公就養至君迎於郊外樸園公率秋巖公為前導君偕諸子及孫曾翼隨其後是日也邑人扶老攜幼喧呼塞路僉曰自我等知人事以來未聞有父母官四代同堂又同就養官署者橋成而稱人至匪直資利涉抑亦吾邑吉大

之徵也邑有開鐵山者其爐頭悍甚惡少倚為逋逃藪往往出貽民害君悉其積弊詳請封禁屢請屢駁於是請就教職歸計行篋中惟卜文瑜黃癭瓢畫數軸謝古梅黃莘田詩文集十數卷壽山石數十枚而已乙巳六月選英德縣訓導於時樸園公至署遊覽碧落洞金龍巖諸勝盤桓數月秋巖公則歲往返以為常英德自康熙間陽城田文端公來宰是邑建書院立三賢祠唐忠獻公介洪忠宣公皓鄭監門俠每歲春秋祀諸生咸來習禮又以稧日會帽子山重九日會南山聖壽寺作文賦詩人多向學公既去邑人立木主附之曰四賢祠改書院曰文端書院其後浸不振君復修舊觀月課之外令諸生進所業口講指畫尤諄諄以砥礪廉隅為訓一時稱為達師丁巳十月秋巖公捐館舍君以憂去極哀盡禮三年中未嘗見齒辛酉三月選補新會縣教諭當是時黃太孺人春秋高君恆慮得缺稍遠則迎養未便及捧檄喜甚君妹適本邑坡山方氏歸兩歲而寡黃太孺人素鍾愛之因迎歸同奉太孺人至署癸亥學使者姚秋農先生飭學查先儒後裔於是新會陳氏認白沙先生嫡嗣者曰纖至君閱至白沙村見眾田父耕於隴因與言白沙公故事語及公嫡派則皆嘆息曰微矣祇阿禮一人貧甚歲以蒙館括耳君曰阿禮未聞學使者訪求先儒嫡裔乎胡不自陳於學官秀才可得也皆曰固聞之然有某某者以千金啖學官學官既許之無能為已君笑而去詰旦陰使人召陳禮至年三十許誠篤士也試以文頗有條理命以諧謄呈果不謬復之學使而陳禮得進於庠此事君始終不言其故而傳頌者遍邑中龕龍上人作無當厄云庚午四月丁黃太孺人憂以七十之年衰泣作孺子慕從此殆無歡趣矣癸酉冬委署花縣教諭強之任甲戌春得代丁丑三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君天性澹篤五十歲後見秋巖公黃太孺人色稍不豫輒長跪請罪不令起不敢起生平不妄語不以才知先人不度人以不肖不為曖昧不可告人之事意朋友之急如其身初任英德學時同事嘉應劉公健堂陽事卒母八十餘矣遺孤四人甚悴為經紀其喪事俾稍有贏餘而去甲寅秋仁化學陽春課公某錄科在省卒於客寓即今戶部主事康侯諱君敬昭父也時試事方殷閉報故而攜家者夕且至書役各散去朋友亦罕有過存者譚君覺然然囊無一錢君朝夕慰問奔走設策得扶櫬回里君博極暮齒尤加意於先儒語錄旁及釋典道藏著晚香堂詩集二卷花峯樵唱一卷晚香堂家訓二卷格言彙錄二卷留香齋詩詠一卷張曲江集



訂譌一卷、夢說一卷，俱藏於家。君生於乾隆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卒於嘉慶丁丑年三月二十九日，享壽七十六歲。由廩生中式庚寅恩科舉人，辛丑大挑一等，分發福建署龍巖州甯洋縣知縣，改補本省部州府英德縣訓導，歷署始興訓導、順德花縣教諭、廣州府新會縣教諭，敕封修職郎，例晉贈文林郎。配譚孺人，敕封八品孺人，例晉封正七品孺人，邑處士某某公女。子七人：應韶，庠生；應逵，乾隆乙卯恩科舉人；應圖，嘉慶辛酉科舉人，景山官學教習，俱譚孺人出；應麟，廩膳生，庶室李孺人出；李孺人先君卒。應傳、應龍、應驥，女一人，適南海從九品馮翰璋公子佾生炳麟，俱岑孺人出。孫男六人：逢登、逢年，俱應韶出；逢慶、逢壽，俱應逵出；逢姓，應圖出；逢春，應麟出。銘曰：英英植亭，淸芬載纘。麟角崢嶸，鴻毛奮迅。素所樹立，匪百里才。胡弗少待，乃賦歸來。豈云大瓠，難容濩落。其進可圖，其退轉迫。知而能恬，於以濟泊。數椽校舍，滿座春風。七賢同室，重關異宮。其樂在斯，奚達奚窮。恆言薔火，宿則彌壯。斯人不出，厥理可況。北山之梓，蔥蔚成林。有枚有肄，四布森森。君作古人，我見來者。閭閭莘莘，詎居人下。銘以徵之，是曰心寫。

《碑傳集》卷一二三

汪叔辰先生別傳

胡培翬

先生姓汪氏，名龍，字叔辰，歙人。乾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嘗讀詩生民、元鳥二篇，疑鄭箋迹乳卵生之說，不若毛傳謂姜嫄偕狄從帝嚳祀郊禖之爲正，遂博稽傳箋同異，用力於是經者數十年，成毛詩異義四卷、毛詩申成十卷。毛傳辭義簡質，師授甚遠，獨得詩之正傳，而鄭康成集漢儒之成，箋詩又在注禮之後，學益深邃，切有未易訾議者。自唐孔氏作正義，不能辨別源流，後之讀詩者或從毛，或從鄭，率歸鹵莽而已。先生意主述毛而立論，必持其平，一字之異，必詳考而證明之。嘗作異義述曰：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楅衡，則同傳以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說文解字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衡字注云：牛觸，橫大木其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爲當矣。然則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爲異者，顧棫樸箋不以六師爲六軍，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未及改正，即是以思其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義申述，又或異其所同，或同其所異，是盡不可以無辨也。又曰：孔氏疏正陸氏釋文，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申解亦或有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又不可以不考也。又今本鄭氏詩譜多譌脫，先生據各書所引校補，錄附異義之後。先生說詩，其精者萃於異義。歿後，弟子鮑方渠刊以行世，而其申成一書，曾於友人王拔萃鼎祚處見之，徵引亦詳備，惜乎其未並梓以傳也。先生尤熟於許氏說文，所著書數自手寫，點畫悉宗六書，無一筆苟。年過七十，交於段氏玉裁，得所注說文，復將異義補正若干條，重寫定本，而段氏亦多采其說入說文注。生平安貧守道，絕不預外事，而當事者高其學，每造訪其廬。郡守嘗請修志書，所纂體例簡嚴，後之爲志書者不能加其範圍也。又嘗主講郡城古紫陽書院。生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歿於道光三年十月十五日，年八十二。曾祖道鏘，祖登瀛，授修職郎；父嘉樹，歲貢生。子三：宸書、寶書、賡書。宸書先歿，先生自定葬地，近其曾祖考及考妣墓塋，以爲魂所眷慕。其病也，自爲誌銘，授寶書納壙中。

論曰：先生歲晚耳重聽，接膝不相聞，必以筆談，寂然處一室，雖與同邑舉人方椿友善。椿字子橋，余於先生僅一造謁，奉教，而與子橋數往來，故習知先生行誼。子橋事生母張太孺人極孝，性剛介，不苟隨俗俯仰，急人之難，特至潛心六書，通漢儒箋注，著書萬卷，皆手校其譌謬，著有楚頌山房詩文集十卷、歙藝文志四卷，亦吾郡績學君子也。

《碑傳集》卷七二

校記

①憒：當作「儨」，參上文。

②陳履書：當作「陳履和」，即前篇《行略》之撰者。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六

戚學標　邵晉涵　胡亦常　莊有可

戚學標傳 陳熙晉 李誠附　繆荃孫

戚學標字鶴泉、太平人。(宋世犖台州詩三錄)幼有異稟、從天台齊召南游、稱高第。(黃文山文鈔北)高宗巡江浙、學標獻南巡頌、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三台詩錄)縣苦闕布征、學標請於大府、得減額、權林縣、有兄弟爭產者、集李白句爲米粟諭以諷、皆感悔。性強項、多與上官齟齬、卒以是罷、後改鄞學、教授未幾歸。(太平志)詩宗少陵、古文浸淫兩漢、尤精考證。(黃文山文鈔北)著漢學諧聲二十三卷、總論一卷、用說文以明古音、謂六書之學三、曰形聲、聲不離形、形者聲之本也。而聲又隨乎氣、氣有陰有陽、故一字之音、或從陰或從陽、或陰而陽、或陽而陰、或陰陽各造其偏。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端其本、以讀若某設爲譬況之詞、使人依類而求、即離絕遠去、而因此聲之本以究此聲之變、無患其不合。說文從某某聲、從某某亦聲、從某某省聲、從某讀若某、從某讀與某某同、並二端並舉、聲音之學莫備於此。後人惑於徐氏所附孫愐音切、不究本讀、而一二宿儒言古音、如吳棫、陳第、顧炎武、江永之流、亦第就韻書辨析、不知說文形聲相類、韻書就聲言聲、說文聲氣相求、韻書祗論同聲之應、其部居錯雜分合、類出肊見、學者苟趣其便、衷於一讀、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諧聲之法廢而說文之學晦矣。其書論聲一本許氏、由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搜古讀以爲之證、末附說文補考二卷、多辨正二徐謬誤。(學海堂集序 黃河清序)又有毛詩證讀若干卷、詩聲辨定陰陽譜四卷、四書偶談四卷、內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鶴泉文鈔二卷。(舊書久所目)

陳熙晉原名津、字析木、(浙江通志儒林傳)義烏人、優貢生、以教習官貴州開泰、龍里、普定縣、仁懷同知、擢湖北宜昌府知府。(光緒義烏志)權開泰時、教匪蔣昌華擾黎平、將興大獄、熙晉縛其渠而貸諸脅從、全活無算。龍里民以釘輘殺人、已誣服、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慮囚、見叢人中有曳釘輘竊睨者、命執而鞫之、痕宛合、遂款服。普定俗糾衆相讎、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盜不謁之官、輒積薪焚殺之。先是有挾讎焚三尸者、吏不敢捕、熙晉期必得、置繩以法、風頓革。(王心傳撰)其守宜昌也、楚大水、流庸衆宜昌、畢力撫綏、繕城垣以工代振、會秩滿將行、爲留六閱月、蕆其事、送者數千人、皆泣下。(宜昌府志)乞養歸①未幾卒。熙晉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繆、務窮竟原委、取裁精審。(義烏志)嘗謂杜預解左氏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書久佚、惟正義引一百七十三事、孔穎達皆以爲非、乃剌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以明劉義、其杜非而劉是者申之、杜是而劉非者釋之、杜劉兩說義俱未安、則證諸羣言、斷以己意、成春秋規過考信九卷。又謂隋經籍志載光伯左氏述義四十卷、不及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即在述義中。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正義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蓋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唐初奉敕刪定、著爲令典、黨同伐異、勢會使然、乃參得失、授據羣言、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春秋規過考信序 述義拾遺序)他所著有古文孝經述義疏證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記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駱臨海集箋注十卷、日損齋筆記考證一卷、

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illegible] 李誠字師軒，黄巖人。嘉慶十八年拔貢生，官雲南姚州州判，終順寧知縣。撰十三經集解三百六十卷，首臚漢魏諸家之說，次宋近人精確之論，而唐宋諸儒之殺實者亦不廢焉。又有萬山綱目六十卷、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宦游日記一卷、徵言管窺三十六卷、醫家指迷一卷。[illegible]

《碑傳集補》卷三九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晉涵墓表　王昶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于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之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國史者，迄今尤咨嗟太息，重惜其亡。蓋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最著者充之，而以提調爲其長。每作傳，必據實錄、起居注及内閣紅本、皇史宬副本合宋事實敬謹載筆，其稗編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于後世。而君以文學在史局者十餘年，咸以爲魏澹、韋述之比。每有進御，天子嘗爲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君洵爲史才之良矣。君名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然。及其弟子黄梨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略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祕錄。大臣以君薦，特授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纂修官，晉爲提調官，典廣西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國史館最久，編纂亦最多。平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内傳攷、皇朝謚迹錄、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而爾雅正義一書，薈萃古訓，以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爲學者所稱。君于歷代史事融洽貫穿，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薛居正五代史，參以册府元龜，訂其同異，遂爲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粗疏無法，仿王偁作南都事略。又畢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嘗屬君刪補而攷定之。蓋君之於史學演衍蘊蓄，囊括富有，更非人所及也。君曾祖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配某氏。父佳鈗，增廣生，配袁氏。三代皆累贈中憲大夫，配皆贈恭人。配何氏，封淑人。子二，長秉恆，諸生；次秉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大昕已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求其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爲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予自四川還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矣。見君温温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飈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于世敎人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叢冗尨屑、是豈足以盡君哉。故於秉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隧道、使後來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碑傳集》卷五〇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秉 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 召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朝廷大著作、咸預討論。每纒進書籍、 九重未嘗不稱善。迴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勢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予爲位哭之慟。因憶乙酉秋、予奉 命典試浙右、蘄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有 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告、 召赴 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之、 御試翰詹諸臣、君名列二等、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預修 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 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總裁 咸安宮官學、提調 國史、典鄉試者一、敎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

林郎至中議大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耆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之書弗陳于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摭它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永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稡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間。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卽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尚書沅續宋元通鑑、常就君商榷、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于學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禮、篤于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踏權要之門、以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諭、人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筆立就、淵博奥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涵、字與桐、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鈗、增廣生。皆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元配□恭人。子秉恒、秉華。卜葬君于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寔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泫然而失聲也。銘曰、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梨洲以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貞學士、爲良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澮易涸、視此原泉。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邵與桐別傳

餘姚邵氏殁、貽選謹按、先師諱晉涵、字與桐、號二雲。乾隆乙酉科舉人。辛卯科進士。徵入四庫館纂修、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庚戌大考、遷左中允、歷侍講。久之、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預修國史。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校理、進直誥敕、咸安宮官學總裁、國史館提調。庚子。廣西正考官、丁未□□教習庶吉士。生乾隆八年癸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祖向榮、康熙壬辰科進士。父佳鈁、增廣生。傳文略而不載、蓋別傳體也。今補注備考。名流多為狀述碑誌。余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責余為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徵予所知、乃竟不可得。今目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辭意未備、或稍賫補注焉。昔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意微矣。貽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觀自敘答壺遂語意可見。班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出也。而藝文志尚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周受公羊春秋者也。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於浙東、史館取為衷據。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先生筠所撰墓表。貽選謹按、廷采號念魯。先生思復堂文集之外、尚有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姚江書院志略等書、大抵講性命而又長史學者也。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即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朔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賜第罷歸。會四庫館開、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覥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廣猝、不易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義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閣、肆窺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藉手、君輒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閒有乍聞錯愕、俄轉為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覘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歜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方四庫徵書、遺籍秘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為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襞積之勤、為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

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貽選謹按：先師書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以東都賴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前後條貫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爲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皆參差未定稿也。諸家狀志但稱南都事略、當爲傳聞未審。貽選嘗親承其說於先師、其實如此。擇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者言之、貽選謹按：家藏殘稿中或尚有可訪。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因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閒、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閒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墜、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鑑上也。貽選謹按：先師爲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貽選謹按：先師所著

爾雅正義外、尚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錄。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代史。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予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澒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爲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儔游、意氣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

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臥病京旅、君載予其家、延醫治之。余沉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俟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爲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予方略、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予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鶩博而失專家之體也。貽選謹按：先師深契家君專家宗旨之議、故於宋史主於約馭博也。爾雅正義既成、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識、而難於別擇之中能割所愛耳。乃外人竟有病其略者、斯事所以難言。余因請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閒、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庚戌之閒、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

族子廷楓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蓄，惟先師知之最深，亦自詡謂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此傳特申明其意耳。凡傳例所應具者，此皆略而不載，蓋詳人之所略，則必略人之所詳。古人本有此法，非變例也。叔父所著通義中有知難篇，言古今知心之難，讀之使人流涕。若叔父與先師之知彼此，可不負矣。

貽選謹按：家君於辛卯冬與先師同客太平使院，家君言次盛推先師從祖念魯先生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先師甚謙抑，疑家君爲先師故，不免過譽之也。家君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鑪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先師雖諾，未深然也。癸巳春正初旬，家君訪先師於姚江里第，盤桓數日，先師謂家君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即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憾於九原矣。因屬家君校定其書，將重刻以行世，以原刻未盡善也。念魯先生郊庠附學，窮老海濱，聞見容有未盡，所述史事，不無一二疏舛，辨之後起名流，如全氏祖望多排詆之，故先師以是爲屬。家君因言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鉅卿，聞見自宜有進。然其爲文，雖號大家，但與思復堂集不可同日語也。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於數人共爲一事，全氏各爲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於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於聞見有所出入，要於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王弇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於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先師深契此論，故屢促家君校正其書，家君亦以有所慎重，因循久之。比先師下世，家君急欲踐諾，而求索其書不得。蓋原板藏先師家，前此屢有印送，皆爲他人攫去，恃藏板易印也。乃近年屢索其書，竟不見報。今家君目廢不能校書，則此事已矣。家君老病中，深以此事爲恨，與先師朱史殘稿，不得一窺涯略，以致傳中無所發明，均有無窮之慨也。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一八

孝廉胡君墓誌銘　錢大昕

嶺以南才士予所識者三人、欽州馮敏昌魚山、順德張錦芳藥房及胡亦常同謙。以詩經舉於鄉、出吾友益都李南磵之門。其來京師、介南磵書訪予、與之言詩文源流、洞中癥結。他日讀其所作詩、超然獨往、脫棄凡近之格。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將刊之東粵。抵家後手書報予、欲壹其志於經術、予益豔然異之。無幾何、藥房以書報同謙死矣、且述其事狀、乞予爲銘。已而南磵書至、復以爲言。乃撫其略書之。同謙姓胡氏、亦常其名、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景輝之曾孫、贈承德郎吏部主事炳之孫、丙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傑之子。性沖淡淵默、與鄉人處、由由然不見臧否、而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方吏部捐館時、同謙年倘少、能自刻厲、以殖其學。事母何太安人孝、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晨夕甘旨無缺。夫婦終歲厭粗糲自若。嘗購書盈篋、案値數鎰、謀諸婦脫釵質錢償之。不敢私取田之所入。其於詩妙悟天成、不由師授、能於南園諸公外自成一家。魚山嘗謂人曰、吾粵詩人、曲江之後、當推海雪。繼海雪者其豸浦乎。豸浦、同謙所居、因以自號者也。同謙生于乾隆癸亥某月日、以癸未三月廿四日卒、年止三十有一。其卒也、以歸舟盛暑中鈔書、多噉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歸而益劇、竟至不起。死之日、有四女而無男。後數月、妾遺腹舉一子、名應科。又明年五月、母何太安人卒、應科亦殤。嗚呼、同謙之目其不得瞑矣夫、悲夫悲夫。銘曰、

榕之不才、其大蔽牛、蘭之猗猗、秋風敗之。豸浦之原、四尺墳兮、恆幹久棄、神明存兮。

郡庠生莊大久先生傳　左輔

先生姓莊氏、諱有可、字大久、常州武進人。郡庠生。以季子誂男貴、封如其官。先生幼沈粹、內閑逌、喜讀書、無歧好。父自昭先生遂於學、先生恪守庭訓、而所進輒過所期。迨長、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攷禮制、句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爲之說。首撰周官指掌一書、族祖侍郎發恬先生見之、大加嗟賞。自言諸經中春秋功力最摯。嘗語余曰、頻年究心春秋、讀二千餘徧、精義日出、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爲論甚奇、惜未究其說也。先生淡[illegible]榮利、世故無一切攖心、惟抱遺經、寢食與共。當其疑精冥求、耳目俱廢、塊然不復知有形骸、數十年如一日。兩游京師、爲侍講孫公大學士、劉公雲房兩先生所知、延校中祕、考核精審、并纂原書沿流傳習之。緣著千條、見者服其精博、先生竊以爲學問中粗迹也。先生氣穆以愉、不立崖岸、不臧否人、見客無親疏貴賤、不爲容、無寒暄語、雜不喜接貴游。授讀京師凡十年、公卿之門無先生一剌。與余交最篤、余至京、嘗寓宣武門外巢子巷之萬順客寓。先生館於內城東北之方、輒畝相去七餘里、聞余至、三五日必步就寓宿、同牀抵足、傾吐所懷、每至達曉。時客亨鄉同志學共游處者、張皐文、惲子居與余數人而已。嘉慶辛酉、壬戌間、余宰合肥、邀先生修邑志、兩年中、先生季子舉京兆試、旋成進士、官庶常。每報至、同人抃躍、爲先生賀。先生夷然若忘、容止無易、人咸服其度。或議其矯、而不知先生曾不縁此爲輕重也。先生功力猛進、中年精氣遂耗、心灼灼如焚、每嚼黃連嚥之、餐則令淘鹽虀、後更患便血。余苦口進規、越數日笑謂余曰、威子言切、獨坐自休、覺手足耳目全無頓置處、奈何。歲迎養於南召署、得家人子孫之樂、耕覺意適、然晨夕一編、卒未嘗廢。其姑文錢伯垌魯思書楹榜、贈之曰著書成一代作者、求志將終身、隱厲蓋實錄也。道光二年九月、舊疾發委頓、旬日卒、年七十有九。所著有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字數義百四卷、春秋天道義九十四卷、春秋人倫義五十六卷、春秋地理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字義本四卷、春秋小學一卷、春秋異文小學一卷、春秋地名攷二卷、春秋人名攷二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條析六卷、周易卦序數應四卷、周易異文一卷、毛詩說五卷、毛詩說蘊上下四卷、毛詩字義五卷、毛詩異文字義一卷、毛詩序說一卷、毛詩異聞二卷、尚書今文集注六卷、尚書序說二卷、周官集說十二卷、周官指掌四卷、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二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攷工記集說一卷、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七

王念孫

封光祿大夫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　徐士芬

士芬春秋試皆出高郵王大宗伯門，習知尊甫石臞公學行、經濟。壬辰春旋京，公甫卒。覩行狀益悉，爰劖劂其凡，以備史館采輯。謹按公諱念孫，字懷祖，冢宰文肅公子也。四歲讀尚書，日數十行，俄頃成誦。八歲能制義。十歲而十三經畢。休甯戴東原吉士精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從之遊，遂力爲稽古之學。十四丁父憂，服闋爲學官弟子。乙酉，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頌冊，

賜舉人，益敦古學。乙未，捷南宮，改庶吉士。大興朱笥河學士風格嚴峻，後進謁之不答，獨躬詣公，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也。散館，改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故精熟水經注、禹貢錐指、河防一覽諸書，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時纂修河源紀略，中有辨譌一門，公所撰也。南河攔黃壩工題銷不實，白長官入奏。

命福郡王往勘，遂刪減如例。洊升吏科掌印給事中。

仁宗睿皇帝親政，劾大學士和珅黷貨攬權，

上覽疏稱善，即日明罰勑法，故府肅清，天下比之鳳鳴朝陽。巡淮安濟甯漕，汰陋規，吏治民瘼悉以聞。

上嘉納之，授直隸永定河道。辛酉，大水，南北岸漫溢，褫職逮問。

上念災由雨水，仍令工次效力。次年，督河閘高家口漫工，會永定河工竣，予六品服，纘永定河道。又明年，加主事銜，令周歷通省，凡涉水利，悉紀載。公遂纂章程，其略曰：直隸大川有五，曰南運河、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大清河之下游曰淀河，滹沱河之下游曰子牙河，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河而後入海。欲治直隸水，先治兩運河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得暢然入海。河而東注，此治水所以必先下游也。南北兩運河既治，則次及子牙河，當培修格淀隄，再將子牙故道挑通，仍由紅橋入運。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後大溜全歸支河，而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兩河分流。其在獻縣者，當濬完固口一帶，而於完固口建減水石壩二座，分水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子牙河既治，次及大清河。此河以東西兩淀爲蓄泄，當開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雄縣之窯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趙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之子河當使寬深，與玉帶河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河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實爲東淀之腹，尤需深濬，使諸水周通貫注。其自楊芬港至三河頭，應一律開挑，以暢尾閭。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岸千里長隄，一律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山西、直隸眾山之水建瓴而下，一過盧溝則地勢漸平，沙亦漸停，及下游則沙無出路而淤塞。惟有增培岸隄，或添建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亦補偏救弊方也。格淀隄修復，則子牙、大清二河尾閭首得暢泄。是格淀一隄實爲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河之減河既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既復，則清濁各不相干；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入運。五河治，則全省河道已得其大綱云云。時河南衡家樓河溢，

命隨尚書費淳往勘，並令專辦臺莊一帶。

上知公明習河事，

諭挑濬要害悉如公議。尋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弊藪在冬挑，收工以銅尺量過泥水，覩深入驗，一尺實纔數寸。公製梅花樁，以木篠橫列，淺深立辨。河工歲修外，每指地報修，爲自便地，名另案工程，公至除之。居六年，省帑數十萬。濬甯牛頭湖以廣微山湖蓄水來源，禁占種阻撓者。增高臨清閘內兩岸，爲蓄汶地。遇衛河漲，即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至今賴之。揭濟甯州牧負墾，罷其職。又二年，巡視東漕御史趙佩湘劾前巡漕貪縱，牽

旨傳問公，以爲實據。方某恐獨取財多，徇之者，公堅飭所屬拒絕，後饋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復爲永定河道，會東河督陳鳳翔請啟蘇家閘引黃濟運，而山東巡撫吉綸則請濬泰林閘以南賈湖運河，

上召公決之，乃依鳳翔疏。明年，永定河異漲漫溢，以六品休致，就養京邸，日以著述自娛。道光五年，重與鹿鳴宴，

賜四品銜。十二年，卒於京，年八十有九。公性方正，無依違，居官事上侃侃，遇屬官，奬飭不少假借，禮節疏則弗之責，河工題銷往往準駮參半，公所詳無可駮。性儉約，配吳夫人早卒，數十年塊然獨居。生平專守經訓，自壯年好古，精審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詞之韻，剖析精微，分顧亭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辨之尤力。海內惟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所

未及官御史時、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名曰廣雅疏證。學者比諸酈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罷官後校正淮南子內篇、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注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志。吾師承庭訓、著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行世、海內宗之。

《續碑傳集》卷七二

王石臞先生傳

高郵王氏以經學世其家、其最著者爲石臞先生。近從耆戶部對廷得先生行狀、爲之傳曰、先生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高祖開運、高郵州學生員、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副榜貢生、博通五經、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老於家。祖曾祿、選拔貢生、湛深理學、從游者甚衆。父安國、雍正二年會元、殿試第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賜謚文肅、崇祀鄉賢祠。「國史有傳。文肅元配車太夫人、繼配徐太夫人、皆生子而殤。再繼配徐太夫人、乃生先生。先是、賜尚書公年逾七十、望孫甚切、豫爲之名曰念孫、謂文肅曰、生孫則以是名之。及賜尚書公沒、而先生始於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生、文肅悲喜交集、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孫、其將紹吾父之業乎。遂如遺命以名之。先生甫三齡卽失所恃、時文肅在籍服闋、拜禮部尚書之命、攜先生入都。先生聰敏異常兒、在襁褓中已識二十餘字、人皆謂有夙慧。四歲讀尚書、矢口成誦、文肅口授之、讀無慮百數十行、俄頃便已爛熟、都下有神童之目。迨七歲、文肅治獄於陪都、慮京邸無人調護、乃攜之東行。與文肅偕出使之某公夜作奏稿、援據經傳、恐有錯誤、則詢之先生。先生時方睡熟、應聲誦之、無一字譌、相與驚歎、以爲異才。八歲能屬文、學爲制義、操觚卽作全篇。十歲而十三經誦畢、旁及史鑑、流觀往事、感慨激昂。嘗擬作秦檜傳、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覽而嘉之、由是期望益厚、勗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故先生之持躬正直、得於庭訓者甚早。休甯戴東原、當代碩儒、精於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文肅延之授經、而先生稽古之學實基於此。十四歲而文肅公薨、先生哀毀骨立、扶柩旋里、受業於翰林侍講夏嘯門。先生篤志爲學、少年而有老成之風。

爲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雖老師宿儒弗能過也。服闋、應童子試、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學使劉文清公歎賞先生文、以爲軼羣之彥。過揚州見盧雅雨都轉、詢家世、則大喜曰、文肅公有子矣。歲在乙酉、年二十二、恭逢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先生以大臣之子迎

鑾獻頌冊、蒙

恩賜舉人。居鄉則與李惇、賈田晨夕過從、又與江都汪中、寶應劉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程瑤田書札往還、以樸學相勵。詩宗漢魏六朝、摹擬逼眞。經訓則發明叔重、究其閫奧。大興翁覃溪先生贈楹帖云、識過鉉鍇兩徐而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間。蓋道其實也。歲在乙未、年三十三、成進士、改庶吉士。大興朱笥河學士品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剌者皆不答拜、獨於先生往謁躬自答之、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不可以後進視之也。旣而乞假旋里、以箸述爲事、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採者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次年散館。

欽命賦題爲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多不知所出、先生依衛恆四體書勢本指爲之、且以告於同考者、同考者歸檢晉書、乃信、咸以是服先生之多聞且直諒也。先生考列一等五名、以部屬用、簽掣工部、治事於都水司、則河工估銷總滙之所也。先生素精熟於水經注、禹貢錐指、河防一覽諸書、至是益講明治水之道、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漳浦蔡文恭見而韙之。時奉

旨纂河源紀畧、先生爲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先生力辯其譌、議乃定。紀畧中辨譌一門、先生所撰也。南河有攔黃壩工題銷、本因原估浮多、加入蟄陷重修、以符原估銀數。先生主稿議駁、白長官入奏、

命工部尙書福康安往勘、先生隨往、遂剔減如例。其遇事明辨類如是。性嚴正、不受請託、書吏偶有弊混、必燭察之、杜絕之、弊竇以空。而於部中美差、如琉璃窰、寶源局之類、絕不干求。長官保送則力辭。少司空德瞻峯先生最重先生節操、經濟、以方閻大司空循琦、謂有過之無不及也。年四十一、補廣衡司主事。明年、擢營膳司員外郎、保送御史。奉

旨記名。又明年、擢製造庫郎中。又明年、從德少司空勘浙江海塘工。年四十五、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明年、轉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尋轉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京畿道事煩任重、京察之年無不列一等者、先生獨力辭不與。年四十九、歷俸已滿四

年。例當保送知府、先生呈稱不勝外任、願供京職、恬退有古人風。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其間巡視東城南城中城者一年、管理街道者一年、皆秉公持正、酌理準情、克稱厥職。每遇秋審、必詳閱招冊、至再至三。四川有囚已議緩決矣、察其犯事之年、尚在幼稚、乃以可矜簽商、而部議從之。嘉慶四年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先生隨班齊集、深感累世家

恩、朝夕哀慟、退而密草奏疏、劾大學士和珅黷貨攬權、

仁宗睿皇帝覽奏稱善、奉

旨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翕然稱之、比之朝陽鳴鳳云。是年三月、巡視淮安漕務。九月、又巡視濟甯漕務。於巡漕陋規盡行裁汰、道路所經、凡吏治優劣、民間疾苦、無不悉心陳奏、仰荷

聽納、次第施行。十二月、擢直隸永定河道、備料稽工、核實經理、浮冒之弊以除。河兵餉銀則躬詣堂皇、驗而授之、剋扣之風亦絕。防汛到工極早、巡察極勤。是歲水至一丈五尺、晝夜防護、得報安瀾。又明年五月以後、霪雨而月、晝夜不休、水長至二丈有餘、越隄而過、南北岸同時漫溢、奉

旨革職逮問。尋以雨水過多、河流異漲、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等照尋常年分祇注意西岸土工、未能慮及衝決東岸石工、尚非有心玩誤。奉

旨加恩、發往永定河工次、交熊枚分派工段、令其自備資斧、上緊堵築挑淤、認眞出力辦理、不但免其前罪、工竣尚可酌量加恩。又明年三月、督辦河間高家口漫工。五月、以永定河大工告竣、

賞給六品頂戴、仍留工次、隨同防汛。九月、奉

旨暫署永定河道。又明年四月、

賞給主事銜、留於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先生遂上顏制軍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其畧曰：直隸大河有五、曰南運、曰北運、曰永定、曰大清、曰滹沱。大清河下游曰淀、滹沱河下游曰子牙。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而後入海。當伏秋之交、五河泛漲、畢注三岔一口、而海潮牴牾、洄漩不下、上游隄岸田廬盡受其害。欲治直隸之水、必先治南北兩運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而海河之受水較少。受水較少、則易於消納、而永定、大清、子牙三河乃得暢然入海。河

而東注。此治水之所以必先下游也。北運兩減河、南運兩減河及南運在山東境內兩減河、皆不無淤塞、宜大加疏濬、使暢流入海。此六減河既已疏濬、則南北兩運河不專恃海河爲出路、入海之口自寬。南北兩運既治、則次及子牙、當急爲修補格淀隄殘缺卑薄之處、自當城以下築令堅實、不設涵洞、以復其舊、再將子牙故道挑挖深通、仍由紅橋入運、則來溜遄行、沙不旁散、自無壅塞之患。其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嗣大溜全歸支河、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之分流、以殺盛漲。其在獻縣者、當疏濬完固口一帶、建減水石壩二、使分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則子牙下游暢行、上游分泄、或疏或築、自無潰決之虞。子牙既治、則次及大清。大清以東西兩淀爲停蓄宣泄之地、當開通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通雄縣之崔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通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中亭河宜疏濬寬深、俾與玉帶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爲東淀之腹、尤需挑濬寬深、使周通貫注、以資暢達。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均應一律開通、以暢尾閭。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岸千里長隄、處處殘缺、應一律加高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山西、直隸衆山之水、建瓴而下、一過盧溝、地勢漸平、水流漸緩、沙亦漸停、及至下游、沙無出路、日漸淤塞。惟有將兩岸隄工增卑培薄、或添建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以分盛漲、亦爲補偏救弊之方。格淀隄既已修復、則子牙、大清兩不相混、而永定、大清二河尾閭皆暢泄、抑亦不無小補、是格淀一隄、實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之減河既經疏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既復、則清濁判然、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而入運。五河既治、全省河道已得大綱、其餘衆河應由各道、府、廳、州、縣逐一查明、分別奏辦、雖一勞難言永逸、而除害即以興利、實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云云。六月、制軍據以入告、

命俟秋汛後帶同熟諳河工之員詳悉履勘奏聞。先生由是周行畿輔、相度機宜。九月、河南衡家樓河水漫溢、

上以運道阻滯爲憂、

命隨尙書費淳前赴山東臨清一帶查勘。十月、又

命同費淳、鐵保籌辦回空糧船、並着馳赴臺莊一帶、幫同吉綸辦理。嗣復

命吉綸回淮安任所料理漕務，專
命王念孫履勘楊家莊、臺莊運河。嗣查得運南運河除應挑之汶上等汛及滕汛之十字河仍照例興挑外，其鉅嘉汛河道停淤處所及挺出淤嘴，必須大加挑挖。又微山湖之上游沛汛河彭口閘以下及嶧汛入閘河道，均應比往年再挑深通。又滕汛東岸修禾閘泉河一道，須展挑寬濶以引泉流。奏入，
報可。十二月，以主事銜署理山東運河道。明年三月，奉
旨給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冬挑易於舞弊，前者取工以銅尺量之，一遇泥淖無不深入，驗一尺實纔數寸。先生改造梅花樁，以木筏橫列，深淺立辨，屬吏莫能掩飾。河員積習，每於歲修之外，動稱某處工程損壞，請帑興修，以為自便之地，名曰另案工程。先生嚴禁冒濫，非實有損壞不得報修。計在任六年，節省帑項至數十萬。又三年，以微山湖蓄水無多，因上游牛頭河淤塞所致，力白河帥奏挑牛頭河。復以微山湖紳民占種湖灘，阻撓挑河之舉，奏請禁止。疏入，如所議行。又以臨清閘兩岸勢卑，水易旁泄，請加高兩岸，以為蓄水之地。每遇衛河盛漲，即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放刷沙，以除閘口之患，至今賴之。濟甯州牧某加等索取陋規，民幾罷市。先生出示安撫，揭報上游，褫某牧職，民困以蘇。又二年，巡視東漕趙御史佩湘彈前任巡漕貪縱狀，奉
旨傳問，以為實據。先是巡漕某恐嚇取財，官吏多應其求。先生堅飭所屬拒之。後饋送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人以是服先生之有先見。六月，偕趙侍御按治平原民控告縣令監斃無辜獄，傳集兩造研訊，悉得其情。案未結，調補直隸永定河道。沛上商民出郊遠餞，焚香酌酒，數十里中肩相錯、踵相接也。十一月，以運河道任內卓異引
見。越二日，
召對，垂詢河務情形甚悉。甫旋，署會東河總督奏請啟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以利漕運，而山東巡撫則奏請挑濬棗林閘以南濟湖運河。
上以念孫曾任運河道，情形熟悉，乃
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謹對曰：東省運河全賴湖水瀦蓄充盈。近年湖水短絀，前曾請挑挖牛頭河，而牛頭河上游即趙王河。乾隆五十二年興挑之後，微山湖水即長至一丈二尺有餘。前亦曾請河撫兩院估挑，因工長費重中止。若為運河

久遠計總以挑趙王河爲正辦但必認眞挑挖深通方爲有濟今微山湖水祇餘六尺八寸來年重運實不敷挹注而趙王河工段綿長一時不能挑成欲爲暫時權宜之計舍開放蘇家山閘別無辦法引黃入湖不能不稍有淤墊原非良策但行之暫時尚無大害蘇家山閘口僅寬四丈又係石底開放易有節制且黃水出閘後先向東流入水線河築壩攔向北流再西北乃毛村河入微山湖冬令水行不能甚暢且沿河紆折至入湖時挾沙不多湖底亦不至大淤一俟湖水敷用卽將蘇家山閘口堵閉此策尚可權宜辦理至挑深運河一節微山湖界址雖在東省其所蓄之水東省惟入閘百餘里內資其灌注江境則邳宿一帶全賴此水下注年來邳宿運河淺阻若將山東運河挑深邳宿以下全行高仰於東省運道無甚裨益而江境必致淺阻益甚況湖水來源短絀卽將運河挑深水勢亦不能增長云云樞臣以之入告奉

上諭王念孫所言皆是遂依河臣權宜辦理並挑濬趙王河爲久遠計而寢撫臣之議明年永定河水異漲復至二丈有餘人力難施南北岸同時漫溢先生立卽具疏自請治罪尋奉

旨以六品休致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七矣先生長公子引之方自河南學政差旋乃迎養先生於京邸謂長公子曰桑榆暮景得以優游宴息皆

朝廷之賜也自顧生平讀書最樂乃以著述自娛取所校淮南子內篇重加校正博考諸書以訂舛訛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志先生年七十二長公子以大理寺卿視學山左迎養先生於學署濟南山水先生顧而樂之暇則討論經籍以怡悅性情越二年長公子差旋先生同至京邸修學著書忘食忘憂如故也嘉慶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睿皇帝升遐先生於寓所成服哀號不已後每憶

知遇之恩輒嗚咽流涕道光五年先生年八十二是年鄉試距先生棠

恩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與鹿鳴宴八月順天府奏

聞

賞給四品職銜先生賦紀

恩詩六章越二年長公子充

武英殿總裁、奉
旨重刊康熙字典、撰字典考證十二册進呈
御覽、皆仰承先生指示。十一年夏、猶自撰墨子雜志序、且手
書之。冬、讀書雜志付梓甫畢、先生猶手書逸周書以下卷帙、
先後命依此爲次、遂成絶筆。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先生薨
於京邸、享年八十有九。以長公子引之官禮部尚書、
晉封光祿大夫、配吳氏、
晉封一品夫人。子二、次敬之、
貤封承德郎。孫七人、壽昌、彥和、壽同皆仕於
朝、壽山、壽祺、祿和。曾孫八人。先生性方正、又最寬恕、表裏如
一、不作世故周旋。人有一善可錄、一長可取者、稱道不置。朋
友知識有所患苦、輒憂不能釋、竭力周鄖之。尤篤於一本之
誼、分田宅與從弟承祖、且贍以穀。承祖夫婦相繼沒、養其遺
孤於家、爲之婚嫁。凡在五服以內、貧者皆有所資助。生平於
學問之交、終始不渝、久而彌篤。同志之士以著述就正者、皆
直言無隱。其遺書或有疵纇、必爲去之。自壯年好古、精審於
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剖晰精
微。分顧亭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
辨之尤力、以爲界限莫嚴於此、海內唯段茂堂與先生暗合、
其他皆見不及此。而分至祭盇緝四部、則又段氏之所未及。
嘗宗說文之字而黜俗體、爲六書正俗一書。旣而識解益超、
自謂所見猶淺、乃棄其稿。及官御史時、治事之餘、必詮釋廣
雅、日以三字爲率、寒暑罔間、十年而成書、凡二十二卷、名曰
廣雅疏證。學者比諸酈氏之註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校訂
甚精、援引甚確、斷制甚明。更善以古音求古義、而旁推交通、
闡先儒之閫奧、作後學之津梁、爲自來訓詁家所未有。段先
生爲之序。復作方言疏證補一卷、精核過人。晚年猶以精力
衰頽、不能卒業爲憾。至於講明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不取
鑿空之談、亦不爲株守之見、惟其平允而已。伯申尚書所刊
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皆秉過庭之訓以成書者。阮文達公
深重先生訓詁之學、以爲出惠定宇、戴東原兩先生上、遂以
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及史記、漢書雜志內旁通經
訓者采入
皇清經解、以廣其傳。先生又長於校讎、二任河道、簿書之暇、
手不釋卷。迨就養京邸、年踰耄耋、猶目覽手記、孜孜不已。嘗
笑而言曰、人生各有樂兮、余獨著述以爲常。其篤信好學也

如是。先生職高學正、遵守經訓、不爲二氏所惑、舉俗人之所禱福祥、通人之崇尙虛無皆屏棄而有所弗屑。常服膺於唐傅奕、韓愈崇儒闢佛、以爲有識者定當如是。又稱述湯文正之請毀五通神祭、先文肅之毀立龍神廟、大其事、誦其詞、以爲此詩之求福不同、論語之知者不惑也。故凡祀典所無者、皆不謁其廟。居官事上、侃侃不阿、直道而行、毫無迎合。每請見、公事外語不及私。初見時、上官或怪其冷落、後乃坦然相信。上官某與先生志趣不合、及某公被嚴譴、平日阿諛者皆白眼若不相識、先生獨周郵其孥、不以今昔異致、某公感甚、且自悔其不知人也。屬僚公事治者獎勵之、少有牽混則加以訓斥、而禮節偶疎則弗與較。薦舉與否、皆視其涖事之優劣、人無敢干請者。河工題銷到部、往往準駁參半、獨先生申詳者與例悉符、無可駁詰、人以是服其淸且愼也。更歷彌多、志守彌峻。嘗誦左傳足欲亡無日矣之語、以自警、故廉正之操、久而弗懈。教二子以敦品讀書、謹身節用爲要。尙書年十歲時、先生以朱子童蒙須知命手錄懸案頭省覽、暇則講解朱子小學、佐以呂新吾小兒語、俾知寡過之方。年過二十有五、先生又示以爾雅、方言、說文、俾由此以通經訓。至於古近體詩、古文時藝、亦必使取法乎上、一切苟簡之學弗令寓目。官編修時、先生訓之曰、文學之臣積學宜勤、持躬宜愼、當以汝大父爲法、庶幾有所遵循。其後四任典試、先生又訓之以國家掄才大典、當詳愼拔取眞才、至於三品以上不收規禮、又當恪遵

諭旨而行、以端節操。兩任學政、先生又訓之以培養人材、整飭士習及關防幕友、家丁以稱職守。歲在丁丑、奉

命按福建李藩司自縊獄、先生又訓之以廉潔自持、公平斷鞫、毋稍瞻徇、以負委任。至洊升卿貳、擢任正卿、先生又訓之曰、汝大父立

朝忠淸亮直、汝必秉公持正、以繼前徽。教次公子敬之曰、古體詩當以漢魏六朝爲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而中晚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於唐人、而新其壁壘、不可轉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爲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體用韻、當依唐韻部分、毋若塡詞家信筆出入也。馭童僕寬嚴並用、峻隅中寓體卹之意。性喜儉約、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屬、祗取給用、不求美麗。先

生官主事時、服一嵌石帶版。其後貴顯、數十年未嘗易之、他皆類此。自乾隆庚子入都、以至就養京邸、恆塊然獨居、不蓄妾媵、酒食游戲、無所徵逐、澹然安之、弗厭岑寂也。東河河帥某過先生署、見其廳事樸陋、寢室中唯古書數卷、乃歎服不已云。嗣於道光十九年崇祀山東名宦祠、二十三年崇祀鄉賢祠。

方濬頤曰、伯申尚書謚文簡、為徐辛庵師之師、濬頤實再傳弟子。而哲嗣子蘭世丈與濬頤又有齊年之誼、咸豐二年、以漢黃德道、適粵匪之變殉難武昌。其子恩晉及書吏練勇、家丁三十二人同死之。事聞、奉旨加一等賜卹、予謚忠介、於本籍建立忠孝專祠。而忠介之女守貞不字、光緒初元、嚙血書上卞頌臣中丞、求建祠於揚州。忠介秉先生之教、捐軀報國、足為同譜光、而其子若女一孝一貞、附之不朽。予為先生作傳、因連類記之。忠介父子國史有傳、他日湖上祠成、倘思為之磨礪、以闡幽光也。

方濬頤撰　《二知軒文存》卷二九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阮元

公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州。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副貢生、貧而行德、以經授弟子。祖曾祿、拔貢生、深于理學。父諱安國、雍正甲辰科會元第一甲二名及第、官至吏部尚書、謚文肅、國史有傳。公生四歲即能讀尚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勿欺、正直持身之道。是公之學行早立於文肅公時。戴東原先生當代碩儒也、文肅延為公師。十四歲文肅歿、公扶柩歸里、童年老成、學與行宿儒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員。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公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蒙恩賜舉人。乙未會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既而乞假旋里、謝絕人事、居湖濱、力學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散館、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遂精心於治河之道。由今河而上溯歷代治河諸書、古今利弊、無不通究、為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年四十、補主事、陞營繕司員外郎、製造庫郎中。年四十五、補陝西道御史。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在都前後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皆力辭、俸滿保送知府、自呈不勝外任、論者嘉異之。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之始、公具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公疏援據經義、最為得體、是以特蒙嘉納、疏中正論、至今人猶誦之。是年三月、命巡淮安漕。九月又巡濟寧漕、裁陋規、道路所經、吏治民生皆奏之、蒙聽納施行。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二丈、高出於隄、南北岸同時溢、奉旨革職逮問。尋奉

諭水漫過廠濟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加恩發河工出力、不但免其前罪、尚可酌量加恩。七年、奉旨督辦河間漫工、秋賞六品頂戴、暫署永定河道。八年、奉諭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著加恩賞主事銜、留于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公乃上總督顏檢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顏公據以奏。是年九月、河南衡家樓河決、奉旨隨尚書費淳查看、且籌新漕。奉諭王念孫于河務情形熟習、著即馳赴臺莊、隨同吉綸辦理。旋奉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奉旨給四品頂戴、實授運河道。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直隸永定河道、召見、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引黃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公對、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但暫行無礙。並陳運河情形、皆詔行之。是年、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溢、公自請治罪、奉旨以六品休致、年六十有七矣。道光五年、八十二歲、奉上諭、王念孫年登耄耋、蘂榜重逢、洵屬藝林嘉瑞、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以光盛典。十二年正月、公子引之官禮部尚書、以公病奏給假、蒙賞假、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且諭以服人蔘之方、善爲調養。越數日病重、諭引之等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以繼世德。遺命畢而卒。學者稱石臞先生。元于先生爲鄉後學、乾隆丙午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爲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于先生也。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金壇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最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者乃二十一部、東一、蒸二、侵三、談四、陽五、耕六、眞七、諄八、元九、歌十、支十一、至十二、脂十三、祭十四、盍十五、緝十六、之十七、魚十八、侯十九、幽二十、宵二十一。案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其分至、祭、盍、緝爲四部也、則更顯段諸家之所未及、陸法言所未析者。先生又長于校讐、凡經子史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子引之撰經義述聞、亦多先生過庭之訓、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自少至老、澹然以著述自娛、處世接物、善善惡惡、皆出於誠、喜怒必形於色。人有一善一長、道之不已。生平學問之友、久而不渝。早年居鄉、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示、極一時之盛。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嘉慶己未科、元、剛朱文正公爲會試總裁、引之中式、以五策拔其萃、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道光八年、引之官至工部尚書、階光祿大夫、封

公官階如之。公配吳氏，贈翰林編修鉞之女，孝慈勤儉，相夫教子，動中禮法，贈一品夫人。女子敬之，州學增生。孫八人：壽昌，廕生，官戶部郎中。彥和，廣西鬱林直隸知州。壽鳳，早歿。壽同，拔貢生，皆引之生。壽山，候選從九品。壽祺，學附生。葆和、葆定，皆敬之生。引之、敬之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於六合縣東北鄉東原王廟灣之南原，癸山丁向，請儀徵阮元爲誌銘。

先生之貌，如石之臞。先生經濟，優於河渠。河患未已，乃阻厥謨。天逸先生，使著其書。先生學行，漢之醇儒。忠恕直諒，不飾不誣。古學古訓，確證精疏。學深許鄭，音邁劉徐。萬卷皆破，一言不虛。續傳儒林，先生首敷。今歲在辰，歸葬於吳。佳城既築，積善慶餘。

《碑傳集補》卷三九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八

汪中

汪容甫先生行狀

先生名中、字容甫、揚州府江都縣人。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賈鬻書於市、因遍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應提學使試、試射雁賦第一、補附學生、詩古文詞日益進、儀徵鹽棧阸於火、焚死無算、先生爲哀鹽船文。杭編修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當世通儒如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盧學士文弨、王侍郎昶見先生所撰、咸歎賞以爲奇才。年二十九、始顓治經術、與家大人及李進士成裕、劉教諭台拱共討論之。其後謝侍郎墉提學江左、特取先生爲拔貢生、每試別爲一榜、列名諸生前。侍郎嘗謂人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學、則予於容甫當北面矣。其見重如此。朱文正公提學浙江、先生往謁、答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畢尚書沅總督湖廣、招來文學之士、先生往就之、爲撰黃鶴樓銘、歙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嘉定錢通判坫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先生於六經、子史以及詞章、金石之學罔不綜覽、乃博攷三代禮經、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譔之文、爲述學內外篇、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嘗著春秋述義以明左氏春秋、未成而歿。爲文根柢經史、陶冶漢魏、不襲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性質直、不飾容止、疾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詩之善、則稱之不置。事母以孝聞、貧無菽水、則賣文以養、左右服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其於知友故舊歿後家落、存問之有加於生前、蓋其性之篤厚然也。年五十一、卒於杭州西湖之上。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趨庭之日竊聞其梗概久矣、而先生於余所說尚書訓詁極獎厲以爲可傳、讀父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雖不能文、竊願揚榷而陳之、以告後之君子。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六月己未、高郵王引之謹狀。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清故拔貢生　勅贈内閣撰文中書　誥贈户部員外郎汪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中、字容甫、揚州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學殖行修、尤善祘術。先生七歲而孤、母鄒太宜人緝屨以食、更百苦以粛。其後稍長、游書肆、編①閲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補附學生、賣文為養、左右服勞、心毋凢流、口敫萬卷、鍼砭俗學、疏淪古義、推六經之恉、以合于世用。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其治尚書、撰尚書攷異。治禮、溯源於荀卿、賈傅、綱提條析、得其會通。於喪服用力最深、惜未成書。撰儀禮經注正譌、大戴禮記補注。治小學、撰爾雅補注、又撰小學說文求端、羽翼蒼雅、深探乎聲音訓詁之元。治春秋、撰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也。國初二顧輿地之學、歷二百年、江左莫能繼。先生于諸史地理、山川阨要、講畫瞭然、口若懸河。論關内、東吳、江北、淮南之形勝、則有秦蠶食六國表、金陵地圖攷、廣陵通典。博稽三代典禮、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金石之文、成一家言、為述學内外篇。依據經證、實事求是、為知新記。又撰春秋後傳、國語正譌、舊學蓄疑、彊識録、藏於家。其治古文詞、醇茂閎懿、陶冶漢晉、穅秕宋後作者、世所稱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黄雀樓銘。而其它篇雄麗大率稱是。下逮詩章書翰、無所不工、可謂絶特奇才矣。性簡直、篤於師友、披榛揆墓、存卹衰門、往往過於生前。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辨覈古今、攻瑕抵巇、凌轢萬口、不恕先民、何論時輩。然當世通儒雅材若沈按察廷芳、杭侍御世駿、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咸相歎賞。盧學士文弨、程孝廉瑶田、王巡河念孫、劉教諭台拱、江侍御德量、宫保儀徵公、並引為講學之友。嘗謁朱太傅於武林使院、依畢尚書於武昌賓館。二公宏獎氣類、風馳海内、有所撰述、首推重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卒年五十有一。道光十一年　旌孝子、　誥贈户部山東司員外郎。葬甘泉縣大儀鄉葉家橋西北半里。孫喜孫、由鄉貢士官户部郎、博學好古、能紹家業、向歆彪固。今見其人。壽祺生晚、恨不及捧手於先生、顧嘗誦讀遺文、醉心卅載、承户部表墓之託、洪顔泚筆、而為之銘曰、

熙朝文學、抗蹤鄭賈。孳毋六蓺、疇為健者。奇才挺生、手為天馬。龍驤虎趠、騰照天下。藻筆雄文、盪滌奔野。位雖未昌、厥聲能夏。楹書在家、神金在社。國秀後來、是繩弓冶。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汪容甫墓誌銘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其先歙人、後遷揚州、遂占江都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資高邁、好嫚罵、人多忌而惡之。爲諸生十餘年、屢試於鄉不售。嘉善謝金圃侍郎督學江蘇、排衆議、拔而貢諸太學。以病未廷試。自是遂絶意於仕進。丙午歲、朱石君先生典江南試、榜發、以不得君爲惜、而君是科實未入場也。家貧、善治生、衣食漸充裕。巡鹽御史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頒之四庫書。乾隆五十九年、以撿校書籍往杭州、遘疾、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僅三人、悲夫。君讀書極博、六經子史以及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著書率未成。少日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存者有述學四卷、皆雜文也。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又好罵世所祠諸神、如文昌、靈官之屬、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絶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擬爲國朝六儒頌、而未果。君於時流恆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衆仲檢討、劉端臨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嫌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嗚呼、即此可見君之虚懷好善、非徒以嫚罵驚世駭俗者矣。君卒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繼娶朱氏、生子喜孫、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昔君爲文、以弔黄祖、謂祖謂禰、衡能道人意中語、是祖爲衡之知己也。雖復殺之、亦云可取。蓋君以衡自况、而傷舉世之莫我知、以君之好罵、殺之者且不可得、矧知之者邪。嗚呼、其不幸如斯邪、其幸如斯邪。

凌廷堪撰《校禮堂文集》卷三五

汪容甫墓碣

汪子容甫殁之明年十一月、子過鎮江、其執友劉君端臨具事實、請予爲墓碣之文。容甫名中、揚州江都人。曾祖諱鎬京、祖諱良澤、父諱一元、三代皆不仕。容甫少聰敏、讀書數十行下、而確然隤然、不形于詞色。少長、遂通五經正義及羣經註疏、貫串勃窣、其積穰穰、有叩者則應對不窮。是以有司及學政率驚異而愛重之。年二十、試第一、爲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容甫壯年氣益盛、志益專、由經暨史、於天文、地理、六書、九數、與高郵王君念孫及劉君聲望相上下。從子游、問以質予、予仿顧寧人先生廣師一篇、道三子之學、容甫大喜、謂予眞知己也。是時　朝廷方修四庫館書、書成、頒於揚州、杭州、俾各建閣以儲之、而書帙浩繁、裝潢編排、鹽政全君難其人、子以容甫薦、遂使主閣事。明年、全君調杭州、重容甫才、又兼掌文瀾閣、因至杭州、館梁孝廉玉繩家。瀾中名士聞其來、率釀酒飲之、容甫益大喜。而江都御史江君德量爲生平至好、適聞其訃、且屬爲之狀、容甫慟哭、竟日筆欲下復止、遂得急病、以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終于杭、距生於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五十一。娶朱氏、子一、名嘉孫②、十一歲。女二、一適寶應劉書高、次適儀徵諸生畢貢生。全君歸其喪、葬於甘泉縣禪智寺北葉家橋西。容甫著有述學內外篇四卷、皆攸解精密、能闡聖賢意旨於千載之上、而惜以中道徂逝、未竟其業、故劉君深以爲痛焉、求予爲文、亦猶容甫之志也夫。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五九

汪中傳　孫星衍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指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眞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摧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第、中侃侃辯盈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麇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獺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竝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騭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詆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騭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十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登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据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首、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也。生平不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斤斤爲斥、嘗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



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戹時、俗人揶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譏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中卒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為狂、豈不惑哉。

又汪君傳　劉台拱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夙貧、妣鄒太孺人緝履以供朝夕。居城北止三席地、冬夜以薪襲地而臥、旦以供爨事。四壁蕭然、霜雪被體、嘗以筋力致養、力不能就傅、鄒太孺人授讀小學諸書。比長、鬻書于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十行並下。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為附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年四十、病怔忡、聞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與朝考、亦不就鄉試。五十一年丙午、大興朱石君師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為選首、君不就試、感其知遇、投書數千言、事以座主之禮。石君師旋
奉
命督學浙江、君謁諸錢唐官署、為述揚州割據之跡、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迸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醇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鎔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為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為比跡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弔馬守真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于世。晚年顓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定哀以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疑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未嫁守貞之非禮、作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為婦人作主者、作婦人無主答問。又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會、作釋媒氏文。凡所為文、並有益經術、維持風教。君于史學貫穿勃窣、嘗取宋氏宗室之見于紀傳者為宋世系表、補沈約書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錢少詹問江淹墓辨、江都縣榜駁義、並根据列史、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皆所卒業。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為內外篇。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年表、并著于述學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于學者、分別部居、為述學一書、屬藁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例、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楊行密本事而止。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王侍郎昶撰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檉儲星衍作傳、謂解經有神識、于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撫部元敘錄述學、謂心貫九流、口敵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此皆足以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尚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為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其所為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新記、述學、廣陵通典、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唐人之文為書誦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艷之文為傷心集、未成。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杭州葛嶺園。君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鄒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荊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淯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

又汪中記　江藩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為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氏緝履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傅、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為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真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遊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笥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為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為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

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怦怦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閒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尚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蠹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耳。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爲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滫瀡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牏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軻，不過至晚年有雖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鬻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雖使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

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土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亢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釁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攖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餽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懸，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矣齒嗁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寔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缽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碑傳集》卷一三四

又書三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月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其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儒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詼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寶、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荅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款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日、對策　保和殿、日晡、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裨官中事相譏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姚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錢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三月、余自伊犁蒙　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

先隴有新士阜、心固疑之。入縣闈、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即其新壠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為作傳、已詳列之、茲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即走京師、以國子生客甯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王甚重之。晚始得官、為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裒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蹈諸貪黷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為丞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過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已者捐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甯縣丞、丞廨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甯、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亂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同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並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君曾大父行也。蒼霖恚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官京師、聞蒼霖擢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飴孫歸試、因札之得報書、極言為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歷四考究不得遷。

洪亮吉撰　《更生齋文甲集》卷四

校記

①編：當作「遍」。參前《行狀》。

②嘉：當作「喜」。參本卷諸文。

③富：當作「當」。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九

洪亮吉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懷玉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寀、考授直隸州州同、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先曾祖侍讀君同歲拔貢、遂締婚姻。儒林贅於趙、始爲武進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好詞章、至是迺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拜視學貴州之命。故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澔、爲部駮所格。教士敦厲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選等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擢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好古。丙辰、充咸安宮總裁。丁巳三月、入直上書房、侍皇曾孫奕純讀書。戊午、弟靄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正月、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未靖、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成親王及座主朱尚書珪、劉尚書權之、冀其轉奏。成親王以原書進呈、大指謂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激、有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都虞司、次日、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甯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蹈故轍、當一面正法、一面入奏。奉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葄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衖。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觴飲無虛日。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事頗力、城鄉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少容人量、迭迭負氣罵座。予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予、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眞耳。君若後吾死、銘誄當不出君手、幸無失吾之眞也。豈知斯言遂爲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顓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君卒。子五人、飴孫、嘉慶戊午舉人、議敘知縣、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胙孫、齡孫。女一、適江陰繆梓。孫四人。以是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穴。飴孫等來乞銘、予既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始終、無以辭也。銘曰、

君之制行、唯孝友。爰及宗婣、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讜。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爲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古是則。瓌瑋連犿、猋馳電激。吁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乎卦氣、託體山阿。謂予言爲可信、庶識石而弗磨。

又洪稚存先生傳　謝階樹

洪稚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宏氏、居歙之洪坑。唐時有經綸者爲宣歙觀察使、避敬宗諱、改爲洪氏。三十六世至亮吉。高祖德健、德健生璟、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璟生公寀、贅於常州、遂占籍焉。公寀生翹、翹生亮吉。蓋其自敘云爾。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隨母僑居外家蔣氏。童時能爲詩古文辭、及壯、伉奕有志節。後數歲、母病中風卒。亮吉時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流數里、至滕公橋、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闃然人也。呼衆共舁出之、識爲亮吉、未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涕、目之曰、是固東家洪氏子耶、孝哉。爲母故、遂至於此。時冬月寒甚、僵伏不動、有蔣松園者解己衣衣之、始至家、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含斂、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

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其友黃景仁亦客安邑，將死，詒書託以身後事。亮吉得書，卽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安邑，扶其柩歸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五十五年，舉禮部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奉命為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為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修撰石韞玉始。

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職如故。旋充咸安宮總裁。明年，入直尚書房。又明年，大考翰詹諸臣，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陝楚三省賊氛未靖，亮吉指陳規畫，慷慨千餘言，無所為忌諱。閱卷大臣嫌其切直，置三等。又明年，高宗純皇帝上賓，充實錄館纂修。五月，教習庶吉士。於是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極諫之士。亮吉念身自微賤，受知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匪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聞詔後累月不知寢食。一日奮曰：吾寧諤諤而死，不能默默而生。乃反覆極陳時事，為三函，一寄成親王，一寄故大學士朱文正公珪，一寄今兵部尚書劉權之，代奏。明日，成親王等以亮吉書奏聞。有旨褫職，逮刑部獄，命王大臣等鞫訊。王大臣等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入奏。當是時，中外惶惑，謂亮吉禍且不測。內閣中書趙懷玉，亮吉同里友也，卽獄而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咽，欲語而復止者再。亮吉察其有異，卒問曰：何哉？君乃作此面目向人，豈有所言耶？何囁嚅也？懷玉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聞有旨。亮吉方伏案大咯，遽仰首曰：我知之，斬立決耳。因字謂懷玉曰：味辛，吾乃今日知死耶。君何為然也。顏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上之聖明，實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吉小臣，妄發，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固當容之。上意愈解，曰：朕亦極知亮吉無它腸，然戇甚，亦不可不示薄懲。是日得旨，戍伊犁。亮吉既出獄，將行，度無所得貲。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戶部主事，貧甚，又雅未識亮吉，閔其無貲，用以屋券貸銀三百兩壺餽之，乃就道。亮吉之行也，居民聞其將至，圜觀而拜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息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扉上，以首敂戶闔而去，問姓名，亦不告。又明年二月，亮吉至伊犁。四月，京師不雨，上命清理庶獄。閏四月三日，猶不雨。故事，戍伊犁者滿三年乃入奏，是日特旨赦洪亮吉回籍。詔午下而夕大雨。亮吉居伊犁僅百日，漢臣賜環之速，未有如亮吉者。亮吉歸，自號更生居士。後數歲，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履跡幾徧焉。生平著述最富，有附鮚軒、卷施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

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焉。天子既已薄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聖人之容諫求言如此也。當斯時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臣不言，而文學侍從之臣言之。嗚呼，其志亦可哀也已。

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惲敬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為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寀，候選直隸州同知，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為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藹吉不敢訃，為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其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為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為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遽引弟藹吉之喪乞病假歸。後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

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譁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並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絏、精采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穉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犂。明年、京師旱、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一子、飴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晡攜大奴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雙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聖主、受殊恩、非伏鑕槀街、則齎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洪亮吉

編修洪某頓首肅啟成親王府中下執事、日侍三天、追隨匝歲、嗣以疾病旋里、伏謁閶門。正月中、恭讀高宗純皇帝遺詔、自以曾值內廷、受恩不次、聞信、星夜奔赴、入都、得望殿廬、隨班哭泣、蠖蠖下誠、藉以稍慰。到日、又蒙派修實錄、因假寓古寺百五十日。今第一分稿本業已進呈。某隻身而來者也、無車馬、無禦寒之具、不獲久留、叩送梓宮之次日、即請假遄回、已得請於院長矣。然區區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上則不勝犬馬戀主之誠、下則不敢忘師友贈言之義。蓋某詞臣也、本無言責、但自思通籍以來、不數年中、受國家逾格之恩者屢矣。夫受恩不酬、非國士也。有懷不盡、亦非人臣所敢出也。今謹擇其尤要者陳之左右、備執事造膝沃心之一助焉。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而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尚未轉者、推原其故、蓋有數端。某以爲勵精圖治、當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尚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又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聖聽者不少。此皆親臣大臣啟沃君心者之責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亦不可使國家無一嚴憚之人。乾隆初年、純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時大臣如鄂文端、朱文端、張文和、孫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某恭修實錄、見自雍正十三年八九月親政之日起、以訖乾隆初年、一日中硃筆細書、折成方寸、或詢張鄂、或詢孫朱、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十餘次、而諸臣中亦皆隨時隨事奏片質語直陳、是上下無隱情。又側聞京師耆老人言、乾隆初、村里童嫗進城、皆北向叩首曰、聖人出矣。菩薩出矣。乾隆初政所以克紹聖祖、世宗、度越百王、而使億兆傾心如此者、純皇帝固聖不可及、而亦眾正盈朝、前後左右皆嚴憚之人故也。一則處事太緩。夫四海九州之事、日不知凡幾矣。又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八年之中、權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幾矣。千百萬中、無有一二能上達者。即能上達矣、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乃有赫然出於睿斷、必欲平反、如江南洋盜一案者。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洋盜某漏網安居、皆由署總督蘇陵阿昏憒糊塗、貪贓玩法、舉世知其冤。至今海上之人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一事釀成。

況蘇陵阿又保權相私人、朝廷必無所顧惜、而至今尚坐擁巨貲、厚自頤養。而江南查辦此案、始則觲概宕延、有心為承審官開釋。繼則并闖以不冤覆奏。夫楊天相之罹法、即云特奉明旨、然何以坐為誣良為盜、并云生事海疆、情罪可惡、不得不從重辦理乎。則楊天相之命、仍須蘇陵阿及承審官償之矣。夫以聖天子赫然獨斷、欲平反一案、而尚如此、則此外沈冤更何自而雪乎。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自古以來、雖堯舜之主、亦必詢四岳、詢羣牧。蓋恐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博收眾采、庶可無失事。請自今凡召見大小臣工、必詢問人材、詢問利弊、如所言可采、則存檔冊以記之。倘所保非人、所言失實、則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不可也。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亦不可也。蓋人材至今日、消磨殆盡矣。數十年來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鉢相承、牢結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軟弱、鑽營苟且之人、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設有緩急、而以牢結不可解之大習、欲望其奮身為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徇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講、又非一日。在內部院諸臣、事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顧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慮久遠者、以為過憂、事興革者、以為生事。此又豈國家求治之本意乎。一則進賢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丕起、由於激變、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之罪、不容逭矣。幸有一眾口交譽之署知州劉清、不特百姓服之、即教匪亦服之。此時正貲熟手、正當用明效大驗之人、聞劉清今尚為州牧、僅得從司道之後、隨同辦事、似不足盡其長矣。某以為川省正在多事、經略縱極嚴明、剿賊匪用之、撫難民用之、整飭官方、用之辦理地方公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擇此方賢能之吏、百姓素所服習、如劉清等、崇其官爵、假以事權、使之一意招徠撫綏、以分督撫之權、以蕆國家之事。有明中葉以來、鄖陽多事、則別設鄖陽巡撫。偏沅多事、則別設偏沅巡撫、事竣則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也。夫設官之意、以待賢能。人果賢能、似不必過循資格。如劉清者、則進而尚未進也。戴如煌雖以別案解任、然尚挈家安處川中、反得超然事外。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極力焚劫。是以數月必移一處、而教匪亦必蹤所跡之。近知全家尚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故恃以無恐。是救一有罪之人、而反致殺千百無罪之人也。其情理尚可恕乎。純皇帝大事之時、即明發諭旨、數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方為快心。乃未幾而又起吳省蘭矣。召見之時、又聞其為吳省欽辨冤矣。夫二吳之為和珅私人、與之交關通賄、人人所知。故曹錫寶之糾和珅家人劉全也、以同鄉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吳、二吳即袖其稿走權門、藉以為進身之地、亦人所共知。今二吳可雪、不幾與褒贈曹錫寶之明旨相戾乎。夫吳省欽之傾險、以及掌文衡、尹京兆、無不聲名狼籍、則革職不足以蔽辜矣。吳省蘭先為和珅教習之師、而後反稱和珅為老師、以至竭力汲引、大考則第一矣、視學典試則不絕矣。豈吳省蘭之才望學品足以致此乎。非和珅之力而誰力乎。如是而降官、亦不足以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云用人行政尚未盡改也。蓋其人雖已致法、而十餘年來其更變祖宗之成例、汲引一己之私人、猶未嘗平心討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誰為國家之成法、誰為和珅所更張、內閣六部以及各衙門之人、誰為國家所自用、誰為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隨同舞弊之人、皇上縱極仁慈、縱欲寬脅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然竊以為實有真知灼見者、即不究其從前、亦當籍其姓名、於升遷調補之時微示以善惡勸懲之法、使人人明知聖天子雖不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嘗不洞悉、未嘗不區別。如是而夙昔之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為國家之人。否則、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設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為者、而諸臣又羣起而集其門矣。何以言風俗則日趨卑下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漸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某所見、十餘年以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為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隸、并樂與僮隸

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黜陟詞臣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製詩韻者矣。行賄於門闌之侍衛、以求傳遞、倩代藏卷而出、製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則居然自以爲得計。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槍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貪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純皇帝因內閣學士許王猷爲同姓石工護喪、曾諭廷臣曰、諸臣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是知國體之尊、在諸臣之各知廉恥。夫下之化上、猶影響也。士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舉一廉樸之士、則貪欺者庶可自悔矣。進一恬退之流、則奔競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獨行、敦品勵節之士、則如脂如韋、依附朋比之風或可漸革矣。而某尤有所慮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爲家規、以談禪爲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眾驚愚、駭人觀聽。某前在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親王十人持齋戒殺生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準入門。此非細故也。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之持齋戒殺生者、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尙元虛之習、復見於今、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何以言賞罰則仍不嚴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來、福康安、和琳、孫士毅則蒙蔽欺妄於前、宜綿、惠齡、福甯則喪師失律於後、而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陝楚豫之民、其遭劫者不知幾百萬矣。其已死諸臣、姑置勿論。其現在者、未嘗不議罪也。然重者不過新疆換班、輕者不過大營轉餉、甚至挐解來京之秦承恩、則又給還家產、有意復用矣。屢奉嚴旨之惠齡、則又起補侍郎矣。夫蒙蔽欺妄之殺人、與喪師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殺人無異也、殺數百千萬之人而猶能邀國家之寬典、朝廷之異數、則亦從前所未有也。故近日以來、經略以下、領隊以上、類皆不以賊匪之多寡、地乃之蹂躪桂懷。彼其心未始不自計曰、即使萬一不可解而新疆換班、大營轉餉、亦尙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則

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試思高宗純皇帝之時、用兵金川、用兵緬甸、訥親僨事則殺訥親、額爾登額僨事則殺額爾登額、以迄將軍提鎮之類、伏失律之誅者不知凡幾。是以萬里之外、奉一嚴旨、得一廷寄、皆震慄失色、則馭軍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僨事者屢矣。提鎮副都統偏裨之將、有一膺失律之誅者乎。而欲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純皇帝之聖武、又豈見不及此。而此次辦理軍務、獨與金川、緬甸異者、聖意蓋以歸政在即、欲留待皇上涖政之初、神武獨斷、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蕩平尙無期日、而國帑日見消磨、萬一支絀偶形、司農告匱、一念及此、可爲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則似通而未通也。九卿臺諫之臣、類皆毛舉細故、不切政要。否則發人之陰私、否則快己之恩怨。即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發部議矣、而部臣與建言諸臣又皆各存意見、無有不議駁、并無有不通駁、則又豈國家詢及芻蕘、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瑣碎、或輕重失倫、或虛實不審、而一槩留中、則又不可。其法莫如隨閱隨發、或面諭廷臣、或特頒諭旨、皆隨其事之可行不可行而明白曉示之。即或有彈劾不避權貴者、在諸臣一心爲國、本不必更避嫌怨。且即以近事而論、錢灃、初彭齡皆常彈及大僚矣、未聞大僚敢與之爲讎也。若其不知國體、不識政要、冒昧立言、并或敢攻發人之陰私、則亦不妨使眾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懲其後。蓋諸臣既敢挾私而不爲國、則更可無煩君上之迴護矣。何以言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也。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於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肅、則督撫藩臬其標準矣。試思十餘年以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親政以來、李奉翰則已自斃、鄭元璹則已被糾、富綱則已遭憂、江蘭則已內改。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有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尙

未在此數也。以上諸項又甯增無減、甯備無缺、無不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幣資無所出也。而州縣亦藉是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縣亦恃此督撫藩臬道府之威勢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縣之入己者亦半。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則已成爲舊例、牢不可破矣。訴之督撫藩臬司道、皆不問也。千萬人中、亦或有不甘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過發督撫審究而已、派欽差就訊而已。執事試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欽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過設爲調停之法、使兩無所大損而已。若欽差一出、則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滿載而歸而心始安、而可以無後患。是以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不過如此、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變。湖北之當陽、四川之達州、皆其明效大驗也。某以爲今日皇上當先法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後法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某不敏、自接侍以來、未嘗敢以一事干求、即此回入都、亦未敢一詣執事之門。此皆不能逃執事之察識。況今日已請假歸里、又豈反有所干求於執事乎。而必欲一貢其狂愚者、受恩深重、實望一日即底盛平、庶與海內士大夫共食成平之福耳。執事見之、或蒙采其芻蕘於沃心造膝之時、隨時隨事進説、則鄙人之上願也。如以爲無可采而置之、亦其次也。或竟欲罪其狂惑、則區區晉國魏絳尚不逃刑、況某之早聞教於君子乎。且自去春大考陳疏以後、自分當得不測之誅、蒙聖天子知其愚而寬其罪、則某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負覆載之生成乎。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碑傳集）卷五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

嘉慶四年、陽湖洪君稚存方官翰林、上書王大臣言事、乞轉奏。奏上、上命軍機大臣鞫之、下於理、擬重辟、上貰其死罪、遣戍伊犂。閱二年、京師旱、特頒詔旨赦之還。君歸八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君諱亮吉、初諱蓮、又諱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而稚存之名特著。其先歙縣人、遷武進、今析治爲陽湖人。曾祖璟、拔貢生、山西大同府知府、祟祀名宦。祖公寀、國子生、貤贈儒林郎、贅武進趙氏、遂遷焉。父翹、國子生、累　贈奉直大夫、娶蔣氏、贈宜人、是爲君妣。君生六歲而孤、隨蔣太宜人僑居外家、就塾讀書、甚穎慧。每夜蔣太宜人親課之、爲訓解字義、於制舉文字外、并好爲詩歌、輒驚其老輩。年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中本省鄉試副榜。年三十五、始中順天鄉試舉人、又閱十年、成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逾兩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奉命視學貴州。既事還　朝、適楚黔教匪煽亂、寖延秦蜀、會高宗純皇帝大考翰詹等官、試題爲征邪教疏、君力陳

內外弊政數千言，慮紙竟，雙行書之。
高宗純皇帝方欲用君，而君仲弟某訃至，君亟移疾歸。
無何
先帝登遐，君以奔
國喪詣京師。時楚蜀軍事孔棘，
上焦勞特甚，君遂有上書王大臣之事。方君書上，禍不
測，旁觀皆危之，而
聖主鑒其悃忱，卒用保全。其出都門，送者爭致饋遺，爲
泣下，而君恬然遠行。蓋亦知
上求言求治，不久棄君於荒外，而君之戇直得見宥於
聖明，實爲千古不易得之遭逢也。君生平於學無不窺，
著述甚多。其刊行者有卷施閣集若干卷、三國疆域志
若干卷、十六國疆域志若干卷、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
卷，附鮚軒卷施閣二集若干卷。君性過人，事蔣太宜人
至孝。太宜人没，君方在處州，家人先以病告，歸至郡城
之八字橋，得凶問，失足墮水，幾死。篤愛諸弟，存没無間。
娶蔣氏，　封宜人，有婦行，先卒。子飴孫、畢人、符孫、胙孫、
齡孫。女二，嫁娶皆士族。孫穀曾、彪曾、宛曾、殤。　曾序曾。
孫女一。君以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以是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葬於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其
同年友無錫秦瀛爲之表其墓。

秦瀛撰　《小峴山人續文集》卷二

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

夫忠孝爲庸行之常，而不磨者至性；文章乃千古之事，而難得
者通才。是以郭李著美於人倫，顏謝騰聲於藝苑。若欲並推準
的，咸麗名實，求之古昔，往往難之。乃今見之於吾友洪君矣。君
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常州陽湖人也。先
世居歙縣洪坑，至君祖公采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父翹，國
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母蔣太宜人。君生有奇姿，聲稱英物。六
歲遭贈君之喪，無所依倚，隨母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大孺人②極
愛憐之，枕石漱流之語，決其將興；凱風寒泉之思，策之自勵。其
時君方處困，蔣亦居貧。太宜人嚴遵從師，夕而考業。寒月一杯，
秋螢一囊。讀甫畢而雞號，衣未寧而漏絕。此後之機聲燈影圖
所爲志也。學既博通，才唯伉爽，師則青藍相代，友乃韋弦交警。
養志之歡，或慰之窺客；負米之悰，恒輸以傭書。每當沿溯江湖、
勞形郡縣，所遇中朝碩望、海內名流，如朱文正公珪、畢制府沅、
袁大令枚、邵編修晉涵、沈郡丞業富、蔣先生士銓，莫不誇董綬
以儒輿，目房喬爲國器。甲午中副榜，是年始與孫君星衍訂交，
合黃君景仁、趙君懷玉、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互相唱酬，
謂之毘陵七子。入林之約，把臂非遲；過闕之圖，衡案如見。一時
之盛，梓里稱之。丙申，蔣太宜人卒。時王文端公督學浙江，方延
校文，家人僅以病告。君星夜遄歸，半途得諱，昏迷墮水，幾至不
救。歸而辟踊無節，柴毀易狀。趙和死且無恨，哀感路人；劉超袁
不離身，常如喪次。人尤重其孝云。庚子舉京兆試，又十年庚戌
始捷南宮。廷試以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壬子充順天鄉試官，

闈中郎奉硯學貴州之
命。故事未散館無任學政者、有之自君始。實殫甫謝、使節行握。
撤省門之棘、論自無譁。集泮林之飛、音皆改聽。君至黔、敦厲
古學、崇獎儒修、購經史善本及文選諸書、以資諷誦。請以禮記
鄭康成注易陳澔集說。文尊兩推選學。於是楷、瑛經術昌明、鄭
志由之津逮。夫今黔人能務譔述者、君之教也。丙辰、自黔還京
補行散館、以一等留館供職。丁巳春
旨在　上書房行走。戊午、大考、擬有征邪教疏、君力陳內外積
弊、至數千言。裴顧感時、孫洙論事、揭流民之狀、而圖之目前、發
流涕之言、而聲之紙上。固知其失愚忠而欲効懷朴者、而思陳
者久矣。迨已未值
皇上親政之年、正川陝用兵之日。君忡忡葵抱、慊慊芻私、引蒸
食以爲羞、伏青蒲而未敢。遂乃上書三府、[illegible]
九重、致冒昧於語言、幾瑣全乎要領。幸賴
如天之度、加之不殺之
恩、俾得荷戈、遠戍絕漠。將天山之日、已分魂歸、度玉門之
關、敢期生入。乃磨盾之墨猶濕、而
賜環之詔已行。時因京師久旱、奉
命清釐庶獄、且查在新疆年久者、將行寬典。君到戍纔及百日、
特荷
恩旨釋回、
膏雨同飛、
仁風曲被。并
示求言之淵、用開進諫之誠。謂狂直者、未鯁詞原過激。念忠愛

如蘇軾、心本無他。發函俾警乎臣工、留牘草銘于座右。謙哉
帝德、大矣
王言。人盡三呼、
天真再造。而
主之誼厚矣、而臣之遇榮矣。於是重望衡茅、言歸桑梓、遂得棲
魂隴畝、偶影妻孥。激流植援、聊供小憩。經邱尋壑、時賦近游。每
過徐君之墓、黃公之壚、樹已苔封、草多烟積、逝者不作、餘生倖
存、則諮父老以桑麻、課子孫以誦讀、藉答
高厚。以畢此身、亦復奚慕。乃己巳四月、游焦山歸、衣袖所留猶
是雲氣、江風忽過、竟散詩聲。蓋到家病不旬日、怡然就化。嗚呼
哀哉。君生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歿於嘉慶十四年五月
十二日、年六十有四。娶蔣宜人、先君七年卒。子五人、長飴孫、戊
午舉人。次盼孫、次符孫、次㸌孫、次齮孫。孫五人、穀曾、宛曾、凱曾、
彪曾、序曾。君之大節章矣、至其友于兄弟、篤及朋友、尤復邸然
於急難之故、淮焉於久喪之戚、嘗以仲弟歿、引疾去位、歸里持
喪。又其友黃君景仁旅歿安邑、君自西安假驛騎、四晝夜行七
百里、哭之於蕭寺中、送其柩歸。二秋相沒、延之之服、有逾于里
結言、元伯之車、俄及。他如義敦戚舊、誼篤師門、指囷折券之風、
樂善好賢之雅、即于餘行人孰能之。生平嗜好山水、窮極險異、
足蹟所到、名勝殆周。故自發軔江淮之始、以逮從軍礦鹵而西、
中間關隴馳輪、巳黔弭節。州有九而陟其八、嶽有五而登其三。
竹柏相間、即通之屐齒、碑版在眼、無阻於樵步。所歷阨塞之他③、
華離之區、究興廢於古今、證異同於枕葄。雖興託登眺、而義資
攷訂。即至域逾萬里、身瀕九死、而蹤動之辯、晷命之釋、論者謂

法顯之志西域、道元之注水經、不能過也。昔龍門作史乃在涉
江而還。長卿著書已是倦游之後。君則早通學海、畢貫經神、受
寫定於禮堂、務折衷於汝長。所著有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
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比雅十二卷、史記以
下四史謬誤十二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
國疆域志十六卷、西夏國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貴
州水道志三卷、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附鮚
軒詩八卷、卷施閣文甲集八卷、乙集八卷、詩十六卷、詞二卷、更
生齋文甲集四卷、乙集二卷、詩集四卷。而郡縣志與應奉文字
霸府箋奏不與焉、影矣哉。其採獲前聞、畢籠萬有、久已聚將成
庫、積可等身矣。若夫靈蹠發榮、雲霞煥采、振響於搏桑之表、迴
瀾於積石之源、元神翕張、精氣回斡、又何大哉、又何盛哉。今其
孤飴孫等將以某月日卜葬君於武進德澤鄉前橋之原、而乞
余表其墓道。余與君生既同歲、學亦齊年、契合性真、脫略繩檢。
顏公乞米之帖、互易楮毫。燕市捉酒之場、其歡晨夕。篇什具在、
日月可推。事變相尋、蹤跡偶濶。然君既生還於西域、余亦乞養
於南陔、幸得合并、復尋歡會。見君齒髮如故、步履益強、方謂
聖問屢勤、
天寵行賚、乃龍蛇之厄、哲人其亡、而風水之悲、我辰安在。衣蜉
蝣其如雲、蠓蠛而奚辭。若君者本未④無渝、德行斯諒、他日史
官之筆書不朽者三、今玆有道之碑能無愧者一而已。

吳錫麒撰　《有正味齋駢體文》續集卷六

校記

①一：當作「五」，見趙懷玉撰亮吉墓誌。

②儒人：當作「孺人」。

③他：當作「地」。

④未：當作「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

武億　汪德鉞　秦承業

武虛谷家傳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産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敎士。居官數月耳、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捡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摑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氣、年十二、即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壅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傴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柩南歸、方盛

夏多雨、過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貲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郟縣、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潢與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迨

特召之

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笥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録、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於交口鎮設兵扼荆襄之險、於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君信可謂有用才矣。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於千萬人、而取之於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前博山縣知縣

詔起引　見武君墓誌銘

偃師盧谷武君既卒之明年、其孤穆淳走京師來謁曰、先君從游筍河先生久、及官博山也、以所學見諸施行、克廉以惠、乃行懲番役事罷官、民歌思之不忘。今上廉知其枉、特詔檄調來京、而先期厭世、命也。公悉其本末既詳、乞銘之以彰不朽、則死者誠不死也。予不獲辭。案狀、君姓武氏、名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當　國初時爲君之曾祖。君祖朝龍。考紹周、雍正癸卯進士、歷官至吏部郎中、事蹟見筍河先兄所作神道碑。兄弟六人、君第五。貌魁偉、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將冠、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屋圮、架洿隰以居、誦讀不輟。斧朽木燎寒、傷足、血殷不顧。年二十一、縣試第一。明年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歸班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季冬之官、問土俗利病、楚比邱尼、勸節儉、剏范泉書院、進其秀者、躬親講授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饋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決讞無留獄、禱雨即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輿情大洽。乾隆壬子、和伯相兼步軍統領、風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定死、密差番役四出蹤跡之。于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從十一人橫行州縣、入博山境、信宿飲博、手鐵尺指揮、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悉取執之。杜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肎屈膝。君立命役摑其頤伏地、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外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吾遍揭汝等騷擾狀矣。于是咸叩頭求解去。其黨喧傳省中、曰、武博山鹵莽、禍叵測。且所緝何犯也、將累及上官。時則委員絡繹于道。有府佐劉大經者、不悅君、駕說于大府曰、武令濫責無罪。乃直書其事劾之。伯相哂曰、是累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封還其疏、乃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奏上報罷。其時闔縣民聞武君去官、攜老弱入省、幾千餘人、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　覲、將爲謀捐復策、而伯相總吏部、駁之、其說遂寢。謝曰、君優于學、且清貧。爲授館于東昌啓文書院。君雅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遂就聘。其後館于亳州、臨清、魯山、安陽、鄧州無虛歲、所至以小學、經史、古文倫品敎生徒、曰、安往非吾學、何必仕。然知君者咸歎惜之。嘉慶四年、

今天子親政、和既伏辜、詔各舉所知、于是君之去官事聞、敕吏部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旨也、而君先一月病終于里。嗚呼、天何既白其令名、而又奪之壽考耶。豈陽德消長、復之難、而亨尤不易耶。君勇于著録、有經讀考異、義證、金石跋、詩文集百餘卷藏弆于家、可爲不愧好古遺直者矣。生于乾隆十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四年己未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配呂孺人。男子三、穆淳、優貢生。景淳、後于叔父盛淳。女子子二。孫一、耒。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嗜古若渴、氣食牛、嫗民慈母愛不媮。不畏強禦剛純餉、先追詔逝陽道州。直幹屈、鐵銘松楸。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五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詗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淩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閒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擿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諒闇、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武虛谷傳　法式善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一字小石、自號半石山人、河南偃師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于鄉、四十五年成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君之官博山也、縣產煤炭、上官咸取給焉、民苦挽運、又舊不置驛、按戶納錢買馬、以充郵遞餉秣之費、民則供之。君皆裁去、民不務農、以逐末、而耗其財、君給流民圖以感之、民多化者。有奸民與商賈雜居寺觀、爲諸不法事、君嚴懲之、俗遂革。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所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禽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撻其脛而數之曰、此朝廷縣堂也、余奉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上官、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于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上官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章佳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上官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君乃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稟、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益以讀書自勵。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家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閒、壅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偃僂而入、不廢吟嘯、嘗于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長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揹弟柩南歸、方盛夏、多雨、遇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于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買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願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厚、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郟、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君同受業于笥河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而君則已病矣。嘉慶四年十月廿九日、君卒于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迨特召之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劄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集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于交口鎮設兵、扼荊襄之險、于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苟充君之才、豈不能有所樹立。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于千萬人而取之于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又　武億傳　孫星衍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閒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母兄一人、倬、弟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器愛之。年十二、偏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咸歎。億父故清宦、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值伊洛暴溢、宅舍盡圮、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然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没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閎達不羈之才、億盛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劭勵、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恒布衣履蹻、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考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投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衙服作佛事、遊閱閭閻、眾觀者揉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

鄉約，至遠僻鄉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授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鄰邑煤窯獄，窯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懼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為墨吏也」。當遇貲闈之時，方履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為弁奪婦為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為緩頰，不聽。自是拂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曾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鄉捕某，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為禍至無日矣，乃厚賄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劫億，褫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劫億時特為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為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赧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遷歸其鄉，而自閉遊東昌、臨清間，稽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請好士友人興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

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赴部候

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偉柩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繭。既葬，為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恤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為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荊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郵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既經蹂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為已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貫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為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為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郟、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滇、景滇、燬滇。孫未。

贊史氏曰：武君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為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絜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罷山東廉使任，為阿附朝貴者所媒孼，事大類武君，獨為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交，又弱一个，悲已。

《碑傳集》卷一〇八

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汪君德鉞行狀

曾祖父桐，縣學生，妣江氏。

祖父周煜，歲貢生，妣黃氏。

父文埠，妣楊氏。

安徽安慶府懷寧縣欽化鄉一圖人汪德鉞，字崇義，年六十三。

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世居歙州績溪。宋末有實五者，由婺源大坂遷懷寧玉照鄉，越三世，文清當明中葉，由玉照鄉遷今懷寧之古埂壩。自周煜以上五世皆府縣學生。周煜及事高祖妣胡，以孝友聞。婦黃事姑江，危疾，刲股和飲食進之。文埠植德尤厚，子弟世守家法。君幼稟庭訓，為文舉筆立就。從舅氏揚明經家洙受易，潛山張太令必剛質經史，先後受知朱學使筠、秦學使瀛。應丁酉科選拔，會父卒星奔，痛不欲生，居喪依禮。服未闋，刲股療母疾，不瘳。舉乾隆戊申順天鄉試，嘉慶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補禮部精膳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充　實錄館纂修官、會典總纂官。乙丑二月，保送御史。適以會典議敘，奪職。旋請復需次銓部，閉戶忍飢，讀書課子孫，越四載卒。君立身以知恥為要，嘗謂孔子論士行己有恥，恥其不潔者而已。孟子言人有所不為，不為其不義者而已。究其極，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君子終食之間不違仁，而造端必自富貴貧賤始。大興朱文正珪巡撫安徽五年，政體寬大。君始界於鄉，獻撫軍論曰：故流屏逐，經有明文，弛而不張，文武弗為。公能易寬為猛，俾吏離慈母之懷，侍嚴師之側，吏不望風股慄、盡滌宿弊者，吾不信也。宋朱子按浙，官吏憚其風采，解印而去者大半，始克舉行荒政，民困漸蘇。今宜法子產之治鄭，不宜如曹參之治齊。宜如蜀相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劉寬。且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封疆大吏代天子治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過抑也不固，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抑鄭僑、諸葛之不同申韓也，公能知之。如強悍之族，不黠於鄭，游詞巧飾之吏，不存於西蜀，子產豈得為惠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耶。故貔虎不除，麟無以為仁；鷹鸇不逐，鳳無以為威；稂莠荼蓼不耨，嘉禾無以為生。與智愚知之。公不忍於頭會箕斂之人，而獨忍於蚩蚩然匍匐入井之赤子耶。文正未之從，後頗悔之，對僚吏每以為言。再任安徽，及調撫廣東，稍稍嚴肅焉。己未春，文正被　名，君在庶常館，上書曰：海內仰望明公，不啻若宋仁宗之有韓、范，明孝宗之有劉、謝。茲竊有獻於公，其大綱有四，一曰端　成德。處時世之盈滿者易驕，微驕之弊在戰兢恐懼而持之以敬。席人物之殷富者易奢，藥奢之弊在節省簡約而持之以儉。能敬天地與祖宗，則天與祖宗所遺之百姓必時懷一夫勝予之戒，而如保赤子。名公

公①所謂以小民受天永命者也。二曰教　皇子。擇老成端厚、通達治體者輔翼之、讀經以識道齊之本、讀史以識治亂之原。如唐太宗帝範、真德秀大學衍義等、均當熟復、以助其聰。若詩賦字畫、無益治道、惟天縱多能、可以兼之。不然、寧急其本而緩其末可也。三曰慎用人以舉衆職。夫利口便捷之人進、則持重敦厚之人黜矣。奔競營謀之人得志、則廉恥道喪、而剝損及於閭閻矣。大學戒長國家者用小人、張釋之阻漢文帝嗇夫、千古龜鑑也。凡内外臣工、以節操為重、廉隅為先、而後察其才而器使之。說者說非才無以集事、固已。然操守固、才猷乃助以為善。若無操守、才具愈敏、資之為毒而已。使貪使詐、或多事之秋、權宜之術、不得已偶一為之。但此輩如蝮虺螫毒、近輒傷人、終不如痛加擯斥之為愈也。一介之士、必有交友、廣開保薦、破資格以用之、復久於其任、而罰亦及於保薦之人、則各慎所舉、而人才出矣。四曰辨上下以定志。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風俗日靡、而大之力、何以能支。惟以節儉導之、則財之流也緩、而物力可以漸及。惟以等級定之、使貴賤以等、踰等則治之以罪。此於辨分中寓撙節之意、法未有善於此者。　國家亦有嚴禁矣、而有司視為具文、是以商賈奴隸之用財、有千百倍於凡民、且上擬於公卿者。今凡車服、輿馬、器皿、屋廬多為等級、復三令五申、大吏嚴飭於州縣、州縣實行於民間、而以此為考課、則財用節矣。親民之吏、莫切於州縣。州縣者、治亂之本也。今各布政使司所轄無邑無虧空、姑以安徽計之、則他省可知矣。愚意以今日為斷、嚴核其數、上之戶部、而累不及於後任。如使後任承虧空、雖廉如伯夷、致如子產、皆束手受縛、民困何由蘇耶。至銅漕鹽關四者、財用之大端、如人之有手足四支也。今積久生弊、貴州產銅之地、違遠於昔時。雲南虧空、更僕不能數。衛丁負累州縣、即以挾持州縣食鹽引、累波及平民。關稅盈餘、市儈昂貴、此豈天下之細故耶。不亟為變法而整齊之、將受其弊。易曰、窮則變、通則久。因時制宜、此其時也。軍旅素未學習、然州縣吏有壯丁而不使統兵、兵之隸營伍者徒有虛名、而老弱不可用、使不嚴為練習、何以待變。邇日小醜跳梁、雖不難撲滅、然糜餉疲兵、亦已數年矣。堅壁清野之說、自為上策、更宜使各縣團練鄉勇、縣令即為主將、千總以下統之、即可守要害、兼可省兵餉。或本縣賊多、單弱不支、則令鄰境鄉勇并禦之、事平、各歸其鄉。而險要之地、仍選帥督官兵守之、倘亦策之可行者乎。官禮部日、書吏言乾隆年間司員見堂官皆長揖、後乃易為半跪。河間紀文達昀為尚書、君會試座主也、上書曰、竊聞劉冢宰長吏部、見屬官復長揖、而喜之。自古宗社之鞏固、由士大夫之植氣節。而氣節之能植、由豫識有廉恥。廉恥者何謂、不苞苴饋餉以營利達、不脅肩諂笑以羞妻妾而已。閱吏、禮二部之不長揖、與前後

筆之不守舊規也、不過數十年、一則啟②競之風、一則長驕傲之習。竊以昔人制禮、每析之於豪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且夫立殿陛數十年、而尺寸不踰者、託孤之大臣也。立於朝而淮南寢謀者、大將軍之揖客也。即如一臺參也、而韓文公與李中丞爭之。一坐位也、而顏魯公與郭璞③射爭之。彼豈好為是嘵嘵哉、亦謂禮制之不可踰焉耳。大抵屬吏之於長貳、苟非喪心病狂、誰敢倨傲不恭。故不患其不能屈、患其屈而習為脂韋、流為苟賤、此則士君子之所隱憂也。古士大夫雖貴賤不敵、而相見以所敬為拜之先後、國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猶尚荅之。今不敢妄希上官之加禮、但遵舊制、何不可行耶。文達請而善之、即改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為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為證、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因為議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為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後乃出左邱明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為證。林寶為唐博聞士。隋志錄譜系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顯慶中呂才撰姓氏錄、開元中柳沖修改唐韻、又天寶所修、案證風俗通、貫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而姓纂邱氏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矣、乃反引風俗通為證、其不可信者一也。況支派以郡望為準、故一元氏也、元城之元出衛元咺、洛陽之元出魏拓跋。一周氏也、汝南之周出周安王、沛國之周出周赧王。一王氏也、太原瑯琊之王出王子晉、北海、陳留出田和、東海出畢公高、高平、京兆出魏信陵君。今考廣韻云、邱姓出吳興、河南二望。風俗通曰、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營邱、支孫以地為氏、代居扶風。漢末邱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應劭惟以河南一望為邱明後、與肥城何涉乎。其不可信者二也。邱氏譜始以為姜氏封於營邱、以邱為氏、後因齊胡公難奔楚、為左史倚相。其子又因兌銘亂奔魯、為太史、生邱明、遂以左為氏。復謂邱明十五世孫起避王莽徵辟、去左襲邱。考廣韻及姓纂、於邱、左二氏迴別、今乃依違二者、改易瑣煩。又姓纂於左氏下云、魯左邱明、楚左史倚相。於左史複姓下云、有左史倚相。俱以倚相、邱明別族。今乃以倚相為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左氏精舍志跋云、建武六年、十六代孫邱堂薰沐謹書。東漢之初無此稱謂字樣。又敘文淺鄙、決非漢人手筆。種種紕繆、假託顯然、其不可信者三也。或謂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傳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式憑耶。從前奉祀生之立、已失考於前、一誤豈容再誤。竟罷其請、識者韙之。鄭康成注周易雜卦傳、大過顛也曰、自此以下、卦音不協、似錯亂失正。朱子本義亦曰、以下卦不反對、或疑錯簡。君作反對互圖以明其義、謂自乾坤至井困三十卦、自咸恒至

史④三十四卦、一陽之卦六在前三十卦中、一陰之卦六在後三十四卦中、扶陽抑陰義也。前終以晉、明夷、井、困者、晉、明夷離爲主、井、困坎爲主。即上經終坎離意也。後終以既、未濟、特倒夬於末者、夬盡復爲乾也。前爲陽、故一陽二陽卦多在前、後爲陰、故一陰二陰卦多在後。大過四陽、姤五陽也。三陽以陰陽各半、前八、後十二。漸、既、未濟皆三陽也。正對之卦凡八在前、互夬姤凡八在後。漸互未濟、歸妹互既濟、既、未濟又相互。統既十六卦、乾、坤、剝、復、夬、姤、既、未濟、大過、頤、睽、家人、蹇、解、漸、歸妹是也。互剝、復、蹇、解各四在前、互姤、夬、既、未濟、頤、大過各四在後。互家人、睽共八、前後各二、互乾、坤各四、前乾一坤三、後坤一乾三、互歸妹、漸各四、前六後二、通計之、亦皆四也。是非特大過以下反互對無錯、而雜卦之旨明、即上下經陰陽反正之旨亦無不明矣。其讀易曰、以世運言之、則治日少而亂日多。以時序言之、則溫和清明之日少而陰晦寒暑之日多。以人言之、則君子少而小人多。以事言之、則吉少而凶悔吝多。是皆陰陽之推盪、而浸至偏勝者也。自有易、而寒暑可以正、四時可以調、亂可復治、小人可化爲君子、凶悔吝可反而之吉、此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大人否亨者方深則不可救、故必身否、而道乃亨也。休否大人吉者、將濟則不得不救、故必休否、道乃亨也。老子主退屈、只一謙卦可了、然以與爲取、以翕爲張、流爲陰謀譎詐。聖賢則自視歉然、惟見己之不足而已。震下乾上曰无妄、而雜卦又曰災、何也。蓋乾、誠也、震、動也。動而能誠、則不計吉凶悔吝矣。動而循理、則得吉固其常、即凶悔吝亦時運之適然、而非其所應得者、故雖災无妄。子弟之過禁於少時、則家道正、臣僚之失絶於初進、則朝政清。自古興亡治亂之機伏此。大畜、童牛之牿、元吉。傳曰、有喜、謂此也。過涉滅頂、凶、无咎者、處大過之時、爲大過人之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事雖凶、其過涉之節不可咎也。史稱文祥才疎意廣、卒無成功、然前之救難、後之殉節、俱不可議。兌爲悅、而上文又兌之主、疊山所謂從容就義、文山所謂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者也。讀尚書曰、咨女二十有二人、馬、鄭、僞孔皆不數稷、契、皐陶、鄭無四岳、有殳斨、伯與、朱虎、熊羆四人。馬、孔無此、而以四岳爲四人。按史記五帝本紀曰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彭祖、自堯時皆舉用、命十二牧論帝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下乃歷叙四岳等十人事、而總結之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是太史公有稷、契、皐陶、且以四嶽爲彭祖、故舉彭祖之名於前、叙四嶽之事於後也。唐楊倞注荀子云、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七百歲。此言必有所本矣。惠不惠、懋不懋、己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王當爲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證。讀詩經曰、毛傳兩言后妃有關雎之德、又言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齊詩匡衡說同鄭箋、以

淑女爲衆妾。正義又以箋意釋傳、誤也。小民勞苦之情、先時而發之、則有以安其心、而作忠勇之氣。過時而發之、斯失其機宜、而無救於危亡。自我而發之、則有以服其中、而動豫悅之誠。自彼而發之、斯取其怨恨、而無解於離叛。采薇得之、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以爲猶咎饀。然毛詩古文聲可通轉、吳越春秋、河上歌曰、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用饀與毛詩同。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革、鞭也。尙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古以與通。江有汜、不我以箋云、以猶與也、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讀禮經曰、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書寫皆卦者事、執筮主人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爲筮人事、特牲書卦爲卦者事、誤也。親迎北面奠雁再拜稽首者、女父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體授人故也。壻拜、主人不荅者、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爲授女、敖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父爲長子三年者、以先祖之正體、推傷大宗將絕、故等諸臣之畏。君子之喪父、妻之喪夫、後世易以期服、與衆子等矣。宗法廢久、若不可復、而服制仍之、猶饋羊意也。朋友緦麻、然孔子喪由、回若子而無服、門人喪夫子若父而無服、則朋友之以道義交者、若喪兄弟而無服、宜也。孔子沒、門人心喪三年。漢時有以師喪去官者、後人推其恩義之輕重而内斷於心可也。讀周官曰、市廛雜遝、盜賊奸匪之藪也。司市、司虣、司稽、胥肆長層累稽察之、此市清獄簡、而比匪無所容也。曾參以市獄並言、達此。泉府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償其直、而不使折閱也。滯可以賤買而必償其直、不時而買、其價必騰、而必從其柢。先王一以利民、而已無與焉。古人重喪禮、族師鄰長有治喪紀、相葬埋之事。秦漢風猶近古。史記項羽本紀、每吳中有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陳平傳、里中有喪、往侍、以先往後罷爲助。讀禮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與使從俗同義。鄭氏謂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不若箋詩、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盪其聲。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此解之善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鄭注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按犬爲不上堂、故陳酒執脩。其將命則曰一犬、下云守犬、田犬、則按獲者此爲食犬、故畧之。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即丰詩俟我乎堂、俟我乎巷、悔予不將不送意。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也。注謂不親夫以孝舅姑、説美而非本旨也。讀春秋曰、隱不書即位、穀梁以爲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不知惠命隱攝、隱惟以父命為尊、若曰先君亂命、不可從、伯夷之逃、又何為乎。傳十八年、狄救齊。穀梁以為善。然合前後觀之、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元年春齊人救邢、二年十二月狄侵衛、十四年秋狄侵鄭、其勢熾矣。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狄救齊、齊桓攘狄、救邢、狄乃不修前怨、竊假伯績、蹤魯而救之、其志蓋不可測。是年、狄即據中國諸侯以伐諸侯、遂書冬、邢人、狄人伐衛矣。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狄侵衛。二十四年、狄伐鄭。三十年、狄侵齊。三十一年、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大抵猖獗於閔、僖之時、齊、魯、晉、衛、鄭、邢疊遭蹂躪。宣、成以後、分赤、白二種、其勢稍衰、晉屢敗之、滅之。然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成九年十二月、白狄伐晉。襄十八年春、白狄來。征伐會盟、要與春秋相終始、故善狄救齊之說、非通於春秋者也。傳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公羊以書人為貶。考莊十年書荊、二十三年書荊人、僖元年書楚人、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二十一年書楚人、又書楚子。是時楚成王執宋公以爭伯、強悍已極、故書子以著其實、而獻捷仍稱楚人。自二十一年至文八年皆然、則抑之之意也。蓋初以楚奔宋伯、宋襄沒、晉文興、襄公繼伯、楚業不成。至晉靈立、趙盾擅權、伯統浸絕、會盟于扈、皆槩稱曰諸侯、以見為散辭。於是文九年始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訖春秋、征伐會盟無不書楚子矣。遲之又久而後進、蓋有所不得已、猶孔子不用於魯、衛、乃之列國、最後始適楚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桓、文、襄悼主伯、天下無亂賊之事。自文六年晉襄卒、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冬莒弒其君庶其、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而魯猶內諱子惡事。晉靈昏弱、坐視不救、趙盾有無君之心、陰利其然、故宣二年自弒其君夷皋先。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猶列叙魯、宋諸國。至九月、有公子商人之變。十五年、遂統書諸侯盟于扈矣。十六年、有宋人之變。十七年、又止書諸侯會于扈矣。非因晉伯已衰、不能討賊、故變文以見例乎。左氏於扈謂晉受齊賂、會扈謂晉與宋平、冠裳顛倒、天地易位、而無人焉以救之、能不為之痛哭流涕哉。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損益為文質三統、集注因之。為辨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君臣、禮義乃有所錯。三綱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創也、不可謂之因。五常亦然。且孔子言禮一而已、馬以為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信。如其說以衍之、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因與損益為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為

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冔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肺。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酒。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淳澆而有盈縮、監前人之得失而衰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用也。禮也者、人之堤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夫婦之名、不可即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偶以禮當之也。謂鄭康成、朱晦菴二先生魂魄彊固、故著述富而精。學惟其是而已、何漢宋之別。談漢學者輒輕詆宋儒、宋儒文字即有疏誤、亦何害爲大賢也。君慕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日之所爲、夜必書之、揭經書要義、并時撰箴銘以自勵。謂觸目不懲於心、亦緣飾以爲人而已。誠意乃人鬼關、懲忿窒慾、必絕其根、飲食男女、正君子用力之地、居喪不自克、下愚不移矣。又云、浮薄以厚藥之、躁率以靜藥之、傲誕以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一字三樂。自乾隆丙戌五日記冊起、訖嘉慶戊辰七月二十一日疾作乃已。夢寐有過、亦書以自責。立志之早、用力之勇且銳、莫君若也。初、紀文達得君卷駁棄題識拔之、惓惓有自後託。及甍、哭之慟。朱文正甍亦然、曰、善人沒矣。由庶吉士假歸卜葬、朱

邑中先哲忠孝榜諸學宮。尤重當代賢士大夫、爲脩弟孝節處士禮堂銘墓、每稱弟必曰孝節先生。未達時隱居其鄉之雲田坂、因以自號。雲田性癖不喜狡獪、並世人過之漠如也。獨時時從故紙中索骨朽人爲友、遇得意輒低首下拜、以是得狂名。常購古琴懸諸壁、客有過者請鼓之、雲田笑曰、予不聞陶彭澤故事乎。客領之。常攜琴挾書坐山顛、看白雲出沒、麋鹿狎其前。有樵者素識之、擔薪過山腰曰、日夕矣、與子偕歸可乎。曰、可。自是以爲常。築室近水濱、飯後拋書於牀、攜琴憩石磯、數遊魚聽兩岸鳥鳴聲、朗吟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之句。興盡、復入室懸琴讀書、讀倦輒卧、卧輒夢芒鞋入深山、踏月高歌、既寤、歌聲歷歷在耳自、是又以爲常。俗人厭其迂、時其至望望然去之。雲田謂暱我者故琴、書、山、水四友也、自撰四一居士傳云、一即雲田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君之志也。君生乾隆十三年二月五日、以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一。將沒、猶整衣冠、嚴肅自持曰、死生命也。娶徐氏、繼室阮氏、皆封宜人。子時滴、縣學生、時逵、國子監生、候補廣東典史。次時泰。女一人、適潛山國子監生徐賁綸。孫二人、師樾、師梴。時滴歸喪、以庚午春二月權厝君於歙仪鄉黃莊。秋九月、復由里中至京師、攜君遺書乞庸按定。甲子、乙丑間、庸在京師、辱知於君、義不可辭、乃編次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

卷、七經偶記十二卷、女範二卷、銳齋偶筆二卷、日記六卷、四一居士文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應制詩賦二卷、時文稿二卷。又有周易集成、禮記集注、論語講義、五經文字異同考、三國志補注、皆未成稿、藏於家。庸以君有志當世事、而位不竟其用、經説多三十歲前作、能融會儒先、斷以精意。至自治嚴密、雖其生平友好皆不及知、恐久而不彰、無以爲來者徵也。因掇其言之深切明粹者著於篇、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臧庸撰《拜經堂文集》卷五

禮部員外郎懷寧汪君墓誌銘 并序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次年、其孤湳奉柩歸葬於懷寧、先以書請余爲之銘。嗚呼、學之敝甚矣、世俗説經者不務講明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已之私名、搜取隱僻爲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爲博、而不必其當。好惡嚴雜、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而以博聞强識滋其非者也。君少稟承宋儒之言、行已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未嘗一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嚮、而信且好焉。因推明其旨、將以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爲學矣。余始未識君、居懷寧敬敷書院時、君來偶見余、説詩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説、謂爲后妃求賢作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説耳。君因探懷出所著説、則意正同余。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師、中乾隆五十三年順天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其後君改官禮部主事、擢員外郎、以公事被議、旋復待缺、遂卒。君所讀經皆有札記、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五十餘、所欲爲者非第如今八卷也。君深識天下事利病、遇事慷慨敢爲、使當行一方、施於政事、亦當有可觀者。惜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没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



諱周煜，父諱文墀。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三，時洧、時漣、時泰。孫。銘曰、

篤行好學義之徒，志遠事蹙失士模。後百千歲敬厥墟，

沐梓中瘞非俗儒。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八

汪德鉞傳 陳壽祺

汪德鉞，字崇義，安徽懷寧人。性孝，嘗封股療母疾。以拔貢生舉乾隆五十三年順天鄉試，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精膳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修。以書吏繕寫錯誤奪職，鄉人爲鳩貲，復需次久之，貧甚，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初，大興朱太傅珪巡撫安徽，政體寬大。君獻書略曰：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封疆大吏代天子治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遏抑也不固，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使吏離慈母之懷，侍嚴師之側，而吏不堅風惕息、盪滌宿弊者，未之有也。今宜法子產之治鄭，不宜如曹參之治齊；宜如蜀相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劉寬。抑鄭僑、諸葛之不同申、韓也，公稔知之。如強悍之族不黜於鄭，游詞巧飾之吏不斥於西蜀，子產豈得爲惠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哉。故豺虎不除，麟無以爲仁；鷹鸇不逐，鳳無以爲威；稂莠荼蓼不薅，嘉禾無以爲生，無賢愚知之。公不忍於頭會箕斂之人，而獨忍於纍纍然匍匐入井之赤子邪。太傅善之。及今上親政，太傅被召，君上書言四事，曰輔盛德、教皇子、慎用人、以舉眾職，辨上下以定民志。故事，曹司見長官皆長揖，後權貴專軸，乃易爲半跪，因仍數十年。君啟座主尚書紀昀爭之，以爲自古宗社率由士大夫氣節，植氣節由廉恥，孫廉恥者何？不苞苴以營利達，不脅肩諂笑以羞妾而已。昔人制禮，每析之於毫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尚書韙其言，卒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爲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證之，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君議駁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爲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後乃出左邱。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爲證。林寶，唐博聞士，姓纂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諸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乃反引風俗通爲證，誤矣。廣韻、姓纂於邱、左二氏迥別，姓纂以倚相、邱明別族，今譜乃以倚相爲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左氏稍舍志跋，鄙陋紕繆，僞託顯然，何可信也。或謂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窮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式憑耶。事遂寢。其說經曰：尚書惑不惑，懋不懋已，女惟小子，乃服維宏王。王當爲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證。毛詩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革，鞭也。書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古以與通，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書寫皆卦者事，執筮示主人，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爲筮人事，特牲書卦爲卦者事，誤也。士昏親迎，北面奠雁，再拜稽首者，女父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體授人故也。壻拜主人不答者，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爲授女，敖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文質三統解損益，朱子集註因之。然三綱五常，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損也，不可謂之因。且孔子言禮一而已，馬以爲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信，信如其說，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因與損益爲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爲禮之端而言也。戴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冔、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肺。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澆漓而有盈縮，鑒前人之得失而裒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隄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卽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吾言君子立身，務厲廉恥，刻苦自治，日之所爲，夜必書之，揭經書要義，撰箴銘以自警。又言浮薄以厚藥之，躁率以靜藥之，傲誕以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又字三藥。未達時，隱居其鄉之雲田坂，自謂與俗迕，睢我者，琴書山水四友也。因撰四一居士傳，所著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卷、七經餘記一卷、女範一卷、銳齋偶筆一卷、日記六卷、文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

《碑傳集》卷六〇

秦承業傳　陳作霖

秦承業，字補之，號易堂，江甯人。天資超卓，所讀經史，闇誦不遺一字。乾隆三十五年舉于鄉，四十六年成進士，

廷試二甲第一、（承業本擬一甲第一，長洲錢棨第十。高宗以本朝無三元，乃改棨榜首，而置承業於是。）散館授

編修。五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選授

皇子書。五十四年典山西鄉試，六十年升國子司業。嘉慶三年丁母憂。

服闋，補原官，以事降編修，旋擢右贊善，與纂

高宗實錄。十三年從

幸淀津，呈進詩冊，蒙文綺之

賜。轉右中允，司經局洗馬，洊至侍講，乞病歸。生平性嚴冷，言異率，有睥睨一世之概，其直

上書房最久。

宣宗在藩邸，承業盡心啟沃，每陳說大義，根據經訓，卽音讀務求詳覈，

受知遇最深。（嘗論[illegible]法[illegible]宣宗曰[illegible]）

（[illegible]）及

踐位，首被徵召。先是，十九年江蘇大旱，米石銀八九兩。承業因總督百齡詢救荒策，對以請蠲。百齡曰：豫陝餉需資江浙，卽得請亦緩，當就本省勸捐，此非德望素孚者不能，先生之責也。承業家故寒素，貸其誇坐橋居宅，得銀三千兩，爲鄉里倡，積捐三十餘萬兩，自總督以下又捐十餘萬兩，采買平糶，散振施粥，諸善政次第舉行，以故是歲雖大饑而民食無害。百齡欲據情入告，承業笑曰：振人之有，以爲己功，非義所安也。辭不受獎。至是

詔江甯布政使恆敏存問，敦勸就道。承業聞

命卽行，當事厚贐皆卻之。抵都，猶在穿孝期內，承業白袍跪午門外，具摺請

旨、

詔遣侍衛趨迎，並

命先叩

梓宮，再召見。承業伏地慟哭，

上揮淚不止，是日

召見數次，

賜克食四器，

上與語，輒稱師傅，卽與臣工言，亦呼秦師傅，而未嘗名也。嘗諭及前直書房時事，因語左右曰：使非天假師傅之年，朕寧得再與晤對。時承業年七十八矣。[illegible][illegible]賜第在東華門外，其再召用，上欲以第賜之，承業奏：來京僅攜子一人，毋須大宅，叩辭不受。賞給人參一觔。上欲以工部侍郎官承業，諭大學士曹振鏞傳知，承業面奏曰：臣兵刑不知，錢穀不知，若在位而不謀其政，是曠官也，不敢奉詔。上嘉歎久之，遂除翰林侍講學士，仍在上書房行走。承業既受上倚任，益勤獻替，其造膝所陳語，祕外弗得聞。適當事有加賦之請，承業疏謂江浙自遭災歉後，元氣未復，戶鮮蓋藏，且祖宗遺訓昭然，胡可不遵。于是用事者不便之。道光元年九月，坐語言不謹罷歸。承業雅善藻鑑，嘗於百齡署中見江夏陳鑾，賞其俊偉，以兄子妻之。後鑾仕至兩江總督。六合姜士冠應童子試，奇其文，妻以第五女。士冠旋以科第顯。江蘇知縣李某緣事下獄，眷屬皆逃遁，二女無所歸，將墮樂籍，亟贖出，爲擇士人嫁之。江甯把總龔安邦有將略，承業一日過其居與縱談，良久，不告姓名而去。會入覲，上問江南武弁有力能挽强而嫻謀略者乎。承業以安邦對，卽日召用。安邦知爲由承業，來謁謝，承業拒不見，曰：吾以爲公也，豈欲人感哉。安邦仕終徐州總兵，人皆服承業之有卓識也。年四十，妻徐卒，遂終身不娶，亦不置妾媵。晚好形家言，日徘徊山水間。年八十四卒，贈三品卿。十二年，上追念承業忠謇，有訓迪情殷、眷懷落淚、書齋風味，宛如昨日之諭，幷特贈禮部尙書。二十七年，賜諡文愨，幷祭一壇，賞銀三百兩，立碑建祠。所著有和養正書屋詩、瑞芝軒文集。

《碑傳集》卷一〇八

校記

①召公公：衍一「公」字。

②「兢」上似脫「奔」字。

③璞射：當作「僕射」，官名。

④史：當作「夬」，卦名。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一

戴均元　彭希韓　顧春生　陳鶴書　阮湖
梁上國　莊關和　倪模

清故　予告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食全俸　晉太子太師在籍除名大庾戴公墓碑

公諱均元、字修原、號可亭、姓戴氏、江西大庾縣人也。戴氏祖南唐柱國忠恭公、世居安徽休寧縣之隆阜紫竹園。二十五傳至公曾祖諱洪度、自隆阜遷江蘇甘泉縣之西浮橋戴家村。祖諱時懋、携二子旅食大庾。考諱珮、始著籍爲貢生。自考以上三世俱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湯、祖妣傳、周、梁、蕭、妣溫、琅、江、俱一品夫人。

國家求舊多世德、常熟蔣氏、桐城張氏、漳浦蔡氏、陽湖、諸城兩劉氏、無錫嵇氏、大庾戴氏、皆繼世入相。常熟、桐城、漳浦、諸城、無錫以父子、陽湖、大庾則叔姪。然自憲廟設立軍機處爲政府、內閣唯受已成事、是故班首百僚而不入軍機與值軍機而官在尚書以下者、猶皆不得爲真相。常熟兩相在未設軍機處以前、桐城後再世閣臣、值軍機者唯大庾而已。

睿廟時、輔政之久、莫如文端公、而公爲其季父。文端之父第亍官太僕寺少卿者、實公伯兄。文端之兄心亨與公同以乾隆乙未成進士、散館皆授編修。戊戌、文端繼之以首選除修撰、父子兄弟並在詞垣、而主試督學之差星軺交馳、絡驛道路。故其時階雖未崇、天下翕然稱西江四戴、已無與比隆盛者。公年十二、少僕官翰林矣、未幾主江南試事、而公力學勤苦如寒素、赴縣應試率徒步。篝燈山寺、諷讀常徹夜。洎通籍以迄當軸、起居服食唯具。性坦白無儀町、履封圻、居政府、一切導人使盡言、擇其善必推功焉、外陝則以身任、務欲遮蔽人過失、使得竭力。比壽登耄耋、以相國予告、天下達尊一身俱備、地方大吏又率門下士及再傳弟子、而公恂恂怡怡、與故鄉父老話桑麻、尋釣弋舊蹟、誘掖後進若不及。接禮賓客、雖甚卑幼、皆敵體。群從百數、居鄉黨、無子弟之過、莫知爲相國孫曾者。漢之石氏、唐之柳氏不能過也。嘉慶丁巳、文端超授軍機大臣。戊午冬、公以學差還都、故事、內外大臣親屬任科道者對品迴避。公官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

純廟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時當

訓政、燕翼謀至深遠、見公才器堪大受、將試以事、不欲使更滯郎署也。次年、

睿廟親政、著繼善述、既補實、旋改光祿寺少卿。庚辰春、

擢大理寺少卿。不半年、累擢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嗣是四五年間、文端柄政、公亦洊歷卿貳、及
總理內務府工程處、監修督堵、馳驟無虛日。乙丑冬、南
河事亟、黃溜奪運達瓜洲江口、西風掣高堰石工、瞬息
數百丈、有藕粉運河、碎磯高堰之謠。公馳往籌度、空重
糧艘以俱達。丙寅秋、初將北駛、忽投南河正督。公偕副
督徐端晝走風沙、夜核文簿、堵合黃河之周家堡、郭家
房、王營減壩、陳家浦、運河之二堡、壯原墩、高堰之義字
壩、拆修惠濟正越閘、大工次第舉矣。拜 太子少保及
花翎之
賞。而工當修治者尚多、積勞遘疾、不可支。戊辰正月、得
假歸里門。四月、兩江總督鐵保請帑六百萬兩培治黃
堤分別銷撥歸款。
睿廟以斯事體大、
命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赴工、籌度、並
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
卿叔父。故文端記
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
天語到柴門之句。以須臾不可離之重臣、
恩予往返四千里以省覲公、則自漢氏以來史冊紀載

所未聞見。益
睿廟寄重之意、已於是乎定矣。是年冬、公起病、左遷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己巳春、覲順天學。不數月、以花戶積
蠹案須核辦、擢倉場侍郎。辛未、文端薨逝、給公假一月
爲治喪。癸酉秋杪、南漕既歸倉、而東河睢壩口、改東河
總督。時逆匪竄聚不常、曹兗濟當運道處伏莽尤多。又
微山湖蓄水短絀、不敷浮送。公飛飭各糧道、以軍法部
勒、丁柁水手戒嚴儹行、督河員循導坡水集湖以濟運、
空艘得盡數南下。甲戌春、以吏部左侍郎
召、遂次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抵都晉禮部尚書。丙子、調
吏部。丁丑、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戊寅春、入直軍機處。冬
授 尚書房總師傅。庚辰春、拜文淵閣大學士、晉
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滿相托文恪公扈灤陽
圍、甫
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公與文
恪督內臣撿
御匱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鐍固無鑰、文
恪捽金鎖、發盒得
實書、公即偕文恪奉

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隨　瑞邸成禮、乃發喪、中外宴然。公歷歲十年、凡有興作、率依據成式、去已甚、不事擾民、爲激矯驚衆之行、故事辦而無赫赫之名。至是乃大服。及
梓宮還都、都下有謂
遺詔中措語徵誤者。事聞、文恪及公並退出軍機處。
上以公
先帝老臣、派充
實錄館正總裁。旋奉
命相度
萬年吉地、偕故相國英和督興工作。甲申、公年七十有九、請乞骸骨。
上賜詩寵行、准馳內河水驛、所在官護送、在籍食全俸。乙酉、公八十、
頒聯匾珍異有加。丁亥、就加　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既奉
賜三朝耆舊之額、適　寶華峪地宮滲水、被
嚴旨與英相國同逮、籍家產、合計田房衣飾才值萬餘緡、
上意漸解、除名放還。又十三年庚子九月初七日薨遊①、年九十有五。哲嗣詩亨卜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某所之原、與夫人合祔、禮也。夫人崔氏、同邑人、長於公二歲、前公卒十三年。長子即詩亨、由縣學生廕戶部員外郎、晉郎中、侍養在籍、以公故視職。旋
賞給七品頂戴、猶幾日耄、依依膝下如嬰兒、人呼爲小萊子。次誠亨、晉亨、孚亨、俱前卒。公以晉亨爲叔父馳贈光祿大夫瑨之後。孫曾孫某某、四世孫某某。公衡文差任主試者五。庚子江南、戊申湖北、俱以編修。甲寅浙江以侍御。甲子江南、以侍郎。辛巳順天、以相國。任學政者四。己酉四川、以編修。乙卯安徽、以侍御。庚申山東、接任以理少。己巳順天、以副憲。任會試總裁者三。壬戌、以閣學。丁丑、以參知。己卯、以軍機大臣。一讀乙丑　殿試卷、一讀甲戌拔貢　朝考卷。教習庶吉士者二。水利差督辦東河衛家樓大工、查南河工程、查勘直隸永定河應否改道、查看山東張秋運道通阻及河南馬工堵築機宜者各一。查勘漳河淤省口及紅花堤應否堵築者二。馬工之役、時當沍寒、其行也、
上手賜酒一卮②、俏以黑狐馬掛、爲自來遣使所未有。內官則充日講起居注官、直　文淵閣事、經筵講官、管

理戶部三庫、歷翰林、御史、鴻臚、光祿、大理、詹事、吏、戶、刑、工四部左右侍郎、兼戶工兩部錢法堂、都察院正副堂官、禮吏兩部尚書、尚書房總師傅、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刑部、 太子少保、 太子太保、 太子太師。外官則南河倉場東河各總督。五十年經手事宜、鉅細畢舉。唯膺

睿廟特簡、欲以公之清愼誠慤、釐內務府積習、使爲總理、而三督工程、皆以獲咎。嘉慶中監修

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祇宮銜花翎。不旋踵而俱復者、

聖明曲體其不逆不億也。

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項、遽致蠹朽。 寶華峪泉漏地宮、則皆人意料所不能及、然後知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良有深意矣。公門牆至盛、登黃閣、柄樞廷、有與公相後先者。躋卿寺、持節鉞、陟內外臺省至百數、多有可稱述、而陽湖李兆洛、荊溪周濟、秀水王艮士雖不達、並以博學雄文知名當代。唯世臣應童試時、公於本署觀風、集生童至千四百、而榜爲第止世臣一人。世臣故荒落無足道、謬以名氏爲宇內通儒所齒、然風檐中異賞僅一遇公。世臣初隸弟子籍、即承召追陪杖屨、袁浦節署、尤爲朝夕、馬蘭鎮行館、侍談達旦、習公最久。公之葬也、世臣與在執紼、謹次公行治、以詩於麗牲之石。其辭曰、有褫百世、忠恭之慶。自徽祖揚、爲光庾嶺。隋端授席、實行相事。尊公先路、公有猶子。公齒初壯、已賦缺掌。八十懸車、永式耆長。曰期曰期、頤神丘壑。稱道不倦、允矣舊學。公之經德、持寶貫讓。晋各有敞、埋瘞泉壤。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附錄

舉人議叙知縣長洲彭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希鄭，字玉聲，長洲彭氏。自順治丁亥科進士長寧知縣瓏生翰林院侍講定求，侍講生鄉飲大賓正乾，大賓生兵部尚書啓豐。侍講於康熙丙辰科，尚書於雍正丁未科，皆以會試、殿試兩第一名，授修撰，故天下稱盛族，必曰彭氏。自大賓以上四世皆贈如尚書官。尚書長子爲舉人、曹州府桃源同知紹謙，而君又桃源之長子也。昔侍講撰儒門法語以教子弟爲修士，而君幼尤端謹明惠，能讀先人之書，尚書以爲喜。乾隆乙酉科中江南鄉試舉人。時君考已仕山東爲令，君往來官舍，奉侍之暇，偶言商政事，必當理。君考旋以卓薦升曹州府桃源同知，未之任，省親乞歸，歸六年卒。其時尚書里居尚健也。君治喪事，既闋，則奉大父惟謹。其後值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蘇州紳士建迎　鑾亭館三處，君以尚書命，任其事甚修備。其年尚書入都祝　釐，及返，君皆侍焉。四十九年，又值　南巡蘇州，當有修建，計費頗廣於前，衆欲以畝派。君曰：蘇賦固重矣，紳士迎　鑾紀　恩，而費及小民，不可。吾曹捐之，愼用無糜可也。衆曰：善。初，君嘗爲四庫館謄錄，既竣功，議叙當得分發知縣矣，以尚書春秋高，不欲離，故未就。是年夏，尚書遂捐館。君以冢孫祖疾及喪，皆如禮。然君傷甚，自是亦病，遂里居不復出，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四日，年六十三。君爲人誠厚端凝，而明敏於事，有就謀者，語之必盡其道，任之必盡其力。舜宋以來儒者之說，時取自省，曰退齋日錄。君叔父紹升以聰敏堅卓之資，融合儒釋爲義，世所稱二林先生也。君自幼與同學讀書中，歲講論，皆資受其益，而君持論終守家法不渝，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與。君工文，善楷書。暮年既病，終日危坐讀書如常時，以迄於卒。娶顧孺人，生灃州石門知縣藴理。繼娶吳孺人，生女一。再繼娶孔孺人，生候補縣丞藴琳、庠生藴燦。女二。以嘉慶十　年　月　日葬君吳縣太平鄉梅灣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植行篤、養志卓、才可遠服施一翊。葆厥潛邈靡不足、繼前修躅遺後福。藏君茲實罪且輿。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大清故國子監生顧君墓誌銘 幷序

君名春生，世爲江都人。祖某，父某。君淵靜好書，羸秀多病，而善交人。中與君游時年十有四，故中之友惟君與朱賓最久。乾隆三十六年春，中在府城，會其子周歲，中與賓往造焉。當其時，君父母已傳家事，皆強健善飯。君有一子二女，內足於財，闢所居，樹竹木，置書策琴瑟，與四方之士相樂。而是日天氣清淨，列坐多異材芳德。及暮而賓主皆醉飽，盡其意。中退與賓歎其不復此也。及中客當塗，閒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而子女皆夭，病益深，毛髮時畏寒，灑淅悽然，慮其不久。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立孫財二歲，裵而吸吸，不能具拜禮，而君之母纍然攜諸喪次。嗚呼，以君一人之身，不數歲而死生榮落若是，其難知也，況其在百年哉。人孰無死，惟君死而生人之事至是而泯然皆盡，尤可悲也。中以平生之誼，將爲之銘，以致其哀，而狀不可得。友人宜興儲潤書以爲言，乃草此以付其家，而其生之年與葬之日月與其地及它不審者，則俟異日詳焉。銘曰：

昔康以頑，維子之業，而子是託。倏陵以夷，維子之悲，而子不知。蕭蕭墓草，子宮所考，萬世是保。

汪中撰　（述學·別錄）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麓。先世居閩泉州，曾祖式璜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達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補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漳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端謹，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沖淡近陶、章，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壬戌卒，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壽　壽　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也。顧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聞訃，星奔歸葬，來請銘其墓。銘曰：

君行肫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籯、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淸、鬱鬱乎佳城。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五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留阮瑀、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逵者、宋承事郎。名宣、名简者、皆宋進士。简官秘書省校書郎。简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爲公曾祖士藻、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爲已任。慮民閒孝節爲吏所壅、乃親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不遂輒摭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學、圖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旱、隨知府集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爲暹及兄子爲暄、爲昆、爲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伴宿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成、日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爲試館、名曰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誡兄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兄子、是秦越吾兄也。且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誡子弟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與工、構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祔於東西廳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官績、孝義、文藝。置田五十畝、爲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圍建雲溪書院、爲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溪主靜之意。撰鏡心、鎔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閒居士詩古文、祖六閒子集箓、編爲阮氏流芳集。老閒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皇封岡墓建廬十

餘楹、爲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干吟等集十八卷。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爲暹、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爲昇、爲昺、皆幼讀書。孫一、孺僑、爲暹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爲校官、輒盡其職、涉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清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留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清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續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爲暹奉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爲韻語。十二年再祥、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阮元撰《揅經室二集》卷五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

墓系銘

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孫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敘而銘之。

敘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嚮父而光、篤生賢儁。少爲學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 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 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擢高等。既丁內艱、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 朝。當是時、公有昆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戟級、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歷官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年、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尚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妥招撫以淨賊根。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翦除芽蘖、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鄉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

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黨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為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岐徑、奸慝易溷、因請分部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諭。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搆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柙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廸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黌舍則規撫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　大清會典、妝撫臺灣山後噶瑪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黨諸君子及輩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為心、故不為矯激沽直之行、而讜論未嘗不見納於　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為學政、黜浮詭、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誚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乎哀哉。壽祺於公為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為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乎哀哉。公所著有駁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　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

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　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為郡縣諸生。曾祖澄漪、祖邦柱、考劍華、並贈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脩、分纂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寧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奉

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星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慶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科舉人。雲鑲、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　辰、拱辰。

銘曰、性之溫、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榀。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磐盂。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　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岧岧、謚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弇廬。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莊酉君傳

先生諱關和、字有鈞、亦字酉君。幼而聰穎、十二三即諳騈、能穉辯馳騁。十五工舉子業、繼而爲窮經之學、宋漢居以來諸家、斷以己意、著詩說。又從事尙書、以爲堯典授時、非深通星歷家言不能得其旨。禹貢治水、非深諳水土之性不能師其意。於是治天官書及中西算法、博覽河渠、輿地諸書、旁究風角、占驗之術。久之憮然曰、象數絕學、苟無師承、弗能進也。遂斁書、未竟其業。省試屢薦不售、弟文和官廣東羅定州、邀君往。州界萬山間、民俗悍、遣糧數十年不償、胥吏往催、則羣起毆擊、官恐激變、每容忍、積逋至七八萬金。羅定憂之、君爲諮訪盡得其情。蓋自鼎革後、未核戶稽田、一戶輒占田數十頃、而分析其戶不下數十百家、黠者賄吏脫所應納、繼而轉相效尤、至一二人合納全賦、衆憤、遂相約勿納。君召諸生父老委曲開譬、令遍告鄉人、毋懼累如前、曰、毋貪小利、隱漏遺後患。各占實田、列戶名、後注某佃某戶田若干畝、不占者同戶舉發之。冊既成、盡革增耗、選錢諸弊、氏踴躍赴、甫半月、數十年之積負遂清。未幾旋里、閉門

課子姪。既而遭考妣喪、配蔣孺人亦去世、屢更憂患、家益折閱。族子振觀察河北、延主懷山講席。觀察没、君亦歸。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九。所著詩説四卷、禹貢興利除害説一卷、古本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雙州襍記一卷、詩文若干卷。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倪教授行狀

倪教授模、字迂存、安徽望江人。教授與余同榜進士。當釋褐時、相見於稠人廣衆中、纔通姓名而已、竟不知教授之爲人往來蹤迹落落如也。去年延教授之孫人在課余孫讀書、始得讀教授所撰錢譜、歎服久之。後又讀其年譜、見其經明行修、實足爲士林楷式、乃歎前此未獲深交於教授之爲不幸也。蓋教授性嗜古書、每得祕本、手寫口誦、夜以繼日、肆校經史諸書、無慮數十種、自少至老、曾無倦時。居京師日、遊書肆、不惜以重價購舊本、至於質衣以償。嘗應禮部試、不第、載古書五千餘卷以歸。其好學如此。教習期滿、當得縣令、而不就、曰、與其俛仰時趨、孰若歸田著書之爲樂乎。其恬退又如此。所著書甚夥、其有裨教化者、則倪氏族約。有裨經濟者、則導淮由天長、合肥注江兼。有裨經傳者、則雙聲古訓十卷、古今錢略三十二卷、當世稱之。至其忠厚豈弟、洵有古人之風。歲在乙巳、望江大飢、教授力謀匡救、且首倡捐議、分散錢米、同邑賴以全活者無算。又擇高原瘞其同族貧不能葬者二百餘棺。官鳳陽教授時、生員某有爲義舉而被誣陷者、教授廉得其實、白之郡守、獄乃得釋。其有志讀書而爲貧所苦者、教授招之學舍、予以膏火之資、士多賴以成立。其厚德之及人又如此。嘗書四語於座云、交耐久朋、無欺心語、作有益事、讀未見書。此足以見生平之志矣。禮志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其教授之謂與。余雖不獲深交於教授、而溯其遺事、輒復低回傾慕之而不能已於言也。道光八年三月三日高郵王引之謹狀。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鳳陽府教授倪君墓誌銘

望江倪明經人在、以其大父教授府君年譜來示余、並乞志其墓。以余與教授君爲同年生也。余自己未釋褐後始識君於京師、未幾、君需次南歸、後十年、余方薄游維揚、君鼓櫂訪余於陳氏之休園、蓋前後僅三四見耳。及[illegible]人在、始知君已歸道山、宿草之悲、不能自已、烏能以無言也。君所交皆當世賢士大夫、故稱君之行事甚悉、有不待譜而後知者。君家居大雷岸、世耕讀爲業。童時受經於世父某公、每旦從羣兒牧、輒背誦所受書、不去口。嘗夢神人告之曰、欲知今古事、須讀五車書。斯言良可玩味。覺異之、以此益肆力典籍、每見異書、必傾貲購之。家藏書七萬卷、皆手自讐校、著有雷港源流攷、雷港瑣記諸書、一時通人咸服其精博。余以相處日淺、惜未獲從游之也。獨見其所撰泉譜、則考究形製、辨晰時代、實足爲好古者之一助。大興翁太史樹培夙嘗究心於此、以故兩人者相得尤甚。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丁未考充景山官學教習、滿以知縣用。君自以性迂戇、恐不諧於時、棄不就。及嘉慶己未成進士、例仍得縣令、君笑曰、五斗折腰、吾能爲之乎。吾家尚有薄田可耕、江干老屋數楹、積書充牣其中、吾以終吾身可矣。既歸、構二水山房、日以訓課子弟爲事。房師汪通祭鏞以書勸之曰、校官秩雖卑、然其職在振興後學、盍出而從事乎。君韙其言、得鳳陽府教授。訓諸生言動皆有法。初之官、見先師殿梁栱積壞、丹青黝黑、慨然曰、此豈所以揭虔妥神者。亟倡議興復、衆以工費鉅難之、君不避怨、不辭勞、鳩貲庀材、凡九載始訖工、堂廡門楹庖湢具備。郡中科目久闃寂、至是乃連得雋。蓋君教人、不沾沾在科舉業、而士氣亦由此起也。君篤於行誼、家居時遇歲大歉、鄉里多流亡、君爲設廠振貸、所存活無算。地瀕江、無岡阜之峻、貧民死者率藁葬水濱、大水至輒漂蕩去。君爲擇高燥地遷之、又葬其五服親之不克葬者凡二百棺。君之好義如此。其瑣屑者可勿志矣。君諱模、字預掄、自號

迁存。生於乾隆庚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道光乙酉十月初六日，壽七十有六。祖諱某，考諱某，皆先贈奉直大夫，又以君贈如其官。祖妣計氏，妣胡氏，皆贈宜人。娶張氏，封孺人。子五，艮然、艮煥、艮焞、艮炳、艮焴。艮焯早卒，餘皆能以讀書世其家。孫十一人，長郎人在，道光乙酉優貢生。曾孫二人。銘曰：

錢之癖非和嶠儔，書之淫與皇甫侔。貫穿今古窮源流，山經地志皆探搜。學海博涉内行修，一時賢士從之遊。力敦任卹戒薄偷，涵育後起儲薪樵。斯人一逝歸山邱，典型衰謝誰倘畱。我爲銘之藏墓幽，令名奕奕垂千秋。

姚文田撰《邃雅堂文集續編》

校記

①遊：似當作「逝」。

②危：當作「厄」。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二

莊述祖　胡秉虔　劉台拱

莊先生述祖行狀　宋翔鳳

曾祖諱繹增，監生，贈光祿大夫。曾祖母陸氏、董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諱柱，雍正丁未進士，歷官浙江海防兵備道，贈光祿大夫。祖母錢氏，累贈一品夫人。

父諱培因，乾隆甲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彭氏，例封恭人。

先生姓莊氏，諱述祖，字葆琛，所居室曰珍藝宧，學者稱珍藝先生。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為常州望族。五世祖廷臣，明天啟中官上荆南道，阻魏閹建祠，終湖廣左布政使。其後兩世入

本朝，皆不仕。兵備公始通籍，學士公與兄禮部侍郎存與，並以文行得

上第，名重朝列。學士公早歿，先生甫十歲，居喪如成人。時伯父侍郎公於五經皆有論說，彭恭人之季弟二林先生為文精深，先生皆取法焉。弱冠娶侍郎倪公承寬女。凡族業故舊，皆通顯要津，未始染奔競之習。乾隆丁酉，以官卷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相國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羅致之，避嫌不往謁。時和相用事，阿公之門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先生。殿試卷已擬進呈，後卒置十卷後。引

見，歸班銓選，先生遂歸奉母以居。先是，於經學之外，製詩賦詞章甚富，以不入翰林，遂棄去，從事小學，治許氏書，以先求識字，謂六書之義轉注諧聲最繁，而無定說，用爾雅之例，編說文轉注，用廣韻例，又博考三代秦漢有顓之文，編說文諧聲說，文之學以是遂明，而周秦之書無不可讀者。遂校逸周書解、夏小正、詩書次第，皆有譔箸。而部檄至，謁選得甘肅崇信縣，以親老例改山東昌樂縣。辛亥六月之任，逾年調濰縣。明暢吏治，刑獄斷罪，堂皇坐決，不假幕客，慰有失當，治橐猾皆斂迹。前官交倉庫有缺，輒捐節以補之，大吏則恭敬以事之。時時以老母為念，不敢矯激以貽憂也。治濰五年，尤培獎士林。邑人韓公復守濂洛之說，意氣傲岸，先生禮敬如父執。諸生傳廷蘭，寒士，修謹以孝廉方正廌於大府。於童子試所識拔登科第者相繼，兩充同考官，所薦皆經術士，亦輒以經義斷事。當勘鹽堿廢地，詢之耆老，不能辨，或請嘗土味鹹甘以別之。先生笑曰：吾能徧食塊為若曹辨鹽堿耶？頃吾見田間有生馬帚草者，馬帚，莽也，即王萯之類。夏時始於王萯秀，終於莽秀，其草萯者宜麥，共草莽者宜禾。此等出秀之地，不準鹽堿。耆老皆服。甲寅歲大計，以卓

異，薦、引

見，奉

旨交軍機處記名。同時記名者必候和珅門，叩頭橋前，獨先生與雲南知州屠君紳不往。屠君以知州陞通判，實則降一階；先生記名籤為和珅所徹。

今上親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補入，而先生已乞終養矣。以進士家居時，梁階平相國欲使應

召試；官山東時，畢秋颿撫部欲以府同知題薦，皆辭不就。蓋非淡於榮進，恐以奔競之習喪所守也。嘉慶丁巳歲，奉彭恭人歸里色養，箸書，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十六年，彭恭人九十一歲，於壬申冬壽終，先生已六十有二，居喪毀瘠，舉殯時，路旁見者無不動色。終練祥，疏食水飲，乃自號曰榮齋。里居未嘗謁州府，亦不以書問通當路，不與鄉人酒食之會。然有荒災振恤之事，當處乏時，貸屋百金助振，以勸鄉黨，未嘗遺餘力也。後生以學問就正，諄諄誨誘，未嘗有所隱也。嘗云：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為師，宋虞廷可以為友。翔鳳先母為先生女弟，己未歲歸寗，命翔鳳留常州，先生教以讀書稽古之道，家法緒論，得聞其略。先生譏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又据二月丁卯斷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為歷元，解歲祭為郊萬用入學為明堂之祭。凡讀正經傳，皆博稽載籍，精思而得之，而夏時顯矣。又講古文甲乙篇，謂許氏始作偏旁條例以序文字，始於一，終於十日十二辰，此六書之條例所從出，合於爾雅歲陽、歲名，以明十二支藏遁之法，有歸藏之義焉。凡天地之數，日辰干支，在黃帝世大撓作之，隸首紀之，沮誦、倉頡名之以書契，易結繩。故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為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黃帝易也。古籀條例皆由此出。凡許書所存及見於款識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晚年常為口號曰：慣看模黏字，尚攻穿鑿文。亦紀實也。時從兄子綬甲日從講論，得之最詳。其摹寫鐘鼎彝器釋文，皆出次子又朔手。翔鳳為四方之遊者十年，於茲每於鄭冓中聞先生發明歸藏之說，因思歸藏首坤，坤辟亥，亥壬甲之所藏也，則六壬六甲之占皆本於歸藏，借僅存於術家，得先生之說而剛繹之，坤乾之義佚而後存，夏時之等微而後顯。同時王給事念孫作廣雅疏證，段大令玉裁作說文正義，每采先生之說，歎為精到，不知其尚為微文碎義，非其至者也。所校古書有据意改者，證之舊本無不今①如合本

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校改爲書逸篇盧學士文弨采入刻本中、江方正聲深爲譏笑。其後盧君又得宋元本、皆作書逸篇、江君始悔其說。今本列女傳文王太姒條、乙去數行、以爲後人羼入。後吳門顧氏得宋本、則無此數行、臧文學庸歎服焉。所著有尚書古今文授讀四卷、尚書記章句一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一卷、尚書雜義一卷、校尚書大傳三卷、校逸周書十卷、書序說義考注二卷、毛詩授讀三十卷、毛詩口義三卷、毛詩考證四卷、詩紀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左傳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五經小學述一卷、五經疑義一卷、特牲饋食禮節記一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一卷、明堂陰陽記長編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篇偏旁條例二十五卷、說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說文諧聲考一卷、說文轉注二十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石鼓然疑一卷、聲字類苑一卷、弟子職集解一卷、校正列女傳凡首一卷、校正白虎通別錄三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補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歷代載籍足證錄一卷、漢鐃歌句解一卷、詩集三卷、文集四卷。嗚呼。使先生宦達至卿相、當治太平之世、亦不過夕稽朝考、守梁魏之法、自公退食、示委蛇之度而已。惟浮沈下位、久而歸於寂寞之鄉、抱其明智通辨之材、以日與古人相接、則古人之所言所行者、若或見之、若或語之、關鍵開閉、絕續淵源、一人之身、以彼易此、不已大哉。癸酉歲仲夏疾病作、遺命告其子又朔等曰、吾年過六旬、尚何戀戀於人世耶。吾不幸、十歲而孤、不及奉過庭之訓。蒙諸兄善誘、略知文義。三十後成進士歸、孜孜者近十年。疾病憂患、時擾阻之。四十後、始歷仕途、無所樹立、終身抱媿。晚欲銳力於少年未竟之業、借此以贖愆、尤爲學益勤、爲心愈苦、此汝等所目擊也。今所造就、僅有一知半解、亦爲吾畢生倀倀何之之故、欲與汝等稍指迷途。汝等若不知措意、此皆塵煤煙燼而已、何足道哉。吾去後、汝等兄弟務須同心、敬事寡嫂。吾附身之事、止用隨時舊製、不必臨時搶攘、徒益煩費。逾月即葬、每日供飯一盂、水一盞、香一炷足矣。柩出門即就舟、不必招搖道路、塗人耳目。凡以七數日、拘忌陰陽及延僧道作法事、皆宜屏絕。我非排斥異教、但無益之爲、生死兩累。吾善吾生、即善吾死、豈他人所能代我懺悔耶。汝等能守曾祖父家規、克勤克儉、或耕或讀、皆不失爲清白子孫。若妄作妄爲、自取罪戾、祖先亦不能佑汝也。勉之戒之。後病少閒、又五年卒於家。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年六十有七。

賜進士出身、歷官山東昌樂縣知縣、濰縣知縣、卓異候陞、署曹州府桃源同知、壬子、乙卯山東鄉試同考官。配倪氏、側室吳氏。子男八人、廉甲、能文、有孝行、早亡。又朔、殿甲、安說、循博、撰甲、曾佑、佺齡。女四人、長適無錫諸生華邦燮、餘未嫁。先生既歿數月、孤子又朔等將卜葬於德澤鄉前橋之原、以齎并行略來屬點次、將乞銘於先生之故交、竊以先生之學行不藉他人之文以傳也。正恐後生無塗以求其說、又恐論世者久而失其序、如翔鳳之所聞識者、又朔已不能詳、則烏可以不書。遂次第言行之要、與又朔所撰俱存之、以俟采擇。外甥長洲宋翔鳳謹狀。

（碑傳集）卷一〇八

珍藝先生傳

先生姓莊氏，名述祖，字葆琛。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著籍。五世祖廷臣，天啟中名臣，終湖廣左布政。祖柱，皇贈光祿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父培因，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父存與，禮部侍郎。先生十歲而孤，力學自守，不屑榮利。乾隆丁酉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歸班銓選。庚戌謁選，得山東昌樂縣。辛亥之任，逾年調濰縣。明鬯吏治，刑獄得中，豪猾斂跡。嘗勘鹻地，衆以爲斥鹵也。先生指路旁草問何名，曰馬帚。先生笑曰：此於經名荓，夏正荓秀記時，凡沙土草荓者宜禾，何謂鹻。衆皆服。甲寅，以卓異引見，還，擢授曹州府桃源同知。不一月，呈請終養。丁巳七月歸，著書色養者十六年，未嘗一日離左右。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廿三日卒。侍郎公博通六藝，高明闓達，於聖人微言奧義，能深探而擴言之。先生淵源既邃，益研求精密，於世儒所忽、不經意者，蹈間覃思，獨闢天地。以爲連山亡而尚存夏小正，歸藏亡而尚有倉頡古文，略可稽求義類，故著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爲歷元，歲祭爲郊，萬用入學爲禘，博覽載籍，精思而串貫之。著古文甲乙篇，謂許叔重始一終亥，偏旁條例所由出。日辰幹支，黃帝世大撓所作，沮誦、倉頡名之，以易結繩。伏羲畫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爲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爲黃帝易。就許氏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爲序次。凡許書所存及見於金石文字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皆義理宏達，洞見原本，爲前賢所未有。五經悉有所撰著，旁及逸周書、尚書大傳、史記、白虎通，於其舛句譌字、佚文脫簡，易次換弟，芟薙腠補，咸有証據，無不疏通曠然。思慮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所著書三十七種，若干卷。惟夏小正已具，甲乙篇未竟，而條理粗備，俟有志者成之。餘皆啟其端緒，引而申之者，存乎其人焉。

李兆洛曰：今世所謂學者，求其繙慕於古初，難矣。其有綜覽多聞，希自標異，或褻古猥說，因而重之，或貌古色取，竊而有焉，皆未嘗求之於心，而苟恣於口耳之間者也。心求之者，神與古冥，念之所發，思之所觸，回翔反覆，無不於是而後精融形釋，不期而與之化焉，而後古人之神與之相通，動念措思，無不古人也。於是著之於言，爲薄穹顥，微入纖忽，悉成典要。讀其書者，遂若接古人於一室，可與酬酢晤言，而凡猥之識，鄙悖之想，不自知其退焉盡也。兆洛盡讀先生諸書，而恍然遇之焉。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胡秉虔傳 胡韞玉

胡先生秉虔、字伯敬、號春喬、安徽績溪縣人、爲懋中先生匡憲長子。懋中爲匡衷從弟、著有毛詩集釋、繩軒讀經記等書、世所稱繩軒先生是也。先生自少習聞庭訓、雖未弱冠、而于羣經大義悉已通曉。後從方茶山先生入都、肄業成均。居京師日久、而一時名公巨儒咸從問難、所學益進、卽著有槐南旅澤編。嘉慶己未成進士、爲大興朱文正公石君、揚州阮文達公芸臺所賞拔。二公以一時碩儒獎掖後進、先生以是益自奮勉于學、而歸安姚文僖公秋農、高郵王文簡公伯申、武進張先生皋文皆其同年友、互相砥礪、故先生之學博大精深、蓋其淵源有自也。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卒于任所。

先生精于訓詁聲音之學、嘗云、朱子謂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按古人六書掌之于保氏、十歲入學學書、計所以用日少而成功多。漢初以籀書試學僮、猶其遺意。後世小學寖廢、故傳會支離、蕩爾無守、論說愈煩、而理道愈晦也。先生確然見小學爲經學之門戶、于說文一書用力尤深、謂晁氏讀書志以說文爲體製之書、爾雅爲訓詁之書、此宋人支離之說。考周官保氏所掌止有六書、六書之中自兼訓詁體製、故爾雅、說文實相爲表裏。說文所詳者字之體、爾雅所詳者字之用。如初、基皆始也、據說文則初爲裁衣之始、基爲築牆之始。厖、碩皆大也、據說文則厖爲石大、碩爲頭大。後人通用、直爲始、爲大耳。說文出爾雅後、具述製作之原、實有功於爾雅。讀爾雅而不考說文、是數典而忘其祖也、豈僅爲體製之書哉。先生于平日治說文之有得者分別記之、成說文管見一書。其論叚借尤精、蓋文字之用、惟叚借不窮、經典之中亦叚借最多。諸儒之論叚借者、謂古人同聲、同義之字多通用之、而先生則謂有省文叚借、發前人之所未發。嘗謂懋遷有無化居、化卽貨字、貨從貝化聲、故亦省作化。史記弟子傳與時轉貨、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也。詩唐風采苓、人之爲言、爲卽譌字、譌從言爲聲、故亦省作爲。孔疏又云定本作僞、釋文亦云本或作僞、僞從人爲聲、聲近叚借。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云爲依字讀。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僞、師古曰、僞讀曰訛、是其證也。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卽旝字。旝從㫃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旝。春秋傳曰、旝動而鼓、杜注以旝爲旃、馬融廣成頌云旃旝森其如林、是其證也。凡此皆省文叚借也。

又著古韵論一書。案論古音者始于宋吳才老、作毛詩補音、朱子傳詩用之、今已不傳。國朝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休寧戴氏、金壇段氏、曲阜孔氏、歸安嚴氏、各成專書、互有得失。先生稍後出、獨能會合諸家之論、而持以平。其言曰、古音至宋儒始有全書、然鄭氏分六部則太寬。顧氏以三十年蒐討之勤、博徵秦漢以上有韵之文及說文諧聲之字、以辨唐韵之非古音、而得古音之條理、分列十部。江氏猶謂其考古功多、審音功少。于是分眞元爲二、侵談爲二、蕭尤爲二、較顧氏多三部。段氏又謂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叚借通用、晉宋已下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人功令、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灰咍同用、于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又析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故較江氏又多四部。侯與尤幽之分、段

氏獨爲得之。而江氏、戴氏皆以蕭宵肴豪爲一部、尤侯幽爲一部。段謂宵肴豪與尤幽蕭不過斂侈之殊、（尤侯斂蕭肴侈）似可合爲一類。與之之與咍、支之與佳、亦有斂侈之殊、未嘗分爲各類。況考之三百篇及古人用韻之文、無不合乎。戴氏初分七類、後乃定爲九類、但聲類表成書距易簀之期僅二十日、未審果爲定論否也。而以入聲爲樞紐、陰陽相配、正轉旁轉諸說、皆自戴氏發之。蒸之對轉、淸支對轉、眞脂對轉、東侯對轉、後之言古音者卒莫能易。溯戴氏之學、實有以發前人之覆、而啓後人之緒也。惟所云音之斂侈、則宜區別、非通人之論。孔氏析東同丰充公工冢悤從龍容用封凶邕共送雙尨等聲爲一類、冬衆宗中蟲戎宮農夅宋等聲爲一類、凡十有八類、陰陽相配、以東配侯、以冬配幽、以侵配宵。段氏嘗傾倒其書、以爲精心神解、卓識勝前人。然又謂孔氏以侵爲陽類、配宵肴豪陰類、以談平爲陽類、配緝合以下九韻合爲一部、爲陰類、平陽入陰、與其全書謂陰陽各有平入者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于談、此亦好奇自信之過、不足以述古、而適以歧惑後學、則段氏所不滿于孔書者惟此耳。嚴氏合冬于侵、謂冬侵一部、配幽尤、談鹽一部、配宵肴、蓋嚴氏併冬入侵、以緝合以下九韻爲談之入聲、侵與幽對轉、談與宵對轉、似有意彌縫孔氏之書者。嘗謂合冬于侵是已、幽蕭亦當合爲一部、以與冬侵配。談鹽以下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本無可轉、固不必勉強求其配耳。先生聲音之學其精如此。嘗箸尙書序錄、毛詩序錄、其體例列序說于前、宋注疏附于下、而以己意論斷之。又箸卦本圖考一書、論畫卦之原、謂爻主動、動則變、乾動則變坤、坤動則變乾也。其有一爻變者、如左傳所載觀之否、師之臨類。觀四爻動則變否、師初爻動則變臨也。至于一卦之內、兩爻互易、如彖傳所言剛柔上下者、先儒亦謂之卦變、以繫辭傳有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故耳。朱子云、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彼、自來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有此卦也。又云、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說精矣。但謂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于卦變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牽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啓後人憑肊說經之漸。今詳考諸儒之說、案之于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考云。先生是書專主虞氏、范氏之說、而亦有不盡從二家者、要惟案之於經而是、反之於心而安、無牽強鑿空之弊。別著周易小識八卷、博取諸經文字、句讀異同、詳引而辨正之。先生之學雖守漢儒家法、而於宋儒之是者又未嘗不並取之、以視世之說經者確守門戶之見、不許一語之出入於宋人者不同。先生嘗詳考漢儒諸經博士源流、爲西京博士考一書、於西漢傳經之師法、原原本本、誠治漢人學者之一助也。然而先生不僅經學已也、其蹤跡所至、輒以表章先哲爲己任。官張掖時、詳考李自成陷甘死守殉節諸忠烈、作甘州明季成仁錄。官河州時、詳考和州自宋至國朝殉節死事諸人姓名事略、作畏忠錄。世之訾議經學者、每謂瑣碎無關實用、又謂詳詁訓之得失、昧忠義之大事。觀先生之惓惓於死節諸公、然後知眞經學卽眞理學也。先生好

學之心，孜孜不倦。咸豐辛未之歲，已成進士。十二年，先生從莚竹邨先生計偕來都，與先生同寓，每夜讀書必盡燭二條。或日間酬應紛紜，而夜課不減，勤學不輟，無異寒素，宜其所成之深也。所著書有周易小識八卷、尚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卦本圖考一卷、尚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漢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晨忠錄三卷，此皆先生手自定者。又有經義聞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危言、對床夜話、惜分齋叢錄、消夏錄、文集、詩集。先生殁後，遺書悉在甘省。後一年，先生孫肇昕齎之以歸竹邨，竹邨盡讀其書，爲之條陳其目以待梓。又有說文管見三卷、古韵論三卷，則先生之子培緒、培濬所校錄也。先生少負才名，工楷法，而一官淹抑，驅驅於邊徼之區，荒涼寂寞之境，而又邊事鞅掌，雖清苦而繁劇實甚。在世人處此，未有不戚然於心，先生毫不介意。服官數十年，所至有惠政，而不廢學。甲申，自甘入覲，以所著甘州明季成仁錄屬竹邨校梓。臨行，竹邨送之，先生每云公事旁午，不得致力於學爲恨。商量學業，不覺達曙。及任丹噶爾同知，寄竹邨書云，此間事簡，可以畢吾著述矣。乃未及三年，遽卒。論者每謂先生以高才而官邊境，且多歷衝繁之邑，爲先生惜。然余考先生所著諸書，大半於官甘省時成之，而又多出於政務之暇云。

論曰：國朝學術，可稱極盛。餘姚黃氏、鄞縣萬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其父子兄弟類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家學之盛，超軼前古。當時宣歙閒盛稱胡氏，胡氏之學，綜核名實，辨析異同，皖學之中，堅戴氏之後勁也。春喬先生爲繩軒長子、樸齋從子、竹邨從父，而樸齋與竹邨世與墨莊同稱爲三胡是也。繩軒先生所著書見於著錄者有毛詩集釋二十卷、繩軒讀經記十二卷、讀史隨筆六卷、石經詳考四卷、繩軒集三卷，蓋亦績學之士也。先生之孫肇昕讀書通經義，嘗爲竹邨采輯儀禮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篇，竟竹邨未竟之緒。一門之內，經術淵源，嗚呼盛已。

（《碑傳集補》卷四〇）



劉先生台拱行狀 朱彬

先生姓劉氏，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逸、顧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璫禍卒，不及於難。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謨，以厚德著於鄉里，人稱蓼野先生，官靖江縣訓導。祖、父並以先生之弟貴，贈封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始入家塾，終日未嘗離几席。九歲，作顏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少長，慕黃叔度之爲人。年十三四，從同里王雒師先生學爲文。先生老於文律，猶及方望溪、儲中子諸人之門，諸生多否而少可，獨奇君文，以爲可追古作者。年十五，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而於文章弗屑也。年十六，補諸生。二十一，舉江南鄉試。會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爲動，一坐大譁，後乃愧服。戊戌，今大學士朱公時爲翰林學士，分校禮闈，得君卷，經義獨用古注意，爲積學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朱公薦二十八卷，落者二人，先生其一也。時蓼野先生苦家累，娶嫁屬至，先生乃留館京師。時

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爲已任，休甯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召公車，歙則程君瑤田、嘉定錢君塘爲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觀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爲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於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以爲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先生若也。先生爲學，自六書九數，以至天文、律呂，莫不窮極幼眇，而於聲音文字尤深。其考證名物，研精理義，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古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爲苟同。於漢宋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所過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卻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卒不第。甲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踰歲，銓授丹徒縣訓導。丁未，以弟得舉，復赴禮部，又失意，至是遂絕意進取。丹徒爲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脩刺請謁，屣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唯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百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坋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也。丹徒去寶應不三百里，每歲必迎養兩大人

於學署，滑甘滫瀡，不缺于供。至孝烝烝，以志養志，閨門之內，雍雍如也。先生事繼母鍾安人，與因母同，待諸弟歡然一體，無毫髮間隔，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然無不得其意以去。體素羸，疊遭大故，哀毀過情，飯蔬食淡者四年。卒之前歲，子女皆疢疾，呻吟牀簀，問醫視藥，累月經旬，不得休息。病日篤，猶綜理家政，祥禫之節，躬自灑埽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起。先生生于乾隆辛未閏五月初二日，卒于嘉慶乙丑五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娶曹氏，山陽人，宣城縣訓導鈞女，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嶓。女三：長女許字浙江巡撫阮公之子常生，二品蔭生、候選知州；次許字溧陽史氏，十歲而殤；幼許字增貢生朱聯奎之子仕祿。先生所著書，唯論語補註一卷、漢學拾遺、荀子補註各一卷，繕寫成帙。三禮、詩、書並有纂著，將爲之蒐輯部次，以就正有道。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碑傳集）卷一三五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歷辛丑進士、與高忠憲、歸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謩、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八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海内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攷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耻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内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齏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羡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

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媿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疊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嶓。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僅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阮元撰《揅經室二集》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孔廣森　汪學金　黃景仁　張宗泰　翟灝　謝震

孔廣森傳　阮元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顨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支譜）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序錄）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為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讖，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褎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為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為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為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為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為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廣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為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為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為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為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慮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駮公羊行權之義者，蓋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啖啖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



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不日為恆，則以日為變；以日為恆，則以不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恆，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丘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為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讒弑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慝，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溴，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舉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迹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遂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為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為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湨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郤缺之從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書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為盧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譬。此其比在剌欒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為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為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氏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莒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貲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為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

敉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鄧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綠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曰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遠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圖轅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諡例之等、尚數十種、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强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備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訴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入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入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袪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𦖀、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執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袪、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旣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

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巵言六卷、經學巵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儷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儀鄭堂文序）

（碑傳集）卷一三四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校理敎習庶吉士詹事府左
春坊左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汪君靜厓既葬之明年、其子彥博、彥國求補銘。予與君尊甫少司空爲戊辰同年、知君深、不得辭。君姓汪、諱學金、字敬箴、號杏江、晚號靜厓。太倉州人。高祖諱壽堯、曾祖諱溥、以淳德稱於鄉、詳州乘。祖諱之恆、俱贈工部侍郎。父諱廷璵、乾隆十三年一甲三名進士、由編修歷工部左侍郎、祀鄉賢。前母凌、母王、並封一品夫人。君將誕、王夫人夢一老僧作頂禮狀。三歲、戲畫地作八卦。上海曹劍亭見而奇之、以從弟菽園女訂婚焉。八歲能詩、十二隨司空之閩學政署。予方觀察閩、見君藝曰、此子錐有仙才。司空命君師事予。十八入學、二十三中順天庚寅鄉試、二十七官內閣中書、二十九協辦侍讀、三十四捷禮闈、　殿試一甲三名進士、與司空接武。司空無疾沒於京邸、君奉喪回里卜葬、以凌太夫人祔、復爲大父贈公改築新阡。服闋、起辦翰林院事。恭遇
國慶、以其官貤贈仲父廷璠、叔母滕。丙午考差、
特命　皇子總閱君卷首拔。後己未歲、
上諭大臣曰、是能詩者。蓋
今上於潛邸時、特邀
睿鑒焉。秋、充江西主考官。丁未散館一等二名、　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掌院奏留、加一級、仍辦院事。己酉、敎習庶吉士、充　武英殿方略館總辦。夏五月、太夫人疾終京邸、扶櫬歸、祔葬司空公塋。君于孝養喪葬之事、無不竭情盡慎、而精力漸憊、乃有脫屣塵俗意。庚戌春、里中有開濬七浦之役。七浦爲州水利門戶、潮汐挾沙、積久涸如平陸。州人上諸大吏、作書敦請君。念桑梓誼、不得已應之、畫壯鳩工、晝夜督視、百年久廢之工、百日竣事。服闋、再入都。尋引疾旋里、以田宅析授彥博、彥國、誡之曰、毋驕取、失先人之寬厚。毋奢用、改先人之清白。以供甘墓、以周窮急可也。甲寅春、謁予于皖江撫署、所夕侍談、帀月歸。予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曰、所見大進。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是秋歲偏祲、白之州守于君鰲圖、倡設粥廠於海寧寺、輸銀米三千餘、紳士襆被寺中、籌畫核實、全活者萬計。於家塾設規立課、示以程式、作九容、正心箴、揭之座隅。建育嬰堂、更邑之舊、並爲條件、命彥國偕同志經理。君析產後、所有膳資、半爲利濟功德、如恤嫠、義園、惜字、放生、夏施茶藥、冬施棉米等事、孳孳不倦、曰、吾年己半百、享受無幾、盡此長物、藉結善緣。丁巳八月、重來皖江、沿途避人若浼。予戲曰、君大

似陳仲子。蓋其廉介如此。己未五月，
召修
純廟實錄，君不敢以衰疾辭，陳即攸裝就道，抵都甫二
月，擢右中允，署 日講官，教習庶吉士。恭遇
覃恩，以其官貤贈季父廷瑚，叔母余。陞侍講。庚申春，轉
侍讀，充 文淵閣校理，補 日講起居注官。
召對乾清宮，
天語連稱好學問者再，
垂詢司空侍 講席時事。六月，陞右庶子，旋轉左，復蒙
召對，
上問汝何不考差。對以臣有頭暈疾，未能楷書。又
諭汝子已放考官，汝何瘦耶。即歷陳病由，感激欲涕。辛
酉春，有應陞祭酒缺，君亟請假歸。予爲之太息曰，不愧
吾門矣。遂以曾孫甘林與彥博之女訂婚，問名之日，君
即飄然出都。自是栖心衡寂，以詩酒寓情。癸亥，以
實錄館議敘，在籍加一級。春，同里紳士呈請司空公祀
鄉賢，報可，里鄰榮之。秋，長孫元爵入頖，君曰，門庭可謂
盛矣，吾事已畢，桑榆光景，不戀時也。冬至，患脾泄。甲子
二月廿八日午時卒。君秉性高明，持節廉介，儒修禪悅，
兩相融浹，所造漸臻深粹。著作華贍雅正，敷揚典誥，陶
寫性靈，臺閣山林，兼擅其美。所著有井福堂文稾，凡應
制進 奏之作，及闡論經史序記事物者，共十卷。靜厓
詩初稾十二卷，後稾十二卷，續稾六卷，館閣詩賦六卷，
輯輿東詩派二十八卷，皆已刊行。其才不甚恢廓，蓋名
家流也。生于乾隆十三年九月二日寅時，年五十有七。
以嘉慶十年九月廿七日祔葬於司空公之墓昭穴，在
州境二十四都五啚昆字圩琅玕九曲鎮。配曹，封恭人，
晚而同脩淨業。子彥博，乾隆甲辰
召試舉人，丁未進士，歷編修，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彥國，
候補五城兵馬司指揮。女一，適候補理問謝受祺。孫元
爵，州庠生，娶劉侍郎鳳誥女，元翼、元福、元仁，俱幼。孫女
五，長許字陳秀來，次許字王元鑒，次許字詹長庚，次許
字朱甘林，次幼。銘曰：
生而穎奇，晚而孜孜。行善若渴，不顧傾疑。君歸何所，神
化莫窺。霞光萬道，魂氣所之。洞眞邈矣，井福在茲。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五



黃子景仁墓誌銘 王昶

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落落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筠，君與余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劘鑢，故仲則出入於兩家無閒言。庚子春，余扈從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其年四月，余遂奉命按察江西，旋以憂歸。比服闋入都，聞仲則游秦晉間，而余有按察陝西之命，方喜與仲則再見也。及至西安，仲則已赴解州，遂卒於運使沈君業富所，蓋距朱君之歿僅一年爾。嗚呼，宜子有祝予之痛也夫。仲則諱景仁，系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宋南渡，遷居于武進。祖大樂，高淳縣學訓導。父之炎，縣學生。仲則數歲而孤，祖撫以成立。性穎悟，八九歲試以制舉文，立就。應童子試，知府潘君恂、知縣王君祖肅皆奇之，風儀玉立，儁人爭慕與交。仲則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指以爲狂。丙戌，始與同里洪子亮吉爲詩，擬漢魏樂府，日成數篇。時常熟邵編修齊燾主常州書院，從之遊，學益大進。已值潘王兩君遷官杭歙，仲則歷訪之，又攜邵君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公太岳署中，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獨游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自湖南歸，詩因以益奇。辛卯，朱君奉命督安徽學政，延入幕。三月上巳，爲會於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仲則年最少，著白袷立樓前，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客爲之輟筆。居半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于徽州。其標格固可想見也。乙未，上東巡，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爲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夫如翁學士方綱、紀學士昀、溫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爲、李主事威、馮庶常敏昌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余因以益奇仲則云。至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瀹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詞出入辛、柳間，新警略如其詩。有詩詞凡若干卷，世推以爲工。仲則之至西安，巡撫畢公奇其才，厚貲給之。及歿，賻卹者又良厚。而余與沈君交助之，因屬洪子亮吉歸其喪于武進。仲則生乾隆庚午某月某日，卒于癸卯五月某日，年三十有五。娶趙氏，子一、女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之阡，因據洪子之狀爲銘，其墓以寫余哀，其亦朱君之志也夫。銘曰：

悠悠忽忽，其叔夜也。落落寞寞，其伯倫也。朋友以爲性命，而文詞以爲精神也。琢心鏤腎，損天真也。母之號咷也，妻之呻也，子女之呱也，子儁弗聞也。白楊蕭蕭，願歸于斯墳也。

（碑傳集）卷一四一

張登封先生家傳　許喬

先生諱宗泰、字登封、號筠巖、揚州甘泉人。曾祖星煥、祖以堅、皆國學生。父鈞。先世居城北黃子湖濱、至其祖遷郡城。先生幼事祖父母、得其歡心。母王體羸多病、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自爲諸生、廉隅自飭、研究經史、寒暑不輟。乾隆五十四年、由附生選拔貢生。明年朝考二等一名、交部以知縣用。先生以父齒日高、呈請願就教職。引見、準改選授泗州天長縣復設教諭。履任後、訓士以敦品績學爲先。公餘惟篤志著述。縣志年久未修、因纂備修天長縣志若干卷。其修葺學序、籌備樂舞、一一皆實力奉行。境內遇有水旱偏災、奉委查驗、務使實惠及民、無苛無濫。雖鄰封亦皆親歷、不假手於胥吏。時泗州牧左公輔及巡撫朱文正公知其勤恪、欲保奏以知縣升用。先生力辭。其留心民瘼而不近名也類如是。嘉慶辛未、奉父諱去官。先生已年逾六十、喪葬悉依禮法。服闋後在籍候選。道光紀元、有詔保舉孝廉方正、鄉人以先生名實相副、公舉申請。先生不欲居盛名、力辭不就。歲乙酉、再選廬州合肥縣教諭。在官未二年、而職事修舉、與官天長時無異。梁鄉有農家女未昏殉夫、先生不遠數十里親往致奠、詳請旌表。先是官天長時、所撰備修志稿內、於節義事實徵舉尤不遺餘力、至今舒、巢、臨淮之民猶口頌德政不置云。年七十八、引疾歸里、暇時以誦讀自娛。所著書如周官、爾雅注疏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天長縣志表、俱授梓行世。其未付刻而卷軸甚鉅者、以舊唐書疏正、新舊唐書合鈔爲最大、則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乙部攷日長編、新唐書天文志疏正、竹書紀年校補、二十二史日食徵、廣冬夏兩至攷、宋遼金元朔閏攷、俱藏於家。又質疑偶存六卷、天長縣志稿十卷、閩門下士何廣文榛校刻於壽春學署。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卒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二日、年八十三。妻李氏、吳氏。子三：長榮光、廩貢生、候選訓導；次閏生、廩監生；次學金、國學生、出嗣季弟後。孫六人。余因先生之戚林君鴻訪得榮光所爲行述、並公舉孝廉方正事實冊、而知先生之歿也無銘志、因爲作傳、以其所著述者詳著於篇。

論曰、今之教官、古師儒職也。周禮太宰之職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民即師氏、保氏所云國子是也。其在鄉學、則鄉大夫、州長、黨正各掌其教治、而祭祀、賦役、賞罰之政悉隸焉。古者能教民乃能牧民也。范書載循吏於儒林之前、其人多通經守家法、故所至有聲。迨後學無專家、流品日雜、於是教官不與民社之事。閒有不避越俎之誚者、其事又未必審合乎道藝。若先生以儒官而勸民爲念、而人莫議其侵官者、誠有以感之也。先生眞古之儒哉。

《續碑傳集》卷七六

翟先生灝傳 梁同書

晴江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後改字晴江。翟氏世居洧明處士應隆始遷仁和之臨江鄉，三傳至濫含封公，先生其仲子也。性簡訥，好讀書。家素饒裕，有賈業於京師，封公使先生北去，冀之因得友當時魁儒傑士，以益砥於學。先生瞖則與賈人子伍，操奇贏，握籌算，凡尺度漬制質劑之屬悉經理焉。入夜，閉一室，一燈熒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寢。已寢，客至不得通，戶懸小鉦，若鈴索然，客或撼之於戶外，頻擊鉦，弗應。日禺中起，復治賈人事，率以為常。作為詩文，闠中肆外，京師諸先達漸有知先生者。吾杭鄭筠谷、金江聲、杭堇浦諸先生咸與定交。以國學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明年成進士，名曰益起，諸先達爭欲羅致出門下，而先生性朴直，恥以是身博高第，謝不往。名列三甲中，例選知縣。先生曰：非吾所能勝也。吾木強不能取悅上官，即不以墨敗，終當以不稱職罷矣。投牒銓部，改就教職，丙子，教授衢州。越六年，丁封公憂，以饑繼丁母太孺人憂，服闋需次十年，補金華教授。又六年，以年至乞休。又三年，歲在戊申，而先生歿。生平無他嗜好，壹意於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諸子之瓌論，百家之瑣語，山經地志之異聞，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貫串之。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有所得，輒劄記之。意或齟齬，則旁參互訂，穿穴以求其合。自壯至老，手擫翰一管，譔述無倦。目短視，離牘纔寸，客至前不知也。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如繅繭絲，如決奔泉，反覆數千言不竭。所著四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革塘辨利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藁，已板行於世。未刻者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偶、經證、漢書蓺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澗理安寺志、資福院志三種、可談錄、玉屑箴、涉獵隨筆、平阜小隱詩話、桂隱百課、箋歷朝著題律選、無不宜齋詩文全稿，藏於家。先生雖官止學博，不顯于時，家日落，不得比中人產，然著書等身，歿而不朽，亦可以無憾矣夫。

論曰：吾郡城東北門曰艮山，居艮山門之外，同時以博通稱者有兩人爲：一爲先生，其一則西林吳先生。吳先生不應舉子業，惟古是耽，所著纖幽錄、說文理董，讀古之士知好之。特不若先生撰述之勤，且富耳。吳先生率釋氏教，於內典尤精，而先生則不信西方聖人之說。嘗自言童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眾童子持梏往擊僧，僧跟蹌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禿也。故雖甚好書，卒不喜瞿曇氏之書。其不同如此。嗚呼，此可以觀先生矣。

《碑傳集》卷一三四

謝震傳 陳壽祺

謝震，字甸男，福州侯官人。宋江東提刑枋得之裔。震少喪母，隨父宦四川，不為父妾所容，卒善事之。性亢直，多忤人，過落落寡合於時。至交友有緩急，死生以之。篤學，耆古，熟三禮，治經斷斷，持漢學，好排擊宋儒鑿空逃虛之說，然亦不自著書。讀史傳百家之言，必實事而求可用。旁逮篆隸、金石、星卜、形法、醫術，靡不通曉。舉乾隆五十四年鄉試，試禮部，屢黜。中更憂故，三至京師，皆不預試。去，嘗約閩縣林芳春、林一桂、陳宿萬、世美等十人倡為通經復古之業，號會所曰殖榭。林芳春齒最長，為祭酒，震為職志。既殖榭同人率通籍登館閣，而震終不遇。震久羈旅，數往來河雒、關隴、荊益之間，匹馬跗躋，周覽古來用兵形勢成敗得失，輒喟然悲吒。酒酣縱談，觀舉天下山川阸塞，畫地成圖，口若波瀾，衮衮可聽。乾隆末，自四川歸，過漢中，謂人曰：終南亙七百餘里，連跨數郡，秦蜀門戶也。守險安可忽？且鄖、廣以西，夔、巫以東，巴閬之北，武都之南，大山老林蝯蝚其閒。今將吏狃承平而弛控馭，不數稔，難其作乎。及嘉慶初，邪教起，襄陽、夔延、秦蜀，果以南山為巢窟。

朝廷於是即山內屯大帥，宿重兵，改五郎營為寧陝鎮。事平，從經略大臣請，令三壁營汛畫界巡徼，每歲會哨，提督以十月，總兵以春秋二仲。震言皆卒驗。初，震銳意功名，冀有以見用於世，抑塞奔走，英華寖衰，則閒挾其悄時嫉俗之孤憤，寓之於文章。儀曹懷甯汪德鉞，儒者也，與震友，嘗見其文，歎曰：甸男其古之傷心人乎。方震壯時，踔厲激濤，志氣若不可一世。然每風雨淒晦，煙月觀深，徘徊景光，欷歔不自已，不知哀樂之何從也。久之，大挑舉人，以教職用，尋補順昌校官，困甚，將調臺灣，遘病，脹卒，年四十。弟子輯其遺艸為禮案一卷、四書小箋一卷、四聖年譜一卷、謝氏家譜一卷、詩集一卷。

贊曰：震長余六歲，與余同歲舉於鄉。震獨心好余，往震滯京師，假館通州，嘗刪撮所為詩百餘篇，抵余曰：足下肯憐其志，悲其遇而教之耶？丁敬禮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使僕身後得題墓碣，清詩人謝甸男之墓，於願足矣。嗚呼！震豈欲以詩人終者哉？味其言，乃至深痛無窮也。

《碑傳集》卷一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劉台斗 吳熊光 史祐 龍翔 葉廷甲
錢楷 曾煥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晏槎其號也。先世繇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蕃，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減壩工，竣，得功奉
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渟。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溢，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瀕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

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淸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閘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淸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弗果行。君又上請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涵洞、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渟、層層閘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圍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

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題其言、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能六坊、各一、梯衝、鈎鋌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爲賞罰。又多掘井以備綆缶、立敎萬筭。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筭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仿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實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一、奩水一、孟①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淸也。送者數千人、率相泣別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爾。吾兄蕃、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于爲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潮剏建鳌川書院、脩飭孝祠、威烈婦祠、治宋涇河、引濬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欽人兄弟二酋之訟、表前明土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喪。宅如拯漂溺、置義冢、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駁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爲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阮元撰《揅經室二集》卷六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吳氏至德之裔、以國爲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爲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爲歙、爲休寧。始居休爲唐左臺御史文惠公、其後析休之環珠村、又析大疊、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昭文蘇支縣、蘇之吳氏多以科目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盖之盛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考諱薇、貢生。祖諱宏祖、歲貢生。曾祖諱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累贈夫人。贈公以上皆隸休、贈公初至蘇、僑郡南桃花塢、實誕公。公旣卜居昭文迎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故吏部尚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眞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辛丑、擢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去官。壬子、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鬬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愼、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卽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

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之職、爲政府。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挑章京、卽爲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勘浙閩虧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蓋靡。以文成尤善公、積不平。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覽事、一日以

直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傳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
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傳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
頃，決機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
其所為，出授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戶刑步軍統領各
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憝雖除，猾吏仍可因緣
為奸利，亟宜逐條更正之。
睿廟可公奏。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
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
會同各省領兵官奏報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
視事，有以收受沔陽知州秦泰金及兩淮匣費二事劾
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蒞楚督任，而是日
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許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
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
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廷言，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
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
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九潮濕，性不習，漸作寒熱，洋
氛剽，力疾治事，而
溫綸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暎
咭唎兵船十三隻泊香山雞頸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
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咈囒哂欺凌大西
洋，欲奪②澳門，暎咭唎素與鄰好，故派兵來澳，幫同防護，
而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
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獲稍戢、

而師殊老、故務爲鎭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絶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椗、承嚴議奪職、効力南河。己巳春、公行抵蘇城、員宅城東之平橋、居胥口、乃赴工。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意懦耎奏、遂遠發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賞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揆席。嘗與予論中外大僚優劣、曰、吳公論戍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論、其自楚調直、初入覲、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鎭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豈可備防哉。又
皇上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董師相、老夫、吳公同起
召見。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絶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曰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丘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擠幫、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諫

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在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此、撟舌良久、迺曰、老夫見聞所親略如此。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書引大體、慷慨、與公殆於近之矣。戊寅、己卯間、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誠有是言、然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亟述之耳、無足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屏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裨於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得

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豈非瀆職而已也。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禧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咨會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刑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瞭障、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科擒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詞而辦渠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萊市之信已至、那公罪且不可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避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遷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街巷④而州民復告密、有村庄、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賊黨肆煽惑以求便隙耳。嗣得賊間訊之、皆間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蹬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逼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東宣曰、不逐利、能用衆、老夫以訊戳知之。專薦得請、而部臏不至、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鄉、得相識、洵端厚君子、能任重、益以歎公之知人。公娶金氏、累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鑾基、太常寺博士。次蓾基。孫一、兆諴、昭文縣學生。七女皆適名族。公著伊江別錄、春明補錄、對溪筆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脉民命者。每見余、輒爲述一二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從犖基取閱耳。公未晬失恃、弱冠宦遊、違定省、時切辭民之憾、故營生壙於虞山北麓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懷無忝者也。公既卒、

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涇包世臣次行治爲墓碑，題曰故大臣者，從昌黎權文公碑例也。復銘之曰：

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躓，豫楚持旄。俯同羣碎，以刈蓬蒿。逾嶺遘疾，嗟哉毒痼。威用不振，予懷風議。詩於公碑，爲大臣紀。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史禮堂先生家傳

公諱祐，字禮堂。幼穎悟沈靜，不好嬉戲。入塾受章句，記誦倍常童。同族君有先生以宿儒教授里中，弟子甚盛，公時其講書，輒往立門外竊聽，日爲常。君有先生聞而異之，試以所講叩公，公應如響。先生大喜曰：汝誠不凡，吾閱人多矣，無若汝者。明年，公遂從君有先生游，六年而學成。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監察御史，擢兵科給事中，出知瓊州府事，兼權雷瓊兵備道。道光二年，以病乞歸。公官京師幾二十年，風裁清肅，屏絕儌進，授徒以給朝夕。時儒者多尚考據之學，大興朱文正公、河間紀文達公爲之主持。公經術深博，爲二公所重，然仍以宋儒義理爲宗，所爲文章清純典雅，冠絕一時，門下著錄者常數十百人。公講授不倦，所成就甚衆，都中翕然推爲大師。

睿皇帝亦聞公名，癸酉科

命主陝甘鄉試，且

命以文集進呈，人咸榮之。公居言路，自守尤嚴，奏疏皆引大體，不肯以風聞入人罪。嘗巡視淮鹺及通州漕務，前後條陳利弊章數十上，皆奉

俞旨。及出守瓊州，黎人仇殺居民，匿峒中不出，大府議用兵，公力

陳不可、請親往治之、如不服、發兵未晚。公乃單騎入山、遣譯一人前行、傳呼曰、太守來。黎人驚以爲來捕也、操兵登高、望見公無從人、乃開寨迎公入。其豪某匿不敢出、公諭其衆曰、爾曹擅弄兵殺人、大府震怒、剋日將進討。大兵一至、爾曹無噍類矣、吾特來救爾曹、某何匿不見我耶。黎衆環立、聞公言、其促某出見、匍匐乞命。公視其人甚懦、度非其罪、乃曰、吾飢甚、速飯我。某請公入室、具饌、公屏人詢其實、某涕泣自訴言、搆衅者不過六七人、皆獷悍、非某所能制。公曰、汝爲豪長、不能約束屬衆、烏得無罪。能擒此數人以獻、則汝罪可贖、族類亦可保矣。某頓首曰、官若翦此數人、是除吾族之害也。某雖力不及、敢不勉。乞官緩期、當設計擒之。公察其誠、密與之期而反。至期、果縛七人至界上、公親涖受之、徧詢民黎、僉曰、是桀惡首禍、當死不枉。遂斬以徇。因頒約束于諸黎、皆感服奉行、遂以無事。公歸里十年、未嘗問家人生產事、讀書終日不倦、教訓子孫、誘掖後進、學者宗仰之。卒年七十有六。先君子少游京師、嘗問業于公。汝詢髫齔時、一見公于宛陵、至今幾五十年矣。公之孫鼎來言曰、先祖誌狀燬于兵燹、耆舊凋喪、事實無徵、大懼湮晦、蒐訪積年、僅得大略、請爲敘述、將載之家乘。汝詢以先世之誼、不敢以不文辭、因次其語如右。

四川榮昌縣知縣龍府君墓誌銘

君諱翔、字鳳翥、雲嵐其自號也。先世居湖南武陵縣之河洑源。前明時、君九世祖四川梁山縣知縣諱誠始遷桃源縣之硤洲村、由是世爲桃源縣人。高祖諱顏悅、曾祖諱海躍、兩世皆諸生。祖諱士相、父諱中鼇、皆篤學力行、以君遇　覃恩、贈如其官。君以常德府學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年、大挑二等。嘉慶三年、選授嘉禾縣訓導。道光二年、推陞湖北鄖陽府教授。三年、吏部截取、會大吏亦以行優治卓薦。四年、授四川重慶府榮昌縣知縣。五年八月任、八年以疾告歸、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卒於家、壽八十有五。葬於朱家港新山之陽。君之學以誠意爲主、而歸於慎獨。端居靜坐、則取宋名臣言行錄、朱子學的、薛河津、王陽明、劉蕺山諸家著述熟讀深思、以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言之要。其教士則敦樸質實、而使之嫻習於禮。嘉禾之士有不衣冠來見、雖溽暑必禮服接之。在事二十有四年、葺廟學、置禮器、修建講堂、廣闢齋舍、選士肄業焉。他若建考棚、輯邑誌、皆賴君成之。其教授鄖陽也、未踰年、而鄖山書院生童膏火之資亦賴君而集。蓋君之祖、父皆留心經世之務、君秉承家學、而又博觀約取、務求實踐。其未仕時、教於高涼嶺、

教於德勝罔、皆能成就來學、論者咸謂君之才宜治民、不當老於學官。及榮昌之除、君年七十有四矣。榮昌故多盜、君曰、治盜猶治水也、禦於此必潰於彼、非預爲受水地、隄防不得盡其功。省覲獄囚、出小偷數輩、貰其罪、杖而與之貲、使爲生、戒毋再犯、責問其巨猾、使盡吐諸盜姓名。曰、暫貰若死、致諸盜以自贖。四川民喜圖練而畏保甲、吏因其俗、保甲法久弛。君參稽王文成公成法、條議以上大府。大府下其法於州縣、而君行之於榮昌、最得要領、由是盜之酋長盡捕得、縣以無事。川東地沃饒、鮮水利、君相度形勢、敎民築堰開塘、設筒車汲引河水、刊圖說以示之。書院有田十餘頃、在南鄉、以旱告。君詣其地閱視之、曰、是濱象鼻河、其水可灌溉也。乃鑿渠以縮蓄山溪之水、開濬象鼻河舊堰、於上游灘溜處築石壩截其横流、注於渠而匯於三敎寺側、建閘以司宜洩。自是榮昌無旱患。君決獄多奇中、而一本於誠。有兄弟爭田者、請往勘、君不爲理曲直、但令背誦常棣之詩。且曰、縣官民之父母也、不能使子姓無相爭、忍令胥役擾之乎。必欲往視田、若兄弟即肩吾輿以行。皆感悔泣下。然君之馭胥役嚴、以事行視鄉亭、僕從稀少、亦無敢骫法者。時奉省檄設鄉學、榮昌所創立者二十一所、君以時詣其學舍課勤惰、故雖鄉鄙之民、皆習君之敎。而獄訟衰止也。嗚呼、君之治縣也、已逾古人懸車之年、觀其所施設、雖強仕服官者莫能及。昔龔遂之治渤海、年亦七十餘、單車至府、盜賊皆罷。以君方之、蓋無愧色。嗚呼、綜君之生平、亦可謂以經術潤飾吏事者矣。君三娶、皆封宜人。元配陳、安福縣處士廷一女、生子澤溟、太學生。次配高、贈修職郎增女、生子澤澍、候選主簿。今夫人殷、湘陰縣太學生文化女、生子澤澔、浙江候補知縣、歷署新昌、龍游等縣知縣。女一、庠生高瀅其壻也。孫十人、曾孫十人。道光十八年、泰吉與知縣君相見於杭州、以禮乞銘。君之行應銘法、知縣君又能繼君之政者、其敢辭。乃詳著學問之大端、及官政之卓卓者、以爲世法。其居鄉孝友之事、備於家狀、不具書。銘曰、

龍氏治行、肇於梁山。九世之後、益大以繁。榮昌嗣聲、發軔學官。二十五載、敎士有恩。沅江之水、出自且蘭。其入洞庭、必經桃源。君家桃源、爲蜀令君。猶如巴江、飲符之溫。紀績銅鼓、永永不刊。文翁學堂、周公禮殿。勞心諄諄、士子循循。秩滿而歸、老於鄉縣。子孫奉嘗、亦如桐鄉。納銘幽室、終古其臧。

錢泰吉撰 《甘泉鄉人稿》卷二〇

江陰縣學貢生葉君墓誌銘

先生諱廷甲、字保堂、雲樵其自號也。葉之先自南陽、其後湖州太守叔宏始居烏程、當唐開元時。至後梁龍德中、壽昌教諭貢元再徙壽昌新亭坂。又析居常樂村。明萬歷時、有靈萃者客江陰之陽舍鎮、遂占籍焉。五傳至先生之考贈奉直大夫鳳岡、仍世爲方雅族。先生寬易朓實、不慕外榮、孜孜務學、闡尋理奧、確志程朱之學、力行而辱守之、欿然不出於口語詞章間、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娓娓如不足也。又多識郡邑故事、嘉言懿行、正襟而談、窮日夕不厭。嗜藏書、構水心齋以庋之、凡五萬卷、暇即兀兀披閱、發幽闡潛、如恐不及。邑楊文定公爲當代名臣、遺稿未流布、先生訪諸其裔、得而刊之。王梧溪元季故老、詩稱詩史、傳稿散佚、先生徧借遺本、次第讎集、精校而梓行焉。他如徐霞客遊記、繆思亭東林同難錄、皆版本腐敗、刓弊、購而爲之修輯、遂成完書。少從郡中夢賜鄭先生遊、得聞味道研經之要。餘姚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書院、復親炙焉、故于常州諸宿士如蘇景程、孫述甫、楊隨安、丁若士、臧在東、張翰風、皆敦縞紵歡。數往來蘇杭閩、其魁碩士無不奉手顧交、所至必稽求古賢、於名人祠墓、雖迂道無不瞻謁也。處鄉里柔而不可犯、篤任郵里、有利益事或邑中有所修舉、必殫心力爲之倡。市集劇摴蒱、因爲奸藪、先生力勸戒、聞諸令、爲之條約、俗以大革。先生殁、猶遵守焉。喜爲山水遊、老乃彌健。七十五歲遊黃山、徧歷巖壑名勝、腰脚如少壯人。閱二歲、復遊洞庭、拜東園公祠、訪林屋洞天。至包山、摩挲唐經幢。歷石公山、夕光洞、泛明月、消夏諸灣而返。又聞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甲天下、遂逾錢塘、涉曹娥、探其所儲、留者閱月。乃謁虞帝廟、探禹穴、還經山陰、求修禊亭故址、所至皆以詩記之。道光壬辰三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九。所著歷代世系圖、歷代年表、天文輯略、古今學校考、文廟從祀考、三代以下人物考、名臣謚法考、古今錢譜、輿圖指掌、天下沿海形勢考、嚴江水道考、楊舍堡城志、九華山志考、古今書畫錄、古今同姓名錄輯補、詞科錄、知今錄、葉氏得姓考、葉氏進士錄、

訓子書、貲山記游編、太湖游記、保堂詩鈔、水心齋劄記、皆藏于家。先生娶於張、淑慎其儀、穆娩休德。側室陸、肅承穆本克成幕廟之祥。張後先生一年卒、陸先卒。子三、玉田早歿、張出。朝慶、候選直隸州同知、天慶、候選布政使司理問、陸出。女一、張出、適同邑候選通判趙錫仁。孫二、長崙、長華。孫女一。甲午十月初三日、朝慶等奉先生及張安人之柩合葬於松墩涇之原、陸安人祔焉。先期來請銘。予一十餘歲時、因若士識先生、即兄事之。比來暨陽、主講席、歲必一再見于先生之立身行己、頗能知其畧、其可以無言乎。遂爲銘曰、

愷愷君子、獨修其身。溫篤自將、靡有疎親。德不爲褫、善足以藁。晚而逍遙、游乎天鈞。詔幽有炯、貞珉不磷。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　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列傳。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即文端公、次峯廉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曾祖、以居父喪哀毀卒、　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生子濬、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聲書聲申旦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敎、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　四庫館謄錄。四十五年、應　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　四庫書成、議敘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　恩科禮部會試第一、　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　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

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　旨撰擬、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　記名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屠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宗驌等。秋、　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　旨允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　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　見　記名、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　記名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　命偕侍郎吳公璥按事河南。十三年、又　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四或不輸實、覽之庭、連日夜、危坐鞫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南布政使。　陛辭、　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尚。因　詢家世、公備對陳敘母教、伏地感泣。　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夫人時偁　優諭以勵公焉。既到官、每昧爽起諸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般、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分季解司、官民無擾。累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紛。請　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隘訪緝、懸重賞爲勸。于是獲逸盜甚衆。⑤弊羣吏先操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劾者不少恕、而時存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臨事教誨、若師弟子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

必陳奏、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年二月抵任。會 上巡幸五臺、公請 陛見、至山西、 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 蹕還至正定、 召對十六次、 賜賚無算。四月還武昌。有 旨來京以侍郎用。尋 諭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南陽盜王朒子等所過剽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荆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坍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 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至孝感、奉 旨署河南巡撫、並 諭嚴捕王朒子等。王朒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王朒子解河南。公訊洽、據實奏。奉 上諭、錢楷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 命巡撫安徽、兼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擕餅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勘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即發帑、茲亦如之。奉 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爲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剋減冒濫諸弊。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 允行。 上復以黄河漫口應如何設法疏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惟濉河爲減黄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 批答韙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頁璧採生戕嬰女多人、守令前鞫未明、御史入告、 命公鞫之。頁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聾瞶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

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上命公鞫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倉以拒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一、褂一、布二疋、而褂故非實。公委曲于典褂券冊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潁亳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齋、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瘧、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蒞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　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溘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　諭祭、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殊眷、不恤勞瘁、儤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蒞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旦、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告于民者、願降告于某身。祈晴祈雨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於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已見、不輒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日、不使兒分心、誤　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蓋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　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棫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祜。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第時即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官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二

曾撫部別傳

公諱燠、字庶蕃、一字賓谷、姓曾氏、世居江西之南豐。明嘉靖間遷南城、爲南城人。曾祖世麟。祖邵、雍正己酉舉人。父廷橒、乾隆乙未進士、改⑥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總辦秋審、出守山東曹州府、調濟南、護理濟東武臨道。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曾祖妣丁、祖妣丁、俱贈夫人。妣羅、封恭人、晉封太夫人。濟南君舉二子、公爲其季。生而穎異、甫成童、從宦都下、耆宿見其詩文、多折行輩與論交。乾隆庚子、舉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派習

國書。甲辰、散館授戶部主事。丙午、丁濟南君艱。戊申服闋、補湖廣司、入值

軍機處、擢貴州司員外郎。壬子、

京察一等、奉

特簡授兩淮鹽運使、即充

欽差大學士慶文恪公隨帶司員、至江南讞獄、勸辦事竣、次年始莅任視事。嘉慶丁卯、擢湖南按察使。戊辰、調湖北。庚子、擢廣東布政使。乙亥、擢貴州巡撫。丙子、以太夫人年高乞養。壬午、養親事畢、

上以兩淮疲憊日甚、

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丙戌、

召還、以五品京堂候補。庚寅卒於京寓、年七十有二。配同邑丁氏、累封夫人。子二、長在埏、捐職同知。次協均、國子監生。並年少績學、能不失世業。孫五、某某。公性尤嗜詩、至老不輟。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近世聞人專集、叢集、皆悉研究、辨晢其得失。公以世家子、弱冠即涉詞苑、值樞廷、洊登封圻、居華膴清要者數十年、未嘗歷怫逆失意之境、而其爲詩顧深悉民間疾苦、微言激射、頓挫沈鬱、絕無珠翠羅綺之氣染其筆端。咏山燒有曰、層巒從此瘦、春草幾時生。望岱有曰、須知天下雨、還望一山雲。寄意遙深、有寒畯專家所不及。溯公宦轍、留揚州者至久、其地居水陸之衝、四方名流所集聚、自趙宋時、韓、歐、劉、蘇相繼守土、賓讌之盛、輝映古今。閱數百年、至

國初周櫟園侍郎監督鈔關、遠紹逸響、而王阮亭尚書繼以司理揚州、誠心求士、士歸之如流水之赴壑。二公皆履卿貳、立治績、而世人之艷稱者、乃在鈔關司理時、誠哉其難之也。從又百年、盧雅雨、朱子潁爲都轉、稍積前緒、至公而大盛。是以揚州人士以公幸采爲上接阮亭者、信矣。公著有賞雨茅屋詩集二十二卷、騈體文二

卷、續金山志十二卷、又選刻蘇文忠公奏議二卷、虞文
靖公詩集八卷、呂子易說二卷、江右八家詩八卷、朋舊
遺詩十八卷、江右詩徵一百廿卷、
國朝駢體正宗十二卷、皆行於世。唯選批
國朝詩爲清真集者未竣事。
包世臣曰、公二子皆晚生、從弟斌官水部、永喬從公宦
遊、故具狀不能詳行治。按
國史館例、官二品皆據紅本及軍機檔以立傳、則公之
政事自在長史、非私家所能增損。公任都轉時、余嘗朝
夕讀公詩詞、聞公談議、殊不以鹺官爲樂。其意蓋欲大
有爲者。陳臬以後、相去遼遠、信問阻越、然余客百文敏
公兩江節署、語次及粵東平海事、文敏謂委署支調、公
常拘牽成案以掣其肘、頗銜公。文敏氣燄逼人、舉事多
任意、同城官之將軍怨撫莫敢立異同、而公爲其屬、獨
以交案爲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
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脩脯補虧欸、官事竣、遂旋里。江
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
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遺子弟
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
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儁亦從而假
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
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
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
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廣宋散行之
祖、與予持論若笙磬。而予以辭達爲宗、君則規橅體勢。
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
亦以此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譔邑志十卷、晚年校刻
輿圖、督造天球、爲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
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惜、點竄來狀、率如人
意、付去即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
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
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
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鈺裒輯同門所藏君文、
以聚珍板排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憾、欲隨
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
予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君、覆云、衰頽已極、不
數年、即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
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諸狀、以傳君之眞焉。道光乙巳八
月望、包世臣書。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附錄

校記

①盉：當作「盉」。
②叵測：當作「叵測」。
③刑：當作「形」。
④卷：當作「巷」。
⑤弊：疑誤。
⑥政：當作「改」。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五

羅修源　江德量　辛紹業　薛傳源　朱瑋
陳廷桂　汪兆虹　楊新甲　周系英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羅府君行略

公諱修源、字星來、又字碧泉。始祖政齋公、元末由江西吉水遷湘潭、卜居邑十三都之鼓磉洲。越冉明至今、李多節義文章之士、世稱鼓磉洲羅氏。曾祖諱伦敬、贈儒林郎、秊十六冠童子軍、爲名諸生。贅於石氏。婦祖翁爲天際先生崙森、曾叩　帝閽得蘇湖南全省民困、世偁忠義士者也。祖升、㠯雍正乙卯拔貢、覺羅官學教習、授澧州石門教諭。父紹驊、太學生、封如公官。公生於石門儒學署。先是邑有諸生贊大詔者來賀、謂教諭公誕孫、愕然問所㠯、曰、晚寤經署中見官人棄輿來、公開門迎入、至期歷一晝夜不下。老嫗曰、坐胎生也。闔署大恐、忽憶贊寤、令啟重門、乃誕公。公生而岐嶷、穎悟絕人。八歲、教諭君攜之納涼於庭、戲出對語曰、兩凳對坐、父子、祖孫、叔姪、兄弟。卽應聲曰、一天上戴、風雲、雷雨、日月、星辰。時甫授經、未嘗講解戴字義、試詰之、則曰、天如帽然、人人所共戴也。十歲、眼生疾、結冃如疵、屢治弗效。醫云非奏刀不爲功。父母有難色、公毅然就之、剞劃有聲、血冃俱下、又徧身炙百餘處、端坐不動聲色、觀者嗟異。時伯兄孝廉公修漘已學爲制藝、教諭公戲謂曰、而兄能佮文、行將出而試矣、而爲肩行李乎。登時色變、瞧不下。日晡、瞷教諭公倦臥、遂小几槍雷下、頃刻成文一首。教諭公覽而喜、謂絕佀明人小品、而㠯質族祖鴻臚公典。李激賞不置也。自是益肆力於學、或竟夕無寐。每誦晉人全家賴此身句、輒汍涕。十四歲出試、受知學使者盧公文弨、入邑庠、試輒優等。十九歲、舉乾隆三十六秊辛卯鄉試。壬辰捷南宮、㠯母憂歸。越乙未補行　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由贊善一歲四遷至少詹事、旋譴編修、尋洊擢侍讀學士。中間屢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纂修、方略館協修、四庫全書分校、續繕四庫全書館提調。庚子、山東鄉試副考官。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丙午、廣西鄉試副考官。庚戌、會試同考官。壬子、乙卯、兩爲陝甘鄉試正考官。丙辰、會試同考官。冉後凡七司文柄。公既入翰林、益發憤攻苦、每出答客畢、不蚤卸冠服、徑歸書室、詩賦楷法重一時、而尤㠯飭躬砥節爲人所推服。初、和珅雅重公、遣人致慇懃曰、得學毋欲得學政耶。公謝之、復屬所親㠯諷、公厲聲曰、吾官於翰、非官於和也。擲之出。及典試事、出與反側、得謁見各掌院、而獨不詣和氏。　睿皇帝在邸時、嘗於朱文正珪第見公、謂文正曰、是胖其體者、胡爲常此冠服也。文正對曰、夾只爲與彼人有恡耳。其時　純廟召對、有汝今科分已不淺矣之　諭。蓋冉此　天語承詢升遷之故、曾有科分尚淺之對也。使粵西、道經湘潭、特請假埽墓、蒙　旨

兪允。過長沙、撫軍溥公率其屬出迓、公㠯銜　王命、而桑梓所在不安騶從㠯臨、遂請於眾官而徒步焉。使旋、省謁宗祠、泊舟去祠尚數里許、亦卻棄輿㠯往。於是族中耆耋咸在、公執弟子禮惟謹。匹馬還里第、見者不知爲貴人、里鄰咸欽服、㠯爲有古風云。湖北某邑強橐者涽痙其宗七人於土、有司葺之詰會上詢輶車所歷民情、公具㠯告、　上乃召和珅詰之。翼日、御史即踵奏、奉　嚴旨遣使案辦、大吏㠯下皆獲重譴。人知昭雪之爲快、不知奏實出公也。典山東鄉試時、年未三十、矢公矢慎、由落卷中搜取者居其半。時正考官翁太僕佑爲浙鹵老宿、㠯年少輕之、及覩其評騭精當、乃大折服。一日翁得一卷、公㠯其中四字不類疑之、翁謂公用心太過。公曰、不然、設有弊、先生任之、某不任也。翁不得已置之。及啟關防、則某姓富甲山左、而絜逕關節者也。翁㠯此尤服公之明決。愛才如命、於寒畯尤加意、周卹㠯成就之。如岳中翰震川、姚員外埜、皆留邸舍、誼若家人父子。丙辰會試撤棘、滾㠯本房佳卷抑落爲憾。今廣東巡撫致仕朱公桂楨卷屢薦不錄、尤鬱鬱不樂、至廢寢食。故朱公感念知己、久而彌篤。所薦拔悉一時名流、如姚尚書文田、今宮保王公鼎、強忠烈克捷、龔觀察方受、暨歸安丁君溶、儀徵汪君端光等、勳業文章、皆各有所表見。性孝友、母張太恭人初葬石舜口山、遂㠯石舜顏其書室。太恭人誕公時、夢鳳鳥集於肩、公稍長聞母㠯語大母、遽詢之、母慮長其矜志、作色曰、夢何物焉言。母絫嚴、不敢復問。嗣伯兄縣試冠其曹、報至、母稍喜笑、公乘間乃得其故。未三年而母卒、公每㠯此語伯兄、輒涕泣、故又號夢羽山人、志痛也。迎養中憲公在京、乾隆乙巳、甲寅兩與千叟宴於乾清宮、蒙　御賜詩章、几杖及　內府諸珍物有差。公自製聯云、家有賜衣供綵舞、天將如意錫椿庭。㠯　賜箋求宗人大司空源瀍書之、㠯志慶抃　恩異數千載一時。家自高曾㠯來、家法嚴肅、敎誨公能面斥人過。官石門時、典吏某飲於署、敎諭公開陳義利之辨、㠯糾其失。某至爲泣下。公濡染祖訓、洎得第後、猶數蒙敎諭公呵譴。中憲公亦不㠯子貴少貶其威嚴。公侍養一如其在田里、每出使、必長跽受訓、或燕客囊飲、聞中憲公謦欬、輒罷。少與伯兄共研席、肅對如嚴師、辨難如良友、終身未嘗有閒言。孝廉公㠯京官清貧、務省嗇、公念其操持過勞、歎曰、仰事俛畜、弟自任之、何太自苦也。性不耐瑣屑、而處事甚精密、襄適不樂受束縛、而動中禮法、無脫略放浪之習。生平酷嗜古書名搨、自與四庫館編校、㠯後藏貯益富、蓋典質服物㠯得之者爲多。時翁閣學方綱㠯鑒賞自負、特與公善、日㠯金石文字相往復、亦時有所質證也。所爲古今體詩、輒不存稾、多爲人持去。汝懷掇之故紙、得三數首而已、始不欲僅㠯詞章自見也。所著存者、有湘煙書屋試帖一卷、汝懷彙緝爲悔不讀書齋賦鈔

一卷。識字錄三卷，未成書。使秦日紀一卷，後使秦日紀一卷，於山川、道里、阨塞、勝蹟、古碑，皆攷覈精審，惜殘闕過半。以嘉慶元年五月廿有九日暴得疾，卒於京邸，距生乾隆壬申十有二月廿有六日，春秋四十有四。葬本邑十三都四甲樊家衝，曾已趾亥。配蕭氏，　封恭人。女一，適同邑副貢生候補教諭王繼之。妾劉氏，女一，適同邑翁氏，壻陝甘督糧道燿孫太學生鍊。以孝廉公次子世枝爲嗣，太學生，候選從九品。公沒後，中憲公繼卒於九江舟次，孝廉公時夾遘厲疾，以故行狀、志銘之類概闕焉如。今距公沒已四十年，老成凋謝，當時事蹟已多不可攷，而邑乘列之文學，所爲傳拘牽忌諱，舍本取末。汝懷懼其久而益湮，則何以昭示來裔，爲歎典之本，是用綜其所聞而詮次之，亟以求當代名賢錫之銘誄，且以備史家之采擇焉。

羅汝懷撰　《綠漪草堂文集》卷二九

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曾祖激，祖世棣，並不仕。父恂，拔貢生，終徽州府知府，以才略稱于時。君生有異稟，徽州故好金石之文，多所搜輯。君幼即世其學，徽州顧而曰：吾有此子，即此物之在江氏，得更多數十年矣。君始壯，以進士高第授編修。踰六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以父憂歸。服闋，遷江西道監察御史，轉掌道御史。君性渾融，與人交不見圭角，久近無所忤，然素履簡靖，未嘗求請于人，不妄取予，公餘鍵戶，以文籍自娛，以是負清望庶官中。一監順天試，久之，丁母憂，解官。君臨事敏絕，人有所咨，立口立斷，洞見始終，後雖百變，莫能外越。幼從徽州在官，熟知吏治，居朝多識舊聞，博通掌故，而深沈謹密，未始以才氣加人。既以久資當出爲道府，益究心世務，刑獄、河渠、漕運，炎損益古今之宜，分端講習，以備施用。久于其道者咸拱手謝不及。乾隆五十有八年，君將補官，北行感疾，十月辛丑歿，年四十有二。嗚呼！以君器識，干涉清塗，而天年夙隕，嘉猷猛志，湮鬱無傳，門戶遠衰，妻孥漂泊，有識者所爲悼生才之難，而爲世用惜也。君取張氏，道州知州元和某女。子一，女二，長適徐某，次字吳。

謹案：是爲先君臨終前一夕作。初題改某體，致先君校勘文宗閣四庫書，既畢，復延往杭州校勘文瀾閣四庫書。先君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游杭州，寓梁氏葛嶺園，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援此志未及終篇，闔筆就臥，疾作。自謂中藏，玉呼僕買石葛蒲，不可得，至二十日子時棄養，此爲遂爲絕筆。匆匆十七年，孫露餘生，屏營若失，每一展讀，刺心泣血，哀何可言。嘉慶十五年十月，孫喜孫泣識。

汪中撰　《述學・別錄》

國子監助教辛君墓表

乾隆己酉，予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紹業，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其經學最深。所與予校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予篋。近來士大夫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共研覈之。君證据極博，而能審擇一是，不爲矜異之說。今年春，見新城魯子嗣光尚書解數冊，君爲校定之。蓋己酉選拔諸生，惟魯與君治經尤精勤。嗣光前十餘年卒，予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已。君爲人誠信篤實，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書、詩、三傳、三禮皆考辨補訂，積若干卷，尚待鋟梓。君乾隆己酉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記名，以同知用。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娶王孺人。子四：价、陶、僎、岫。孫三：全士、連士、艮士。僎，庚子舉人，今扶柩歸葬，鐫此文於石。雖不獲自書丹，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薛資塘先生傳

先生名傳源，字資塘，晚自號小黃山樵。先世自南宋翰林承旨昊始居江陰，代有隱德。父某，以孝行旌門。先生幼穎異，工制舉業，每試輒高等，學使者如諸城劉文清公、沈文恪公、胡文恭公莫不激賞。乾隆甲辰

應召試，被放，屢舉於鄉不售，以歲貢候選訓導。道光元年卒，年六十九。先生形體魁碩，望而知爲充然有道之士也。言語煦煦，辭若不能任其聲，而胸中落落，有用世志。嗜學如不及，未嘗一日釋卷。其造就後進，勤懇不倦，遊其門者多取科名以去。著詩文稿若干卷、易詁商若干卷、防海備覽若干卷、讀史一得編若干卷、揮暑耳譚若干卷，多版於世。子清瑞、瀆步甲，皆能世其業。

李兆洛曰：明嘉靖時，倭擾東南，江陰再被其毒。

國朝乾隆中，海濱亦有艇匪出沒。先生乃遍求前代防海諸書，權古今之異，條措置之方，成防海備覽。兆洛少於先生十有六年，居恒未嘗相見，徒以學使按試，時接几案，得識面，遂辱下問，屢相過從。每見，必上下其議論，

求其實可見諸施行、若有隱隱不能釋者。當天下承平、海内無警、一書生悄然抱厝薪之憂、聞者無不匿笑。而艇匪旋即撲滅、患不及江浙、先生亦窮老以終矣。夫今之所謂學者、揣摩風會、講求聲氣、幾幸利祿而已、一身之患、尚或不恤、遑問天下。此所以讀書之士愈多、而緩急可恃之才愈少也。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清故孝子朱臯亭先生墓表

道光戊戌、培翬承乏婁東講席、郎岡嘉定故孝子朱臯亭先生仲子出守吾郡、始得讀先生之集。又二年、而郡守丁母太恭人憂、去官歸里、將祔葬太恭人於先生之墓、以表墓之文來屬。培翬於郡守沐其德化、仰其箸述、中心相洽久矣、曷敢辭。案狀、先生諱瑋、字秀珩、一字韋堂、晚號臯亭老圃、故世稱臯亭先生。朱氏系出河南、宋紹聖諫官勃、其子敦儒南渡、爲鴻臚卿、詳宋史文苑傳。五傳至尙義、卜居吳縣之洞庭東山。國朝康熙中、先生曾祖諱廉始遷嘉定。祖諱履泰、父諱倬。母葉氏、生子四、長裕、次祥、次禧、先生其季也。七歲入塾、端謹如成人。時堂上督望甚嚴、先生即能曲體親志、刻苦勵學、從諸名宿受業、學益進。家故貧、年十七歲、賓訓蒙以養。離家五里、晨往暮歸、歸輒佐作勞、夜則篝鐙而讀。是歲冬、父患弱血、侍疾不解帶累月。迨疾革、計無所出、刲左臂肉調粥以進、疾漸瘥。明年冬、復病不起。先生哀毁踰禮、遂得歐血疾。事母亦

順承意旨、極誠盡力、常思有以得其歡心、雖窮甘旨不缺。母享遐齡、及卒、五內摧裂、血證復發。事兄克恭、伯兄無子、時慰解之、歿後經紀其喪葬。仲兄、叔兄歿、撫其子、衣食教誨如己子。仲兄有女、已嫁而寡、恆周給之。少時嘗倣黃陶菴先生吾師、自監二錄、集古人格言善行、爲日監錄以自警。又爲日記、以考晝之所爲。授生徒講經義、必以躬行爲示。蓋先生之孝、自謹身慎行始、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意承志、愛親敬兄、實有合於古聖賢論孝之大者、豈謹以封肱療疾傳哉。生平博通經史、尤邃於春秋、自三傳以降、至近儒所説、擇其合於筆削者爲一書、名曰萃要。亦工古今體詩、駢體文、旁及篆隸、鐫印、繪事、罔勿精。著作甚多、以所寓主人不戒於火、焚燬殆盡。郡守編其詩文存者爲歸硯齋詩存四卷、文存一卷。歸硯齋者、先生燕室所自署名也。章氏寶蓮序之、謂以孝弟忠信之人、作爲孝弟忠信之詩、讀之令人咸感發其孝弟忠信之誠、洵不誣矣。嘉慶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屢困秋闈、僅食廩餼、以郡守貴、

贈朝議大夫、安徽徽州府知府。配陸氏、同邑國子監生諱承謙之仲女、亦以郡守貴、

封太恭人。幼即明敏、長嫻女工。于歸先生、逮事君姑、趨侍惟謹。晨起具湯茗、問所欲以進、乃退哺兒、治膳、灑掃、汲爨、悉身親之。嚴冬酷暑、指出血汗如浴、無旁代者、猶惴然恐不當意。姑若善之、則不色喜而加勉。更勤紡織、刺繡、以補家用之空乏。是不獨先生孝於其親、而太恭人亦能相夫以孝也。惜衣惜食、自奉極儉、子女衣履皆自製、而時脩之、雖舊不污、雖敝不裂。里黨爲之語曰、見其兒知其母。先生歿時、郡守十四齡耳、太恭人訓之成立、至陟魏科、歷清秩。迎就京師、奉侍郡署、盡二千石之祿養。而太恭人年登旄耋、不忘儉勤、猶時述其壯年之作苦以訓後人、曰、大抵人生筋力精神、愈勞愈堅、愈用愈出、吾未見貪逸惰媮之人能登上壽、享全福也。嗚呼、此誠爲至言、而太恭人之賢、益可見矣。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子二、長式曾、九歲而殤。次右曾、即郡守也。道光戊子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旋授徽州府知府。女二、長適縣學生嚴傳書、夫故守節、得旌。次適國子監生張瀚。孫男四人、長元輔、次元輿、次元淦、次元淮。曾孫男一、貞度。郡守在官有懸魚之清、無火烈之畏、不矜察察而人罔欺、不事煦煦而人咸愛。郡有兩書院、懈弛甚矣、至亟整理之、嚴課程、敦教化、士用嚮學。示期某月日試六邑童子、而遭憂未果、人多以未得品題爲慽、且有感歎泣下者。其小試一郡而經世之猷已可概見、行將大用於朝。故特舉先生碩德懿行著之貞石、以見天之報施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云。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補遺》

故卒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夢湖先生別傳　代

先生姓陳氏、名廷桂、字子犀、號夢湖、又號花谷。和州人也。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乙卯會試中式、廷試二甲第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元年丙辰散館、改工部屯田司行走、旋授刑部直隸司主事、四川司主事、題陞江西司員外郎、直隸司郎中。十五年春、京察一等、引見、記名以道府用。逾二年、補授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蒞任、覽其山川風土、每歲秋讞、勘淤田、賑飢民、往來各屬、區畫均有法。時白蓮餘匪潛竄樊鄧、聞會其魁王珂等六人寘於法。有巨猾王七、大吏又檄令擒之。先生以爲其黨多亡命、激則生變、乃使人誘而械之。癸酉秋、河北八卦教匪起、延及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而林清一股闖入　禁城、次第伏誅。其在定陶、滑、濬者、破城戕官、勢甚熾。襄陽故爲白蓮教賊出沒之地、時提督一軍奉調赴豫、不軌之徒思乘機起、勢幾殆。先生亟言之大府、籌備非常、乃修城隍、簡軍器、謹門鑰、搜闖識、分檄佐雜巡邏邊闠。嘗潛夜微服行城中、且渡漢江赴樊城等處譏察、鈴柝之聲、終夜相聞、勤勞數月如一日、境賴安堵。是年冬、豫東賊復煽亂、陝西姦民遙應之。次年春、蔓延及於興安之白河、石泉等邑、鄖陽戒嚴。時將有秋讞之役、或尼之、先生奮曰、食祿赴公、義也。遇賊戰不勝、死耳。戒備而往。二十四年、擢湖北按察使。楚省民風多狙詐、訟獄繁興、日事討論。逾年、調任陝西。陝人直樸、士習者奉法唯謹、惟南山州縣地廣山深、川楚無業之民多就開墾、山地姦徒潛迹其間、而北山鄜州、延安等處亦有此患。　上深以爲慮、於先生　陛見時數言之。履任、即擬嚴察保甲、而南山州縣適撫臣朱公勷已先奏請前往、先生乃由三原、

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州、甘泉、膚施等處詳勘，獲姦匪數人，合境肅然。旋調任江蘇。是邦聲明文物異於他省，而政事頗劇。江之北風氣剽勁，命盜等案月十數起。江南紳士包納錢漕，往往連訟，尤好京控，一案恆三四翻。而蘇州又當閩越往來之衝，沿海姦民時出為盜。先生處置得宜，風氣為變。道光三年春，奉 召入都，旋補太僕寺少卿。明年，遷奉天府丞。奉天為 國家留都，府丞兼提督學政，不治地方事，與順天府丞異。校士之暇，日理書生舊業。終任，以年老乞休，遂不復出。先生博學多聞，自守以嚴，遇公事必爭，爭至再得當乃已。官刑部時，以秋曹為人命所繫，盡心所事，日勞形案牘，同僚多目笑之，弗恤也。後歷任湖北、陝西、江蘇按察使，均兼護布政使印務，尤以矜慎自持，清理積案，多所平反。嘉慶戊午，偕錢讀學棨典試雲南，道湖南澧州，州守滇人，欲有請託，峻拒之。辛酉，副周侍郎興岱典試江西，相與甄別姦弊，佳士被落而拔起者得十餘人。道光癸未、辛卯閒，江南大水，屢捐錢穀平糶、給散鄉里，災民多所全活。性好山水，官部曹時， 車駕時幸木蘭、南海子、五臺等處，嘗扈 蹕隨行，得縱覽西北諸名勝。及歸自奉天，年七十，不復遠遊，於城中故宅築筍根精舍，以古銅器、尊彝、秦漢瓦頭、唐宋碑刻、古書數萬卷弆其中，終日編摩纂述不輟。又四年壬辰七月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尚書質疑八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二卷、穀識小錄六卷、神京風土記十卷、滇程日記二卷、豫章行記、瀋陽于役記、江漢行程錄、鄖讖隨筆、入秦記、秦三絕錄、牧金集各一卷，香草棠集十四卷、詩略十一卷，蕉廊短書八卷，所獨集、太音集各二卷，陳氏家乘、筍根雜錄各六卷，選歷陽詩囿十二卷。生平尤留心鄉邦掌故，嘗蒐萃古今載籍，為歷陽典錄一書。諸城竇閣學光鼐、河閒紀尚書昀見而嘉之，均為之序，後開雕於襄陽道署中，凡三十四卷。晚年閱書，時有改訂，復為補輯六卷，坿刻原書之後。歸田時，里人復以續修州志為請，乃取州人張孝廉元銘、胡明經勳及廣文楊肇元、張志鴻編訂稿本，增刪分合，復為完書。先生卒後四年，州守北平善貴乃釐定付梓，得二十四卷。今智閒辛溎先生之鄉，既搜輯歷陽典錄，督校重刊，復摭先生出處大略而為之傳，俾讀是書者有所攷也。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二

汪玉飛墓誌銘 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朱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卑不足云學也。蚤勤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懲。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揚歷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異。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呼、使生不死、必追遠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亾、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娶楊氏、割股療生、不愈、終爲髮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棲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庶茲。名兆虹、字玉飛。望不作、望緒哉。皇有徽、崇有階。遊勵志、胡弗幾。抗發塗、蹶璇才。苾天乎、理則乖。痛無沬、伐石埋。谿姚鼐、綴此辭。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西園楊先生家傳

先生諱新甲、字振華、一字艾山、又字西園。世居武進孟墅里。雍正二年析陽湖、今爲陽湖人。其先自郡徙於鄉、系載失考。諱申亭者、其始遷也。又三世曰栢文、栢文生爾公、爾公生思貞、字文峯、是爲先生考。仍世耕讀、稱清門。先生六歲能詩、比長益篤於學。十九喪母、哀動鄉里。事父婉愉養志。年三十六、補郡學弟子員、屢屈於鄉試。比文峯公棄養、乃棄舉業、治經史、所得益邃密。以文行重於鄉、從學者如歸市。其持身慈和而伉直、見義必赴。家無中人資、遇歲祲、勸分賑貸、常首倡里人。有衣衾恤棺諸舉、無不與也。宗祠壞、鳩族葺之。族有窮無歸者、百計收養之。常曰、人雖無救人之權、不可無救人之心。但視吾力、以盡吾分耳。朋友有過、雖貴介輒面折之、背語則極舉其善。晝所爲、夜必思省、偶有過差、或遺失、雖寢必起、集子婿而告之。所著讀易管窺六卷、讀史質疑十卷、西園詩鈔九卷。道光四年八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三。子夢篆、能傳其學。金華張公作楠宰陽湖、邑試得夢篆文、亟稱賞、首拔之。詢家世、知先生宿儒、索取著述、稱其

詩有鐵崖、西涯之風，爲之序，將爲之付梓，而未果。道光三年春，先生携所著讀易管窺見示，予始識先生。其治易原本程朱，而於漢儒消息、納甲之說則深取之，以爲坤之東南得朋、西北喪朋，非此則取象皆假借。其不爲界守類如是。予未及答拜，而先生竟歸道山矣。復七年，參豢始奉狀屬爲家傳，乃得悉先生立身大端，謹詮次之，以志私企云。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皇誥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

公諱系英，字孟才，號石芳，湖南湘潭人。曾祖新彩，祖昭俊，考世宇，皆不仕，以公貴，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胡、祖妣謝、前妣唐，皆贈一品夫人。妣王，累封一品太夫人。榮祿公有三子，伯系蔚，副榜貢生，永綏廳學訓導；仲系英，早世；公其季也。公生二歲而孤，稍長，穎慧端重若成人。甫弱冠，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庚戌登第，以疾故，癸丑改庶吉士，乙卯授編修。嘉慶戊午、庚申皆充順天同考官。乙未充

實錄館纂修官。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其夏擢右贊善，充咸安宮總裁。癸亥大考二等，遷右中允。甲子擢司經局洗馬，直

文淵閣事，充福建副考官。乙丑充

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授四川學政，擢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進侍講學士。丁卯入都供職。戊辰轉侍讀學士，充江南副考官。己巳以講官扈

蹕

東西兩陵。五月，

命直南書房。九月、擢太常寺卿。庚午、
特旨改　上書房行走、充　三阿哥師傅。　三阿哥、今
惇郡也、以大雨曠班、實鐫一級、仍留直。八月、扈
蹕熱河、左授光祿寺卿、旋授山西學政。辛未、擢大理寺
卿。癸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入都供職、復入直。甲
戌、擢兵部右侍郎、充　殿試讀卷官、兼署工部右侍郎、
管錢法堂事、充治河方略館副總裁。乙亥四月、奏太夫
人譚回籍。丁丑起復、署兵部右侍郎。戊寅、補吏部右侍
郎、充順天副考官。己卯、轉左、兼署禮部右侍郎、充　殿
試讀卷官、兼署工部右侍郎。九月、降編修、逾月除名、勒
回籍。庚辰八月、
今上登極。十月、
特召以四品京堂起用。辛巳正月至都、
特派
實錄館總纂官。其冬、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擢內閣學
士。壬午正月、授工部左侍郎、充
實錄館副總裁。二月、授江西學政。其秋、擢任江蘇。甲申、
調戶部左侍郎、仍留任。是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江蘇
學政官署、時公年正六十也。公金聲玉色、鬚眉如畫、望
之若神人。故事、小翰詹任學政請

訓止一面、公以洗馬使四川、獨
召見至再、知
上之眷公者深。及己巳
陵差、屢
召對、和
宸章尤稱
旨。時　南齋需人、
上命掌院學士保薦考授、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卿等
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　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擇
翰林之可者擬正陪、而公由
特簡、且
命公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爲人居心以忠厚
爲要。公因奏、書房例課入韵詩、臣愚以爲宜令阿哥加
讀資治通鑑、以知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
及　惇郡年二十、公製育德箴五章爲講、其目曰清心、
曰學古、曰知今、曰游藝、曰飭躬。　惇郡稟焉。公服闋還
朝、年才逾五十、詣熱河
行在、上諭、
上見公鬚髮盡白、訝曰、家居兩載、乃至此乎。嗟嘆者久
之。公徧歷卿貳、翱翔　內廷、每奏對、必移晷。然慎密甚、

雖子弟莫得聞之。其降守編修也、以是年五月湖濵士
民與江西客民搆衅譬殺者累日、公見撫臣初奏與所
聞殊異、遂於
召對時力陳其狀。
上命軍機大臣據公言詰撫臣、旋又調撫臣撫福建、而
敕督臣就鞫。撫臣倭代未行、因摺差附齎問起居。公以
撫臣出都時曾約地方事有見聞必無相隱、恐或受屬
吏愚弄、爲地方深憂、因覆書告其實。撫臣既疑爲公所
短、及得公覆書、而公長子汝楨附摺差致書在籍之給
事石承藻、論本案曲折、并入其手、因先奏陳公書。事下
都察院、臺臣當以因事屬托私罪例革職。
上諭閣臣曰、案關地方公務、非伊一家私事。周系英不
妨具摺再奏、乃輒向本省巡撫私致書函、本應斥罷、念
其人樸實、著以編修用。公既左遷、而撫臣復奏陳汝楨
書、由是汝楨得減杖徒、而公被
嚴譴。然
上猶於飭督臣確審本案諭內
硃添曰、周系英平素戇直。故
今上承
仁宗昇遺老臣之至意、

命公視學東南、皆許以夾片言地方緊要事及人材賢
否。公之視學江蘇也、適值大潦、灾賑事向無與於學臣、
公所駐之江陰縣地瀕江、災尤劇、而其文武之素得民
者皆當代去。公札商當路而留之、並假庫銀三萬、採咨
米以平市價、又倡捐以濟例賑之不足。屬堰之潰也、公
卧疴已數月、聞信驚悼、病遂亟、口授遺摺、猶諄諄以河
事水患爲念。嗚呼哀哉。公飭身至嚴肅、而性和易、遇人
輒傾吐無餘、體察人情至委曲、專掩覆過失。然嫉惡深、
至於舞弊骫行者無少縱、而劣員較騰庠序及奸民藉
端傾陷士類、公必力護持以直之。若士林自涉訟、或以
爭家產鬩墻、公則深悼、教導之不行、引咎自責。其奏報
考試情形也、事無鉅細、雖案已外結、必詳列無隱飾。而
雨暘、苗勢、穀價以及勤心民瘼之員有賢蹟、或輿論所
可否、倘未自得確據者、皆分別入牘。至如分校、必反覆
三場、主試必遍搜敗卷、固亦近人所難能、而不足語公
之盛節也。嗟夫、愛憎之至變也、自古嘆之、豈唯君臣。人
之情於夙昔親近、一旦壘讒心移、則前所聽受、悉苦被
愚、僭有勤勞、皆成罪狀。當公之初被吏議、迹疑涉私、而
仁廟褒其樸實、及放逐之餘、復引爕直、追念平素、既不
以一眚遷怒、又不以曲全致屈成憲、是固

大聖人無必無我，度越尋常萬萬者，而公之造膝輸忱、其所以自給①主知，亦必有在矣。迄於新政，錯枉舉直，需用方殷，遽爾奄忽。相公之所以自處，固非日侍從詞臣矣。士患無所挾持，有挾持患不遇，遇患不久。公以樸誠動天鑒者，前後且二十年，而所就遂止是，豈非命也哉。夫人謝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汝楨，以免徒，後復奉恩旨，改名銘恩，副榜貢生，江華縣學訓導；次貽栻，國子監生；次貽樸，廣東候補鹽庫大使。孫某某。銘恩等以公卒之次年　月　葬公於某鄉。公家無一椽，銘恩薄宦留故土，夫人率貽栻、貽樸還都下。壬辰四月六日，夫人卒於京寓，而世臣適在。貽栻、貽樸衰絰雪泣而言曰：「母氏又弃養，不孝今當以喪歸，而先大夫墓碑未立，以屬吾子。」世臣自著籍門下者於茲二十有五年，顛躓百出，重爲公知人累，唯不苟爲文，尚足取重後世，以永公德，故次其狀，而繫以詩曰：

天篤哲人，於湘之滸。弱冠起家，班於鵷鷺。再躋列棘，一枋斯文。匪惟造士，抑孔勤民。誠格兩朝，欲試以事。天不慭遺，周行空寘。位并道崇，澤乃未溥。目營衰中，志賚泉下。爰伐貞石，以紀名德。必有攜者，善繼無極。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校記

①給：當作「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　13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54
SS号=12315587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3-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9937B75E33AF44821C0B29193CB6111FB656AD0BEF2B36416D1B0AE9A9A10C50E0300A9D1B337C37709BB5696A63E799EB09D8B8FB8AEBEAF6634591B679A57F1F4318A9DBD7904948FF327857992EAA09B48737DBB909537009AE53&jid=/
PDG=